近代文學譯叢　書號 364

理性的眼睛　定價￥25,200

著　者　〔東德〕史悌芬·海姆
譯　者　周煦良　葉封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五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大沽路 383 弄 32 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762×1067 1/25
印張：46 14/25
字數：505,000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1——12000

原 書 名　The Eyes of Reason
原 著 者　〔東德〕Stefan Heym
原出版者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51 第一版

內容提要

這是去年由美國避難到東德去的作家史蒂芬·海姆敘述捷克建國初期的三弟兄的一部小說。約瑟夫·班迦在捷克淪陷期間逃往英國參加空軍作戰，勝利後返國，重整祖業玻璃廠，但終因認識不清社會主義革命性質而叛變國家逃往外國。湯姆士·班達是聞名的作家，淪陷期間逃往美國，返國後始終抱超階級觀點，所寫「自由論」到處碰壁，終致自殺。卡雷爾·班達醫生留在祖國和共產黨員一起幹地下工作，後來又被禁閉到集中營去，備嘗艱苦。捷克復國後，三弟兄中唯有他始終站在工人階級這邊，沒有像他的兩弟兄受歷史的淘汰。全書以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的保衛民主制度運動為高潮，這個捷克歷史上的轉捩點在書中有極生動的敘述。戰後捷克的情況雖與我國不盡相同，卻有很多供我們借鑑的地方。

理性的眼睛

人的自由意志與其他力量的區別在於：自由意志，人可以直接意識到，但是在理性的眼睛裏，它和任何其他的力量並沒有區別。引力、電力或化學親和力彼此間的分別衹在於理性給予它們不同的解釋上。同樣，在理性看來，人的自由意志力與別種自然力的不同，也只是在理性給它的解釋上。自由意志離開了必然性，那就是說離開了解釋它的那些理性規律，就和引力、熱力或者使萬物生長的力量毫無不同之處。在理性看來，它衹是一剎那的，朦朧的生命感覺而已。

——列·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尾聲第二部

第一部：玻璃

第一章

全家又能團聚了。

樣樣東西都在戰爭中搞垮了：事業、國家、社會、政府。可是祇要一家人沒有損失，就不愁沒有重建的基礎。

這是一種堅強而樂觀的想法，可是也使人驚心——這在整個捷克斯洛伐克簡直是絕無僅有的事，哪一家不是在集中營或監牢裏、或者在鄧扣克或都克拉關、或者在布拉格的防禦工事裏犧牲個把人呢？約瑟夫·班達滿知道，他是組成英國皇家空軍捷克分遣隊的五百人之一，也是八十來個倖存者之一。爲死者下半旗，奏哀樂，靜默罷！

死了的人今天已經沒有他們的事啦。卡雷爾——這個全都以爲已經失踪、死了、埋在萬人塚裏的弟兄——現在還活着，而且回家來了。可是一家人現在站在這兒，儼然像送葬似的——麗達因爲疲勞，板着一副臉，他兄弟媳婦士攜悴消瘦，凱蒂強作鎮靜。佩德是唯一的還保留一點輕快的人。她不停地走動着，就連站在一個地方的時候，一雙瘦腿也還是撑着身體在搖晃。

約瑟夫覺得這是由於天熱的緣故，已經等了三個鐘點了。在車站大廳裏，八月的陽光給人以叉

濃又滑膩膩的感覺，還好像帶有一股酸臭味。從那又大又髒的窗戶裏斜照進來的黃光映出飛舞着的塵土，人們你推我擠，擠向浮塵裏去，推擠着他和他的家屬。

或許還是麗達的主張對，他們眞該坐在候車室的餐廳裏。可是咖啡叫不到，啤酒也沒有，只有微温的礦泉水，混濁而且帶着難聞的硫磺味。而且可能就此錯過聽到專車到達報告的機會。他得想個辦法。他妻子和他的孩子，以及兄弟和弟婦都巴望他想個辦法；他是一家之長，而且這一身軍服也使他顯得特別威武。

約瑟夫挺挺腰幹，馬上感到軍服上衣很不舒服，腋窩覺得更緊了。他想在英國的時候眞該買一件新的，可是那時戰爭已接近結束，他不願意花這筆錢。他該穿一套便服來的。

他讓自己的肩膀再陷下些，說道：「眞想不到！經過這麼多年——大家又在一起了！」

「你想火車會來嗎？」麗達問。「能不能找個地方去問問？」

約瑟夫想給大家打氣的話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着惱地嘆了口氣。麗達做出打算親自去的樣子，可是被他拉住。「我已經去過站長室兩次，那兒沒有一個人知道究竟。」

「我還簡直不懂！」麗達擦擦自己汗溼的高額頭。「他電報上說的早上八點鐘。」

約瑟夫在留心觀察着他的妻子。他忽然神志清明起來，自從三個月前退伍歸來，他常常有這種神志清明的感覺。在英國想到妻子的時候，他從不覺得她的嘴那麼小，嘴唇那麼薄，笑得那麼冷酷，

眼光那麼機警。他忽然感到一陣失望，心想：我簡直不了解她，也許從來不曾了解她。

『反正，承他的情還在電報後面問候了我們，』麗達說。

約瑟夫說：『湯姆士和我盼望跟卡雷爾見面，已經盼了六年，再等幾分鐘算什麼，』話一出口馬上覺得懊悔。他不喜歡對人不客氣，特別是對他的妻子，尤其是在今天。

湯姆士也參加進來。『這不是一班正規客車，麗達！而且你也曉得戰後國內鐵道壞得多厲害……』

『我知道，』麗達刻薄地說，『我在這兒，而且親眼看見的。』

湯姆士頓時閉上了他那張飽滿的嘴——那嘴配在他的相當小、輪廓又很好的下巴上很好看。凱蒂懂得這個表情。她碰碰他的衣袖，把手放在他的臂膀上，使他冷靜點。『我們又不是願意離開祖國的！』她說。

『可是你們總是走啦！』麗達說。

湯姆士發作了，『那又不是一次旅行！你讓我不走怎麼辦？』

『卡雷爾就沒有走，』麗達說。

『卡雷爾不是名人！』約瑟夫看見有些人轉過身來望着他和他的家屬。他放低聲音：『我不喜歡這樣吵！今天不能吵，更不能在威爾遜車站上吵！』

『你還可以加上一句：不能在我的孩子面前吵，』麗達冷冷地補上一句。

約瑟夫趕快瞧上佩德一眼。她正睜大眼睛在聽。他急於想找一點對她既沒有害而又慈愛的話來說。

「他長的怎麼一個樣子？」佩德問。

「誰？」

「卡雷爾叔叔。他長的怎麼一個樣子？」

約瑟夫放下心來。這孩子顯然不會領會到這場不快的內容。「你的卡雷爾叔叔——呃，你知道，」他接不下去了。湯姆士應該能够把卡雷爾描寫一番。他能把書中的人物寫得呼之欲出。可是此刻湯姆士站在那兒很爲難的樣子，嘴唇爲了防備麗達仍在翕動着。

凱蒂已經挽住他的胳臂，把皮包像盾牌一樣拿來擋在兩人面前。「你不能拿卡雷爾作爲藉口來攻擊湯姆士！」她向麗達挑戰。

「卡雷爾是個理想家，」麗達回答。她笑時，嘴裏的一隻銀牙閃鑠着。蹩脚的牙醫手術，戰時的牙醫手術！幾星期以前她就想從羅得湼克溜到布拉格來加裝一個磁牙套子，可是始終沒有時間。她覺察到凱蒂盯住那隻牙齒望，這使她忿然。「非常道地的一個理想家，我認爲。」

凱蒂一時弄不懂何以麗達竟然熱烈擁護卡雷爾的理想主義起來。接着她說：「他做事荒唐——太激烈——結交些不三不四的人——弄得自己被捕，並且害你丟掉班達玻璃廠——這不是你常常說的話嗎？」

「我不記得說過這種話，」麗達說。她嫉妒她的弟婦——美麗的凱蒂，兩頰還留有在美國吃的脂肪，一雙眼睛並不會染上其餘人所經歷過的那種困苦，一雙美國貨襪子襯出她腿子的線條，嘴唇塗得像賣淫婦那樣。「可是我的確記得他是個理想家！」她說，然後幾乎牛頭不對馬嘴地說：「他是班達弟兄中唯一留在祖國的人！」

「我要曉得他是怎麼一個樣子！」佩德急得要哭了。「我好久沒有見到他啦，拚命閉上眼睛想回憶一下他的容貌……」

麗達轉向她的女兒，嘴角的表情柔和下來。佩德好問的口氣仍然刺激着她。有時候，她覺得她比較喜歡佩德近來養成的莽撞派頭。那孩子從一種個性變到另一種；這兩種個性全都是兵亂的年頭中養成的——那時候佩德跟着她要吃，可是買不到吃的，問她許多問題，她也沒法回答，因爲她自己也嚇得不成樣子：那個受賄保護她們的巡官可能被調走，也可能變得不耐煩；她們很可能像卡諾爾那樣被抓走，押到羅克拉朵監獄或者德國，關在集中營裏。

「可是你有他的相片，佩德……」她說。

「我記得他的一雙手。」佩德皺皺眉，突然變得很安靜。

約瑟夫覺得莫名其妙的窘。「一雙醫生的手，」她說。

麗達拍拍孩子。「那你一定也記得他的臉啦。」

「可是我記不得，」佩德說，很不開心。

麗達的眼光和約瑟夫的臉上。『她不管到哪兒住，都帶着卡當爾的相片。我還給了她一張你的相片，可是她搞丟了。』

約瑟夫勉強一笑。『你叔叔卡當爾是個很漂亮的人物，』他飛快說。

麗達附和地說：『班達家的男人都是漂亮的。』她碰一下約瑟夫胸前掛的勳章。『佩德，你有這樣的爸爸，應該感到驕傲。』

約瑟夫嚇得一縮。可是麗達照着講下去，指着那些勳章，逐一解釋勳章的意義。佩德恭敬地傾聽着。約瑟夫脫下帽來揩去帽圈上的汗水。

他想：我爲什麼穿這一套狗軍裝？一定是種反射作用，就像戰時那樣，昨天半夜電報送來的時候，我就從壁櫥裏抓出一套軍裝來，非常自然。

另一方面，這個電報也並沒有使他怎樣吃驚。曾經有過兩次傳聞——但是太含糊，不能認爲真正有指望，而且都是間接聽來的，沒法拿來對麗達和湯姆士講。一個工人提到一個一年多以前曾經在布亨瓦爾特關過的人。據說那人認識一個從維特涅克去的卡當爾．班達醫生，在集中營的醫院裏操着賤役。這話沒法追根。後來布拉格一個生意上的朋友也寫過一封信來，說他的一個朋友無意中聽得一個美國軍官講起布亨瓦爾特的解放，講起幾個被囚的醫生，也提到一個班達醫生如果那個生意上的朋友的朋友沒有聽錯的話。

這原是太不可捉摸了。而如今竟成爲事實。戰爭已經結束；五月、六月、七月都過去啦。約瑟

夫眼睛瞇起來。爲什麼卡雷爾一直沒有跟他取得聯繫呢？

他感到腋下很緊。不，這不是反射作用。他穿得很規矩，而且很神氣，正因爲這套軍裝，他今天才有可能來迎接這個弟弟。他此刻才明白，連自己也記不清卡雷爾的相貌了。

擴音器裏報告列車到站和離站的粗嗓子，就像指甲在黑板上刮着，使湯姆士聽了難受極了。他聞到一陣大蒜味，那是從一個老年搬運員身上傳過來的；老頭兒坐在一個行李包上，嚼着一塊麵包和一根雞骨頭。老人身後那堵年久汚損的牆上塗了許多大方塊；那上面原先全是德國人寫的標語，僅僅在幾個月前才塗掉。外面，氣鑽發出叫人心煩的軋軋聲，中間雜着建築工人的錘聲。他們正在清理五月裏的轟炸、砲擊和激烈巷戰在附近地區留下來的瓦礫。機車的汽笛聲，車廂轉轍時的格格聲，周圍人們談話那種持續的嘈雜聲，混成一片不調和的響聲，在湯姆士的耳邊絮聒着。

湯姆士知道，如果沒有聲音，自己反而會受不了。

他喜歡卡雷爾，不過，要是在卡雷爾的死成爲無可奈何的事實時，他還是不讓自己傷心。這是他何國時約瑟夫告訴他的第一樁事情。『我到回來才曉得，』約瑟夫說過。湯姆士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他去美國就等於丟掉這個兄弟。此外，他並不想分析自己的感情。他一直都疏遠着約瑟夫——約瑟夫在傷逝上也像他經營任何生意一樣專心。在湯姆士看來，倒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來得突兀；約瑟夫來了電話說：『你和凱蒂，快把衣服穿好。我們將上去布拉格接卡雷爾。他沒有死！是的，的

的確確，他要回家來啦！』

凱蒂得給他打領帶，扣襯衫的袖鈕。他雞得什麼事情都做不來了，人沒頭沒腦的，咧着嘴笑，講了許多簡短的、不成句子的、不相連貫的話。他給自己倒了好幾杯酒喝。當約瑟夫把車子開來，凱蒂扶他進汽車的時候，人已經醉薰薰的了。從維得涅克開往布拉格的途中，他大部份時間都是時睡時醒。此刻他的頭痛已經引起耳鳴，在車站裏的一片嘈雜聲中，耳朵裏就像蟋蟀叫一樣唧唧不停。

湯姆士想把自己的思想再集中到卡雷爾身上來。他希望他哥哥這次回家比他自己回來時快活些。卡雷爾大概會快活些。

比自己行。比約瑟夫行。他看出約瑟夫軍裝穿得多麼不自在。約瑟夫爲什麼要感覺不自在呢？這幾年來的戰爭，約瑟夫是拿得出一點東西來的——勳章、奬狀；對於祖國的勝利和光復，他有他實在的貢獻。至於湯姆士自己——雖然在回來的時候，官方也對他有所表示，雖然也有人對他這位『大作家』、這位『捷克人民的發言人』，講了許多恭維的話，湯姆士自己衡量一下，覺得够得上談的只有他在打字機上所化的痛苦時間和在奧瑪哈或卜基普西婦女俱樂部裏所作的演講。當他費盡心力作完演講以後，那些婦女就跑到講台上和他握手並且說：『班達先生，你的演講眞有意思！』

也許有一天，他能對卡雷爾談到這些。他曾經試和約瑟夫談過；可是約瑟夫已經把他從英國寫來的那些漂亮的信隨隨便便忘記了，這使他很失望。不知多少回約瑟夫曾經寫信給他，談到需要恢復他們在戰前，在逃亡以前，給自己定下的生活方式——把夜晚消磨來討論世界大事，討論祖國及

其人民，討論笛卡兒、夸美紐斯㈠和湯姆士·馬薩里克㈡以及克爾貢諾西山㈢裏孤寂的燒炭人編的那些神祕故事。可是現在他回來了，這樣的夜晚卻始終沒有實現。

他和約瑟夫疏遠而隔膜了。他們隔着一個大洋生活了那麼久。不，即使是大洋也能溝通起來。約瑟夫忙於重整他的舊業，簡直沒有功夫。他把自己的事業看成是一種宗教似的——一種原始而愚蠢的宗教。總有一天，他們要起衝突的。

湯姆士愈來愈倔強了。他感覺到凱蒂對他的關切，她的親近和溫柔的規勸……是的，要是能够跟她談談就好了！她是願意聽的，隨時都願意聽，隨時都願意協助他，簡直太關懷太忠實了，使他一想到就渾身不自在……

『佩德，』他突然說，『如果你想曉得卡雷爾叔叔是怎麼一個樣子……他長得怎樣，無關緊要。可是我告訴你一點重要事情：他是我們中間唯一敢反抗你祖父的一個人！』

約瑟夫開始反對他這種說法，但是湯姆士盯住佩德微笑，滿不在乎地繼續道：『卡雷爾把你祖父的燕尾服剪破的時候，還沒有你這麼大呢。』

佩德的眼裏閃着光。『爲什麼？』

㈠ 夸美紐斯(Comenius John Amos, 一五九二——一六七一?)，摩拉維亞的教育家。

㈡ 湯瑪士·馬薩里克(Masaryk, Thomas Garrigue)，一九一八——一九三五年間的捷克總統。

㈢ 克爾貢諾西山(Krkonoch Mts.)，西利西亞和波希米亞邊境上的山脈。

「爲什麼？」湯姆士說，「要使你祖父不能穿得像樣去送葬——參加老馬吉的葬禮。」

「把一套很好的衣服剪掉，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麗達說：「我覺得你不該對孩子講——」

「我可不算什麼小孩子！」佩德說。「老馬吉是誰呢？」

「噢，一個不足道的人！」約瑟夫鄙夷地說。「一個廠裏的工人，出事死的。卡當爾固然很倔強，但是他剪破那衣服完全是惡意。佩德，我可不喜歡你惡意對人！」

「他爲什麼那樣做？」

湯姆士捏住她的手。「我猜是因爲他喜歡馬吉。卡當爾就是那種人，專喜歡結交苦人兒……」

一家人都在細細回味這句話。凱蒂打破了這暫時的靜寂。「那邊門口有人排隊了，你想我們去找找站長，好嗎？」

排隊可能是爲了等開往郊區的車子。可是約瑟夫和湯姆士兩人都如釋重負地轉身要走，接着又停下來。

「哎，走吧！」麗達支持凱蒂的建議。兩個男人很聽話地走了，佩德跟在他們後面。麗達把粉盒子拿了出來，在鼻子上搽點粉。「你也累得吃不消了吧？」她對她的弟婦說。

凱蒂聽見麗達關粉盒時輕微的滴搭聲。門口人擠得愈來愈多了，神情都很興奮。

雖然麗達的嘴唇稍稍撇了一下，語調裏卻絲毫沒有諷刺的意味，「你知道，他住在你家裏我倒並不計較。在我們家雖然比較寬舒些，可是——」

『可是……？』凱蒂等着她。他們——連湯姆士也在內，全都指望她神經特別健全，什麼都受得了。

『噢，』麗達黯黯地說，『你當過護士——你會比我更懂得如何照料他——』

凱蒂着惱起來，『我們談起他的時候那種態度我真不喜歡！』

『那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麗達抬一下她那稀疏的眉毛。『究竟有什麼不對？』

『我們談到他的時候，就像他已經死了。』

麗達瞇起眼睛。凱蒂說得對，而且這種想法的確有點可怕。『實在說，確乎出人意外，』她說，口氣不像通常那樣堅定。『而且他應該早一點通知我們……』

『他活着，』凱蒂說，『他要回來了。爲什麼我們一家子就不能習慣於這個事實呢？』

『難道你過去認爲他會回來的嗎？』

『我從來不相信他死掉！』凱蒂的聲音有點抖，她恨自己就不該講話。

湯姆士和佩德從站長室趕回來。

『來啦！』佩德尖聲叫道。『車子來啦！』

『馬上就到！』湯姆士因爲壓制着興奮的情緒，嗓子也變啞了。

約瑟夫留在售票窗口給大家買月台票。許多團體汽車和幾輛救護車開來了，在車站靠街的那

邊傳了下來。

約瑟夫又恢復他的家長作風了。他推開擠住月台入口處的人羣，給家人開路。把手裏一把票子塞進檢票員的手中；那人卻有條不紊地在票上逐一軋洞。約瑟夫隨即領着家人走下台階，穿過地道，再走上台階，就到達火車靠站的月台上。

沿月台邊上人開始擠上來。帶着紅十字臂章的男男女女聚集在月台的一頭，不知從哪裏來了些拿旗子的人；一批像是官員的人大模大樣地來回走着。約瑟夫有點心動，想和其中一個攀談攀談，但是放棄了這念頭——歡迎這次列車的事情，樣樣都像臨時趕辦起來的，這種氣氛和那間臨時搭來放工具和信號用品的小木屋倒很諧和一致，和停在別的軌道上的舊車子，和玻璃頂棚上玻璃殘缺不全的破爛樣子也很協調。

佩德又在囉唆了：『他是怎麼一個樣子呢？』瓶達剛要喊她住嘴的時候，機車的汽笛發出一聲很長的空洞聲從隧道裏傳了出來，火車是穿過隧道才能靠站的。機車的車頭燈從黑暗裏透出來，閃了一下，就在明亮的日光中隱去。機車開得多響，沿着月台慢下來。靠煙囪交叉插着兩面飄揚的小旗，一面是紅旗，另一面是紅白藍三色的捷克斯洛伐克國旗。司機從車廂裏探身出來向外面揮手。後面就是列車，玻璃窗裏擠滿了人臉，就像一簇簇白荷荷。火車開得還是太快，沒法認出裏面的人臉。人們跟着火車奔跑，做手勢，呼喚。

佩德拉拉瓶達的胳臂。『我看到他啦！』她叫。『哪一個是他？他在哪裏？』

約瑟夫除下帽子，撫抹一下自己的頭髮，重又把帽子戴上。湯姆士身子直挺挺地靠在凱蒂身上。

機車最後尖叫一聲停了下來，聲音非常之響。帶紅十字臂章的人沿着車廂散開——這個歡迎隊伍排成了一個稀疏的行列。

列車的末尾，一扇門打開了。

班達一家人緊得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站着。

扶着把手走下火車來的是一個形容憔悴、灰白頭髮的人。穿了一件美軍的短上衣，扣子沒扣上，從肩上垂下來，皺得不像樣子。他蹣跚向前，仔細瞧着月台上的人臉。他向那些帶紅十字臂章的男女點點頭，向那些官員也點點頭。當他經過每一節車廂時，裏面的人臉都更加擠近玻璃窗望他。

他步子慢下來。

他看到他們了：約瑟夫，湯姆士，麗達，凱蒂，和佩德——錯不了，一定是佩德。他的兩個弟兄簡直都沒有多少改變！他意識到自己消瘦的雙頰上的花白短鬍子，意識到自己上唇陷入原來門牙的空槽裏。他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氣味，僕僕長途中的汗臭和塵土味，以及那種不知怎樣一直留在他身上的病人的氣味。他想喊出來：感謝上帝，你們全在這兒，感謝上帝，我也來了——可是他的嘴唇又熱又乾，喉嚨也乾，他用力忍着嗚咽，聲音因此擠不出來。

他停下來。猛然間，他感覺疲憊得支持不了。他看見凱蒂突然擺脫那一堆僵立的家人，掠過麗

達，把約瑟夫推在一邊，一下撲入他的懷抱。

『卡雷爾！』

他緊緊地抱住她，但僅僅一兩秒鐘的功夫。隨即兩手放了下來。他從她的頭上望見他的兩個弟兄向他走來，佩德跑在他們前面，他們大聲嚷着『歡迎你回來，』和『你好啊！』以及人們在這種場合下用以掩飾感情的一切濫調，佩德吊住他一再呼喚着，『卡雷爾叔叔！卡雷爾叔叔！』

這幅圖畫很清晰，他簡直能看到畫中的自己；然而又無法令人相信，這畫就像一張照片那樣呆板。這些年來，在集中營裏——最初在石礦裏，後來在惡臭的實驗室裏，最後在醫院裏——他一直有着一個模糊縹緲的希望，期待眼前這一刻。可是正像他的胃受不了美國人第一次給他的那些豐富的食物一樣，他的頭腦對眼前的這種現實的溫暖甜蜜也一時領會不了。

他和他的家人就像孤島一樣給人潮隔了開來，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打開了車廂的門，那些他診治過的病人紛紛到了月台上；他覺得倒是這些事顯得真實得多。親友一湧而上各自尋覓自己的心上人；下車的人四散尋找熟悉的臉孔；這些也顯得真實得多。雖然他感覺到他和自己一家人在空間上如此貼近，在感情上他卻和他的另外一些病人站在一起——那些人跟那些笑着、擁抱着、哭着的幸運人們是隔離的，沒有人來接，毫無目標地等着，前途茫茫，樣子怪可憐的。

『班達醫生！班達醫生！』

呼喚他的也許是一個官員，來接收卡雷爾負責照顧的一批人員的，也許是一個解放了的獄囚，

一個在旅途中習慣於他的領導和照顧的人，在找他。

「我得走啦。」他說，立刻覺得自己說得過於急切。他覺察到約瑟夫的不快之色。「到哪兒去？」約瑟夫問。「你不跟我們一起走嗎？我們什麼都準備好啦。我的車子在外面……」

凱蒂說：「你的事情還沒有完嗎。」

是的，他的事情完啦。除了還有一點手續要辦之外，他是自由自在啦——不再有鐵絲網、囚房、苦役隊、獄卒、義務和約束了——可是他的靈魂的四肢還在跳動着，就像上過發條的玩偶，雖然發條鬆了，兩條腿仍舊動着。

他必須使他們感覺到他愛他們，感覺到他回家來是快活的，對他們來站上歡迎他，他是感激的。可是一個人要從集中營生活轉到家庭生活來不可能那樣快。他過去並不是作的一次週末旅行啊！

「你非去不可嗎？」湯姆士用一個手指沿着自己汗漬的領子摩弄着。「為什麼一定要去？」

他們不會了解的。他們得等一個時期。他也要等一個時期。「你們接到我的信嗎？」他把上衣扣上，那件衣服穿在他瘦小的身軀上完全不貼身，好像一口鐘和裏面的鐘錘那樣脫離開。「我寫過三封信給你們。我們必須有醫生照料那些重病的、上不了路的人。我們送他們上圖林根山地上的療養院去。從五月裏起，我就一直在那裏。」

「我們沒有收到信，」麗達說。

他徐徐點頭，眼睛裏帶着迷惑的神情，舌頭抵着凹進去的嘴唇。「對不起，害你們為我擔心

了……」

「還是老脾氣！仍然讓所有的苦人兒纏着他！」約瑟夫耐着性子笑了笑，指指那些集合在月台上由卡雷爾帶領的人。「你爲他們盡力得還不够嗎？」

「不會久的……」卡雷爾肚子裏卻在盤算，在踏進家庭和自己前途之前，還有多少時間是屬於自己和自己過去的一段生活。「這兒有個招待所，我必須把他們送去，看看他們最後怎樣安排——誰該回家，要是還有家的話，誰該進醫院……」

「那末我們還是計劃在布拉格過夜罷。」麗達很實際地來解決問題，卡雷爾甚以爲然。「等你辦完事以後，你人要累死了。本來我們打算今天晚上就接你回羅得涅克，凱蒂在她家裏已經準備好一個房間——」

「是樓上的一間，」凱蒂溫和地說。「你記得的。你老說你能從房間窗子裏伸手觸得到山。房間很安靜——只要你高興，你隨時都能清靜一下。」

「對了，我想我記得……」他凝視着凱蒂。她像是從畫裏走出來，變成立體了。「當然我記得！」

「卡雷爾叔叔，」佩德說，「我喜歡你。」

他轉向那孩子，他的嘴巴四周深深的線條抽動着。他用長而瘦削的手指按在她的頭上，手上的膚色被她那美麗的深褐色的鬈髮一襯，幾乎變得雪白。

「現在我得走啦，」他說。

約瑟夫在他後面喊：「我們在廣場旅館等你。我給你定一個有洗澡間的房間！」

卡雷爾沒有回答。他好像自己仍然在時間以外走動着，昨天已經結束，但是今天還沒有開始。接着，他身邊來了急促的脚步聲。湯姆士氣喘吁吁的，「我想我跟你一同去，你不反對吧！」

「不——」卡雷爾猶豫地說。

「你真的不反對嗎？」湯姆士又問，別的問題全沒有說出來。

「你可以幫我做點抄寫工作。」卡雷爾回頭望望其餘的人，看見他們仍然等在先前大家碰見的地方。「我想我不該打電報給你們，」他說。

第二章

約瑟夫在廣場旅館定了四個房間，這家旅館沒有阿爾克隆旅館那麼堂皇，可是安靜些，高貴些，也和他心目中的家庭生活比較接近些。房間都面臨公園。在一片草地過去，他能看到威爾遜車站的淡黃色高樓　和舊德國劇院的古典式建築的正面，——這所劇院如今爲了紀念五月五號布拉格市民起義反抗納粹黨衛軍而倉促改名五五劇院了。他能看見證券交易所的鐵灰色建築，那兒不再有證券和股票交易了，不管是公開交易或是私下交易——據說臨時國民議會要遷進去呢。

約瑟夫沒有計較房間的價錢。倒不是他愛揮霍——而是作爲一個商人，他知道現在還在使用的貨幣的價值很成問題；那些五顏六色的紙頭愈早變成實物財產或者換取別人的伺候，他就愈高興。

總而言之，從六月裏他回到羅得涅克重整舊業，兩個月來都幹得很順利。把班達玻璃廠開起來眞是一件吃力的事，但是現在熔爐重建起來了，工人也找來了，氣體發生器也補好了，煤、玻璃砂、無水炭酸鈉、鉀鹼、氧化鈣、密陀僧等等都託人情、賄賂、填寫各種表格，也都收齊了。

他又準備製造玻璃啦。

萬事俱備，工作已經重新開始　和過去的老客戶的聯繫也在重新建立中——可是，究竟還所工

廠是不是屬他所有，他一點把握也沒有。這廠是他祖父日丹涅克・班達創辦，經父親彼得・班達經營成一個大企業，後來由他接手並且力圖保持下去。有的是法庭，初審的和覆審的法庭；但是連法庭也不曉得是否自己有最後的決定權。還是什麼可笑的州人民委員會或者新成立的玻璃工廠聯合會或者布拉格的一個部有最後決定權。

他媽的，納粹打進來，強迫麗達以少得不成話的價錢把廠賣掉，又不是他的過失；而且那一陣子，他一直在抵抗德軍閃電式的出擊；派遣他率領的捷克飛行員在倫敦上空作戰，每一次出動時技術上細節都要由他負責；等待飛機飛返基地的熟悉的吼聲，焦急地點着數目；有一架遲遲不回，心裏總指望它也許會搖搖晃晃地飛回來，終於連這閃爍的最後希望也熄滅了，在那張人數天天在減少的名單上簽字。在發還一個人原有的財產之前，他們對他還有什麼要求呢？

「你在望些什麼？」麗達從長躺椅那邊喊。她躺在那兒休息。

約瑟夫轉身過來。「我在想。」

他朝床頭櫃上的橙紅色電話機走去，在床邊坐下來，從口袋裏掏出那個記重要地址的漂亮的紅皮面本子。他拿起聽筒，報了一個號碼。

「你打電話給誰？」麗達問，「你開了一夜的車子，躺躺罷！」

她半個身體被那對式樣完全相同的床腳頭的隔板遮住，他看不見，另外的半個身子被她的綢襯

折反映出來的光線映成粉紅色。她撫摸着睫毛，兩眉之間的陰影使他心動。

「我打電話給部長，」他說，一面傾聽着電話機裏電流通過電線時所發出來的微弱的嗡嗡聲，電線受戰爭影響已經年久失修了。

麗達稍轉一下身，手撐着下頜。「你以爲他會坐在那裏等你的電話嗎？你應該從羅得涅克先跟他通一次話。可是你那時候一心只在卡雷爾身上……」

電話裏傳來的依然是嗡嗡聲。約瑟夫正想把聽筒放上。他上布拉格來究竟是歡迎原來以爲已經死了的兄弟，不能把生意經和這類事情混在一起。

「我總不能半夜裏打電話給杜萊沙爾部長，」他挑釁似地說道。

「你就沒法跟他通電話，」她伸一下懶腰說。「這兒什麼事都不靈。」

他把電話掛掉，走到長躺椅那兒，在她旁邊坐下，開始撫摸她的肩膀。

「我希望佩德不要走進來，」她說，「她已經養成不敲門就進來的習慣啦。」

約瑟夫除下她肩上的帶子。「她跟凱蒂在一起，大概已經睡熟了，可憐的孩子。」

電話鈴響了。他跳了起來，麗達把帶子拉回肩上，並且用毯子給自己蓋上。

旅館接線生的聲音：「你剛才打算跟杜萊沙爾部長的辦公室通電話的嗎？他的秘書在接電話。」

麗達半閉着眼，聽約瑟夫這一類的謊話。是的，他原先是英國皇家空軍捷克分遣隊的班達少校……是的，在倫敦的時候，他跟部長常常在薛爾頓爵士家裏，在金勃洛大廈和別的地方會過面……

不，他今天下午才到布拉格，可是有要事想見部長……

接着是一陣長久的停頓。

最後約瑟夫又講話了。「三點鐘，很好，很好。謝謝你，再會啦。」

麗達起身取她的衣服。

「我以為你累啦，」他對她說。他沒有笑，可是臉上帶着那種明顯的農民的機智——那是從彼得和日丹涅克·班達以及這兩人以前的祖先遺傳下來的。

「我要吃了午飯再去一同拜會部長，」麗達正把印花布衣服套上頭，頭蒙在衣服裏說話。

「你可不能隨便去！」他不自在地笑了。「這是公事，只能杜萊沙爾和我兩個人談。」

她在自己扁直的鼻子上撲一點粉，然後小心塗上唇膏。弄好以後，她說道：「你們是好朋友，是不是——你跟部長？那末又有什麼難辦呢？」

「不是難辦，」他想找一枝煙，搜索了一陣，把煙點上。「只是不應該如此。」

「你忘了他們是從我手上把廠子搶走的。你要部長支持你。我想，你總願意他從我這兒直接了解整個經過罷。」

這話多少有幾分道理。可是眞要去，總不大合適。

「你要知道，現在我已經回來了，」他說。

她在鏡子裏打扮一下自己，整整衣帶，然後走到他面前。她在他下巴上面的凹痕上輕輕地吻了

一下，手指摸到他耳朵後面。

『你回來我很高興，』她說。

他退縮了一下，摸不清她是什麼用意。

『同時我也很高興，你又做起生意來啦。』她從錢櫃裏把帽子拿了出來。『可是記住，是維昔利琢在撐你的腰的。』

他坐了下來。他竭力使自己的聲音帶有威嚴。『好，讓我們把這事情談個清楚，麗達─』

『嗯？』

他在找適當的話說。他需要的錢並不多 ─五十萬克朗㊀把燒爐重新造起來，另外五十萬克朗用來買材料，稍加修葺和應付開工；如果事情很順利的話，三五個月後全都能還清。可是沒有維昔利琢花玻璃廠 ─這家廠目前開着，而且在生產，甚至在戰時，大部份時間也一直在生產─銀行決不肯貸款給他。而維昔利琢花玻璃廠就是麗達的。

『你這種派頭好像你父親死了，把他的加工廠遺給你，是你的功勞似的。』

這話顯然說得有欠公允，因此麗達根本就不理他。

『對不起，』約瑟夫說，『他是個好人。你不要以為我不感激他。』

『你應該感激他。要是沒有他，你自己的孩子就活不到今天來接你。』

㊀ 克朗，貨幣名。

『這我知道，』他說，由於對孩子也有責任，他只好耐着性子。『我知道賄賂警察的錢是打哪裏來的。你跟我講過不止一次啦。』

麗達尖刻地說：『我父親是白手起家的。他以一生的精力才把廠辦到今天的規模。三月裏他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身邊，我曉都不曉得。當了維昔利的老闆，我也不曉得。那時我住在布拉格一個簡陋的房間裏，餓着肚子撫養着你的孩子。』

他感覺到她的鋒利，也感到自己的鈍口，因而痛苦着。每當他說愛她的時候，不曉得她可相信過這句話沒有？他跟她結婚的時候，的確愛過她，她有她美的地方，聰明、機智、整潔、驕傲。當然，還有別的好處不便說。麗達是個獨養女兒。在羅得涅克生長而是製造玻璃的人全都曉得，誰娶了她最後就能支配維昔利琢花玻璃廠。當初彼得・班達安排這椿婚姻，從不曾和賈洛士拉夫・維昔利討論到這上頭，也不曾和自己兒子談起。約瑟夫恨恨地想：如果那樣做的話，也許情形會好些。他當時可能會想到會弄到媳婦反過來支配班達廠呢。

『嗯？』麗達又說一次。

他扯一下身子，想使胳肢窩舒服一些。『我也不懂，有些形式上……』

『我覺得我也還見得了人，』麗達把臀後的衣服拉拉平。

『你瞧，我和杜萊沙爾並不是話舊。我們要談生意經，談玻璃，談班達廠！』

『生意經我也懂，』她答，『玻璃我也懂，班達廠我也了解。』

精緻的鈕扣，他想，要是我把扣子移動一下，這件軍裝可能要舒服些。

然後他說：「我來打電話給杜萊沙爾的祕書。也許行的。」

*　*　*

雖然戰爭那幾年吃的很糟，但是就年齡來說，佩德節直長得太快了。一雙眼睛長得又大又溫柔，像她祖母安娜·班達——羅得涅克的人惡意地說，安娜·班達是折磨死的，沒有能享到天年。佩德幾乎和凱蒂一樣高，此刻她坐在窗檻上，兩條腿盪着，快要拖到地上，不勝嫌惡地把自己和凱蒂比較着。

她希望自己能有凱蒂那樣美麗的身體……有凱蒂那樣深沉的喉嚨，有凱蒂的嘴唇，半啓時多麼可愛。她盼望有人愛她。她盼望自己做任何一個人，祇要不是她自己。

麗達從門口探頭進來說，她跟約瑟夫要出去，所以凱蒂和佩德得在旅館裏等候卡雷爾和湯姆士。接着像突然記起似的，人衝進房間，向凱蒂點點頭，在佩德的額頭上親一下。「我們五點鐘光景回來！」她說，就又衝了出去。

佩德毫無表示。她聽着電車發出的短促而沒有多大作用的鈴聲，聽着車輪從博物館一路叫囂下山，向威爾遜車站開去。她喜歡布拉格。她母親卻恨這個地方，並且老提到這一點。可是她喜歡布拉格，而且母親覺得羅得涅克教人受不了，在那邊她老是孤零零一個人；她母親大部份時間在維普利廠的辦公室裏或者在家裏忙着，她父親回家很晚，而且總是工作得很疲倦。

她的腿不再搖來搖去了。『卡雷爾叔叔回到羅得涅克以後，你猜他打算幹什麼事？』

凱蒂一直在盤算這個問題，沒想到這孩子竟會問出這個問題，使她吃了一驚。她感覺自己不應該如此，因爲她應該關心湯姆士目前的前途。

『我想他要長期休養一下，』她說，『我們得好好調養他。』

她想，自從我們回國以來，湯姆士在飲食方面一直沒有吃得很好。湯姆士也不做事，雖則他的計劃倒很多，在回國途中，他們每天要在甲板上來來回回兜幾哩路的圈子，在這種時候，他就談到要寫一部新的小說。那將是一部篇幅很大的小說，有些像戰爭與和平之類。即使那部小說長得要寫幾好册，湯姆士也堅持要寫完它。可是他還沒有開始——甚至連故事的概要也還沒有呢，自從他們回到那個從上面可以俯瞰羅得涅克的聖尼波莫克山上重新安居下來後那一個月裏，有了理想的工作環境，他也從不曾提起這個計劃。

『卡雷爾叔叔從前常帶我出去散步散得很開心，』佩德說，『我想，山裏的路他全認得。而且人家講的故事他也全曉得。講什麼樹神——當然，這是童話，樹木根本就沒有神的——是不是？——說每個人都有一棵本命樹，孩子們每人也有棵小樹，我們死了以後，都回到我們的樹那兒……你想他還會帶我去散步嗎？』

凱蒂認爲，對孩子講死亡，不管你講得多美，總是不對的。

『我想他會，』她說，『如果你求他的話。』

「可是他變了。我也變了，我已經不是孩子了。」

凱蒂走到窗前，用手指撫摸佩德的瘦削的膝蓋。

「一個人到十七、八歲，至少也得到十六歲，才不算是孩子，你懂嗎！」

「我覺得不然，」佩德正色說，「也許過去是這樣。可是在我八歲的時候，我已經曉得卡雷爾叔叔在幹些什麼事了。而且我也曉得爸在英國開飛機轟炸德國人。晚上我還收聽湯姆士叔叔在美國的廣播。我還想把那個住在我們家裏的德軍司令殺掉，可是卡雷爾叔叔說，這不會有什麼用……」她的手一刻不停，把拉幔子用的提繩子打起一個個的結，又把它們解開。「如今我們得到和平，而你卻說我是一個孩子。」

凱蒂不知道怎樣回答。這兒各種事情都變了，一入國境，你也非變不可。湯姆士也感覺到這一點嗎？可是，湯姆士卻諱莫如深，從不向她提起他的感想。

佩德突然身子坐直。「我得添點新衣服，」她說，「媽覺得我的裙子該穿長一點了。當然，我們得買黑市。我想，買黑市東西一定怪緊張的。樣樣事情都是躲起來進行的，人人都偷偷摸摸，任何重要事情提起來都是交頭接耳。你高興跟我一起去幫我挑嗎，凱蒂？我要穿得像你那樣。」她品評着凱蒂那身服裝，下襬寬大的短大衣，寬領子，裙子的剪裁。「你這是買的黑市嗎？」

「不，我是在紐約的白繼明黛爾公司裏買的。」

「白繼明黛爾……」佩德說，把每個音都拉得很長。

「那是一家百貨商店。在美國他們有那樣的百貨店，非常大，裏面什麼東西都買得到。」

「多妙啊！早晚我們也去美國，那我就到白羅明黛爾去買東西。美國也有黑市嗎？」

凱蒂笑笑，「有的，白塔油有黑市，汽車有黑市。」

「就跟這兒一樣，」佩德滿意地說，「我們的汽車就是爸從黑市買來的，車子而且很不錯，原來是那個德國人派來的烏斯提縣長的東西。因爲缺乏汽油，所以他無法帶回德國去。你這套衣服多少錢買的？」

凱蒂算得很快。這套衣服花了八塊美金，可是值四十五塊。那就是八十克朗——可是這樣算也不對。你不能照官價折合。實在說，你得用黑市價格來折算。

「約莫六千克朗，」她猶豫地說。

佩德欣賞地摸摸衣服料子。她最後說：「不出我所料，你是在白羅明黛爾的黑市部買的。」

凱蒂皺皺眉頭。人和時世都不同了，甚至連在白羅明黛爾買件衣服這樣平常的交易，也解釋不清楚了。

波赫密爾·杜萊沙爾是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政府的一個部長。見過他的人都對他有很深的印象：紅潤而輪廓很好的大臉，斜斜的雙肩，毛鬆鬆的花白鬍髭把嘴巴正好遮住。一雙手小得驚人，白白的幾乎像女性的手。他老喜歡把手一戳一戳，做着手勢，又快又準，好像要把談話的論

點用手勢叫人信服似的。這雙手使麗達很中意，和他的一比，約瑟夫的手就像是農民的手一樣。

部長為人很親切。但是麗達覺得他那靈動的眼睛裏的溫暖似乎和他所講的故事同樣別有用意。故事講的他在共產黨代表的議會俱樂部裏打撲克贏了俱樂部主席一千克朗。那張簽了名的鈔票，被他裝了鏡框，掛在辦公室的牆上，就在貝奈斯的像旁邊。麗達的眼睛在這位謙和而愁眉苦臉的矮小總統的像和杜萊沙爾的手之間來回看着，她摸不清部長的親切到底有幾分是做作的，有幾分是真的。約瑟夫曾經誇說他跟杜萊沙爾的交情。他非常得意地指出，他們每次在倫敦碰到，杜萊沙爾總要向那些逃亡的同胞，向英國人，美國人，甚至少數的俄國人替他吹噓一番。「我對他有什麼好處呢？」約瑟夫曾經被問過這樣的問題。「對他或他們來說，我都是個無足輕重的人。」

麗達知道這些事，而且另外還知道一些事。她知道，杜萊沙爾逃亡到倫敦的時候，只不過是他所屬的那個政黨裏的一個相當小的領袖，回來竟而當上了部長。她從報紙上讀到，在辯論的時候，人家都見他怕。他從不大聲說話。可是只要幾句諷刺話就能使對方吃癟。他的諷刺和他的友善而隨和的態度形成奇怪的對比。

「我一定盡我所能幫助你，」部長在說，麗達聽出話裏帶有尾巴。「但是你得把事情告訴我！」他隨即轉身向她。她忍受着他的眼光，並且微笑着。杜萊沙爾也回她一笑。

「話說來很長，部長——」約瑟夫停了一停，身體坐得筆直。「你不嫌煩嗎？」

「我巳經把司長會議改期了，有的是時間。」

『這在慕尼黑會議以前呢……』約瑟夫又遲疑一下。

杜萊沙爾帶哲學意味地說：『很不幸，在我國，樣樣事情都要回溯到慕尼黑會議以前。』他覺得這話很俏皮，心中默記下來，以後演講的時候大可用來作爲一個提頭。可以用來表示抗議，也能用來表示控訴，或者祇是用來表示說話有所依據。

他的思路被約瑟夫爆發性的『我要求公道！』打斷了。

杜萊沙爾作出傾聽的姿勢。

『我們家三代都開着羅得澄克的班達玻璃廠。我們是道道地地的提克人，跟布拉格城所在的這些山陵一樣老。我們僱用提克工人。我們製造的是提克玻璃。可是離我們約莫有五哩路的地方就是蘇台德區，那兒也有一個玻璃工業城市，叫作馬丁尼斯。那邊有漢姆爾廠……』

杜萊沙爾心裏在想，這個姓班達的人話一開了頭，就很會說。這也可以記下來。杜萊沙爾能聽出，故事的發展就像希臘戲劇一樣府次井然——漢姆爾廠真的德國人和班達家之間的商業競爭，後來如何變成政治性的競爭；在慕尼黑會議之後，馬丁尼斯怎樣併爲德國的一部份，漢姆爾廠怎樣斷絕了班達的原料供應，搶走了他的主顧。怎樣剛好在德國國防軍佔領整個提克斯洛伐克之前，阿洛依休斯·漢姆爾到羅得澄克來用二十五萬克朗購下殘破的班達玻璃廠。

約瑟夫引用了漢姆爾先生的話，模仿他那蘇台德方言粗俗的鼻音非常之像，『我得告訴你，班達，這個建議是只此一遭。到我們再來的時候，我們就不消和你談價錢了。同時我非常願意你留任

經理，給你相當高的薪水……」

「這些德國人！」部長用手在空中戳一下空氣。「總是好像很體貼別人似的！」

約瑟夫重新用捷克語講起來。「我把他扔出辦公室去。看他從雪地裏爬起來，撿起他的提羅爾式帽子，揮拳頭，樣子怪可笑的。」

「他回來的時候，他就不那麼可笑了，」麗達說，「我非得要一個人對付他。」

「我們的婦女可真了不起，」部長說。他這話聽上去是對麗達說的。

「我丈夫那時離開啦，」她冷靜地說。

約瑟夫的臉色微微有點着惱。「我在一九三九年的三月裏出走的，就在德國人佔領之前。我們離慕尼黑邊境很近，親眼看見他們在那邊準備着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出走呢？」

「因為我愛自由，」約瑟夫說。這不是宣言，而是講的事實。「因為羅得涅克所有的人都曉得我主張自由。德國人也曉得。」

一個好漢，杜萊沙爾想，一個有原則的人。這在一個還沒有找到方向、找到出路的國家裏，正是需要的。部長想到當初在倫敦的時候，就很賞識這位班遜少校，他對自己這種直覺心裏很受用。

麗達說：「我丈夫暴露了立場，他兄弟又寫了許多呼籲文章！」

「解放者的呼籲，」約瑟夫解釋，「我兄弟湯姆士寫的，我們用「解放者」三字署名，我印了這

發全國各地。』

『是的！』這些對慕尼黑會議以及所有願意妥協的人的嚴厲抨擊，杜萊沙爾是知道的。這些攻擊的文章曾經轟動一時，哈恰政府也曾經不很上勁地想查究是誰主持的。原來這位約瑟夫·班達就是作家湯姆士·班達的哥哥……『我讀過令弟寫的小說。非常精采的一本書。現在他回國來了嗎？』

約瑟夫說：『是的，部長。』可是他的思想卻突然轉到已經回來的卡雷爾身上。神經一陣緊張，覺得熱氣直冒頭頂。

麗達當心談話岔到文學上去，就此不回到原題上來。她架起腿。『班達一家人從不考慮自己的禍福。我另一個小叔，卡雷爾醫生，從事地下工作，弄得被逮捕而且關進集中營裏。這是當時的整個情況。』

約瑟夫的臉色更紅了，嘴抿得緊緊的。

但是麗達繼續說：『我丈夫在出走那一晚上把班達玻璃廠移交給我，並且說：要盡力保留廠子。我盡力了幾乎有兩年之久。這裏的經過講起來也許有點可笑，而且我們也不該拿這些事來麻煩你——牽涉到很多小事情——』

『一點也不給我麻煩，請講下去，太太！』

『羅得涅克的德軍司令就住在我們家裏。這對於我維持廠子是個有利的條件。當然，我對於

玻璃也完全懂得。」

約瑟夫希望她住嘴——或者用別的方式報告，不把卡雷爾或者佩德牽涉進去。從他回到布拉格那天起，她把這故事重複了至少有十多次。他曉得她會從那個在半夜裏送到卡雷爾處來的受傷的人講起。卡雷爾給他醫治。然後講那個來捉卡雷爾的納粹黨衛軍，她會越講越興奮，盡情描寫佩德又怕又痛心的情形。

「孩子們總是知道的太多，」麗達說。「佩德跑進德軍司令的房間，他正坐在案頭工作，她抓住他的袖子叫嚷，說如果他不放她的叔叔卡雷爾，她父親就會從倫敦飛來，把羅得浬克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每一個德國人都炸死。我趕進去，已經來不及了。」

這事之後，那個從馬丁尼斯來的阿洛依休斯・漢姆爾先生自然很順手了，因為老維肯利雖然有錢有勢，但是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使麗達和佩德不被關進監牢裏去而已。

約瑟夫不得不承認，麗達的故事講得很到家。她避免戲劇性的敘述，盡量講得平淡。她曉得哪些細節得烘托一下，什麼時候該讓赤裸的事實自己來說明。要是他也像杜萊沙爾那樣第一次聽她講起，他也會感動的。可惜的是所有的預演他都在座的，現在他看見正式上演了，卻覺得坐立不安。不　他真有點昧良心。他決沒有辦法使杜萊沙爾的眼睛裏充滿感情，麗達正在為自己和他的命根兒奮鬪着。

「後來我回家來，」約瑟夫說——「戰後歸來，回到羅得浬克。工廠只賸個空殼子，和炮了火

的熔爐。天下再沒有比熄火的熔爐更死氣沉沉的東西啦。你把她門踢開來，裏面盡是煤渣，碎裂了的坩堝，一些硬化了的脆玻璃，樣式古裏古怪，上面全是灰塵……』

杜萊沙爾一臉義憤。

約瑟夫深深吸一口氣，『我只好從頭來起。我把我的全副精神和妻子的財產都抵押掉，而且忙得人都快要倒下去了。』

『你難道說，』杜萊沙爾氣忿地說，『你費了這大的氣力，把廠發還給你還成問題嗎？』

『是的，』麗達簡簡單單回答。

杜萊沙爾在自己面前的一本案頭筆記本上記下一筆。

『我們有着各式各樣的上級機構，』約瑟夫插入道，『可是沒有一個曉得究竟自己的職權包括些什麼。』

『這是一個成立不久的政府，』杜萊沙爾聳聳肩，『我們會及時糾正的。』

他拿起寫字枱上靠左手放着的三架電話機之一的聽筒，電話機排得就像三個胖黑兵。

『約翰，請你進來一下，好嗎？』他隨便對着電話機講。『我有一點小事要找你。』

那個隨即走進來的人在任何方面看去都和他的上司相反。約瑟夫突然產生一種想法，覺得他們的腦袋不但用不同方法做成，而且用的材料也不同。他能想像杜萊沙爾的一張臉是大理石，而另

外那張臉則是用木頭雕成的。一張黑黑、生動、線條很深的臉，深陷的雙頰、鷹鈎鼻、稀疏而直的黑髮，只有兩頰才長得密些。

『這是參事約翰・諾法克，』杜萊沙爾介紹說，『我的右手。』

約瑟夫看到諾法克左手的袖管是空的，很整齊地塞在他上衣的外面口袋裏。他馬上把眼睛移開去，可是諾法克好像並不計較部長話裏的雙關意義。

『班達夫婦是來找我們幫忙的，』杜萊沙爾說。他把事情大概講了一下。『班達先生只要求我們一樣東西，他說得很好，很簡單明瞭，他只要求：公道。約翰，我要你務必使他得到公道。』

每次提到『公道』時，他都要把手一戳，可是這對諾法克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影響。他說：『好的，部長，我就去辦。』他一雙由於連夜閱讀案卷而過分疲勞的眼睛，盯住約瑟夫看，把肩章、勳章和徽章全看到了。

這套軍裝又沒有能做幌子，他不安地想自己真應該穿得像普通人一樣。

『就這一點事嗎？』諾法克問，眼睛仍然望着約瑟夫。

冷了一下場。

杜萊沙爾把他的參事叫進來得太早了，——現在諾法克到了房間裏，約瑟夫才明白到。他決定只要求這一點，至少今天不再作其他要求。他可以改一天再到布拉格來，他可以再找杜萊沙爾。第二次會面時，事情就會好辦些……

「漢姆爾廠，」麗達打破了沉寂說道，「還有漢姆爾廠的問題。」部長的鬍鬚似乎在嘴上拖得更低了。

「馬丁尼斯的漢姆爾廠……對了……」約瑟夫吞吞吐吐說，「漢姆爾先生已經上了德國，不會回來了。工場也停歇了。過去經常僱用三百來號人。這是個很大的潛力——現在卻白白放在那裏。」

「你要它嗎？」諾法克問。

約瑟夫站了起來。麗達真是死心眼兒！

「我願意收買這家廠，」他用平板聲音說，「請不要誤解我——我祇是那麼想想而已，這要一大筆資本，可是如果你們同意的話……」

杜萊沙爾向後靠起，一聲短笑。「這有點像天理循環」當初他併吞你，現在你併吞他。」

麗達也笑了。

諾法克低頭看看他上司梳得整潔的花白頭髮，漫不經意地說道：「我想不會出售的罷。」

約瑟夫茫然瞪着眼。他不該今天來的，不該在卡雷爾從集中營裏回來的這一天到這裏來。

杜萊沙爾在椅子裏動了動。「這事我們得調查一下。」

「可是你們打算把漢姆爾廠怎樣辦呢？」約瑟夫粗聲氣問。「難道預備讓這樣一個廠子停歇下去嗎？」

諾法克的空袖子從口袋裏滑了出來，他伸手繞過腰把它塞進去。「當地政府會考慮這件事。我想，林貝克的州人民委員會會注意這個問題，並且會提出建議的。」

部長迅速望了諾法克一眼——眼睛裏含着敵意，隨即約束住自己。蘇台德邊區大多數人民委員會中都是共產黨員佔優勢。

約瑟夫也曉得這一點。他覺得兩腿發軟，重又坐了下來。「你們不能把漢姆爾廠收歸國有！這又不是鐵路，也不是銀行或者煤礦！」

他不能——不，他不願，預見到自己得和一家國營工廠競爭。這比阿洛依休斯·漢姆爾先生更是心腹之患，漢姆爾雖然有德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支持，至少還只是個平民。

這種想法整個兒就是發瘋！一件玻璃究竟不是一塊鋼板——從設計，經過熔爐，直到擺上店舖架子上，玻璃在在需要人工，需要人的關切、愛護，不管是一隻花瓶或者水飯，講究的燈架支幹，太太小姐們的香水捲，即使是一只玻璃便壺也同樣需要這些處理。這需要一個獨資的老闆，有專家的深邃的知識和細緻的組織佈置，這需要一個經驗豐富的廠長，經常和玻璃工人聯繫，了解他們，善於應付他們的乖僻的脾氣，需要一個能估計市場需要的專家，對什麼東西會暢銷，什麼東西會永遠留在舖子裏，能有敏銳的預感，需要一個鑑賞家，只要把高脚酒杯捏在手中一轉就能告訴你是哪家造的，高脚是用手翅的還是用模子印的。

「玻璃廠是沒法收歸國有的，」他說，「這簡直荒唐，你派誰來負責？」

『我們會找到人，』諾法克說。

部長伸出雪白的手向參事揮了一下。『你太樂觀了，總是那樣，約翰。』他轉向麗達和約瑟夫溫和地安慰道『這些都還沒有決定，參事也曉得。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事我們還要調查。』

諾法克聳聳肩。『班達先生牽涉到一個政策問題，我就得根據政策來回答這個問題。』

『參事年紀還輕，』杜萊沙爾的上髭動了動，好像在微笑一樣。又就事論事補充道：『湯姆爾廠原是德國人的產業，大概屬於應該沒收的企業之類。這些企業如何處理，我們還不知道。關於這個問題，會頒佈一個法令的。』

『一個法令……』麗達說，皺着眉頭。

約瑟夫對諾法克給他的打擊還沒有回過味來。『你們哪裏去找這種人？』他繼續問。『這不比找一個新手來擔任行政職務。造玻璃可不那麼簡單！你到過熔爐沒有，諾法克先生？你手裏曾經拿過吹管沒有？』

『沒有。』

『你們會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你和那些你們打算任用的人！』約瑟夫好像越說越憤慨了，那套軍服緊緊綳在他的闊胸脯上。『請原諒我——可是你們一定會把我們國家的這個偉大工業毀掉，這是我們應該建設的一個輸出工業，它會給我們掙來美金、英鎊和瑞士法郎——』

『我丈夫的愛國情緒又發作了。』麗達走到約瑟夫的椅子後面，把手放在他肩上。

「我想他的顧慮我們有法子消除，」諾法克說，「我們會專門挑這方面的專家來當沒收企業的國營廠長。」

麗述的腦筋動得很快。「除了精通業務還有別的條件嗎？」

諾法克等候部長說話。可是杜萊沙爾好像一心只想聽。

「經驗，」諾法克說，「和政治上可靠——」

部長手一戳，「不是指政黨而言，當然囉。」

「當然不是，」諾法克說。

約瑟夫感覺到他妻子的手輕輕壓在他的肩上。他鼓起勇氣。他要說的話是很莽撞的，可是諾法克一直很直率。顯然這是戰後的風氣。

「如果要找人當漢姆爾廠的國營廠長，那末我希望你們能考慮我。」

這是和盤托出，他看看諾法克和部長是什麼臉色。

照程序應當部長先講話。經過幾秒鐘緊張，杜萊沙爾謹慎地說，「很好，我們一定記着你。」

諾法克俯身悄悄和他的上司講了幾句。他的空袖子又從口袋裏滑了出來。

「對的，」杜萊沙爾糾正自己說，「很對。參事提醒我，假如我們能夠證實你是班達玻璃廠的廠主，我們就不能任命你當另一個國營玻璃廠的廠長。這樣會弄得非常尷尬，而且可能是違法的。」

約瑟夫額骨上的皮膚繃得緊起來。這就是他參加戰爭的報酬！放棄自己的所有，做愛國志士，

離鄉背井，舉目無親，損失六年的利潤，負了一身債，就爲的這個！他恨諾法克，而且不懂得杜萊沙爾爲什麼容得了這樣一個人。

他聽着諾法克發着冷靜的議論，『在另一方面，將來可能到一個時候，政府要決定把所有玻璃廠都收歸國有。如果那樣的話，你當國營廠長就沒有理由反對了。』

『沒有理由反對……！』約瑟夫的嗓子都不管事了。濮姆留先生也曾經要給他事做過。

杜萊沙爾看得有點不忍心了。這個派在他這兒工作而他卻看着不順眼的諾法克以及那些支持諾法克的人，都是躊躇滿志，而且是口出大話。過些時就會請他們回他們的本位——那些潮溼的角落去。可是目前他們卻很壞事，而且得罪了像班達這種上流人士。

他轉向諾法克。『坐在你面前的是個軍人！』部長嗓子亮起來，臉色變得不大好看，看得出他捺住性子。『他替國家出過力，國家也得救他一下！』

接着他又變得心平氣和起來。『你僱用了多少工人，班達先生？……一百八十人左右嗎？那只是個小廠。根據各黨派共同遵守的科息美綱領，規定五百人以上的工廠才收歸國有，對嗎，約翰？』那隻蒼白的手向參事挑戰似地戳一下。杜萊沙爾也不等他開口就自己回答，『對的。至於國營廠長的條例——反正一切法規都得按個別情形解釋的。』

『很好，』諾法克說，一面把衣袖塞進口袋。

部長起身。約瑟夫趕快站起來。班達情不自禁地走向杜萊沙爾的辦公桌，說：『我們很承

情……」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部長說，然後照俗禮一鞠躬，「讓我吻你的手，夫人！」

她微笑一下。此刻她顯得年輕了，而且自己也曉得。

可是杜萊沙爾已經轉過身去。他讓自己的小手握在約瑟夫的指掌裏，比政客通常那樣略爲更親熱一點，說：「你應該在布拉格多待些時間！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歷史好，見解新，積極，你對政治的興趣怎樣？」

這是個建議嗎？還是個要求？「我從沒有想到過，部長！」約瑟夫說，心中很得意，——還是政府大員平日謙恭殷而慣了呢？

諾法克在對麗達說：「如果你允許的話，我最後還有個問題……你在敵僞時期也還是開着班達玻璃廠，是嗎？」

「直到人家把我的廠拆走爲止。」

「德軍司令就住在你家裏？」

「他是被指定住在我家的。」

笑容和青春都在麗達臉上消失了。此刻她又感到那一個灰色的十一月早晨感到的刺痛，那時阿洛依休斯·漢姆爾來到羅徹潑克，帶來一個納粹黨衛軍的軍官，把一張紙放在她面前，並且說，「班達太太！請你在這裏，——和這裏，——以及這裏簽個字！」

可是約瑟夫這個傻子好像倒很高興。他心滿意足，竟然竭力在博取諾法克的好感。

『你知道，參事，』他微笑說，『你或者高興和舍弟卡雷爾見見面——他才回家。請上鏈得涅克我們家來玩！我敢保你們兩人一定合得來——你們在見解上多少有點相同……』

諾法克點點頭。『我認得卡雷爾·班達。我們在同一個集中營裏關過。』他碰碰他的空袖管。『令弟還救了我的命呢。』

第三章

卡諾爾四肢攤開，盡情地享受。他在床上，從敞開的窗子裏可以看到林木葱鬱的圓錐形的聖彼得山。這座山和聖安納、聖瑪麗、聖尼皮莫克三座山形成一個四邊形，而羅得溫克就坐落在這些山的山谷裏。湯姆士的房子造在聖尼波莫克的山坡上。這塊地是他們父親買來蓋避暑小築的。可是那一帶的房子都建築得很堅固，尤其碰到業主花得起錢的時候，所以這座小村舍也就逐漸擴充成一座堅固的小別墅，兩層樓，窗前還有陽台。

他看一下湯姆士借給他的手錶，他從集中營回來的時候，除了身上的汗臭的衣服、一枝牙刷、一把美軍的軍用剃刀外，一無所有。時間不早啦，即使在像昨天和明天那樣，可以隨便消磨的日子裏，他還是不喜歡那麼遲起床。他推開了柔軟的被子。他是光着身子睡的。幾年來，他始終穿着衣服睡，衣服上滿是自己身上的氣味，並且在別人的臭氣裏呼吸。現在他可不願意自己的皮膚和乾淨被單之間還隔着任何東西。

他檢視一下自己的身體。他至今還可以當解剖課上研究骨骼結構的標本；不過他的肌肉已經開始長起來了，在原來只是皮包骨頭的地方也長了一點肉啦。他輕輕拍着自己臂上刺的號碼，沉吟

着，這個號碼要和他一生一世分不開了。可是此生究竟能活得多久，眞很難說。如果他把頭埋在枕頭上，他聽得見從褥子上傳來卜卜的自己的心跳聲，一夜睡了過來，心跳得很有規律，可是只要稍稍一使勁，就會使心臟激盪得怦怦跳；他身體的新陳代謝作用簡直有點不對勁。腦子裏時常發生劇痛，人有時無緣無故就感到疲倦——啊，這情形是够明顯的了。

可是，身體的恢復力也是可驚的，他診視過一些極度飢餓的病例，甚至連腦子也萎縮了。這些人裏面有些也復元了，變得和常人一樣。可是他們能够活多久呢？集中營的俘虜解放出來以後的健康情況，眞該有人着手加以比較。他可不來了。他把那批人護送到布拉格的招待所，眼看着查點完畢，並且在轉移公文上簽了字，這就沒有他的事啦。這本賬就算完了。

賬算完了——陽光從窗子裏照進來的時候，這麼說倒是怪容易的。可是一到夜裏，在夢中，自己那雙血汚斑駁的手老向他指過來，使他從枕上跳起來。時常在天色未明時，他翻來覆去睡不着，鏡子裏自己的恐怖的眼光直射住自己，他感到恐怖。這就是卡雷爾·班達醫生的病情診斷：做人的尊嚴遭到連續性破壞。他是個治病救人的人，竟讓自己變成個食屍鬼。當然，他能舉出一些事情爲自己開脫——他靠了偸竊來的藥品和器材到底救活了幾條性命，他自己的性命也在裏面。他可以引證諾法克的話，諾法克曾經央求他接受納粹派給他的工作，最後並且命令他接受，還要他堅持下去——不談這些了，一個人總是自己作的決定，而且他在布亨瓦爾特的殺人窩裏過的每個惡臭的日子裏都得重新作出決定。

但願他從此活下去不消再作一次決定就好了。不過既然曉得自己的病情，也就曉得治療的方法。

他此後接到世界上來的第一個嬰兒，第一條新生命會使他回到有用和正常的路上來。

他苦笑了。在他渴想動手術的無菌的真空裏，是不可能生下嬰兒來的。醫生的一雙手就沒法保持乾淨，醫生沒法無動於衷。要身心復原，他必須立下決心，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可是要和人民生活、工作在一起，他的身體卻離復原很遠。

樓下隱隱約約傳來杯盤的聲音。凱蒂在做早飯。凱蒂——假如神要造一個形象來代表充沛的生命力，就會創造她。他聽到她早晨操作的聲響，心裏很感激。

他的胃似乎恢復得特別快，這超過他的頭腦、靈魂以及身體的其他部份。他能把兩隻嫩雞蛋、圓麵包、牛油、果醬、熱巧克力一一吃光。他不懂凱蒂從哪兒搞來這些東西，也不知道她化了多少錢，做了多少非法的交易，才能給他做上這麼一頓早飯。

他走進浴室裏，慢慢地刮完臉，把龐克拉朵監獄的虐待和布亨瓦爾特的飲食給他剩下的幾個牙齒也刷一下。他非得去布拉格做副假牙不可，不過還得好幾個星期以後才能去。他爬進浴缸，打開蓮蓬頭，放出微溫而舒適的水，周身擦上肥皂——凱蒂怎樣搞來這麼講究的肥皂？——然後把水開足，先放熱水，消受許多又激又細的水流在身上輕刺着，再換冷水。喘吁吁地拿柔軟的大毛巾擦乾身體。把腿套進湯姆士的睡衣裏，穿上湯姆士的浴衣——他穿來稍稍嫌短些，穿上湯姆士的拖鞋，點上一枝湯姆士的『吉士』牌香煙，悠閑地走下鋪了地毯的樓梯。

凱蒂精神飽滿，臉色紅潤，身體健康，人忙個不停。她說「你早！」和「昨晚上睡得怎樣？」時候的派頭很使他喜歡。她給他倒巧克力的時候，他覺得她的衣袖拂過他的臉頰。這一切都使他覺得很幸福。這裏面並沒有私人情感在內。集中營的生活使他對這類刺激已經麻木不仁了，這一點有時候使他很焦心。

她在他對面坐下來看他吃。

「湯姆士哪兒去了？」他問道，頭朝着桌子那一頭還沒有用過的餐具點一下。

「還在書房裏睡覺，」凱蒂說。「他一定又熬了一個通宵。」

「他在寫東西嗎？」

「我聽見他打字，」她猶豫了一下。「天天晚上都聽見他打字，早上字紙簍裏總是滿滿的。」

「這不大好嗎？」卡雷爾問。小心把空蛋殼倒過來放在蛋杯裏。他這樣做會使人以為這只蛋已經給吃得乾乾淨淨只剩下一個空蛋殼。

「是的，」凱蒂說，「不大好。」

在她去美國以前，她臉上還沒有那些憂心的皺紋。他記憶中的凱蒂總有點像個鄉下姑娘——便是在她穿上漿洗過的護士制服時，也還是這樣感覺——額頭開朗，天真無邪的眼睛。這已經一去不返了。

「那末，他在寫些什麼呢？」

「他不告訴我。」

「但是你進去的時候，難道沒有看到嗎？他總不會把稿子藏起來罷！」

「我不進去。他叫我不要進去。」

卡雷爾的指甲在空蛋殼上輕敲着。「他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要是知道，事情就好辦些啦。」

他用手理一下自己稀疏而蓬亂的花白頭髮，想把牠順直，然後用一種凱蒂所熟悉的姿勢，兩肘往桌上一撐，把頭埋在手掌裏。他從指縫間問道：「凱蒂，你講講他在美國究竟幹些什麼？」

「湯姆士幹的很苦。人家說美國很舒服，可是在那裏謀生真不容易。至少對於一個作家真不容易。」

她並沒有把什麼都講出來。也許她不願意。卡雷爾說：「可是他並沒有另外寫本書，是嗎？」

「沒有。」

「就我所知，他並沒有書出版，」卡雷爾說。「不過我以為他或許會帶一本書回來的。」

「沒有。」

她兩隻手抹着枱布，抹了又抹。「他沒有空。」

「六年中都沒有空嗎？」卡雷爾問。

凱蒂滔滔不絕講起來。她講的事情一定常在心裏盤算。『在美國那邊，什麼都不一樣。他得寫人家能用的東西。短文，短篇小說，發人聯想的東西。還要做廣播演講和到各處去演講。他把美國都跑遍了。』

『那一定很有意思！』

『在美國，不管是紐奧里昂或者奧克拉荷馬城、不管是明尼亞波利斯或者發拉得爾菲亞，到處旅館都一樣的。』

『人也是到處都一樣的嗎？』

『來聽湯姆士演講的人——我想，是一樣的。』

『我在布拿瓦爾特也碰到過美國人，』卡雷爾說，『我覺得他們很有意思，很不同。』

『那一定是另外一些美國人。』

卡雷爾微笑。『你說他們沒法採用湯姆士．班達想寫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他是否眞正想寫點東西。至少最初幾個月過後，他再也不想寫了。他老說，等我們回家再說。等我們回到家裏。』

『那是因爲戰爭的緣故，』卡雷爾說。『我敢說，湯姆士做的事情和講的話，對我們有極大的幫助。』

『他們叫他「捷克斯洛伐克之聲」或者叫他「發言人。」』，凱蒂說。

卡雷爾點上一枝香煙，舌頭上感覺到微絲的辣味。

「愛琳娜．辛帕生給她起的這些名字，」凱蒂繼續說。「每次給湯姆士宣傳，她一定非要用這兩個名字不可；終於就此叫開了。」

「愛琳娜．辛帕生？」

「那個美國作家。」

「噢，對了——」卡雷爾眉頭一皺。「約瑟夫常提到她的。」

「她每天總要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凱蒂又滔滔講起來，「社論之類，那邊的許多報紙上都登的東西。她的勢力不小；大家都聽她的話。她幫了我們不少忙。要不是她，我們都得餓死。」

「她佩服湯姆士嗎？」

這話問得似乎很天真；愛琳娜除了自己誰也不佩服，可是這裏的問題非常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跟卡雷爾解釋得清楚的。因此凱蒂只說：「是的。」

卡雷爾企圖想像這個辛帕生女人，她的動機以及她和湯姆士夫婦之間必然產生的關係。「你不喜歡她嗎？」他問。

凱蒂開始收拾杯盤。她在揩除枱布上的碎屑時，他的眼睛隨她的手和手中的刷子和銅畚箕動。他懶懶地尋思，要不要逼她回答；終於因爲缺乏勇氣而作罷。

「你今天打算做什麼？」她的聲音剛好填滿了他腦子裏的那種愉快的空虛。

他嘆了口氣。「我就這麼隨便坐坐。也許看本書。湯姆士收到什麼新書可以借來看看的？」

「沒有。」

她收拾完了。桌上除了一套等待湯姆士來用的孤零零的餐具外，乾乾淨淨，一片雪白。

「你喜歡幹什麼呢？」

他覺得他聽出話裏面含有責備的意味。「昨天我去約瑟夫那兒，他把他收集的湯姆士流亡時期寫的文章拿給我看。」他講得很快，好像話一多就可以使她覺得他昨天事情很多似的。「約瑟夫把片紙隻字都收集起來。布面裝訂一厚本。我看了其中幾篇用英文寫的東西，另外幾篇用捷克文寫的，還有兩三篇廣播講稿。」

她把問題嚥下去，可是他已經曉得她要問什麼了。

「我很少碰見，」他說，「我們的祖國文字寫得這麼美的。湯姆士運用得像有名的外科醫生用手術刀那樣。這話你會說我胡說——可是大學裏有的是那種高手，你看他們解剖屍體，才有意思呢。」

大家都沒有作聲。

「可是你沒有法子讀完呀？」

「這些時，我只能慢慢的讀。」

然而他另外還要一本書，凱蒂想。他沒有能夠把湯姆士的作品讀下去。湯姆士在這些上面下了不少功夫，很苦，要求很嚴……她很難受，尤其因為在美國那麼些年，除了這本布面裝訂的排了目

子的作品之外，她也拿不出什麼來。

『你也該想想自己的工作了，』她突然不客氣地說。

他抬頭看看她，兩個人的眼光碰在一起，又很快都低下來。

『我一直在想，』他說。『我不能永遠跟你們住在一起。』

『你這話豈有此理！』她叫，隨卽把聲音放低。『你明曉得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知道我看見你這樣很難受。』

『這樣消沉，是不是？』

她舉起雙手抗議。袍袖褪下來了，兩臂一直露到肘彎。他望着她光緻緻的皮膚，又從這裏想到剛才吃的好早飯和涼爽的白襯單。

『我在考慮寫信到布拉格去。在大學醫院謀個事。也許我還夠資格着手做一點研究工作。』

『不！』她緊張地說。『我要你留在這兒。這樣對你好些——』

『你們是怎麼一回事？』湯姆士站在門口。『你在胡說什麼？要離開我們？』

他的襯衫滿是皺紋，褲子上許多髒斑。看樣子他是穿了衣服睡的，而且睡的時間很短。一綹頭髮拖在額上，下陷的眼睛，四周一道黑圈。

凱蒂和卡雷爾都不知道他站在那裏聽他們講話有多久了。凱蒂把袖口拉下來。卡雷爾又點上一枝煙，他用了兩根火柴才點着。

「給我點咖啡，」湯姆士吩咐，「夠濃嗎？」他轉向卡雷爾，「我們從美國帶來咖啡，很不少呢；可是凱蒂總想節省着用。淡咖啡還不如沒有咖啡好，簡直是糟蹋。而且我們總還買得到。只要有錢，什麼東西都買得到，就在這兒也買得到。」

凱蒂不作聲把咖啡放在他面前。湯姆士嘗了一下，放下杯子。「還可以，」他說。「可是我的嘴裏沒有味道。你們兩個爲什麼在爭吵？凱蒂，你爲什麼不約束自己一些？……美國對人的影響眞不好。你不能了解，卡雷爾，除非你到過美國。我們當初結了婚，在羅得涅克住下時，我覺得凱蒂是天下脾氣頂好的人。可是自從到了美國之後，她也有她的脾氣了——是不是，親愛的？……卡雷爾，你得原諒她，跟我這樣的人可不容易搞。」

他揩揩眼角。

「請把烤麵包給我！」

凱蒂遞給他一片。他塗上牛油，加上果醬，咬了一口，就放在一邊。

「我得到了一個結論！」

他這話說得很堅定，簡直樂觀。凱蒂臉上顯出喜色。他是不是又開始寫作了，儘管字紙簍裏裝滿了廢紙？

「如果我着手這個大計劃——如果我從馬薩里克總統逝世的時期寫起，一直寫到解放——敍述大戰和我們的國家的全貌——我得要有中心論點，一個主題！」

凱蒂坐着一動不動，好像任何動作都會妨礙湯姆士的頭腦這座精緻儀器的作用似的。

『我們這時代，人本主義是死了，』湯姆士繼續說。『將價值崩潰了。可是代替這些的是什麼呢？』

卡雷爾等着。顯然湯姆士自己急於要回答這個問題。

『你知道我這想法從哪裏得來的？那天你同到布拉格，我跟你一路去招待所，站在一起看那些形色狼狽的人的行列——狼狽，然而勝利，因爲他們是死裏逃生。爲什麼他們還活着呢。爲什麼你也活着呢？這種力量哪裏來的呢？問題就在這兒，這本小說要寫的也就是這個。你懂得嗎？你覺得怎麼樣？』

卡雷爾全身緊張起來，老拿舌頭抵着嘴唇。布亨瓦爾特的生活——在八十個牧師身上每人注射十毫升毒膿，死後施行病理解剖，寫成病案報告；爲了試驗治瘧疾的新藥，用『九一四』作靜脈注射 引起肝臟萎縮，腎、胰腺和大腦出血，把這些消瘦的人體加以解剖，觀察並紀錄這些變化；德寇空軍把數以百計的青年人驅進壓縮空氣室裏，然後一下把空氣抽光，這些青年人的屍體他也解剖過——他從哪裏來的力量呢？爲什麼他在經過七個不同的蓋世太保的監獄和集中營七次不同的審問之後，竟然逃逃出性命呢！

他能舉出幾十個答案來。幸運；體質，以及最後做到使自己變得麻木不仁，這樣不生不死的狀態總比死好些，因爲要死自己隨時都能做到的；和約翰·諾法克關在同一個囚房裏的事實，諾法克

跟他說明要活下去的理由和必需活下去的事實，在諾法克督促下的鍛鍊，忍心讓瘦弱的人瘦下去，讓垂死的人死去，外面世界的倫理觀念，醫藥方面的和其它方面的完全扼殺掉……。

他要埋葬掉的一切怎麼能對湯姆士說得清楚呢，湯姆士怎麼能瞭解，怎麼能懂得，懂得那樣多，那樣深，而能把這一切寫出來，把真相寫出來呢？

「你覺得怎麼樣？」湯姆士重複說。

「這本書很不容易寫。」

「所有的書都不容易寫。可是你會幫助我。這是你的故事，這是講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他的反應、決定和變化。通過他，我們將看到所有別的人，能看到生，看到死……這將是一本偉大的書，因為這是我們這時代最偉大的故事！」

卡雷爾看出來凱蒂多麼希望能幫湯姆士向他懇求一下。他真巴望自己能幫他們兩個人的忙。可是，他決不是一本書裏的主角。如果湯姆士這番話好像表示他在卡雷爾身上找到了他的主角的話，那是另有原因的。

「你認為我寫不出這一類的書嗎？」湯姆士瞇着眼睛說。「因為我不曾親身關過集中營，因為我這些年住在美國，跟這一切完全隔絕，因為我肉體上沒有挨過打、沒有挨過餓，沒有親眼看到這一切——你懷疑是不是這個緣故？你要排斥我是不是這個緣故？」

「排斥我……」卡雷爾想。湯姆士是怎麼一回事？——他給連根劃起來，可是誰不這樣呢？

而且多多少少這一點一直是湯姆士的問題，不問是在兒時或者在成年以後，他從不曾穩定過；感情上他老是依賴別人，其中以女人居多——先是他們的母親，後來是凱蒂，在美國時顯然就是那個愛琳娜·辛帕生。理智上他對世界老是採取一種與別人相左的看法，或者通過別人的眼睛來看世界——也許就是約瑟夫的眼睛，因爲約瑟夫過去總是把這個頂小的兄弟抓在手裏的。

『我什麼事情都願意告訴你，』卡雷爾安慰道。『所有你提出來的問題我都願意回答。甚至我希望忘掉的事情我都願意告訴你。但是這樣以後，你仍將寫不出書來。』

湯姆士站起來。『你爲什麼不留下一點讓我運用自己對人的觀察力以及作爲一個作家的想像力呢？我總不見得只是一架錄音機吧，你瞧！……』

他開始來回走着。

『約瑟夫以爲我吸收了他的全部智慧。他至今還認爲我的小說和解放者的呼籲以及其他一切，歸根結蒂都是他想出來的。』

卡雷爾心裏想，這非常可能。

湯姆士停止來回走動。『呃，可是並不如此！並不如此，而且——凱蒂，你對卡雷爾扮鬼臉幹麼？你不相信我的話，是不是？』

『我相信！』她說。『你是——』

『我曉得我是怎麼樣！』他打斷了她。『而且我也曉得我能做些什麼事！』

卡雷爾按熄自己的香煙。他替凱蒂難受。不管湯姆士的問題在哪裏，顯然他已經不再能把約瑟夫當作拐杖，也許他想使自己擺脫出來，也許非擺脫不可，因此碰到什麼他都要抓。

但是湯姆士如果想依賴他，那將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卡雷爾想。他們之間，弄到後來會有一道無法溝通的鴻溝，那就是非身歷其境的人決計沒法體會的不同經驗。總有一個時候，他得跟湯姆士說——這一點我無法解釋。

「我任何事情都告訴你，」他又說一遍。「但是我擔心，我跟這一切太接近了——」

「不用擔心，我和這一切之間有若距離！」湯姆士反駁他。「要是我遭遇到你遭遇的一切，我就不會打算寫它——再說，我也活不下來。照現在這樣，再理想沒有啦！」

卡雷爾有點被他打動了。也許湯姆士能勝任呢！然後他重又考慮一下。分析到最後，才恍悟這裏牽涉到的原來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個人的命運。一個活生生的人，他自己的同胞弟兄，脆弱，窮途末路，心煩意亂，用老一套來找尋支持——所不同的是這一次找錯了人，找到一個無法給他支持的人。卡雷爾怕的是：湯姆士到了不得不離開他而前面是一片空虛時，那種失望他怎麼受得了。

『不要拿我作你書中的人物，」卡雷爾說。「你不懂得我，不懂也好。你的小說需要一個英雄做主角，而我只是一個垮了的人。寫你所熟悉的人和事情罷。」

「什麼事情？什麼人？」

「你認為你最了解的人是誰呢？」

「約瑟夫，」湯姆士聳聳肩。

「那不是很好嗎！」卡雷爾鼓舞地說。

「約瑟夫！」湯姆士很不屑地說。「你要我做什麼——寫一本諷刺小說嗎？」

卡雷爾沒有回答。

「我告訴你我對約瑟夫的評價，」湯姆士說。「他只是個死要錢的人。他是個自我中心的人，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巨人，可是這個巨人的腳連泥土做的都及不上，簡直是狗屎做的。這樣說夠明白了吧？」

凱蒂轉向卡雷爾，眼睛裏充滿怒意。「你在跟他打岔。你能不能幫助他——他要求的究竟也不多啊——」

湯姆士揮手攔住她。「啊，你們都一樣——你，卡雷爾，和約瑟夫！這一家子全都叫我生氣！」

他走出房間去。門慢慢地晃動着，終於停住。

凱蒂和卡雷爾好半天坐着不說話。她眼睛裏的怒意消失了，代替了的是另外一種東西——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這和他所了解的凱蒂的個性很不相稱，使他看了感到難受。

「你為什麼拒絕？」她終於說。「我好久好久都沒有見到他了。這樣有把握，不管什麼障礙，你都應該設法克服……」

「我想我確實應該。我這人不中用。我很弱啦。」他拿起一枝煙。

「我去找本書給你看，」她說，站起身來。

「謝謝你，」他憂鬱地說，「別麻煩啦。我決定出去一趟。」

他眞是個傻瓜，管這些閑事。他應該一門心思放在嫩雞蛋、潔白的床鋪和陽光上；可是對於湯姆士，很可能也包括約瑟夫，他總得想點辦法。而且，這可以把自己也包括進去。

臨近中午時，卡雷爾從望尼波契克山沿着彎彎曲曲的路走下來，時常要歇腳一下，一面憑眺着羅得涅克市心廣場那邊拜洛克式⊖教堂的綠頂鐘樓，直到它逐漸被城裏的建築物遮得望不見爲止。他繼續在那些古老而顏色斑駁的玻璃工人的住宅中間，穿行着曲折的街道，腳下踏着圓石，重溫那思念已久的快感；他走過蘇士佳河上那座古老的橋，再拐一個彎，迎面就看見那塊新近塗過金的招牌，班達玻璃工廠。

「班達醫生，你好！」看門人說，這人是卡雷爾小時候起就擔任看門的。「又來看望我們嗎？」

「好久不見啦，」卡雷爾說，「可不是？你太太好嗎？」

看門人噓了一聲。「還是嘮嘮叨叨的！這些年她的日子可也夠受的。女人永遠不會有好日子過的。我想，你在辦公室裏可以找到約瑟夫先生。」

「謝謝你！」

⊖ 十六世紀末葉起源於意大利的一種建築風格，十八世紀在歐洲頗爲流行。

卡雷爾跨進院子，走不了幾步就停下來。他非停下不可。他的心狂跳着，眼睛裏面一陣劇痛幾乎什麼都看不見。他的心這樣跳並沒有道理，他不過是突然想起失去的童年，想起這扇門他曾經走過無數次，有時和約瑟夫一起，大部份時間是一個人。他們的父親很贊成他們來玩，特意規定了時間帶他們參觀，領着他們把全廠走遍，一邊一個兒子，指給他們看一切生產上的細節，解釋每一個步驟，事後還考問他們看見了沒有，懂了沒有。彼得・班達要他的兒子們很早就對玻璃生意發生興趣；約瑟夫老是想逃避這種苦差使，可是卡雷爾卻總是來，有時候自顧自跑來了，站在熔爐台的腳下，留心看工人們吹那些火紅的泡泡，做成各種形狀，注視着他們使勁的臉，瘦削的臉頰鼓了起來，額頭紅了起來，眼睛突了出來。

他來倒不是因爲他喜歡它，而是因爲怕它，恨它。他怕火，怕熱，怕那些來回忙碌的人，怕蒸汽的嘶嘶聲。他把那些人也嚇倒了，他們疑心他是鍛鍊了將來做老闆的，因此老是巴結他，停下工來教他使用吹管——吹管上面濕漉漉的還有他們的唾沫，請他喝大盅子裏的啤酒，那是每個工作組的共同財產。

他勉強跑去，去了又恨它，但是直到彼得・班達帶他到廠裏去看人修理那只火熱的熔爐那天之前，他從不敢向父親表示出他的憎恨。當那些人只得從爐柵下面把老馬吉拖出來時，人已經燒焦了。摩瑟爾醫生跑來看看痿縮了的屍身，被人用蔴袋蓋住，臭不可聞，他宣稱人已經死了，並且給了這個號啕着的孩子一帖鎮定劑吃。這事之後，他仍舊到廠裏去——但是從此以後他從心裏看不起

他的父親，因爲這位正直、嚴厲、聲音洪亮的彼得·班達一點沒有悔罪的表示。也就爲了這個緣故，後來有一天他把他的燕尾服剪了。

卡雷爾的心定下來，眼睛也不花了。他又向前走，進了熔爐間右面那幢小屋，上約瑟夫的辦公室去。

約瑟夫不在。卡雷爾望望那幅掛在約瑟夫辦公桌對面牆上他們父親的遺像。老頭兒眼神嚴酷，方方的臉又矜持又嚴厲，戳出下頷好像跟他太太、他兒子們、以至整個世界都在作對似的。約瑟夫怎麼想到把這幅像掛在這兒呢？約瑟夫當初一定跟他同樣討厭他們的父親的。

遺像下面，放着一只櫃，裏面有約瑟夫設計的各種玻璃模型，其中有花瓶，有大杯子，有煙灰缸，有成套的雞尾酒具，全很雅致，古拙，而且自成一格，有些實在可以稱得上第一流。約瑟夫這種人很難想像他會是個創作家，藝術家——可是在某一方面，他確是個藝術家。約瑟夫很少談到他在這一方面的工作，也許他並不認爲這是工作，而只是一種消遣。他只在工作之餘才做做。卡雷爾覺得這幅像和放在它下面的那只櫃之間存在着一種下意識的關係。這是老頭兒對約瑟夫用的圈套——利用玻璃工業創造性的一面，誘他進來。

熔爐間和辦公室之間是一所披屋。這裏面的佈置卡雷爾記得很清楚，就像他成年以後大部份時間——那是在布拉格和集中營裏過的　都不曾離開似的。那裏有燒焦後廢棄的櫸木模型、盛滿各色玻璃碎屑的大柄木桶、一堆堆上了灰塵的各式各樣的玻璃器皿，或者預備裝往加工廠去，或

者預備敲碎磨成粉子重新熔過，再當原料用，—他就在這些東西當中小心翼翼走過。

他穿過那扇搖搖晃晃的門，走進熔爐間站停下來。他怔住了。熔爐間裏仍舊是他在兒時看慣了的那種光怪陸離的光線——拱門裏傾瀉出來的刺眼黃光和頭上久不擦洗的窗戶裏透進來的灰色光線揉合在一起。熔爐四周的平台同樣是鬼影憧憧，同樣是五十來個穿着單衣、流着汗水的工人拿着長長的鐵吹管，一忽兒舉高，一忽兒放下，平衡着，擺動着，轉動着，扭着；吹管的一端同樣閃閃爍爍，變幻着白、黃、橙、紅、紫各色；同樣的慢慢冷卻的，不斷起着變化的玻璃泡泡。屋子裏的氣味也絲毫沒有兩樣——從水、火、塵土、玻璃、鐵、汗水、燒焦的木頭、啤酒蒸發出來的各種氣味的大雜拌。爐子上面的熱空氣中，在電線和火磚砌成的十字架附近，纖細得令人無法相信的玻璃游絲依舊像陰森森的蛛網飄盪着——那是爐子裏冒出來的氣體玻璃凝結成的。正中間，聳立着灰白色的矮拱頂和那個虔恪的十字架，下面就是熔爐，和他記憶中的一樣，裏面吐着火舌，放着一盤盤白熱的、稀薄的流質玻璃。同樣人聲闃靜，祇聽見爐火不斷呼呼作響，不時夾着吹管把完工的玻璃器皿從金屬把子上敲下來時尖銳的噼啪聲，或者玻璃落進盛碎片的桶子裏的玎璫聲。

卡雷爾的出現並沒有打斷他們的工作。工人中間有許多是新來的，或者從那些還沒有復工的廠裏借來的，由於這些人繼續工作着，那些認識他的人即使想跑下平台來和他招呼，也不便離開他們的小組。有些人向他點點頭；有一個工人指指牆上的鐘，卡雷爾也懂得，意思似乎說就要到兩點鐘—下班的時間了。他們做工是論件計酬的，隨便停止一下工作就等於損失幾個可貴的克朗。

卡雷爾聽到熔爐一排緩冷窰那邊傳來約瑟夫的聲音。他迎着聲音走去。約瑟夫光穿了一件襯衫，從最後一隻爐子後面走了出來。他好像很得其所哉的樣子，卡雷爾覺得約瑟夫和他的工作以及所有這些人的工作，跟自己在湯姆士家裏過的生活、漫無目標的散步、冗長而乏味的時光相形之下，顯得特別有意義了。

約瑟夫用胳臂搭住兄弟的肩膀。『很高興你來這兒看看！你該看見我從英國才回來的時候這個地方的樣子，簡直一團糟，無法形容！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好頭痛，可是現在我們的確開起來了。這使人覺得很好受，可不是？』

『的確！』卡雷爾心裏也這樣想，而且覺得湯姆士的題材放在這種環境裏就非常不真實。『工人怎麼樣？』

約瑟夫望望熔爐四周川流不息的靜靜的動作。在他看來，這並不是鬼影憧憧，每一個動作都有一個目的，一舉手，一喘息都幫助多造出一件玻璃器皿來；平台上的人每一個動作等於一筆進項，在戰時損失那許多玻璃之後的進項。

『工人？……他們還好。沒有戰前的好。他們需要吃得好些，需要很多東西……』他聳聳肩。

『可是我們全都是這樣。』

他俯身從廢物桶裏檢起一只大酒杯來。他舉起杯子迎着亮光照照，搖搖頭，向最近一個爐門那邊的小組長喊道，『捷爾尼！他們裝杯脚的時候，你為什麼不看着！我們經不起這樣糟蹋！』

小組長沒有說什麼。

約瑟夫把杯子扔回桶裏。杯子碎了。「我們的廢品率不能多過百分之八、最多百分之十。我們覺有百分之十五。我知道這些工人是什麼道理，我了解這些工人要比他們想像中透徹得多。可是他們以爲現在他們可以爲所欲爲啦。」他鼻子裏哼了一聲，「他們的工廠委員會幫助不了他們把玻璃造得更好。如果他們造不出更好的玻璃來，他們就賺不到更多的錢。事情就這麼簡單。」

他喊工頭把他的上衣拿來。他穿上，拍掉袖子上的一點灰，說，「到我辦公室去吧！我還有一點斯立伏維朵酒，道地貨，淡黃的顏色——你懂嗎？」

卡雷爾跟他走了。

一提到湯姆士，約瑟夫就變得沉默，他承認他們之間有一點不和，爲什麼事情不和呢？

「天曉得！他老是那麼古怪，在美國他也不會變好些。我暗中懷疑他覺得自己太偉大啦，「我們的大作家」以及諸如此類的……噢，我知道怎樣對付他，可是這要時間，偏偏我又沒有空。」約瑟夫對着他辦公桌上的一堆文件和外面的熔爐間含糊地做了個手勢。

「他一直覺得你了不起！」卡雷爾謹慎地說。

「他現在還是如此！」約瑟夫嘆着氣。「現在還是如此。他寄到英國給我的信，我還留着……這是個天大的責任——你懂嗎，卡雷爾？我承擔了這個責任，並且現在還繼續負責，我已經慣於擔

負各種責任了，」最後一句意有所指，好像他對卡雷爾不和他一起經營生意而去布拉格學醫這一點，從不曾原諒過。

「還有愛琳娜・辛帕生——她跟他什麼關係！」

約瑟夫的厚眼皮略爲睜得開些，他心中發生的問題卻沒有問出口，嘴裏說：「一個頂了不起的女人。你沒有見過她，是不是？可惜。」他抬頭望望他父親的像。「你大概懂得我逃亡到英國去之前的心情。工廠、還有湯姆士——都使我放心不下。工廠只好交託給麗達，湯姆士只好交託給愛琳娜・辛帕生。我相信她對得起他。」

「我可不大相信，」卡雷爾說。「反正湯姆士回來以後恐怕不僅需要人照顧，也需要一個他能信仰的人。」

「這簡直是胡說！……你要我怎麼辦？你把我當作什麼——天使長嗎？」

「自從父親死後，你自己作主以來，你就一直在使自己變成湯姆士眼睛裏的一個神。」

「我相信某些立身之道，並且我也談過。我努力規規矩矩做個人，而且我覺得我總算做到了。就是這樣。」

「對於你也不能再苛求啦！」

電話鈴響。約瑟夫伸手過去拿，跟着手又放下，讓電話鈴響下去。

「我沒有變，」他蠻橫地說。「至少我不覺得。」

『那末爲什麼湯姆士現在不相信你呢？』

鈴聲繼響下去。約瑟夫拿起聽筒。『是的，』他說，『是的——是的。』他的聲音聽上去很緊。『我馬上過來。』他放上聽筒，轉身向卡雷爾說。『是麗達打來的電話，我得上維普利廠去。』

雙方都沒有說話。

後來約瑟夫勉強說道，『卡雷爾，你聽着，我告訴你，這不是信仰不信仰的問題，也不是對什麼失望的問題。你如果要幫助湯姆士，就得爲他花費很多的時間，你得和他爭論許多可笑的沒頭沒腦的問題，忍耐又忍耐，我現在管着兩家廠，我自己的和維普利琢花玻璃廠。即使麗達覺得她在管理那邊的廠，但是眞正調度一切的還是我。所以我哪裏有時間來管湯姆士的事！爲什麼你不設法陪陪他呢？』

卡雷爾一雙長長的手一忽兒捏緊，一忽兒放鬆。『我辦不到，也許以後我願意——可是現在不行。』

『我仔細想想——』約瑟夫臉上顯出那種爲衆人所特有的笑容。『我仔細想想，自己也沒有把握要不要你這樣做。你會給他灌輸許多你的激烈思想，這就糟糕透了……』他伸一下懶腰。『不用急，我來想個辦法！現在，對不起，我非跑不可了。這兒是斯立伏維采酒，你隨意用！』

他抓起帽子。

卡雷爾給自己倒了一杯酒，慇懃欣賞地聞了一聞，又把它放下。假如他趕緊一下，或者還能找到廠子裏幾個他應該招呼一下的人。他規避這些人，他規避羅得涅克所有的人。過去的頂好讓它過去，在這種就要成爲正常時期的時候，要想重溫淪陷期間的關係，是很尷尬的。再說，對於約瑟夫也沒好處。

在地下時期，他跟這些人學了不少東西。起初很不容易——在羅得涅克，班達家的人究竟是班達家的人。可是他當過醫生；在收生婆束手的時候，他到他們家裏去給他們孩子接過生；他們肺裏害了氣腫的時候，他聽過他們肺裏的囉音。他填過死亡證明書，簽過申請保險費的單子。終於他取得了他們的信任，可是那是他接受了教訓之後的事：他看到，很多地方他們知道的都比他多，頭腦也比他清楚，而且比他少猶豫，比他勇於犧牲。然後他開始從礦工奧達卡．布拉赫、熔工佛郎德席克．克拉伐特以及諸如此類的人那裏學到東西——也向斯丹尼克教授學習，那是和自己一樣的一個知識份子。他從此懂得了人民，也懂得了讀書——在他聽着羅得涅克圓石街道上傳來德國巡邏兵的皮靴聲的那些夜晚裏，他讀了許多書，平生從沒讀過那麼多書。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的確很愉快，雖則他在拿頭顱打賭，雖則他那輛醫生的汽車被用來運送一些他不認識的人以及許多他明曉得完全犯法的物資。

這些人有些已經死了。另外一些，他始終規避着。可是在廠裏碰過面之後，他可再沒法規避他們了。

他發見熔爐間裏一個人也沒有。在一片寂靜而溫暖的岑寂裏，除了掛在熔爐上面的幽靈似的稀薄的游絲外，一點動靜沒有。憧憧鬼影已經沒有了；只有爐門沒有關好的縫隙裏，還冒出白熱的火焰。

「你好，班達醫生！」

卡雷爾趕快回過身來。

「我在這兒！」聲音從爐子那一邊傳來。「上來，好不好？我非看看這個不可。」

爐子那邊露出一張臉來。高高的額頭上閃着汗珠，反映出開着的爐門裏照出來的強光，那人就站在爐門前工作着。

「克拉伐特！」卡雷爾說。

那張臉不見了；只聽到他咕嚕些什麼。

卡雷爾繞到熔爐這邊來。佛郎迪席克・克拉伐特正在攪動熔爐裏的一盤玻璃熔液；胸口的毛被熱氣衝得顫動着；他的臉此刻正被面罩遮着，牙齒緊緊咬住罩子的咬柄，不讓它掉下來。

卡雷爾瞇住眼向火焰中很快地望了一眼，隨即閉上眼睛。眼皮前依然搖晃着一方塊火光。

那熔工鬆下面罩，讓它掛在胸前。「你回來啦？」

「是的。」

「我本來想上黎尼波奚克山找你的。」克拉伐特咬上面罩，轉身向着爐子。

當熔工拿住鐵棒，攪動着金黃的熔液時，卡雷爾留意看着克拉伐特的小臂上肌肉的動作。

「你為什麼不去呢？」

克拉伐特喉嚨裏咕了一聲。

「我多少指望你們中有人會來看我的。」

克拉伐特搖搖頭。

「為什麼不來？」

克拉伐特已經攪好了。他從腳邊箱子裏挖了一鏟加色粉，扔進爐子裏。「時世不同啦，」他說。「可是你該去拜訪一下斯丹尼克教授，——他回來啦，你知道嗎？」

「我聽說呢。」卡雷爾吸住自己的嘴唇。熔工直起身子，倚在鐵棒上，又高又瘦的個子浴在爐子射出來的光線裏，「我進了集中營，關了很久，」卡雷爾終於說道。

熔工緩緩點頭。「我們知道。我們知道你做的事情，他們怎樣逼問你，你怎樣一字不吐。我們有一本書要送你。很不容易買到——要到布拉格去訂購。還沒有寄來。是恩格斯的家族的起源。」

「我是姓班達的，」卡雷爾臉上做着苦相，說道。「什麼叫家族我滿知道。」

「這本書從另一個角度來研究。」克拉伐特拿起面罩，又弄起爐子來了。他的襯衫上開始顯出一團團汗濕的地方。不久他停了下來。「玻璃是一分鐘也不能不管的……一本書算不了什麼。不過是我們的心意——你回來又和我們在一起啦，而且還活着……我不是一個演說家，從來就不會演

講——」

卡雷爾開始笑了。「佛郎達！」他喊道，「你這傻瓜，你這該死的笨蛋！」他這話也指他自己，坐在聖尼波莫克山上的別墅裏，天知道等待些什麼。

克拉伐特的臉上絲毫沒有表示，可是聲音裏卻含有同情，他說：「看樣子你的身體不太好。你現在打算做點什麼呢？」

「我自己曉得就好啦。只好慢慢再說，我不能留在此地，但是又不知道去哪裏好。也許上布拉格。」

「羅特浬克是你的家鄉啊！」

卡雷爾聳聳肩。

克拉伐特逼緊一句：「你弟兄的家裏容不下你嗎？」

「總不能一直做客做下去。」

「班達廠也有你的一份呢！」

「我從沒有找約瑟夫要過錢。」

「那太蠢啦。他有的是錢。這個廠已經全部恢復生產了，而且玻璃一做出來就有人買。」

卡雷爾搖搖頭。

「我們需要一個醫生，」克拉伐特直截了當地說。「老醫生摩辣爾已經死了。那個接他生意的

納粹黨徒也跑了，這並不是說他高明。雖這兒鄰近的醫生也在林貝克。這兒一個也沒有。」

「我知道的。」

「你考慮考慮！」克拉伐特又一次把鐵棒塞進爐子裏的鎔中，攪和着發光的漿液。然後他舉起鐵棒，從面罩裏注視着玻璃從棒頭上滴下來，像蜂蜜從匙裏滴下來一樣。滿意之後，他拉出鐵棒，關上爐門。

「一個醫生，」卡雷爾說，「不光是一雙手和一個頭腦。我全部家私只是一只舊黑皮包，一隻聽筒，一枝體溫計，兩捲紗布，一管凡士林。那個納粹跑了，可是他先把設備運走啦。」

「去找你哥哥！把錢要來！」

「今天就是把全捷克斯洛伐克的錢都給你，也買不到那種設備。沒有儀器的醫生就像沒有熔爐的玻璃吹工，或者沒有磨輪的磨工。我向哪裏去找螢光屏，X光機，顯微鏡，甚至簡單得像外科手術刀一類的東西呢？」

「你願不願意待在這兒？」

「我以前住的公寓，現在有人住着。有一家人不能攆他們出去。」

「我問你——你願不願意待在這兒工作？」熔工的口氣變了，幾乎顯得不耐煩，可是不耐煩裏面帶有權威。

「假如我說我願意呢？」

「我跟你講過，時世不同啦。時世還要起更大的變化。班達廠需要一個廠醫。我們從沒有過一個醫生，可是我們需要一個。那些加工廠也需要一個醫生。羅得涅克也需要一個醫生。我們會給你找到房子，即使要我們親手造它也可以。而且我們會給你找到設備，哪怕要我們去偷也行。」

「我們指的誰？」

佛郎迪席克·克拉伐特舉起鐵棒，砰地一聲打開了熔爐一個爐門。他沒有答話，因為他牙齒又咬住面罩了。

卡雷爾等着。當面罩落在焊工的胸前時，他重複道：「我們指的誰？」

「工會，廠委會，我們所有的人……全體人民……」克拉伐特隨口而出。他沒有料到卡雷爾連這麼明顯的事情，都要花上好幾秒鐘才能領會。

第四章

金剛砂磨輪切進水晶玻璃裏去，發出刺耳的嘶鳴，奧達卡·布拉赫卻什麼也沒有聽到，只是注意琢磨得是否形狀準確。他用手把一隻沉重的玻璃缸，抵着轉着垂直圈的輪子。那隻缸子足足有十八磅重，是埃及或者敍利亞的一個有權勢的人向維持利廠定做的六隻一套裏的一個。在整個加工廠裏只有一個人能對付這類難做的器皿，這人就是奧達卡·布拉赫。

他是一個矮小而精壯的人，一雙近視的斜眼訓練得能敏利地看清楚那些最錯綜複雜的曲線、線條、點、叉和星。約莫十五年來，他一直在吹製的玻璃器皿上雕刻着抽象的花紋；他對這種晶瑩而令人有涼爽之感的美，養成一種神秘的感覺，他對這種美所感到的喜悅使他忘卻痛苦——有時候疼痛猛烈地直從紅腫的臂肘湧向手指的尖端。

他看不到其他的美。他沒有功夫抬頭眺望廠外的山嶺，或者看看他對面的窗子裏那一小塊澄澈的淡藍的天。他對任何東西都不注意——連其餘八個和他一同坐在沿牆放着的磨輪和缸子後面的人，他都視若無睹。雖然窗子敞開着，屋子裏的潮溼味使新鮮爽人的秋風吹不進來；這他也感覺不到。

布拉赫着手製作那只玻璃缸的另一部份。他不得不更加使勁，用兩肘撐着身體，靠在水缸上放的那塊木板上。他咬緊了牙關。有時他感覺自己工作的全部重量都落在兩肘上，只有肘部在工作着，身體的其餘部份好像和他在玻璃上刻的星眼閃光一同輕盈地飄浮在空中。

木板下面的水很冷，因爲攙雜着玻璃屑和砂粒而變成灰色。木板本身又濕又滑。板上面，在不斷轉動着的輪子的上空，有一個水龍頭。一根繩子從水龍頭上掛下來，穿過一只小小的紙做的椅，牽到輪子的刀口一面。一道細流順着繩子淌下來，使刀口濕潤，使轉輪冷卻，使發出尖聲的玻璃冷卻，使玻璃屑潤溼，免得飛進布拉赫的肺裏去。玻璃上才劃出來的細槽裏，聚了水，但是不多，不會因本身的重量而落進接水缸裏，可是也夠順着布拉赫的腕部和高擧的胳臂，流到他的肘部而停留下來。因此他的兩肘和臂膀以及手總是冰涼的，從他記憶所及，一直就是這樣，他絕少注意到這一點，而且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可是今天，那種冰涼的感覺好像使他麻木了；他的手戰抖着，手指僵了；他不得不把工作慢下來，歇一下，再把那塊沉重的鉛質玻璃拿起來放到轉輪上去。

他害怕了。這隻玻璃缸，已經做了十四小時。玻璃琢工就是不能做錯；刻一道就是一道。他是計件拿工錢的，每件的工資很不小。手猶像一下，兩肘滑一下，星期五發下來的錢袋裏就會給你顏色看的。

他放下缸子，本來一直蹲在高凳上，現在從凳上站了起來。他用顫動的手指點了一枝香煙，這

是他規定自己每天只抽四枝裏面的一枝，然後在那排磨工後面來回走着。磨工都在那兒不停工作着，甚至那些才離開學校來這裏學手藝的年輕孩子們，雖然只是在杯子上或小煙灰缸上學着雕刻同樣的簡單線條，也連頭都不抬一下。他漠視他們。那些小東西的重量有多少？簡直說不上。

他看看那只老式的鐘——在老維普利自己還操作一架轉輪的時候，它就掛在維普利廠的最早一間廠房的牆上。從錶子上掛下來的兩個黄銅的圓筒不停地此起彼落，使人們知道時間：秒、分、時。布拉赫的一雙近視眼要從這隻鐘面的羅馬字上看出準確時間，往往是很吃力的事。

他重新爬回高凳上。他伸出古怪得簡直像爪子的手來拿那隻玻璃缸。上面有一顆星，他已經做了很久，可是還差兩條斜光。他扭動一下身子坐好位置，慢慢把雙手舉得完全和轉輪一樣高，然後把缸子送上去。聽到轉輪割進玻璃時發出的第一聲嘶鳴時，感到一陣強烈的喜悅。

接着又是一陣疼痛。玻璃缸失手了，他聽見它打碎的聲音。

與達卡·布拉赫兩肘仍然撑在板上，瞅住自己的一雙空手，然後捧着頭哭泣起來。

是一個豐饒的秋天。溫和而充滿陽光的氣候似乎想彌補春季和夏季的磨難似的。山腳下農夫已經收割好啦，收成很好。他們正在犁地，以便播種冬麥。森林很捨不得它那茂密的盛裝，覆蓋着聖彼得山、聖安娜山、聖瑪麗山和聖尼波莫克山的綠松樹綠得更深了。

在這種空氣中，四個山峯都好像和城市更接近了。站在校舍前面的佩德茫然望着那些山，書包

裏的書的全部重量把她的左臂直向下拉。鈴聲一響，別的學生從房子裏橫衝直撞奔了出來，一面繼續着他們照例的爭吵和興冲冲的幼稚的辯論和知心話，然後又散掉了。他們既不跟她打架，也不告訴她秘密。這使她甚爲滿意；她的心思原不在這些上面。

她的心思在卡雷爾身上，在卡雷爾對她的感情上面。她自己對他的感情，她完全知道；她自己有的是時間，儘够她想明白這件事；在大家——包括卡雷爾也在內——都把她當作小孩看待的時候，她決不讓自己的感情洩露出來。她的確是個孩子，她自己的身體也證明了這一點；房間裏倚在梳粧台上的鏡子提出來的證據，她是無法否認的。她安心等待着有那麼一天她可以站了出來，像春花怒放而且到了妙齡。每天早晨，她希望變成晚上，每個星期一她就巴望星期六快來；過了一個月就是多長了一個月。

她緩步踏上街石，右脚跟放在石頭邊上，用鞋尖試探着去碰碰水溝裏的乾泥。她該回家去吃下午的牛奶。女傭會像往常那樣說：「把它喝了。這對你有益的。」

她站在街石上，站穩後，開始小心地走起來，脚跟連着脚尖一步步走，同時數着步子。如果走到路角上是單數的話，那末她就回家找女傭喝牛奶。如果是雙數，那就去聖尼波莫克山想法看看卡雷爾。雖然現在他的態度曖昧不明，可是她曉得，當他看到成年的颯戀時，他的態度就會兩樣。她知道自己到了那個時候會說些什麼，做些什麼，連最細微的姿勢和表情都知道。

書包幾乎使她的脚站不穩。如果她踏進溝裏去，這事就整個完啦——

『佩德！』

糟糕——事情壞啦。她怨沖沖轉過身來。

『我一路上始終在望着你呢。』湯姆士說。『做遊戲嗎？』

『不！』她說，嘴噘起來。

『那末是和你自己打賭嗎？』

這點他猜得中，整個事情也會被他猜中了！『我不知道你在這兒，』她趕忙說。

『我剛才到郵局去。我給布拉格的一個大雜誌寫了一篇小說，一篇講美國的小說，把它寄走。』

『是嗎？』她猶豫了一下。『凱蒂在家嗎？』

『嗯。』

『卡雷爾叔叔也在嗎？』

『嗯。』

雙數——單數……她如果能夠走到路角上，就會曉得怎樣辦了。

『你爲什麼不跟我一路去呢？』他問。

她甩甩她的書包，沒有說話。

『哦——』他抬起眉毛——『你差不多隔一天去一趟——爲什麼今天不去？』

她臉紅了。『我跟你去吧，』她猶豫地答應。

『好的！我們走吧！』他步履輕盈地走在前面。他似乎毫不在意她是否趕得上來，或者什麼時候才能趕上來。佩德落在後面，在蹙額深思。原來她常常去聖尼波莫克山他是知道的……

他停在蘇士佳河上那座橋頭，等她。『你來的時候，也該看看我呀，』他訓她。

額上的皺紋消失了。他知道她到他家去，可是不知道她幹麼去。她躁急地說：『凱蒂講，你不要人打攪你。』

他眉頭皺了一下。

他一定也很寂寞。這結論使佩德同情他。一路上山，她都緊緊靠着他走，離得浮克的房屋遠遠落在後面了。她肯定自己很喜歡湯姆士。他對她從來不遷就，也從不把她呼來喝去，話也講得合情合理。說什麼，他比凱蒂好得多。

湯姆士用胳肘輕輕碰一碰她。『你在想些什麼？』

『一個人並不老是喜歡講話。』她很調皮地說。『你呢？』

『不。可是我年紀大一點。』

『大家都太強調年紀。你想自己有多老就有多老。有時候我也覺得很老哭，至少和凱蒂一樣老。』

『凱蒂？你覺得她老嗎？』

她注視他。他的步履不再那麼輕盈了，而且呼吸困難起來。『有時候我覺得，』她答道。『可是

有時候我覺得她的舉動很幼稚」

「呵，她是這樣的嗎？什麼時候？」

「和卡雷爾叔叔在一起的時候。」

他笑笑，佩德覺得這是強作的笑容。她同情他。對於凱蒂的輕浮舉止，湯姆士可真應付得很好。他裝做什麼都沒有看見的樣子，在等待時機。或者，也許他真的什麼都沒有看見？——這念頭使她心裏不好受。

「她把他侍候得那麼週到，」她批評道，「他那樣，永不會健康起來的。」

在路轉角處，樹叢裏露出黑瓦屋頂。湯姆士站住一動不動，對着午後的陽光陝陝眼睛，擦乾自己的額頭。然後若無其事說：「噢，你還懂得這些，佩德？我猜想你是有點兒吃醋。」

她笑笑，意思之間好像這話太可笑了，不值一提！這是乾笑，那聲音使他感到不安。他想 這孩子在故意刺我，而我就讓她刺我。他又邁步向前走，心裏氣着自己，佩德、也氣着凱蒂。

他沿着那排長了有人高、應該修剪一下的棠籬疾走着。走到籬笆關旋大門的地方，他踏上那條通向他房子去的石子路，就停了下來。在草地的充滿陽光的一邊，凱蒂和卡雷爾坐在帆布椅裏，正在下中國跳棋。棋盤放在兩人中間的一張小桌上，兩人低着頭一心一意在下棋。卡雷爾的窄的美軍短上衣披在肩上，這種穿法使得衣服看起來並不汚穢，反而很神氣。凱蒂的樣子很愉快，看得出她剛才一定很高興。一陣清風吹動了草地上的落葉，把歷彼聖尼波莫克山上森林裏的樹木吹得颼颼響。

『喂！』湯姆士喊。

兩人頭抬了起來。凱蒂招手微笑。卡雷爾帶着懊惱的神情，向後一靠，壓得椅子吱吱發響。

『喂，佩德！』他伸伸懶腰。『湯姆士，你已經回來啦？好快，簡直像飛。』

湯姆士看看錶。『我走了一個半鐘頭呢，』他一面走過來，一面說。『我就不懂這樣蠢的玩意兒竟然有人能玩得這麼久。』他仔細望望棋盤。『我的確想過教凱蒂下棋，可是她的頭腦不清楚。』

『她贏我呢，』卡雷爾說。『而且，我覺得那要看你對下棋怎樣看法。它能使我心情鬆下來。以前我沒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夠這樣輕鬆，時間以至所有的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他笑笑。那件短上衣從他肩上滑了下來，落在椅子背上。他彎彎他那仍然瘦得可憐的胳臂。『你瞧，我在太陽裏曬曬，變得渾身都是勁了！』然後轉向佩德，『你要摸摸我的肌肉嗎？』

佩德跟在湯姆士後面，隨隨便便地踱了過來。『我不要，謝謝你，』她很拘謹地說。卡雷爾那聲泛泛的『喂！』使她想向他奔去的衝動冷了半截，同時凱蒂親熱招呼的微笑使她很厭惡。現在凱蒂正在把手伸給湯姆士。他稍稍撫弄一下就放掉。凱蒂走了一步棋子——她在下藍的——只跳了三跳，就進了卡雷爾的三角。

『我們馬上就完，』凱蒂的話裏含有惋惜的意味。午後的恬靜完蛋了。

『沒有關係！』湯姆士很大氣。『你們玩罷！我還有事要做呢。文具店裏兩令紙頭送來沒有？』

『沒有啊……』凱蒂說，詫異起來。

「怎麽，你沒有打電話給他們？我今天早晨叫你打的！」

「怪我不好，」卡雷爾說，「我總得她沒有空。」

「你不要道歉，不是你的過失！……凱蒂，沒有紙你說我怎樣寫東西？」

「我忘啦，對不起。」眞是怪事，她竟會忘記。什麽緣故呢？爲了那幾只在棋盤上推來推去的鬼棋子嗎？和卡雷爾一起下棋有種非常開心，非常投契的地方，使她把所有別的事情都擱起了，連給湯姆士做的事也擱起了。「等到我想起來時，已經太晚啦。而且我想你既然上郵局去——文具店就在馬路轉角上……」

湯姆士板起臉孔。「我自己去打電話，」他說，可是並沒有打算走的樣子。

卡雷爾走一下他的黃棋。凱蒂重又彎腰向着棋盤。佩德看到她的手指靠近卡雷爾的手指，差一點碰上。佩德覺得凱蒂的手多肉而美麗。還引起她的反感，正像她一直妒忌的凱蒂胸部的明顯輪廓那樣使她起反感一樣。可是她在卡雷爾臉上看不到任何反應，他在研究棋子移動以後的部位。她隨着他的眼光看去，她看到他有許多空隙可乘，她突然明白，他是故意在讓凱蒂贏，雖然有手指的挑逗，胸部的掀動，他在這裏不過是敷衍着凱蒂。

「還有一椿事情，凱蒂。你告訴佩德不要進我的書房。可是我喜歡她來看我。如果我不要人家來打擾我，我自己會對他們說的。」

「好的，湯姆士。」她紋風不動，仍舊一心跳着棋，可是耳朵紅了起來。要是她不會對卡雷爾講

湯姆士不准她進廚房那句話就好了。」『讓你走，卡雷爾！』

他機械地走着，心裏想，沒有別人住在一起的時候，湯姆士對她是不是也這樣挑剔。無論如何有生人在場，總是使情形更加緊張。

『我給你請來了一位客人！』湯姆士的語氣略帶責難。

卡雷爾抬頭望望兄弟。他看不到湯姆士的表情含有什麼惡意，只是暴躁一點，幾乎是孩子氣的傷心。他決心承擔這種責難，好像他的話不是對凱蒂而是對他發的，並且說道：『我知道佩德在這兒……我答應過和你散一次步，佩德——可是你覺不覺得今天已經太晚了？』

『我散過步了，和湯姆士叔叔一起！』佩德說。『我想現在我該回家啦。』

『別瞎說！』湯姆士生氣地說。『我帶你來的，你是我的客人。要吃點熱巧克力嗎？我們到廚房去做一點，怎麼樣——』

凱蒂站了起來。『我去做。大家都吃一點，還是你喝咖啡呢？佩德，求求你，替我下完這一局罷。』湯姆士還沒走到門口，她搶先走了出去。

佩德坐進那只搬來的椅子。她把棋局重新擺過，好像要把凱蒂留下的任何一點痕跡都從棋盤上一掃而光似的。當棋子擺好之後，她抱着兩隻拳頭伸向卡雷爾。

卡雷爾清醒過來。『我以爲——我們那一局還沒下完呢！』

『你已經快輸了，』佩德說，她的怒意已經消失了，『還有什麼好玩的！你要哪一隻手？』

他輕輕敲她的左手掌頭。

她張開手。「你又是黃的。我喜歡藍的。藍顏色也很配你。你過生日——送你一根藍領帶好嗎？你的眼睛是灰的，頭髮也是灰的，藍跟灰配在一起很美呢。」

「我渾身都是灰色嗎？」他問，照例走了開始的幾步。

「我喜歡灰色。現在你的皮膚已經曬黑一點，臉上也不全是骨頭了，看起來非常漂亮。」她把棋子向前走了一步，阻止他前進。「卡雷爾叔叔，——你爲什麼始終不結婚？」

「我想，我還沒找到合適的女孩子。」

她眼睛瞪住棋子。「那個合適的女孩子——一定要怎麼個樣子？」

「老實說，佩德，我沒有怎樣想過這個問題。」

她深深抽了一口氣。她看到自己剛才兩着是走錯的，可是沒有多大關係。她的生命正走在十字路口。她開始照自己設想的三、四年後的容貌，給卡雷爾細細描寫一番。他像是在聽着，不時點點頭，稱許一聲。

他一面聽她閑聊，一面心裏不斷在想：我是一個廢物，像轉向輪，轉動着，消耗動力，但是不起任何作用。

「卡雷爾叔叔——女人比男人老得快些，是不是？」

「嗯嗯……」我得趕快擺脫。可是一個人要忙，要東搞西搞，時間有的是。現在我需要安

靜——需要過去一個半鐘點纔那種享受、安靜和休息。我不想關心別人，我要一個人來關心我，不光是做早飯疊床，而是在我要跟人談天的時候能和我談談，而且完全知道該說些什麼，並且懂得用怎樣的口氣說——

「卡雷爾叔叔！」

「嗯？」

「該你走！」

「對不起」

佩德臉色變得雪白。他沒有在聽。她怎麼能把剛才講的重複一遍呢？那樣聽上去就會覺得乏味。而且顯得不真實。再加凱蒂又來了，她正愉快活潑地穿過草地走來，好像在這世界上除了在卡雷爾身邊轉來轉去，就沒有別的事情似的。

「咖啡好啦，你的熱巧克力，佩德。」

「等一等，」卡雷爾說，覺得自己對於佩德和這盤棋太漠不關心有點過意不去。他把一只黃棋跳了一步。「我非贏這一盤不可。今天還是我第一盤贏呢！」

佩德聞到凱蒂的香水味。她感覺得到凱蒂靠在她的椅背上。那些棋子在她的眼前變得模糊不清了。

凱蒂把手伸過佩德的肩頭拿起一只藍棋，跳過兩只棋子放進卡雷爾的三角尖裏。這一着走得

太好了。『聽，佩德——』她說。『這可幫忙不小吧？』

佩德跳起來。『別碰我這盤棋！別管我的事！別管卡雷爾的事！』棋盤啪一聲從桌上掉了下來，桌子也翻了，藍色和黃色的棋子在草地上到處滾。

凱蒂束手無策，瞪眼望望孩子，望望卡雷爾，然後又望望孩子。

卡雷爾扶起桌子。『這樣結束最快——』他不說下去了。佩德的臉氣得發抖，睫毛上淚水盈盈。她想溜掉。她把事情全搞糟了。她應該徹底打垮凱蒂，可是她所作所為完全像個孩子。她溜不掉，花園的路上被一個男子擋着。

『請原諒我！』那人脫下帽子說。他正穿過草地向他們走來。『你們都好。我希望我並不來的不是時候……』

『你要找哪一個嗎？』凱蒂問。

『這是佛郎迪席克·克拉伐特，』卡雷爾站起來，『我的一個朋友。不，不——隨便什麼時候來，你都是受歡迎的。這是我兄弟湯姆士的太太。』然後轉向佩德。『這是——』他還是不拘禮節好些。他輕聲說，『好了，進去洗洗臉吧，佩德。腫眼泡上桌子不大好看。吃完巧克力來把棋子撿起來。』

佩德把臉背開那個陌生人，居然走進屋子，一面用手背擦臉。

『我確實來的不是時候，』克拉伐特說。『老實對你說，我已經在籬邊站了一陣子。我不願意

打擾你們。」

「和我們一起喝杯咖啡好嗎？」凱蒂問。

克拉伐克低頭朝自己破褲子上鼓出來的膝蓋望望。「謝謝你。你看得出來，我是下了工就來的。我只是來送個信……卡雷爾，我們需要一個醫生。今天。就在此刻。」他彎下腰開始把棋子檢起來。

凱蒂看見冷場很窘，就說，「對不起，克拉伐特先生！讓它去罷！」

「我想，我可以省這位小姐一點事……你肯來嗎，卡雷爾？」

「可是你瞧，卽使我願意，我也沒有傢伙用呀。」

「也許你能幫個忙，」凱蒂授意。「可能是急病，出了事情。」

卡雷爾的臉容變得嚴肅了。他深深意識到她對他的期望。「是出了事嗎，克拉伐特？在哪裏？在廠裏嗎？」

克拉伐特把棋子從一隻手裏倒到另一隻裏。「是出了事——可是並不太糟。而且不是在班達玻璃廠裏。」

卡雷爾似乎放下心來，「是什麼事——燙了？劃破了？流血過多？」

「都不是。」

「那末——不要搬動那個人。內傷我可沒有辦法。去把林貝克的救護車叫來。」

『不是內傷，』克拉伐特把棋子放在桌上。他舉起右手，然後慢慢做成爪子形狀。『是這個。』

『「磨工手」——』凱蒂說。

克拉伐特點點頭。『是布拉赫，維吉利廠裏的。』

『布拉赫！』卡雷爾搔搔頭髮。

『可憐的傢伙！』凱蒂說。

『你認得他嗎，太太？』

『不認得。』

卡雷爾突然氣起來，轉向克拉伐特說：『你知道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我有什麼辦法幫他的忙？醫生也毫無辦法，不管有沒有傢伙。他為什麼不老早停止幹磨工呢？』

克拉伐特聳聳肩。『哪一個不做工能活得下去？也許你能夠——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辦得到。我們不想麻煩你。我們只要問問你的意見，醫藥方面的意見。至於賠償的問題，工會是要向維吉利廠方提出的。』

『向麗達·班達提出？』

『是的。』

如果凱蒂不在旁邊，回絕他就容易得多。而且是勢非回絕不可。你開了頭，那就沒有完。明天他們會真有一樁急病來找他，後天他就必須在湯姆士的草地上定時候駕了。而且最要不得的是——

一開始行駱，就跟麗達和約瑟夫過不去——馬上就把自己牽連進去，不站在這一方面就得站在那一方面。他以前也有過這樣一次，堅決站在一邊，老天啊，他已經够啦。

他把這事拿來問凱蒂，這是最後沒有辦法的辦法，大概也無濟於事。『凱蒂——你覺得我的身體開業行嗎？』

『不行。』她抬起臉來望着他的臉。『不過你愁的並不是這個。』

『你說得對。並不是這個，』他承認道。

克拉伐特又在檢棋子了。『玫瑰，』他喃喃說。『藍玫瑰和黃玫瑰——他媽的！……對不起，太太。』

卡雷爾想，布拉赫有半打孩子，僂肩膀，講話聲音很低。耐勞，專心，忠誠。在地下活動時期，站在他的一邊——站在退休的卡雷爾·班謝醫生，現在是下中國跳棋的棋手這一邊。

『你要我什麼時候去呢，克拉伐特！』

『明天，十二點正，在維昔利廠門口。』

他會提出他的醫藥上的意見。這是他的責任。可是此外決不來！讓他們根據他的意見，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好的，』他勉強地說。

凱蒂拉住他的手。『我們進去喝咖啡罷。克拉伐特先生，你決計不和我們一起喝一杯嗎？』

『哦，你知道我倒很想喝一杯走的，太太。不過我實在非趕回廠裏不可了。』

約恐夫盤算着自己的幸運。這做起來很有意思，他難得有空坐下來把事情好好想一想，約略地算算賬。

幣制改革終於來了，完全不出他所料。任何人所有的舊克朗——淪陷時期僞政府發行的，都給收了去，那些到現在還沒有把舊幣花掉的笨蛋在銀行裏都有了大筆存款，可是不能動用。共和國裏的每個人都得從頭來起，一律平等，每人五百新克朗，一個也不多。只有那些和他一樣投資在工廠、機器以及有銷路的商品上的人，算是佔了便宜。他還佔了雙重的便宜，因爲他用來建廠和囤貨的都不是自己的錢，而是向銀行借來的。他將用貶值的新克朗來償還，只抵借數三分之一的價值。這是一樁黑吃黑的生意，看誰高過誰。他有六年不搞這類事情了，非找回他的損失不可，不過這六年在他也還是合算的——給了他一條新的出路，一個非常有利的前途。

他把他的賬頭記記數目。他習慣於口述，讓別人筆錄；當他一個人在房裏親自用手寫的時候，他就像小學生一樣，偏着腦袋，嘴唇翕動，聚精凝神。

當然，他賺到的都還是在紙上，也許還算不上賺頭，如果布拉格或者林貝克當局有什麼無知之徒堅決要調查斑達廠的所有權的話。這種恐懼簡直像一幅令人夢魘的木刻上刻的一個人形，像惡鬼一樣在他的筆記本上亂跳亂蹦，把他面前白紙上那些相當可觀的、絕妙的、準確的數字就攪一氣。

他霎霎眼，把眼睛擦了擦。那些數字又很清晰了。他劃了一根線，用力寫下，杜萊沙爾，然後在

引號裏寫下，『我向林貝克的人講過了，』一切都在我們操縱之下。只剩一紙公文的形式問題哦。』

杜萊沙爾是有勢力的——可是整個國家的制度一直在變動，人事在調動，各方面都鉤心鬪角，他的勢力究竟有多大呢？電話裏，杜萊沙爾的聲音聽上去很有把握，他非常堅決地強調着，使約瑟夫似乎看得見他那又小又白的手一戳一戳地動着。『收歸國有嗎？我以前不是告訴過你了嗎，班達——只有基本工業，其他的工廠，要有三百到五百以上的工人。』

他一定要把那只威士忌酒瓶和一打酒杯寄給杜萊沙爾，並且命廠子裏不再使用這同樣的設計。這必須是獨一無二的一套，即使蝕本也在所不計。『你務必趕快到布拉格來，班達。我對我們黨裏的一些人談起過你，你的性格，你的見解。他們聽了印象都很好。』

在通話的時候，那些話像是一篇旁白。可是一經約瑟夫把部長講的每個字眼，每一層涵意加以分析以後，發覺原來都是有暗示的。世界並不局限於聖彼得、聖安娜、聖瑪麗和聖尼波莫克等幾座山之間。人除掉做一個內地廠商——即使是個成功的廠商也好——料理些瑣屑日常事務之外，還有其他方面。

也許他應該從羅得渥克的生活常軌裏跳出來，不再跟板着臉的嵐達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不再受他父親遺像上面嚴厲而苛求的眼光監視了。他一度也心想過另一種生活，他的父親把他的夢想埋葬了。過去有過國家劇院的瑪格達·黛新諾娃——不曉得她近況如何，回來以後，在報紙上還沒看到過她的消息。深色頭髮、身材苗條、橄欖黃的膚色、低沉的嗓子，這樣的一個瑪格達，對於一個

羅得涅克的玻璃廠商，除了嘲笑之外，還能期望她做什麼呢？

約瑟夫又劃上一根線。鉛筆斷了。

他從容不迫地步行到維昔利琛花玻璃廠；一路受着人們恭敬的招呼，他碰碰帽子回禮。風把落葉颳到路邊堆了起來；他很想用脚在樹葉上踩踩，聽聽落葉發出的沙沙聲，可是他沒有踩。

他一直進了他太太的辦公室，那是他所看到過的最乾淨、最死氣沉沉的一間辦公室；連屋角那只大肚子的火爐，看上去也好像在冬天來時，只會發散出嚴峻的冷氣，而不會發出舒適的溫暖似的。

有三個人在和麗達談事情。他並不惱卡雷爾為什麼也在其中；但是沒有時間來研究什麼道理。這不會是好事情——克拉伐特，那個班遂廠廠委會的要人也在座。另外一個人他不認識，或許是維昔利廠裏的一個工人。

麗達說：「我打電話給你，可是你剛走。」

約瑟夫把帽子掛好。麗達掛衣服的設備非常簡陋——牆上釘了一塊板子，上面裝幾個木椸頭。掛帽子的時候非得留心不可，否則就要掉下來；這事天天都惹約瑟夫生氣。

「我通常下午一點鐘到這裏來，」他簡括地說，「你來這兒有什麼事，卡雷爾？」

「布拉赫的身體是他檢查的，」麗達代他回答。她的眼睛瞇得很細，身子稍稍傾向前面的辦公桌，像在保護它似的。才燙的頭髮，叉子還插在髮捲裏，看上去就像美容院裏的偶像頭上的假髮。

『你是布拉赫嗎？』約瑟夫問，一面跟那人握手，覺得對方的手又粗又怪形怪狀的。『你有什麼病呢？』

克拉伐特鬆腫的褲子塞在氈靴裏面，他向約瑟夫隨便招呼一下，建議道：『讓我們從頭講起吧。』

『布拉赫把諾克里總督定的一只玻璃缸子打碎了，』麗達沒精打采地說。『那是一套裏的第六隻。我們沒有多餘的未琢過的缸子，那就是說，只有重新吹製新的。這張費用！』

『諾克里總督！——』約瑟夫說……一個有六個老婆的胖東方人——每個老婆一隻缸子——正在涼爽的棕櫚園裏抽着水煙袋，他哪裏會知道他在羅特渥克引起了煩惱……『是的，費用不小！』

『可是爲什麼他會把缸子打破呢？』克拉伐特說。『問題就在於這一點！』

『你是以正式的代表身份來的嗎？』約瑟夫問。

『我是工會的行政秘書。』

約瑟夫望望他。他懷疑克拉伐特對自己說的這幾個字拼音是否拼得出來。『我以爲你不過是我廠裏的廠委會的負責人呢，』他說的時候並沒有特別的仇視。『他們提升了你？』

克拉伐特微笑笑。『解放以來，我一直是工會的行政秘書，班達先生。我們跟你一直沒有什麼糾紛——否則，你就會曉得。』

『那末，你是不是打算來一次糾紛呢？』約瑟夫反攻回去。

這個克拉伐特傢伙話講得相當溫和，可是口氣裏面有種地方使約瑟夫聽不慣，他一定要收拾

他一下，就在現時現刻。他尊重他的工人；克拉伐特作爲一個熔工，他也尊重；這傢伙有特別本領不管是哪一批熔料，便是現成的方子再不明確，他也能把原料加得恰到好處——可是這跟他不懂得自己的身份完全是兩樁事情。

克拉伐特從口袋裏拿出一隻小小的香煙嘴子來——是用紙和一根鵝毛管子做成的那種便宜貨，開始咬起煙嘴來了。

『我希望跟我的工人們相處得好，』約瑟夫照自己定的程序開始說。『這一點你可以從我處理班達廠廠委會你們那些人的事情上看出來。拿維昔利廠來說，我敢說我太太跟我的想法一樣。』

『她要辭退布拉赫，』克拉伐特說，煙嘴仍然咬在嘴裏。

麗達頭向後一仰。頭上的髮捲一絲也沒有動。『除此我還有什麼辦法呢？卡雷爾——你不過他的手……』

約瑟夫記起布拉赫的手所給他的那種古怪感覺——就像是一隻死去公鷄的脚。他打量一下布拉赫。一個正在壯年的人——滿面愁容，半啓的嘴，喉結抽動了一兩下。磨工手啊。約瑟夫不需要卡雷爾解釋，這人是完蛋了。

可是卡雷爾有條有理地進行診斷，摒棄一切對布拉赫的個人感情，讓科學的證據來說明一切。

『瞧他的肘部——這兒有根神經，尺骨神經。因爲磨玻璃的時候，肘子是動作的支點，所以這根神經老受到損害。這樣以後，手的肌肉就開始痿縮。』他拿起布拉赫那隻無力的手，扳開那些彎

曲的手指。『看見骨頭之間的凹槽嗎？看這兒？——大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肌肉幾乎已經沒有了！』

布拉赫瞅住自己的手。他的父親有過這樣的手，可能他祖父也有過。年紀大了就會這樣。在轉輪上工作若干年——沒有人曉得究竟多少年——以後，你的手就搞成這樣。

卡雷爾放下他的手。『你必須停止工作。就只這麼一句話。』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嗎！』麗達堅持說。『一個人的健康是要緊。而且我們負擔不起這樣的損失。』

『他換點什麼工作幹呢？』克拉伐特問。

『那是工會的事情，』麗達斷然說，在她的辦公桌後面坐下來。『這種情形不是有點保險金嗎？我去告訴記賬員把必要的表格填起來。』

卡雷爾打量着他的嫂嫂，表情堅決的嘴，平坦的鼻子、能幹的雙手，剪得方方的指甲。『他有一家人要養活呢——』話才出口立即止住自己。

『這確是工會的事情，』克拉伐特承認。『我們正把它當我們的事情在辦。此刻正在辦。』

『是嗎？』麗達的銀牙閃了一下。『恐怕這兒不是辦你們的事情的地方。現在這裏又不是你們工會在開會。』

她真狠，卡雷爾心裏想。但是約瑟夫不會讓她就此了事的。約瑟夫基本上是個規矩人——如果不是的話，他就會跟其他許多生意人一樣，老早和納粹妥協了。而且約瑟夫對他的工人多少有點

私人的關係。假如一個工人給班達家做了一點子工，約瑟夫總會設法幫他的忙的。

卡雷爾等着。約瑟夫站開去，雙手插在褲袋裏，顯得厭煩。

『對不起，』布拉赫插進來。『對不起——』

『對不起什麼！』卡雷爾的聲音很硬。

布拉赫蹙着眉頭。他對不起什麼呢？他手上的肌肉怎麼會萎縮的？是臂肘——是的，臂肘……

『班達醫生！』克拉伐特已經把鵝毛管咬光，順手把煙嘴子扔在字紙簍裏。『我想曉得，布拉赫還能不能做做別的工作，能嗎？』

卡雷爾感到約瑟夫的厚眼皮在望着他。約瑟夫是在裝傻，心裏並不願意——卡雷爾覺得。那種冷淡只是一種表面。麗達是在為他打架，牽連到的問題不祇是布拉赫工作的問題。而我卻夾在中間。他們又把我拉進來了。

『他能不能，醫生？』克拉伐特追問。

布拉赫的爪子似的手毀毀葸葸地扯扯卡雷爾的袖子。『可是，醫生，我這人還能有什麼用處呢？我一生都幹的磨工啊！』

他不可能不理這個人。也不能像約瑟夫那樣眼看着這人的痛苦、懊喪的一雙眼睛，裝得漠不關心。『布拉赫——』他說——『這是我做醫生的一點意見：你除了磨輪上，哪裏都可以工作。』

『行，這就解決了問題——』克拉伐特走近麗達的辦公桌，靴子吱吱的響。『事情很簡單，班達

太太，你可以用他在維吉利廠別的部門工作。」

「我這兒打雜的也有了，看門的也有了。你要我把他們兩個人中辭退一個嗎？……我很願意就布拉赫的忙——相信我的話！」她把克拉伐特對付得很好，說兩句肉麻的話算得了什麼？

卡雷爾看見克拉伐特入了圈套。克拉伐特沒有資格挺攆走一個人，讓另一個人來接手。卡雷爾還在等約瑟夫開口。約瑟夫站在那裏好像睡着了似的。

「麗達，假如你要幫這個人的忙——」卡雷爾抑鬱地說——「譬如說，他可以學畫玻璃上的圖案。他多少還能控制他的手指，很可能，慢慢他會恢復一點……」

「畫圖案？」麗達淡淡笑了笑。「那是非常細緻的工作！」

「那就不讓他畫精緻的圖案好啦！可是，你們維吉利廠的打樣部門相當大啊，麗達！」

「我可以學！」布拉赫說。他試着把手指伸直。「我會當個好畫手。我做事一向是可靠的。」

「我敢說你一定會當個好畫手！」卡雷爾笑了，嘴唇在沒有牙齒的齒齦上咧開來。明天，決定明天，他就乘火車去布拉格找個牙醫瞧瞧。他瞧着布拉赫竭力堆上帶有希望的笑臉，這麼工又回復到卡雷爾認識的固執的小老頭兒那種老樣子了。他已經把布拉赫說成不是一個病人了。他感到得意，就像爬上山頂，一面休息着，一面回顧的樣子。

「你在打算教麗達怎樣管理她的廠子嗎？」

這話是約瑟夫說出來的。

卡雷爾臉變了色。『怎麼……不是的！』他半晌掙出一句：『我不過要自己說話做事像個人。』

『像人倒是像人，可是不大切實際。』麗達心平氣和地插進來。『布拉赫一定要改行，學做別的事——這是合情合理的。教他學描圖案，有什麼不可以？可是他怎樣養活一家子呢？他得從學徒幹起，要學得可以拿出來用，起碼要一年——目前怎麼辦？』

『目前，你得付他和原薪差不離的工資，』克拉伐特馬上頂過去。『他替你做工把身體搞壞了，總不能讓他吃虧。』

麗達反駁道：『那是他自願冒的險。大家都如此。琢工的工錢比人家高，就是這個緣故。』可是克拉伐特現在已經胸有成竹。他有了鬭爭的目標，而且有了卡雷爾，他的陣容就堅強了。

『在戰前，』他緩緩地說，『以及你在納粹下面經營的時候——』

『呀，我可不贊成這樣說，克拉伐特先生！』約瑟夫反對。

『當納粹還在這兒的時候，』克拉伐特繼續說，『你這樣回答也許可以。現在不成了。布拉赫幫過你的忙，現在該你幫他的忙了。』

約瑟夫並不介意麗達稍稍失點面子。克拉伐特講話粗魯一點，也無所謂，這是他做工會幹部的責任，如果他不大吵大鬧，他下一次就不會當選。可是卡雷爾實在豈有此理。

『我問你一句話，你不要生氣，卡雷爾？』

『不會。』

約瑟夫雖然一雙手還插在褲袋裏，可是臉上神情很機警。「你現在還沒有重新開業，至少我沒有聽說，卡雷爾。你現在一個錢也不賺。你是不是有點慷他人之慨呢？」

誰的錢？這錢是誰給麗達賺的？話到了卡雷爾嘴邊，可是他沒有說出口。他不是找約瑟夫吵架來的，和隨便哪一個他都不預備吵架。他冷靜地說：「我是人家找我來提供醫藥上的意見的。」

「那你就只管你的醫藥的事！」

「醫藥也不只是給人吃點藥片的事。而且你也知道。」

「難道是給克拉伐特提暗示嗎？我敢說克拉伐特很能夠代表自己的利益說話，不需要一個姓班達的幫忙！……克拉伐特先生！」約瑟夫轉身過來。「沒有一條法律指定要我妻子接受你的要求。就連我們的新政府也認為私營企業的僱主並不是做社會福利工作的。」

他在桌角上坐了下來，他的背擋住了麗達。

克拉伐特說：「如果現在沒有這條法律，那就應該加這麼一條。」

約瑟夫的腳畫着小圈圈：「我很同意你的話。如果我有講話的資格，我第一個就會提議立一條法律來照顧像布拉赫這樣情形的人。」

卡雷爾看見約瑟夫不理會他，偏不服氣：「事實仍然是事實：布拉赫給維昔利做工弄成殘廢的，」他尖刻地說。

「在這兒十五年了！」克拉伐特加上一句。

約瑟夫耐着性子，又換上一套策略。「這是眼光很窄的看法，」他解釋說。「這十五年中布拉赫車的玻璃已經輾轉經過許多手。許多人靠它賺了錢，賴以生活。布拉赫賺的錢用各種方式花掉，這樣又使許多人賺了錢，賴以生活。現在，已不僅是維昔利應當幫助他的問題了，而是我們大家……」

卡雷爾搞糊塗了。約瑟夫在想用好話哄克拉伐特嗎？還祇是因為他沒法再向湯姆士說教，所以一碰到現成的聽衆就禁不住要向他們灌輸他的思想呢？

約瑟夫的手在褲袋裏直冒汗。他對自己能隨口杜撰出一套幼稚的社會學說，自己的理路這樣清楚，甚覺驚異。而且他說的話全是金科玉律啊！他從眼皮下面打量着聽話人的反應。克拉伐特顯得懷疑，可是有點摸不清頭路。卡雷爾的氣燄也下去了……也許他擅長做這類事，而且確實有點政治天才。也許應該多一點人聽他講話。也許杜萊沙爾說得對！

「是的，」他又說，「如果我有講話的資格，我們就會有這麼一條法律！」

麗達在期待約瑟夫臉上顯出那種農夫的笑來；他這條誘敵之計聰明得出乎意料之外，她巴望在這上面能夠收效，可是他以往老是這樣得意一笑露出馬脚來。

約瑟夫沒有笑。他腦子裏正有一個打算。「照現在的情形，」他說，「你希望維昔利獻花玻璃廠養着布拉赫，直到他改行改好，能自食其力為止——換句話說，送他一筆厚禮。」

「你愛怎樣說就怎樣說罷，」克拉伐特說。

約瑟夫轉向麗達。「你出得起這一筆錢嗎，親愛的？」

她瞪眼望着他，「出不起！」

「如果你讓工會査査你的賬，」克拉伐特提醒她，「我們會告訴你怎樣辦。」

「克拉伐特先生，你得相信我妻子的話。」

克拉伐特心神不定地走着。靴子每響一下，腿達就皺一下眉。「我還以爲你已經領教過了呢，」克拉伐特說。「我還以爲，五月裏人民掌握了政權以後，已經使你領教了呢。我以爲——」

約瑟夫打斷他的話。「我不管你認爲我們應該領教到什麼，克拉伐特先生，」他犀利地說。「而且我不喜歡人家威脅。瞧——這兒是布拉赫。他的手出了毛病，並不是他的過失，不該苦了他。而維昔利琢花玻璃廠經濟情況不頂好，沒法照顧他……布拉赫，我告訴你我打算怎麼辦。你去休息幾天，禮拜一你上班達廠去報到——照你的原薪！」

布拉赫向他道謝，他也就受了。他把手放在他妻子的肩上，站在她身邊，很有點像結婚照相上的新郎。他對克拉伐特說：「多早晚我們一起來搞這樣一條法律！在我們這樣的企業裏，在現在這樣的時代，勞資雙方的利益愈來愈一致了。」他看見克拉伐特不願說什麼，就向卡雷爾走去，笑道，「你眞可以當個好廠醫！」

「主意倒不壞，」卡雷爾同意道。「全是一家人。」

「可是，不幸的是，我僱用你卻不大合適。」

「我替你工作也未必合適，」卡雷爾說。

第五章

眞是禍從天降。

第二班郵件都是在午後三點鐘送到約瑟夫的辦公桌上；和郵件一同送來的有布拉格的晨報。他看到頭條新聞的大標題——印得又黑又醒目，而且各報幾乎都是一律的。

總統已經簽署了國有化法令。

法令的標題寫得很慎重；關於礦山以及若干工廠企業的國有化的決定。這個「若干」使約瑟夫冷笑。他的眼睛注意到貝奈斯名字下面，作爲法令緒言的一些簡潔的句子：在歐洲，所有近代的戰爭都無可避免地必然有其革命的方向，這是我早已見到的。……

是必然嗎？約瑟夫想。而且這種所謂方向爲什麼一定要用來對付那些靠自己的毅力和機智而發跡的少數人呢？他往下唸：在歐洲大陸上，擺明要從單純的自由主義過渡到一個新的體系，在這種新體系下，社會主義經濟成份行將佔有相當的比重，或者甚至佔有絕大的優勢。

這將弄到怎麼樣的結局呢？這種優勢的限度在哪裏？難道沒有人來制止這種胡鬧嗎？我們屬於那些健全的國家之一，我們的公民覺悟已經很高，我們無須用罷工、起義、鬪爭，甚至內戰等等手

段來強制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

約瑟夫滿心瞧不起。完全是小國家的口吻——我們一直仰宗主國的鼻息。一度我們是個帝制國家，因爲在維也納有着一個王朝，一九一八年以後，我們變成保守的民主主義者，因爲在巴黎有着這種性質的共和國；然後我們又轉而爲極權國家，因爲柏林吩咐我們這樣；如今我們又有了社會主義成份的優勢，因爲在莫斯科——

這算是什麽！他又唸下去，一雙手又冷又黏，手指捏弄着報紙：自本法令公佈之日起，下列各種企業收歸國有……兩種玻璃工廠（本法令實施之日全都現有的企業），即所有製造大張玻璃的工廠，所有的玻璃熔爐廠……

所有的玻璃熔爐廠……！不分僱工的人數——直截了當全都玻璃熔爐廠。他的工作，算是白費！他的計劃，他的遠見，他跟銀行的接頭——全是白費！通宵和工人一起修建熔爐，許多晚不睡——也都白費！在英國的那幾年以及參加戰爭——也都白費！他犧牲了青春和夢想，對父親的服從，和麗達的婚姻，成天混在那些破爛的建築和一大堆火磚裏，經常跟從烈燄裏衝出來的炙人的熱氣熬着，他的一生——全都白費！

下列各種企業收歸國有……所有的玻璃熔爐廠——信筆一寫就成啦！杜萊沙爾哪兒去了？杜萊沙爾向他保證只限於有三百個工人以上的廠收歸國有……杜萊沙爾和州人民委員會之間的協議……杜萊沙爾的暗示，你務必趕快到布拉格來……你這樣的性格，你這樣的見解……是啊，杜萊

沙爾哪兒去了？

他在這裏呢，就在法令的下面，名字跟其餘的政府委員排在一起。就是這樣一個戀棧的政客！

眞是開玩笑！

跟我的玩笑開大了。

他站了起來，把報紙從桌上拂到地下。他把椅子拖向牆邊，用力撑住自己抖動的膝蓋，扶住那隻陳列他設計的模型的櫥頂，爬到凳子上。然後，堅決而有力地，在他父親的刮得光光而高傲冷淡的臉上，用鉛筆畫上一綹鬍鬚。

身後的辦公室門開了。他停下來，轉個身，幾乎從椅子上栽下來，趕快穩住了自己的身體，赧然望着他的妻子。

麗迦走到他放文具的壁櫥跟前。她尋了一陣，然後走到他面前。「這兒是一塊很好的橡皮，」她說。

他接過來，一聲不響，就擦起畫像來。

「擦不乾淨，」他終於說。

她伸手攙他爬下來。從她進來以後，他算是第一次敢於正視她的臉。那是一張溫柔，幾乎像年輕人的臉，簡直像他們新婚最初幾個月裏那樣。

「你也曉得啦？」他問，仍然抓着她的手。

她點點頭。

「我們怎麼辦呢？」他說。「這是想像不到的，完全想像不到。」

「我們還有着維昔利呢，」麗達說。

他注意到她說「我們」，很想問問她這是什麼意思，可是又怕她會改正過來說「我」；所以就沒有說什麼。

那邊是那張舊的皮沙發，還是彼得・班達時候的老古董，是約瑟夫回到羅得涅克後從閣樓上搬下來的。他把它放在火爐旁邊，現在看上去，式樣古老，又大又結實。麗達在沙發角裏坐了下來。

「我們還有着維昔利廠呢！」她又說一遍。

他手指夾着那塊橡皮搓來搓去。「你有，你能有多久呢？」

她把橡皮從他手裏拿過來。「來，跟我坐在一起，」她說。

「我眞不該回來！我該留在英國，或者去美國！愛琳娜・辛帕生會給我安排停當的。我就是那麼一個感情用事的傻瓜！」

他看見她撅着嘴。

「我意思是說——我該回來把你和佩德帶走，以後就永遠不再看到這個倒棚的地方和這個荒唐的國家！他們打算搞到怎樣一個地步？誰來管理班達廠？諾法克麥華嗎？」

「你以前也跟他爭過這一點的，」她說。

『我不應該受到這種待遇！』他咆哮說。『我一向是個規規矩矩、忠心耿耿的人。他們爲什麼這樣做？他們爲什麼對我這樣？』

『也許你太規矩、太忠心了。』

『他們先拿走班達廠，然後拿走維昔利廠，然後把我們的房子、汽車以及我們的傢具、衣服，都拿走，然後還會拿走我們的孩子。』

『就像那些納粹一樣！』她說。

『不，不像那些納粹！漢姆爾那傢伙要我們的班達廠，在納粹統治下，他拿到手，但是後來我們又從他手裏拿了回來。可是這些人更狠——他們壓根兒就不允許有私人財產！這是一種永久的搶劫！』

麗達臉板下來。『那你打算怎麼辦？坐在這裏等接管的人來下命令叫你走嗎？』

『你又能怎麼辦？』他冷言冷語道。

『跟他們拼！你在慕尼黑之後幹的什麼？』

他當面大笑，在她的大腿上重重打了一下，打得她一縮。『可是誰會參加這場鬭爭呢？在慕尼黑以後，是的——那時候國內有幾百萬人都決心犧牲一切——你想現在還有誰會爲了使我能收回班達廠而去送命呢？你難道指望我們再搞一次地下活動，來對付社會主義成份的優勢嗎？你難道以爲別人會爲了使我能保持我的財產去打仗嗎？』

她摩摩自己的大腿。「還有杜萊沙爾呢……」

「杜萊沙爾！」他從地板上撿起一張報紙，用手背拍拍報上印的法令。「杜萊沙爾在這上面全簽過字的！」

「和其餘二十四個人一起簽的。他一定不高興這件事。我相信，他決不願意失信於你。受這次法令以及將來種種花樣打擊的，不只是你一個人！每一個開鞋店的，每一個開蔬菜店的，每一個農夫，一個人只要有一部縫衣機那樣的財產，都站在你一邊……」

「有玻璃熔爐，有礦山，開銀行，開鐵廠的人可是少得要死呀，」他反駁。

「人民都知道這還只是個開始。人民還不至於那麼笨。」

「也許，」他承認——「也許人民還不至於那麼笨。可是當接管的人來了，說：約瑟夫·班達，離開你的辦公桌子，那時候我可不能把他們扔出去，像我把阿洛依休斯·濱姆爾扔出去那樣！他們會立刻帶着一隊警察回來的——」

「所以我們必須準備另外一套。相反地，我們要叫他們說：班達先生，你就留在這兒，替我們做下去。你是個規矩人，又是個忠心的人，而且精通玻璃業務，我們需要你。」

約瑟夫望望他的妻子。她的臉不再是那樣滋潤年輕了，她的眼睛又小又凶惡，嘴上的唇髭也不能使嘴顯得仁慈些。他握住她的手，就像一個人碰到某種變故而又找不出更好辦法來表示似的。

「約瑟夫，」她說，「我們一直太疏遠了。」

『是的，』他說。

『為什麼一直要等碰到這種不幸，才想起我們之間的關係呢？』

『是的，為什麼？』他溫和地說。

她思索了一陣子。然後，聲音裏絲毫不帶激動，她建議道，『假如我是你，我就開車子到布拉格去活動。』

『是的，』他同意道，『你說得對。』

院子裏聚集着一羣一羣的工人，低着聲氣，又關心又興奮地討論着這件新聞。克拉伐特的瘦削的身軀在他們中間很突出。當約瑟夫和瑪達走過去的時候，工人們用手碰了碰帽沿。約瑟夫舉舉帽子，說『好』，『你們好啊？』瑪帶微笑聽着他們含糊不清的回答。

『在這樣一個日子，』有人說，『你當作他會忘記這些細節呢。』

『在這樣一個日子，』另外一個人回答，『他還是對我們客客氣氣的好。』

『他一直對待我們不壞，』第三個人說，一個上年紀的。『他父親會剝掉你的皮，還會破口大罵，可是這個就好多了，總是客氣兩句，笑笑。』

『不曉得沒有他會是怎麼一個樣子，』第一個人又說。

從巴黎來的飛機減低了航行速度，約莫有半分鐘，飛機好像浮在柔和而帶燕麥粥的灰色的雲層

裏。後來飛出了，那層灰色的雲，愛琳娜・辛帕生看見下面她熟悉的有着許多堡壘的布拉格地形。那是河灣和查理橋，橋邊的一個個雕像好像各式各樣的棋子，又淸晰又精緻；那是赫拉德沙尼山，聖緹徒斯教堂的那些尖塔跟它聯成一個很古怪的角度，伐爾德斯丁花園是一片漸趨衰褪的綠色，還有那些古老街道形成的深黑色的彎曲線條。

我愛這布拉格！好多年前，就在慕尼黑事件之前，她這樣寫過——雖則這以後她總已又寫了有兩千來篇報紙文字，可是這一篇她至今還記得牢。它比巴黎美，比倫敦更充滿生命，它是歐洲的化身——它就是歐洲！我愛這布拉格，我將用我所有的力量來保持它的自由！讓外交部裏主張綏靖政策的人記住一句話：誰有了布拉格，就有了歐洲……她的話多麼靈驗呀！

一隻手擱在她的肩上。『請你把座位上的帶子拴好。我們快到魯新機場了，』女侍應生說。

『我還不曉得嗎！』愛琳娜說，她的眼睛一刻也不離開窗外的景色。兩隻手機械地拿起保險帶的兩頭，鬆鬆地拴上。她從不把帶子抽緊。她的束腰帶已經够她受的了。

她的臉上微微發紅，同時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這並不是由於飛機下降得太快；她每次來到布拉格總是被這種古怪的興奮攫住——她的生活中有一大部份都和布拉格聯在一起，她所作的鬭爭，在慕尼黑失敗了，但是在珍珠港獲得了勝利；還有這可憐的小捷克斯洛伐克，還有湯姆士・班達。

她伸手到皮包裏去摸摸約瑟夫寫給她講到湯姆士的那封信。信上沒有講多少，可是已經够了，足够使她親自跑來一趟。紐約的報紙上，對於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醞釀着的這件新事件——國有化

——已經擬測紛紜了。

飛機平穩地落在跑道上，然後開到機棚那邊停下。她解開座位上的帶子，站起身來，第一個走到門口，威風凜凜地站在那裏。她停下來等着，扶梯脚邊只有幾個穿航空公司制服的人站在那裏。接她的人一個也沒有。

『走啊，太太！』有人在她後面說。

約瑟夫大約在飛機場的屋子裏，她想，就跨了出來。

屋子裏面只有海關人員和邊防警察，木柵欄外面有一小羣別的旅客的親友，她一個人也不認得。或許巴黎的西方聯合電報公司把電報打錯了。

政府工作人員查看她的護照，並且檢查她的行李。她帶有一點咖啡精，兩盒濾茶器，三十包香煙，一套香水、香水精、雪花膏之類的東西和一本湯·史·愛略特㊀的詩集——這她從不曾唸過，不過她曉得湯姆士讀了會喜歡的。一個稅務工作人員瞭望這些東西，就給她把手提箱關上，操着生硬的英語說，『太太，你請罷。』看見附近沒有搬運員，他就把行李提過柵欄。

約瑟夫在那裏。

『愛琳娜！』他兩只手都伸了過去。『非常高興，你能夠來！太高興了！』

他拿起她的手提箱。

㊀英國現代詩人，以晦澀著稱，人生觀極其灰色，近年來思想愈趨保守。

『歡迎你到捷克斯洛伐克來！對不起，我來遲了，我等一下告訴你原因。你一定累死啦。我的車在外面。』

他催促着她走，連講一句話的機會也不給她。

『這是怎麼回事？』當他推着她走向汽車去的時候，她總算問了這一句。

『車子很不壞，是不是？』他說。『原先是烏斯提地方的縣委書記的東西。很便宜買來的。』

他把手提箱和帽箱放在後座，替她把前面的車門打開。他砰地把門關上，然後從另一面爬進車子，脚在起動器上一踏，車子就往前駛去。

『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問。

他脫下帽子，擦擦汗濕了的臉。『現在你可以講話了！』他吃吃地笑。『剛才在飛機場上，我就是不要你多講話。這些日子，你就不會知道在你旁邊的是些什麼人。』

她狠狠盯了他一眼。『情形有這麼糟嗎？』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可是鬼就坐在你說不定。』

『我以爲這個國家已經解放了呢！』

『三天以前我都一直是這樣想的。』

『現在呢？』

『也許它得重新再解放一次。』

他們進入布拉格的郊區，駛過迪維夾。她在飛機上看到的那些令人喜愛的精細的輪廓已經不見了。路旁的小房子像老婦人的衣服上的灰色珠子單調地聯成一串，和她記得的一模一樣。

可是她旁邊的這個人卻變了。他很興奮，話講得非常之快，甚至有點慌。他往常總是很鎮靜、堅毅，說話簡潔，但略顯粗鄙。也許這是他一時的心情，或者由於有了戰爭經歷的緣故。她想湯姆士不知怎麼樣了。

『解放什麼呢？』她一面抹抹自己光滑而花白的兩鬢，一面問。

『從社會主義成份的侵勢下解放出來，』他諷刺地說。『你可知道，從今天早晨起，我已經是政府的一個官吏了？』

她一直在手提包裏摸香煙。她不再找了。『你的廠子怎麼啦？你信上對我說，廠子使你忙得一點空都沒有。』

『我得去謁見杜萊沙爾部長，我到飛機場遲了就是這個原因。他把我的差使——班達廠的國營廠長——搞定當了。我已經被收歸國有了，愛琳娜。』

她皺皺眉頭。『他們把廠拿了去，馬上又把它還你？這麼說還不壞呀……』

『也得有朋友幫忙才行。』

他在交通管理燈前面停住。當燈光又轉回綠色的時候，他怒沖沖踩了一下油門。汽車猛地一衝，向前馳去。

『我已經變成一架大機器裏的一隻小齒輪了。我將坐在我原來坐的那張椅子裏，幹同樣的事，拿的薪水只抵原來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且還得聽我們州裏所有的那些不學無術的人歧視着我。』

『哦。』

『而且我還得知恩感激！別人都還不及我。我算是相當幸運的——因爲我參過戰，在政府看來，我的歷史是清白的，檔案裏沒有任何不利於我的記錄。所以他們大發慈悲，錄用了我。』

愛琳娜很有信心地說：『可是你認爲這情形不會維持多久？』

他們到了喬治六世大街，路上的車輛愈來愈多了，在趕過那些行動遲鈍的電車時，他非得小心不可。

『會維持下去嗎？』他回答。『怎麼能維持下去！無論是在經濟上講，或者政治上講，都是胡鬧。不過——拿那個傢伙諾法克來說罷——他是杜萊沙爾辦公室裏的一個壞鬼——怕是個共產黨員。他們吃到嘴的東西，決不肯輕易放掉。杜萊沙爾倒是無所謂，不過——』

『他無所謂，是嗎？』

『你不記得他了嗎？你一定在倫敦碰到過他。他也很欽佩你的！』

『我碰到的名人太多啦——』

『我們在這兒都是被人牽着走，我們全都是這樣。我們得坐穩了，等着瞧。目前……』

『目前怎麼樣？』

『目前，我們得規規矩矩，聽話些。假如你聽話，他們會酬謝你，因爲他們需要你。』

他正駛過伏爾塔瓦河。『很美，是不是？』他陶然說。『太陽在落下去，那些小山和河上的金色——至少這些還依然如故……』

『湯姆士對於這一切有什麼意見？』她問。

『湯姆士？』他不屑地聳聳肩。『你指望他說什麼呢？我不曉得他是否關心這些，甚至他曉不曉得，我也沒法說。不過他早晚會明白的，一旦他的收入沒有了，他就會明白的。』他鼻子裏哼了一聲。

『可是湯姆士對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總像他和自由有着極其切身的關係似的！』

約瑟夫抬起眉毛。『是的——在有人叫他注意的時候……也許你能夠喚起他對這事情的注意，』

他們駛過火藥樓——這是布拉格古代碉堡的最後一個遺跡，開向普立考畢街——那是原來圍繞舊城的壕溝的所在地，然後向左轉入凡夫拉夫廣場，接着重又向右轉過斯悌芬街，在阿爾克隆旅館門前停下。

愛琳娜緩緩鑽出汽車。她沉思着。到了門口，她才想起還有約瑟夫跟她在一起。『你跟我一起吃晚飯，好嗎，約瑟夫？』

『可得由我作東，』他說。

『我從來不會收拾行李，』卡雷爾笑着。『一收拾就會影響身體。我會又擔心又緊張搞得直淌汗，胃裏也不舒服——真吃不消！這叫作收拾行李的過敏性！』

凱蒂在摺湯姆士的睡浴衣——先是借給卡雷爾的，後來送了給他。她把它放進卡雷爾的箱子裏，放在他自己的三件襯衫上面。『不要走罷！』她說，這話她已經說過無數次了。

十一月裏黃銅色的陽光照進面臨陽台的大窗子；在他兄弟家裏，這間房間一直是他住的。凱蒂在壁櫥、衣櫃和擺在床上的箱子之間來回走着，她整個人在微弱的陽光裏看不清楚了。他靠在牆上，巴望她能夠站着不動一會兒，好讓他借着這一點光線看看她，看看她那一頭好像透明的頭髮。

『我也該走啦，』他慢吞吞說，『你們對我太好了，你們兩人都太好了——』

『你到新地方怎麼住得慣呢？』她問。『我敢保那房子已經快垮了，什麼都要想辦法，而且你怎樣收拾屋子呢？』

『我向你保證，一定找個女傭，叫她每三天來打掃一趟。而且那地方並不怎樣太壞。克拉伐特通過廠委會才給我找來的，他要我住得舒舒服服的，才好工作。』

『克拉伐特根本不懂得什麼叫舒服，』她說。『他怎麼會懂得？他心目中最大的享受無非是一張老式的皮椅子，在扶手和椅背上加幾塊發黃了的紗巾。』

『你怎麼知道的？』他大笑。『這是我所有陳設裏面最漂亮的一件東西。克拉伐特親自給送來的——天曉得他從哪裏弄來的。』

凱蒂把他的箱子關上，就在床旁邊坐下。

「最近這幾天，自從法令宣佈下來以後，簡直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日子。」卡雷爾繼續說，「實在非常動人。他以及——我敢說，大部份工人都突然對這老廠有了一種親切之感了……」

「他們一直需要一個廠醫。」凱蒂平靜地說。

「在薪水單子上加上我這名字，約瑟夫一定有異樣的感觸。而且又不能隨便支使我——連商量也不跟他商量——」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的不對了！」凱蒂說。「我認為他對待這件事情很不錯，教人想像不到。過去誰一想到班達廠，就想到約瑟夫——可是現在，他已經無足輕重了——」

「他是國營廠長呀！」

「他們請醫生，還是可以跟他商量一下的。這種地方用不着那樣無禮。」

「他們對我也不特別遷就。他們說：接不接受，悉聽尊便。我就這麼接受了。你是不是也希望我接受？」

「當然！……這是對你最合適的事情。不過我覺得，就是在今天，也得顧顧人家的面子。」

「湯姆士是不是這樣想呢？」卡雷爾問。

「我還沒有跟他好好談過。我只告訴他，你要去班達廠當廠醫，而且因為時間關係，你得搬進城裏去住。」

「他呢？」

「他很捨不得你走。」

卡雷爾得覺嘴裏有點發苦。好像他做了什麼錯事似的——可是他知道並沒有做錯 並且因此受到埋怨。

他走到她跟前，說道：「我眞希望能幫他那本小說的忙。你們全對我太好了——」說完就抓起箱子的提手，開始提出房間，提下樓。箱子裏加上他借來的東西，以及借了錢買來的東西，要比他預料的重多了。有三四次，他都撞到牆壁上去。

凱蒂喊道，「你到城裏怎樣去法？」

「我跟約瑟夫講過，」他說。「他會把他的車子開來接我。」

他嘴裏的苦味愈來愈壯。他不該向約瑟夫說的，而且約瑟夫也用不着那樣大方，一口答應下來。凱蒂走下來，走到他站的地方。兩人一起把箱子抬下剩下的幾級樓梯。她的手碰着他的手，手指挨着他的手指。他開始意識到這一點。

他們到了大門邊，手提箱就放在兩人中間。「好啦，」她說，「要不要我去叫湯姆士？」

「叫罷，」他說得有點尷尬。

可是她沒有去。

「凱蒂？」

『嗯，卡雷爾——』

『不能再下跳棋了。』

『那是種很無聊的玩意。』

『而且天氣已經冷了，沒法再坐在花園裏。』

她顯出若有所思的樣子。

『你照應我太多了，凱蒂。我相信，我不在這兒，事情要容易處得多。』他停頓一下。『湯姆士需要你照應。比我更加需要。』

『我知道，』她用呆板的口氣說。

卡雷爾看看自己腕上戴的錶，這也是湯姆士的。『假如約瑟夫還有什麼地方靠得住的話，』他強作歡顏說，『那就是他總是守時的。』

凱蒂用手碰碰他的面頰，立刻縮了回來。她趕快轉身去敲湯姆士書房的門。卡雷爾在自己的提箱上坐了下來。

湯姆士出來了，頭髮蓬亂，眼睛矇矓的。『我在工作，』他說，一面摩擦着自己的下巴。『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寫不了幾頁人就累得要死。這種工作一點快樂也沒有。我簡直不知道自己說的什麼，也不知道目的是什麼……』

『卡雷爾要走了，』凱蒂說，用胳臂鈎住湯姆士的肘子，靠在他身上，好像他能撐住她似的。

湯姆士點點頭。「幹嗎這樣大驚小怪？他又不是出國，甚至也不是上布拉格，他還住在城裏，我們會見到他的！」

「當然囉！」卡雷爾說。「我還會來。我想吃一頓家常便飯的時候，隨時就會來。」

凱蒂一聲不響。

湯姆士伸出手來，「祝你在新居裏過得好。別讓自己太累！」他略微笑了笑。「至少你還有薪水可拿。我可再拿不到班達廠的紅利啦！現在我得忙自己的衣食了……」他按按凱蒂的手。「這種情形我們也不是第一回碰上，是不是？」

他們聽到約瑟夫的汽車開到門口停下。卡雷爾打開大門。他和他們握握手，「再會啦……」

約瑟夫一路跑上石級。他還有個人在一道。「我要叫你大吃一驚！」他嚷道。「湯姆士——你瞧，愛琳娜．辛帕生！」

他讓過一邊，放愛琳娜進去。她一直朝湯姆士走去，兩手摟住他，在他的兩頰上吻得多響，就像俄羅斯將軍在勝利後接待他的同僚那樣。然後兩臂伸直，抓住他，仔細打量。

「你的臉色好難看！」她說。「蒼白！一點血色也沒有！凱蒂，你沒有給他好東西吃嗎？爲什麼不寫信給我？你們要什麼，我都能夠寄來！我們美國的罐頭業可眞不壞啊！」

「你好呀？愛琳娜，」凱蒂說。「不要，我們有得吃的……你認識卡雷爾——」

「卡雷爾！」愛琳娜說，「當然認識！你是戰時留在這兒的那個哥哥，」——又轉身對湯姆士

說——「看見我你高興嗎？」

「當然高興！」湯姆士說。

他火透了。他對約瑟夫非常生氣，給他這樣一個措手不及，連準備都來不及準備。這個突然的會晤，把他至今還在竭力想埋葬掉的往事全又挖了出來——使他又想起了那種由辛帕生指定的、辛帕生創造的、辛帕生粉飾的可憐的小捷克斯洛伐克發言人的荒唐榮譽，又感到當他發現那一切都只是辛帕生豢養年輕天才這項生意裏的一筆買賣時所感到的恥辱；想到他曾經竭力想擺脫掉她；又想到自己要是沒有她的牽線和關係就變成一個毫不足道的人了。這一切的失敗，這一切的覺悟，都是發生在從聖路易開向堪薩斯城去的夜車上。那時候物羅演講服務社來了電報，把他其餘的旅行演講都取消了。她進了他的車廂，好似救命王菩薩那樣，好像她早就知道這個電報了，也許她確實是曉得的——她把他摟在懷裏，那天夜裏他們就睡在一起，事後他醒着躺在那裏，惱恨着自己，詛咒着自己，耳聽着臥車車輪咯咯東咯咯東的聲音。

凱蒂領大家進了起坐室，約瑟夫從酒櫥裏把酒瓶拿出來，放好酒杯。

「原來你曾經關過布亨瓦爾特的集中營，醫生，」愛琳娜對卡雷爾說，她的眼睛打量着他，很賞識那依然很瘦削的身材。「我至少訪問了十多個關過這個集中營的人。你認識古爾特·佛賴席爾嗎？他是一個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現在又重登政治舞台了。他要到各地去跑，嚴格說來，就像架發電機。我猜想你對政治很有興趣吧？」

『很有限，』卡雷爾說。

『我就不會這樣謙虛，』約瑟夫很有興味地還擊。『國有化法令上面的墨跡還沒有乾，工會就請他當班達廠的廠督了。在我當老闆的時候，就不敢騙他。我了解我手下的工人。他們會說：他是老闆的兄弟，你就是人快死了，他也會證明你壯得像條牛，好命令你回熔爐上去工作。』

卡雷爾臉上故意裝出淡漠的樣子。

『請你告訴我，醫生，』愛琳娜・辛帕生身子略向前傾，一邊耳朵在聽，一邊眼睛在看，『你對這兒最近局勢的發展怎樣看法？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

『社會主義，』他說。

『你們難道不經過一次革命就能達到社會主義嗎？』她生氣地說。

卡雷爾淡然說：『直到現在為止，一切都很和平——』

『我跟你講，天下根本沒有社會主義這樣事情，』她堅決地說。『只有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你們沒法做到大家一樣，因為如果有人知道他身邊的懶貨要得到跟他自己得到的報酬完全一樣，他就不幹活了。假如你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那你只不過是排擠掉一批經理人員換上另一批，同時你還喪失了民主。所以幹嗎找這種麻煩？』

卡雷爾想聽懂她的話。他還沒有弄懂她的一番謬論，她已經轉到另外一樁事上去了。她簡直不凡，就像火星上的人似的，她既不由分說，又狂妄自大；他相信假如她一旦混熟了以後，她可能變得

非常討厭。她的眞正用意究竟何在呢？他沒有料到是這樣一個人。他戚然想着：如果這個人，除掉約瑟夫不算，是對湯姆士最有影響的人——那就無怪湯姆士變得這樣了！

凱蒂端來了一盤三明治，傳給大家，可是只有約瑟夫吃得起勁，一面嚼，一面小口呷着白蘭地酒。

凱蒂默不作聲。卡雷爾爲她感到痛苦。她焦急的眼色告訴了他——湯姆士和她之間的一切不對勁的事，其根源都在於美國和這個女人身上。終於凱蒂說：『你就住在我們家吧，愛琳娜？我們在你家裏打擾的次數太多了……而且房間非常之好，卡雷爾，你說是嗎？窗外的山景多美。有時候你望望那些山，就像它們都離你很近似的，使你覺得簡直伸手就能摸到……』

她在引用卡雷爾的話，可是自己並不覺得。

愛琳娜大聲說：『我連做夢也做不到，孩子！你們這個小窠可眞的太美了！我就沒有這種福份！我住在約瑟夫家裏。』

可是凱蒂好像還不放心。過了一會，她又問。『你打算在羅得涅克住多久？我的意思是——湯姆士跟我想請你吃飯……』

『多久？孩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幾天，一個禮拜，或許還會回來一兩次。我在這兒有事情要做，誰知道幾時能做完？』愛琳娜轉向約瑟夫說，『現在你可以去啦。你不是說要開車送醫生上城裏去嗎？我得跟湯姆士談談——非常要緊的話，』她滑稽地加上一句。

她站起來，把向上梳的頭髮上面那只梳子弄弄好。「湯姆士，哪兒有什麼僻靜的地方？」

湯姆士的書房裏陳設得很簡陋。一些書架，上面放了他的書和文稿，一張寫字檯，一張直背椅子，一張臥榻上面放了幾隻弄皺的枕頭。一條毯子推在一邊，看得出他曾經躺過，還沒有來得及摺好。家內唯一出色的傢具是一面不太小的威尼斯式鏡子，放的位置使湯姆士恰好坐在椅子上能照見自己。有時候，他會表演一下他正在寫的一個場面，用低低的聲音緊張地唸着其中的對白，並且注視着自己說話時候的表情。

愛琳娜在榻上舒舒服服坐下，把枕頭豎起來墊在背後。「你打字機上打的是什麼東西？」她問。

「我在寫一點東西。」

「唸給我聽聽——」

他把自己的美國印象記裏面最近寫的一篇，臨時加以繙譯。為了繙譯弄得他很緊張。一種文字裏的字眼跟另一種文字裏的字眼永遠不能完全一樣。一段原是很俏皮的文章，有着最精緻的風格，一經譯成英文，就變得陳腐拙劣了。

過不久，他停了下來。她也不催他繼續下去。他望着她，又企盼又耽心的神氣，看見她一言不發，就替自己辯護起來，「你知道——這還是初稿——而且又是繙譯……」

她搖搖頭。「親愛的湯姆士，」她說，「這種文章不值得你寫。」

他把稿子用勁一摔。

他舉起手來，「我敢說你寫得非常好。你在你本國文字和寫作技巧上，是第一流的好手，如果不是這樣，我也懶得管你的事了。並不是你寫得不好，是你寫的內容不對！」

「你還能够指出我的不對在哪裏，我想——」

「你並不是不對，溫姆士，親愛的！即使不對，在遊記裏，又有什麼關係？因爲它就是這種東西——遊記呀！——這類東西哪裏用得着你來寫。」

他把稿紙叠好，拍拍齊，然後放進夾子裏。「這些文章已經賣掉，而且拿過稿費啦，」他說，「我總得賺錢才行。」

「隨你寫什麼都可以賺錢。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你在國內有你的聲望，而且我已經使你聞名世界各國，可是你卻在蹧蹋你的聲望。你住在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你們是民主的最前的前哨的一部份，你們這兒所作的決定會影響整個歐洲，也會影響到我們美國——而你卻在寫遊記！你們的國家才從納粹魔掌下解放出來，它變成了一個最緊張的試驗場——自由和另一種甚至更惡毒的專政之爭——而你卻在描寫自動唱機和冰結滬糕打的香味……」

過去有時候他跟自己也講過類似這樣的話，他的臉從鏡子裏面向他嘲笑着。

「我希望，」他說，「你別管我的事情。」

愛琳娜架起大腿。她有着很美的腿，她的玻璃絲襪，她的貴重的美國貨高跟皮鞋都使她的腿看

上去更美。

『就算我不管，』她頂他，『就算我由你去。你還得自己找路，而且那條路也就是我在推你走的。可是那樣要浪費你很多時間，而我們可經不起浪費時間。』

『我這一生還有得過呢。』

她不理會他的回答。『你還有什麼別的計劃沒有？』

『我想過寫一部小說。』

『這還像話些！寫什麼？』

『我想我不會寫了。』

她哼了一聲，好像她早就料想到這個答覆。後來她站起身來，站在他和鏡子之間。『現在你聽我說！你仍舊是發言人！你忘了你說的話——』

『別駡人了，愛琳娜。在美國，也許我是發言人。可是一回國之後，我就發現種種別的情形，一種不同的鬬爭，而且人民也變得和我想像中的不一樣了。或許這就是我的問題……』

『那就更有理由叫人家瞧瞧！你怎麼能猶豫不決呢！不要規避！不要找些小問題講！……這裏的人民腦子裏最關心的是什麼？』

他們希望人家少管他們的事情，他這樣想着。他們受够了。掙扎了六年之久，他們想自由自在一下……像卡雷爾那樣。就像卡雷爾那樣。

『自由！』她宣佈。『自由，這就是他們最耽心的東西』』

他一臉惱怒，一句話不說。

『你難道看不出嗎，湯姆士？整個社會主義化的想法——姑且不管能否成功——是個可怕的引誘！他們要使人民爲一碗稀粥似的保障、職業，醫藥，養老金，寫下他們的賣身契。他們索取的報酬只有一樣東西：徹底服從。不准批評。安分守己。服從命令。』

這種話在他也不算新奇。他在曉得國有化法令的時候，也曾想到過；在這之前，聽到有人被逮捕，草草審訊一下便處決的時候，他也想到過。可是處決的全都是通謀謀寇的人，所以沒有什麼不對；至於其他方面，還有貝奈斯在，還有臨時國民議會，還有不同見解的十幾種報紙，還有政見和利益不盡相同的許多政黨，也不算壞啦。

『你覺得這一些不影響你嗎，湯姆士？可是我告訴你，你所以寫這些遊記，就是因爲你知道這些文章最沒有危險，而且誰也不會對你有成見。你在納粹統治下也能發表這些文章——對不對？』

她說得有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他這些隨筆裏決沒有什麼地方會得罪人。但是這不是他要寫這些文章的原因。他只是還不能獨自着手一個比較複雜的寫作計劃。

爲什麼他還不能呢？

『你並不是有意識地低頭，湯姆士——我並沒有這樣講。可是你不知不覺有着這種趨向了。你過去是「自由之聲」——你要我引一些你自己寫的東西嗎？』

「我給你們美國雜誌寫文章的時候，」他慢吞吞說，「我總得事前就考慮到哪些話他們願意接受，哪些話他們不願意接受。這裏也沒有什麼大兩樣。」

「可是的確兩樣！你現在是在你自己的國家裏，湯姆士，親愛的，而且你是你們國家的一個大人物。你說的話他們全會相信，你的意見他們全會聽，這是你的責任，而你卻在規避這種責任。」

他想到那次從聖路易到堪薩斯城的夜車上的事。「自由……」他恨恨地說。「自由是什麼？自由從哪裏開始，到哪裏完結？」

「對了！」她嚷道。「問題就在這上面！這就是應該回答的問題——當前，在這個國家裏，由你來回答。因為成千成萬的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她向他走近一點，緊張地講着。「自由決不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自由是個性情執拗，渾身創傷的老人……」別人講過這話——是誰講的，布里昂特㊀嗎？管它誰講的，湯姆士反正不知道，但是放在這裏可真合適。「自由從來就不穩定的。你們捷克人幾百年來就一直在為自由鬥爭着。寫寫自由吧，湯姆士，你就會成為你們國家裏最偉大的人物！」

她的眼裏冒着火燄。顯然的，她在這片刻間是愛上了他。所有這些他都無動於衷地看在眼裏，使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從她來到他家以後，他此刻算是第一次頭腦清醒起來。她對於新聞和別人心裏想的事情，有着驚人的敏感。她成功的訣竅就在於她能迎合潮流，不過表面卻要做出略略走在

㊀ 威廉．布里昂特（一七九四——一八七八）：美國詩人。

時代前面，甚至和潮流相反。

「寫一點關於自由的東西？」他輕蔑地說。「你意思是一篇論文？一本小册子？」

「爲什麼不寫呢？」

對的——爲什麼不寫呢？可是就因爲是她把他引到槽邊，所以他不願意從這槽裏喝水。他巴不得自由這兩個字從不曾從她嘴裏講出來過。爲什麼她不讓他自己來發現這字眼呢？

「因爲這個題目像一副撲克紙牌一樣，人人都打過，連你自己也打過，愛琳娜。因爲我還有其他事情，因爲我不喜歡這個題目。」

可是如果我把這副牌重洗一次，重新發一下？如果我當眞寫一篇這樣的論文，而且把結論寫得完全和她的不一樣呢？……他可以看看這光輝的東西——這個那麼多人爲它犧牲了生命的自由，並且了解一下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可以回溯一下祖國那些偉大的哲學家，胡司㊀、夸美紐斯、和奧古斯丁・史美塔那。他可以挖一挖自己民族的根，挖一挖自己民族復興的革命、自己民族流血的戰爭，獨眼將軍席斯加和達保爾黨人㊁，早年的馬薩里克，以及這次戰爭中在集中營內無聲無息

㊀ 約翰・胡司（一三六九——一四一五）：波希米亞宗教改革家，和捷克民族獨立運動的倡導者。一四一五年被天主教宗教法庭焚斃。

㊁ 約翰・席斯加（一三六〇？——一四二四）：波希米亞名將，胡司黨人，自由和平等的倡導者。於一四二一年以四千兵擊敗羅馬皇帝席吉斯門德的四萬大軍，攻下布拉格，並在達保爾山立營，其徒衆卽稱達保爾黨人。

死去的人們。在他那本永遠不會寫成的小說裏，他想給這些人樹立的紀念碑，沒有辭藻的修飾就有顯得更加精緻，更加乾淨，這將是他這個時代和他這個國家的一些燈塔。

他的眼光凝聚起來。他注意到她打量他時的躊躇滿志的神氣。『你打算在捷克斯洛伐克就多久？』他粗暴地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凱蒂已經問過我。你對客人不大客氣，湯姆士。』她大笑。他恨她，這一點她受得了。她了解他，就像他的哥哥—那個醫生了解一張X光相片那樣。他已經上鉤了，她看見鈎子鈎在他食管的深處。她又想，約瑟夫一定很高興呢……『同時你也不大機靈，』她最後說。

『够機靈呢！』他說，眼睛正視着她。她給了他一張藍圖，而且她一心祇有自己，決不會想到他不照這個圖樣做。可是，天下就沒有那麼肯定的事情。

第六章

卡雷爾在前座的角落裏，有一陣沒一陣地打着瞌睡。每卡車在通向山裏高低不平的路上每顛簸一下，他的頭就動一動，朦朦朧朧意識到自己在哪裏，意識到克拉伐特在駕駛着車子，以及自己的疑懼。

克拉伐特這次上路似乎很開心。他輕輕哼着歌，哼得簡直不成調子；他用一隻手抓着駕駛盤，用另一隻手在膝蓋上打着拍子——他心裏記得的那個歌曲的簡單節奏。

「你如果把卡車搞壞了，」卡雷爾帶着瞌睡說，「那你就有麻煩了。這是班達玻璃廠的卡車，卽使你是廠委會的頭兒，車子也不能算是你的。」

克拉伐特揿揿喇叭把路上的幾隻小雞趕開——小雞被公路上星期天特有的恬靜誘了出來，正在乾馬糞中間啄東西。牠們咯咯地叫，急拍着翅膀，搞不準哪一條溝裏安全些，最後四下散開，差一點兒出了事。

卡雷爾已經完全醒過來了，他說：「這次的事情沒有一樣是合法的……」

「這話你早就跟我講過了，」克拉伐特承認道。

早晨四點鐘，克拉伐特就把他叫醒，指給他看樓下停的卡車，並且說：「今天晚上，你又能做個道地的醫生了，你要的設備全有了，而且還有得多。」那時候卡雷爾就跟他講過這句話。從他們在漆黑中離開瀰得惶克的時候起，卡雷爾一直就在跟自己所受的教養和那些做人道理掙扎——他入了集中營之後所僅剩的那一點。

路變得更陡了，沿着峻峭的山坡，農家愈來愈少了。

「我歡喜這一次上路就是這個道理！」克拉伐特說。

「你是什麼意思？」

「使我回想起我們從前一起幹的事情。」

「可是還是不合法，」卡雷爾堅持說。

克拉伐特說：「那時候德國人抓住我——」

「他們抓住你嗎？什麼時候的事情？」

「今年一月裏……他們把我押到布拉格，把我關在龐克拉采監獄裏，審問了我，判了我死刑。我就這樣關在死牢裏，就心他們還是槍斃我，還是砍我的頭，還是絞我的頸子。我最不喜歡絞死。」

「絞死——」卡雷爾跟了一句。

卡車冒着氣，好不容易爬到了頂上。路陡然向下斜去，穿入一個遍植青松的山谷裏，一條小河在山谷中央蜿蜒流過，河水流過許多光滑的圓石時，銀光閃閃。遠處，樹叢中顯出一排堂皇的建築，

有些紅屋頂，有些綠的。

『我一天坐到晚，』克拉伐特說，『一直到了五月五號，響起了槍聲，革命來臨，他們把潘克拉采的牢門打開了。然後我才明白為什麼自己沒有給絞死，或者槍斃，或者砍頭。原來納粹政府解除了波希米亞的行政長官佛郎克先生的職務。而那個接任的人卻來不了，沒法接任，因為俄國人已經到了柏林的大門口啦。』

『那真是運氣！』卡雷爾說，完全是應酬克拉伐特。

克拉伐特換一下排擋。『我的死刑執行令早就放在行政長官的辦公桌上了——就只是在布拉格沒有一個人有資格批准……你瞧，這就是極端合法的結果。』

『我懂你的意思了，』卡雷爾大笑。

他的笑突然中斷。他打了一個寒噤。他覺得自己簡直像是跟鬼在一起坐車子。在他左邊的這個精力充沛的硬漢子，照理，該早已死了。一想到這裏使人不寒而慄。不知道怎的他一直以為，他和斯丹尼克教授被捕以後，接他們的手來負責領導那班人的這個高個子熔工，在以後的淪陷時期中，沒有出事。他果真一直以為是那樣嗎？不！他連想也沒想到過！他自己的遭遇始終盤據在他腦子裏，哪裏還管得了別人的事。過去的傷口已經結上疤痂，為了保護它，腦子有些地方就變得麻木不仁。現在聽說這件事情，既不感覺到冒火，也不感覺到內疚，這樣看來，他的身體一定是大大地復原了，比他自己所想像的要好多了。

『對我來說，』他隨口說道，『砍腦袋最不好受。』

『各人的口味不同！』克拉伐特聳聳肩，把車子開過一道小橋，穿過鎮上廣場在一條岔路上一幢樣式俗氣的二層樓房前面吱的一聲把車子停住。

鎮上比過了旺時的小礦泉休養地的星期天中午時分還來得安靜，來得荒涼。那些較大的建築——大飯店、華美飯店和郵傳旅館（後者的德文招牌還沒有完全塗去），都上了百葉窗，門都牢牢地上了鎖。只有玫瑰別墅，旗桿上一面褪色的捷克國旗在微風中飄蕩，還有點生氣。有些窗戶開着，窗檻上晾着紅色或者藍色方格的厚鴨絨褥，或顏色鮮豔的鄉下被子；壯碩的、兩頰胖胖的婦女們靠在各自的陽台欄杆上閒談。這些，都是捷克邊防軍官的妻子，她們的丈夫在門前石階上閒逛，或者在樓下走廊上看報紙。

這小鎮好像是他們專有的。那些大旅館的德國老闆都已經逃走了；那些不關緊要的蘇台德人——小店的老闆和生意人也都銷聲匿跡，他們盡量少拋頭露面，希望人家就此不注意到他們，並且把他們忘掉。

克拉伐特從卡車的駕駛室裏鑽出來，帶着未來主人翁的得意四面張望——最近這些天來，卡雷爾老發現他有這種派頭。克拉伐特揮動一下他的長胳膊——粗壯的手腕從他那件破舊短外衣的袖子裏伸了出來，說道：『這一切全要屬於我們。我們要把工人、工人的老婆和孩子們送到這裏來，我們要教他們享受這些他們從不曾享受過的東西。我們要把這裏搞成一個工會的療養地——你覺得

怎麼樣，醫生？」

「誰出錢呢？」

「我們！就拿斯達廠我們這些人來說吧。我們造玻璃，賣玻璃——我們把利潤拿來怎麼辦呢？你哥哥約瑟夫再也拿不到利潤了——你也拿不到——我也拿不到！工會就向政府租一家旅館，辦伙食，僱人來幫忙——這很簡單。」

「哎，克拉伐特，並不如此簡單！」

「就是那麼簡單！你撤走了私營老闆，事情自然而然就變得簡單了。工作以及如何利用工作成果，都變成由你自己決定的事情了。所以就是這樣簡單。」

卡雷爾不可捉摸地一笑。他喜歡克拉伐特這樣乾脆，可是他懷疑：即使在新的條件下，生活是不是會那樣。倒不是他要澆克拉伐特冷水。人類的嫉妒、卑鄙的野心，永遠傾向於墮落、永遠想在你的鄰居頭上敲一棍，從不把他當作你的親兄弟看待，這些事情縱然克拉伐特一時高興忘記掉，他不久就會感覺到，就會知道它的厲害。

一個兵士，肩上掛着步槍，慢吞吞走過來，一脚踏上卡車的踏脚板，漫不經心地問他們來鎮上做什麼。

克拉伐特從袋裏拿出一件公文來。那個兵慢慢辨認公文時，卡雷爾也張了一眼。這是用打字機打的，是林貝克的州人民委員會出的公事，它授權羅得涅克的工人佛郎迪席克．克拉伐特和醫生

卡雷爾·班達到新格羅夫·姆林爾泉場的三百六十七號的房子裏來清點財產——房子原先是內外全科醫生闊哈德·盧斯特的產業，他已經離開捷克了。

「清點財產麼？」兵士躊躇地問。

「當然，」克拉伐特說，點了一枝香煙，並且給了兵士一枝。「我們為了把事情搞得便當些，還開來了一輛卡車。我猜想這個盧斯特醫生走的時候行李一定帶得很少，他留下來的東西想必相當多。」

那個兵小心地把香煙放進口袋裏。「我想你說得對，」他說，用大拇指朝邊疆那邊指指，又補上一句：「他們滾的時候帶的行李全都很簡單，忘八羔子。」

「忘八羔子，」克拉伐特同意說。

「你們怎樣進去呢？」兵士問。他眼睛盯着那扇鑲飾精緻的大門望。看樣子，門鎖得很牢。

克拉伐特朝兵士的眼睛望望，說道：「那是你的問題。你已經看到政府出的信了。我們非清點不可。」

兵士把帽子往前一推罩住半個額頭。

「想想看罷，伙計　　想想看！」克拉伐特給他打氣。

「有個看房子的　　」那兵最後咕噥道。「她就住在路那頭。」

「那末，去把她找來，」克拉伐特說，「要趕快！我們這是公事！」

兵士跑步去了。

『這兒的人都很肯幫忙。』克拉伐特在卡雷爾的背上一拍。『你可以當個像樣的醫生啦！』

卡雷爾給他拍得嘘着氣，咳了起來。『你在欺負他。他是個鄉下土老兒，還弄不清楚清點財產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我早曉得有這麼一封公函和公函裏講的事情，我決不跟你來。你要給這個孩子招來麻煩，也給我你自己找麻煩。』

『如果你清點出來的東西不用，那末清點財產有什麼意義？』

『至少得去找這兒負責的軍官，徵得他的同意。』

『我爲什麼要去找他？他只會向州人民委員會重行請示，那樣一來，我們還得等三個月才拿得到東西。而在這期間，我們裏面的人生病，你就沒法診治，因爲你在等另一份公事，和另外一大堆印鑑。』

克拉伐特這一番話把他難倒了。假如克拉伐特的情報是準確的話，這間鎖住的房子裏有着止痛、救傷、截肢、接生、救命所需的各種東西——就是裏面沒有一件是屬於他的，或是克拉伐特的，雖然已經不再屬於盧斯特醫生的了。

『聽我說，』卡雷爾最後一次努力不使自己牽迦在內，『這些旅館，這些山——你說過要把這裏變成一個工人的療養地。那末他們在這裏也需要盧斯特的設備。你這樣做豈不是從一批工人手裏偸來給另一批工人……』

這次他可把克拉伐特難倒了。

「我眞希望你沒有對我說這樣的話，」克拉伐特說。「你們這些知識份子專給我這樣的人上圈套。這不公平。我要做的是正當的事情——」

那個士兵領着一個驚慌的婦人從路那頭走來。克拉伐特正把他那張從州人民委員會設法弄來的許可證摺了又摺。

卡雷爾望着克拉伐特手裏那一小方的紙。心裏卻在想，這個盧斯特醫生，要給戰時從德國成羣逃到這個幽靜、隱僻的礦泉地來的有錢商人和闊官僚診病，一定擁有許多貴重的設備：——像X光機，螢光屏，測繪心動電流波的精巧機器，顯微鏡，止血鉗，剪子，注射器，注射針頭，手術照燈，手術檯等等……

兵士催着婦人快走，已經快到他們面前了。

「克拉伐特！」卡雷爾說，「這個工人療養所要很久才辦得起來。到那時候，我們該有力量給他們辦一套新設備了。」

「你意思是說，重要的事情先做？」

「當然囉。」

克拉伐特鬆了一口氣，心放下來就在踏腳板上坐下。

卡雷爾吩咐那婦人打開門，大踏步走進盧斯特醫生留下的空房子裏，

這個天殺的蘇台德德國礦泉專家！

卡雷爾把出亡的醫生的笨重設備從診所裏搬了出來，搬下台階，裝上卡車，累得滿頭大汗。他老着臉皮抓這士兵的差，叫他幫助克拉伐特和他自己拆卸、搬運——這樣也免得他回到崗哨上去，向他的軍曹或者中尉報告這件古怪的搶點事件。他們也沒有功夫裝箱子。克拉伐特不顧看房子人的抗議，把蘇台德醫生的被褥、毯子和枕頭都派了用處，一部份拿來鋪在卡車骯髒的板上，其餘的用來包扎接收來的東西。卡雷爾最後又想起把盧斯特的約莫有一百多本的醫書也拖了出來，放在卡車後面。

最後，克拉伐特把後面的車板上的鏈子拴好。卡雷爾膝蓋抖着，臉上沾滿汗水和灰塵，細細察看車上的東西。東西多得出乎意外，而且在一個被德國人搜刮光的國家裏，簡直是無價之寶。單是醫藥一項的價值，已經只能用可藉以保全的生命來計算了。所有這些接收來的東西都等於生命。

這使卡雷爾又驚又喜。這一車連卡車的彈鋼板都壓直了的東西，開始在他的肩上變成一份更重的負擔。他和班達廠的廠委會所訂的合同只是幾小時的例行檢查，沒有什麼複雜的事情，難治一點的病人都送到林貝克那個人手不足的小醫院去。可是如今他有着這一卡車的東西，再加全國的醫生有一半都被殺害了，醫科大學又被德國人停閉了那些年，來不及訓練新醫生來彌補，他還是不管那個合同，擔負起他的義務來罷。他勢非成爲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的醫生不可。

「我們開車吧！」他簡潔地說。

士兵行了一個敬禮。卡車隆隆地開動起來，丟下那些恬靜的小別墅和停業旅館緊閉的窗戶。

卡雷爾現在既然只得接受這一卡車東西給他帶來的生活上的變化，他就為那些東西擔心起來——那些顯微鏡，X光機器上的燈泡，以及隨隨便便放在他的眼科手術椅子上的螢光屏上用的綠色玻璃板。他發現自己稱呼這些東西為「他的」時，內心感到非常慚愧。他不過是保管這些東西的人，正像約瑟夫是班達廠的國營廠長一樣——而且在這一點上，約瑟夫對班達廠的權利比卡雷爾對這些設備的權利要大得多了。

他想鬆口氣，心中計劃一下，這些東西該放在什麼地方。有些得放在醫藥室裏。約瑟夫得在廠中那一排辦公處房子裏給他騰出點地方來；這一來將使兩人中間的敵意更加深一層。卡雷爾把他亂蓬蓬的淺頭髮往後掠了一掠。他決定最近就跟約瑟夫開誠佈公地談一談。這一次他一定會應付得游刃有餘，而且這樣他要容易處得多，可以把公事和家事分開，對約瑟夫這個自大、爽直、失望的農夫也可以重新表白他真正的感情了。

也許他把醫藥室弄得簡單些，把大部份的設備搬到克拉伐特給他找來的那層黑暗的房子裏去，會使事情好辦得多。這樣的話，他就只能用一間廚房、一間小房間和一間沒有窗戶、也許祇能擺一張床的小屋。本來他對個人的享受並不怎樣放在心上，這筆意外之財強加在他頭上的清苦生活，也許算是對這次掠刼的一種贖罪苦行！贖罪！他是維得涅克唯一的醫生，也是附近好多哩以內唯一

的犧生——要他賠罪就頗罷，要是對這次越軌行為的任何一方面覺得過意不去，那才可笑。就社會來說，這次刼掠是必要的。

『克拉伐特！』他猛地一叫，把這位焊工嚇得坐直了身子。『為什麼事情對你都是那樣單純呢？』

克拉伐特眼睛仍舊望着路。『我們世世代代都是些單純的人。我祖父——他曾經給那個壞蛋皇帝雕琢過許多精緻的杯子——有一次對我說：佛郎迭，我的孩子，天底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做工的人，一種是僱用人做工的人……你一旦明白了這一點，卡雷爾，樣樣事情都清楚了。』他停止發表自己的哲學。『我早約好了幾個人來幫我們把東西搬到你房子裏去。我要把事情趕快做好，因為今天晚上我們還有事情要忙。要開一個會。』

卡雷爾想，老是開會。這些人開會開出癮來了，能够公開集會，各人面前放着一大杯淡啤酒大聲說話，這事情本身就是一種引誘。

『我希望你也參加，』克拉伐特說。

『我？』卡雷爾皺皺眉頭說道。『我有這麼多的書要看呢。是哪一類的會呢？』

『就只你跟我，還有一兩個別的人和斯丹尼克教授。』

『斯丹尼克——』卡雷爾說。

『他一直巴望見見你，我告訴過你的。你早應該抽功夫去見見他。他究竟年紀也不小了，納粹

匪徒對他也夠殘酷的，而且他們抓你也不是他的過失——』

『我避開他並不是這個原因！』卡雷爾打斷他的話。『我避開了你們所有的人，而且別讓我懊悔——』

『懊悔找上我？……我們並不強逼人家做什麽事情。』

『克拉伐特，你說——你是不是打算用後面卡車上的東西來引我上鈎呢？因為假如還是你的企圖的話，你還是趁早把東西運回去，馬上！』

克拉伐特正色說：『我以為我已經跟你把事情說清楚了，我們在羅得涅克需要一個醫生！』

他繼續開車子，一句話也不說。一進入羅得涅克，他就帶上兩個在路旁等他的工人。三個人一同卸下東西，搬進卡雷爾的屋子。卡雷爾指揮他們怎樣卸。克拉伐特並沒有介意他們之間不快的談話，只顧做手頭的事情。

這以後的幾個鐘頭，卡雷爾都拿來消磨在新得到的這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上面。他假裝把東西順順好，可是機器上的指針、線路和發亮的裝置一再分掉他的注意。他在手指上戳了一針，塗一點血在玻璃片上，然後放在顯微鏡下看看自己的血球；他把他的手術刀、剪子、鉗子分類放在玻璃架上和白鋼櫃的抽動靈活的狹長抽屜裏，他想把發光屏安裝好，可是直得他搬不動；他翻翻盧斯特醫生的一些德文書，把許多沒有裁開的篇頁裁開，開始讀起來——討厭的文字，就像布亨瓦爾特的禁衛

的狂吠——但是由於心神不寧，就無法認眞地讀這本厚書。

後來弄得精疲力盡，他就在那張鋪着泛黃花巾的大皮椅子裏坐下。房間裏一點聲音沒有。羅得漢克也是一點聲音沒有。他懶得扭上電燈，周圍那片靜謐的昏暗使他很受用。他覺得自己簡直能夠永遠坐下去，但是過了一陣子，就覺得靜得討厭。他想聽見人聲，笑聲，甚至隔壁房間裏悄悄走動的腳步聲。他開始感到寂寞，和他被德國人逮捕以後那些孤獨的夜晚裏所感到的一樣。他不能回到凱蒂和湯姆士那裏，不能這麼快就回去。他胡思亂想，打算上約瑟夫家裏跑一趟，可是他沒法子跟他談話，因爲愛琳娜·辛帕生一定在座。關於捷克醫學界最近的發展——那樣的充滿諷刺意味㊀——跟她有什麼談頭？

他走到碗櫃那裏，切了幾片麵包，解開紙包取出一小塊乾酪，又從櫃子最高一格上拿了一瓶乾癟的蘋果。他機械地吃着。四周已經完全黑下來了。他又在椅子上坐下。

他可以上斯丹尼克家裏開會去，至少他可以不必坐在這裏傾聽自己腦子裏撞擊着的各種思想。他現在倒願意見見斯丹尼克，但是在斯丹尼克跟許多人在一起的時候去見他卻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他知道他們有求於他。他們大約不會直說出來。他們大約會裝得很忙、很嚴肅、很有紀律，使他覺得自己不參加在裏面很不好受，裝出地下活動時期的派頭——雖則敵人老早就撤出國境了，只留下許多傷痕。

㊀ 這句話含有雙關的意思。暗指上面說過醫藥器材的事情，藉此跟愛琳娜開開玩笑。

傷痕：往日的記憶從黑暗中爬了出來，一幅幅破碎的圖畫：傷口、打壞的眼睛、瘀血、流涎的嘴唇、無窮盡的一排排人體。他的頭發痛，他的太陽穴像有個鎚子在敲。他用兩個拳頭緊抵着太陽穴，嘲笑着自己這些記憶。多麼高明的妙計——老追憶着往事，使自己沒法作美好的幻想！

對的，他要上斯丹尼克那裏去。他站起來，開亮電燈。他望望鏡子裏的自己，消瘦的臉，散亂的灰髮，失血的嘴唇。他咳了一聲，咳嗽的聲音使他心裏很快慰。他高聲說：『班達醫生！你過去的創傷剛結上嫩皮呢，別再多想了！』他拂去褂衫和褲子上的麵包屑，穿上那件舊美軍短上衣，鎖上門。

克拉伐特來開門。

『原來你改變了主意，』他說。

『對了，』卡當爾說，『改變了主意。』

那些人圍着一張鋪了褐紅色檯布的老式桌子坐着。一盞綠紗罩的電燈掛在桌子上面，在各人頭上抹上一片柔和而勻淨的光。

教授老了。人像是乾癟了一樣。衣服穿得完全和卡當爾記得的一樣，好像從不曾穿過集中營裏的囚衣似的。一條窄薄的黑領帶，邊上都已經磨破了，套在漿得很硬的領子上打了個結，夾鼻眼鏡鬆鬆地蹲在他那經常發炎的鼻樑上，上面有一根帶子直垂下來連繫在他的馬甲上，這樣，頭的動作即使太快，把眼鏡弄掉下來，也不至於掉在地上打碎。

卡雷爾望着他不勝詫異。他那訓練有素的眼睛一下就看出教授的身體受到的損害——可是身體已經在復原，而且被他的意志力和充沛的精力支持着。祇有斯丹尼克的聲音，忽起忽伏，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克制着自己。

其餘圍着桌子的人的臉，連克拉伐特的也在內，都變得模模糊糊了。在卡雷爾眼中，斯丹尼克毫無疑問，是這裏的領袖，正像他在地下活動的日子裏一樣，雖則他在發表意見的時候，還是加上一句『你也覺得對嗎？』或『你同意嗎？』

斯丹尼克和其餘在場的人對卡雷爾的進來都不大理會。他們隨便地和他招呼一下，就像招呼一個本來要來的，而且在類似的場合中時常見到的人一樣。他們把正在辯論的問題——關於添設經濟學基礎一門正規課程的必要性——一直辯論完結。

這時候，斯丹尼克才站了起來，『我親愛的卡雷爾，讓我來看看你。看見你安然無恙而且很健康，我真高興極了。歡迎——』他好像很感動的樣子。『歡迎你回來。』

卡雷爾握住那隻又乾又老的手。『很抱歉，沒有早點來看你。我明曉得該——』

斯丹尼克拿起桌上他面前的一個小紙包，遞給卡雷爾。『請你收下這個，』他簡單地說。

大家望着卡雷爾急急扯斷繩子，撕掉包皮紙，把書打開來，翻開他們所有的人都簽了名的那一頁，上面寫着：送給我們的朋友。

『怎麼樣？』克拉伐特說。

『喔，讓他去！』另一個人說。『你總是要人家演講。我們送這本書給他，是堵他的嘴，不是要他演講。』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諸位，』卡雷爾說。『我一定把它珍藏起來。』

冷了一下場。

後來克拉伐特說：『家族的起源㊀這本書倒不是應該珍藏，而是應該多讀讀的。』這句話把大家引起來。

斯丹尼克熱烈地說：『我一直沒有機會，卡雷爾，跟你談談我心裏的一些感想。不瞞你，那天晚上我把那個受傷的人送到你那裏，使你遭到後來那些不幸，後來我就懷疑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倒不是，』他等了一下才說，『因為連累到你個人，而是因為你被捕之後對於當時地下組織我們這個小組帶來的損失太大了。我唯一可以替自己開脫的是：我當作我把那個人帶到你門口時沒有被人瞧見。後來證明我是錯了。』

『這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卡雷爾說。

『可是我們必須講清楚，』斯丹尼克回答。他襯衫的硬袖子，就像戰前一樣，又從他的上衣的袖子裏拖了出來，他不耐煩地把它們塞回去。『假如你還恨我們，你是滿可以的，也不妨說出來。』

『當時我可以把門關上不理你的！』

㊀ 即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恩格斯著。

『不，』斯丹尼克說，『這不算是答覆。你當時在我們小組裏，你就得服從命令——再說，你是個醫生，也不能拒絕病人。』

磨工奧達卡·布拉赫也在座，這時探出頭來，好把卡雷爾看仔細些。卡雷爾意識到斯丹尼克講的話和克拉伐特在麗達想解僱布拉赫的時候去找他這一事實之間的關係。他想：完全是老花樣……他們又在通過他的職業把他牽連進去了。

『你的答覆呢，』斯丹尼克問道。

『你可以看出我這個人還不壞，』卡雷爾說。『我知道我當時的行動可能引起的後果。我參加你們裏面來的時候，我就知道的，而且我給病人鉗去子彈的時候，我也知道的……』

卡雷爾變得不安起來。他講話的態度會使這些人認爲他的話很對而且信任他。他是不是眞的希望這樣呢？他做了那麼多的事情，學到了那麼多——在大學時代，在地下活動期間，在集中營裏，從諾法克，從各色人等那裏——可是他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他今後究竟向哪一方面走呢？

斯丹尼克已經重新坐了下來，但是仍舊從夾鼻眼鏡的邊上瞧着他。『好，』他說，『我們得談下去了。那兒有一張空椅子。你請坐罷。』

卡雷爾抓住椅子的背。事實上他是規避了斯丹尼克的問題，並沒有全面地回答；他對這個老人，以及對他們全體，都太不公平了。『今晚上你們找我來到底爲的什麼？』他問。

斯丹尼克聽到他這尋釁的口吻微微一笑。『我們要你幫忙，而且我們覺得你能夠對我們忙的，

因爲你是我們的醫生，你又成爲這個小城生活的一部份了。還有我們要把這本書送給你。」

他們真的跟他說了，而且很直率地說出來。他很佩服斯丹尼克這樣坦白，尤其因爲他預料他們會閃鑠其辭的，所以更加佩服。老教授的倫理觀念好像比他其餘的一切更經得起過去的考驗。卡雷爾就設法使自己問：你們要我怎樣幫助你們呢？

「你要不要坐下來，卡雷爾，參加我們的討論呢！你馬上就會明白你究竟能幫我們什麼忙。」

卡雷爾聽他的話坐下。

「我們得談談今年春天要舉行的選舉。人民要選舉一個依照憲法產生的國民議會，這將是政治力量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驗。」

冬天都還沒有到呢，這教授真是忙得太早了，卡雷爾想。他看得出這樣做的理由。目前這個臨時議會毫無道理。它是匆匆召集起來的，是二三十個流亡回來的政客根據他們制訂的那個所謂科息狄綱領隨便組成的。

「因此這次競選將是艱難而困苦的，」斯丹尼克的話講得快起來了，「對我們每個人都是艱難而困苦的。而且不僅僅因爲我們要控制任何一個政黨所佔的議會席數。這是重要的，但是它之所以重要只是爲了你獲得議席以後所做的事情——你們覺得對嗎？爭執點在於國有化問題和社會主義問題，雖然各黨各派都會說他們對這兩樣或多或少都贊成。」

「你們這夥人總算第一次隨波逐流了，」卡雷爾說。沒有人理睬他這句玩笑。布拉赫在盯住

自己殘廢的手，克拉伐特用兩個大拇指抵着下巴，很難說出他是熱心在聽，還是根本沒有聽；其他三個工人都在沉思中。

『社會主義……』斯丹尼克熱情地說出這個名詞。『我們根據科息茨綱領產生的國民陣線政府已經根據社會主義的方向採取了一些措施。這些措施——』他的聲音變得高起來了——『如果我們不能表明人民在支持我們，並且希望我們向前推進一步的話，就會變得毫無價值的。』

永遠是推進一步，卡雷爾皺着眉頭，永遠是向前推。然而他們做的是合乎邏輯的。

斯丹尼克已經約束住自己，用一種平靜然而有點重量的口氣繼續說道：『我們五月間有過一次革命，可是它的成果並沒有鞏固。今天的政局表面上很平靜，但是也只是表面；下面卻有各種力量在起着作用，要使我們回到第一次共和國的時期，回到我們過去碰到過的剝削，大批工人失業以及那種引起慕尼黑事件的軟弱政體。情形就是這樣，你們同意嗎？』

卡雷爾看得出大家都同意這話。他猜想，他們都已經聽到過類似的話，斯丹尼克只是想說服他。好吧，他是給說服了。還有什麼呢？

『說實際一點，』克拉伐特說，『有什麼提議沒有？』

『我們這兒要提一個候選人，』斯丹尼克告訴他們。『如果批准的話，這個人就列入本州我黨提名的競選人名單，我不曉得他在名單上列在第幾名，他不知道他是否會當選——這要看我們獲得的票數而定。可是名單上如果有了當地的人，我們在羅得涅克以及附近的小鎮和鄉區裏的機會就

會增加許多。』

在一剎那間，卡雷爾心裏有一種想法，認為他們找他來開會是為了要把他提名當候選人。可是這簡直胡鬧；在他們的黨裏 他甚至連個黨員身份也沒有；他不屬任何黨派團體 ……即使他們提出，他也不肯接受。 他不是搞政治的人，他只要工作，看病人的喉嚨，聽他們的心跳。

『我想到佛郎達·克拉伐特，』斯丹尼克說。『他是一個工人， 而且是個優秀工人。 工人都曉得他，不僅是班達廠裏的工人，連加工廠裏的以及附近各鎮的工人都知道他。 他和我們在一起很久了，他是地下活動時期的一個領袖，納粹還判了他死刑——你們大夥兒覺得怎麼樣？』

克拉伐特還是老樣子坐在那裏，兩個大拇指抵住下巴。 其餘的人都掉頭望他。 他抬起頭來，說道：『我不知道……』

布拉赫講話了。『我認識佛郎達·克拉伐特這麼些年了。 他在許多事情上都很行。 他知道人民要什麼，因為他聽取人民的話，人也謙虛。 可是他性情太急。』

『這可以改過來的，』斯丹尼克說。『你們覺得對嗎？』

『對的——早晚會改過來的，』布拉赫說。『可是趕不及這次競選。 我們的候選人——就跟我們的執旗手一樣。 他不能在別人前頭跑得太遠。』他的近視眼眨了眨，朝後一坐，算是話說完了。

隨和的小布拉赫，卡雷爾心裏想。 如果他還有點麵包皮嚼嚼，還能有馬鈴薯餵孩子，都得感謝克拉伐特。 然而他卻在這兒阻礙克拉伐特的競選。

可是克拉伐特好像接受這種責備。他鄭重地說：「布拉赫說得對，我有時候缺乏紀律觀念。我喜歡獨斷獨行，而且頂糟的是，」他供認說，「我還自鳴得意呢。」

卡雷爾笑了，可是其餘的人沒有理會這句俏皮話。斯丹尼克問道，「那末，還有誰呢！黨要我們回答，我們不能把我們裏面調的玩笑話送上去就算數。」

「我提議你，」克拉伐特說。

「我這麼一個古怪老頭子！」斯丹尼克用他的尖嗓子說。「我還有病！我還有一個學校要照顧，這個學校我不過才開始改組！我也許會等不到競選結束就死掉——」

「那樣的話，」克拉伐特冷靜地說，「名單上的第二名就遞補你。」

「納粹在羅得涅克的時候，你並不古怪呀，」一個人說。

「教師我們找得到，」布拉赫辯道。「領袖要難找得多。」

「如果我們一致提你，你接受不接受呢？」克拉伐特問道，他一雙手現在平放在桌子上，長長的馬臉顯得很堅決。

斯丹尼克撫摸自己發炎的鼻樑。「好罷，」他說，「看起來也只有如此——」突然他轉向卡雷爾說：「如果有你支持我們，我們的事情就好辦得多。你肯嗎？」

原來如此！這種率直的派頭使卡雷爾感覺很窘。

「不是爲我自己，」斯丹尼克繼續說下去，好像知道卡雷爾需要點時間考慮似的，「根本不是

私人請托。拿我個人來說，我倒希望州裏組織上有很多的候選人才，可以任意挑選，根本不用考慮到我，我是爲的我們所爭取的一切，爲了使那些你我親眼看見犧牲了的人不至於白死。』

他說得很安靜。這些話很打動人，可是在卡雷爾心裏卻引起一些完全不同的問題——克拉伐特給他套上這個廠醫職務是不是爲的這個緣故呢？是不是爲的這個才給他弄來這批最講究的設備呢？不是這樣的話，這些東西他一輩子也置備不起。他們把他踢了去使他和自己的哥哥和麗達衝突是不是爲的這個呢，這一切是不是他們精密安排的一種策略，不過現在加以最後的潤色呢？

『像我們這樣的小城市裏，醫生是個很有影響的人物，』斯丹尼克說着。『你也許不感覺到這一點，可是在人民中你有許多朋友，戰前就認識的。而且在這一帶，班達這個姓氏也有點份量。』

『他在中層階級裏可以幫我們不少的忙，』克拉伐特加上自己的分析。『屠夫和糖果店的老闆和教堂裏的下級職員都比較願意聽一位班達醫生的話，不願意聽我的話。』

他們把他當作達到目的的工具。他們的目的也許是好的。他有一架螢光屏也是好的，可是取得螢光屏的手段卻不好。他們好像並不覺得這中間的矛盾。他們指望他能夠了解他的幫助是必要的，這樣就可以保證班達廠永遠是人民的財產，就可以在山裏租一家旅館，把工人送去休養，就可以保證在班達廠的醫藥室裏每星期有醫生來看兩次病，等等。他們指望他了解這一切道理，而且興這些道理去行動，他的私人感情，他的限度，全不去管它。而且他們滿有資格指望他這樣做，因爲在地下活動時期他和他們站在一起過，而且醫治過那個受傷的人，在蓋世太保的監獄裏熬過刑，而且一

個字也沒有吐出來。可是當時的時代不同，是非很清楚，決不會弄錯的。

『你肯幫助我們嗎？』斯丹尼克說。

夾鼻眼鏡上拖下來的那根黑帶子，在卡雷爾的眼中，有一種特別的魅力。『好的，我可以支持你們，照我的方式。』

『照你的方式，』——克拉伐特的臉湊過來——『這是什麼意思？』

『我還沒開始當醫生呢。我會忙不過來。現在怎麼能講得定？』

斯丹尼克擺手叫克拉伐特不要講。他把袖子塞塞進去，『我了解，卡雷爾。我知道你吃過的苦頭。你有理由這樣——』

『我並不是害怕！』卡雷爾打斷他的話。『至少我希望不會害怕！』他感覺到自己上唇上汗珠纍纍。『我證明過自己並不怕。我看到過死人，並且用上百種不同的方法解剖過死人心、死人胃、死人肝、死人腦和死人眼睛，……』

他們現在坐在柔和的綠色燈光下面，都像雕像一樣。卡雷爾搽一下嘴唇。『也許我還不能前進得和你們一樣快！』他衝口而出。『也許我根本前進不了。』

夾鼻眼鏡閃了一下。『那麼，考慮考慮罷，』斯丹尼克說。『我敢說，單槳多着呢，不怕你不開步走。』

第七章

如果有人預言，在解放戰爭結束後的一年內，你們得重新檢查一下你們所奮鬪的那些原則性的問題——他的聲音一定會淹沒在嘲笑裏。然而在今天，人的思想卻又關切到他和別人和平相處的文明生活範圍內的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了。過去被視為絕對真理的開明的主義和信條也被加以懷疑，真理的本身以及對真理的追求都被說成相對的性質。我們揚克民族的哲學的締造者，我們的大師約翰·胡司幾百年前所定下的準繩：『彼此相愛，決不容許正直的人受到壓迫，讓人人都能接近真理』，現在哪裏去了？

引自湯姆士·莊婆：自由論

一旦開了頭，湯姆士對於工作的興趣卻愈來愈濃了。他的第一件要事是廓清一下自己的頭腦，使自己能看清這問題的各個方面。這有點像墾荒。那些人們常常說到的，但往往祇是一知半解的動聽的詞句和名詞都像頑強的樹根或者陷在土裏很深的石頭，必須挖掘出來，拋到一邊去，才能用

犂翻土。

而且犂非耕得深不可，因為地面上長滿了雜草，五色繽紛。但是一無用處。從來沒有一個題目像這個題目這樣有人發表過這麼多不同的見解。自由這個名詞祇要一提出來，就像魔術那樣快，立刻就引出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崇高而英勇的口號，但是大部份都是毫無意義的。當他研究了幾個製造這些口號的人，推究他們的動機和他們的事跡，所得的結果非常驚人，而且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他發現許多侈談自由的人一方面把這個名詞的含義用得廣泛無比，同時卻用來指他個人的自由，從不包括別人的自由，這弄得他又氣又好笑。

在進一步研究複雜問題以前，必須先下些定義，先問些簡單的問題。怎樣才算是自由呢？你什麼時候是自由呢？究竟有多少種不同的自由呢？

假定有一個人要從羅得涅克到布拉格去。顯然他有自由這樣做；現在沒有警察，沒有納粹的哨兵阻止他了。但是坐火車要錢。你有這筆錢，那你就有自由了。沒有這筆錢，你就不自由。因此，沒有錢的話，你在理論上是自由的，而實際上並不然……

雖然這話好像是起碼知識，但卻是無法推翻的，而且把這話引伸一下，其結果很可憐。像這樣的障礙有多少喫！使你拿不到糖果的、店舖櫥窗的厚玻璃，阻止你做許多做起來也許怪有意思的事情的法律，使你不能如你心願那樣豐富、那樣任性，那樣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內心克制……

我們不自由是因為我們不是孤獨的。絕對的個人，十足自由自在的，只能存在於別人的生活以

外，社會以外——像魯濱孫那樣。

我們誰都不是魯濱孫。我們全受到若干限制，這就是說，自由不過是大家普遍同意的某種衡器上的一個定點，就像體溫計上正常體溫的那個度數——在這點下面，只有這麼些限制，你是自由的；在這點上面，限制多得人受不了，你就是不自由的。

可是這一點在什麼地方呢？而且對不同的人，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時代來說，這一點不是完全不同的嗎？

假如人類像普羅米修士㊀一樣，受着內心的驅策，對既成的習俗、法律和虛偽的常軌起一種創造性的反抗——那末根據什麼觀點和理由可以或者應該把普羅米修士鎖起來呢？而且誰又有資格來裁判他呢？

湯姆士坐在椅子上一驚。又來啦——那個輕輕的叩門聲。他的文思好不容易入港，又被一陣怒火攪亂了——她難道一點不體會到創作的甘苦麼？她難道以為他像個農夫那樣，對着馬吐地吆一聲就能把施肥車停下來，或者像個工人那樣，把機器隨便開開關關嗎？

帶歉意的叩門聲第三次響起來了。他把桌上的紙張推向一邊，幾步就走到門邊。

㊀ 希臘神話，普羅米修士以泥土創造人，並私盜天火賜給人類，因此爲天帝鎖於高加索山，白晝鷙鷹食其肝，夜間又使其還原，後爲赫克剌斯所釋。

『什麼事情，凱蒂？房子着火啦？你要什麼？錢嗎？吃早飯的時候爲什麼不說？』

『約瑟夫打來電話。』

『那又怎麼啦！他從什麼時候起變得那麼重要，弄得你非打攪我的工作不可？』

她等了一陣才回答，帶着討饒的口氣說：『我請他把話留下或者過一下再打來，可是他堅持要你聽。他講得非常緊急似的，所以我想——』

『你想！』他嘴唇顯出鄙夷的樣子。

『好罷！我去告訴他你不要跟他講話。』

『還我自己會告訴他。』他掠過她的身旁走到大廳裏電話機那裏，對他哥哥冷冰冰說了一聲『哈囉！』

對方來了一大串話，又快又興高采烈，簡直連字眼都難分清和聽懂。湯姆士把聽筒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點了一枝煙，站在那裏，板着一副臉。只是偶爾說一兩聲『是的，是的』。最後好像被迫讓步似的又說了一聲無可奈何的『是的』，就把電話掛斷了。

他四面找凱蒂，可是她已經走開了。他火上加火，留神聽可有她的聲音，一點聲音也沒有。她既不在廚房裏，也不在飯廳裏。最後他在起坐室裏找到她，在那裏做針線。

她把針線放在一邊。『是要緊事情嗎？』

『當然不是！』他像責怪她似地說。『就只是我們這個星期天晚上又完了。』

她對這個星期天的晚上，或者任何其他夜晚並不特別盼望。雖然他的口氣指望她也感到不安，她卻絲毫不感覺到。她拿起了她正在縫補的那雙襪子。

『他找我們去吃晚飯，很大的一個宴會——他說是一個盛舉。班達全家子，和羅得程克的所有闊人，還有布拉格來的和林貝克來的名流，我猜想，我是他的「主菜」。』

卡雷爾也會在那裏的，她想，馬上又把這念頭壓了下去。

『哼，』他說，『你可以有個機會打扮一下了。你激動嗎？約瑟夫倒是激動得很。他說，我是第一個曉得這消息的人。他們把他的小小王國擴大了，派他做漢姆爾廠的國營廠長。我能看出他像隻鼓足肚子的青蛙，對我們以及對整個玻璃工業界愈來愈自負了。』

『你還不至於那麼討厭他，』她勸慰地說。『假如你有一本新書出版——你是怎麼樣的感覺？我替他感到非常高興。』

『喔，基督啊……』

她聽到他把書房門砰地一聲關上。

凱蒂繼續做針線。還有很多縫補工作要做呢；東西都快穿破了，買新的也很困難——舖子裏沒有什麼東西可買，而且她的家用也變得少得可憐。如果她出去找到一個職業……卡雷爾或者可以幫助她再找到看護工作。她做這事真是再適合也沒有，可是湯姆士一天一個人就上八個鐘頭，一定會變得非常暴躁，使其餘的三分之二時間簡直叫人受不了。

他愈來愈難對付了，脾氣也變得愈來愈沒法捉摸。她弄不懂是不是自己變麻木了。她了解他，連最細微的怪想頭也了解，但是有時候好像她的感覺和他很不一致，這種情形是新近才有的。這一次對他們生活的打亂，她並不和他一樣忿怒。她對約瑟夫的成功能够感到高興，這多少對於班達廠收歸國有的事情算得上一帖止痛劑。她也喜歡請吃飯這個主意……何況，這樣可以給她的刻板生活來一點變化，或許這能够把約瑟夫和湯姆士拉攏一點，她知道，在他們兩個人要好時，她自己的日子也好過些。

『凱蒂！』

他又回來了，皺着眉望着她椅子旁邊那堆襪子。

『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他那種粗暴的神氣已經沒有了。『我求求你，別拿些不相干的事情打攪我。千萬不要違抗我。』

『我沒有違抗你，湯姆士。』她對他微笑。

她的笑容多少使他心平氣和了一點。她的微笑使她褐色眼珠裏的淡綠光澤變得特別鮮明。『今天早晨，我的腦子非常清楚，』他懊喪地說，『而現在我的思路搞得一團糟，我腦子裏就只是一堆亂七八糟、不相聯貫的印象。你要我完全停止工作嗎？』

『我盼望你能重新開始做一點你認爲値得做的事情，盼望了好久了。』

『目前這工作是値得做的，』他說。『我有一種感覺，自己正在着手一樁非常偉大的事情。』

她不再微笑了。臉上露出非常注意的神情。

「這件工作將使我恢復我原有的地位，凱蒂。這將是一本書，比我放棄的那部小說要重要得多，深刻得多，範圍也大得多……」

她抓住他的手，自己的前額靠在他的手上。「這樣就什麼事情都會好些了。」

她話裏面的感情使他很覺得詫異。他輕輕掙脫自己的手。「我在寫一篇論自由的文章。當然，先要把問題考慮成熟，然後動筆。可是有一點我很有把握：只要給我一點機會，我就能完成它。而且我就不知道在我國，或者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幹得了這樁事情的。」

全世界……這是愛琳娜·辛帕生的口吻。「愛琳娜知道這事嗎？」

他往後一縮。「她不知道。沒有人知道。我告訴你只是因為——也許我該早一點告訴你——」

「我倒希望你早一點告訴我。這關係我太大了——」她抬頭望住他，眼睛很亮。「關係我們倆。」

「可是你還不知道我怎樣寫呢！」

「哦，我知道一定是部偉大的書。我了解你。你開始寫第一部書的情形我都記得，我完全記得，怎樣慢慢寫起來，什麼都那樣美——」

「你對我的期望倒不小。」

她變得小心起來。他對她的熱心並不顯得討厭，可是她切不可顯得過份熱心。「你又在工作

了。」她說，「這是最主要的。而且你已經開始在寫一本書了。」

「爲什麼這對你那麼重要？」

「我是你的妻子！」

「你過去也沒有怎樣「夫榮妻貴」過。你想這樣嗎？」他厲蹙微蹙，有點迷惑的樣子。

「哦，天啊，不是的！」既要不激怒他，又不把事情搞糟，她怎麼說才好呢？「當你寫一本偉大而重要的著作時，湯姆士，我感覺我們的生活就有了個目標——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

「如果我不寫一本重要的著作，我們的生活就沒有目標了嗎？」

「我請你不要歪曲我的話。」她的嘴唇顫抖着。

他嘆口氣。「我這人很難對付，是不是？」

「有時候。」

「我並不有意這樣，凱蒂。不知不覺就搞成這樣了。」

從前在他脾氣好的時候，她完全知道怎樣應對和怎樣說話。現在她卻擔心自己的機智應付不了。

「把你的論文再多告訴我一點好嗎？」她說。

「很——很複雜。」他覺得她是故意在用話支吾開去。「等我把底稿寫好一部份以後，我找你給我打字。現在我們不要談文學罷。」

『那你要談什麼呢？』

『談你跟我，比如。』

『為什麼？有什麼問題呢？』

『一定得有什麼問題嗎？』他凝視住她。她的乳部又圓又結實，嘴唇豐滿而柔軟，然而她卻似乎離他很遠。『人就是這個毛病，非要等雙方開始疏遠的時候，從不想到彼此間的關係。』

凱希覺得肚子裏面緊得怪不好受。

『我可不是那樣，』他繼續說。『我要看見我們，我們兩個人，在家裏。現在我們該更快活些了。一個人家裏不能老留一個外客，即使是親兄弟也不好。』

卡雷爾……她手裏的針縫得更快了。他一樣東西都不曾留在這間屋子裏，而且他也避免上這兒來。

『我懂得你的關切，你的愛和你的忠心——我並不是沒有感覺的——』他猶豫了一下。是燈光的緣故，她的喉部顯得很柔軟，眼下溢上陰影。『可是我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我不得不這樣——你懂嗎？』

『不必道歉了，湯姆士。』

『那一天，我寫到半截兒想起你來。你有的是空閑時間。這些家務也沒有多少意思，』——他拿起一雙捲好的襪子——『補綴東西也沒有多少意思。要是我們有了孩子，也許 』

他不講下去了。

過去的日子，那些她睡在他身邊的夜晚，湧上她的心頭。那時候他老說：我們這個家都沒有，何必再在這世界上添一個受罪的人呢？他總是這樣問。可是這些全只是些藉口。有個孩子就會拴住他，剪掉他的翅膀。

『凱蒂，你要不要生個孩子？』

她站了起來，從他手裏把襪子拿走，並且給他把額上一綹頭髮掠到旁邊。

『你要不要，凱蒂？』

他把身子向她靠過來，好像要摟她似的。

『等你寫完這本書以後，』她說，細聲細氣地。『目前，有個孩子會像家裏來了一個生客一樣，會打攪你的。』

『你太關心這本書了。』

『我是關心你。』

『對的，』他說，『倒是真的。』他轉身走了。

她在門口追上他。『對不起，湯姆士——』她幾乎要哭出來。『我心緒不佳。』

『心緒——』他聳聳肩。『你從來就不關什麼心緒不佳。這對我是個很大的幫助。我想，這是我的過錯。』

她的頭腦裏有許多話在盤旋着，可是沒有一句對勁。

「不過，我向你道過歉了！」他着惱地拍拍手。「你還能希望一個男人怎樣？」

他走了出去。

凱蒂回到房間裏。她拿起針線想做，可是又放下了。她巴不得能跟他到書房裏去，讓他知道她是愛他的，想親親他的眼瞼和額頭，使他賭氣的嘴角柔和起來。她自己也弄不清這樣做對不對。可是他卻關照過她不管什麼事情都不准進他的書房。

卡雷爾到達約瑟夫的家裏時，已經傍晚了，——就是在這所房子裏，他出世並且後來度過他的童年和青年時期的。斑達這一家完全依照舊式傳統：由長子承繼老宅。卡雷爾並不嫉妒約瑟夫這幢兩邊有廂房的幽暗的大宅子；可是他的確反對麗達的審美觀念——弄得現在每間房間都帶上她的審美色彩，跟他青年時期的印象完全不同了。

客廳和遊戲室之間的大拉門給推進牆裏去。這一來這屋子簡直就像一間一頭裝黑色嵌板、一頭貼草綠色糊壁紙的殯儀館大廳。這兩個打通了的陰沉沉的房間添上一羣客人稍稍有了些生氣，客人們或者聚成一堆，或者走動着，手裏都拿着一盤油炸麵包，小心地端着酒杯。

客人中卡雷爾認得很多。這些人多多少少都和羅得涅克跟馬丁尼斯玻璃製造業，以及附近的玻璃工業有關係，因而和約瑟夫的進項也有關係。他們就像這個變動中的社會的一個橫切面——

有些是當地的名流，暫時總算沒有垮掉，穿着深顏色的服裝，神態已經穿得發亮，神色依然自若；有些穿了一身新衣服，那樣子就像擔心衣縫不牢似的；有些是發跡不久的，還沒有置備適宜於這種盛會穿戴的衣飾。女太太們都謹慎地聊着天，唯恐說出些有背傳統或者不合時宜的話來。這裏面有班達廠和維普利廠中的會記主任和各部門的負責人。當卡雷爾走進屋子的時候，麗達正在應酬林貝克的州人民委員會派來的四位代表——每個人代表四大政黨裏面的一個政黨。

當她把林貝克來的四位代表招呼到點心桌子那邊以後，卡雷爾對她說：『你搞得真不壞！看樣子這宴會很成功！』

她對他微微一笑，很忙碌的樣子；他注意到她的笑容顯得有點特別。這使他不解。他的舌頭很快地舐了一下那副新裝的假牙。原來如此！她那處本來裝着銀套子的牙齒已經換上一隻磁牙，這使得她笑起來好看了些。她走動起來有一種闊綽和躊躇滿志的派頭，再加上一身簡單而富麗的服飾一襯，就更加顯眼。

『很成功！』她說。『等約瑟夫和克拉伐特先生和諾法克參事從厰了尼斯一回來，我們就開飯——』

『約翰．諾法克？』卡雷爾的心怦怦跳起來，但是他站着一點不動，想使心跳不要加快。她輕輕拍拍自己的左臂，手鐲叮噹作響。『是約翰．諾法克。我幾乎忘了你認識他的。』

『只見過幾面，』他說，而且對自己這樣說感覺詫異。他想隱瞞什麼呢？

她的眼睛正視着他。『他可不是這樣說的。我是不是該事先告訴你他要來呢？』

『哦，用不着！』他聳聳肩，他的心跳又給壓制下去了。『我在布拉格看牙齒的時候，聽什麼人講起過他在一個部裏工作。』

麗達想問他是否去看過諾法克，但是考慮之下還是不問。她想知道的事情，今天晚上，她準會全弄清楚。『他們幾個人去馬丁尼斯看看漢姆爾啟。』她又擺出主婦的樣子向他微微一笑，『你過去跟愛琳娜談談，好嗎？這兒很少人會講英語……』

她翩然離去，又去給客人間彼此介紹。這在她做來也很在行。客人之間開始活動起來了，談話逐漸生動起來，而且聲音也高了。

『卡雷爾叔叔！』

他用胳臂摟住佩德，然後往後退了兩步打量她。『多美啊！』他說。『你的頭髮換了式樣了？』佩德快樂得臉都紅了。她梳頭髮把胳臂都梳痠了，直到把頭髮梳成像一個髮髻，軟軟地掛在頸背上。她的眼睛發着光。『這衣服也是新的，』她指出。『是在羅得渲克做的，可是那女裁縫是照我從一本巴黎的雜誌上剪下來的畫片做的。』

她的衣服減輕了一點她的傻裏傻氣的派頭。手織花邊做成的白領子用一隻金別針別着；別針還是她祖母安娜的遺物。

『你是這兒最好看的女孩子，』卡雷爾說。『誰也趕不上！來吧，我們找客人談談去。』

你決不會錯過愛琳娜，尤其是今天這種場合，瞧！頸子上繫了那麼一條粉紅色巴黎圍巾，多漂亮，剛好襯托出她的銀灰色頭髮和健康的黃褐色皮膚。

『啊，賢生！』她歡迎他。『今天是你哥哥約瑟夫的一個歷史性的日子。你對這有什麼感想？』

『你是不是打算在文章裏引用我的話呢？』

『胡扯！你看我帶了筆記本沒有？我從布拉格趕來，只是爲約瑟夫開這次慶祝宴會。不管社會主義與否，好人總不會被埋掉，對嗎？』

『我想是的。』

她很親熱地拍拍佩德，可是注意力還是放在卡雷爾身上。『他的孩子多可愛！你是不是一直這樣不愛發表意見呢，還是從你擔任政府的事情以後才這樣的呢？』

『一直這樣，』卡雷爾說。『在集中營裏養成的習慣。』

『那麼，就保持這種習慣吧！』她的手從佩德的肩頭拿下來，朝着整個房間和客人一揮。『除非你們這些人來設法改變一下局勢，整個國家就會變成一個冠冕堂皇的大集中營！』

『你打算向美國這樣報道嗎？』

『當然囉！我們有新聞自由！我們有——』

他已經不在聽她講了。他瞥見凱蒂在糊着草綠色壁紙那一頭。有這麼一剎那，兩人的眼光碰在一起，然後她把目光避開，轉到湯姆士身上。這時愛琳娜已經發現湯姆士，一直朝他走去，後面跟

着卡雷爾和佩德，就像補牢車替後面的車子開路那樣。

『湯姆士，親愛的！』她說，『你氣色好極了！你臉上有了血色，眼裏也亮了！』她順便向凱蒂說了聲『你好』，立刻又轉向湯姆士。『我敢打賭，我知道你是什麼緣故這樣紅光滿面。你在工作了。你已經開始寫自由論了！』

湯姆士喝了一口酒，嗆了一下，就咳起來。

『別否認！』愛琳娜大聲笑着說。『這多好！多麼偉大！這是從廣島以來我聽到的最好的消息。』

凱蒂的臉色蒼白，忍着氣。她的目光集中在湯姆士領帶的結上。她的心情變化，卡雷爾本來全看得出來，這時候卻感到不解。就算把寫論文比作原子彈爆炸是辛帕生的作風，可是湯姆士放棄那本毫無希望的小說，來開始另一樁認真的工作，應該也是她高興的事。愛琳娜才講的，是一本關於自由的文章。自由，他心想。集中營的大門給打開來。諾法克牽領着他和一羣別的人出來迎接美國人。湯姆士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湯姆士咳了一陣以後，很乾脆地說道：『我在寫一點東西。我只打算擬一個大綱。我還在作一點研究工作。凱蒂可以告訴你。』

『他的工作進行得很好，』凱蒂好不容易說了一句。

她的臉這時正轉向卡雷爾，臉上什麼感情都不顯露出來；可是他心裏卻充滿着一種企望，想走到她的前面，擋着她，使任何人都看不到她。他聽見愛琳娜說，『你寫的任何東西我都要看看，湯姆

士——」他聽見湯姆士無力而躲閃的回答，『我怕沒有什麼可以給你看的——』以及凱蒂的有禮貌然而過於大聲的詢問，『你在新居裏過得怎樣，卡雷爾？』

『很好，很好，』他說，『我全都弄停當了。』

『可有女傭按時到你那裏去嗎？』

接着又是愛琳娜的殷懃一切的聲音，『你知道我多麼高興看見你的工作進展，湯姆士親愛的——我對這篇論文簡直像父母對子女那樣關切呢！』

緊張的情緒好像一根根電線又像屍體隆起的皮膚下面的肌肉纖維那樣突出來——從凱蒂傳到湯姆士，再傳到愛琳娜——在卡雷爾的頭腦裏印進一個問題，湯姆士準備寫什麼呢？把辛帕生的資調來一個捷克版嗎？

湯姆士跟他講話了，不再隱蔽他的惡意。『你和凱蒂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打算把這個搞成一個正正經經的下午嗎？』

凱蒂默然無語望着卡雷爾乞援。他感到好像那些電線全集中到他身上來。

正在這時候，佩德一雙又熱又溼的手插進他的手裏。她的眼睛在他和凱蒂之間來回轉着。他低頭對她說：『佩德，你今天算我的女朋友，好嗎？吃飯的時候，你肯賞光坐在我旁邊嗎？』但是孩子的手仍舊緊緊抓着他。『如果各位太太小姐能讓我們告退一下，』他微微鞠躬，他請求的對像連佩德也包括在裏面，『我跟湯姆士有點正經事要談一下。』說時把湯姆士拉過一邊，『我需要喝杯

酒。你也需要。實在說，要來個幾杯。我們到那邊去吧。讓我們爲你的論文乾杯。」他抓住湯姆士的胳膊，連推帶搡地把他拉到放酒瓶的那張桌子旁邊。

「我有那麼一天非踢辛帕生那個婊娘的狗嘴不可」」湯姆士說。

「別當它一回事！」

卡雷爾遞給湯姆士一杯雙份的威士忌。湯姆士一飲而盡。

「再給我一杯！」

門口騷動起來。約瑟夫來了。那些名流一湧而上去招呼他，並且向他祝賀。

「我用不着看這個鬼相，是不是？」湯姆士把杯子在桌子上使勁一放，就走到房間的那一頭去。

卡雷爾把杯子高高舉過別人的頭頂，很愉快地敬約瑟夫酒，然後一口也沒有喝就把手放了下來。他望見諸法克，而諸法克也已望見他了。

麗達早已趕到門口，笑容可掬，滿面春風。那些名流們急於向布拉格來的要人致敬，在她身後站成一串，卡雷爾留神望着諸法克一路向點心桌邊走去，諸法克的態度很自如，很有教養的樣子，儼然一輩子一直在做官似的，根本不曾睡過囚房裏的木板床，不曾受過最劇烈的痛苦似的——當時一隻手臂碎成肉醬，眼睛發着燒，手術刀每劃一下，他的右手就抓住自己的嘴。卡雷爾竭力避開不看左手那隻空袖管。過去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過去的關係也斷了——他是不是有點怕諸法克剩下的那隻獨手一碰就會使這些舊關係復活過來呢？

這隻手現在正伸向他，他只得接受。『卡雷爾・班達，』諾法克說，接着又是一聲『卡雷爾・班達』，口氣裏充滿熱情，使卡雷爾的疑慮冰釋。

『我過得還好，』卡雷爾說。『你好嗎？』

他的心情又平定下來。諾法克笑笑。『很好。工作得稍稍過頭一點。連星期天都得去巡視工廠……你們工廠找到了一個好手——你那個哥哥約瑟夫。玻璃的事情他眞懂得。』

『玻璃的事情他眞懂得，對的，那還消說……』卡雷爾不說下去。諾法克是在減低他對約瑟夫的評價嗎？『喝酒嗎？』

『不，謝謝你。』諾法克隨便說下去：『你哥哥把什麼事情都告訴我——他籌備漢姆爾廠開工要碰上的頭痛事情，他需要的原料，資金。他帶我到處去看，發動機，鍛工的車間，配料間，庫房和熔爐間。他甚至要我把頭鑽進綫冷窰裏去，鑽到熔爐底下去。那裏面簡直像是一隻極大的烘餅，上面有一個個凹下去的小格子。那就是煤氣通進去再分別輸送出來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卡雷爾點點頭，『那就是煤氣通進去的地方。』諾法克滔滔講着，然而諾法克不是那種輕信別人說話的人；不過，約瑟夫能夠做個極好的推銷員，他一定拿出全付本領出來賣弄他自己。我要不要講點話呢？卡雷爾想。

『幸事！』麗達叫。『請過來入席罷。』

她向他們走來，約瑟夫也在她旁邊。他們倆眞是一對漂亮的主人和主婦，這一點卡雷爾沒法不

承認。他們幾乎帶着一種非常顯貴的風度，事實上約瑟夫現在確實已經是政府任命的一個顯貴了。

麗達把胳臂讓諾法克挽着走。『我們走好嗎……？』就領着大家走進餐廳。長餐桌上鋪着精緻的織花棕布，銀器閃閃發光，琢花玻璃的高腳酒杯反射着燈光，映出千百種霞彩。

班達家人、林貝克的代表、諾法克和愛琳娜、辛帕生坐在桌子的上席；當地的官員、克拉伐特以及其他也稱充一天闊老的工人們和他們的妻子都坐在下首。

在吃第一道菜的時候，大家很少講話。第一道是清牛肉湯，裏面飄浮着一些軟軟的帶着乾果味的粉團子。第二道菜是脆皮烤鵝，佐以另一種的粉團，切成薄片，味道更加適口——吃得大家都恭維麗達不止。

她雍容地接受大家的恭維，並且暗示還有更多的同樣好吃的東西要上來。她是個烹飪能手；女傭和今天臨時僱來幫忙的人不過做些粗作的事情，從頭到尾都是由她指揮；加鹽、加胡椒，加蒜和香料，調味汁以及在鵝皮上澆油，全是她親自動手。她知道這些人的食量很大，喜歡什麼口味，也知道這頓飯人家吃了會到處去說，而且吃到的人會很久都忘記不了，他們的胃裏將會發出約瑟夫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同情。

佩德吃得很文雅，一面和卡蕾爾談着話，特意找些儼然是成人談的題材。這樣使他還可以分神去隨便觀察和思考。事情已經發生了不少，可是當他看到約瑟夫眼睛四周隱約的焦慮的陰影時，他知道下面可能還有事情。

『你這餐飯吃得舒服嗎，約瑟夫？』他問。

『吃飯在我總是舒服事情，』約瑟夫說，『而且這餐飯不能再好了。』他轉到佩德背後，俯身向着卡雷爾，放低了聲音又說，『飯桌上的導火線很不少呢。』

卡雷爾本來想笑笑就算了，可是他發覺約瑟夫不自覺地向諾法克瞥了一眼，所以沒有笑出來。

『拿你的朋友克拉伐特來說，』約瑟夫詼諧地繼續說下去，指指那身蹩腳藏青嗶嘰上面的那張機警的長臉，『他爲了一塊粉團了很可能爆發一場階級鬥爭。但是我要的是和諧。還有許多滿講和很多道菜够我們消化的呢——』

他謹愼的眼光移到湯姆士身上。

湯姆士正在和諾法克辯論。『那末你們在漢姆爾頓裏預備僱用些什麼人呢？』他在問他，聲音高過席上的全部談話聲。

諾法克因爲只有一隻手，還在慢慢吃他的烤鵝。他把叉子放在盤子上。『我想我們得僱用大部份蘇台德區的德國人。他們現在還住在馬丁尼斯呢。』

『是政府的政策嗎？』

『不，只是臨時的辦法。』諾法克轉向約瑟夫。『我們得造玻璃，對不對？』

約瑟夫咕嚕了兩聲。飯桌那一頭的談話聲也停止了。愛琳娜問凱蒂：湯姆士說的什麼。

湯姆士臉漲得通紅。或許卡雷爾硬勸他喝的那些酒還在作怪。『你們爲什麼不把他們押解出

垸？』他質問。『政府早說過要這樣做的！為什麼我們不一下把他們全攆走了事？』

卡雷爾擔心約瑟夫的麻煩倒不會出在廠委會和國營廠長之間潛伏的敵意上，而是會出於自家人裏面。為什麼馬丁尼斯的情勢特別使湯姆士着惱呢？哦，當初是德國人把他趕出國的，是德國人破壞了他的家庭和他原來的生活，逼得他落入愛琳娜．辛帕生的手掌裏，搞得他心煩意亂，樣樣事情一團糟。

『還有你，克拉伐特先生！』湯姆士隔着桌子叫過去，『你可知道這個計劃嗎？你該有什麼意見，你跟你的捷克工會？』

克拉伐特轉動着酒杯腳。卡雷爾向他打暗號要他回答得謹慎些。這位焊工看見卡雷爾微微搖頭示意，考慮一下，就靜靜地說道，『我知道這個計劃。全部商量好的。德國人只做些下等的工作，而且只做到我們有捷克的熟練工人去接替他們的時候為止。沒有什麼要着急的……』

凱蒂把手放在湯姆士的手上。她一直就害怕出這種事情。湯姆士本來就是勉強來參加這次宴會的，他對她扯的謊又被戳穿了，愛琳娜對他的論文又以指導者自居，這一切的氣憤，再加上他本人的心緒不寧，以及回到他父親的舊居來的反感，全找到了發洩，找到了一個大題目來借題發揮。

卡雷爾看到湯姆士把她的手推開。存心向約瑟夫挑戰，湯姆士問道，『你只要有錢可賺，就不顧廉恥了？你們中間難道就沒有一個人有一點正義感嗎？這場戰爭為的是什麼？我這麼一直寫文章又是為的什麼？』

約瑟夫硬壓制着自己的聲音。『你講話好像湯姆爾啟是我的似的。你知道，連班達廠也都不是我的！我們賺的利潤都歸國家所有。』

愛琳娜用胳臂輕輕推一推凱蒂，請她翻譯。可是不知道還是凱蒂傳錯了話，還是愛琳娜的思想跑得太快而走向另一方向去了——不管是什麼原因，總之她大聲對卡雷爾說道：『我跟你怎麼說的？今天他們命令你哥哥約瑟夫該僱哪些工人，明天他們就要指揮你弟弟湯姆士該寫些什麼文章。你總不能有一半自由，一半獨裁——』

『這不是問題所在，』卡雷爾說。

湯姆士像看見又飛來一隻蒼蠅一樣，舉起手掌就打。『我寫什麼誰也管不着，愛琳娜。我要寫什麼就寫什麼，我愛抗議的時候，我就抗議，我現在就在抗議！』

『妙啊！』愛琳娜說。她還想說幾句話，可是被兩邊兩個女傭包圍住了，上點心捲的上點心捲，倒咖啡的倒咖啡。

『喏，湯姆士——』卡雷爾插進來，並不是爲的約瑟夫急得在那裏搔頭，而是爲了免得凱蒂受窘——『諾法克麥事和這兒克拉伐特以及我自己，我們三個人全都親眼看見過德國人的所作所爲，並且還被他們關起來過。如果我們都能克服一下對他們的厭惡，認識到有必要利用他們一個短時期幫我們生產和重建——』

『我懂，我懂！我不是你們一流。我該閉上嘴……』湯姆士朝後坐起。嘴唇的清晰線條，配在

他那柔和的下巴上，樣子很古怪。

「我也恨那些德國人！」佩德說。「我過去要殺死那個德國司令官的！」

卡雷爾已經完全忘記她在旁邊，因此她出其不意來這麼一句很使人嚇了一跳。他研究湯姆士臉上的神情，好像說：連這孩子也勝過我多了！他媽的宴會。他心裏想，一面用眼睛找尋凱蒂的眼光。她正凝視住她的咖啡杯。假如他能告訴她，他給湯姆士的沉重打擊決不是故意的，那就好了！他同情湯姆士。他也同情約瑟夫——這個盛大的宴會完全弄得不堪收拾了。他尤其同情凱蒂。

他看到那條粉紅色圍巾上面動了一下。他看到一對瞇緊的眼睛逗引着諾法克。桌子的下首，他們又在談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了。他眞想知道她現在是否要拿社會主義這問題來窘諾法克。這他非聽不可。

「參事，我相信你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愛琳娜開始說。

諾法克臉上的紋路皺了起來顯出愉快的同意。

「可是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她說，「我們今天還在點洋蠟，不會有電燈，我們也只能坐牛車來往，坐不到汽車。」

「當然。」

「這樣說起來，資本主義究竟不壞，呃？」她隨口問。

「是的。」

『那末？』她抓住這個機會追問道。

『如果你跌斷了脚，辛帕生小姐，醫生就給綁上石膏。我說得對嗎，卡雷爾？』

卡雷爾點點頭。

愛琳娜說：『我不懂這跟資本主義有什麼關係——』

『請你等一下，辛帕生小姐。石膏幫助你的骨頭復原並且保護你的脚，是不是？』

『是的。』

『這樣說起來，石膏究竟不壞，呃？』

『是的……』

卡雷爾咧開嘴笑了。諾法克的老一套，還是跟他兩個人關在布辛瓦爾特的時候那一套辯證法老玩意兒。

『可是有那麼一天，』諾法克說，『你要把它截下來，而且感到截下來是幸事，是不是呢？』

『你很會講笑話，麥事！』

『你前後矛盾，辛帕生小姐，』他微笑說。

『你別忙啊！』愛琳娜抗議。

卡雷爾看得出來所有能操英語的人對這場針鋒相對的談話都很感興趣，只有約瑟夫和魔達兩人除外。約瑟夫的厚眼皮下面仍舊掩蓋不住自己的焦灼，魔達的神情像在把他和諾法克作着比較。

愛琳娜歷氣說道。『等一等，參事！你得承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所獲得的進步應該歸功於私人的積極性。』

『承認。』

『具體一點說——我們的東道主約瑟夫・班達先生戰後囘來的時候，發現他的廠完全完了，雞犬不留了。』

『確實。』

『完全倚靠毅力和決心，他着手重建這座廠，他成功了，他又能做生意了，並且對他祖國的繁榮有所貢獻。你覺得他的動機是什麼呢，參事？』

『私人的利潤。』

『對極了！』現在是愛琳娜笑了。『可是你們卻把這種鼓勵取消掉。現在你們剝奪了他給自己謀取適當利潤的機會，你想，拿人情來說，他有沒有可能還表現跟從前一樣的積極性呢？』

『我認爲可能的，』諾法克說。『你要不要我問問班達先生？』

『不，當然不要！』她說，猛一下子省悟諾法克在給她當上。『你的問題帶有威脅，而且極不公平。』

約瑟夫直起身子。『我一點也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公平的地方！』他插嘴說，聲音裏祇有這麼一點嘶啞，能察出他眞正的心情。他正覷着諾法克。『我想政府對我一定有相當信任。』

很機警，卡雷爾心裏想。多少話沒有說出口，就這麼輕輕一句似問答似的話使約瑟夫操縱了這個局面。

諾法克正在品着織甜食和咖啡之後送上的甜酒。接着，他站了起來。趁着席上正沉默下來的時候，他操着捷克話說道：『我們在這兒正討論一點問題，關於社會主義的。既然今天是個盛會，而且對於主人，是個重要的日子，讓我在這個問題上講幾句話。』

他對其餘的人鞠一躬，算是打招呼，然後用他的頗費斟酌的英語，告訴愛琳娜他講了些什麼。

『我們把玻璃熔爐收歸國有了，其中包括了班達廠和湊姆爾廠。我們今後是爲自己生產，要比過去生產得多，生產得好。我們爲要使全體人民享受更富足的生活而生產。這就得按計劃做事，而這樣一個計劃不久就要公佈了。』

他停一停，爲了讓貌關係把自己的話翻譯一遍。

卡雷爾眼睛盯住約瑟夫望。約瑟夫好像沉沒在自己的思索中；他心裡不寧地摩擦着自己的一雙手。

『在這一計劃下，』諾法克說下去，『我們經濟中的私營成份和社會主義成份將會攜手合作。這應該不難辦到。我們很高興任命約瑟夫·班達先生爲班達和湊姆爾兩廠的國營廠長。我並且了解麗達·班達夫人在羅得湼克還有對一家加工廠；從這一家人身上就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目前的情形。』

我們國家目前的情形表面上平靜，卡雷爾記起了斯丹尼克教授的分析，暗自把這句話改過來。

『就在這快樂的一家人身上！』諾法克補上一句，然後開始把這一段話的要旨告訴愛琳娜。她凝神聽着。在她那層次繁複的頭腦的某一層中，她正在起草早晚有一天要寫的有關他的專欄文字。這是一篇精采的故事：一個相當年輕而有文化的官員，吃過許多苦頭，而且毫不愚蠢——他相信新政權，並且爲它工作，又勤勞又忠誠——可是慢慢的他做的一切都失敗了，因爲沒法子不失敗，因爲他的前提就是錯誤的——漸漸他開始明白，非但得不到他要給每個人爭取的富裕生活，他協力獲得的祇是一種枯燥而不能令人滿意的生活，經常鬧着貧困和組織軍隊——他懷疑起來，可是又不敢吐露，怕自己辦公室裏那些人和警察，更要緊的是怕向自己承認錯誤，承認自己把心智，精力和忠誠都用在這樣荒謬絕倫的理論上——最後人完全垮掉。

『因此，約瑟夫·斯達，』諾法克結束道，『我代表我的卓越的上級杜萊沙爾部長以及我自己，對你祇有這樣的祝賀，祝你一帆風順。』

全桌的人都拍起手來。卡雷爾也拍手，同時在約略地估計這篇短短的好聽的演說究竟有多少是眞心話，有多少是諷刺，有多少是警告。有一件事他是放心了：他不消再和諾法克談他哥哥的爲人了。約瑟夫抓住諾法克的手死命在搖。他就像一個人在這種場合下理當那樣，快活得紅光滿面，因爲這一晚就快結束，總算沒有什麼人吵鬧。

『謝謝你，謝謝你！』約瑟夫說。

然而他臉上還帶有另一種神情，一種有所隱藏的神情，就跟那天約瑟夫在麗達的辦公室裏保全布拉赫的飯碗，拿出自己王牌時的神情同樣在卡雷爾心裏引起一陣厭惡。

『各位貴賓！』

大家靜了下來。

『就在昨天，我很榮幸在電話上和杜萊沙爾部長談了一次話。我現在要講的話都經他批准了的。』

他望了麗達一眼。麗達滿臉都是揣測、疑懼和惶惑。卡雷爾的神情撲朔迷離，可是他知道卡雷爾對於他和杜萊沙爾的關係一點也不曉得。諾法克臉上的線條又回到像木刻那樣僵硬，杜萊沙爾總算沒有失言，把參事瞞得緊緊的。

『人民通過政府加給我的信任使我感到榮幸。我一向是個好生意人，我一定要做個好廠長。不過，在目前這種時代裏，一個人得把目光放遠些，不能光看到自己的寫字檯，自己的機器或者自己的廠。他必須想到整個國家，它的繁榮，它的壯大，它的未來。我是以這種精神借今天這個機會來向大家宣佈一件事。』

他的非重語調，和擰在面前桌上的兩個拳頭，他的鄭重表情，他的整個姿態，使場內空氣一時嚴肅起來。卡雷爾坐在那裏很不安。

『各位貴賓，朋友們，我親愛的妻子——我將列名為這次國民議會選舉的候選人。』

他身子伸過去，溫和地吻了佩德。

「什麼事？他說什麼？」愛琳娜問。

卡雷爾盡可能簡短地告訴了她，然後由她一個人去說廢話。

他在試行和自己搏鬥。他知道約瑟夫這一發人深思的宣佈已經補充回答了諾法克那個有威脅問題的另一半。在他的意識裏，浮起了那盞綠燈罩的檯燈和鋪着綠色桌布的椅子和那副閃爍的玳瑁眼鏡，他對自己回答斯丹尼克的話懷疑起來。也許一個人非前進不可，即使軍樂奏得再壞些，你也得開步走。

約瑟夫爬上床，四肢伸開。在他宣佈參加競選以後，很多人都敬了他酒，雖然諾法克和克拉伐特以及他們的手下人都顯得很沉默、很凝神。他的兩個兄弟，也不做聲——這也在意料之中。他參加競選使這家庭裏的整個均勢起了激烈的動搖，變得不平衡了。

他跟每一個敬酒的人都乾了杯，而且一點不取巧。這並不影響他，他有把握，自己非到酩酊大醉，頭腦決不會糊塗，他也避免使自己喝得大醉。現在，他靠在枕上躺着，天花板好像一直在往右面倒過去，他看了只覺得好笑。他的堅定和科學的信念告訴他，四隻床脚將會站得筆直而且留在老地方，他自己也仍將會睡在上面。

從敞開着的通浴室的門裏，他聽見麗達在刷牙漱口。他想起他作重要宣佈時她驚得說不出話來

的神氣，頃刻間她又變了過來，因爲看見自己成爲一個重要公民的、受人豔羨的妻子了，想到這裏他吃吃笑了。她行。她是一個老實而忠心的丫頭，他也算給了她一點顏色看。他給了大家一點顏色看。

『麗達！』他叫。

她滌洗完畢，走進房來，身後的燈光把她的睡衣照成透明。他伸手把她拉近點。她在床邊上坐了下來。

『你不錯，』他說，『我歡喜你。』

她望望他。『你喝醉了。』

『有一點。今天是該喝醉的！』

『你要了我。』

『唷，唷，』他說，『別那麼瞧不起。這是我跟杜萊沙爾之間的協定。你想想，聽起來是什麼一個滋味：人民代表約瑟夫·班達夫人。』

她作勢要站起來。他拉住她。『我還不想睡。我想談談天。』

『你自己說已經喝醉了。』

他舉起一個指頭，筆直地往鼻尖上指。『看見嗎？』

她笑起來，用手弄亂他的頭髮，俯身吻他一下——這是那種每天晚上給他的，毫無個人感情的輕輕一吻。他抓住她的肩膀。

「我累了，」她說。「我忙得很辛苦了。」

「哦。」

他的手放下來。她關上燈，打開窗子。他聽見她床上的彈簧吱吱響，也聽見她拉上被，睡上枕頭時輕微的呻吟。夜色如銀，映出窗上一方方的窗戶，就像一張古老剪影那樣幽美。

「我忘了謝謝你，」他過了一陣又說。

她沒有回答，他摸不清她是否已經睡熟了。

「你覺得你很了不起，是不是？」她突然說。「可是你不過像一個從小鎮調到大城裏的郵政局長，你仍舊只是個郵政局長。」

她在想說他算麼呢。「漢姆爾廠可不是個郵政局，」他答。

「好笑，」她說。「這廠是你一直想要的，現在你弄到手了，可是不屬於你所有。」

他的眼睛在朦朧的光線裏已經能辨認出東西來。他能看到梳粧檯上她那些瓶子閃着光，也看到她的一個肩膀的曲線。「並不那麼好笑，」他說，一點也不掩藏他的氣憤。她有一種特別的天才，能挖他的痛處，最痛的地方。

「你一定詳加考慮過了……」她點醒他。

「如果我已經考慮過了呢！」

「那末……？」

「你想我為什麼要打進政治圈子裏去呢？」

「我怎麼會知道，」她說。「你也沒有告訴過我。」

「無非為了改變局勢啊，親愛的！」

「你自己就不相信。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現在佔優勢，你知道嗎？」

她聽他在床上轉側着；他找不到一個舒服的姿勢。她覺得自己倒找到一個解決辦法，這是那個可恨的諾法克大談其私營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之間的合作時，她倆爾想到的。她從來不是那種捨近就遠的人，她很實際，捞得到先捞。

他終於躺在那裏不動了。「你當了班達和漢姆爾兩家廠的廠長以後，」她說，「就能控制這一帶的吹製的空心玻璃的生產。」

「多少能控制！」他說。「我非得生產不可，而且必須生產得很好，很賺錢，否則他們就會把漢姆爾廠拿走，就像他們把它交給我的時候那樣突如其來——甚至連班達廠也一起拿走。」

「那當然。可是你會生產的。而且你可以掌握玻璃該送到哪家加工廠去。」

他坐了起來把她仔細看看。她舒舒服服躺着，在冬天的月光裏皮膚映得很白。他搔搔自己的胸口。「他們會監視我的，」他說。

她打了個呵欠，「那樣做並沒有什麼不合法的地方！」

他又躺下去。正如房間裏的一切慢慢變得清晰起來一樣，她的整個計劃在他的腦子裏也變得

歷歷如在目前了，『這樣的佈置，你一定會賺好大一筆錢呢，』他笑了。

『家裏總得有個人賺錢，』她正經地說。『他們把你也弄得够窮了。你只不過是個官員罷了。』

『對的，』他說，弄得氣起來。『不過一個無聊的政府小官員。』

『當然，』她繼續道，『維昔利廠太小了，吃不了漢姆爾和班達兩廠的全部產品，不說全部，甚至連六成分也不可能。可是我們可以擴充。而且我們可以把一部份工作轉給那些在家幹活的工人承辦，也可以轉給那些小加工廠。我們一點一點的來。』

他懂得這個計劃了，而且懂得這個計劃以外的事情。他懂得，控制了毛坯玻璃，也就能控制維昔利廠和麗達。是的，這很好笑，可是並不像麗達想的那樣好笑。

『你笑什麼？』她問。『你難道酒還沒有醒嗎？』

『我並不在笑。我在考慮事情的危險性。一談到賺錢，別的東西你都看不清了。如果一點一點把那些加工廠削減下來，他們不要吵翻天嗎——』

『他們會嗎？』她瞌睡地說。『他們要跟人民代表班達吵，那就得考慮考慮。』

這是從一種新角度來看他的政治使命。這是很自然的。他再三思索，想找出一點漏洞，可是毫無漏洞。

『麗達？』他說。

他聽見她的呼吸又長又均勻。這時月亮躲進雲裏去了，房裏也變得暗下來。

第八章

麗達的驕氣收斂了，承認約瑟夫的所作所爲都有他的道理。他對她的隱瞞使她很揪心；可是沒有看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預定計劃的一部份，那只能怪她自己。他給殘廢的布拉赫找工作是打下踏脚，大談需要來一個新的社會法案是架上屋梁；一點不費接受他那個新職位給他的種種約束是蓋上屋頂；在家裏招待一大堆衣衫不整、粗鄙而討厭的官員是把房子裝飾一番。這幢房子一定在他們第一次會見杜萊沙爾以後就在他的腦子裏了。

麗達的結論是，她和約瑟夫搭擋是非常配合的。他有班達家人的眼光和苦幹的精神；她有維普利家的世俗的實際。他容易忽發奇想，也容易過份沮喪；她可以使他穩定下來。他看政治只從大處着眼；她能利用政治，把政治變成眼前的利益。從他的祖父起家到他已是第三代了，家當早就撑下，他只知坐享其成，她呢，一直懂得有錢才有保障，在戰時布拉格那間又冷又潮的小房間裏度日的滋味更使她刻骨銘心地記着。發言，跟人家拉手都由他去做，鼓掌喝采也由他去享；挖土藥瓶由她來承當。在每個偉人的生活裏，總有那麼一個女人使他有可能成爲偉人。她一定要使他感覺到他在事業上少不了她。

她邀凱蒂來喝茶，談談女人的家常。她不會那麼天眞，說湯姆士應該公開支持約瑟夫的競選，可是一個姓班達的人在參加國家大事而這位捷克民族的過去的發言人竟噤若寒蟬，試問那些羅得涅克和林貝克的人會怎麼想呢？凱蒂該想個什麼辦法呢？

她說：「眞丟人！湯姆士和約瑟夫之間會有意見。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可是那天筵席上湯姆士的舉動可眞不像樣。」

凱蒂攪動着杯子裏的茶，其實糖早已化開了。擺明的，麗達請她來並不是爲了重談這件外面已經傳開去的瑣事的。「德國人，」她小心地說，「就像是他嘴裏的一隻壞牙齒，老教他覺得痛——他要把它拔掉。再說，他批評諾法克和克拉伐特也一樣尖銳。」

「嗯——那倒是的，」麗達讓步了。「不過那天的請客大家都歡歡喜喜，就只有這一點不痛快。什麼話都得看時間和場合，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嫂子，」凱蒂說，「你要知道，跟湯姆士講交際上的事情是講不進去的。他死也不睬。首先他就不高興來赴宴的……」她表面上裝得很隨便，肚裏卻在尋思，她究竟有什麼用意呢？她不知道有多久沒有請我到她家裏來了，她犧牲了一個下午不去辦公，而且我也只有一票好投呀。

「你身上這套衣服眞不壞，」麗達說。「一定是美國貨吧？」

「是美國貨。」

「你穿很合適。」

凱蒂聽不出話裏有任何嫉妒的味兒，雖然麗達穿得很樸素，簡直過於樸素——就只一件褐色的家常衣服，既沒有鑲邊，也不很合身。雖只有她們兩個人在一起，為什麼麗達肯讓人家壓過她的頭呢？

麗達好像猜到凱蒂心裏在想什麼，繼續說道：「你不用瞞我。你和湯姆士過得很窘吧？」這話問得既不擺架子，也不含惡意，好像是從心裏發出來的。

「我是聽約瑟夫說的，」麗達說。「自從他不得不停發班達廠湯姆士名下的股息之後，他一直就在躭心。我們的境況也不太好，凱蒂。約瑟夫現在也只拿薪水，跟過去我們的收入簡直差遠了……」

麗達難道是說她穿得太好了嗎？她從美國回來以後，一樣東西都沒有買過。「我在考慮再去當護士，」凱蒂煽爐地說。「湯姆士在他那本新書上也可以預支一點錢。」

麗達同情地微笑。「我請你今天下午來，凱蒂，是因為我不想讓他們兩個男人知道這事。我想給你一點錢——」她為了防止凱蒂反對，又說。「這一點我還有力量，在維昔利廠裏設法。感謝上帝，我們總還有這家廠，我還有，」她改正說，「我自己的錢當然可以隨便我用。」

她看見凱蒂由驚訝轉為窘迫。她給她加上一點茶，並且遞給她一盆那次盛大宴會吃剩下來的餅乾，然後隨隨便便地說道：「我沒有跟約瑟夫談過。這完全是我的主意。」

『可是爲什麼，麗達？爲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麗達嘆了口氣。她的儀態舉止顯出一種慈母的派頭，而且也眞相信自己所講的話。『如果說你們不顧這個家，不想把大家困在一起，不顧場面，我還要顧呢！班達家的女人哪裏能出去拋頭露面，找工作做。班達家的男子哪裏能爲了賺兩個小錢，弄得沒法做他心裏想做的事情；我們決不可以弄得像外頭人那樣，像管賬的、工人或者廚娘之類。』

麗達這種氣概，和家族觀念，和她對湯姆士實際需要的了解，完全打成一片了，弄得凱蒂一時回答不上來。她自己的父親一直是班達廠裏的一個起碼小職員，她本人嫁給湯姆士以前，也一直在工作着。還有卡當爾，雖然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也已經在工作了。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麗達說。『工作並沒有什麼不好。我天天都在工作。如果你想的話，凱蒂，你就出去找工作好了。可是不要這麼急。給湯姆士一個機會安安靜靜地寫他的書，不要拿這一類問題逼他。』

這聽上去合情合理，很眞誠，很慷慨。凱蒂一面喝茶，一面望着麗達。麗達的臉色一本正經，一點沒有惡意。

『這裏並沒有什麼別的用意，』麗達聳聳肩，『如果你不願意接受是爲了有這樣的顧慮，那只管放心。我有把握，假如你有錢，而我在佩德和約瑟夫身上需要用錢的話，你也同樣會給我的。』

凱蒂想，這倒是眞的，人覺得自在了些。

『我希望這是一個新的開始。』龐達把椅子拉得很近，兩人的膝蓋幾乎碰上了。『我希望這一家人家恢復以前那個樣子。我希望約瑟夫跟湯姆士——』

她的話中斷了。雖則在平常日子裏，她做的工作，買的器皿，經管的數字，全不容許她感情用事，她這人可以動感情，毫無問題的。她走向書架那邊去，手裏捧了厚厚一本布面精裝的書，回到凱蒂這邊來。

『你知道這是什麼，凱蒂？這是湯姆士·班達的文集——我敢說甚至你也收集得沒有這樣齊全——所有他寫的短文和他演講的底稿。約瑟夫連一紙半縷都保存珍藏起來。過去他很寶貝湯姆士，到現在還是那樣——也許因為湯姆士是家裏最小的一個。湯姆士出名以後，約瑟夫很覺得驕傲……』

凱蒂拿起那本大書，小心翼翼地，親切地，把它翻開。每一篇故事，每一塊小紙頭，都勻稱地貼在大張的牛皮紙上，並且註上了約瑟夫工細的筆跡；從所有這些上面，往日的湯姆士好像在向她說話了——淘氣的幼年湯姆士，情人湯姆士，把她帶往大洋彼岸遼闊的國土上去，把她帶往他夢想中的更遼闊的國土上去的成人湯姆士。

『那時候日子真好過，』凱蒂說，那本書還擱在她的膝頭上，『可是這期間的事情就多啦。』她不知道究竟是她碰到了那麼多事情，還是湯姆士，還是所有的人都如此，她也不知道這些事情是不是註定要發生的。

『約瑟夫和湯姆士之間的事情，』麗達說，『只要好好的談一次，沒有什麼不可以解決的。』

只是個死要錢的人……』凱蒂心裏起着反響。他是自我中心的、自己想像的巨人，兩只脚連泥土做的都不如，簡直是狗屎做的！

她闔上書，交還給麗達。她懷舊的幽情消失了。她知道這些泛黃了的紙片上，有着多少約瑟夫的思想在裏面，只是經過湯姆士的修改，提高到一個新水準上，重理了一番，加上了他的文筆的鮮豔色澤和光彩。約瑟夫所以把它們收集起來就是這個緣故。可是她也知道，約瑟夫作爲湯姆士的精神保姆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當然，還有個招牌的學者愛琳娜在！她問到這一點的時候，湯姆士曾經咆哮過一番。他說愛琳娜是個傲慢的笨蛋。他曾經講過，他所以寫論自由的文章，就是因爲他也擺脫掉愛琳娜的緣故……凱蒂攢着眉。要緊的是他又在寫作了，而且對於他那種脆弱的努力是必須加以保護的。

『好好的談一次！』麗達又重復一句。這時她眼睛瞇了起來，她學住凱蒂的神情就像她平日打量一個兜貨員那樣。『你仍舊愛湯姆士，是不是？』

『是的，當然囉！』凱蒂趕快說。『你怎麼想到問這個問題？』

麗達抱住自己的雙肘，好像怕冷的樣子。『你一定感覺到過，』她說，『約瑟夫和湯姆士彼此接近的時候，你跟湯姆士之間的關係也好得多。也許我說得不對吧？』

凱蒂又攪動她那杯微溫的茶，茶匙碰在杯子的薄磁上格搭格搭地響着。『假如我去找湯姆士

說──不，他會一口拒絕的。」

「這麼多年，」麗達說，「你應該學會對付你的丈夫了。」

凱蒂不安地笑笑。「他不是個聽人支使的丈夫。」

「那末──誰能夠比較跟他講得通呢？卡雷爾嗎？」

先前凱蒂也想到過卡雷爾。她本來希望麗達不會想到他，可是現在，她那些旁敲側擊和半旁敲側擊好像全是要引到這上面來。可是卡雷爾以及一切和卡雷爾有關的事情決不能讓它牽涉進來。

「你覺得我該去看卡雷爾一趟嗎？」麗達問，言下並無惡意。

「不……」凱蒂躊躇說。卡雷爾這樣一個好心腸的人，可能麗達一求就做。也許由他來調解兩弟兄之間的事最合適，最對──但如果這樣會刺激湯姆士，而且打亂他的工作呢？也許，凱蒂心裏想，她把湯姆士的敏感過份強調了，也許她全是大驚小怪。

「你說不。」麗達微露不豫之色。「那末你去怎麼樣？我敢說你說服卡雷爾比我行些，而且我知道，只要你肯的話，你可以做得不露聲色。你肯去嗎？」

「我說不上……」

「這事非辦不可，」麗達說。「我們這家人總得想點辦法才行！」

「我盡力去做好了。」凱蒂說，一肚子心事已經掩蔽不住，而且麗達又那樣打量她，使她很不好受。

「再來點茶嗎？」龐達問。

「謝謝你，不用啦。」

事後在大門口，龐達好像忽然記起來似的，「你需要多少錢？凱蒂，什麼時候要？」

「哦 這個事情—」凱蒂說。「請你別提啦，我希望能熬得過去。你實在太好了—」

「你需要用的時候跟我拿好了！答應我——你心裏不要覺得過不去，好嗎？」

然後龐達慢慢關上大門，回到自己屋裏。她放鬆臉部表情的約束，流露出內心的焦慮。焦慮又逐漸轉為得意。這種一個大錢不花的人情真是樂得做，誰也責備不了她。

卡雷爾忙了一整天，上午在班達廠的醫藥室裏，檢查了約莫十五個工人的體格。過去一點紀錄也沒有，他得從頭來起：記病史，寫下他們的病痛，每個人都徹底檢查一下——先從數血球、驗小便來起。

吃過飯，他上自己的診所——不如說是他屋子裏用作診所的那一部份——又花了五個鐘頭。送走最後一個病人以後，他坐下來，給國營人壽保險公司保過險的人寫報告。他的頭發痛，那些印得很蹩脚的政府發的表格上面的字母都在浮動着。等到他把事情做完之後，他簡直什麼都不想吃了。他為每個門診病人整整花了八又四分之三分鐘的時間。在羅特涅克，他還需要一個醫生，可是

半個也請不到。有一個護士也好。他需要凱蒂。

他從寫字檯抽屜裏拿出一隻又短又粗的煙斗和一隻舊洋鐵盒子；裏面裝了一種作爲菸葉出售的乾葉子。抽抽煙斗總比不抽好些；香煙實在不容易買到，而且也太貴。他用大拇指把菸草塞進煙斗裏，點上火，才抽了一口就嗆起來。跟凱蒂商量，要她答應，都很容易，她有責任感，而且想到有機會每天能在寶尼波茨克山籠子外面過幾個鐘頭，大概會高興得直跳呢。

他抽着煙斗，又有一點想嗆，總算熬住沒有嗆出來。他身體在慢慢強壯起來；有時候他半夜醒來，獨個兒躺着的滋味就像密雲不雨那樣悶人。現在他夢見的人體已經不再是鮮血淋漓的，滿是一道道青紫的鞭痕或者有着他的手術刀剛剛劃過的傷口的屍體。這些人體都已治好了，都變成活生生的，很肉感的，雖然臉看不清楚。

門鈴尖銳地響了起來。一整天，它響起來時總是那麼尖銳。該找個人來看看，修理一下。房東太太在開大門。這些人應當懂道理一點，不該到這時候還來看病。也許是史得潘尼克，他太太快臨盆了；也許是什麼人替那個拿養老金的佛爾來請他出診的，這人的心臟已經無可救藥了。

這位來訪的客人正走上樓梯。卡雷爾唉聲嘆氣站起來，走到外邊過道裏。

「凱蒂！」

樓梯拐彎地方的朦朧燈光在她臉上加了一層柔和的陰影。過了一兩秒鐘他才粗聲粗氣地說：

「進來！進來！」

他把房子裏的燈全開亮了，好讓燈光照出桌椅的清晰線條和屋子裏的窮醜相。她脫下帽子和大衣，掛在克拉伐特給他弄來的那隻舊衣架上；他提醒自己該幫幫她忙，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祇得侷促不安地站在那裏搔頭髮。

『啊！』她強作高興，說道，『讓我看看你過得怎麼樣！早幾個星期我就該來了，可是由於湯姆士那本新著——再加上家務……』

她這些閑話使他鬆了口氣。他帶她在屋內到處看看。他告訴她那次和克拉伐特一起去山中礦泉場刼掠物資的經過。他把他的醫療器械一一指給她看。他看出她的興致高起來，並且逐漸轉爲豔羨，她提了些很實際的建議，指出哪些地方需要重新佈置一下，他也同意。這樣東拉西扯，終於談到他的工作上來；最後他把他做好的幾張玻璃片子給她看；玻璃片上塗的是玻璃配料工人的血，血液裏含有鉛質。到這時候，他的心情已經恢復平靜，想到適才會心神不能自持，會隱隱覺得他們兩人中間不可能建立完全正常和大方的關係，不禁罵自己是個蠢貨。

看完診所那幾間，他再帶她到自己住的地方。她到處看，而且好像把什麼都看在眼裏：缺些什麼東西，哪兒得改進一下，需要徹底打掃一次，房間裏多麼簡陋——桌子上的方格子漆布，直背的椅子——一定是從小鎮上的飯館裏來的——斑斑點點的天花板，年深月久的窗框上剝蝕的木料等等，他卻毫不感覺不自在，祇是微笑。

『很不壞，是不是？』他問道，一面請她在那張鋪了紗巾的皮椅上坐下。『你要吃點什麼嗎？』

她什麼都不要，可是最後答應喝一杯礦泉水。他在廚房水斗裏面找出幾隻玻璃杯來，她幫着他洗好揩乾。

『打雜的女工明天來，』他解釋。他從她手裏接過那塊揩碗布，掛在鈎上。

『怪我不好，實在的，』她說，『我自己答應過每隔一陣來看看，好幫你收拾收拾，使你能夠過得像個人樣子一點。』

他把瓶子、瓶起子和玻璃杯放在一個盤裏，走在她前面，回到起坐間裏。『你這又何必呢？』他說，把礦泉水注進玻璃杯。『床是我自己挑來的，雖然要自己疊床，可是睡得倒還好。』

她坐進那隻吱吱嘎嘎的椅子，火熱的掌心緊抵着玻璃杯冰涼的外部。她知道不牽涉個人的話都已經講完了，現在只賸下兩個題目，談他們自己，或者談她的來意。

他在等着，一雙瘦長的手一動也不動。

『我給湯姆士開了飯以後，』她說，就像小孩子解釋回來晚了那樣，『他又去工作了。我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就想到來找你談件事情。』

『談什麼？』

『湯姆士。』

他望望她，然後抬頭望望天花板，望着一塊像女人的背脊的污漬。

『湯姆士和約瑟夫，』她再說明白些。

那塊肉感的女人背脊變成了一幅很尋常的毀壞了的畫。他拿起煙斗，聚精會神把煙斗點上。她身子上擻了起來，看上去就像一個頑皮的姑娘，『這菸，好難聞呀！』

『是稻草和山桑葉摻合的，』他鄭重其事地點點頭，『或者類似的東西。』他覺得自己被一種濃厚的無可奈何的氣氛包圍住。她還是早點回家的好。『湯姆士和約瑟夫，』他問道——『怎麼樣？』

『你好像不怎麼起勁，』她耐着性子說。『我不該來的，是不是？』

『老天啊，我連你心裏想的什麼事情都不曉得，凱蒂。你得原諒我。我這一天下來實在夠累的了。』

『你能用我嗎？』她馬上說道，眼睛都發亮了。『我每天還能抽出一點時間來——不能定在什麼時候，但是，總可以來個把鐘頭。我可以替你做化驗工作，減輕你這方面的負擔，或者別的事情。我覺得當個護士我現在還夠資格。』

『不，謝謝你，這用不着，』他把話講得很粗魯，他本意並不如此。

『或者在你家裏做點事情，』她說下去，可是已經洩氣了。『你這屋子也可以收拾一下……』

『是可以收拾一下，對的。可是我不想佔你的便宜想利用你。約瑟夫和湯姆士之間有了什麼新的問題嗎？』

『不，我想沒有，』她說。她原箒要建立一種親切的空氣，俾能仔細分析一下湯姆士或者她自己的複雜心情，這個機會現在完了。

『他正在寫他的書嗎？』卡雷爾問道。

『嗯，是的。』

『寫得下去嗎？』

『我還不曾讀到過。他很少把沒有寫完的東西給我看的，』她防禦地說。

『這我能體會到。』卡雷爾隨隨便便地把這事岔開去。『我替你很高興——替你們兩個人！』

『我早知道你會體會到的！』她急切地說。『他有一個了不起的頭腦和蓋世的才華，我不願意他的工作受到威脅，因爲他的工作——』

『怎麼樣？』

『他的工作蓋過一切！』

她眼睛裏的光采暗下來，眼中的希望也轉爲恐懼。她死命抓住湯姆士的寫作計劃就像表演飛人的賣藝者抓住對手伸出來的手，在空中翻筋斗似的，誰在威脅他的工作呢？卡雷爾肚裏問。愛琳娜嗎？約瑟夫嗎？

『卡雷爾，你覺得——』她好像被迫說下去似的，『約瑟夫的影響對湯姆士有好處嗎？』

『你怎麼想到問這個問題呢！』

『你先別管怎麼想到的！你覺得怎樣，卡雷爾？』

只有一個回答。『你和我當然知道清楚些。我們兩人都聽見過湯姆士發表他對約瑟夫的看法

的！』可是她談的方面太多，完全把他弄昏了，摸不準她的用意何在，或者連她自己都弄不清楚。『我知道過去他們兩人很接近，』他小心地繼續說道，『同時我猜想湯姆士的著作裏也摻有一些約瑟夫的想法，雖然不太多，而且好壞難說。愛琳娜·辛帕生究竟怎樣——』

『她跟自由論這篇文章毫無關係！我問過他。』

『如果湯姆士能丟掉拐杖，自己來搞一套——那纔是好事！』

『你可覺得，』她侷促不安地說，『你們弟兄三個——』

她又岔開去了。他攤開兩隻手。『凱蒂，』他懇乞說，『我弄得莫名其妙了！要麼你明白說出來，要麼——』

『我簡直像籠裏的松鼠，』她沮喪地說。『我一徑在走動，可是什麼地方都到不了。我對自己說，我一定是變得麻木不仁了。』她神經質地搓搓手腕。『你知道我跟湯姆士是怎樣認識的？』

『哦——知道的！在林貝克醫院裏，是不是？那時候他害了肺炎或者什麼的。他病中，你一直看護他——』

她溫柔地笑了。『還要早得多呢。他大概十一歲光景，我快十四了，而且照年紀說，我算是長得高的。你還記得火燒掉的廢墟後面那片矮樹林嗎？他們管它叫鬼窠的。』

『長了許多越橘類的果樹的？』他問。

『是的，長了許多越橘類的果樹的。那些漿果多美啊，又大，汁水又多！』

「現在的漿果再也長不到那麼大了，好像，」他說。

「我在果樹林裏，赤着脚。我穿了一件碎花布衣服，腰部還縫了一大塊灰色補釘，我而且記得我搞得身上臉上全是泥……」

古怪的是，他覺能清清楚楚看見她當時的模樣，透過樹叢縫隙射下來微弱的光線照在她身上，在花布衣服上添了許多金的黃的補釘。

「他從那條小徑奔進林子裏來，兩只胳臂晃着——」她微微一笑。「湯姆士從來就不大會跑。他後面跟着一羣孩子，邊叫邊笑在追趕着他。我穿的又是那個樣子，再加身上到處是藍色的果汁，他一定以爲我也是跟那羣野孩子一夥的。他停了下來，可憐的孩子，想躲進樹叢裏去，又被矮樹枝鈎住，脫不了身。」

「他應該轉身打架，」卡雷爾說。「他們不會打死他的。」

凱蒂沒有理會他這話。「我一輩子也忘不掉他瞪住我望的那雙眼睛。我不曉得他眼睛裏含有眞正的恐懼，倒不如說是——迷惑。」

「後來怎樣？」

「我把那羣孩子趕掉。我把其中最大的那個兇孩子的臉也抓破了，然後把湯姆士從荊棘叢裏拉出來。」

「後來呢？」

『他還在迷迷惑惑的，花了我好一陣子才使他放心下來。這以後，他每逢出了亂子，就來找我，而我總知道怎樣使他擺脫那些刺……現在我可不知道怎麼辦了。』

卡雷爾站起來。事情很明顯。他把煙斗裏的灰敲出來，然後繞過桌子走到皮椅子那邊，在凱蒂面前站住。『這很難辦，』他說。『看你煩惱我心裏非常難受。你要我做什麼呢，凱蒂？』

『我也不知道，』她可憐相地說，『我也不知道。麗達要我調停一下湯姆士和約瑟夫之間的不和，如果我辦不了，她要我來請你去試試。』

『麗達？』他說。

『她說得不對嗎？也許我和湯姆士之間的問題，也是由於他跟約瑟夫，以及跟你不來往的緣故。』

『你和湯姆士之間又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什麼。』她看見卡雷爾抬起頭來。『也許事實上什麼也沒有。我不該提的。』

『你愛他嗎？』

麗達也問過這句話。凱蒂看到卡雷爾嘴角顯出很深的皺紋，他瘦削的顴骨上那層乾癟沒有肉的皮，和開始花白的濃眉毛。『我真的愛他！你為什麼問這個呢？為什麼人人都要問這個？我是他妻子啊！』

他點點頭。『可是你可相信你能把情形扭轉嗎？你今天是不是願意湯姆士變得像戰前那樣子？』

「那時候日子眞好過……」這是她想得起來的唯一的答覆，因為她向麗達也講過同樣的話。

「假如湯姆士能重新覺得自己並不孤獨，那末他可能不再把自己跟我，跟我們大家完全隔離開。」

卡雷爾隱隱感到一陣痛楚。他知道這並不是起於身體上任何一部份；這是由於他同情凱蒂的痛苦和猥瑣而引起的。她還想給自己保留這麼一大堆幻想」……

「麗達告訴我，約瑟夫對於弟兄間的破裂也同樣感到苦悶，」凱蒂心不在焉地說。

卡雷爾想，在這上面，約瑟夫也許會的。可是約瑟夫是不求人的，而且像一個拋球變戲法的人，現在手裏拋的球愈來愈多，人也變得愈來愈忙了。他過去把湯姆士管得不越雷池一步，就像他們的父親打算管他們三個人那樣；他把湯姆士作爲發揮自己的雄心和自己的見解的一條出路，還把他作爲自己屈就斑達廠的一種藉口。現在呢，爲了這場政治的爭奪戰，他需要湯姆士比湯姆士需要他還要厲害，而麗達插進足來只有使事情變得更加卑鄙。

「約瑟夫不要緊，」他忽然說。「湯姆士也不要緊，要緊的是你。」

她笑了，這一笑使得她恢復了生氣，也使他注意到她的嘴唇、她的身體和她的頭髮覆在額頭上的式樣。他走開去，到了桌子邊坐下來，兩肘撐在桌上，張開兩手托住自己的臉。

「讓我來講給你聽一點事情，」他說。「當我們面對着同一個敵人的時候，我們的父親也好，納粹也好，湯姆士和約瑟夫和我都一直很親密。集體的恐懼引起集體的義氣，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話。」

她是否懂得他的意思，自己也不敢肯定，她又擔心他在慢慢退出那個尷尬局面；她是為了這個特地來找他的。可是她沒有開口。

他又說下去，從手指縫裏把話吐出來：「這不是班達一家特有的問題，這種分崩離析的現象到處都是。我住在你們家裏的時候，就開始為這問題擔心——那是好久以前了。我認為是勝利造成的。我可以想像得出當時是怎麼一會事——鐘聲啦，鮮花啦，遊行啦。可是第二天早上，頭痛的事情來了：我們既然獲得勝利，獲得自由，我們怎麼加以運用呢？這種從納粹手裏奪回來的權力應該歸誰呢？該用在哪一方面呢？這麼一問，我們很好的團結就開始有了裂痕了。國家重又分裂了，政黨之間也起了紛爭，人民都紛紛對立起來了——」

「可是我們這個家庭又不大！」

他把手從臉上拿下來，正面望住她。「為什麼我們更要與衆不同呢？」

他講的話有一半她沒有聽進去。然而她為瑪娜士，為卡雷爾，為她自己感到恐慌起來。假如國家和家庭都要分裂的話，那她勢非選擇一邊不可。她不願意這樣做。她寧可讓目前這種亂糟糟的局面繼續下去，包括原有的一切——她的婚姻，和卡雷爾……

「我告訴你，我們這個家庭要團結，今天應該付的代價！」她聽見他說。她惶恐地張着眼睛望他。「支持約瑟夫，」他說，「支持約瑟夫的一切舉動，在班達廠裏，在馬丁尼斯，以及在政治方面。」

「對了，可能是這樣的。」她拿起她那杯礦泉水，眼睛跟踪着從杯底昇起來的一串細細的氣泡。

就麗達交給她的任務來說——事情已經解決了。可是其他的一切——那些沒有提到的，或者提了一半的，很難講得有系統的問題，那些使她總隨麗達驅使的問題——都還沒有找到解答。

『我可以試試；反正我們又不會有什麼損失，是不是？』他說，他被她的憂慮逼得走頭無路，又怕自己使她太失望。『假如，我們成功了。假如，我們讓約瑟夫過問湯姆士的事情，讓約瑟夫以手足之情，和作爲一個哥哥所應起的作用來感動湯姆士，而那本書——』

他的話打斷了。玻璃杯從她手裏滑到地上，打碎了，亮晶晶的水在漆布地毯上聚成一個個小水潭。

『沒有關係！』他趕過去攙起她來，不讓她揩那堆玻璃屑，免得劃破手。當她受驚的臉捱近他的時候，同時在她一無戒備的時候，事情的眞相突然在他眼前明朗起來：威脅這本書的原來是他，而這本書卻是她和湯姆士之間的絲蘿，是她和他兄弟生活在一起的支柱。

他放開她，上廚房裏拿來一隻桶子，一塊抹布。在以後的一分鐘裏他做着事，撿起那些碎片，把水擦掉。

收拾完畢，把桶和抹布放開，他又回到她面前，頭髮散亂；這時，她毫無生氣地說：『我們怎麼樣呢，卡雷爾？』

『我們兩個嗎？』

她點頭微笑，笑得非常勉強。

『天曉得，』他說。

兩人相對無言，門鈴尖銳地響了起來。

『大概是史得潘尼克家裏生孩子的事情，』卡當爾說。『我晚上的工作也給我定規了。』他走去開門。

但是來的卻是湯姆士。

『凱蒂在這裏嗎？』他粗鹵地說，同時已經看見衣架上她的大衣，『我看出來了，她是在這裏。』

卡當爾請他脫了大衣進去坐，他理都沒有理他，他站着猶豫了一陣，像在傾聽他自己心裏的話；後來嘴唇又擺出平常那種着惱的樣子，『她並沒告訴我她到這裏來，你知道嗎？我猜到的。』

卡當爾一聲不響。凱蒂正從起坐間裏走出來。湯姆士望着她，也許是望着她後面的地方，可是對她臉上泛起微微的紅霞並不注意。

『我在家裏冷清清的，』他說。『房子裏一點聲音也沒有。叫人坐立不安。我只得放下工作不做了。』

『對不起，』凱蒂說。『早知道，我就會趕回去了。可是剛才卡當爾跟我就談開了——湯姆士，你一定要進來看看他的診所和那些設備。簡直教人信不了，樣樣都是最新式的，而且非常之新，用起來才痛快呢。』

湯姆士讓卡當爾接過他的大衣。『是嗎？』他說。『是真的嗎？』他抱歉地揚揚眉毛，又轉向卡

雷爾說，「我，一定變成習慣了。非要凱蒂不在家的時候，我才會注意到她。」

即使他事前打算要申明他的夫權，他的措辭也不可能更好。他就像失明的兒童一樣，根本沒有壞心。也不會問東問西的，但是也正如瞎子一樣，他碰上任何東西，一下子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他走在凱蒂和卡雷爾的前面，進了起坐間，毫不稀奇的樣子四處望望，然後說，「你眞應該結婚，卡雷爾。隨便娶一個！這地方不壞！」

卡雷爾還沒有來得及笑，他已經講到另一件事上面去了，「你們談些什麼呢？家庭？你可曉得麗達請凱蒂喝了茶？眞可悲。甚至連凱蒂這樣的人也不吃這一套了。可是你一旦接觸了政治，人就變得俗氣了，情形就是這樣。」

他眼睛盯住他的哥哥望，一面等到他含糊地附和了幾句，然後又說下去，「你什麼時候也該到我們家來走動走動才是。不要覺得你已經打擾我們不少了，根本不能算打擾，我們歡迎你來。便飯總是有的。你總不見得工作那麼忙吧？」

「我一直不得空，」卡雷爾說。

「一定很頭痛，」湯姆士說。「才治好了一個人，另一個人又病了。只要有貧窮，就有疾病。」

「對了，」卡雷爾說，有點兒無路可走的感覺。「差不多是這樣。」他望着湯姆士隨隨便便地站了起來，輕輕拍了拍凱蒂的肩頭，聽見他懶洋洋地說，「我們回去好嗎，親愛的？不早啦！還有事沒有？」

「沒有事，」凱蒂說，「我們走罷。」她的眼睛呆滯。那種內疚的心情早就平熄下去，可是她看上去好像某種生命的汁液已經枯竭了似的。

卡雷爾陪她和湯姆士下樓，替他們關了門。他站在門口望着他們沿街走去，直到望不見爲止。他吸了一口清新的夜空氣，心裏想，要是湯姆士來大吵大鬧，或者倒還好些，好得多。只是沒有什麼可吵鬧的，而且永遠也不會有。

可憐的凱蒂。

第九章

約瑟夫走進班達廠的熔爐間。他抬頭望望掛在屋頂下面那只大鐘的污漬斑駁的鐘面和上面的指針，知道快兩點鐘了。平台上熔爐四周的工人裝作沒有看見他，可是他明曉得他們知道他來啦，他的一言一笑，他們都看在眼裏。他們不再像收歸國有以前那樣怕他了，他們懂得，他要辭退他們，少不了要找廠委會作一次冗長的談話。他們也許肚裏在納悶 他這樣漫無目的在熔爐間裏逛來逛去，偶爾向他們微笑一下表示鼓勵，究竟爲了什麽。

他站下來看看小組長維德斯拉夫．揚爾尼率領的那一組工作。他們在做玻璃水壺——那是瑞士一家公司定的，一共定三千隻。這樁工作他們已經做了好多天，現在那些呆板的動作已經弄得爛熟，工人們工作時都可以不加思索了。

在約瑟夫看來，像這樣的一把水壺，並不單純是一件運出去賣十二個克朗的商品；十二個克朗中，三分之一歸這一組工人，由他們六個人再按照各人的工作量和技巧來分攤。它是他生命中的一小部份。他至今還能站在那裏看他們做每一把水壺，眼看着東西逐漸做好，通過人手的勞動，從無到有，奇蹟似地創造出來，看得津津有味。

這位小個子組長或者小組裏任何一個人，都那麽全神貫注，只顧做自己的一份工作，他懷疑他們是否了解製造的全部過程，和工作的莊嚴偉大。配料工人把吹管插進熔爐裏那只盛滿玻璃液的坩堝中，拿出來的時候，吹管頭上粘着一團火球——除了這個，他能看得到什麽呢？他做的全部事情只是斷定什麽時候他那管頭上的一球東西已經獲得適當的硬度，可以在管裏輕輕吹口氣，並且很快地遞給第一個吹工。第一個吹工再把它放進坩堝裏，拿出來的時候，上面帶的玻璃液要不多不少，剛够做成水壺的胎子。那是這種工人的偉大技巧——用眼睛來估量的神祕本領，以及手臂那麽一轉，把原來那球東西離上些膠管從熔爐裏抽了出來。

有一次，約瑟夫的父親要他試一下這個本領。他把玻璃液潑在平台上，過不了幾秒鐘，玻璃就像烘餅那樣凝結成扁扁一片，四周延伸出上百條脆薄的光絲。大家都笑了。

約瑟夫看到第一個吹工像吹號手拿起樂器來獨奏那樣把吹管舉了起來，揮舞着，盤成一個個火圈，然後把它放低下來，放近脚邊，一面轉動管子，一面不斷的吹，把管子盡頭的火球吹成需要的大小，他忽然想起那節往事，吃吃笑了起來。

那些工人對於繞他們身邊不遠處揮動着的火圈好像毫不在意。他們赤着脚或者趿上一雙破拖鞋，穿着薄薄的褲子和破爛的敞領襯衫，走來走去，根本不理會那些虛假的防衛辦法，完全倚靠自己和彼此間的照應，使揮動的火球剛剛好不碰上他們的肌膚。

約瑟夫的眼光又回到他們的創造上來。第二個吹工這時已經拿過吹管，正走到平台邊上去。一

個助手把兩瓣浸得透濕的櫸木模子打開，當吹工把玻璃球放進櫸木模子裏去的時候，白熱的玻璃慢慢變成黃色。助手把模子闔上時，一陣水蒸氣朝着約瑟夫的臉直衝過來。約瑟夫從水蒸氣中望見平台上的第二個吹工把吹管連轉帶吹，直吹得腮幫子鼓鼓的，眼珠也突了出來。模子頂上冒出來一塊鐘形的玻璃帽子，把吹管的一端和木模子裏面的胚胎連了起來。吹工一點頭，助手就把模子打開。這是誕生的片刻，雖然約瑟夫親眼看見過無數次了，但每次總是覺得驚心動魄。吹管的尖端掛着一隻玻璃壺，還被那帽子黏在上面。

提爾尼組長在約瑟夫旁邊擦過，一股發酸的汗臭衝進他鼻管裏。

「把那根棒給我！」約瑟夫說，把組長手裏那根細鐵棒接了過來。維德斯拉夫．提爾尼滿懷不願意地望着他，如果約瑟夫把事情搞糟了，他跟他那小組就要少收入四個克朗。可是約瑟夫已經把棒頭抵上水壺的底子，因爲玻璃還沒有冷，很容易就黏上。平台上那個吹工輕輕地，幾乎是撫愛地敲着他的管子，把水壺頂上的玻璃帽子敲了下來。水壺底牢牢地黏在鐵棒頭上，就這樣水壺轉到約瑟夫的手裏了。

約瑟夫不耐煩地抬頭望望。這時候樣樣事情都要做得又快又準；多冷一秒鐘的工夫，玻璃也許就此太冷而沒法做了。可是他等待的那個傢伙來了！第二個配料工從自己的吹管下端拖出一球玻璃來，放在約瑟夫面前，玻璃球靠本身重量，垂成一條香腸的模樣。約瑟夫伸手接過細長的鐵鉗，夾住香腸的一頭，趁熱往水壺邊上一黏，再從吹管上揪下它的另一頭，朝上拉成一根直線，也把它黏

上，這樣水壺的柄子就做好了。

到這時候，約瑟夫覺得自己的上唇和胸口都在冒汗。汗水使他發癢，可是他騰不出手去抹掉或者搔一下。他的一隻手正忙着轉水壺，另一隻手在用一根木棍子撥壺柄，靠熟練的手藝和它本身的重量，把柔韌的玻璃柄彎成合適的曲度。

約瑟夫把完工了的水壺舉起來交給捷爾尼組長。『還不壞，是不是？』

『不壞，』那個瘦小的人說，他已經在做第二隻水壺了。『你想調個差使做做嗎？』

約瑟夫哈哈大笑，輕輕地拍拍對方瘦削的肩頭。『有時候，我也想調，我真是這樣想。一看到我有那麼一大堆的責任，我就覺得你們真運氣！』

維德斯拉夫·捷爾尼沒有答腔。顯然，他是覺得談話已經結束了。那個助手坐在一只倒置的箱子上，拱着背管模子，依照第二個吹工的招呼，用他一雙殘廢的手把模子一忽兒打開，一忽兒關攏。

約瑟夫轉身和他說話。

『你混得怎樣，布拉赫？』約瑟夫問。

布拉赫咕嚕了幾句。

約瑟夫並不洩氣。『這不過是個開頭，』他說。『慢慢我會有法子給你一個好點的工作。』

布拉赫望望別組裏的那些助手：都是些婦女，或者剛離開學校的孩子。『我並不在抱怨，』他終於說。

「我沒有講你在抱怨。你還按時拿到原薪嗎？」

「是的，班達先生。」

布拉赫朝着模子把腰彎得更低些。他的圍裙緊緊地綁在腿上，掩不住他的膝蓋的顫抖。助手的工作並不輕鬆，這一點約瑟夫也知道。連着八個鐘頭，只有兩次休息，每次半小時，布拉赫都是彎腰曲背坐在平台脚下，望着眼前一個個火球落下來，和五色繽紛的玻璃瓷一只只上昇到他伸不到的高度。

約瑟夫抬頭望望鐘。那面紅旗和紅旗旁邊的捷克國旗在熔爐發出的熱空氣中微微飄拂着。馬上要敲兩點了。他把觀察的時間計算得很準。工人們就要放工，在他們結隊走出去的時候，他可以很隨便的樣子，站在門口跟每個人說幾句話。如果有人以為他在為自己的競選下功夫，那他也不在乎；大部份人都會受寵若驚，而且高興這一套。

有時候，他瞧不起自己。這些人算什麼，他們又有什麼値得他巴結的地方？投一票——他們有的就只是這個。民主，以及民主的一切副產品——他們有的就是這些。

他們現在過得很好了，但是他們竟然不覺得。幾個下午和晚上的時間都是他們自己的，除掉在家裏胡混，或者看看報，或者跟孩子玩玩，或者睡覺，此外什麼事情都不用做。可是他還得開了汽車上馬丁尼斯去。漢姆爾廠裏一隻熔爐總算恢復生產了，布拉格新成立的玻璃業公會新近來了一批訂貨，這個公會在輸出方面正企圖建立大力的壟斷，他務必叫他們能按時交貨。他必須和馬丁尼斯

的領班商量工作計劃，還得聽他們訴苦——說有人威脅要把他們遣返德國去。他還得給他們安排一下，好把答應下的貨色送到維吉利廠去給安麗達。至少在家裏他能耳目清靜一下。但是這晚上的時間他也無法在家裏過。他得在馬丁尼斯隨便抓點什麼吃，然後就從那邊直接開車上杜萊沙爾的政黨駐林貝克的州黨部去，花上半夜的時間商討他的競選細節 什麼地方該去演講，什麼時候去，哪些公開場合得去露露面，並且以什麼身份去。

約瑟夫看見工人們收工，把吹管掛在平台上的鐵架子上，把模型和杓子堆在工作凳上。鐘聲嘶啞而顫動地響起來了，短針走到兩點鐘，長針跳過十二點，又一個工作日過去了。

約瑟夫發覺自己擠在那些向門口湧去的亂哄哄的工人中間，有些工人很客氣，讓路給他，可是他和藹地揮揮手要他們先走，用手勢表示他們已經辛苦了一天，所以應該讓他們先出去。

他們都是那種別人對他們和氣，他們也對人和氣的人，因爲別人從來不對他們太和氣，他們的脾氣還沒有給鞣壞，而且他們都心地單純，不大記恨。作爲整體，約瑟夫並不喜歡他們；而作爲個人，他確實喜歡他們，所以這種感情很容易就傳給了這些人。

他們停下來向他點頭或者揮手，所有的人他都認識，因此說的話很得體，問的問題很合適，也能適當地開開玩笑。維德斯拉夫．捷爾尼組長現在工作完畢鬆了下來，指出約瑟夫還能把一件吹貽玻璃做得很像樣，並且開玩笑說，早晚他要把他的職務移交給約瑟夫！捷爾尼一組裏的人，曾經親眼看見約瑟夫把柄子裝到水壺上去，聽他這樣講，都大聲表示同意。速布拉赫對約瑟夫的俏皮話也

不以爲侮了：『走吧，朋友！別回去太晚了，不然你那些孩子會不等你到家就吃飯的！』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因爲布拉特出名在家裏管教很嚴的。本性原不是刻薄的約瑟夫開始得意起來，在這種受衆人愛戴的親切的氣氛中開始興奮起來。

可是，他漸漸感到心神不安起來。並不是工人們對他不親熱——他們總得出門回家的——而是另外一件事。

他發現克拉伐特高出衆人的一雙眼睛正在那裏嚴峻地觀察他，眉毛抬得很高。克拉伐特一定在那裏站了很有一陣子，對這幕戲有他自己的想法。

約瑟夫的玩笑變得沒有勁了，說的話也變得沒有把握，握手也握得不像先前那樣熱烈了。這在那些還在他四周的工人裏，馬上就引起了反應，他們的笑容逐漸收斂，他們的表情變得謹慎，不去和他搭訕，最後一批工人走過他身邊出屋子的時候，連望都沒有望他一下。

門口一個人也沒有了，祇剩下克拉伐特和他的上司面對着面，克拉伐特正在搔頭皮。約瑟夫瞪眼望着他，默然無語。過了一會，他的臉部表情變了，眼睛裏閃着光，大笑起來。

『你覺得做得怎麼樣，克拉伐特？』他說。

『不壞！』

克拉伐特走在約瑟夫前面，朝平台走去。幾個助手拿過來一木鉢磨得很細的綠色窗玻璃屑，放好了木鉢就走開去。

『這是爲明天做堆花玻璃的瓶子用的，』克拉伐特說。『玻璃底子是墨綠色，很漂亮的顏色。』

『我想跟你談談，克拉伐特。』

『我聽着呢。』克拉伐特把鏟子插進鉢裏。

『不要——等一等再做罷。』

克拉伐特放下鏟子，就在平台邊上坐下來。

『克拉伐特，你不是一個傻子。你懂得的事情不少，就只不愛多講。事實上，我要說，你是這兒工人裏面唯一有頭腦的人。』

『我不同意這種講法，班達先生。他們中間很有些有見識的人。』

『頭腦有各種各樣的，』約瑟夫說。

克拉伐特的眼睛裏又顯出警戒來。

『你想我爲了什麼競選的呢？』約瑟夫稍停一下，然後問他。『我有着一個很好的職業，競選對我非常吃力，就算當選了，我的日子也不見得好過些。』

克拉伐特轉過半個身子朝着約瑟夫。『你對國內這些事情不以爲然？』

『你瞧——我才說過你有頭腦。我想你該知道也不光是我有這種想法，是不是？』

『我猜想還有些別的人。』

『有些……』約瑟夫微笑。『商人、農民、擁有土地的和行將獲得土地而且希望保留土地的人，

律師、醫生、教師等等，甚至工人——你看見剛才門口的情形的……』

『你既然那麼有把握，又何必問我呢？』

約瑟夫躊躇了一下。『我不是你所謂的一個反動分子，』他說，避免作正面的答覆。『那一次我跟你一起解決布拉赫的事情時，你對於我的立場，總該有點數目了。有飯大家吃。你們這班人有你們的權利，在這上面，我是第一個支持你們的人。』

克拉伐特的眼睛望着他的鉢子。他專顧鑠玻璃。他非得比約瑟夫·班達搶先一步不可，可是這傢伙下面走哪一步，卻很難預料。

『你在班達廠做得很久了，』約瑟夫說。『我對你非常信任。我在漢姆爾廠裏需要一個駐廠經理。我有意找你擔任。』

『以便把我從這裏的廠委會裏調出去？』克拉伐特反問他。

『別胡扯！你跟我一樣清楚，你們這廠委會是個永遠自己照顧得了的機構。如果你得離開，你會另外任命一個同樣討厭的人……』他笑了。

『那末，你要我幹什麼呢？』克拉伐特直率地說。『出賣嗎？』

約瑟夫覺得自己佔了上風。他現在可以藉口克拉伐特侮辱了他，向他緊逼。『我向你提過什麼要求？你以爲我是怎樣一個大笨蛋——想賄賂你，讓你馬上向廠委會和工會裏你那些心腹朋友報告嗎！這差使你要還是不要？』

「有什麼條件？」

「什麼條件也沒有。」

約瑟夫站在那裏，安詳地觀察着克拉伐特的馬臉，和這個熔工的下唇和下巴底下清清楚楚的黑影。

克拉伐特一雙手摩娑着平台的邊。這是最後通牒，錯不了，而且兩個人肚裏都明白，這一點使克拉伐特思想集中不起來。如果他要求考慮一個時候，就等於初步接受，約瑟夫很快就會把這話傳開去。可是約瑟夫沒有提出一點要求。他不過暗示到他和他的政黨在選舉中可能得勝，暗示到他自己爲人很正派，接着就來了這個提議。

這來得太容易了。克拉伐特替班達這家人做了多年的工。遠在彼得．班達掌管廠子的時候，他已經替他們做工了，他學會了做玻璃，配料和熔玻璃；他也懂得：他和工人們得到的一點點好處都是鬥爭來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爭得來的。從來就不會有人乖乖地把東西雙手捧給工人過。

漢姆爾廠的駐廠經理，一幢獨用的小洋房，相當可觀的薪水，乾乾淨淨的工作，不淌汗，只不過責任大得多。接任廠委會的人有的是，譬如布拉赫，布拉赫完全行。再說，那些圍在斯丹尼克家裏舖了綠色桌布的枱子四周的人會對他怎麼說呢？他似乎可以聽見他們商量這個問題，從政治的角度去考慮它，他猜到他們的結論會是，我們的人居要職的越多越好。他們會叫他接受。

「你怎麼說？」約瑟夫的聲音裏含有催促。

克拉伐特走上平台，抓住了鏈柄。「我不要做 班達先生。」

約瑟夫聳聳肩。「我希望你以後永遠不要後悔難受。」

「我現在已經覺得難受。一個好差使對我來說很不錯。可是一接受，我就不能再算是工人了。工人們也就不會再聽我的話了。」說到這裏他微笑了。「我寧願他們聽我的話 不願意他們聽你的話……」

「那就隨便你罷」約瑟夫說。他不由得不佩服這個人，同時也對他逐漸起了深深的惡感。

聖誕節沒有下雪。新年也過了，可是一到「三王節」，聖彼得山、聖安娜山、聖瑪麗山和聖尼波莫克山頂上的烏雲開始密集起來了。雲愈壓愈低，擠進山上的樹木中間，籠罩着萬物。

然後下起雪來。雪下在羅得潑克的那些男孩子身上，男孩子都穿了睡衣，頭上戴着金色紙做的王冠，臉上用燒焦的軟木塗黑了，穿過一條條街道，嚇唬小女孩子，挨家敲門給三王討糖果、糕餅和錢。雪下在約瑟夫屋後的草坪上，鋪成一床光滑的白被，小鳥留下的腳印立刻又被雪蓋沒掉。雪下得又軟又深，陰沉沉的天色開朗了一點，可是佩德的憂鬱仍然開朗不起來。

她站在窗口，凝望着窗外密密濛濛飛舞的雪花。適才來的那批戴紙金冠的孩子，經女傭招待他們吃了餅乾並且送了各人一把家製的糖果之後，又跑了。下午究長得好像永遠過不完似的，而一年剛剛才開始。

佩德把鼻子貼在玻璃窗上，呵一口氣，看着玻璃上發霧似的圈子大起來又消失了。她又呵一口氣，在凝結的地方畫了幾個縮寫的字母，趕快又抹掉。

要是我當眞做了，又怎樣呢？這一天中，這已經是第十次她自己問自己了。這會引起什麼事情來呢！她不怕責罰；她怕的是被對方拒絕，那就什麼都完了。可是除掉拒絕，她還能期望什麼呢？他們是同一血統，就是糟在這裏。生出來的孩子會有問題。可是首先，這也不見得一定如此；其次，人也不見得都生孩子，還有，等到他要她生孩子，那可還要等好久呢。

除夕晚上十二點鐘的時候，她曾經舉起她那杯香檳酒——謝天謝地，她喝香檳總算沒有問題了。她喝酒時給他送了一個眼波。他看見了，也舉起酒杯，向她微笑。後來大家相互接吻時，他也吻了她，他的嘴唇吻在她的頰上又涼又輕，她到現在還能夠感覺到。

她曉得他的作息時間。如果她現在上他那裏去，他不會在家；這是他下午出診的時間。可是這樣也許更好些！她可以溜進他的屋子——房東太太會讓她進去的；在羅得涅克，誰也不會對班達家的人餉以閉門羹的。她可以在他回來之前，老早就把他的房間和診所收拾乾淨後離去。他回來以後，就會發覺樣樣東西都很乾淨，而且放得很整齊，他會看出那是她的手做的。

佩德去到壁櫥裏把皮靴、大衣和頭巾拿了出來。她匆匆穿戴，費了好大的勁才穿上高統皮靴，引得她火透了。後來她躡手躡脚地走過廚房。女傭正在看林貝克報紙上的連載小說。佩德輕輕溜出了屋子。

雪還在下着，把她的脚跡都掩下去。在她小的時候，卡雷爾曾經給過她一個拳頭大的玻璃球，裏面有小房子和樹木。你一搖玻璃球，裏面就下起雪來，並且悄無聲息地下個分把鐘。這時佩德感覺自己就像在這樣一個玻璃球裏走動着，四周圍靜悄悄的，不論是前後左右，在十步以外，整個世界都看不見了。這種想法使她很快活。這樣一個恬靜的屬於自己的小世界，和一個你愛的人一同來享受，多麼好啊！要不然她就繼續向前走，不久她就不再是在維得漫克。她的周圍會是些沉寂的山和軟軟的雪，雪愈來愈深。她會陷在雪裏，她決不掙扎，而且會像卡雷爾講的神話裏面那樣，找到她的本命樹，一棵又高又直的幼松——人人都有他的本命樹，孩子們有小樹，成年人有大樹。

事實上，她是留意着那些熟悉的房屋和街頭，一絲不爽地一路上坡下坡，走到城中心卡雷爾住處的附近。她閉着眼也能找到那座屋子，過去不管天好天壞，她時常走了去，往往過門不入，而且走過的時候，連頭也不抬起來望望他的窗口，或者黃銅的門鈴，或者那塊寫着：內外全科卡雷爾·班達醫生的招牌。

這次她可停了下來，拉拉門鈴，並且焦急地傾聽着屋內鈴子的回聲。

「班達小姐！」房東太太先把門開一條縫，然後大開。「哎呀，好小姐，你一定弄得渾身溼透而且凍壞了！」

她把佩德肩膀上的雪刷去，替她把頭巾解開，把上面的雪朝街上抖抖乾淨。「你趕快進來喝杯熱茶罷。你要找你叔叔嗎？他不在家，真糟糕，害得你跑了這麼遠的路來。你有什麼不舒服嗎？你

臉色好蒼白。可是現在的漂亮年輕小姐全都是臉色白白的。我在你那麼大的時候，兩頰紅得就像蘋果。把大衣給我罷，班達小姐，趕快到我的小房間裏暖一下——」

「不，謝謝你。我在樓上等好了。」

「可是樓上一個人也沒有！醫生——天保佑他——到外面看病去了，六點鐘以前不會回來，他說過——」

「我知道。」

佩德沿着破爛的樓梯走上去，房東太太跟在她後面一步步爬上樓。

「他屋裏還沒有生火。我剛打算生起來，好讓他回家的時候，屋子又暖和又舒服——」

「我來生好啦。有木柴嗎？那末請你告訴我水桶，掃帚，拖把和抹布在哪裏！」

「可是屋子裏很乾淨呢！兩天前，醫生找的那個打雜女傭才來過的——」

「對不起，請你拿來！」佩德說。

房東太太退了回去，失望地咕噥着，說時代真是變了，像班達小姐那樣的年輕小姐竟然拿着拖把，水桶和掃帚打掃，讓我們怎麼說呢！

佩德在卡雷爾的屋子裏走了一遍。這屋子太好了，到處都能看出他的個性來。他樂意用一張老式的皮靠椅，鋪上幾方刺繡的花巾，和一張鋪着漆布的桌子。他不喜歡考究的東西，不講究浮華；他的生命是貢獻給別人的。

她小心地走進他的診所。這裏，一切都是有用的，而且都是就手可用的，黑的、白的或者淡克羅米的，全都發着光。她望望他那玻璃做的醫療器械櫥裏一排排整齊的剪子、刀、手術刀、止血鉗和注射器。她摸摸X光機，趕快把自己留在發亮的金屬上的手指印抹掉。她從地板上檢起一小塊紗布，丟進廢物箱裏——用腳踩着那根槓子，廢物箱的蓋子就打開了。

「班達小姐！」房東太太在她身後說，「我從廚房裏把東西都拿來了。可是你不用做。讓我幫你——」

「不，謝謝你，」佩德連頭也不回，說道。她正在開一只裝滿玻璃片的黑色盒子，又趕快關上。玻璃片上都是細菌和微生物，而他卻天天都冒着危險搞這些東西。她眞希望自己能幫助他。她要學習有關細菌和微生物的知識，學怎樣打針，怎樣包紮傷口。她想起凱蒂，這些事情凱蒂全懂，可是她卻躲在黎尼皮莫克山上那幢漂亮房子裏閒蕩，讓卡雷爾單獨地和疾病、細菌以及微生物作鬪爭。

佩德嘆口氣。然後她離開診所，捲起袖子工作起來。工作眞吃力，因爲她沒有做慣，弄得她滿頭大汗。小鍋爐裏木柴燒得噼噼啪啪，她把煤倒在柴火上面。

有這麼一個鐘頭，或許還不止些，她拖洗着地板上的漆布，拂拭傢具，揩抹花盆、鏡框和一些小玩意兒，把廚房裏的碟子洗乾淨，灶頭洗清楚，鏟子擦亮。她覺得，一經自己收拾以後，她對他的東西也有了一點小小主權了。當她想不出別的事情可做時，並且把水桶、掃帚和拖把放在水斗旁邊

以後，她就把自己手臉洗洗乾淨，把頭髮梳梳好，她梳了很久才梳成自己喜歡的式樣，也就是那晚宴會上和新年裏她梳的式樣——柔髮拖在頸後，挽成一個髮髻似的。人退後幾步，向着鏡子上下打量自己。也許她不能算美，可是也有可取的地方。深褐色的頭髮襯出她皮膚的白皙。高顴骨是家傳，兩隻眼睛離開得稍稍遠一點，可是又烏又亮。她試行裝出幾種笑容來——一種是接待的笑，一種是羞澀的笑，卻又隨時能轉變為柔順而寬容的表情；一種是驚喜交集的笑。後來自己忽然咯咯笑起來。排演些永遠不會上演的東西，真是發傻。她向鏡子裏自己的影子伸一下舌頭，就逃了開去，渾身沒有氣力地跌進那張鋪了繡花巾的皮靠椅裏。

快到該走的時候了。卡雷爾要六點鐘左右回來，她也該回家吃晚飯了。但是她沒有帶錶，又不願意問房東太太。外面雪還下着，弄得樣樣東西昏昏糊糊，也許根本離六點鐘還早着呢。如果卡雷爾回家得早，看到她還在他屋裏，那也是命定。她聽到老教堂裏傳來低沉的鐘聲。她想數數究竟敲幾下，可是外面厚重的空氣使得聲音彼此混成一片，就像幾種水彩顏色混在一起。

她一定是打過一次瞌睡。等她驚醒時，她知道早就過了六點，也許七點，甚至還晚些。天色已經漆黑，雪也停了，但是濃霧仍舊滯留在山谷裏，把星星和月亮的光都吸掉。地面上的雪不再是那種皎潔的白色，不再襯得每棵樹的枝幹、每一盞路燈、每一處屋頂以及牆壁都清晰如畫，而是一片灰色。

爐子上她放的那壺水在單調地歌唱着，也許已經唱了好半天了。卡雷爾哪兒去了？為什麼不回家呢？他出了事情嗎？他沒有汽車，出診是步行去的，可能滑倒在雪裏，摔斷了什麼，倒在溝裏，

不省人事，或者呻吟着叫救命呢。她想奔下樓到房東太太那裏，問她過去卡雷爾可有時回家太晚。可是她不能夠跟那個女人見面，至少目前不能。她的手指挖進窗檻上的軟木頭——她聽見他的脚步聲，聽見他進了門，她轉身跑到他跟前，喊道：「你爲什麼回來這麼晚？爲什麼不準時回來？」

卡雷爾把皮包往椅子上一放，把帽子扔在皮包上。他扭開掛在桌子上面的電燈。

她剛才一陣子叫喊充滿着佔有的意味，使他把要問的話都約束住了。「我碰到了兩個難治的病人，佩德，」他說。「醫生總不能很準時的。」

「我爲你擔心死啦。」她想笑，可是笑不出來，不論是她研究過的那些笑或者其他的笑。

他脫下了大衣，隨便往椅背上一搭。佩德拿起大衣，把它掛在壁櫥裏。她回頭又把帽子拿來放在架子上。

他留神看着她。她的動作裏有一點飄逸的幹練，雖則她是顯然在用忙碌來制止自己內心的激動。後來他看到屋子裏整理得井井有條，他感動了，只不過她的主婦作風是別有用意的。佩德在房子裏走動時有一種新近才有的丰姿，自從在布拉格威爾遜車站和他會面以來短短的幾個月中，她的粗野大部份已經消失掉，變得簡直像個成年女子了。現在她在表明自己的身份，想給自己援取一個並不存在、也不可能有的地位：一個剛成年的妻子，柔順但又很鹵莽。

同時，他又滿心的同情她，因爲他知道她非常不開心，他得在她真正傷心以前，使這場迷戀告一結束。

「你不消把我的東西掛起來，佩德。我就送你回家。」

她在把她祖母安娜傳下來的那只別針，一忽兒打開，一忽兒別上。「我不要回家去！」她說。

他避開她的眼光。最糟糕的是他拿不準自己應該拿什麼身份對付她。

「你把這屋子收拾得太好了。我希望我那打雜的女傭能夠看齊。可是現在我得送你回家——你父母一定急瘋了——」

「讓我再待一會兒，」她溫柔地說。「我要經常來打掃你的屋子。在診所裏幫你的忙。替你做飯。媽說我菜做不好，可是幾樣簡單的菜我還是會做的……卡雷爾——」

「卡雷爾叔叔！」他改正她。

「卡雷爾」她重複一句，這次她總算能微笑了。

他又氣又窘。這種尷尬地步完全是由於這女孩子過於孤獨和無依無靠而引起的。如果約瑟夫不是那麼一個利己狂的人，他就會放棄他的野心，來照顧照顧自己的女兒。

「我不知道，佩德，」他說，「你還記得我時常跟你講的那些故事？」

「你那些童話嗎？」她用嘉許的口氣問。

「我現在要跟你講的是一個眞實的故事。我關在集中營裏的時候——在這種地方，人們晚上談些什麼呢？談家裏，談他們家裏的人，大部份是談他們的孩子。所以我跟他們講到你，有時候他們對我說：卡雷爾，你有這麼一個孩子眞是運氣。我就說：她不是我的孩子，她是我的姪女，不過我

愛她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

「這是你故事的結局嗎？」她問。

「是的。」

「做你的孩子一定不錯，」她承認。「可是現在我不要做你的孩子；這一點你懂得，是不是？而且我也不要你覺得我是個孩子。」

老天哪！他天天上工人的家裏去，也跟他們的孩子談天，各種年齡的孩子都有——包括佩德那樣年紀的。他們從沒有這一類的問題……究竟他們有沒有呢？

「你聽我說，佩德，我知道你已經不再是個孩子了。可是如果我承認你是個大人，那我就得認為自己老了，可是我就不喜歡老。」

這話絲毫沒有效果。

「你在戀愛，」佩德沒精打采地說。「你愛凱蒂。」

「我當然愛凱蒂！我愛湯姆士，愛你的父親，愛你母親，也愛你。而且我愛我的朋友。也許你的毛病在於你不想法去愛你應該愛的人！」

「我父親母親不愛我，」她用同樣沒精打采的聲音說。「他們不了解我的心和我的需要。我非常寂寞，卡雷爾。」

一想到她的寂寞，她的聲音也悲切了，肩膀也垂下去，變得活像一個孩子。

「在這兒坐下，佩德。」他把她帶到大椅子那裏，扶她坐在椅子上。

他來回踱着，和她隔着一張桌子，竭力想掩飾自己的同情心，竭力想找出一個正面的解決方法。他怎樣才能既不把她當作成年人對待，而又把她糾正過來呢？他怎樣能把她當個成人對待，而又不承認她有資格用情呢？

「人會成長發展的，」他吞吞吐吐地開始說，「在成長發展的過程中，人要經過一些危機。我像你那麼大的時候，我母親——你的祖母安娜——死掉。而你祖父彼得・班達——你的名字就是按照他的名字起的——是個很難說話的人。不過我有兩個弟兄，所以也不怎麼寂寞。可是你知道，你父親，你的湯姆士叔叔和我，彼此間多麼不同。我唯一的辦法就是離家到布拉格去上學。我非力爭不可，因爲你祖父彼得反對這件事。在布拉格，我碰到跟我一樣年齡的人，他們和我興趣相投，我交了許多朋友。所有那些，我以爲永遠也不能解決的問題一下子都豁然開朗而且顯得那麼簡單了。如果我一直留在羅得涅克，我相信，我長大以後一定變成一個很憂鬱的人——」

「你要我到布拉格去上學嗎？」她問，顯然感到興趣。

「我們可以考慮這個問題。」

「你要告訴我父親把我送去嗎？」

「我可以——如果你要我說的話——」

她又放棄她那種講情講理的態度。「你要攔阻我！」她說，恨恨的樣子。

『你會找到朋友——』他說。『像你這樣年齡的女孩子——』

她跳了起來。『我不要我這樣年齡的女孩子！』她抓起她的大衣和頭巾，威脅地說，『如果你告訴我父親把我送到布拉格去——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你……』

『佩德！』卡雷爾拿起她的手，握着。『你冷靜些！』

『送我回家罷，』她說，『請你。』

『她眞把我們嚇得可以！』約瑟夫說。

卡雷爾徐徐點頭。『我想打電話給你們，可是就打不成。』

『我們反正不在家，』約瑟夫說。『你不曉得我多麼着急。你想想，要是她眞的出了什麼事——可是她已經是個大姑娘了，也該懂得怎樣照顧自己了。我總是忘記，當做她還是好幾年前那樣，一個給人摟摟抱抱的小東西……她怎麼啦？她爲什麼要上你那兒去呢？』

卡雷爾呷了一口酒。

『再加一點嗎？』約瑟夫問。

『好，謝謝你。這白蘭地不壞！』

『頂好的。』

『她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問題就在她不得不跑到我那兒去。她太寂寞了。』

『我知道。』

『她不是個小孩子了，約瑟夫。在這種日子和這種年齡的時候，她們長得特別快，需要有人照顧照顧。』

『這點我就不懂了，』約瑟夫快快地說。『我們這麼大的時候，都有朋友的。我們也並不喜歡挑剔，可是她在學校裏碰到的那些女孩子好像都對她冷淡得很。或許她們是另外一類的女孩子，也可能因爲她離開維得堡太久了……如果我當選，我打算帶她到布拉格去。』

卡雷爾深思地摸着自己下巴上的凹痕。如果你告訴我父親把我送到布拉格去，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你，佩德這樣說過。

『如果你當選，』他爭辯說。『如果你不當選呢？而且目前怎麼辦？現在離五月裏還有一大截呢……佩德是你的孩子。可是你在做些什麼？麗達在做些什麼？——生意，生意，政治！』

約瑟夫的嘴巴緊得閉了下去。他工作過度，心事重重——現在再加上這椿事。『我愛這孩子，』他說，『可是我簡直沒有機會向她表示我的愛。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我在她眼裏便是個生人，恐怕這以後變得更生疏了。』

『約瑟夫，你總得放棄一點東西。卽使你成功了，變成個大人物，而且得到你要的一切權力——可是你的孩子在這期間卻毀了呢？』

麗達悄悄走了進來。『我眞吃不消了，』她說。『這一脊眞要送掉人老命。』她一屁股坐進椅子，

從約瑟夫手裏接過一杯白蘭地。『她爲什麼出走？她告訴了你沒有，卡雷爾？』

『沒有，她沒有告訴我，』他機識說。『而且我覺得你不能把這個說成出走。她去拜訪我——甚至還替我收拾了屋子！』

『我眞巴望她在家裏有時候也做做！』麗達說。『她總可以告訴僕人她到哪裏去，可不可以？她是個聰明孩子，總該懂得我們回家來找不到她會有怎樣的感覺！』

約瑟夫使勁把酒杯一放。『她現在怎麼樣了？你覺得我要不要上去吻她一下，說聲晚安呢？』

『我吻過她，說過晚安了，』麗達說。『她躺下去，翻了一個身，就睡熟了。』

『大累了，』卡雷爾說。

『我摸了她的額頭，』麗達說，『冰涼的。』

卡雷爾望望她。『沒有熱度。不是身體上的問題。』

『她年紀輕輕的，也決不可能神經上有問題，』麗達肯定地說。

『這我不敢保，』卡雷爾回答。『我剛才在對約瑟夫說，我覺得最好他把活動競選的時間抽一點出來，放在他孩子的身上。』

麗達坐直身子。『這是你的診斷意見嗎？』

『是的，這是我的診斷意見。也是我作爲約瑟夫的弟弟，也是作爲一個尊敬佩德的人的意見。』

『這和你的朋友斯丹尼克教授今天宣佈參加競選沒有關係罷？』

「他害怕了嗎？」卡雷爾搔搔自己的頭髮，仔細端詳了她一下。「妮蓮，我不懂得像你在生意經上這樣精明的女人一走出辦公室竟然會這麼糊塗。你愛不愛你的孩子？」

她眼睛含着敵意瞪住他。「誰把她帶大的？是你嗎，卡雷爾？是你嗎，約瑟夫？我會照料她。這是我的事情。可是我絕不許她那些可笑的想法打亂約瑟夫要做的事情。」

「我想還是你的事情。」卡雷爾站起來。「我希望走之前看看她去。」

佩德正睡着，一面睡，一面還在嘆息。她蜷起身子，瘦小的身軀，看上去比平時更加像個小孩子了。

第十章

在反對封建壓迫的鬥爭中，「自由」的臉色必然變得像玫瑰一樣紅潤，可是一旦壓迫解除以後，就會落台下來。仔細一看，原來「責任」正在「自由」的肩膀後面探出瘦削的臉窺望着呢。就像結了婚的夫婦一樣，兩口子老起衝突，可是也彼此輔助。

因此，要研究自由這個問題，就必然要牽涉到社會秩序這一問題。這種想法也不是我的創見。我國歷代的思想導師都深信這一點。也許因爲捷克民族在歷史上大部份時間都受着殘酷的壓迫的緣故，對於自由的嚮往也遠比其他民族來得更加熱烈些。

我可以引以自慰的是：在我之前的許多思想家都爲了自由的理想和責任的必然性之間的矛盾而感到困惑。他們中有些未得出結論，而那些得出結論的人意見也不一致。

在我們的偉大教育家約翰·阿木斯·夸美紐斯於一六二三年出版的世界的迷途一書中，我讀到下面一段文字：

> **瞎眼的世人只能抓住眞理的影子，他們認爲自由就在無拘無束，不顧別人的死活。基督徒的行爲則**

與此迥然不同，他有堅強的信心，知道他的自由操在上帝手中，因此能殫精竭慮以濟人之急。

這比那句勉強說的『該撒之物當歸該撒』㊀要高明得多多了。因為你那些同胞，尤其是在組織好的社會裏，可以成為很苛求的顧客。

——引自湯姆士・班達：自由論

他又來到了布拉格，事情都已經給他安排好了。雖然他從不曾說出口來，湯姆士總覺得這個世界應該替他開出一條平坦的路來。人文出版社的股東兼總編輯，哲學博士艾貝・巴辛尼做的就正是這件事。巴辛尼博士寫了一封恭維備至、最最熱烈的信。說愛琳娜・辛帕生小姐跟他講起這篇論文。可否請湯姆士・班達先生來布拉格商談這本書的出版問題以及簽訂合同？一切費用統由社方負擔。

整個的事情就是這樣簡單順手，這裏面還有將湯姆士需要的錢。可是一到了布拉格，湯姆士的心情改變了，他的疑慮又來了。誠然，人文出版社在戰前出版過他的小說，但是當時主持這家出版

㊀ 見新約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七節：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人問耶穌可否納稅給該撒，耶穌說，『該撒之物當歸給該撒，上帝之物當歸給上帝。』

社的人是一羣糊裏糊塗然而大度包容的名士派，對於特殊的事物倒有敏銳的感覺，這些人如今散的散了，死的死了。巴辛尼博士是個新人，底子完全摸不清；從他信中附來的目錄看來，他的出版計劃是無所不包，並且偏向於通俗一方面；而且口氣很激烈，不合湯姆士的口味。

這裏還有一個道義問題。他想像得出愛琳娜兜售這部自由論時說得怎樣天花亂墜。愛琳娜賣給巴辛尼博士的是愛琳娜想像中的這本書。巴辛尼在拿出錢來買這本書之前，應該讓他知道實況。可是實況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火車到達時才過中午不久；湯姆士覺得太累了，不想給巴辛尼通電話，也不打算當天就去看他。他在曇光旅館住了下來，旅館離市中心和愛琳娜住的阿爾克隆旅館都很遠。他想休息一下，可是睡不着，因此就出去逛逛他在戰前常去的那幾家咖啡館。咖啡館也變了。他走進的頭一家坐滿了許多年紀輕輕的人，頭髮很長，滿臉的疙瘩。衣服都穿的很落拓，大聲嚷着一些他聽不懂的名詞，在看一些小張的印刷品——他起初還弄不清是什麼。一個瘦弱的侍者給他找了一張桌子；湯姆士坐了下來，並不馬上叫東西。過了一會他才明白過來，這班年輕人正在談論賽馬，這家過去文人光顧的咖啡館現在已變成一羣靠法國賽馬打賭爲生的無賴的老巢了。

他到了第二家咖啡館。戰前他認識的戲劇界的人一個也看不見。只有少數幾張桌子有人；客人佔用桌子的時候，好像故意在一桌桌客人中間留出一段無人地帶似的。湯姆士注意到自己進來的時候，別人都偷眼打量他。他靠牆坐了下來，伸手拿下掛在頭上面一隻鈎子上用木頭夾子夾好的

當天報紙。最後，那些顧客們放下心來，知道他不會管他們的事情，也就重新竊竊私語起來。

湯姆士面前放了一杯茶的代用品，從報紙的上端觀察這班人。他們中間各種年紀的人都有，就連那些年紀較大的人外表也有一點兒輕浮，而且他們的時間好像用不完似的。他們時常完全中止談話，眼睛空無所瞩，或者在啤酒杯子下面墊的硬紙碟子上記點什麼下來。忽然，他們把身子挨在桌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一忽兒又坐正了，朝後靠起，微笑着。接着裏面有一個人站起身來走掉其餘的人仍舊留在那裏，這樣直到一些新的人進來。有一個走到湯姆士的桌子旁邊去。

湯姆士看得出神，同時對他們在幹什麼也大惑不解。那人跟他講話的時候把他嚇了一跳。那傢伙站在他旁邊已經有了一會兒，兩只手插在褲袋裏，扭動着鞋子的橡皮後跟，身子輕輕搖晃。

『你有火嗎？』那人問。

湯姆士桌上的煙灰缸上插着一盒火柴，其實咖啡館裏所有的桌子上全有。『怎麼，當然有！』湯姆士說，就擦了一根火柴，舉起來給他。

那人在他對面坐了下來。他拿出一包美國貨香煙，推到湯姆士面前。『你請便罷！』

『謝謝你！』湯姆士拿了一枝，就用他點的那根火柴燃上。那人並不抽煙。

『你到這裏來做什麼？』那人安詳地說。

湯姆士指指他盃裏的橘黃色液體。『喝茶……我要喝茶。』

『你從哪裏來的？』

這傢伙走來和他打交道的派頭，他的發問，他那種傲慢，使湯姆士想起在美國看的那些強盜電影。侍者站在屋子那一頭，好像什麼都沒有聽見似的。

「我是從羅伊得克來的。」

「啊——從外地來的？」

「是的，從外地來的。」

「你要買美金嗎？」

湯姆士笑了。他大大放心下來，但是興趣也爲之頓減。「謝謝你，我沒有意思要買。」

「那你要賣美金嗎？」

「我一塊也沒有。」

「那可太不巧了。」那人站了起來。「我可以給你好價錢。好罷，下次你來的時候，也許我們能做點生意。」

「好的，」湯姆士說，「下一次。」他叫茶房來付了茶錢，茶一口沒喝就走了。

整個下午其餘的時間，他不顧人行道上的融雪，一直都在街頭閒逛。那些東倒西歪的舊房子——每幢都有它自己的歷史——和那些狹窄的巷子，帶領他穿過許多古老的院落，出其不意地到了另一個區域，這些都沒有引起他的興趣。他在思索着自由這一問題，以及作爲這種自由一部份的那些美鈔掮客和賽馬鬼。這些問題他想得愈久，就愈不願意去見巴辛尼博士，不管是今天，明天，或者後天，

總之不願見。

那天晚上，他去聽了摩拉維亞教師合唱隊的音樂會，被他們沒有樂器伴奏的質朴而清脆的歌聲，以及他們唱的天眞素朴的歌曲感動得落淚；這些上了年紀但依舊很健壯的人，穿着漿洗得筆挺的白襯衫和黑燕尾服，唱起歌來把嘴張得多大的，他們心神投進音樂裏去，的確有點感動人的地方。

第二天，他一整天都就在房裏，可是晚上他上國家劇院去觀劇，那邊正上演布里安的近作歌劇瑪麗沙。他知道這個戲。布里安把一部根據民間題材寫的戲劇配上音樂而改編成這部歌劇，而且就拿原來的台詞當脚本。

湯姆士對於現代音樂一直覺得不容易懂，可是布里安寫的旋律中，很有一些勝過那種無調性的樂曲，很能吸引住他。使他覺得最特出的是：這部作品裏的眞正主角幾乎是個不大開腔的人，——一直到最後一幕的最後五分鐘裏，他才大顯身手，縱情歌唱。這是驚人的藝術手法；布里安竟能在這一個角色身上看出歌劇的可能性，並且把原作中這一角色的性格用音樂發揮到這等地步，使湯姆士不禁嘆服。

「湯姆士！湯姆士・班逵！」

湯姆士畏縮了一下。那穿擠在衣帽間櫃子前領大衣和外套圍巾的人仍舊把愛琳娜擋得看不見，可是她已經從人叢中擠了過來。她後面跟了一小隊穿着晚禮服的人，她替湯姆士一一介紹。

這情形使他很感激，因爲用不着爲自己來到布拉格不去拜訪她而道歉了

他一個名字也沒聽清楚，只聽見些頭銜。她的侍從中，有一個是美國大使館裏的官員，另一個是位提克編輯，還有一個是巴盤多夫電影攝影場裏的性格演員，完全跟在美國一樣——愛琳娜和她的一班狐羣狗黨；想到這裏他心裏一陣難受，因爲過去他也是這圈子裏的一員。

『你們當然都聽到過我這位朋友湯姆七・班遂的大名，』愛琳娜說。『湯姆士，你絕對非加入我們一起不可。你不來看我已經是很無禮了，不過你要是跟我們一起走，我就原諒你。這歌劇很有點道理，是不是？這位山姆』——她指指那個金色頭髮的美國人——『說他從不曾聽到過那麼像貓兒叫春的聲音。不過他對音樂一竅不通，他是一個外交家，是不是，山姆？凱蒂和你一起來了嗎？沒有？那末你還等什麼呢？』

一羣人離開了劇院，愛琳娜挽住湯姆七的手臂。碼頭那邊，伏爾塔瓦河河面一部份結了冰，河水緩慢地流着；寒氣襲上湯姆七的額頭。他想說自己願意回旅館去，但是明知道說了也無濟於事，還是命運找上了他，他只得算了。

* * *

他的太陽穴裏像有鎚子在敲，使他醒了過來。他躺在一張陌生的長沙發上，在一間陌生的房間裏，穿着一套過於肥大的綢睡衣。他想在頰上摩擦一下，摸到自己的鬍子根，心裏一陣厭惡，就把手放下來。

慢慢地，房間變得熟悉起來了，他記起這個菊花壁紙和這張黃色椅子。到處都是煙灰缸，堆滿許許多多煙蒂；牆角裏一張矮桌上放些喝了一半的酒瓶和用過的酒杯。

他呻吟着坐了起來。這是怎麼搞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一陣噁心從他胃裏湧上來。唉，天哪——那醜事重又演了一遍！就像那次從聖路易到堪薩斯城的夜車上一模一樣……

他竭力回憶昨夜的事情。大家談了很多話，很多俏皮話，和很多最新的政治消息。這些全都討論來討論去，而且人人裝得好像對於什麼事情的內容都很清楚似的。湯姆士很想聽懂他們的話，可是他們談的大部份都是引的人家的話，他只聽懂一半，因此聽得不耐煩。由不耐煩轉爲沮喪——所有這些人的話，所有這種無聊的動作，三言兩語就把一本書抹殺，一個手勢就把別人的見解譏諷得淋漓盡致……

因此他就祇顧喝酒。

他的上衣和褲子現在掛在椅子上，他的內衣摺好了放在旁邊茶几上。他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他聞到自己身上一股味道：他渾身都是酒氣和汗臭。他的頭裏卜卜的跳。

他好不容易光着腳跨過地毯上一堆堆的煙灰走到椅子和茶几那邊。當他打算直起身子的時候，他腳一絆就撞翻椅子。

門開了。

愛琳娜收拾得整整齊齊，神清氣爽，臉紅紅的，銀灰色的頭髮很經過一番梳理，她高興地望

着他：『你早，湯姆士！』她說。『我臥室裏有一壺濃咖啡，道地的咖啡。你要不要先洗一個冷水淋浴？』

他抓住他的上衣，拿來擋着自己身體。

『別裝模作樣了！』她說。『那是我的睡衣。昨天晚上，山姆跟我弄得沒有辦法，只好把你抬去睡覺。很能幹的傢伙，那個山姆——我得對大使提一下。』

他內疚地把上衣放下。『我非常抱歉——給你們那麼多麻煩——我一點也記不起來了——』

『你才有趣呢！』她說。『我從想不到你喝了酒會那麼高興！我們笑了還要笑！』

湯姆士面帶怒容。

『後來你跟那個詩人皮羅勒尼克爭吵起來。我不曉得你們吵些什麼，因爲你們用捷克話吵的。這以後，你開始哭了，後來就人事不知。』

他焦急地望住她。『就這麼一點嗎？』

她大笑着朝他走來，拍拍他的胳臂。『是的，親愛的，就這麼一點。』

他打了個呵欠。『我旅館裏自己有床啊。』

『我不願意把你送回去，因爲你決不會準時起床的。』

『什麼事情要準時？』

『我們跟巴辛尼約的正十一點鐘。』

他猜醒過來。「我們？約的什麼？」

「昨晚上我打電話給巴辛尼的。總得要有個人照管照管你。」

「我跟出版商的事情，我自己會管。」

「可是你一直不管。」

他的惱怒轉爲公開的敵對。

「巴辛尼堅決要我陪你一同去，」她若寬說。

他氣極了，也疲憊極了，沒法跟她爭論。他又上了人家圈套。「巴辛尼堅決要——嗯？」

「我並不須要來，你知道，我是相當忙的！」

「唔，有什麼關係！」他厭惱地說。至少她已經越俎代謀了……「淋浴在哪裏？」

「在那裏面！你忘了嗎？」她吃吃笑了。「你喝醉了多有意思！」

他把浴室門關上的時候，還聽得見她一個人在吃吃笑着。

巴辛尼接待他們時就像和他們認識了多年似的。他對愛琳娜必恭必敬，對湯姆士一方面器重，一方面又表現長輩似的愛護。他說他有多麼高興——湯姆士終於又回到人文出版社來了，而且帶來這麼重要的計劃！

「我平生，」他說，「最最關心的就是自由問題。」他摩撫着他那剪得很短的麥黃色的頭髮，微

笑說，露出一嘴煙熏的黃牙。『你知道，淪陷時期我在國內。所以我就不願意看到那個時期我們受到的任何苦難重演一遍。』

『我懂得，巴辛尼博士，那時候你寫過一些非常聰明的社論呢！』愛琳娜說。

『我敢說我在納粹的窩裏生了不少的鵑鳩蛋⊖呢！』巴辛尼咧開嘴笑。『他們從來不會夾縫裏看文章！可是那樣的日子總不好過！我們想說什麼就要說什麼，而且隨我們在什麼時候說！對嗎？』

湯姆士沒有開口。他住在美國的那段時間裏，巴辛尼卻留在國內，這一事實把這位出版商提升到英雄人物一流。可是德國人控制的報紙能容巴辛尼寫社論，這不免有點使人駭異——這人不是個滑頭，就一定是個壞蛋。可是如果他沒把事情交代清楚，就不可能保持現在的地位，所以他一定是個滑頭，同時又是個英雄，因此非把事實眞相告訴他不可。

『那嗎，班達先生，你的新著怎麼樣？』巴辛尼敦促說。

『我的大綱還沒有寫完呢。』

巴辛尼很大方地揮揮手。『像你這樣著名的作家只要向我們關照一聲就成了。不過假如你高興告訴我們一點關於書的——』

湯姆士眞巴望自己的頭不痛就好了。他要講的話一定要講得清楚扼要，可是他以前考慮這題目的時候發現的各種矛盾又在他腦子裏作怪。而且巴辛尼說：我們想說什麼就要說什麼，而且隨我

⊖ 傳說鵑鳩產卵於他鳥巢內，孵出之雛卽以他鳥之卵爲食。

們在什麼時候說，更弄得他難於啓口。

「你有把握你沒有把我看走眼嗎？」湯姆士問。

巴辛尼微微吃了一驚。湯姆士·班達並不像愛琳娜·辛帕生向他形容的那樣，急於簽訂合同。這位出版家的腦子裏產生了幾種想法：是不是因爲有別家與他競爭，把這部稿子搶走了，所以湯姆士想把事情緩一緩？如果是這樣，有什麼辦法可以爭他回來？還只是因爲班達本人對於這部著作也沒有多大把握，所以遲疑不決？如果情形是這樣，那就得給他打打氣，而且要快。我們需要一些宣傳性的文章，杜萊沙爾說過，而且我的黨津貼一家出版社並不祇是爲了投資。

「看走眼……」巴辛尼說。「我們曉得你的作品，班達先生！我們曉得你的小說、解放者的呼籲以及你在美國寫的那些文章。我告訴你，我們在你身上打算下多少本錢！我親自和我的同事們討論過你的自由論的計劃，大家都一致認爲這樣一個題目，而且由你寫的，正符合這個國家，也正是這個時代的需要。我們甚至於準備在你交稿以前就登廣告。我們預備印些小册子，寄給所有在我們單子上登記過的客戶，並且讓各家書店替我們分發。你只要給我們提示一點兒你打算講些什麼，只要幾句話，我們能引用就行！我們打算把這本自由論作爲本年度最重要的一本書！你覺得怎樣？」

「我認爲這太妙了！」愛琳娜說道。「我們在美國也沒法做得更好些！」

湯姆士很動心。本年度最重要的一本書！全國所有識字的人都看到他的名字！捷克發言人湯

姆士・班達……

『可是我不懂得……』他狐疑說。只要幾句話，我們能引用就行，——他要談的怎麼能用幾句話講清楚呢？

『好吧，你沒有大綱，』巴辛尼打亂他的思緒，『可是你可以給我們寫一篇簡單的提要，給我們派用場！我擔保等到我們的預告工作完全做好的時候，至少可以銷掉五萬册！』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湯姆士解釋道。『我喜歡自由。你也喜歡自由。我們全都喜歡自由。我們要有一個社會，能够保證人人都享受到他喜歡的一切自由……』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巴辛尼叫。『讓我記下來！』他發瘋似的在拍紙簿上寫着：『……能够保證人人都享受到他喜歡的一切自由……』

『不能這樣說！我怎樣跟你解釋才好呢——問題很複雜，而且我自己也還不知道——』

『湯姆士！』愛琳娜說，『自由就是自由，你自己也嘗到過失去自由的滋味！』

『太好了！』巴辛尼說。『我可不可以再加上這一點？』他的鉛筆又嗖嗖地飛動起來。『……我自己也嘗到過失去自由的滋味……』他揮一下鉛筆，『不用着急，班達先生，我們以後會加以整理的。』

湯姆士眨着眼睛。這個出版家的勁頭弄得他瞠目結舌。他好容易才擠出話來。『可是你聽我說，巴辛尼博士——請你讓我就只提出一個問題——』

「隨便什麼都請提出來吧！」巴辛尼朝後坐起，兩隻滿是雀斑的手平疊在一起。「這樣一本書是需要討論討論的！」

「讓我們來一個假定，」湯姆士開始說，竭力想整理出至少一個疑問來，「我們假定這種保證的自由，到了某一個階段，危害到社會的組織——我也不管是哪一種社會。那末社會有沒有權利對自由加以限制呢？」

「我們總有警察的，」愛琳娜咕噥道。「你不能讓盜賊、匪徒、殺人犯自由活動。這是不消講的。」

湯姆士臉上顯出痛苦的樣子。「我不是指這個。問題在於社會到怎麼樣的情形可以宣稱自己受到了危害？而且為了自衛，可以把自由限制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是不是講得有點離題了？」巴辛尼溫和地問。

湯姆士擦擦自己的額頭。「我非離題不可，巴辛尼博士。這就是我那本書的整個價值所在！」

「當然，當然，」巴辛尼同意說。「我們也願意你這樣做。一個像湯姆士·班達這樣的作家是不該只是唱唱爛調就算的。」

這樣同意得太容易了。可是湯姆士說下去，「我問過，究竟應不應該讓社會限制自由。可是社會本身並不問這問題。它只顧自己做了。那末我們要不要反抗社會呢？」

「要的，當然要反抗！我們反抗過納粹，可不是？」巴辛尼說。

「如果我們當初及時限制了蘇台德區的德國人的自由，就像我們現在應該消除他們一樣，也許我們早就用不着抵抗納粹了。」

「對的，」巴辛尼毫不熱心地說。在他的心裏湧起了一般編輯和出版家對於作家的氣憤。難道這些作家患了理智上的不消化症，非要這樣叫嚷才過癮麼？他要的只是一篇預告性質的提要，可以用來推廣營業，同時也可以把它交給杜萊沙爾供競選之用。

湯姆士還以爲巴辛尼也跟他一樣熱心起來，就繼續挖掘下去，「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問兩個問題，到了必要時，誰的自由應該受到限制？」他看見愛琳娜皺眉。這使他更要講下去。「誰的社會，哪一類社會，有資格爲了保衛自己，不惜對自由加以限制？」

「你有了答案沒有呢？」巴辛尼問。

「還沒有，」湯姆士說。

「你覺得你能找到正確的答案嗎？」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湯姆士身子朝前傾，急切地說，「你難道還不懂得，一旦我找到答案，我的書就成功了？」

「這還不顯而易見嗎！」愛琳娜大聲說。「湯姆士，你在美國住過！我們在美國是怎樣說的？政簡民安，不壞，是愛默生的話……你只消換一種方式說：自由最多的社會，就是最好的社會！」

「如果這個社會受到了威脅，如果爲了自衛，它不得不削減自由的話——它是否就不再是最好

的社會了呢？照你的說法，它就不再是最好的了。假如由於它對自由不得不加以限制它就不再是個好社會，那末就不應該讓它限制自由，就得用其他方法來把它改變一下……你看出你碰到的這個循環論法嗎，愛琳娜？不 標準不在自由多少這上面。不過標準到底是什麼？由誰來決定呢？」

「有意思極了，」巴辛尼說。他疑惑愛琳娜·辛帕牛對於湯姆士這本書究竟了解多少，同時由於他對鷄蛋特別敏感，他覺得這部著作一定要仔細審查才行。「我喜歡你的客觀態度，班達先生。不過，我們得實際一點看問題。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對自由的威脅並不來自社會方面，也不來自政府方面，倒是來自這兩者裏面的一些勢力 —那些勢力只知道竊取權力，控制機構，以便危害別人的利益——」說到這裏，不見愛琳娜給他一個眼色，意思說「別這麼急」，他就住了嘴。

湯姆士把巴辛尼想貢獻給他一點政見的企圖撇開。「你的話沒有一點新的見解！」他說。「在幾個的歷史上的確是那樣的。」

「可是你要考慮這一點——」巴辛尼又緊逼一句。

「我把什麼都考慮到。可是，拿我來說，我想知道的是……」

接着他停下來，兩隻眼睛從巴辛尼博士頭髮剪得短短的圓圓的頭移到牆壁和沿牆排列的那些書上，再回到愛琳娜身上。他已經把人家能夠期望他說的全都說了。他已經竭力向巴辛尼說明，這篇論文有它的缺點，而且也不只是簡單的對或不對的問題，它要牽涉到許多問題。

「你還想知道些什麼呢？」巴辛尼問道，樂意幫忙的樣子。

『如果這本書和一切流行的見解都合不上，你是否願意出版呢？如果它的結論受到想像得到的各個方面的攻擊呢？』

這時來了一段短短的插曲，太微妙了，除了扮演的兩個人以外，誰也不會注意到——巴辛尼抬一下眉毛，愛琳娜微微頷首。接着巴辛尼說：『當然我們願意，班達先生。我們所引以自傲的那種自由就在於我們連最獨特、最乖僻、最違反定論的議論都能出版，都願意出版。我敢斷言這也是你要宣佈的那種自由。所以你的論文決不可能那樣困難！』

巴辛尼拿起電話。『請把班達先生的契約拿來！』放回聽筒以後，他轉身笑着向湯姆士說，『我們繼續提要如何！』

湯姆士在熱烈地爲自己作解釋的時候已經忘了的頭痛現在又傾全力反攻了。事情是決定了，他也沒有勁再爭了。他木然想着，現在既然做了第一步，下面也只好照做。再說，巴辛尼博士說得對——容許一個像他這樣的作者發表自由論的自由是自由中最重要的一種，是一切自由的最高自由，是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的一種自由。

『我喜歡自由。你喜歡自由。我們全都喜歡自由，』他聽見巴辛尼的圓潤的聲音。『我們要有一個社會，能夠保證人人都享受到他喜歡的一切自由。我嘗到過失去自由的滋味……』

巴辛尼抬頭望望他，帶着企盼的神氣。

『我的同胞中千百萬人都嘗到過這樣的滋味，』湯姆士口授着，突然又中止。『我必須講下去

嗎？我們必須這樣做嗎？』

『必須這樣做，』巴辛尼說。

湯姆士覺察到愛琳娜臉色有異。她使他想到傳教士——同樣的熱誠，同樣的頑固。

『現在我們既然獲得自由，』他說，急遽地轉過身來望着巴辛尼那只滿是雀斑的手——那只手正在拍紙簿的紙上移動着，『就怕把自由看作當然的事情。我們一定要時時刻刻想到它，我們一定要愛護它，保衞它……』

他停下來想一下。到目前爲止，他講的話還沒有一句不是他衷心擁護的。他開始感覺好受些；他的話開始能表達自己了，簡直像是回到已往的那些日子裏——那時候納粹頑抵國門，他把那些激昂慷慨的傳單的大意說給約瑟夫聽，隨後以解放者的呼籲的題名發了出去。他突然不顧愛琳娜，改操捷克語講下去。

『使自由遭遇到危機的是我們自己，是人類的知足，是輕信別人的話，而不加以反覆檢查。』

他把脚架在椅子的橫檔上，兩肘花膝上一擱。『自由就是眞理，自由就是對眞理的追求，就是無畏的宣揚眞理。只有眞理使我們自由，約翰·胡司曾經這樣教導過我們，從那時以後，捷克民族曾經爲這個教訓鬪爭，流血，以至爲它犧牲。』

他看到巴辛尼冷靜狡黠的眼睛變得迷惑起來，愛琳娜的眼睛正盯住他，她舐舐嘴唇。『你說些什麼？』她緊張地問他。『告訴我，』

巴辛尼把話繙譯給她聽。他譯得很好，那些話的氣勢一點沒有減弱。

湯姆士站起來。一雙手平擱在出版商的寫字檯上，他銳利地說道：『現在我們已經是個成長了的國家，經過考驗，經過鍛鍊。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

那股勁頭下去了。他感覺自己什麼地方洩了氣似的。

『他說些什麼？他說些什麼？』愛琳娜問。

巴辛尼又繙譯出來，一直譯到湯姆士打斷的地方。

『講下去，湯姆士！』她催促道。『你真偉大！』

『字眼，一大堆字眼，』他說。

『我們一定要——』巴辛尼重複一句。『請講下去，斑達先生！』

湯姆士不理他的話。『你寫完它。我辦不了。』

『我們一定要抵抗，』愛琳娜說，『像對付德國人那樣抵抗。任何威脅到我們國家或者個人自由的人。』

巴辛尼記下這一句時，對湯姆士望望，帶着詢問的神情。湯姆士沮喪地點點頭。他開始明白過來自己做的什麼事。他寫了一篇宣戰書。可是用誰的名義寫的呢？反對的又是誰呢？』

巴辛尼闔上拍紙簿，啪的一聲把面子也闔上。他向一個早就悄悄地進來的女子打個招呼，把她遞給他的一束紙接了過來；然後從口袋裏取出一枝粗肥的綠色自來水筆，慢條斯理地把筆旋開，遞

給湯姆士。

「你的契約，班達先生。」

湯姆士簽了字。

不，一點不像宣戰書。這是一篇自吹自擂的廣告，充滿着陳腐的感情和戲劇性的口號，巴辛尼自己來做恐怕還可以做得好些，只不過這個出版家顧到禮貌，不願意這樣講罷了。湯姆士心裏想，反正這有什麼了不起的關係呢。要緊的是他這本書的內容。內容可絕不遷就，對自己，對問題都絕對忠實，不管他的結論是什麼，不管會觸犯誰，會觸犯多少人，不管會毀滅誰的幻想——包括他自己的幻想在內。

愛琳娜抱住他，吻他，巴辛尼和他握手道賀。他好不容易敷衍過去。

好啦，他們總不能說他事先沒有跟他們打過招呼了。

第十一章

現在我們已經是個成長了的國家——約瑟夫唸着——經過考驗，經過鍛鍊。我們一定要抵抗，像對付德國人那樣，抵抗任何威脅我們國家或者個人自由的人。

他把那份林貝克州會出版的報紙平放在寫字檯上，扳開小洋刀，把第一版上登得非常醒目的湯姆士擬的提要裁了下來。這是一篇傑作，短小精悍，非常有力。文章的口氣和解放者的呼籲裏的口氣一樣明白，即使湯姆士的名字不用大字排在篇首，也會一望而知作者是誰。口氣寫得很籠統，差不多人人讀了都會贊成，可是很巧妙地支持了這場競賽中的一邊——他這一邊。

他把辦公椅子向後推推，吹着口哨，輕鬆地走到儲藏文具的壁櫥那裏，從第二隻抽屜裏，取出一張牛皮紙來，大小和他那本湯姆士全集剛合適，從第三隻抽屜裏，他找出一小瓶名貴的樹膠液。回到寫字檯位子上，他在剪下來的報紙背面塗上膠，用後掌和大拇指把它抹平。

湯姆士竟會聽人指使發表意見，實在有點出乎意料；這證明湯姆士並不會忘記他在成長期中人家教給他的那些理想，約瑟夫覺得這也證明了，如果他暫時沒法管到湯姆士，由愛琳娜來代理是最最適當的了。一個人只要主意拿定，再加上一張出版商的契約，就不怕別人不俯首貼耳。

而且，這在實際政治上也算是學了一個乖。事實上，約瑟夫並沒有出多少力。他偶爾在給杜萊沙爾的信裏提起過這件事，而且只提了一次；不過這樣也夠了。權力究竟是什麼呢？權力就好像你有一張織得很細的大網一樣，你在一頭牽動一根線，另一頭就有另外一根線開始顫動。

這種想法引起了他的興趣。當選要比光令向延議還有道理得多。他要仔細看看這張網，學會在那些線上什麼都彈彈，再看看生些什麼效果。坐在那裏，遙遙地控制着一大批人，而且那些人連自己受人控制也不曉得——那一定是非常愜意的。

「什麼事？」他說，對那個沒有敲門就進來的蒼白而畏怯的女祕書一肚子不高興。對啦，在布拉格還有一點好處——他可以給自己找個面貌身材都不錯的、塗口紅、描眉毛、燙頭髮的女祕書。

「佛郎迪席克．克拉伐特要見你，」那女子說，沒有光采的眼睛帶着害怕的神情。

「什麼事要見我？」

「很對不起，」她怏怏地說。「他沒有對我講。」

約瑟夫皺皺眉。「我希望你不要做什麼事情都這樣哭喪着一副臉。你不過在這裏工作。你又不是一輩子這樣！」隨即想起來，拿她這種人來說，她一輩子的生活就是在辦公室裏工作。他又向她和藹地一笑。

這一笑使那女子更加畏怯起來，因為很少看見他這樣。

「你過來，」他說。

她很溫馴地走到寫字檯面前。

『你知道我有什麼打算？』

『不知道，班達先生，』她低聲說。

『我要叫克拉伐特向得廠委會的同意，好給你加一次薪。你一直工作很認眞，同時我也喜歡看見我跟前的人高高興興的。』

『喔，班達先生！』

『別謝我！而且千萬不要樂得哭出來！你還沒有拿到呢！……現在你去把克拉伐特叫進來。』

克拉伐特進來，不做聲站在那裏，這時約瑟夫正在牛皮紙上，註上日期以及登載湯姆士提要的報紙名稱。

『請坐，好不好？』約瑟夫邀他，『我馬上就好了。』他沒有轉過頭來正對着克拉伐特，卻想瞧他一下，從克拉伐特臉上的表情也許可以猜到一點這個傢伙的來意。

顯然，克拉伐特早就看見過這張報紙，約瑟夫貼的那段提要上面的大號鉛字，他一看就認識。這段提要的發表和克拉伐特的來訪有沒有點關係呢？克拉伐特是一個看得出別人心裏有什麼打算的人，他是否感覺到人民在朝着一個方向前進，而湯姆士的提要正是幫着朝這方向推動的呢？他是不是重新考慮過，打算受任駐廠經理，以便在政治舞台上插一足呢？

約瑟夫把報紙捲進字紙簍，把剪報留在寫字檯上。

「呃，克拉伐特！」他興沖沖說。「你來有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克拉伐特說，指指桌上的剪報。

「啊，這個！你知道，我也想到你會來。」約瑟夫舒適地伸一個懶腰，向桌上那只玻璃煙盒點一下頭。「來一枝！多來兩枝！」

克拉伐特的眼角上現出詼諧的皺紋。他向約瑟夫道謝一下，就抓起一大把香煙，點上一枝，把其餘的都往口袋裏一塞。「現在香煙可真貴，」他說。

「相當貴，」約瑟夫說。他並沒有要克拉伐特那樣不客氣。

「班達先生——你跟這篇文章的發表有關係沒有？」克拉伐特問，噘着的嘴唇吐出一縷輕煙。

「老實說，這事跟我毫無關係。不過你爲什麼要問呢？」

克拉伐特把這話考慮了一下。「呃——大家都會覺得你跟這個有關係。因爲大家都曉得你是湯姆士的哥哥，而且你是個候選人。」

「有關係又怎樣！那上面說的並不錯啊！」

克拉伐特又吐了一口煙。「對的。就是不够全面。」

約瑟夫望一下剪報。自由就是眞理，自由就是對眞理的追求，就是無畏的宣揚眞理。「我覺得我看不出不够全面的地方，克拉伐特。」

「如果你不在意這麼說的話，班達先生——你兄弟一點沒有提到他談的是什麼人的自由。」

約瑟夫把一雙大手放在自己面前，像對克拉伐特挑戰似的。『自由是人人的自由，我的朋友！這是我的主張，而且我想你心裏也是這樣主張的。』

約瑟夫只有一部份地方說對了，毛病就在這裏。並不是人人都信託得過，都能讓他有自由的。『我有一個提議，』克拉伐特吃力地說。

『是嗎？』約瑟夫的口氣裏帶有希望，可是馬上又把聲音壓低。『馬丁尼斯的駐廠經理這個缺還空在那裏呢！』

克拉伐特臉上皺了一下。『不是談這個，』他說，『是關於你兄弟寫的這篇文章。我們想來一次討論，一次公開的討論。你——班達先生和我們的候選人斯丹尼克教授對辯。』

他看見約瑟夫摸不着頭緒一時回答不上來，就接着說下去：『開一個大會。把城裏的人都邀了來。』

『如果你要來一次公開討論，』約瑟夫惡狠狠地說，『你找我的兄弟去。我對你說過，我跟這篇東西的發表毫無關係。』

『可是候選人是你，不是湯姆士。』

約瑟夫怒目望着克拉伐特，克拉伐特不露聲色的樣子。

『誰出的這個高明主意？』

『好幾個人呢，』克拉伐特承認道。『我是其中的一個。』

「我又不是一個小丑，我也不是個演員，這是一個政治運動，不是馬戲班。」

「喔，」克拉伐特說，一面把那一小段煙裝進他的驚脚煙嘴裏，「可是如果我們召開這個會，而你不出席，那就會造成壞印象……」

約瑟夫心裏想，要是有權力把某些人關進監獄裏去，聽見獄門砰的關上，知道這些人的嘴要封起一段時間——那眞是快事。

「當然我會出席！」他坦然說。「那樣可以使你知道事情並不能由你獨斷獨行，我還會帶幾個朋友一起去！」

克拉伐特把吸得只剩一點的煙頭踩熄。「這樣很公平，」他說。「究竟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民主政治，所以我們能談談這些事情。」

「對啊——民主政治就爲的這個，可不是？」約瑟夫說，把那張貼有剪報的硬紙塞進寫字檯的抽屜裏。

他像往常一樣工作，在羅得涅克和馬丁尼斯之間來回奔波，編製成本計算，修訂價目，設法減低成本；他出席各種委員會，投票，有時站在多數一邊，有時站在少數一邊；他吃飯，睡覺，逢星期天帶佩德出去散步。

可是他心緒非常不寧。一個一個星期過去，積雪融解了，蘇士佳河水把兩岸淹沒，番紅花嬌弱的

暫在地面上出現，松林中也有了生氣，閒曾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他的心緒不寧得更厲害了。雖則他已經答應了克拉伐特，他還是打電話到布拉格，問杜萊沙爾，如果他對克拉伐特背信，部長覺得怎麼樣說。當時杜萊沙爾哈哈大笑。『老弟，官爵和金錢、勢力、組織，都同樣是一種政治武器。要學會用這種武器！你想我在議會裏避免得了跟人家辯論嗎？可是記住，說話是最靈活的一種武器，而且唇槍舌劍是最最公平的。』這是杜萊沙爾的話；這番話弄得約瑟夫依然進退兩難。

後來他想去找湯姆士，表面上是問他關於這篇提要的補充意見；實際上是要把兄弟也圈進這場表演裏。讓湯姆士來談這個問題的理論和觀念方面，他自己來對付那些實際的問題；這個國家裏的人都非常尊重作家，所以即使不了解他，他們也會聽他講，人人聽得賦味透頂，這樣一場論戰就會無結果而散。

可是約瑟夫一提到那篇提要，湯姆士就拒絕見他，顯然湯姆士跟自己一樣對這個題目感到痛恨。

約瑟夫竭力揣摩斯丹尼克會說些什麼話，可是毫無結果。他了解斯丹尼克的爲人；在慕尼黑事件之後捷克斯洛伐克淪陷之前的幾個月期間——那個多事之秋——他也曾和他一起工作過；他想像得出這位教授走上講台的樣子——的確，算不上什麼勁敵！當然，老頭兒有張刻毒的嘴，而且機靈得很；可是他可以拿出自己的身份和成就來對付他。平心而論，斯丹尼克作爲一個知識份子，未見得像他那麼深得人心；他祖父是以農民起家的，他父親的出身是小工業家，日子過的和羅得浬克

其他的公民沒有什麼大兩樣。因此他是根生土長在人民中間，斯丹尼克是根生土長在資本子裏面。

不，他不怕斯丹尼克，他不怕斯丹尼克會講什麼話。他怕的倒是自己處的地位有隙可尋。

然而他並不是個騙子！他有着正確的原則而且有着正確的答案！他主張人人都有自由，包括他自己在內，也包括保留他的私營企業的自由在內。他贊成範圍最廣的社會法　救濟病、老、失業的工人。如果他當選，他要親自推動制定一條法律，保證像布拉赫那種在工作中變成殘廢的人在學習其他技術期間，由國家借給生活費用。他維護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只要不過份損害哪一個就成。他反對任何人支使人家，命令人家做什麼、講什麼、想什麼以及賺多少錢等等。

這是他的綱領。這也是他所屬的政黨——杜柔沙爾政黨的綱領，而且無疑的，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綱領。

那末，他為什麼害怕呢？他為什麼這麼反對呢？在對他的黨的信心，對他自己綱領的信心，對自己的信心，以及他說服聽衆能力的信心多方面的支持下，他為什麼不敢大大方方去開會呢？

他從頭又想一遍。他無論對哪一個都可以裝做他最關心的是國家、人民、民主、繁榮、社會進步——不錯，這些他確實也是關心的——可是在內心深處，他知道約瑟夫・班達最關心的還是約瑟夫・班達。這是他的弱點。他擔心得要命，惟恐有人，譬如說斯丹尼克，會發現這一點，或者靠直覺猜到，而且當他的面明明白白的指出來。

他竭力尋求對策。他的這一個綱領，民主的理想——不正是他在戰前，在慕尼黑時期以及戰爭

時期爲之奮鬪的那些理想嗎？那時候他既沒有疑慮，也不躊躇，也無所拘束，而且外界也好，自己內心也好，並沒有什麼聲音拿些無聊的傷腦筋的問題來找他的岔子。就拿他的空軍中隊裏那些陣亡的飛行員來說罷，他們有的燒剩一把骨頭，有的連屍骨都沒處找——他哀悼過他們，但是從來沒有懷疑到他們可能不是爲了最純潔、最崇高的正義而死的。那末，可不可能說約瑟夫·班達當時也只是爲了約瑟夫·班達而作戰，說祖國的解放在他的眼中只是班達家的解放，說他的同胞的水深火熱就等於他沒法製造玻璃，賺個六分多利呢？這樣他成了什麼東西——禽獸？

每次約瑟夫想得這麼多以後——這種想法多半在晚上才有——他就無法入睡，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枕頭愈來愈熱，他又怕吵醒蔓達，連拍枕頭弄平都不敢。

好罷，就算是這樣。可是別的人還不是跟他一式一樣？如果他要抓住自己的東西不放，他們不是會從他手裏把東西搶走嗎？而且不是已經搶走了——那些克拉伐特和諾法克之流，那些廠委會和工會，那些主張國有化的人？他們不是已經把他的廠子拿走了，而且使他成了一個由他們牽線的傀儡？他們也做假啊，他們跟他一樣也利用那些好聽的口號——但是事實上他們是想發財，而且已經在發財，有時候是些個人，不過經常是整個階級。

如果必須揭發誰的話，首先就得揭發這些煽動者。不幸的是他們代表的階級人數多；假如揭發他們，反而變得幫他們把那些天真的羣衆趕到他們的懷抱裏去。可是不管怎樣說，他們的道德不見得比他高尚。

這一切還不够，現在又變本加厲來向他挑戰，逼他在他的工人面前，在他的本鄉本土，在這個他還是頭號公民的城市裏，爲自己辯護。如果民主是指的一個人可以被不如他的人逼得走頭無路，如果民主是指的一個人可以被迫當着不如他的人出醜，那末民主簡直是一套鬼話。是克拉伐特、斯丹尼克、龍法克把民主搞成一套鬼話，因爲他們利用民主的形式來達到私人的目的。好罷，他也可以照做。

到人民中間去！……和老斯丹尼克來一次公開的虛僞辯論是不是可能證明一個綱領、一個政黨或者一個人的價值呢？眞是荒唐！

這個國家所需要的是一個人才很多的政府——那些人都知道什麼對國家最有益，都受過教育，受過訓練，有經驗，胸襟寬大，能傑出地克盡自己的職責，在各人本行上都是專家，而又懂得掌權和保持權力。這樣的政府早一天成立，這國家也就早一天上軌道，也就早一點制止對民主的濫用；這一套鬼把戲早一天拆台，對誰都有好處，即使對那些可憐的玻璃工人，也有好處！他們來參加會議自己的耳朵裏裝滿了自相矛盾的議論的。

約瑟夫每次得到這樣的最後結論時，就開始覺得好過些。有這麼一兩次他也想到，他夢想的祇是一種獨裁政治！不過是一種仁慈的獨裁，而且不管你叫它什麼名稱，總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一個時期人民不是受那些比他們優秀的人統治的，可不是嗎？

湯姆士和凱蒂到達羅得淖克市政廳的時候，場子裏人已經相當擁擠了。外邊正下着濛濛細雨。裏面人們潮濕的衣服被身體上的溫暖蒸得直冒氣。禮堂的建築非常簡陋，屋頂的樑木都看得見，一座木頭搭的台，那些跑碼頭的戲班子來到城裏的時候，就在這裏演戲，另外一星期有兩次在台上架起銀幕來放映電影；一面靠牆放着梯子、繩子、槓子和別的運動器械，在沒有演出的晚上，當地的雄鷹會⊖就把禮堂用作健身房。

湯姆士望着舞台的前部。主辦這次集會的人，爲了消除禮堂裏的沉悶空氣，掛了許多大小旗子和．條條標語；可是因爲這些口號要寫得不偏不倚，所以變得沒有勁；幽暗的燈光使這些旗子顯得垂頭喪氣，一點不漂亮。在一排排椅子中間晃來晃去的許多兒童在尖聲尖氣叫着。這使湯姆士感覺自己像是關在動物園裏一樣。他竭力想從嘈雜的人聲裏聽出些字句來——所有這些從陰沉沉家庭裏走出來的陰沉沉的人，來這裏聽人家討論自由和他寫的那篇提要。他望見凱達已經坐在第一排人叢中，帶着佩德坐在身邊，佩德低着頭，神情忸怩不安。

「你要坐到那邊去嗎？」凱蒂問。

「今晚上我不要人家注意到我。」

「可是我們應該去打個招呼……」

「我們回頭再去吧，」湯姆士對她說，然後領她到禮堂的後部，那兒有許多人站在一張長桌前，

⊖ 雄鷹會是普及於全歐洲的一種體育協會，尤以捷克和波蘭爲多。第一個雄鷹會於一八六二年創始於布拉格。

桌上堆着一疊疊的湯盆和滿裝湯匙的盒子。

一個矮小的人正在逢人告訴，說今天晚上是約瑟夫·班達請客。

『胡椒牛肉湯！』他解釋道。『而且很濃！約瑟夫·班達從來不小家子氣！』

『他說得對，可不是？』有人說，另一個深沉的嗓子直率地問道，『說得對，可是啤酒呢？』

矮子火起來了，說這是談國家大事的一個正式集會，酒鬼跟烟鬼就沒有資格參加。

『你只要有一杯啤酒就肯出賣你的選票！』一個女人責備的聲音，那個深沉的嗓子回答：『你這話什麼意思——我的選票？老天！』

『眞是天理良心！』一個破嗓子的老頭兒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們出錢買東西吃，只要買得到，已經是萬幸了！』

『我說，爹，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人都過得像一個人了，他們要給我們牛肉湯，還會給我們許多別的東西。這就是革命……』

『可是隨你怎樣說，班達先生請我們喝牛肉湯，總是不錯！那些共產黨員給我們什麼呢？傳單！』

矮子已經走開了，現在又揮着手回來。『啤酒也有！』

好像爲了證實這人的話似的，四個粗壯結實的傢伙抬着幾只大桶子走了進來。

『看見嗎？』矮子喊道。『酒桶子！』

「一定是淡啤酒！」有人作了這樣的預言。「又淡又壞。」

「不，不，不！」矮子嚷道。「挺挺好的！」

「塞塞我們的嘴——就是這個意思！實是卑鄙，我要說！」

「只要能裝滿肚子，朝嘴裏灌，你管他什麼意思！」

「他倒是好意！約瑟夫·班遜一向是關心工人的！」

湯姆士看出凱蒂對這些人的爭吵感到興趣。這種對飲食的懷疑和興趣裏卻有着一種合乎人情的地方：一個能品評牛肉湯的高下和啤酒的好壞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口號麻醉的——包括巴辛尼和愛琳娜遜他說的那些口號在內。

在前面，椅子的座位噼噼啪啪被人扳下來，有人在喊大家靜下來；孩子們被大人一把抓住後脖子，緊緊夾在大人中間。饒得涅克教會的牧師安東·屈林卡在台上出現了。牧師心神不寧地撫摩着黑大衣的領子。他答應當這次大會的主席是因爲有人跟他說，大家都相信他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而且因爲他是上帝的僕人，即使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他還可能受到尊敬……他自己可不大有把握。誠然，他簡直沒有什麼意見，就有點意見，他也很難得表示。可是擠擠在大禮堂裏的這一羣騷動着的人，和平時坐在他那陰沉沉教堂裏莊重沉着的男男女女很不一樣，這使他很擔心。

湯姆士在禮堂的中部給自己和凱蒂找到了位子，坐在兩個壯碩的女人旁邊。他發覺牧師在欠

身招呼他，他答了禮。可憐的妲林卡，就從來不看見他去做過禮拜！他真該記着哪一個星期日去參加一次禮拜！

他望見克拉伐特夾在一羣人中間走過，那些人都分散在禮堂中顯然有戰略意義的各個據點上。他焦心起來。如果克拉伐特在佈置一批捧場的人，這一場思想戰會搞成怎樣的地步？

一片歡快的呼聲沿着座位中間的過道響了起來：『醫生，你好？』『喂，醫生！』『晚上好，醫生！』

凱蒂迅速掉一下頭，一聲『卡雷爾來了！』本來要想忍住，但已經說出來了。

湯姆士望了凱蒂一下。她臉上除了對待一般親友那種溫和的親切表情外，什麼也看不出。

大家都在跟卡雷爾說笑，『你量過兩個發言人的血壓沒有，醫生？』和『你什麼時候當候選人呢？』

『人家都跟他很好，是不是？』湯姆士不屑地說，同時有點妒忌。卡雷爾正在點頭揮手，接受他們的玩笑。後來他發現湯姆士和凱蒂，就站住不走。湯姆士突然想要和卡雷爾在一起，要他坐在自己身邊，好在自己的那篇提要受到批判的時候 找他保駕，好跟他絮絮叨叨解釋這篇東西根本不是他寫的。

『卡雷爾，為什麼不在這裏坐下來呢！』他招呼他，同時向那兩個非碩的女人做個手勢，叫她們讓過去一點。她們柔順地移開一點，整排座位上的人全被驚動了，挪了一下，又坐定了，——這樣就

給卡雷爾在凱蒂旁邊空出一個位子。

『謝謝！』卡雷爾說，一步步挪到位子上去。他對凱蒂笑笑，問她可好，然後坐下來，小心地把大衣摺好，放在膝頭上，這樣兩隻手就都得用來攏住大衣。『看樣子很熱鬧！』他說。

凱蒂的臉上纔得有生氣一點，她的手套和皮包差一點滑到地上，總算被她抓住。『很令人興奮，』她說，『這個事情。而且我一想到約瑟夫……』

『你恐怕比他還要興奮些，』湯姆士糾正她。『一碰到生意經時，他就像根矛一樣冷靜，而且也一樣尖。』

『這又不是生意經，』凱蒂說。

『對他來說就是生意經！』湯姆士堅持說。『你覺得我那篇提要怎樣，卡雷爾？』

『總之禮堂爲了它坐滿了。』

『可是你不喜歡它？』湯姆士拿過凱蒂的手套，忿忿地用手套擊一下手掌。

卡雷爾把身體伸過來回答。凱蒂正在把她那頂灰色圓帽子戴戴好。他想，這麼一頂小帽子怎麼裝得下這一大堆蓬蓬鬆鬆的鬈髮？『湯姆士，你的那篇提要寫得不錯，可是應當在另一個時期。』

他這句話說得很慢。

『什麼時期？』

『納粹在這裏的時期……』

「我寫的東西對你來說可能是老調，」湯姆士謙虛地說。

「倒不是如此。在解放前，這樣一篇廣泛性的呼籲是非常有影響的。今天，這樣的東西就可能被人曲解。」

湯姆士的嘴唇顯出生氣的樣子。「自然——假如你懷着惡意來讀它！」

「唔，湯姆士——是你問我有什麼意見，我才告訴你的。你總不能貿貿然把一大堆挑戰性的字眼印出來，卻指望人家對你扔棉花團。」

「卡雷爾，別講了！」凱蒂說。

「讓他講明白些！」湯姆士堅持說。「我的提要有什麼不對？」

卡雷爾猶豫了一下。「我也說不上來，」他說。「可是它可以作爲辯論的資料這件事實——」

「哪一椿事情不可以作爲辯論的資料！」湯姆士變成很傲慢。「我們在辯論上也可以學到一點東西。」

凱蒂從湯姆士手裏把自己的手套拿過來。「你要把我的手套弄壞了！」她輕輕說。

「各位來賓……」屈林卡牧師嚷道。

辯論的雙方從兩個邊廂走上台，斯丹尼克先到了台上，跨着急促的小步子到了屈林卡右邊的椅子上坐下。約瑟夫在台上走到一半站住，向聽衆瞭望，並且朝坐在第一排的薇達和佩德點頭招呼；然後又向前走，在屈林卡左面的椅子上舒舒泰泰地坐下。

大家把頸子伸得長長的，在禮堂後部，人都站立起來，好把台上的人看個清楚。

屈林卡又在嚷了。「各位來賓！請靜一點！請保持秩序！如果管束不住孩子，就請把孩子送出去！」

湯姆十聽見幾個倔強的孩子拍巴掌的聲音。後排的人都坐下去，人聲也肅靜了一點。

屈林卡牧師的聲音現在很有抑揚頓挫了。他解釋開會的目的，告訴大家怎麼想到召集的，並且聲明這次會是生動的民主事例。「為了絕對公平，」他宣佈道，「我適才建議兩位發言人拈鬮決定誰先發言。鬮已經拈好，約瑟夫·班達先生榮幸先講。我想我用不着給大家介紹了。羅得涅克的每一個男女老幼該都認識他是一個爭取自由和人民的權利的戰士，是一個公共福利重於私人利益的大公無私的人物——」

他說到這裏停下。掌聲稀稀落落的，牧師暗暗擔心，也許自己講得過火了些。

他抄起雙手，就像在禱告前那樣，結束道，「我沒有躬逢他的洗禮，是已故的前任牧師給他施洗的。可是他的堅信禮㊀，以及他和他那位美麗而忠誠的妻子的婚禮，都是我主持的。我還給他的孩子施過洗，我親眼看到他避難出國，我也歡迎過他歸國。

「各位來賓，在這種一度相互詆毀的政治鬪爭中，不管我們站在哪一方面，現在聽我們的朋友約瑟夫·班達先生來講話！」

㊀ 人成年時，牧師為之舉行的一種宗教儀式，類似洗禮。

這時鼓掌聲，特別是從某些部份聽衆中發出來的，來得大些了。湯姆士喉了一下——如果克拉伐特持斯丹尼克組織好一批捧場的人，約瑟夫也在場子裏預先佈置好支持他的人。

約瑟夫站起來，和屈林卡牧師握一下手。他瞪了斯丹尼克一眼，斯丹尼克坐着，兩眼凝視着前面，手指摸着那根繩子一樣的領帶；然後約瑟夫正面向着聽衆，淸一下喉子，等聽衆完全肅靜下來才開口。

只有在最初的幾分鐘有點搖動或者膽怯的跡象；約瑟夫的聲音愈來愈生動堅決，很快地就在他和聽衆之間建立了一種心靈之間的感應；如果沒有這種溝通，即使選用了最漂亮的話也起不了什麽作用。

在湯姆士的眼中，這是一個新的約瑟夫。高高站在台上，燈光集中照在他身上，神態又莊嚴，又英偉。他用的字眼都很簡單，有許多意見他重復了好幾次；不過這好像不是他缺乏信心，而是一種做作。

他在自由和人民的團結緊緊結合在一起這個主題上，用各種方式反覆說着。眞聰明，湯姆士想；假如約瑟夫能造成一個印象，一個相當深刻的印象，使人家覺得人民是一個整體，國家根本沒有分裂現象可言，那末台下的笨蛋就會認爲，雖則他們貧富懸殊，他們還是可以投他的票的。

『是什麽東西使我們抗戰獲得勝利的呢？』約瑟夫問。『團結』表現在各民主黨派都參加的國民陣線政府上的團結！這種團結保證了我們可以自由舉行這樣的集會，保證任何不同的意見可以

發表，而且保證在座諸位都能自由決定取捨。你們要不要這種團結呢？你們要不要這種自由呢？」

他戲劇性地停頓了一下，兩臂張着。

「要的！要的！」那黨捧場的人喊道，聽衆也跟着喊起來，人都站起來，瘋狂地歡呼鼓掌。湯姆士也加入歡呼鼓掌，因爲他喜歡這種團結，因爲他喜歡這種自由，可是一發覺卡雷謝正襟危坐，兩手放在大衣下面一動不動，他也停止歡呼，變得沉默了。

約瑟夫做了一個短促而有權威的手勢，把歡呼聲打斷了。

「可是我們國內卻存在着一種勢力，」他說，口氣裏含有警告，「企圖粉碎這種團結，以便利用階級鬥爭作爲政治資本。」

他又停下。湯姆士覺得約瑟夫是在巧妙地加強聽衆對揭露陰謀的期待心理。

可是約瑟夫卻轉了話題。

「你們會聽人家說我只是個資本家——縱然我已經放棄了我祖父創辦的，我父親擴展的，並且供給了你們好幾代人衣食的班達廠。」

湯姆士心神不定地清了清嗓子。約瑟夫講的倒是事實，可惜只是一部份事實。

「……說我是個卑鄙的資本家，縱然我只是一個代表人民管理人民財產的廠長。」

「豈有此理！」有人嚷。湯姆士覺得聽衆已經給說動了，而且覺得，簡直像一種物質的力量。

「不錯——我過去是個資本家！這個我怎能賴得了呢？可是資本家也有各式各樣的……」班

塗家所有務農的祖先都有的那種機智的笑容全堆上了約瑟夫的臉。「有袒護納粹的資本家——他媽的！」

「好！好！」

「我堅決認爲首先作爲一個捷克人，其次是作爲一個工人，或者農夫，或者木匠，或者醫生，或者教員，或者資本家——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和納粹作過戰！今晚上我要是穿了軍裝，戴了勳章來，當然不合適，除非我的博學的對方穿上集中營裏的囚衣來——而這個，我敢斷言，他決不會保存下來……」

湯姆士覺得很侷促不安。這太過份了。可是聽衆很歡迎這一套，緊張地等約瑟夫講下去。

「我站在人民一邊，爲自由作戰過！爲了擺脫外族的壓迫，爲了爭取你們工人得以組織起來，在各方面爭取進步，過豐富而幸福的生活的自由。如果大家不在意，我想引幾句我那有名的弟弟湯姆士·班達講的話——我很高興告訴大家，今晚上他也在座……」

湯姆士伸手抓住凱蒂的胳臂。他希望能使自己變得小一些，心裏暗自慶幸沒有坐在前面。

「因爲我的弟弟在戰時是我們民族，也是我們希望的發言人，同時也因爲他能把我們大家心裏的話用文字寫出來，比我寫的好得多。我們要有一個社會，能夠保證人人都享受到他喜歡的一切自由。這就是我擁護的！哪一個敢站起來說他反對這句話，我就向他挑戰！」

他突然轉身坐了下去。聽衆張口結舌了一會兒，忽然悟出原來是這樣一回事，約瑟夫的話講完

了，他已經下了挑戰書。大家都站了起來，禮堂裏洋溢着一片讚美的聲音。許多人向湯姆士這邊湧過來，都想走近他，和他握手，凱蒂還沒有來得及想自己該怎麼辦，她和卡活爾已經給人擠到旁邊去了，孩子們起哄得最厲害，都掙脫了身子，在大人的大腿中間擠來擠去。

屈林卡牧師用無名指敲打着一只空玻璃杯，企圖多少恢復一下秩序。斯丹尼克站起來又坐下去，然後又站了起來，一直就那樣站着，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夾鼻眼鏡，眨着眼睛，望着聽衆。屈林卡牧師介紹這位教授的話，湯姆士簡直沒有聽清楚。

介紹完畢，斯丹尼克沒有辦法只得開始講話，雖則屈林卡還不肯遏止場中的騷亂。克拉伐特手下的人總算勉強使大家安靜了一點。

在湯姆士眼中，這位正竭力使人家聽得見他講話的、矮小乾癟、有着稀疏白髮的老人，一點不顯得可笑或者可憐。他時而提得很高以致嘶啞的嗓子，揮動夾鼻眼鏡的緊張姿勢，把漿得挺硬的襯衫袖口塞進去的動作，也沒有可笑或者可憐的地方。斯丹尼克臉上的皺紋，由於用腦筋的緣故都顯了出來；他不是那種講話喜歡用勁或者重複的人，而且也避免那些濫調。這位教授在湯姆士的眼中看來，是個思想別有天地的人，也許是個不切實際的人，但是他既不急急於把自己的見解付諸實施，不顧一切地付諸實施，更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雖則講話的聲音不很均勻，動作也有點毛手毛脚，雖則他不願意把問題說得過於簡單，也不願意打動聽衆的感情，老教授還是逐漸抓着了聽衆的注意。他作的並不是一篇政治演講，而是針對祖

國的一般形勢以及經濟和內政的問題給大家上了一課。

『團結，』他說，『不錯！可是我們能不能讓那些想掠奪我們經過艱苦工作，流血犧牲所換來的成果的人躲在團結或者自由的偽裝下面呢？』

大家都不作聲，他們在思索研究這個問題。湯姆士連望都不敢望卡雷爾一眼。

教授繼續講下去。他問道：什麼是最基本的呢？什麼對人們的生活影響最大呢？這是一個誰控制機器，熔爐，原料來源和經濟機構的問題，以及為了誰的利益來控制這些東西的問題。現在，根據總統簽署的法令，這些東西中人民已經開始控制了許多，可是還有很大一部份留在私人手裏。我們希望：這兩種經濟成份能夠攜手合作，而且必須按照一個提高人人的生活水平和避免經濟的無政府狀態的計劃來辦事，可是由於人的天性使然，人民必須準備好來一場分清界限的鬥爭：一面是工人羣衆，小規模生產的農民和機械工人，另一面是資產階級的殘餘和資產階級的寄生蟲。

這篇演說使場中大部份的男女聽了都覺得不安。他們都嘗到過戰爭，淪陷以及從勝利結束到現在還不到一年的革命鬥爭的滋味，雖則嘴裏不講，心裏總覺得該享受幾年太平，過幾年安靜日子才是。可是這兒卻來了一個老頭兒，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停，這個打着難看的領帶，穿着老式硬領的老頭兒，偏要告訴他們大概不會有太平，大家還得準備再一次起來保衛已經爭取得來的以及大家要求的那一點點權利。他們仍在聽他講話，可是心裏都希望他不要講到這些事情，也希望自己能夠不想到這些事情上來。

湯姆士也感到不安，因爲斯丹尼克和他一樣，也是在運用一些概念。可是有一點不同，他感覺到：我的概念是建築在其他概念上面，斯丹尼克的概念卻是根據那些討厭的實實在在的東西，如生產資料、銀行和熔爐的控制、原料的供給、有計劃的房屋分配以及事事計劃化等等。

『這就使我接觸到自由的問題！』斯丹尼克撣着他的夾鼻眼鏡。『就是我的對方一再歌頌的那種自由。把自由給誰呢？是給那些想把我們趕回到第一次共和國時代的人嗎？那時我們拿的工資不够餵孩子，那時失業的人要排了隊求一點佈施，那時爲了最最起碼的要求也得來上一次罷工，是要引我們碰上另一次慈尼黑事件的自由嗎？是要拿走我們的礦山、鋼鐵廠和玻璃廠的自由嗎？』

他把襯衫袖口塞塞好，擦了擦紅鼻樑。

『坦白地講，各位來賓，我反對給人這種自由……』他的語調沉着平和，幾乎像在唸一本教科書。『我堅決主張，我們應該把那些反動的狗套上口罩，把那些要從我們嘴裏奪去我們麵包的人的手捆起來——』

嘩啦啦一陣響聲打斷了他。聲音來自場子後部：金屬相互磨擦發出尖嘶。有人在怒喊怒罵，『你幹麼要倒在我褂子上？』

一個人大笑說，『麵包？誰在提麵包？這是牛肉湯啊！』

大家都轉過頭來。後面長櫈上的三隻大鍋全冒着熱氣，滾熱的湯發出的濃郁的胡椒味和肉香充溢場中悶熱的空氣中。那些孩子們，在斯丹尼克作着他那學究派頭的演講時，好不容易給大人管

束住，現在從父母中間掙出來，一步步溜開，擠過許多人的膝蓋，終於逃到過道上。他們的厚靴子向那些鍋子壺罐走過去。也有一些大人，尤其是坐在後排的，像像站起來，慢慢地挨到湯鍋那邊去。

斯丹尼克固執地講下去。有些事情他非講不可，他也一定要講出來。他繼續往下講，講經濟自由的意義，講維持國民陣線政府的必要，講……

這時候許多人都把椅子拉開，把板凳搬動，耳語變成低聲的談話，終於變成不耐煩的高談闊論；連湯姆士，雖然竭力在聽，也沒法再聽得見了。

斯丹尼克和那片吵鬧聲一直鬪爭到最後一句話。湯姆士，克拉伐特，克拉伐特手下的人和卡雷爾都鼓了幾下掌，可是除了很少幾個懂禮貌的人以外，沒有一個人跟着鼓掌。

『這太沒有道理了！』凱蒂說。『這位老先生氣得直抖，就像一片樹葉那樣。他們那幾個湯鍋為什麼不能等一下拿進來？』

『對了，為什麼不能等一下？』卡雷爾冷冷地說。

湯姆士望見屈林卡牧師在跟約瑟夫和斯丹尼克商議。他指望屈林卡宣佈散會，或者至少休息一下，好讓大家喝湯和啤酒。可是顯然的，台上三個人都覺得吃完以後再要維持會場秩序更不可能，所以屈林卡使勁把他那隻空玻璃杯敲了很久，高聲嚷道：『辯論開始了！辯論開始了！各位來賓——一定要辯論一下！請大家坐下，好不好？不等到我宣佈，決不許吃湯！叫孩子們不要吵，辯論開始了！——約瑟夫・班達先生！』

和斯丹尼克一比，約瑟夫的高個子、寬肩膀好像塞滿了整個講台。一張臉和藹而機智。顯然他是受歡迎的一個，如果沒有別的理由，單拿他的演講很短，不消和牛肉湯愈來愈令人垂涎的香味競爭這一點說，已經够了。今天他比往常更加像個老闆了，他能號令大家靜下來，而且他果然使大家靜下來了。

「我不打算花費大家很多時間，來回答我們博的對方提出的全部問題，」他說。

一陣笑聲，和幾聲帶譏諷意味的叫好。當然啦，湯姆士心裏想，他當然不會回答。

「不過我要向大家指出一點，他對目前形勢的看法未免太悲觀了一點，我要把我講的關於團結的話，關於首先必須是捷克人，然後再考慮他的階級和黨派關係這一點，證明給大家看。」

約瑟夫很輕鬆地講着，他把聽衆當成心腹，他講話的聲音和臉部的表情都顯出他肚裏自有妙算。這抓住了大家的注意，使大家連牛肉湯也都暫時忘記了。

「大家都曉得在反對我的那個政黨裏，斯丹尼克教授實際上並不是個重要人物。在羅得涅克，真正重要的是另外一個人，這人我跟他很熟，在戰前和戰後，我都跟他很接近地在一起工作過。」

卡雷爾的眼睛在禮堂裏搜索着。

湯姆士望望他。「約瑟夫在搞什麼鬼？」

「作為班遂廠的國營廠長以及我們鄰近的馬丁尼斯的湯姆爾廠的廠長，我的責任相當重大。可是還有一個責任幾乎相等的空缺，我是指湯姆爾廠的駐廠經理。我行將向州人民委員會建議——

因為我深信國家第一，別的事情都可以從緩，同時也因為他確實是個能幹的人——這個空缺將由我的政敵，班達廠的廠委會主席，斯丹尼克幕後的智囊——佛郎迪席克·克拉伐特擔任！」

掌聲震耳欲聾，各方面都在鼓掌。克拉伐特手下捧場的人和他邀來的政治上的朋友都分崩離析了。有些驚得目瞪口呆；但是多數的人都很高興，和約瑟夫的手下人同樣高興；不過約瑟夫手下的人，所以高興是因為懂得這一支奇兵的價值所在。幾乎人人都喜歡這個戲劇性的高潮，尤其因為這樣一來牛肉湯很快就可以到嘴了。湯姆士留意到卡雷爾緊鎖着雙眉，可是他自己卻很欣賞約瑟夫手腕的巧妙。班達家的人真有鬼才！

斯丹尼克再要反駁是絕對做不到了。湯姆士看見克拉伐特從走道擠過來，一張臉又紅又怒氣沖沖，使勁用自己瘦瘠的身體擋住那些擁上來向他祝賀的男男女女。他慢慢擠過去，終於穿過人羣，到了台邊，縱身跳上台去。

「大家聽我講！」他嚷道。「這是一種策略——」

「佛郎達·克拉伐特萬歲！」人們歡呼道。「約瑟夫·班達萬歲」「團結萬歲！」

克拉伐特揮手呼大家靜下，可是他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在答謝他們的歡呼，因而歡呼得更加厲害了。

「佛郎達·克拉伐特萬歲，」「約瑟夫·班達萬歲，」「不要再演講了！」「站出來大家握手吧！」「萬歲！」

湯姆士雖則還有點畏縮，但是受到熱情衝動，就爬到了凳上。「斯丹尼克教授萬歲！」他喊道。他歉意地笑笑，低頭看看凱蒂和卡雷爾。凱蒂的眼睛盯住卡雷爾望。她是不是想從他的臉上找一點線索，好明白自己該如何反應呢？

接着卡雷爾就不見了。一直等到他爬上了台，湯姆士才又看見他。約瑟夫正伸着手向卡雷爾走過去。可是卡雷爾卻和他的哥哥挨肩擦過。他走到斯丹尼克和克拉伐特那裏，湯姆士眼看着他們三個人一同下台走了。

第十二章

山腰裏一片清新的綠色，空氣新鮮宜人。溪水靜穆地回到了河床裏。山谷中深褐色的沃土幾乎全部蒙上一層葱翠的幼芽。迪林貝克的州政府當局也感到春意，答應修理那條從羅得浬克翻山通向馬丁尼斯的道路。

那個出租汽車的司機非常當心他這部舊車子的脆弱機器，很費力地躲過路面上那些由於一冬的風雪和春天的解凍所造成的窪坑。卡雷爾的眼光從司機的身上移開，轉向車窗外面。他們已經開到標誌兩個玻璃廠鎮間中點的那座巖石。巖石深深的削成許多鋸齒形狀，碩大古怪，望去就像邪教神武製的一件玻璃器皿。在這座巖石這兒，卡雷爾和他的兩弟兄，正像羅得浬克已往無數代的兒童一樣，曾經在夏天傍晚聚在一起，反覆講着那些玻璃吹工編出來的有關這巖石的恐怖故事，並且一面望着從巖石的罅隙裏飛出來的蝙蝠，一面戰慄着。過了這座巖石，就是德國人併吞馬丁尼斯和蘇台德區以後那多事的六個月中國家的邊界了，從這座巖石這兒，他和湯姆士曾經默不作聲地凝望着那些德國人的前哨。

路轉了一個大彎。車子斜出去一下，隨又轉正過來，使卡雷爾撞到克拉伐特身上。

「當心你的皮包，」克拉伐特說。「還是把它放在地下罷。我們費了很大事才給你弄到這點東西。」

卡雷爾一句話沒說，就照做了。他把器材裝進皮包有一套辦法，哪怕皮包從座位上掉下來，裏面東西也不會受到損害，可是他懶得向克拉伐特解釋。

「只剩那麼幾天了，」克拉伐特繼續他們離開維得涅克時就開始了的爭論。「如果你是打算幹的話，那末現在就得幹起來。」

「我相信，你們在選舉中一樣會搞得好的，何必要把我們弟兄之間的不和弄得大家都曉得呢。」

克拉伐特拉拉自己的領帶。這一陣他天天都得打上一根領帶，穿上他僅有的那套好衣服，但是穿得簡直不舒服。「我還以為牛肉湯已經够使你信服了。」

卡雷爾用脚把皮包推到車角裏。「這是一種卑鄙的手段。整個事情都那麼卑鄙。一套濫調和煽動。」

「我就不知道怎麼樣才能使你們知識份子起來幹點事！」克拉伐特說。他終於把領帶拉得完全歪過來，這時掉頭對卡雷爾說：「告訴我，怎麼才能够？」

「他究竟是我的哥哥，」卡雷爾靜靜地說。「再說，假如我寫信給報紙說我反對約瑟夫，大家都會抱不平的。這一帶的人生活圈子很小，都有家族觀念。他們會當作我這樣公開發表意見是有

管我的私人企圖呢。」

「那得看你怎樣措詞！」

卡雷爾從隔開駕駛座和車子後身的那塊玻璃上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輪廓不斷變動的花白頭髮，隱隱約約的眼睛，有着叠影的嘴巴。斯丹尼克和克拉伐特在市政廳開過會當天想到要他寫就好了——可是，要末他們沒有想到，要末就是他們希望他自動提出來。現在他可簡直沒法做了。

「你擔心什麼？」他生氣地問。「你對人民難道沒有信心嗎？你不覺得他們喝了湯以後，就會明白過來耍的是什麼把戲嗎？」

「在羅得涅克，兩黨勢均力敵，」克拉伐特說。「我們已經作了很大的努力了。」

「那末在州裏其他的地方呢？」

「在這一點上，我得稱讚你的弟弟湯姆士——在他寫那篇論自由的文章時，他至少敢站出來，講他心裏的話。我們希望你會對抗一下——」

「湯姆士文章裏講的是自由，不是歸約瑟夫·斑達！」

車子跳了一下，把克拉伐特從座位上顛了起來。他生氣地摸摸自己頭頂，說道：「什麼經理！現在我是被人家牽着走，哪裏是我在牽被……」

「你不喜歡當經理，爲什麼要接受這個職務？你當時一定看得很清楚，提拔你只是約瑟夫的又一個政治詭計而已！」

克拉伐特鼻樑聳起，微笑着。『他早先有一次給過我這個職務，作爲賄賂。我告訴他我不要——我現在還是不要。可是這一次我非接受不可，因爲黨命令我接受。』

黨命令克拉伐特，卡雷爾心裏想。現在黨也在命令我了，通過克拉伐特—— 也不問它有沒有權利這樣做。

克拉伐特嘆口氣。『他們說我們不僅要爲一次選舉努力。我們還要爲今後工作。爲了今後，由我們的人保持重要職位，並且訓練人員和發展人員來掌握要職，都是很重要的。假如你能看淸自己將來的責任，卡雷爾……』

『我的責任是工人的健康，羅得涅克的，馬丁尼斯的，任何地方的工人。』

但是卡雷爾正在沉思。弄到最後，上當的該是約瑟夫。把克拉伐特踢上台的那一腳可能給約瑟夫帶來暫時的便利，可是他撒的這顆種子將會越長越多，終於窒死他。

『這幾天他才不快活呢……』卡雷爾說。

『誰呀？』

『我哥哥約瑟夫。』

『我知道，』克拉伐特說。

卡雷爾狐疑地望着他。

『我們弄得他很難對付，』克拉伐特說，『牛肉湯也不管事。而且，杜萊沙爾也播弄了他。』

「你怎樣發覺的？」

「候選人名單公佈那天，我們就曉得了。」

對啊，卡雷爾心裏想，從候選人名單上很清楚看得出這件事情的可笑。在他的政黨提出的本州候選人名單上，約瑟夫的名位居第三。杜萊沙爾的政黨拉攏到的選票很有把握選上兩個人，約瑟夫能否擠得進去，是另一問題。杜萊沙爾是在利用班蓮家在羅得涅克的勢力，可是投約瑟夫的選票大概只便宜了名單上的前兩名。

克拉伐特搔着癢。「如果你哥哥失敗而斯丹尼克當選的話，那豈不好笑？」

「是有點兒好笑，」卡雷爾說，其實他並不覺得好笑。「所以你們又何必要我雜在裏面，踢他一腳呢？」

出租汽車在馬汀尼斯鎮那些街道上行駛着。克拉伐特把他的領帶拉拉好，準備唱他的經理的戲了。

「踢他一腳嗎？」他說。「說了你不會相信，我對約瑟夫・班蓮無所謂。他這個人無足輕重，要緊的是他代表的一切。」

果眞如此的話，那末克拉伐特坦然的客觀態度可眞令人欽佩。卡雷爾巴不得自己也能客觀一點，日子就好受得多了。

他們開進拔姆爾廠的大院子。一個人跑上來，打開門，鞠個躬說：「克拉伐特先生好！醫生好！」

克拉伐特先跨下車。

那人又鞠了一躬。『剛才羅得渭克有電話來找你，克拉伐特先生。他們要你馬上打電話去。』

克拉伐特在卡雷爾前面急急忙忙趕向辦公室去。卡雷爾望望那些建築，望望從烟囱裏冒出來的一縷縷稀薄透明的烟，心中揣摩着那些老以爲自己渾身都是疾病的德國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一路晃着皮包，漫步向總辦公室的門口走去。

這時克拉伐特正從裏面趕出來，他也就站住。克拉伐特的領帶又拉下來了，帽子也忘記拿。

『什麼事情，克拉伐特！』

克拉伐特掠過他身邊。『司機！』他向着那部剛要開走的出租汽車叫。『停下來，司機！我要回羅得渭克去！』說完就轉身向卡雷爾，吩咐道：『你留在這兒，照常進行工作。我會派車子回來接你。』

『天哪，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克拉伐特先看看附近有沒有德國人竊聽，然後說，『約瑟夫打來的電話，』又低下聲音加上一句：『班達廠的熔爐壞了！』

約瑟夫坐在熔爐間裏的一條工作凳上，瞪眼望着熔爐。

工人都打發回家去了，只有接克拉伐特手的那個熔工、熔爐間裏的工頭、各小組組長等一羣垂

頭喪氣的人提心吊膽地離開他相當距離站在他後面。他方才的叱罵還在他們耳朵裏響着，這樣的故障不會突然發生的！好多天以前一定有過跡象！甚至好多星期以前都可能有過！他們爲什麼不向他報告？假如他信任的人全拆他的台，讓他怎樣管理這地方呢？

當然跡象是有的，很多的跡象。爲什麼沒有一個人向他報告呢？這可說不上來；就因爲這個緣故，他們一聲不響忍受着他的痛駡。他們可以找出許多藉口來。他們可以說，約瑟夫忙於競選，每天只來廠裏幾個鐘點，他們不願意把那些焦慮和擔心來分佔他那一點點時間。他們也可以說，約瑟夫看到日報表上關於廢品數量日漸增加的忠實記載就應該想到查究的。

新來的熔工曾經注意到毛坯玻璃的各種配料熔化起來比應有的時間要長些；不過他可以替自己辯護，說他對這隻熔爐不像克拉伐特那樣熟悉，而且他還以爲熔得慢是班達廠設備上的一個特點呢。

幾個小組長常常發覺熔化了的玻璃老是很快就變硬了，使得人來不及把工作做完，不過他們也可以推託說這種情形有五六種原因可以解釋。

工頭在過去一星期左右也曾經注意到，做好的玻璃裏面常常含有雜質——有不會熔掉的石英的痕跡，周圍有淡淡的一圈沒有光澤的輪廓，或者雙重螺旋的圓圈，這都可能表示原料混和得不好，或者熔化時的溫度不够。他把這種成品都剔了出來，雖可使流水作業生產受到影響，不過他也可以對約瑟夫說——人人都知道風會影響到熔爐裏的通氣，而且在融雪以後風多半是很大的。

然而他們裏面沒有一個人能使自己信服這些藉口是正當的。他們遲遲不報告的真正原因完全是由於他們的性格如此。熔爐並不單純是一架機器，也不單純是一種設備，設是停下來就只使他們自己以及班達廠裏每個人損失四、五個星期的工作而已。它也不單是一種完成生產定額，解決人民戰後的物質貧乏和窮困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熔爐的的確確是個親人一樣的東西，它的熱氣就像是他們自身的體溫一樣，它的特性在他們看來就跟他們自己的家人那些習慣一樣顯著，一樣親切——在你看到你的老父開始生病而且日漸消瘦下去的時候，你總要等過一個時候才會承認這個事實，即使在自己內心裏也不肯輕易承認。

後來到了星期五早晨，毛病來了。氣體發生器所能供應的氣體全從爐墊底下用汽筒打了進去，可是熔爐裏的溫度一直落下去。當溫度降到攝氏一千一百度以下的時候，坩堝裏的液體玻璃變成泥漿一樣的東西，簡直吹不起來了。

約瑟夫剛好在廠裏。工頭垂頭喪氣的樣子，和隨在他後面擠進辦公室裏來的那些小組長的陰鬱的臉色，幾乎在工頭脫口說出來之前，已經使約瑟夫知道大概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的第一個念頭是，我的熔爐呀！他們把我的熔爐搞成怎麼個樣子了！他的第二個念頭，為什麼不能等一個星期以後再發生呢，三天以後也好些！為什麼偏要在今天，離星期天大選只有四十八小時呢？這對克拉伐特、斯丹尼克一流人以及他們的卑鄙的煽動者真是天賜良機。多高明的一位國營廠長，把我們國家的財產搞成這樣！他們會把這句話在玻璃工業城市間傳開了去。時間又那

麼緊迫，簡直不容作用事實的眞相去駁斥他們這最後一分鐘的誹謗！事實的眞相是，還不到一年以前，是他自己掏的腰包，花了五十多萬克朗建了這座熔爐，造得再好再新式也沒有了——他爲什麼會忽視它，不當心它呢？事實的眞相是，在某些情形下，作爲燃料的煤氣有在耐火材料做的爐壁上結成細粒的傾向，而且把爐壁上那些洞塞住了——對這種自然的力量，誰負得了責，尤其是廠長怎麼能負責？可是謊話容易鑽得進，而眞理卻要鎚進腦子裏去。

他隱隱看到一條出路。他以後要作的任何決定，必須把那些可能攻擊他的人多少也牽涉進來才行。這就是他找克拉伐特來的原因；他這一行動與其說是詳細考慮的結果，毋寧說是出於本能；也許是由於一件和他的生命幾乎有同等意義的東西崩潰了，他需要有一個跟他一樣愛惜這座磚石泥灰結構的人在他身邊，縱使是個敵人也沒有關係。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都弄得糊裏糊塗。

他坐在那裏一面等待克拉伐特，一面懷喪着一樣樣東西——有生命的，沒有生命的，都在和他作對。他曾經捍衛過的國家把他一生的事業搶走了；他的兩個弟弟背棄了他；如果說他太太還說得上愛他，這種愛卻不能給他什麼鼓舞；他的女兒很孤僻，而且不願意和他披心相見；他選擇的政黨只是爲它本身利益在利用他；現在從他根生土長的這些山谷——也就是他在流亡期間渴想的這些山谷——吹來的和風也把他的熔爐塞住了，把他的計劃吹垮了。

他奮鬪爲的什麼呢？他幹嗎不打消雄心，樂天安命——安安份份當個公務員，做點刻板工作，靠每個月一萬克朗的薪金度日，讓人家操心去，高興時設計些玻璃圖樣？就是一匹馬，在奔跑以後，

也有人牽牠到馬廐裏去休息。只有人，他這樣的人，卻要不停地奔跑，始終要跑在前面，算計、籌酌、策劃，直到害上胃潰瘍，心血用盡爲止。

他聽見克拉伐特在自己身後跟工頭說着話，但是他並不轉過身去。克拉伐特終於在他旁邊坐了下來。他望着約瑟夫攤在膝蓋上的一雙大手；然後順着約瑟夫的筆直眼光望去；有一陣子，雙方都沒有說話。

『如果我對你說 這使我很傷心，』約瑟夫打破了沉寂。『你一定會笑我。』

『是突然發生的嗎？』克拉伐特問。

約瑟夫搖搖頭。『沒有突然發生的事情。總是我們的眼睛不够尖，看不出細微的變化，才弄到這種嚴重的程度。』

克拉伐特注意到約瑟夫沮喪的口氣，可是他不理睬，『別着急！』他聲色俱厲地說。『這不是你的熔爐——已經不再是你的了。』

約瑟夫聽了退縮一下。可是這句粗魯的老實話，卻打開了他紛亂的思緒，並且使他鎮定下來。

『的確不是我的熔爐，』他跟了一句。『這兒沒有一樣東西是我的。這樣，事情就簡單了，是不是？我們就停工，等爐子完全冷下來，然後開始修理。修理要六個星期左右。要花費政府五六十萬克朗。一點不要我費心。這個社會主義倒眞是變相的福氣！』

約瑟夫這段惡毒的邏輯把克拉伐特聽得咬牙切齒。好能，反正誰也餓不着，工人會拿到失業保險金。可是六個星期的玻璃生產價值，卻付諸流水了，他們永遠也沒法彌補這筆損失。

「你這話可當眞，班達先生？」他問。

「如果熔爐壞了，那就得等它冷下來，拆了重修，然後再慢慢兒燒熱。」

「但是可以用別的方式做的！」克拉伐特厲聲說。他心中很厭惡。直到現在他才想到熔爐的損壞可以被人用來作為反對國有化的論據。他看出約瑟夫也在利用它。這樣輕易否定了別的可能性，而贊成逕自停下熔爐和班達廠的生產意味着怠工。

「不錯，是可以用別的方式做，」約瑟夫證實他的話，兩隻手稍稍移動一下。「假如班達廠還是我的，我就會這樣做了。我可以給自己省錢。要不了幾天功夫，爐子就會重新燒起來，出了岔子，我會承當。可是照現在這樣，我只是一個僱員，我沒法冒險。」

克拉伐特覺察出，約瑟夫表面上講得這樣輕鬆，實際上是在試探他。

「毛病是你總誤解我，」約瑟夫聳聳肩說。「自從那次在市政廳集會以後，你總把我當作混蛋。」

克拉伐特沒有回答他的話。

「我是混蛋，可是並不是出於自願。我希望能够和大家開誠布公談談，可是，如果我當眞那樣做，你們這些人又會羣起攻擊我了。」

克拉伐特仍舊沒有說話。

約瑟夫好像準備發動攻勢了。「我告訴你，克拉伐特——我望着熔爐的時候，我的感覺就像望着自己身體的一部份似的。對於它不再為我所有的想法，我沒法使自己習慣。可是如果我任性做去，如果我說，讓我們在這個週末想辦法把它修好，你們就會說我把人當奴隸那樣驅使。如果我命工人令在爐子燒燒得滾熱的時候從爐缽底下鑽進去把堵塞住的地方鑿通，他們就會回答，去你媽的！現在已經不是從前的時代了！約瑟夫．班達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傢伙，要我們把手、眼睛、肺都燒壞！他只求在選舉前把爐子修好，哪管我們的死活！」

原來是選舉的關係，克拉伐特想。但是他靜靜地說：「恰巧我們覺得這爐子是我們的。」

「是我造的！」約瑟夫說。

「我們造的。我們親手造的。」

約瑟夫端詳一下克拉伐特，看這人到底被他激動到怎麼一個程度。「我們不要再爭字眼了，」他說。「讓我們承認，你跟我跟所有的人對這熔爐有着同樣的感覺。」

「同樣，」克拉伐特說，「同時又不同樣。」

這時候約瑟夫又轉了方向。「不，」他說，「趕快修理好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克拉伐特問，約瑟夫突然改口使他重又疑心起來。

「就是由於你們的社會主義，克拉伐特！因為你們加在我們身上許多規則、限制和官方的干涉——以及廠醫等等。而且我了解我的弟弟卡雷爾！就在這間屋裏，他曾經看見過一個人死在爐

鋒下面。這人的名字叫馬吉；那是在你來之前的事。這事以後，卡雷爾吸收了大學裏的智慧，認爲一個人在攝氏三百度的高溫裏不可能工作。他們就在實驗室裏哪裏曉得一個捷克玻璃工人的能耐……』

克拉伐特不再留心聽了。約瑟夫這一套和爐子之間的親密關係全是狗屁。約瑟夫祗對一樣東西有感情——那就是他的利潤。現在利潤已經到不了他的手了。有一個合法的藉口，來停止生產六個星期在約瑟夫又何樂而不爲呢！

『你別小看了卡雷爾！』約瑟夫繼續說。『他跟這些人都有關係。他決不會答應你我心目中的那種搶修辦法。即使他答應的話，他也要堅持把每個人的肺、心臟等等都檢查過，等他檢查完，剩下可以做這樁工作的人，恐怕還不會有一打，那時爐子也冰冷了，要把它修好就得花上幾個星期的時間。我有什麼話可說呢，克拉伐特，只能怪你們自作自受。』

這一下約瑟夫躲到卡雷爾後面去了。在克拉伐特的記憶裏，那個憤怒的聲音又響了：我的責任是工人的健康！這也是克拉伐特的責任，可是還有更大的責任：生產和將來。跟書本上和實驗室裏大不相同的事實是——玻璃工人走進熾熱的爐子裏去，而大學裏的教授們卻照舊講說太陽繞着地球轉。

克拉伐特站了起來。不管他編出些什麼贊成或者反對的理由，不管他佈置的什麼圈套，這大概都和選舉或者別的鬼鬼祟祟的陰謀有關係——但是不久都會不攻自破的。可是眼前爐子旁邊的平

台上一個人也沒有，眼前有工作等着要做！克拉伐特把工頭、熔工和幾個小組長都喊了來。

『班達先生和我，』他說，『都覺得，我們應該想方法不把爐子拆開就進行修理，除非進一步檢查之後，認為壞得太厲害，那只好再說。』

那些人點點頭，咕噥着同意。

『這樣的話，我們頂多只耽誤幾天生產。』

贊成的聲音變得清晰了。

『這種工作你們過去都有經驗嗎？』

那些人說有過經驗，有幾個還自稱這種熱爐子已經修理過無數次了。

一絲焦慮掠過克拉伐特的臉。『可是我們還得非常當心。心臟或者肺部不好的，可以不參加。』

約瑟夫望着這個場面。他的沮喪完全消失了。他臉上是一個旁觀者無動於衷的表情。現在也好，以後也好，再不會有人為了爐子損壞而攻擊他了。克拉伐特和那些人都跟他取得了一致。小組、工會、廠委會等等一直是他的敵人的武器；現在他把這武器從他們手裏奪了過來，憑他自己的意思使喚了。

『我們星期天不能開始這樁工作，』克拉伐特繼續說，『因為是大選的日子。所以告訴大家星期一早晨五點鐘都來報到。我自己也參加。』

約瑟夫手插在褲袋裏，走進這堆人中間，『我願意說我絕對同意克拉伐特的建議。假如你們同

意的話，星期一不定什麼時候我也來，到媽媽那裏去試一下。」

「你這還不是爲的競選！」克拉伐特說，「我可以賭咒！」

第十三章

從布拉格開來的夜班區間車的二等車廂裏，只有一個旅客在羅得涅克下車——愛琳娜·辛帕生。很少人在這個大選前一天的星期六出外旅行，幾乎人人都留在自己家裏或所屬投票處的附近。四個政黨的宣傳都強調指出在戰後第一次正規大選中投票的重大意義，人民都認真履行他們的責任，尤其是因爲在納粹統治的年代裏，他們曾經被剝奪過這種權利。

車上的服務員每逢這種值班通常總是覺得無聊，這次竟然碰到一個有意思的外國人，相當高興，同時指望得一筆好小賬，所以給她把行李從窗口遞給羅得涅克站上的信號員。信號員先把行李車過鐵軌，到了售票處窗前，然後回到火車旁邊向駕駛員發出開車的信號。火車轟轟開動起來，隆隆隆駛遠去，信號員轉過身向愛琳娜說：「你好，太太！」而且毫不掩飾自己的好奇心，問她要到哪裏去。

她沒有回答。她學到的幾句捷克話還不夠聽懂信號員的俚俗的問話；而且她幾乎沒有聽見他講話，因爲她正對着站台牆上貼的一大幅招貼畫，看得出神。招貼上畫着一個高個兒戴鴨帽、穿禮服的半身像，一隻肥大的手抓住錢袋，另一隻扼住一個面帶菜色，衣服襤褸，神情苦惱的工人的咽

喉。這幅畫古怪的地方是，那頂禮帽下面雖則畫的一個豬頭，但是仔細一看卻有着約瑟夫・班達的某些顯明的特徵：高顴骨、厚眼皮、有凹痕的下巴。這個畫手畫得真不壞，可是也相當刻薄。愛琳娜可以想像得出，約瑟夫第一次看到時怒火中燒的情形。橫貫全幅的標語她總算翻譯得出來。上面印着：你要恢復這種情形嗎？下面在豬頭人的肚子上印着：假如你不要——你就投共產黨的票！投斯丹尼克的票！

『你要到哪裏去，太太？』信號員又說，這次操着德語。

她猶豫了一下，就解釋說，她要叫一輛汽車到約瑟夫・班達先生家裏去。

他朝着那幅漫畫側着頭。『可憐的班達先生！』他惋惜地說。『對這樣一個老好人，他們什麼事做不出來！……要不要我打電話給你叫汽車去？』

她說聲謝謝，他就走到售票窗後面的公用電話機那裏，不斷搖着電話機的搖手，終於被他打通了。隨後他又走了出來。

『你怎麼看法？』愛琳娜問他。『他會當選嗎？』

信號員心裏很快地盤算一下她大概會給多少小賬，如果講了她大致要聽的話，她又會加多少。

『這裏有很多壞人，』他謹慎地說，『又壞又蠢的人。不過班達先生很精明，而且好人都喜歡他。』

『可是你相信這次選舉會公正無私嗎？』

信號員富於表情地聳聳肩。『啊，那些壞蛋！』他說。『壞貨總是有的。一定要像老鷹似的時刻

提防着他們！」

「我不是指的壞蛋。我指的是政治壓力，恐怖手段！」

那人做出一副苦臉，把聲音低下來。「我不知道……」

「你意思是你無法說？」

「我就是不知道！太太，我只是國營鐵路上的一個起碼職工——」

「謝謝你，」她說，「你已經告訴我够多啦。」

汽車開來了。

「非常感謝你，」她說着，塞了一張鈔票給信號員。

他碰碰帽沿，「衷心祝你好，太太！」然後把行李塞進汽車裏，替她把車門關上，呆看那張鈔票。是一張一百克朗的。傻瓜，這些外國人！

「真是勞駕，斯丹尼克教授，」湯姆士說。「請坐」」

斯丹尼克在湯姆士書房裏那張臥榻上坐下，很有禮貌地回答，「承你的美意邀我！」

湯姆士謙遜地微笑，他很費了一番斟酌才決定發出那份請柬的，而且雖然那樣，他還不敢相信斯丹尼克會應邀而來的。

凱蒂拿了一瓶「逸兒尼克」酒來到門口，這酒雖然有點酸，已經是市上最好的一種了。教授站

了起來。「進來，凱蒂！」湯姆士說，同時從櫥子裏的一套酒杯中取了三隻出來。他倒上酒，把杯子遞過去。斯丹尼克舉起手中的酒杯，「祝你健康，太太！」

「謝謝你！」凱蒂喝口酒。在這大選的前夜，她覺得應該祝賀客人的成功，但是她沒法說出口來。她知道約瑟夫的缺點，而且卡雷爾也告訴過她那些使家庭和國家分裂的矛盾，可是她仍舊覺得很尷尬——湯姆士是公開支持約瑟夫的，今晚上卻和約瑟夫的政敵坐在一起。湯姆士好像根本不知道這裏面有什麼不合適，或許他知道，但是並不在乎。

這次的邀請和前一天斯丹尼克寄來的那封厚信有直接關係——這一點她是有把握說的；湯姆士讀到這封信一定很激動，因為她聽見他在房裏來回走，還自言自語。

「教授，」湯姆士說，「你信上告訴我，你今晚上有空，我真是詫異極了……」

斯丹尼克轉一下他的夾鼻眼鏡。「這像考試前一樣。你還記得嗎，湯姆士．班達，我總是勸我的學生在考試前一天晚上不要拚命的讀書，還是出去玩玩，——稍微玩玩清清腦子？」

「不錯，你是這樣說過。」湯姆士拿起酒杯。「為過去的日子。」

斯丹尼克徐徐搖頭。「為新時代！」

湯姆士大笑。「好吧，為新時代乾杯，管它怎麼講法！」

有一會工夫，三個人都默默地坐着，各自想着各人的心思。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湯姆士終於說。「你怎麼會想到把你在市政廳演講的底稿抄本寄

給我？從各方面說來，我大概是一切你所反對的東西的發言人……」

斯丹尼克摩擦着自己的鼻樑。「我料到你會問這個問題的。坦白地說，我有好幾個動機。」他停了下來。

凱蒂拿不定究竟湯姆士要不要她留着，可是斯丹尼克好像也一樣向着她講話。

「我記得湯姆士・班達——是我的天分最高的學生中間的一個。我也記得那個跟我以及跟約瑟夫・卡雷爾在一個小組裏一起工作的湯姆士・班達。這小組後來在地下活動中形成了一個小組織。更重要的，我記得你的關於自由的那篇文字——也就是我們在市政廳裏舉行的那次辯論的基礎——只是你行將出版的一本書的提要。」

湯姆士感到教授言辭中的熱情關切。老人對他比自己的親哥哥卡雷爾對他還要器重些。「我唸過你那篇演講稿，」他謹愼地說，「而且我還要再唸。也許它能幫助我澄清一些在我腦子裏逐漸形成的見解。」

斯丹尼克的臉色高興起來。「如果能對你有所幫助，我眞高興極了！」他說，又向凱蒂說，「我並不是根據聽衆的情緒給煽動得多高或者喝采聲的大小，來衡量會議的成敗。」他把漿洗過的襯衫袖口塞塞好，又微笑說道，「約瑟夫・班達先生是個很難答辯的人，你同意我的話嗎？」

「他精明透頂了，」湯姆士不耐煩地說。他希望斯丹尼克把話題再轉到那本書上來；他伏案工作太久了，非常寂寞；不管斯丹尼克贊成或者反對這本書，至少能夠好好地跟他討論一下。

『我留心聽你哥哥的演說，』斯丹尼克說，『等他講完，我知道我是沒法跟他的　；呢，那種浮而不實的演說競爭了。他講得很好，很成功　』

湯姆士皺皺眉頭。當然斯丹尼克不是來談約瑟夫的，也不是來替自己乞取兩張選舉票的。

『我沒有兒女，』斯丹尼克忽然說。『我不相信陰世，來生，天堂，地獄，輪迴等等。』

敞開的窗子裏颳來一陣風，吹動了他那稀疏的白髮。

『然而我不願意我自己的學問和理想隨着我一同死去……』他發出老年人特有的尖聲大笑着。

凱蒂聽到教授提起兒女，感到困惑，甚至不安，雖說在這樣一幢只有一對年輕的夫婦住着，佈置得很好的，漂亮而小巧的房子裏，他這種想法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一個人眼光總得放遠些，你說對嗎？』斯丹尼克說。『你哥哥就看不遠。這就是我在他講完以後決定找個人談談的原因。你和你的論文是整個事情的起因。所以我找上了你。』

『你這話過獎了，』湯姆士說，『可是我是很難說服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不要被人說服。我喜歡自己作出結論。』

斯丹尼克點點頭。『我就知道你是這樣的。我跟我的朋友們也這樣說。我頂多只希望你會考慮一下我的觀點罷了。』

『你的朋友們？』湯姆士問。

『對了，當然啊！』斯丹尼克說，把他那破舊的領帶跟領子拉拉正。『我做事不憑衝動，而且也

不是一個人獨行其是。在我決定把講稿寄給你之前，我跟幾個朋友討論過這件事。」

「政治上的朋友嗎？」湯姆士問，額上的皺紋加深了。

「是的。」

「他們允許你這樣做？」

「我可以坦白地講。他們對於我這一行動是否聰明，很表懷疑。有些人說你比你哥哥也好不了多少，另外一些人甚至講得還難聽些——」

湯姆士氣得直跳，但是約束住了自己。「他們說些什麼呢？」

「那有什麼關係！反正我今晚上來了。」

「他們說我被人收買了，是不是？」湯姆士的嘴唇顯出鄙夷的樣子，兩手緊捏。他是被收買了；他跟巴辛尼和人文出版社訂的契約就是他的賣價；所不同的祇是他還要表明這樁事並不就只是這樣。

斯丹尼克留意着他的反應。他心平氣和地繼續說道：「我告訴他們，我比他們更了解你一些。我告訴他們，我跟你一樣是個知識份子——多少有點相像……」

他微微一笑。

「我說，我們碰到的許多誘惑都是他們很少碰到，或者簡直碰不到的——這些都跟金錢或者普通的貪汚毫不相干。我竭力向他們說明，那種只有靠妥協才能逃避的孤寂多麼可怕，庸俗的感情和

冠冕堂皇的字眼多麼具有誘惑性，不徹底追求理想多麼輕鬆；抄近路思想的誘惑，對選擇立場和投身到鬥爭中去的擔憂……」

他清一下嗓子。

「還要來一點酒嗎？」凱蒂問。她開始喜歡這個老人了，因爲他很慈愛，並且富於同情心，同時也因爲她第一次聽得別人講出湯姆士那些煩惱的究竟來，這些煩惱她一直感覺到，但是說不出所以然，也沒法了解。卡雷爾對人也有這種諒解的。

湯姆士也同樣感動，可是強作鎮定，「原來你和朋友們商量過，」他說，語調很平靜。「你行動並不完全自由嗎，教授？」

斯丹尼克啜了一口酒，潤潤舌尖和嘴唇，心平氣和地問，「何以見得？」

「因爲你要徵得別人的同意才能來，因爲你不敢在想要找我的時候就來找我！」

這突如其來的攻擊弄得斯丹尼克一時回答不出來。

「自由！這是自由嗎？」湯姆士氣冲冲地說，「我擔心的正是這個——一旦你夢想的那種社會建立起來以後，我們寫些什麼，和誰來往，到哪裏去，都非徵得同意不可了！你那些朋友對於你，對於我，對於我們的工作，懂得多少？這些批准人家行動，或者不准人家行動的人又是誰呢？」

斯丹尼克不顧自己的夾鼻眼鏡落到胸前。他忽然伸出手來，褪到手腕上的在集中營裏給刺上的青色刺花，有好半天露在外面。「就是你我，」他說，「你跟我，湯姆士，我們就是這些人！」

「這不是胡扯淡嗎！我們只是被決定的對象！」

凱蒂聚精會神在傾聽他們的爭論。自由、湯姆士的著作和湯姆士的問題究竟牽涉到些什麼，她算是又多懂得一點了，這才領悟到湯姆士的工作肯定每一小時都是困難的；她心裏覺得很難受。斯丹尼克和湯姆士談的話裏面有些使她覺得有點耳熟，她記不清楚那天傍晚在卡雷爾家裏，他有沒有談到這個問題。她一點也記不清楚——也許他根本沒有談到這些事，也許他沒有照他們的方式談；也許因為她內心的耳朵一心只在傾聽他的聲音，一心只在想接觸到他的聲音究竟這個事實，因而有時忽略了他話裏的大道理呢？我不應該再想到他了，她對自己說。我得抓住一點別的什麼。

她聽見教授在發議論，「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在那裏面，我們既是被決定的對象，又是作決定的人，既是被統治者，又是統治者，既是僕人，又是主人，因為我們將是自己的主宰。」

「詭辯！」湯姆士說。

「不，這是事物的自然狀態，生命本身就是這樣！天地萬物樣樣都在動，都在經常變動，並且同時向好幾方面動。我們是給予者，也是接受者，是供給者，也是被供給者，我們愛別人，也受別人愛。自由就在於作為整體裏面的一份子，服從整體的約束，同時也決定整體的行動方向。」

斯丹尼克講話時有一種無可否認的誠懇。他甚至並不打算爭辯，他在指出一條信條。

湯姆士覺得這種矛盾的統一是聞所未聞的，簡直不可思議，無法置信。他也慣於看見問題的兩面，但是這種兩面性對於他往往是破壞性的，可是在某些方面，或者在某一個時期，這兩面可以同

時也應該，合而爲一——『你要就是自由，要就是不自由，正像美國人說的，你不可能又要吃餅，又要保有餅。說什麼，這都扯得太遠了，和你演講時講的話，以及我想討論的都不相干。』

斯丹尼克把他打量了很久，很仔細，眼睛裏發着光。斯丹尼克覺得自己沒有想錯——湯姆士並不只是個話筒，值得跟他談談。

『我知道，』他說，『今晚上我跟你談的不只是我的演講的一個摘要，而且還是這篇演講的申論。你同意嗎？』

他居心不放過湯姆士，一定要把他逼到問題的根源，他精神煥發，人很興奮，他喜歡聖尼波莫克山上這所小房子裏的氣氛，他喜歡湯姆士和湯姆士的年輕妻子，喜歡她的健全心靈，她對她丈夫和對他的殷懃，他一直蹲縮在他那單身的宿舍裏，學校裏和政治活動裏，因而很需要這類小小的享受。

『我希望回到你那篇演講上來，』湯姆士堅持說，『因爲你在演講裏提到一個使我感覺興趣的問題，自由給誰呢？我自己也很關心這一點——其中也有自私的原因，也有別的原因我是不是屬於那些准許自由的人呢？』

斯丹尼克笑了。『我怎麼能回答這個？我不知道你以後會變成怎麼樣一個人。但是有一點我是知道的，爲了要獲得我講的那種自由——更偉大的自由！——那些企圖利用自由來維持自己的權力並且想使我們終生上着桎梏的人，我們大概要把他們的自由限制一下。』

『更偉大的自由——』湯姆士嚷道。『未來的福音、——』

『你聽到過約翰·席斯佳和普拉查提契市民的故事嗎？』斯丹尼克打斷他。

湯姆士不想聽這些老話，從他的神情也看得出來。

可是斯丹尼克自顧自講下去。『胡司的信徒爲了什麼鬪爭？爲了能說出他們看到的眞理，爲了從封建主和天主教教會的羈絆裏解放出來——爲了這些自由和勝利。對嗎？後來胡司信徒們組成的軍隊，在席斯佳率領之下，來到普拉查提契城下，可是市民不願意合作。因而席斯佳就給他們去了一封信，我要引的就是這封信，湯姆士，因爲裏面有一點對你是有用的。你們會像我們那樣接受眞理，你們會幫助我們反抗所有反對這些神聖眞理的僞善的人和不忠實的基督徒的……你可以看出來，對席斯佳來說，在爭取自由的鬪爭中，只有一面倒——另一面是僞善者和不忠實的基督徒。他又接着說：如果你們不幫助我們，我們就認爲你們寧願做上帝和所有達保爾黨徒的敵人。換句話說，他雖然在爲自由而鬪爭，可是在鬪爭的時期中，他決不給上帝的敵人以自由。而席斯佳的鬪爭永遠也沒有停止過。』

凱蒂身子坐直。對了，她記起來了，就是卡雷爾使她困惑的那個不折不扣的『非此卽彼』的問題。席斯佳結果怎麼樣？他們剝了他的皮拿來繃在鼓上……

『更偉大的自由，』湯姆士抑鬱地重複一句。『可是目前你們卻計劃着限制我們僅有的這一點點自由。是不是由你們來決定誰有自由，誰沒有自由呢？什麼東西使你們有這種資格呢？自從席

斯佳以來，我們碰到過的獨裁者也不少了。誰能保證你們跟那些人有什麼不同呢？」

「你能保證，」斯丹尼克說，「你，你的妻子凱蒂，所有的人都能。你並不是站在國家外面，你是國家的一部份。你能辨別善惡，你自己能判斷，你也是你自己的裁判者。而且，這也不是什麼新見解。這就是民主，眞正的民主。」

湯姆士默然。斯丹尼克的遠大眼光使他嚮往，同時也使他抗拒。他要這樣的民主，但是又害怕這樣的民主。他要它，因爲人類天生是平等的；他怕它，因爲人類根本就沒有創造得好，因而世界上到處都是庸庸碌碌的人。現在斯丹尼克卻要這些庸碌的人成爲他們自己的裁判者，和他，湯姆士·班達的裁判者—不，這可不是他要的自由。他要獨行其是的自由，不管自己的缺點也好，短處也好，才氣也好，都由它去。

可是這話他沒法跟斯丹尼克講，因爲斯丹尼克只有比他更加了解，也許會因此認爲他不行。

愛琳娜到約瑟夫家時，一個人都不在。女傭給了她一封信，上面寫着：

親愛的愛琳娜：

不能恭迎，甚爲抱歉。你知道這些競選活動——就是忙、忙、忙。今晚上林貝克州會開會，是這次競選運動中最後一次集會，所以我帶了全家人去以壯聲勢。女傭會告訴你住的房間。

整幢房子都聽你隨便使用，不要客氣；上次屍儂放酒的地方你想必記得，鑰匙就放在她桌上的空墨水缸裏。夜裏十二點左右見。

你寒遠的朋友約瑟夫。

愛琳娜一個人吃吃笑了。這地的約瑟夫作風——和藹、親切、週到、甚至讓她隨便用屍儂的珍貴的藏酒。這主意不壞，坐火車上羅得浬克來一路上很沉悶，現在她能想像得出自己坐在一張舒適椅子裏消磨一個安靜的夜晚，一杯威士忌酒在近旁，還放了些冰。

她叫女傭把行李送到樓上，一面心裏盤算着，這樣過一晚也不壞，可是她知道結果會是怎樣。經過十分鐘到十五分鐘靜靜休息和夢想之後，她的屁股就會坐不住，她就會從椅子裏掙扎起來，來回踱着，找本書看看，也許會看幾頁，然後把書放在一邊。在美國，或者在巴黎，她就會上附近的酒吧間去找人家聊天；可是在這裏，這個倒楣的語言可把她難住了。

不但如此，她再來到羅得浬克也不光是爲了職務上的需要。她要和湯姆士告別。所以當那個和她有契約關係的新聞服務社巴黎分社的負責人露骨地提議，說他打算在原有的通訊員之外，還願意添派一位特約記者報導提克斯洛伐克大選的情形時，她忙不迭地接受了。

告別——現在她該懂事一點，不再去糾纏他了。她已經安穩地把他納入他的新計劃，已經把他釘在他所屬的一邊，給他的食糧也夠他咀嚼一陣子了，而且書出版以後，在提克斯洛伐克引起風波

的時候，她將會坐在家裏書桌前面，讀着這些新聞，越想越覺得開心。

可是她總忘不了他那張臉。甚至在巴黎，雖然樣樣事情都比在布拉格與奮得多，好玩得多，這張臉依然纏住她。誰知道在一個人的腦子裏，理智的下面一層中發生些什麼事情？也許在那輛從聖路易開向堪薩斯城去的臥車上的事情，留下的痕跡又纖細又微妙，因此只有在這樣的時間——一個人孤零零，在一個無所事事的晚上，她才會想起來。

她好容易使女傭弄懂她要叫一輛汽車。然後她上樓打開她的化粧袋，打扮了一下。她回到樓下的時候，汽車還沒來。她找到麗達的書桌和那隻放鑰匙的墨水缸，她從麗達的儲物櫥的右邊取出一瓶威士忌酒。

外面，汽車的喇叭響了起來。

她忽忽忙忙吞下一口酒，把酒瓶留在桌上，讓女傭偷喝去。

「晚上好，凱蒂！」

「怎麼——愛琳娜呀——」

「你不請我進去嗎？我總不見得那麼使你吃驚吧！你們這兒搞什麼？有客人嗎？」

「請進，」凱蒂說，一面把門打得大開，「我不知道你回來了。」

「湯姆士在家嗎？」

「在家。」

愛琳娜低頭望望她。「請你告訴湯姆士我來了——」

這用不着。湯姆士正從書房裏出來，已經看見愛琳娜，他心裏湧起一陣怒火，立卽又有了一個惡作劇的念頭，想立刻叫她嘗嘗滋味。

「愛琳娜，親愛的——你該寫封信來，我也好到車站去接你！」

「我是寫的，」她爭辯說。「約瑟夫沒有告訴你嗎？」

「約瑟夫？約瑟夫忙着演講，管理兩家廠子和維肖利，忙於當大人物呢！」

他攙住她的胳臂領她走進書房。老人從臥榻上站起身，向前走來。

「愛琳娜！」湯姆士說，「這是我中學時代的老師，斯丹尼克教授。斯丹尼克教授——這是愛琳娜·辛帕生，大名鼎鼎的美國新聞記者，我能活到今天都要感謝她。你要喝什麼，愛琳娜？」

「斯丹尼克？」她一面思索一面說。「斯丹尼克——這個姓耳熟得很……」她把手指一捻，嗒一聲響。「豈不是太糊塗了——不，不要告訴我，不要告訴我！你們也有過這種經驗，可不是？在你腦子裏肯定的記得，可是一下子想不起來……不管它，湯姆士，你那本書怎麼樣了？你還在寫嗎？約瑟夫把你的提要寄到巴黎給我，還附了一份翻譯。我認爲那結束西太偉大了——你覺得怎樣，教授？你知道，我對湯姆士這本論自由的新著，就像是教母一樣」

湯姆士眼睛裏那種惡作劇的神氣消失了。他的書以及他的見解和她有着這樣的關係弄得他很

窘，臉漲得通紅。他在斯丹尼克面前簡直抬不起頭來。

『斯丹尼克……』她說。『斯丹尼克——怎麼，當然嘍！你是這兒共產黨的候選人！』

『對了，小姐。』

『我們在喝士酒，』凱蒂說，『可是你是不喜歡的，我知道。你要不要來點威士忌？』

愛琳娜根本不理會她。『從心理學觀點講，很有意思，』她繼續說。『我簡直想不起你是誰了，斯丹尼克教授，因為我決想不到會在這裏碰到你。』

凱蒂冷冰冰的樣子。

『嘖，嘖，愛琳娜！』湯姆士插口說，『有學問的人，卽使政見不同，難道不可以碰碰頭嗎？難道不可以客觀地討論一個問題嗎？』

斯丹尼克說：『很抱歉——時間不早啦，明天我要忙一天呢。』

『請你不要走，』凱蒂央求說。

『不，這是不可能的！』愛琳娜說。『跟這些人是不可能的。在他們看來，沒有一樣東西是客觀的，而且如果沒有人留神你的話，湯姆士，你就祇有做他們的貓爪子㊀。』

湯姆士氣得聲音都變了。『我不需要誰來留神我。我也不讓任何人來支配我的交往，我的討論或者我的著作。』

㊀ 『貓爪子』指被人利用的人，出自猴使貓自火中取栗的寓言。

「晚安，湯姆士·班達，」斯丹尼克說。「我希望我的話對你有點幫助。」

「有幫助，有幫助，」湯姆士粗鹵地回答。

「不必送我到門口了。你還有客人呢。晚安，辛帕生小姐。很榮幸見到你。」斯丹尼克把夾鼻眼鏡塞在背心口袋裏，搖搖晃晃走了出去，凱蒂隨在後面。

湯姆士和愛琳娜在一種像要炸裂的沉默裏。彼此對望着。忽然間，她坐了下來。臉上顯出一種劇烈的眞正的痛苦。

「唉，湯姆士，湯姆士，」她說，「你傷了我的心。還有約瑟夫！我決想不到要告訴他有這種事情——在他背後，和他的敵人通聲氣……如果是一個平常人做了這種事情，譬如說你哥哥卡雷爾，那不過一點刺痛，一下就會忘記的。可是你幹這種出賣的勾當可不成——你有責任，你是發言人啊！」

他大笑。連她都不會相信這種鬼話！可是這裏一點沒有做作——句句都是她心裏的話。也許今晚上和斯丹尼克會面是失策的；也許該等選舉過後再見他的。

「你把這事太誇張了些，」他說，心裏巴不得凱蒂就回來，免得這樣互訴衷情。

「我希望只是我在誇張，」她說，「但願事情只是如此。下星期我就要回美國去了，我不願意在去美國的時候心裏覺得我給你下的一番心血被你無緣無故毀了。」

他聽見廚房裏隱隱約約的聲音。他把凱蒂訓練得很識相，他工作時以及跟他同等的人談話時，

決不來打擾他。現在他巴不得她不要這樣聽話才好。

「我跟你要很久不能見面呢，」愛琳娜說。

「我的書已經有了個大綱，我很清楚朝什麼方向寫。」

「你不想談談你的書嗎？」她用好話哄他。

「不想。」

她簡直恨自己。她等於在求他：本來應該他來求她的，可是他卻傲慢地坐在那裏，胸有成竹，自以爲發現了許多見解，趾高氣揚的樣子。眞虧她造出這種現世寶來！

「好了，不談了，」她輕描淡寫地說。「我從巴黎那麼老遠趕來，沒有料到會是這樣。」

她站起身來，走到他椅子跟前。

「我非常喜歡你，湯姆士，」她說。「喜歡得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可是我年紀太大了，同時人情世故也太深了，所以我並不作任何打算。我只要你知道就行。以後千萬別再做什麼事情使我傷心了。我把你造成一個大人物；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祕密。」

他心不在焉地聽着。

「在好萊塢，我們有一種叫作『制定角色類型』的事情。你可懂得那是什麼一回事嗎？」

他不回答。

「我們選定了一個演員，使他演某類角色，把他捧出頭，從此以後他就只能演這類角色；他演別

的角色，觀衆就不歡迎他。我已經派給你一種角色，你決計擺脫不了這種角色。你要是想擺脫的話你就會毀掉你自己。」

他對她笑笑。

「讓我也告訴你一個秘密，算是報答你告訴我的那個，」他輕快地說。「在出版我著作的出版社辦公室裏，我讓你逼着我作了一篇鬼話連篇的提要，因爲那只是片面的眞理。現在我要寫一本書了，這本書決不會是你想像的樣子，也不會是你要的那樣。它將是一個新東西。它將是我向你或者任何自命操縱我一生的人的獨立宣言。因此你對這本書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她好像被人打了一拳，立足不定似的。

「凱蒂！」他喊。

凱蒂趕快跑了來。

「我記得我們剛才要請愛琳娜喝威士忌酒的。我們還有半瓶，是不是？」

「謝謝你，」愛琳娜說。「今天我喝得太多了。請你就給我叫一部汽車罷。」

「給愛琳娜叫一部汽車——你打過電話就回來，好嗎，凱蒂？」

汽車來到之前，他們談些不相干的事情——談到愛琳娜是否打算坐飛機橫渡大西洋，談到空中飛行的時候看到下面只是一片波瀾是個什麼滋味，談到巴黎的黑市，談到在布拉格買套像樣的衣服多麼困難。這場談話主要的角色是凱蒂。她看出愛琳娜激動得很厲害，雖則她不淸楚是由於什麼

事情，也不清楚他們兩人之間談了些什麽話，她卻有一種勝利之感——不過多少有點超然的感覺。

湯姆士送愛琳娜上汽車的時候，她也跟了去。兩人一起回到屋子裏來。在穿堂裏，他將她摟住。她覺得他很輕鬆，很快活，她也替他感到高興。他在變呢，她心裏想；隨即又想到，要是我生個孩子，那我就有一點東西可以寄托我的愛了。孩子根本就不會像是家裏的外客一樣。

他吻了她，使勁地吻。

她的身體抬起來就他，變得軟綿綿的，人像醉了似的。她很久沒有感到跟他這樣親近過了，自從——唉，何必回想呢？『我要個孩子，湯姆士！』她說。

他從她的頭上望出去。『我趕走了一個鬼，』他吃吃笑道。『而且趕得非常徹底。』

她的胳臂放了下來。她的心好像頓時枯萎了。『你確實趕得很高明，』說的時候，聲音也變得死氣沉沉的。

他嬉笑地把她轉了一個身，帶她上樓進了寢室。走上樓梯的時候，他停下來，『要個孩子，凱蒂？你又變了主意了嗎？』

她沒有話回答。

『等我寫完這本書，』他說，自己笑笑。

第十四章

佩德敲敲客房的門。沒有人說『進來』，因此她又敲敲。她把門推開一條縫，最後踮起腳尖走進房間，半路上又停了下來。

那副模樣兒可把她嚇壞了。花白的亂蓬似的頭髮散在枕頭上，就像一把黏結的拖把。在一張走了樣的、漿糊那樣白的臉上，遮眼罩形成兩個歪七八扭的窟窿，根本不成其爲臉，看上去只是一張臉的輪廓。佩德一步步挨上去，用指尖輕輕又輕輕地——一面戰慄着——碰碰那張臉，覺得一碰就碎。

愛琳娜吃了一驚坐了起來，拉掉遮眼罩，在那裏翻白眼。

『唷，原來是你！』她說，下巴牽動了幾下，咧咧嘴。『眞是討厭的東西……過一夜就乾了，而且結成一塊塊的。』

『七——七點鐘，』佩德結結巴巴地說。

『我的樣子一定嚇死人。』愛琳娜打了個呵欠。『可是你別怕。敢說你遲早也有那麼一天，要用到這些東西——』她向床頭櫃上一排瓶子和管子揮一下手。『都是好貨色！才在巴黎買的。過來！要不要用一點試試？』

她把佩德拉到身邊，伸手拿了一個帶噴霧器的瓶子，噴了一下。『香得很，是不是？』

佩德驚魂稍定。她母親也有瓶子，和軟膏——不多罷了；佩德不相信她母親睡覺時會在臉上塗滿白石膏似的東西的。她父親決計不會答應。可是，如果這樣做可以使你美麗些呢……？

愛琳娜正在臉上搽冷霜，再用衛生紗紙擦掉它。

『真好——你的皮膚……』佩德怯生生地說。

『怎麼會好得了——在這種鬼早晨！』

佩德在自己有限的英文字彙裏找字眼。『父親說——起來。遲些——八點鐘開始。』

愛琳娜一雙腳從被裏伸出來，在肩上披了一件粉紅色的花邊浴衣。佩德看見她的腳長得又小又美，趾甲塗成誘人的紫紅色。

愛琳娜端詳着她的臉色，覺得好笑。『你坐上床，佩德，』她吩咐，然後自己蹲在地板上，把佩德的鞋襪都脫掉。『請你把那個瓶子遞給我，好不好？——不，不是那個　那邊那個小的——謝謝你——還有那隻紙盒子！』她從盒子裏拿出幾小方棉花來，把它們嵌在佩德的腳趾縫裏。佩德瞪着一雙大眼睛，望着愛琳娜從瓶裏拿出一枝極細的畫筆來　-塗在蓋子上的——就在她趾甲上塗起來；趾甲一個接一個閃出一種鮮明光亮的紅色。

愛琳娜仰起頭，鑑賞着自己的成績。認爲滿意之後，她拍拍佩德的腳踝。『等幾分鐘，讓它晾乾，孩子，別給你母親看。我可不願意人家罵我破壞了你鄉下姑娘的質樸。』她走進浴室裏去；出來

時臉已經洗乾淨，帶着牙膏氣味。佩德還坐在床上，腿伸得直直的，脚趾張得開開的。

「現在把你的鞋襪穿上罷！」愛琳娜說。「跑下去告訴你父親，說我馬上就下來。你難道想看見我的全部祕密嗎？」

佩德站起來，小心翼翼走了出去，深怕把趾甲上的顏色碰掉。

約瑟夫坐在餐桌的上首，面前有一杯沒有喝完的咖啡，盤裏放着吃了一半的麵包。登滿晟後競選文字的星期天報紙，靠在咖啡壺上豎着，他在讀第一版上的社論。

佩德悄悄坐進椅子，伸手拿了一塊麵包，然後又朝後坐坐，不聲不響做着白日夢。夏天快到了，蘇士佳河水將要給攔成一個小湖那樣給人去游泳，她的脚又小又美，就像愛琳娜的一樣，趾甲上塗有顏色多好看，卡雷爾一定會注意到，而且覺得有趣。

約瑟夫頭也不抬，仍舊望着報紙，問道：「你可喜歡上布拉格去住，佩德？」

她放下手裏的麵包。「為什麼？」

「我可能當選，佩德，以後大部份時間要住在那邊。你也大了，該好好受點教育，不能再像在這兒羅得涅克這樣。不但如此，你在這裏也太不跟人來往了。」

他從報紙上瞥了她一眼。她臉色蒼白。外面的春光多好，敞開的窗子裏傳進來一陣陣鳥叫！然而她的臉色卻又蒼白又苦惱。

佩德腦子裏湧起一陣旋風似的思想，最後落在一個問題上：他出賣了我，他要擯我走，他要我父親把我押送到布拉格去！

「我不願意去！」她說，聲音有點哽咽。

約瑟夫沒有料到會有這種反抗，把報紙放下。她是不是又要發一次脾氣呢？這又爲了什麼！

「可是你想想，那有多好玩，」他甜言蜜語地勸她。「就只我跟你兩個人 — 在大都市裏。你還會結識許多朋友……」

麗達進來了。她聽到約瑟夫的最後幾句話，插嘴說：「你告訴她了嗎？我叫你不講的！小雞還沒有孵出來，你已經在點數了！」

「我不願意去！」佩德怏怏地說。

「你父親吩咐你去，你就得去，不管在什麼時候，不管去什麼地方，佩德。」麗達的聲音表面雖則溫和，可是掩飾不住她的堅決。「你現在是個大孩子了，可是還不到自己作主的年齡，你還不懂得什麼對你有益，什麼對你有害！」她轉向約瑟夫說，「當然，我只是個普通女子，所以還有點迷信。你爲什麼不能等到正式當選、決定去布拉格的時候再告訴她呢——？」

約瑟夫從容地在吃剩的麵包上塗上牛油。「這個主意太好了，我已經想了好久，而且覺得讓她早點有所準備也好。根據我們黨裏的分析，我當選的機會很大。只需要七萬五千票光景——」

「又來了！」麗達說。她很生氣，因爲她在咖啡裏把牛奶加得太多，溢了出來，現在得把碟子

裏的倒進杯子裏去。『又來了！我希望，甚至所求，能如你說的那樣——可是一清早你就這樣躊躇滿志，到了晚上你更會怎麼樣呢？』

『你不會當選，』佩德突然說。『你不會當選，因為我不要你當選！』

『佩德！』麗達板起臉說。『你要道歉，』

可是佩德早跳了起來。她的椅子啪噠一聲朝後翻倒。她正向門口溜去，一面尖聲哭叫：『你不會當選！你要帶我到布拉格去——你不會當選的！』

在門口，她和愛琳娜撞個正着，她推開她過去，跑到樓上自己房間裏去了。

愛琳娜一眼就看出究竟來——約瑟夫額頭上爆出的青筋，麗達撇着的嘴角。『勝利的早安！』她說，同時手放在約瑟夫的肩頭，不讓他起立。『我親愛的約瑟夫——在我們都期望的你那卓越的政治生涯開始的時候，我有一句話奉贈：不要讓私人的煩惱影響你的公務，也不要讓你的公務影響你的私事。幹嗎為孩子的事情生氣呢？她是個可愛的孩子，我很喜歡她。』

她坐上自己的位子，敲開雞蛋，把蛋白和蛋黃倒進一隻杯子裏，加一點鹽和胡椒，攪和着。『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幾天住了，不要弄得我敗興！我特地從巴黎趕回來看你們的大選的。這是我要寫的最後一篇報導——然後就回紐約去！』

『我覺得你在布拉格還可以多看到一點事情，』麗達說，對她干涉到自己的家事很不痛快。

愛琳娜舀了一大匙雞蛋，吃了下去。『你也該吃吃雞蛋！』她說。『蛋白質！使你的氣色好！……

不，麗達，所有二流的新聞記者都會在布拉格觀光這次大選，因此那兒一定會進行得規規矩矩的。可是在這兒，在這些小城市裏，才有可以報導的地方！」

「我不懂，」約瑟夫說。

愛琳娜瞪眼望着他。「別做夢啦，朋友！共產黨員詭計才多呢！他們決想不到一個美國記者偏偏會挑上羅得涅克——」

「你意思說，我們的選舉會有舞弊嗎？」約瑟夫大笑。「這兒不是俄國，愛琳娜！也不是羅馬尼亞或者南斯拉夫！我們是個文明國家！」

「沒收你的班達廠這件事說得上文明嗎？」

麗達附和道。「約瑟夫真是天真。而且太樂觀了。他忘了現在已不是戰前那樣的情形了，那時候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當選的。」

「我們的黨在每個投票地方都派有監視的人。決不會有威脅恫嚇的情形。」

愛琳娜嘖嘖舌頭。「我看到過那張招貼畫的」照我看，在美國像你這樣有地位的人就不可能受到這樣刻毒的諷刺。控制廣告牌的廣告公司決不會容許那樣做。」

約瑟夫微笑。「在美國，我就用不着參加政治了！」

「還有這兒這種按比例推派代表的可笑制度！」愛琳娜繼續說。「沒有這個，你們的共產黨連最小的基地也拿不到手的。整個的辦法都是荒唐，費事，複雜！先點票數，然後用議會裏的席數去

除總票數，再分配各州的席數，使得每個代表都代表同樣數目的人；然後再數第二次，把剩下來的票子分配一下，結果所有的壞份子都在議會中坐了起來。如果杜萊沙爾以及你別的朋友都有一點頭腦的話，他們就會建議採用我們的選舉制度。那就安全多啦。』

『你們的制度，』他平心靜氣地說，『祇在有把握獲得多數的時候才安全些。可是設如羅得忍克的共產黨獲得多數——，那末我所有的選戰全都丟了。你總不希望有這種情形吧，是不是？』

愛琳娜不喜歡他解釋裏面的諷刺味兒。『是你們歐洲人把事情弄得無法控制，』她斬釘截鐵地說。『可能共產黨不但有機會獲得多數，而且會操縱了數個選舉！把你們壓倒。』

『他們怎麼操縱得了，』這個城裏十八歲以上的男男女女，我幾乎個個都認得，我知道他們中間大部份的人會投誰的票，而且他們彼此都很熟悉，都知道別人會怎樣投的。選票早在幾個星期以前就送到他們家裏，他們都研究過，彼此也交換過意見——』他搖搖頭。『這兒情形相當糟；可是恐怕你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後一個報導將是我們舉行了一次誠實的選舉。』他沉吟地又補充了一句：『天啊，我眞巴不得能告訴你不是這樣才好。』

他看看錶。『你吃完了沒有，愛琳娜？我想在投票開始以前趕到投票的地方去。』

班達一家投票的票匭就設在那所中學裏；那是一幢淺黃色三層樓的建築，着實需要粉刷油漆一下了，窗戶都很高，還有一個小小的鐘樓，國旗就在鐘樓上面飄揚着。

雖然還不到八點鐘，附近的人已經相當多了。有些人在翻領的鈕扣洞上佩了他們所屬政黨的徽章；人人都穿上星期天穿的最漂亮的衣服；儼然有點節日氣氛。他們三五成羣，站在那裏談天，時而有人爭論得聲音高了起來，可是隨即又低下去，在這種公民集會的場合好像應該如此。學校門口值班的警官盧肯斯卡巡長打了個呵欠。只要是在外面談話，都沒有關係；可是一踏進投票處的大門，就不准再作競選活動了。今天大概不會怎麼緊張，酒店都打了烊，要到晚上才開門，所以不會像往常的星期日那樣老有醉鬼要抓。

『你好，班達先生？』他說，鄭重其事地點點頭。

這個是名作家湯姆士・班達，和他美麗的妻子，從奧尼波莫克山上下來的，很可能是打算跟候選人約瑟夫・班達先生在這裏會齊，然後一起進去。約瑟夫・班達先生今天早上會要自己第一個投票——早點投好了事——然後一整天閒坐着，焦急地等着。頭痛的是斯丹尼克教授也要在這個投票處投票——這終究是他的中學啊！——這樣由誰在票匭裏投第一票就成了問題了。好像這一點很有關係似的！

又來了班達家的另一個弟兄——那位醫生。盧肯斯卡巡長覺得自己左邊腿腑處在隱隱作痛。這當然是胡鬧，不看見醫生就不覺得痛；實在就是那些醫生使得你自以為害了病。不過也許下一次不值班的時候，他該到班達醫生的診所裏去一次，檢查一下也好。

『好啦！好啦！』他說，一面從大門口台階上走下來，到了人行道上。『大家讓開一點！』約瑟

夫・班達的黑色大汽車從街那邊駛來，速度就慢了，在學校門口停下。他大可以走了來，盧吉斯卡心裏想，既省事，大家看了也會高興一點。不過也許他今天還要出門，開到州裏各地去看看。

有人叫駡。警察嚴厲地望望。叫駡停止了。然後是零零落落的幾聲歡呼，這時約瑟夫・班達正走下汽車，打開着門讓他的妻子、他那個大眼睛的瘦骨稜稜的女兒以及一個外國人模樣的女人下車——那女人手裏拿了一只豬皮大皮包，高聲說笑着。

『你早，班達先生！』盧吉斯卡巡長說；他把校門打開。這時剛好八點鐘。

約瑟夫正要走進那間進行投票的教室時，斯丹尼克教授從走廊那邊搖搖晃晃走來。湯姆士第一個望見他，見他猶豫了一下，就轉身在牆角邊消失了。

愛琳娜一定也望見他的，因為她朝湯姆士惡狠狠看了一眼，說道：『不敢露臉了，是不是？』

『你認識這個人嗎？』約瑟夫問愛琳娜。『他是我的偉大的敵手……』他微笑。『承他的美意省掉一場爭吵。不過是我們先來的。』

『他很可以佔我們的先，』湯姆士說。『他有學校的鑰匙。可能在他的辦公室裏已經待了好幾個鐘點啦。』

『你在替他辯護嗎？』麗蓮火了。 她不等湯姆士回答就跟着約瑟夫搶前走進教室裏去。她的迷信念頭又來了：斯丹尼克像鬼一樣在他們面前出現一下，要不是來觸他們的楣頭，或者至少駭得

像能使他們倒楣一樣，他又爲什麼要在走廊上歸魂呢？

湯姆士覺得麗達說的話太沒道理了，不值得回答。他自己心裏也在盤算。雖然昨晚上斯丹尼克並沒有問到他投誰的票，可是問題還是存在，而且教授在走廊上一出現，問題就變得更突出了。湯姆士本來想投他哥哥的票，現在仍然想投他的票。即使約瑟夫爲了爭取啤酒的酒精含量達到百分之十，或者爲了反對上流人士非打領帶不可而活動競選，湯姆士也還是要投他的票。這是弟兄的義氣，約瑟夫敢於敞開胸膊、不怕挨各色人等的老拳，這種勇氣實在是值得嘉許的。

昨天晚上的影響對於湯姆士一定比他自己意識到的還要大得多，否則他今天面臨這種最最自然、最最不用置疑的輕而易舉的事情決不會這樣胡思亂想。

凱蒂拍拍他，『底下輪到你了！』

湯姆士一驚，走向前去。約瑟夫已經投過票，正耐心地斜靠在一張學生坐的長凳上。麗達排在湯姆士前面，已經走進教室角落裏的投票處，從拉起的粗蔴布下面，露出一雙結實的黃皮鞋和一段穿着玻璃絲襪的腿子。

四個人坐在那張教師用的滿是墨水跡的大方桌旁邊，湯姆士面對着他們。

『湯姆士・班達先生嗎？』第一個人問。

『是的。』

『選民證請拿出來。』

湯姆士在口袋裏摸索了一陣，把盧告斯卡巡長給他選票時同時給他的那張小卡片拿了出來。

第二個人問：「你是戶籍在聖尼波莫克山二百四十七號的湯姆士·班達先生嗎？」

「是的。」

「你三十一歲，對嗎？」

「對的。」

第三個人遞給他一個紙質粗劣的信封，第四個人說：「你領到選票了嗎？」

「領到了，」湯姆士說，拍拍上衣的口袋。

「你在五張選票中間挑一張，把它放在信封裏封好，然後投入幕布後面的票匭的縫口裏。你可以慢慢來。」

湯姆士點點頭。「我想這手續我知道。」

第四個人笑了。「我們必須向每個選民解釋。這是法律規定的。」

麗達撩開幕布出來。她的臉色原來顯得很焦急，現在變得心滿意足，笑逐顏開了。她總算打了一拳，雖不算重，方向總是對的。

湯姆士在麗達身邊擦過時，覺得她在望着他，她的眼光好像說：我希望你是在我們一邊的……

後來就剩下他一個人了，有人在他後面把幕布拉上。

箭隔的小間裏又悶人又有股怪味道——天曉得他們從哪裏找來這塊幕布料子。早晨的強光給

擋住了，眼前昏晴得使人沒法辨出選票上頭的字跡。可是過了一會兒，湯姆士能辨別出來了。五張選票上印着的大字全都一樣——林貝克選區的名稱和編號，日期，以及票角上馬馬虎虎蓋上的羅得涅克第幾號投票處的號碼。在字樣下面每張選票都不相同。其中四張每張都印了一個政黨的名稱、編號和本州的候選人名單——名次分先後排列。另外一張是空白票，上面交叉劃了兩條粗黑線，這是一張抗議票，選民對各政黨都不滿意而要提出反對時，就可以用它。

湯姆士細看那些選票，挑出約恐夫政黨的那一張。本州候選人名單上第一名就是杜萊沙爾。顯然，這個政黨的組織上有把握在林貝克州至少當選一名，因此把這最可靠的一席留給現任部長的黨魁。下面是另外一個名字，再下面是：約恐夫·班達。羅得涅克。國營廠長。

湯姆士把選票在手裏盤弄了一會。就是這樣無聊的玩意兒——把它摺一下或者兩下，塞進信封裏，丟進去，完結。自由歸根結底就是這樣：每隔幾年，在幾張紙裏挑選一下。選好以後，你就回家、吃飯，星期一照常工作，把國家權力交給名單上你同意的那些人和名單上連名字都沒有的人。怪不得要用幕布把你圍起來，這樣在你做這種荒謬的事情時，好讓外面的人看不見你紅臉。

他把那張印有交叉線的抗議票拿起來，沉吟了一番。也許這就是答覆。瞞過約恐夫，瞞過斯丹尼克，瞞過所有這些人，暴露出這幾個的爭吵都是白費脣舌！

他把抗議票摺好，放進信封裏，正要舐信封上劣等的粘膠時，卻又停住。不，如果這事情眞的如此無聊，那又何必利用它來發洩自己的牢騷呢？幹嗎不把這一票給約恐夫，就像丟一個銅板給乞丐

那樣？

他換了一張選票，把封口封好，在那隻深綠色木箱上摸到那條縫，讓信封滑了下去。當他從裏面出來，掀着幕布讓凱蒂進去的時候，他把其餘的四張選票撕掉，扔進字紙簍裏。

愛琳娜向他走了過來，『你證明了自己的獨立沒有？』她的口氣裏挑釁的意味那麼濃厚，連裝腔作勢的約瑟夫也吃了一驚。

『在那裏面嗎？』湯姆士指指幕布、聳聳肩說。『你聽着，我來完全是看約瑟夫的面子——』

約瑟夫參加進來。『你們兩個怎麼啦？』

『沒有什麼！』愛琳娜用鉛筆抵住筆記本子。『我想要知道湯姆士是不是投斯丹尼克的票。』

『湯姆士？你是開玩笑嗎？』約瑟夫把胳膊放在湯姆士的肩上。『湯姆士是我的好孩子。我們意見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有的，是不是？』——他微笑——『可是他的一票我是拿得穩的。如果他不投我的票，那我還不如放棄競選好些！』

然而，他臉上仍留有一絲疑慮。在湯姆士離開他之後，他又聽見愛琳娜問卡雷爾，『如果你並不要保守祕密，醫生，你打算投誰的票？』他的疑慮更加深了。

卡雷爾一直在想和佩德攀談，但是佩德顯然很冷淡，因此就默默地在那裏研究她的惱怒表情。

『對不起，我沒有聽清楚，辛帕生小姐！』

『你打算投誰的票？』

「在我國，辛帕生小姐，投票是秘密的。」

「啊，」她說，「原來你不選你的哥哥？」

「底下一個——」一個選舉的工作人員叫。

「對不起，」卡雷爾說，然後走進幕裏去。他剛好碰上凱希出來，就讓過一邊，避免碰到她。

他花不了幾秒鐘就挑好選票。他從那個臨時搭的投票間裏低頭走出來時，頭髮在幕布頂上擦了一下。他生着氣把頭髮抹抹平。

「好啦！」約瑟夫叫道，「一家人好像都已經履行了義務了！」他親切地用臂肘輕輕碰一下卡雷爾，悄聲說，「你當眞選了誰？」

卡雷爾想到牛肉湯，想到約瑟夫變得日益露骨的野心——但是同時也想到約瑟夫到布拉格去接他，想到約瑟夫枉費心機地要討佩德或者其他人的歡心。

「你當眞要知道嗎，約瑟夫？」

「當然！」

約瑟夫又在頤指氣使了。還是他不了解有時候大勢所趨，弟兄也未必相互提攜啦？卡雷爾說：

「我想還是不告訴你的好——」

「我決計要知道！」

「我投斯丹尼克的票。」

約瑟夫轉身就走。他聽見麗達對卡雷爾冷冰冰說聲再會，聽見卡雷爾走掉，和遠遠一片選舉正在進行的隱隱人聲。然後他帶了佩德，就像當着公衆講話似的，揚聲說：「再過幾年，佩德乖乖，你也能夠投我的票了！」

也許就是那句本來當作玩笑說而又沒有下文的話使湯姆士決心一直陪着約瑟夫。整整一天他都耐心跟愛琳娜和麗達混在一起，由於隨着約瑟夫到處趕，驅使他這樣行動的全部複雜動機中，究竟哪一個動機最主要，弄得他自己也沒法肯定。可能是因爲約瑟夫在壓力下和以寡敵衆的形勢下奮鬪，使得他那種自我中心和自高自大的氣燄稍稍下去一點，弄得湯姆士對他哥哥僅有的情感又有點死灰復燃；也可能由於卡雷爾大膽背叛家庭而湯姆士沒有勇氣這樣做，適使他給自己的動搖找一點辯護；或者只是因爲他前天晚上和斯丹尼克在一起，所以今天要和約瑟夫就一個整天，這樣算是相抵了。

他對約瑟夫說：『如果你的汽車裏坐得下，我想跟你們一起去——在旁邊看看。作爲我那些抽象觀念的，你知道，』——他笑笑——『一次實際考驗。』

約瑟夫坦然歡迎，對於他那一套大道理一句話不問就接受了。他把車中堆滿的黨裏的宣傳小册子重新堆一下，這樣就可以把活動座位拉下來給湯姆士和凱蒂坐；佩德跟他坐在前面，由於脚下放了六大捆東西，使她坐得更加不舒服，麗達和愛琳娜坐在後面，四周堆滿了選舉最後一分鐘用的

宣傳品，就像一座堡壘。

他們就這樣出發了，鎮上鄉下到處去跑。湯姆士禁不住佩服約瑟夫的堅毅——約瑟夫是打算親自到場來給大家打氣，講幾句選擇得體的話來鼓勵他黨裏的那些工作人員，用他個人的力量穩定着士氣，把一包包競選的宣傳資料留給當地的主持人，請托，握手，餡給，說俏皮話，做得非常漂亮。

一出了羅得涅克，各處都需要約瑟夫親自出馬。他那些政敵的組織力量幾乎能碰得到。街上對他表示歡迎的人來得少了，而且也不那麼眞摯了，聽衆不那麼容易接受意見，臉上也不那麼友善了。共產黨的確是個更好的，也是更有經驗的組織者；他們的競選運動不是以人物來號召，而是以主張來號召的。斯丹尼克的政見不用演講方式而用鄰居或者同事的親切口吻提出來的時候，他那種不善於辭令的缺點反而變成一種力量。約瑟夫和杜萊沙爾的政黨組織，大部份是以製糖工人、裁縫、雜貨店老闆、郵局職員和小鎮律師爲基礎的，缺少共產黨員的那種團結和苦幹精神。共產黨的政黨機器，不管有沒有選舉，機輪上總是上足了油，而且常年在工會、市民的活動中心和工廠裏的各項活動裏開動着。它那些黨員從吮吸母親的乾癟的奶子時候起，就接受了集體行動的教訓。

這是在車子行駛時候，約瑟夫對目前形勢的解釋。在這個算總賬的日子，湯姆士滿以爲約瑟夫會煩躁不安，而他居然能這樣鎭靜、安詳並且冷靜地作着分析；這使得他的脚不再被說作是由狗屎做成，而變爲由一種相當堅硬的東西做成了。

「鄉村，」約瑟夫說，「當然和城裏不同。城裏有玻璃廠和紡織廠。納粹的潰敗和土地改革使

得很多農民獲得土地。他們非常害怕共產黨會把他們的土地重又拿走，像在俄國那樣，並且把他們的土地、牲畜和女人以及全部東西充公。㊀」

他大聲笑了。

「最好農民也能像工人那樣多。㊁」

他們在好些鄉村裏停下來。愛琳娜也去看看投票的地方——大部份都在酒店裏。空無一人的酒櫃上那些年深月久的木料，在通過小窗子透進來的陽光裏，顯得又黯淡又親切，地板經過水洗沙磨，都變白了。

約瑟夫對付那些訥訥不能出口的農民和他們的妻子很有一套。雖然穿的是城裏服裝，他的樣子卻能使人覺得他是個鄉下人；他們對他訴說了心裏的話，把他們的困難和恐懼都告訴他，他對他們甚至什麼保證都用不着。湯姆士發覺：他是那樣泰然自若，而且好像很高興的樣子；那些農民都不肯放他走，虧得有隨從督促着他按照時間表行事。

午後不久，他們到達林貝克。在市政廳廣場對面他的黨部裏，約瑟夫和他的隨從受到許多樂觀的笑臉和歡欣的握手。聽他報告了巡視和打氣的經過以後，那些爪牙不像先前那樣興奮了，他們小心謹慎地指出，即使在林貝克、羅得浬克和鄉村裏獲得相當多的選票，要在本州有三名當選還是相

㊀ 這當然是約瑟夫和他的政黨隨嘴胡謅的話，不值一駁。

㊁ 捷克人口有一半以上都住在城市裏，所以在工業集中的西部工業人口比農業人口多。

當吃力。

湯姆士觀察着他的哥哥。約瑟夫一張寬臉上依舊是深思的樣子，但很沉靜；他對那些爪牙沒有再講什麼——反而向門口走去，把那些在裏面一間辦公室門口等待的新聞記者喊了進來，對他們言之過早地宣佈，說他自己會當選，而且他的政黨在林貝克州以及全國範圍內都將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然後他帶頭向他的汽車走去。在街上靠近他的黨部的轉角上，他看到了那幅諷刺他的招貼畫。他站住，把那些才和他分手的記者喊了過來，並且向愛琳娜睞睞眼，說道：『各位先生——我想照個相。』他端端正正在那幅畫着豬頭資本家的招貼前面站好，對着攝影師遲疑不決的樣子哈哈大笑，然後命令道：『照吧！』

『可是，先生！』

『我要這樣。如果我勝利了，他們就顯得可笑，如果我失敗了，我也不會多損失些，是不是？』

這是很好的一種蔑視敵人的表示。湯姆士一向對戲劇性的事情具有敏感，非常欣賞這一舉動，人覺得興奮起來，因此說話時把愛琳娜也包括在內：『他很有想像力，可不是？』

愛琳娜沒有睬他，一路上大部份時間她都是如此，她高聲說：『這相片我也要一張！登在星期日特寫欄裏，定能轟動一下。』

夜深的時候，全靠麗蓮一個人來支持大家。她像一隻馱東西的騾子，湯姆士心裏想：我們其餘的人都快倒下去了。

麗蓮不斷用酒食款待那些從羅得涅克黨部裏趕來向約瑟夫報告的工作人員。當約瑟夫顯然無話時，她就跟他們談天。早上她把約瑟夫約束住不准他過於樂觀，此刻看到約瑟夫對自己以及對勝利的信心愈來愈小，她卻安慰着他。

羅得涅克來的第一個報告很不壞。約瑟夫和他的政黨比斯丹尼克和共產黨稍稍佔先一點，比預料的要好些。可是工人區的數字一發表，就一蹶不振了，斯丹尼克直衝上來——就在約瑟夫自己的領域裏！

佩德坐在無線電旁邊的一張小矮凳上，完全像個調皮搗蛋的小鬼，臉上帶着嘻笑。約瑟夫曾經要她去睡覺，可是愛琳娜和凱蒂都同聲反對 。父親擔任職位這樣高的競選人，在孩子一生中能碰到幾次？湯姆士覺察到父女之間不和，但是事不關己，認爲是件小事，也就不去注意。當無線電裏起初稍稍透露，後來源源傳出全國開票的結果時，任何大選中都有的那種競賽精神開始攫住他。報告員說，根據初步計算，要有二萬四千票才能在議會裏獲得一席。到晚上八點半爲止，林貝克州的選票開了還不到百分之十五，看樣子杜萊沙爾的政黨在這個州裏總可以獲得兩席。

約瑟夫是第三個。佩德坐在矮凳上扭動着。她沒有說什麽，可是大眼睛裏顯出光彩。

凱蒂叫她：『過來到我這邊沙發上來坐！』她拖着佩德又冷又黏的手。『別着急，佩德！你爸還

是會勝利的！」

佩德發出一聲刺耳的笑。

「再過半小時，你一定要去睡覺！」麗達說。可是她的心神立刻又被那批送新報告來的人分了去。羅得涅克附近的村子也快開完了，約瑟夫的政黨還是稍稍領先。

約瑟夫一枝連一枝地抽着煙。他旁邊煙灰缸裏堆滿了煙蒂。愛琳娜說她看準共產黨一定搞了什麼鬼。假如她能講捷克話，跟人家交談交談，一定會找到證據。約瑟夫懶洋洋地把她岔開。

「要不是那樣，你會勝利的！」她嚷。

「他會勝利的，」麗達堅定地說。她的眼光冷酷，湯姆士知道她在發威了。

他十分可憐約瑟夫。替他哥哥着想，他眞巴不得約瑟夫根本沒有參加這次競賽，他也替自己以及自己的論文害怕——遲早會有那麼一個晚上，他也會像約瑟夫一樣孤立無援，一切都已作了孤注，而且也會像約瑟夫這樣等待着一個自己無法左右的決定。

報告現在來得很快了，有無線電播送的，也有派人送來的。約瑟夫的膝頭上放了一本拍紙簿，他正計算着各方面送來的數字和統計。他並不宣佈計算的結果。他已經有兩次走到電話機邊，拿起聽筒，隨手又放回去，輕輕地放在聽筒架上。這一次他打電話給布拉格。

擠滿人的房間裏頓時肅靜下來了。

「杜萊沙爾部長嗎？」

約瑟夫捻熄了香煙。

『好的——』他說。『那你滿意了嗎？ …… 很好，我們這兒情形也很好。』

可是他的聲音卻露出馬脚來，和他的話不相稱。

『謝謝你……要是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我再打電話給你……你打電話給我？……很好，部長…… 再會，部長……』

他回到椅子上坐下。板着一副臉，他厲聲說：『我最後一次跟你說了，佩德！你給我去睡覺！』

湯姆士看得出他費了好大力氣才約束住自己沒有發火。

無線電裏的聲音插進來：

在晚上十點半鐘，約莫有百分之三十五的選票已經開出來，波林密爾．杜萊沙爾部長和另一個他的名單上的候選人已經相當有把握在林貝克州當選了。不過可能還餘下不少票子，那就可以分配給另一個候選人。

佩德微笑，親了凱蒂和湯姆士，祝他們晚安，然後，像個教養很好的孩子，輕輕走到她父親身邊，在他的頰上吻了一下。麗達抓住她的手，把她帶了出去。

十一點鐘時，燕裏的工作人員不再來了。他們工作了一整天也累夠了，羅得浬克的選票大部份已經開出來，約瑟夫已經無關緊要。

愛琳娜打了個呵欠。『好了，湯姆士，你已經表示過你的忠心。現在可以不管了，回家去罷。』

湯姆士沒有動。過了一會兒，他沉靜地說：「約瑟夫，可記得一九三九年一月裏的那些晚上？我們坐着聽無線電，等待着，希望着，你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

「還有鄉下的選票，」約瑟夫說。「那是通宵都有報告的。」

麗達已經回來。她在收拾那些工作人員留下來的一片狼藉——賸下一點走味啤酒脚子的酒杯喝完了咖啡的空杯，留有巧克力蛋糕屑子和糖漬的碟子。

凱蒂站起來幫她收拾。

「謝謝你，不必了，」麗達說。「還是我一個人做好些。反正，女傭還在廚房裏呢。」

「鄉下的選票，」約瑟夫說，「以及林貝克的某些地區。」他又改變了話頭。「這不是神經？我在幹什麼？我爲什麼要這樣心勞日拙呢？」

「你會勝利的！」麗達靜靜地說。「我有把握。」

凱蒂在想着卡雷爾。他這當兒坐在哪裏呢？他在哪裏聽無線電呢？一個人在家裏，靠在那張漆布桌子上嗎？還是跟斯丹尼克、克拉伐特之流的人在一起呢？她不應該在這時候想到卡雷爾，卡雷爾也不應該不在這兒。不管他在政治上有什麼見解——在這種時候，他總是應該上這兒來，跟家裏人在一起。她覺得渾身難受，頭也難受。什麼都不對勁。

在十一點半鐘時，無線電裏報告員用平板的聲音說，共產黨在林貝克州已經有三名當選了……

「那是說斯丹尼克選上了，」約瑟夫說。「他算稱心如意了。」

湯姆士把汗溼的手心在手絹上擦擦乾。而我昨天晚上還在家裏接待他，他想。這的確不忠心。愛琳娜說得對。

「斯丹尼克怎麼？」愛琳娜問。

「當選了，」約瑟夫說。

「這就是證明！」她說。「誰會選這個昏頭昏腦的人？」

約瑟夫站起身來，眼睛底下疲憊的陰影有點發紫。他望了望湯姆士和凱蒂，望了望愛琳娜，最後望了望自己的妻子。「忙了你們一整天和大半夜。這一天也夠受了，請你們去睡覺吧。」

凱蒂不肯，麗達也不肯。

「我想靜一會兒— 你們不懂嗎？」

湯姆士最後看見他的情形是一個人坐在那裏，俯身向前，在膝頭的拍紙簿上記着數字，落地燈的燈光映出他那方方的頭的輪廓。

第十五章

『我告訴你，我不准！』卡雷爾說。『卽使我哥哥命令如此——我是醫生！我也不准！』

克拉伐特面對着他站着，身上穿着毛綫衣和一件舊軍裝大衣，還披了涂有瓷土的粗麻布，人顯得又大又臃腫。一雙發紅的眼睛盯住卡雷爾望。一條圍巾裹住鼻子、下巴和脖子，他用帶着手套的手把圍巾拉下來。『你來這兒幹嗎？今天又不是你值班的日子！』

『我剛聽到你們這種瘋狂的舉動。你的頭腦到哪裏去了，朋友？爐子裏面的熱度還不止攝氏三百度——』

卡雷爾不說下去了。從平台底下那個打通到爐子裏讓人鑽進去的洞裏，正爬出一個工人來。臉上戴着麻袋布的罩子，看不出面目，只露出一對使用過度的紅眼睛朝卡雷爾望着。另外兩個人扶他站了起來。雖然身上裹着那麼多的布，仍舊掩不住他胸部的起伏。有一兩秒鐘，那人站着一動不動；然後，一陣眩暈，再加身上裝備的累贅，他向一邊歪了下去，一隻手仍舊緊抓着一大塊結了厚厚一層殼的黑磚。

卡雷爾慌忙朝他趕去。在他的腦子裏，好像有一捲電影膠片在倒轉過來：洞口，毫無聲息的爐

子，一堆堆有耐性的人們——合成一個痛心的形象。

那個工人突然清醒過來，磚頭從手裏落下來，從重重裹紮的臉裏面發出一聲呆滯的笑聲。

「伸出手來！」卡雷爾說。

工人伸出手來。

卡雷爾拉下那個人手上重疊帶着的兩副手套，按按他的脈搏，眼睛瞇了起來。

一羣穿着無數層破冬衣的人，就像拾荒時發了橫財那樣，蹣跚地走了過來，圍住卡雷爾和那個工人。

克拉伐特厲聲在喊：「你們在那兒做些什麼？今天我絕不許這樣遊手好閒！我們做得愈快，就完得愈早！」

卡雷爾衝出他周圍的那一圈人，大踏步回到克拉伐特這邊來。他怒火中燒。約瑟夫又玩了一次花樣。可是約瑟夫怎麼騙得克拉伐特和所有這些人都同意他呢？他們都明白這樁事是做不得的，既然可以等幾天，安安穩穩把爐子修好，又爲什麼要冒這種險呢？

克拉伐特已經掀掉了頭上那頂羊毛便帽，樣子看上去就像沒有戴頭盔的深海潛水手。他和熔爐工頭站在一起等待卡雷爾過來，骯髒的嘴角浮出一絲笑意。

「脈搏正常嗎？」他問。

「不，不正常，」卡雷爾說。

笑意消失了，克拉伐特的神情很着急。

卡雷爾發作起來了。『你要是像個人的話，計劃這種事情的時候總該通知我一聲！可是你們怕我要阻止你們。我現在就要阻止你們！』

『你也是在玻璃工廠裏混過的！』克拉伐特給自己辯護。『你明知道我們做這類事情的——』

『是的，我知道，』卡雷爾說。那個痛心的形象擴大了起來，擴展到熔爐和工人以外去，現出一件黑燕尾服和他自己在剪那件燕尾服，把它撕得稀爛。『老頭兒馬吉……』他咕噥了一聲。

『你講什麼？』

卡雷爾定一定神。『我的意思是——在你們受老闆驅使時，也許不得不採用這種辦法，因為爐子停一天，他就要損失一天的利潤。我要曉得的只是：這椿事是誰負責？約瑟夫？還是你？』

『我們現在需要生產的情形跟有老闆的時候一樣，』克拉伐特半信半疑地說。究竟是不是約瑟夫給他鑽的圈套呢？不——是他自己建議用這種迅速而危險的方法。危險嗎？胡鬧！一個人鑽進爐子裏去，摒住氣，在裏面待幾秒鐘，拆下一塊壞磚頭，然後再鑽出來。那有什麼關係！

『可是班達醫生！』工頭說。『我父親這樣幹過，在他之前，我祖父也這樣幹過，可是他們的年紀全活得很大。』

『你父親！你祖父！』卡雷爾冷笑一下。『你父親和你祖父拿水蛭放在皮膚上讓它們吸自己的血來醫病！現在我們用磺胺藥物。你父親和你祖父即使幸而找到工作，一星期也只吃一回肉！現

在我們要做到天天都有肉吃。你能不能一條腿生活在社會主義裏，另一條腿生活在中世紀裏呢？如果你們這樣急於要修爐子，爲什麼不備好石綿衣服呢？』

他愈講愈氣得厲害。倒不是由於他們落後、固執，而是由於他們和約瑟夫站在一起。如果他能把過失推到約瑟夫身上，他就會覺得好受些，也會知道怎麼辦。可是他沒法同時跟所有的人都吵架。

『石綿衣服？』工頭問道，他的口氣裏表示，他父親和祖父都不用這種玩意兒，他爲什麼要想到用呢？

『我們就沒有石綿衣服，』克拉伐特直截了當地說。『可是這跟我們的事情毫無關係。我們一定要加緊生產，這樣幾年之後我們就可以有石綿衣服，和許多別的東西了。我們只能用現有的東西來建設社會主義。』

工人們在熔爐殘酷的高熱裏爬進爬出，一個接着一個，爬出來的時候，每人手裏都拿着一塊磚頭。他們在把那壞了的爐磚逐塊拆下來，以後還要逐塊重造起來。他們的眼珠所以不曾灼得從眼窩裏掉出來全靠淚管不斷工作，眼淚雖然隨出隨乾，卻能使眼膜維持不熱。

卡雷爾望望爐子上裂開的大窟窿，又望望他想攔阻的那些人。他感覺到自己在他們眼中完全是個外人，他的要求對他們毫無意義，他的干預，雖則他們不以爲侮，卻被他們輕描淡寫地拒絕了。

如果他告訴他們，他對他們的決定所引起的後果不負責任，那是等於白說。如果向他們大聲疾呼，說他們怎樣摧殘着自己的健康，怎樣把生命當兒戲，那也是白費，因爲在他們看來，這一切只要

用『意外』兩字就能解釋了，而意外是避免不了的。如果他提到他們對自己，對『將來』的責任，因為他們的生命對『將來』也是相當重要的，那末他們就會謝謝他的忠告，並且指着爐子說：請你讓我們繼續工作罷。

可不可能是他錯了呢？他所以激烈反對他們這種殘酷的工作法的原因並不祇是由於他有一個醫生的良心，還跟他兒時看到的一樁工傷事故有關；那在他一直就像個噩夢，可是他不能根據這個理由來阻撓他們做一件跟他們有切身利害的事啊。

『你們事先該告訴我……』他茫然說。

『下一次我們一定告訴你！』克拉伐特答應他。『下一次我們會造得好些；下一次也許我們有石綿衣了；下一次，誰講得定，也許我們能夠控制渣子或者控制天氣呢！』

他拉下便帽再在便帽上纏上浸過瓷土的粗麻布。現在輪到他進爐子了。

卡雷爾在附近等了一會。他只有隨時作着準備，以便在看到哪個工人需要他的時候趕快就過去，至多只能這樣。

他肚子餓了。今天早晨六點鐘才敲過不久，他就到一個工人家裏去出診，看一個生肺炎的孩子。他盡一切可能把那個小東西弄得舒服些，同時囑咐那個做父親的不要去上工，留在家裏照應。病情有這麼嚴重嗎？那個工人向他打聽，因為他非到廠裏去不可。

這樣卡雷爾才知道他們準備動手修爐子這回事。他急急忙忙趕到廠子裏來。他這樣關切眞是個傻瓜。

「喂，卡雷爾！」

一個刺耳的聲音。

約瑟夫走了進來，既沒有人通知，也沒有人招呼他。他鬍子也沒刮，顴骨高聳，人顯得蒼老，好像一夜簡直沒有睡似的。

卡雷爾做了一個含糊的姿勢，同時表示跟熔爐有關。「我和克拉伐特才吵過。」

「他跟我講過了，」約瑟夫說。「抱歉之至。」

他的聲音好像疲倦極頂似的。

「假如你客觀地看這件事，」他聳聳肩繼續說，「也許我不應該允許他們做。可是工人自己要求這樣。而且就我的地位來說，我覺得讓爐子老停下去，我也擔當不起。」

「為了選舉的關係？」

約瑟夫的眼光變得謹愼起來。「不，不是這個，」他遲疑地說。「你該體會得到，一個原來的老闆當廠長，他的地位是不穩固的。」

「想來是這樣，」卡雷爾同意。人人都是照自己的衝動，自己的意思行事。好像人已經不再有作出合理決定的自由了。

「現在反正是一樣的了——」約瑟夫又說。他沒有說完。他人太累，懶得再說刻薄話了。

「你競選失敗了嗎？」

「你還沒聽說？」

「我連看看報紙的工夫也沒有。早晨有一個急診，後來就到這裏來了……工人什麼都沒有對我講。可是，爐子終究是活生生的東西，選票是抽象的。」

「我們在本州獲得了六萬五千票，」約瑟夫說。「這很好了，可是還不夠。」他做了個苦臉。接着就喊，「克拉伐特！」

克拉伐特走了過來。

「叫一個工人把衣服脫下來，」約瑟夫吩咐，「挑個高個子的。我可不願意進去的時候腋下緊得難受。」

「你進去嗎？」卡雷爾問。

「當然！」

「讓我給你趕快檢查一下，再進去。」

「胡鬧！」約瑟夫說。「他們哪一個你檢查過？」

「我怎麼能夠檢查？」

「那末就不必管我了。」

一個工人脫下一大堆護身衣服，卡雷爾眼望着他哥哥一件一件穿上身。約瑟夫穿得很慢很仔細，每一個動作都好像使他痛苦似的。最後他穿上粗麻布，屹立在那裏，臉色疲憊而鎮靜。卡雷爾覺得他好像要追贖什麼罪愆似的。

約瑟夫排進那條輪流的行列裏去。他那破爛的鎧甲又笨重又不舒服；但卻能保護他的身體抵抗最酷熱的熱氣。他動動四肢把衣服弄弄好，但是仍舊感覺不自在。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使他不自在的既不是衣服太重，也不是衣服上發出來的臭味——那股味道就有點像燒焦的馬鈴薯，他煩躁的原因在於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恐懼心理，這種心理一經他發覺，立刻變得尖銳而且使他的肉體感到痛苦。我是頭笨驢子，他罵自己，一頭感情用事的笨驢子，昨天累了一夜，應該躺在床上睡覺才是。可是他答應下來了——不過那是大選前提出的保證，誰也不把它當真，包括他自己在內，再加饒舌的結果如此，那就更加無所謂了。

他前面的隊伍愈來愈短，快得簡直驚人。一個接着一個鑽進爐子裏去，過不了半分鐘，又鑽了出來，這一份工作就算做好了。約瑟夫的喉頭發乾，舌頭黏住上顎，嘴唇乾得好像起皺。他一下子就認出來他前面那個人，雖則一直到現在他才望了他一眼。他認得那個佝僂的肩膀，現在加上這種偽裝，簡直不成其為肩膀了。

『布拉赫！』他說。『近來怎樣？』

『還好，先生！很好，先生！』傳來嘶啞發悶的回答聲。

「你已經進去過了嗎？」

「進去過一次，先生。」

「你那雙手成嗎？」

「我想，幹這種事還可以。」

「裏面很熱，是不是？」

稍微停頓一下。然後布拉赫說：「可是——你一進去，就不大感覺到了。」

「幫個忙好不好，布拉赫？」

「當然可以。」

「我——我答應過幫你們幹這樁事。可是我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在你前面進去罷——」

布拉赫渾身裹着粗麻布，簡直看不出來他在點頭。可是他和約瑟夫互換了位置。前面就是熔爐，隆隆隆隆顯得眞大，約瑟夫從來沒有看到過那樣大；一個工人爬了出來，約瑟夫彎身攙他起來。來啦，約瑟夫心裏想。他頸背上的汗水直流，而且發癢，不過可能是由於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眼光都集中在他的頸背上的緣故。他強使自己跪了下來，把面具拉緊，閉上眼睛，向前爬去。

啊，布拉赫扯謊！熱氣席捲一切，壓倒一切，像一隻巨掌一樣抓住他，又軟又炙人。他的一雙肉眼裏像針刺一樣，眼珠變成灼熱的鉛子彈。他不能呼吸，他也不肯呼吸，他知道——並不是通過大腦，而是通過一種本能的感覺！如果他膽敢在這種窒人的空氣裏呼吸，他的肺準會燙傷。他想爬出

去，可是甚至連前後這類簡單的事情也複雜得叫人動不了腦筋了。他並不想。想就是糟蹋時間。這時只有一個主導的思想：在這兒多耽一秒鐘就會使他的腦子更接近爆炸點些。

他什麼也看不見。可是這一片茫茫開始變得有形體了。在這無邊的黏糊裏，在一個地方開始有微光閃爍。他使勁蹺正自己的身子，這一來心幾乎跳到嘴裏來，同時頭在什麼東西上碰了一下，兩隻手伸出去亂摸。隔着手套，他能摸到一樣鬆動的東西；他連拉帶扯，可是那東西就是不下來。

過了多少時間了？也許他在這裏面耽得太久了，也許再過一秒鐘，他的肺就會沸騰，他的心臟就會寂落下去，高熱就會把他烤乾。他覺得心裏愈來愈慌了，也知道一慌就完蛋。他死命咬住舌頭，他的頭痛得連頭顱骨都要炸裂似的，可是舌頭的痛勢終於把頭痛蓋下去了。

再拉一下——把最後一點勁和保留着的最後一口氣也使上了。那玩意兒總算給拉下來。他把它緊緊抓在手裏，就好像是塊金子，或者是聖徒的遺骸，再不然就是一個新的生命。

他怎樣出來的，自己也不知道。直到聽見自己的聲音——一個古怪的聲音，但是他知道是自己的——在說：『水，水，請你們——謝謝你，』又聽見自己大口吞水的聲音，同時感覺到一條又涼又溼的東西順着食道下去，這才恢復了知覺。一塊鋸齒形的磚頭還在他的手裏，有人從他手裏把磚頭拿走，並且大笑。

約瑟夫也笑起來。他把麻袋和羊毛便帽從頭上抹了下來，大笑說：『我的天哪！』一面深深呼吸，覺得非常暢快。

『你太太在這兒，』他聽得熔爐工頭說。

約瑟夫眼前的那片迷糊消失得非常之慢。透過這片迷糊，他現在看見麗達了，規規矩矩地穿着高領的上衣和深顏色的衣服，纖瘦得可笑，和熔爐間裏那些魁偉粗笨的人一比，簡直像是縮小的人像。

她走近了。除了那些快要輪到進爐子去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受了好奇心的驅使，盡力想挨近麗達和約瑟夫，她的周圍充滿了從他們身上發出來的臭氣。但是她太興奮了，一點沒有提出反對；她帶來的消息，因為有了聽衆，力量也就更大了。

『早安，代表先生！』她說。

約瑟夫把眼睛緊緊地閉一下，想趕走那片迷糊。當他睜開眼睛時，他突然看見他的妻子，像一張照得不很漂亮的相片那樣清楚。她剛才說些什麼？

她張開兩臂，繼續向他走來。他的護身服裝還散發着熱氣，上面有着浮的瓷土、爐子裏面的污垢、灰土和碎屑在衣服上結成一塊塊的。她沒法擁抱他。

可是她臉上顯露着勝利的光彩，使得那些人都靜悄悄的不敢再笑。

『恭喜你，代表先生！』她說，每個字都很用勁。

『代表？』他說。『代表……』

『他們從布拉格打電話來。杜萊沙爾部長打來的。第二次投票的時候才宣佈的。他們把別州

剩餘的栗子給了你。」

雖然爲了在爐子裏做了一陣還覺得有點麻木，這意外的消息又使他昏了頭腦，他感覺到自己已經聽了進去，而且開始在準備應付了。奮鬪的緊張、等待的苦悶，失敗的痛心，在爐子裏受的苦好像已經沒有先前那樣沉重，而且勝利的歡欣也已經來臨了——說實話，緊張、苦悶、痛心和受苦都是使這場勝利不致顯得平淡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班達代表萬歲！」一個嗓子嘶啞的人喊道，有幾個工人也跟着喊。

約瑟夫站直身子，環顧四周。在熔爐那邊工作照常進行着，這原是應該的。他弟弟卡雷爾仍舊在那兒不瞅不睬；這卻大可不必，因爲在他說來這是一個表示寬宏大量、不記宿怨的時候了。班達的臉上有着淚痕。周圍的人臉上都帶着期待的神色。

「演講！」還是那個啞嗓子喊。

約瑟夫笑笑，搖搖頭。他覺得臉上有點發燒，還有點昏眩；一晚上沒有睡，早晨又那麼辛苦，再加上這個意外驚人的消息。這一切的影響他全感到了。他想把借來的破衣服和粗麻布拉下來；但是又決定不這樣做。新新納圖㊀應召時正在田間耕作。他卻是在熔爐裏應召。

「醫生！」

㊀ 新新納圖（Cincinnatus, Lucius Quinctius，公元前五一九？——四三九？）：羅馬政治家、名將。公元前四五七年，伊扶人侵略時，他剛在鄉間務農，被任爲獨裁官，擊退伊扶人。

這一聲驚徹了整個爐間。

不到一秒鐘，約瑟夫發覺只剩下自己和威達兩個人站在那裏，威達嚇得瞪大了眼睛望着那些工人。他站着一動不動，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雖則一大羣工人的脊背把爐子、出事人的身體、醫生等等都遮住了，他卻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知道得清清楚楚。

隨卽他擠上前去，不問情由只要是擱他路的都被他推開。

在爐子那個洞洞的前面跪着克拉伐特，腿上抱了一個半裸的、彎得怪形怪狀的、萎縮了的身體。克拉伐特的悲傷的臉俯得非常挨近那人的臉，所以約瑟夫看不出是誰。或者是他感到內疚，不願意承認他認得那雙彎曲的手和那肩頭吧？

卡雷爾本來在診視那個身體，現在站了起來。他捲起聽診器的橡皮管子，用破嗓子吩咐道：『擔架！還要一條被……』

『是布拉赫嗎？』約瑟夫問道。

『是的。』

『死了？』

卡雷爾眼睛沒有望他哥哥。『對啦。』

機械地，約瑟夫開始把他進爐子時穿的衣服脫下來。『我們一定要照顧他的那些孩子，』他說。這話聽上去毫無意義。

克拉伐特仍舊像個石像似的跪在那裏，可是那張僵硬而痛苦的臉已經抬了起來。工人們覺得張着大嘴望死人有點慚愧，都轉身不去看克拉伐特和屍體，慢慢兒散開去。

卡雷爾的喉嚨哽住；他的指尖上還有着剛才觸到這個瘦瘠的早衰的身體的感覺——這個還帶着那使它停止機能的爐子裏的酷熱的身體。

他的腦子裏亂糟糟的全是些無可奈何和悔之已晚的念頭。在集中營裏，他懂得死亡並不是自動找上人的……如果我作為醫生，作為一個人，做了我應做的事情，那末布拉赫會不會還活着呢？如果我喊得更響些，爭得更堅決些，他們會不會停止這樣忽促的修爐工作呢？如果我公開抨擊了約瑟夫，他會不會作出不同的決定呢？如果我想到利用我跟諾法克的關係把約瑟夫換掉，另外一個廠長會不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管理這個廠呢？

這事情我有罪，約瑟夫也有罪，克拉伐特也有罪，同時工人們自己以至他們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有罪。可是最不應該的是約瑟夫，因為布拉赫的死只對他一個人有利。正像馬吉的死　罪在我父親一樣。

『好大的代價，代表先生，』卡雷爾說。

約瑟夫楞了一下。

『他的心臟忽然支持不住了，』卡雷爾繼續說，『對自己跟對約瑟夫同樣地不留情。『他是個傴背，又有一雙殘廢的手，他進了爐子，還想用他那一雙壞手拉下一塊磚頭——拉了又拉。』

約瑟夫拿拳頭抵住太陽穴。

『你看他，代表先生！你看看他躺在那裏的樣子。我希望你永遠不會忘記他。我希望他躺在你的良心上一直到進地獄爲止！』

『別怪我！』約瑟夫咆哮道。『怪你自己，你是醫生！怪克拉伐特，事情全是他同意的！怪你那個混蛋的社會主義，逼得工人硬去做那辦不到的事情。』

『約瑟夫！』麗達尖聲叱責。『當着這些人面前——』

『我很喜歡布拉赫，』約瑟夫說。『我是唯一幫過他忙的人。連蒼蠅也不願傷害一個的好人……』

『所以你就害死他。因爲不能讓你的爐子冷掉，因爲你的玻璃非做不可——』

『這不是我的爐子！也不是我的玻璃！』

這原不是約瑟夫的爐子，卡雷爾心裏想，也不是他的玻璃，而且也不是他的過失。那末是誰的過失呢？

『過去有一次，』他慢吞吞說，『我應該站起來大聲疾呼。講你的事情，約瑟夫——講你竟有這樣的臉要當領袖——人民的領袖——』

他說這話也不管給誰聽到，或者會傳得多廣。這不是一家人之間的爭吵。這問題比家庭，比同胞三弟兄，比班達一家，比羅得涅克都要大得多。

『你是個騙子，約瑟夫！你給布拉赫工作是爲了你要獲得人心。你要獲得人心，是因爲你想當

選。你想當選，是因爲你想把這個廠拿回去，歸你一人所有，讓別的人都沒有份！」

「這是胡說！」約瑟夫的聲音響得滿場子都聽得見。若不是有幾個人走上來擱在他們中間，同時抬擔架的人也來了，他眞會向卡雷爾撲過去。

「克拉伐特！」卡雷爾說。「起來！」

他和克拉伐特把布拉赫抬上擔架，把他蓋好。兩個工人抓住擔架的兩頭，抬了起來。卡雷爾走在旁邊，離開那只壞爐子，穿過他消磨掉靑春時期的機間，走出大門，到了院子裏的陽光下。

他不由自主地閉上了眼睛。

整個事情糟透又糟透。親兄弟反對親兄弟，正像他預言的那樣，可是他有什麼資格來責備約瑟夫，他自己手上也染有布拉赫的血啊！可憐的布拉赫——拖背一把，老而乾癟的臉，身上還留有枯焦的味道。

卡雷爾睜開眼睛。現在受得了陽光啦，事情也看得淸楚啦！意外總要發生，工作總要繼續下去。煙囪裏總得冒煙，火總得燒起來，工人總得吹玻璃，而且從經驗裏取得教訓。

他看見約瑟夫從熔爐間裏出來。旣達走在前面，好像在帶路似的。約瑟夫昂然走着，他的寬肩膀又挑起了他自己給自己安排下的任務。

卡雷爾望望擔架上蓋好的一堆東西，又回過來望望約瑟夫。他對他哥哥一點不恨，他對他根本沒有感情可言。

第二部：自由

第一章

「現在請班德代表發言！」

約瑟夫從議會後排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他盼望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半了——他曾經有充裕的時間來準備這一天這個時候的發言。他胸有成竹地收集起自己檯上的文件。文件準備得真不少——其中有關於工業部門的失事和其他造成喪失勞動力事件次數的統計，有預算數字，有工會來信，有脊理大學醫學院職業疾病研究所編印的一本關於職業人員技術訓練的專著。等他把所有的材料查點清楚之後，就沿着座位中間的走道向發言台走去。

他走過那些座位時，看見議會席倒有一半空着，一排排黃木凳的金黃色彩襯出一個個代表的背影，那些背影有的是黑色，有的是灰色，有的是深棕色，他想到自己竟然會這樣緊張，不覺暗笑。大可不必如此。代表們以各各不同的姿勢坐在斜面小寫字檯前，看上去就像一群小孩子坐在教室裏的板凳上，有的懶洋洋的，有的現出厭煩的樣子。有幾個人面前放着一份馬上就要由約瑟夫提出的、已經印就的議案；他們知道這是一種例行的社會法案，牽涉的範圍比較小，他們大概都希望他提出這項議案時，不要大放厥辭，那樣大家就可以到時候出去吃午飯。

約瑟夫了解這種心情，過去，碰到某些多數看上去不大會震動世界的措施和提案，他們中間某一位代表起立發言時，他也有過這種心情。並不是說，他已經變成一個諷世者——政治這個玩意兒太吸引人了，不容許他變成一種諷世者所需要的超然的態度；不過他卻學會了有分寸。可是開頭時，那可不是件容易做的事。他的處女演說是激烈的口頭的抨擊。後來發現他的演說連在自己政黨的報紙上也祇佔了幾行地位，這一氣非同小可，要能在世界上或者甚至於在本國起什麼推動作用，使它朝他的政黨和他自己的遠大目標前進，那簡直做不上。別的報紙更是完全不理會。杜萊沙爾部長和那位狡猾的法爾第斯丁代表為了教他忍耐、守紀律和遵守議事規則，曾經給了他不少的指導，法爾第斯丁是他們那個黨的議會俱樂部的非正式領袖，也是議會裏的黨紀執行人。

現在約瑟夫已經是一位老練的議員了，議會裏都認為他是杜萊沙爾的心腹，不過他看事物有一種新的角度，同時在有些地方也有他獨立的見解，這使他和那些無聊的議員有所區別。他這樣神經緊張絕對沒有理由。這簡直可笑；然而他一直就是這樣——儘管他們給了他那麼多訓練，他仍舊擺脫不掉那種固有的想法，覺得站在這座樸素的發言台上——這座簡單得就像修道院裏借用的講經台——他是在向全國發言。

走上平台時，他得經過一排比其他座位高一點的政府委員席。在座的祇有郵電部長——大約賣郵票完得早，約瑟夫心裏想，神經不寧地暗自好笑——還有社會福利部長，他是因為這提案如果一旦成為法律的話，就得要他張羅經費，因此感到關切。議長向約瑟夫微微點一下頭，漠不關心的

樣子。接着約瑟夫就發現自己站在發言台上面，他得從這裏向全體會發言了。

他朝上望望在議長身後的國徽：上面的捷克獅子，前爪舉起，分歧的舌頭吐在外面。紋章的徽下面寫着：眞理戰勝一切。約瑟夫轉過身來，把自己的文件攤開，放在前面的桌子上，然後面向着會場。

『我想跟諸位講一個現在已經死了的人，』他開始說。

他的手指停止顫動了，他看出他這種不平凡的開端已然收效。速記員都注意起來了，有幾位代表的頭也抬了起來。

『他的名字叫奧達卡．布拉赫，倘若我榮幸地提出的這個法案，也像有些法案那樣，須要用一個人的名字來稱呼的話，那麼我希望就用他的名字。因爲他是個工人，一個單純的工人，就在我當國營廠長的工廠裏做工。』

左翼的代表們聽見他提到死者是個工人時稍爲騷動了一下。以一個杜萊沙爾的黨徒會看重這一點講，有點特別。

約瑟夫早料到會這樣。

『倘若一個人的死亡會有什麼意義的話，』他繼續說，『那就是我們生者應該從他的一生吸取教訓。諸位可知道什麼叫磨工手麼？讓我來解釋給諸位聽……』

約瑟夫把發言順序安排得很小心。按照議會裏的規則，除非引用文件上面的話，和一些圖表，

發言不能照稿本宣讀，因此約瑟夫早就在他廣場旅館的房間裏一面大鏡子前試演過，留意察看自己臉上的表情，抑制自己少用手勢，因爲他不願意人家說他模倣杜萊沙爾那種短促的，有力的，一戳一戳的動作。一等到他講得滔滔不絕起來，差不多不加思索地說下去時，他的腦子就能分出來照應到詞句的斟酌，估計聽衆的反應，而且偶爾也轉到自己的遐想上面去。

他向大家解釋磨工手是什麼一回事，敍述那些人身受的苦難，花了多年苦功才熟練了的技巧，忽然再也不能運用了，而且完全不是由於自己的過失——當他敍述這些時，布拉赫的一張臉就出現在他眼前：一張由於工作過度緊張，沒有老而已經滿是皺紋的臉，一雙近視而不中用的眼睛，和死後那副皺縮得可怕的面容。

我也可以說是在還一筆債，約瑟夫心裏想。他在這件提案上並不指望得到什麼榮譽，這類提案並不能有助於他或者他的政黨的企圖——不過在下一屆競選時也許可以作爲一個小小的支援。這是個人道主義的、引不起爭執的措施，右翼和左翼準會一樣擁護，這種建議，誰都會對它抱有好感，而且的確是目前所需要的。

他接着約略指出，一個人在一種工作上失去勞動力後，一定要使他能另外找到同樣待遇的工作，他是替社會服務的，所以在他學習新技能的時期中，他的舊工資和他在學習期間所得到的工資之間的差額，應當由社會來負擔。

他列舉些統計數字，並且大致敍說一下關於這項建議的籌款辦法。這個差額不難用一部份社

會保險金來支付，特別是，工人的工作能力一經恢復，能掙得全部工資之後，就會付出更高的保險金，使公積金有所增加。

當他讀到那些數字時，他在聽衆裏面引起的關懷又開始落下去。祇有社會福利部長隨便記下一點，大概準備用來提出一點補充的意見。

約瑟夫本人也討厭過一段發言，不過財政方面總得提到。一項牽涉到財政支出的提案，必須由提案人把需要用多少錢，和這筆款項的來源敍述一下才可以提出來。這項規定可以減少許多針對保有特殊利益的人作出的、帶有煽動作用的呼籲；在另一方面，這使雙方辯論起來時，聽上去相當枯燥。

『常年支出，』他繼續道，『初步估計：一九四八年會計年度爲七千八百六十萬克朗，在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兩年中可減少二百十萬克朗，一九五一年以及以後得重新修訂……』

他心裏想，就是他要提出這個法案的念頭把他引進了議會，把他領上了這座發言台的。那一天的情景他切記得　他踏進維吉利斯瓦裏斯遙的辦公室，碰見克拉伐特在那兒，還有卡雷爾和現在已死的壞了手的布拉赫；克拉伐特聲勢洶洶，可是他卻挫折了克拉伐特的銳氣，而且擋開了卡雷爾，開始講起這一套新福利措施的大道理來。這對於每一個工商業者都是一個負擔，但是爲了防止事情發展得更糟，有必要這樣做；這時候，他猛然省悟到杜萊沙爾過去勸他參加政治並不是一時高興。如果沒有布拉赫——願上帝讓他的靈魂安息——在木板上十五年之久撑着肘，就不會有假約瑟夫。

班達代表站在這兒，站在這個燈光耀眼、高敞、聞名的大廳裏，這個過去的證券交易所裏。

現在數字總算讀完，謝天謝地。他把文件胡亂疊在一起，偸瞥一下手錶。十二點差十分——總不能說他不體諒他的同僚吧。

他仰起臉來，正視着前面的議員席。

「因此我要請求諸位貴代表，這項提案——請求政府發補助金給因公喪失勞動力的工人，並且供給資金訓練這些工人學習新技能——可能有考慮不週到的地方，要請諸位多多指教——因爲沒有一樣東西是十全的——」

他稍爲停了一下。他看見法爾第斯丁代表匆匆趕到議會裏來，一張尖削的麻臉老是像鳥兒一樣向前衝着，他這時正急急忙忙地和議會裏杜萊沙爾方面幾個重要的議員喞喞咕咕商掮事情。這弄得約瑟夫莫名其妙。擺明是出了什麽事了，否則的話，法爾第斯丁就會等一下，俟異黨的議員向議會發言時，再打擾人家演說。約瑟夫急切地想知道是什麽事情，可是他祇得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往下說。

他腦子裏已經沒有布拉赫了，他本來打算在讀完那些刻板的數字之後，恢復先前的那種大仁大慈的派頭，現在也沒有能做到。

「我要請諸位代表以同情於那些將要受惠的人的態度考慮這個提案，並且通過它，俾使我們國家成爲一個更可安居樂業的地方。」

有些人鼓掌，不過不如他預期的那麼熱烈，而且來自他自己那一部分議席的鼓掌聲顯得特別冷落。法爾第斯丁仍舊穿梭似地在議席間移動着，拉拉自己的鬍鬚，叮囑些話。約瑟夫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來時向他招呼，躊躇了一下，指望法爾第斯丁會告訴他什麼話。可是法爾第斯丁好像全神貫注地在跟一位將代表談話，這位代表是從布拉迪斯拉伐附近一個地區來的，以擅長講花絮新聞著名。

「現在請斯丹尼克教授發言！」

約瑟夫皺着眉頭望着斯丹尼克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向前去。那些共產黨員挑了一位館本區的議員來對他的提案發言這一事實，適足以證明他們打算提出反對，然而他怎樣也想不出他們爲什麼要反對他的「布拉赫法案」。

大選後這一年半以來，斯丹尼克倘若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變得更加特別了。人更加衰老；約瑟夫每次碰見他，必定要和他握手，可是每次看見這老頭兒雙肩上那麼多的頭皮屑，總爲之駭然。

「布拉赫這個工人我也認得，」斯丹尼克說着。「我跟他很熟，因爲——因爲他是個共產黨員，所以我們羅得涅克區的黨代表竟會拿布拉赫來支持他的提案眞是一件怪事！」

他的夾鼻眼鏡在空中揮動着。

約瑟夫聽得見左翼的人吃吃的笑聲，和他自己這邊議席上不自如的咳嗽。他的厚眼皮垂下來。布拉赫，矮小的、馴服的、受過他深恩大德的布拉赫，從墳墓裏起來打了他一個嘴巴。

他站了起來，斯丹尼克還沒有來得及糊下說，他就從座位上大聲說，「布拉赫屬於哪一個政黨

我不管。在我看來，斯丹尼克教授的話正證明這一次提案是超出黨派立場的！」

「遵守秩序，遵守秩序！」議長說。

斯丹尼克把袖口往袖子管裏塞塞，微笑說。「雖然如此，我願意聲明，我們的黨和我本人，除掉在細則上有一些小小的修正意見之外，仍舊贊成班達代表提出的議案，而且投同意票。」

他向議長和政府委員席一鞠躬，走下發言台，把夾鼻眼鏡又夾上鼻樑。

法爾第斯丁舉起手來。

議長說道，「法爾第斯丁代表，我程序單上還有兩個人呢。你是不是要對這項議案發言嗎？」

法爾第斯丁身子一半撑在椅子上，喉結鼓了出來。「議長先生，我相信提請緩議是可以超前提出的，是不是？」

議長用毫無偏袒的語氣答覆說，「你打算這樣提議嗎，法爾第斯丁代表？」

「我這樣提議。」

「有人附議嗎？」

從布拉迪斯拉伐附近來的那位胖代表附議。

約瑟夫面如死灰。他自己的黨在他背上戳了一刀。他做了那麼多的準備工作，耐心地等待了十八個月，才得到他的政黨的同意讓他提出這個議案，花了那麼多的精力，在自己黨的俱樂部裏找那些少不了的人署名，取得了人家的同意，連共產黨都逼不得已同意了——現在只落得一個緩議。

他伸手去取檯上的水瓶。水瓶的式樣是他熟悉的。是班達廠製造的。

「贊成的人請舉手，」議長叫。

法爾第斯丁着實下了工夫。約瑟夫周圍的代表手舉成一片。法爾第斯丁的眼睛死盯着他。他長了一副烏黑的、靠得很近的、銳利的眼睛，你要閃避也閃避不了。

約瑟夫把水瓶側過來，把飲水倒進玻璃杯。

「贊成的人請舉手，」議長重複了一遍。

法爾第斯丁還盯着他。

慢慢地，慢慢地，約瑟夫的手也舉了起來。

別的黨派對於這提議的提議本來沒有理由要反對，再加上中午休會的時候又非常迫近，所以這項提議就通過了。

諾法克參事走上往日貴族俱樂部的樓梯。俱樂部已經改成一連串的接待室和一個舒適的、可以招待政府來賓的餐廳。他所以喜歡這個餐廳，並不是因爲這兒的飲食好——飲食，不論哪兒都是一樣糟。他是愛上了這段樓梯。狹窄的樓梯踏板使人登樓時覺得很愉快。就好像是樓梯把你抬上去似的。寬闊的大理石扶手，當初是爲那些肥碩的傢伙而設的，不是爲他這樣的人——骨瘦如柴，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且吃得了苦。不過既然現在瘦人已經掌握政權了，又何必一定不讓自己領

略一下那些胖人的享受呢。

上了二樓，他讓侍應生幫他脫下大衣。然後把上衣左手的空袖管塞在口袋裏。『有人找我嗎？』

『沒有，先生，』侍應生說，『還沒有。』

諾法克由休息室走進一間較小的屋子。他愛這間屋子裏使人有溫暖感的、紫色和灰色的色調，圖案已褪了色的老式的壁紙，和厚厚的地毯。前朝的椅子，雅致的茶几，陳設得非常豪華。呀，那些人起居得多麼舒適！每當他享用這些設備時，總覺得有點像在惡作劇，而且這種惡作劇的感覺就像開玩笑似的使他覺得很開心。

他深深陷進一張大椅子裏，隨手拿起一本雜誌。裏面主要的一篇文章是總結這快要結束的一年，就跟其他這類文章一樣，說得天花亂墜。他把這討厭的東西丟開。

這一年實在夠不上自吹自捧。現在總算快完了，他衷心希望明年要順利些。本國往後的歷史家，如果要寫一章一九四七年的歷史的話，大概會稱它為旱災年；麥子沒有熟就枯死在田裏，河變成溪，溪都乾涸了，家畜由於沒有飼料，只得宰掉。那些歷史家倘使聰明的話，就會說，乾旱使一切矛盾尖銳化，使國家加速走向新的決策，它在這方面的貢獻是沒法估計的。他們會惋惜烈日和飲水的缺乏嚴重地打擊了人民在建設方面所作的奮鬥；他們會敘述某些政治力量的機智，說他們利用當時普遍的貧困號召大家爭取像過去那樣的好日子，在那些日子裏貨物滿倉，麵包做得又白又甜，街頭牛奶房的牛油賣十克朗一磅。

可是歷史家——他們天生就是這樣——都是從局外看事物。他是個局內人。但是那些參加局內的人，他心裏想，就從來沒有閑工夫來寫歷史，可惜的就在此；他們非到退休的時候抽不出工夫來，可是等到了退休的時候，不是年紀太大，就是別有用心，寫出來的也夠不上信史了。

他是局內人，這一點他自己知道，不管有沒有旱災，矛盾總會像刀鋒一樣尖銳，發展的速度總會使人喘不過氣來，因爲經濟有它自身的規律，妥協的措施也許可以使它發展得慢些，但決不能阻止它向必然的方向推進。

他對自己說，自從拒絕了馬歇爾計劃之後——雖則國家那時迫切需要救濟——實際上已經無可翻悔了。卽使一個人願意相信那種不可能的假說，說美國人都是天使，美國人拋下的餌並沒釣線繫在上面，但是接受這個計劃就等於使自己國家成爲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庸，就等於最後要放棄自己社會主義的陣地。杜萊沙爾當時兇得就像埘虎衞護虎子一樣，他熱烈地宣傳那些要從海外運來的渦輪、發電機、採礦機、冷凍裝備、拖拉機、卡車和築路工具；他還畫了些令人饞涎欲滴的圖，上面有鹹肉、罐頭牛肉、糖、麵粉、牛油、奶粉，他的黨報也乘機大舉宣傳。

當時幾乎被他得了手去。諾法克險些兒被他們解了職，因爲他從檔案裏供給大家資料，這些資料證明國家是可以倚靠自己的力量渡過難關的；現在他回想起來並不憤激，倒是有點好笑。

這個難關渡過之後，他擬出了一個計劃供應的辦法——杜萊沙爾也就不得不爲這個辦法作公開的辯護，在他這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這場風波過去後，部長和彝舉之間總算進入休戰的狀

態。不過除掉頭銜不同之外，杜萊沙爾和他本人這時已經是同等權力了，問題也就在此。

諾法克知道，這種局面是不會持久的。再來一次危機，目前的均勢只要稍微碰一下，鬪爭就會重新開始，而且他們中間的一個準會完蛋。

他往後一靠，胸懷坦然。對這位上司，他仍舊能够不懷成見。杜萊沙爾是個能幹的公民，諾法克很希望他能够站在自己這邊。總之，這不是個性情投合不投合的問題，倘使眞是如此的話，他今天就會辭職。事實是按照目前的情形，這裏的衝突不得不表現爲個人的衝突，不得不通過個人表現出來，然而歷史分派給你的任務，誰也逃避不了，不管你是什麽官職，在什麽機關裏，從事於什麽企業，不管你是在國內什麽地方。

侍應生進來向他報告道，「你的客人來了，諾法克先生！」諾法克看見了緊跟在侍應生背後的克拉伐特。

克拉伐特總算弄到一套合身的衣服，也不再像從前那樣打上領結就感覺不自如了；然而，看上去仍舊和他穿的這身深條子呢的日常服裝顯得不相稱。頭跟手仍舊是穿粗布衣服的人的派頭；那位侍應生對這類事情眼睛最尖，深深感慨這所往日的貴族俱樂部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諾法克領克拉伐特走進餐廳，在那留予他預定的一張小桌子前坐下。桌布倒是細麻布的，不過有了補丁，那些銀器皿，擺得很整潔，可是卻是湊成的，並不成套。侍者一鞠躬，把菜單放在他倆面

前，手裏拿着小本子站在那裏等候點菜。

諾法克遲疑地瞧着克拉伐特，他說，『我們恐怕沒法使你吃得飽，佛郎達。』

『只能怪這種可恨的食品供應！』克拉伐特跟着他說。『你知道，我着手在家裏養起兎子來了。每逢禮拜天我就出去找樹葉之類的東西把牠們餵得肥肥的。現在養小兎子啦，已經第二窩了，我上哪兒能够找到鐵絲網來做新兎籠呢？』

『你看什麼好就拿什麼來罷，』諾法克說，把菜單遞給侍者。然後轉過頭來對克拉伐特說，『再講點兎子的事情。你可選用什麼特別的兎種嗎？你可曾留意過哪一類兎子繁殖得最快，長得最大，肉最適口呢？這些都很重要。我們要人民的肚子吃得飽，就不能忽略任何有關的事情。』

侍者送上兩盆湯來，就像清水一樣，裏面除了幾根麵條之外，什麼都沒有。

『倘若我們能够給工會、機關、學校和人口多的家庭送些兎子去給他們養的話……』諾法克沉吟地說。『一頭兎子長大要多久？嗯，佛朗達？有多少肉？我比較喜歡胡椒燉的，此外一定還有十幾種燒法。還有兎皮！』

『我可不知道，』克拉伐特說，在湯裏撈麵條吃。『到現在我一頭都不忍心殺掉。抓在手裏那麼有趣……』

『你應當結婚，』諾法克說，覺得他的話不中聽，『或者買一隻金絲雀，使你的感情有所寄託。』

有這麼一會，兩人不聲不響吃着。湯吃完，換上來一道肉——肉就和祭禮的餅乾一樣大小，也

差不多一個味兒——諾法克又開口道。

『不講廢子了，還有什麼新聞？』

克拉伐特遲疑了一下。『我要找你商量一件事。』

諾法克用他的一隻手嫻熟地切盆裏的肉和麵團子，他放下刀子，拿起叉子。『是約瑟夫・班達嗎？』他問。

『對了。』

『老實說，佛郎達，你老早就應該講了，怎麼拖到這會兒。』

克拉伐特用一塊麵包醮肉汁吃，把盆子吃得淨光刷亮。『花了我好多日子才弄明白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工作努力，什麼事都要過問，儘管他還得在布拉格議會上花去一部分時間。他把生產計劃得非常週密，他確是個頭等組織者。他對於玻璃比我碰到的任何人都內行，天哪，他甚至還使我相信他是老老實實的。』

『他不老實嗎？』

克拉伐特一張長馬臉上的皺紋變得更長更深了。約瑟夫・班達的手腕高妙，他找不出一個恰當的字眼來形容。

『哦，他是老實的，』克拉伐特憂鬱地說。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政府的會計員每隔幾個月就要跑來一趟查他的賬，他當然明白他是非老實不可的。不過玻璃是有幾千種不同的小項目的，因此

他有些事情在賬上是查不出來的——』

『譬如說——？』

『在廢品上耍花樣。譬如這裏有一批一千隻瓶子的訂貨。平均的廢品率就算是百分之十罷。這就是說，要做到全部交貨我們就得吹一千一百隻瓶子。可是假如吹出來只有五十隻壞的，並不如預期的，有百分之十的廢品——那些多出來的五十隻怎麼辦呢？』

『他賣黑市？』

克拉伐特苦笑一下。『換一個別的人處在他的地位大概都會這樣做。把我瞞過的也就是這種地方。不，他不賣黑市。只要是班達廠或者澳姆爾廠吹的玻璃，件件都有賬可查！』

甜食是一片指頭寬的夾心餅，用黑麵粉和便宜的橘皮醬製成，麵粉帶有泥土味，上面是一層奶油代用品，閃上去有點像刮鬍子用的肥皂，不過刮鬍子肥皂也缺貨了。克拉伐特吃得津津有味，一面吃一面講話。『約瑟夫·班達管理着維得涅克區的兩家大熔爐廠，還有二十多家加工廠靠它們做生意。熔爐廠是國營了，可是加工廠還在私商手裏。』

『啊！』諾法克說。『他一點也不鬼鬼祟祟！』

『一點不鬼鬼祟祟，』克拉伐特證實他的話，同時把剩下的一點餅屑送進嘴裏，『而且一點不超出法律範圍。他的任務是熔爐廠所有的產品務必都要賣掉。除非政府要買，並沒有規定要賣給誰，祇要那些加工廠能利用的次品比我們造出來的多，予奪之權就操在他手裏。』

「換一句話說，他已經做起加工的生意來了，對嗎？」

「他一直在做，」克拉伐特說，一面把餐巾摺起來。「維昔利廠就是他老婆開的。」

諾法克的手指插進兩撮長得又黑又密的頭髮，搔搔頭。「他那位精力異常充足的老婆，」他說，「我一向就認爲她會做出了不起的事情來呢。」

「她肥了，」克拉伐特證實他的話。「肥得很像樣了。」

「原來他照顧了她，」諾法克眉頭一皺，那神情就像一個森林之神給人打攪了午睡似的。「這對別家加工廠不大公平，不過話要說回來，祇要有私商的競爭存在……而且我還沒有聽到這些廠家訴苦過。」

「他是第二大黨的一位人民代表。他們還是不叫的好。」

諾法克點點頭，感到有一點好笑。「可是約瑟夫·班達該懂得，他不能讓他老婆的產業發展得過份龐大。因爲如果變得太大的話，按照法律就要收歸國有。」

「這個他懂得。不要忘記，他吃過一次苦頭的。他不待維昔利廠就像聖經裏那個窮人看待自己惟一的一隻羔羊一樣，他決不會讓它長得太大，叫政府垂涎！不——麗達接受加工，再讓別人來承包。她有一大羣規模很小的作坊，每個作坊只有三四架織機，都是設在家裏，價錢便宜，中間的賺頭就歸維昔利廠，那就是說，歸約瑟夫和麗達。」

諾法克伸手去取侍者送上的糖精，這是代替食糖來加進咖啡代用品裏的。「我們沒有一條法律

可以用來制止它。祇要我們還存在有私營經濟成份，就得準備有小型的壟斷經濟會想法子抬頭。」

「小型的壟斷！……你還不知道，這種生意已經像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了！那些批發商發現了維普利廠實際上是惟一能接受訂貨，而且能準時交貨的廠，自然把生意全交給羅達去做。其他的加工廠倘若想開下去的話，就得像那些小作坊一樣，做維普利廠的轉包工，把一大部分的利潤雙手奉給羅達．班達和這位人民代表。」

「好個詭計！」諾法克佩服地說。「你得歸功於這種自由企業的制度。它會把所有其他的人的自由都剝奪掉．．．我們走罷，怎麼樣？」

兩人走回會客室。出餐廳時，諾法克向幾個別桌的人招呼。「有一半政府人員在這裏吃飯，」他告訴克拉伐特。

克拉伐特聽到在這裏吃飯的人這樣顯貴，不禁悚然起敬。

「一半的政府人員，」諾法克又重複一句——「就是出不起黑市價錢的那一半。」

他們在歷史性的椅子上坐下。諾法克敬了克拉伐特一枝煙，塞一枝在自己嘴裏，揮手拒絕克拉伐特給他點火。他把火柴盒夾在無名指和小手指中間，用拇指和食指擦火柴。接着眼睛裏閃出愉快的神情。「我花了三個月工夫才學到這種本領！再過五十年，我就會跟一個兩隻胳臂的人一樣成了！」

克拉伐特過去從沒有聽他提到過自己少一隻胳臂，當着一個殘廢的人，一個識輕重的人總不願

意談到這上面來，他也是這樣感覺。

『既然是詭計，』他突然說道，『為什麼你不制止呢？』

『怎麼樣制止？』諾法克問。『我願意請教。』

『你們部裏任命約瑟夫・班達做綏得里克和馬丁尼斯的國營廠長——現在把他解職！』

『促成政治的危機嗎？像約瑟夫・班達這樣一個在國內佔有重要地位的人，除非你能證明他是個壞蛋，是不能罷免他的公職的。然而你就證明不了。』

他的這一番話把事情說得明明白白。他領會得到克拉伐特腦子裏在轉些什麼念頭，他是處在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四周被陰謀包圍着，所以有他不得已的苦衷。這傢伙現在正想搞清楚什麼是合法營業，什麼是攔路搶刼，這裏的區別很微妙。

『我能想得到他在班達廠裏怎樣做法，』諾法克繼續說下去。『可是在馬丁尼斯那邊的漢姆爾廠裏，你是經理啊！』

『對的，』克拉伐特同意這話，不自在地一笑。『我接收時，廠裏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們雖然祇有兩座爐子，我們的產量預計可以達到班達廠產量的一倍以上，而且我們正在完成計劃——儘管我們的工人有百分之八十五是蘇台德區的德國工人！我是個產業工人，生產是我們的目標；因此約瑟夫把營業方面的工作留給他自己，我當時倒很高興。他把原有的司賬員留用下來——是德國人。他把原有的裝運部門的人員留用下來——也是德國人，他們都是悶聲不響，叫他們做什麼就做什

德，因爲他們是德國人，都戰戰兢兢生怕給押解出境。」

「他還保留着那些德國人在廠裏嗎？」

「他說，很難調換。」

「戰爭已經結束兩年半了還沒法調換嗎？」

「對啦，革命已經勝利兩年半了，」克拉伐特跟了一句。「這些德國人跳不出他的手掌心。換了捷克人，就可能有麻煩。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有這麼一會，這位參事坐着打量自己左邊的空袖管。

「倘使國內每一個人，」——他終於說道——「倘使世界上每一個人身上都留下一個創疤，叫他清醒的時候隨時隨刻都想到那場戰爭的意義，我們辦事就要容易得多了。」

他站起來。

「回到你的爐子那兒，克拉伐特，搞你的生產去罷。」

杜來沙爾開始覺得精神吃不消了。他在部裏辦公室裏，或者在議會的過道裏，或者政府委員席上，在政府會議中，例會中，和國家大典上，總竭力裝出心平氣和的樣子。可是到了家裏，碰到他的寬肩膀、胸脯平坦的妻子——那副逗人的臉，這許多年來，已經喪失了溫暖，變成帶有畏懼的柔順了——他就放任起來。那種毒辣的諷刺，沒有政治上的顧慮來緩和，就變得毫不徇情。因爲他在政

治上的失敗他沒法不承認，所以就對他的妻子實行一種恐怖性的專政，藉以補償那些失敗，他的妻子是他手下唯一的一個公民，同時又絕無問題是他的臣僕。

他這種行爲的根源，約瑟夫根本就沒法揣測得出，因爲他對這位部長政治地位的不可動搖性仍舊沒有一點懷疑，不過他這種行爲引起的一些情形約瑟夫卻看到了，所以他同情杜萊沙爾太太。每逢他帶了佩德上杜萊沙爾家去消磨一個晚上時，總要從中站力爲杜萊沙爾太太斡旋。這可不是件容易做的事。他得像外交家一樣，做得非常圓滑，因爲他深信這些在杜萊沙爾家消磨的夜晚對於他的事業是有極大幫助的。同時，雖然他明知杜萊沙爾每天工作繁忙，也確實需要發洩一下，但仍舊非常憤恨自己逼得要眼睜睜看着部長對待他妻子的這種粗暴態度。

這位膝下猶虛的部長對佩德極爲鍾愛。佩德已經長成爲一個出色的美人兒，兼有了她外祖母安娜那種牝鹿似的輕盈和班達一家的倔強和敏感。突出的髖骨和膝蓋看不見了，原來青春時期那種莽撞的派頭也消失了。「你看這孩子！」部長常常這麼說。「你看看她，瑪高特，親愛的。你倘若能夠給我生這樣一個孩子，那有多麼好！」

「瑪高特，親愛的，」經他這樣一問，一雙慘淡痛苦的眼睛總是含着眼淚，總是說，「是啊，多麼好。可是上帝明燭一切，不肯賜給我們這個福氣。」

「不要哭呀！」部長在這種時候就會這樣回答。「沒法彌補的事情，淌眼淚祇是不夠自重的表示。來，佩德。你想要什麼？我在一家舖子裏看到一串小巧的、極好看的柘榴石項圈，是一件古董，

可是式樣和其樸素，跟你這美麗的額子正配。我這樣嬌慣這個孩子，你不會見怪吧 約瑟夫？我自己沒有孩子……」

佩德聽了部長的稱讚，很覺得受用。她父親把她送到黛克柔格小姐的學校裏寄宿，成天過着遵守規則的、刻板的生活；因此這些夜晚對於她是一種興奮的調劑。黛克柔格小姐每次都要親自看她梳粧打扮，點滴都不肯馬虎，然後才放她出去參加這種御前演奏。她這朵校花的儀態舉止的正確性自有其廣告效力，所以黛克柔格小姐很放心得了。

以佩德的聰穎，不難看出在她扮演的這齣戲裏，大家都是合算的，吃虧的祇有杜萊沙爾太太。她父親有求於部長，部長也有求於她；她呢，雖則在部長那雙又小又白的手有時候拍着她的時候，感到有點厭惡，但仍舊容忍着，有人對你傾倒是一種嶄新的經驗，而且那些禮物、情調、豪華、熱鬧，也都中她的意。

她望望杜萊沙爾太太，心想這位可憐的女人二三十年前在情場中狩獵像部長這樣一個人物時，不知是怎樣一個容貌。雖說已經上了年紀——在佩德看來，人不滿四十歲不能算老，因此滿可放心——卡雷爾是有做對象的可能的——杜萊沙爾有着清秀的五官，健康的面色和動人的濃髭，不失爲一個漂亮男子。也許他當初娶杜萊沙爾太太是爲了她有錢——不過這不大可能，有錢的老婆往往很能夠管束自己的丈夫，她自己的母親就是個證明。不是的，杜萊沙爾太太過去有一個時候一定很美；一個女人沒有人愛不知道什麼滋味，佩德想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她父親正和部長談正經事情，關於某條法律或者什麼，看上去好像沒有能通得過。「你對的，」杜萊沙爾說話時的聲調幾乎像他對杜萊沙爾太太說話的聲調，「我得向你解釋法爾第斯丁提議的道理……」

佩德滿心替杜萊沙爾太太難受。這位小女人這時正坐在長沙發的一角，扯着一塊皺得很厲害的繡花手帕。佩德過去找她。她父親送給部長的枝形燈架上水晶般的上等玻璃把燈光分散開來，在杜萊沙爾太太一張陰晦的臉上和衣服上射上許多不斷變幻着的小光點。佩德在她身邊坐下，說，「你知道，我其實一點不喜歡榴榴石。」

「瑪高特，親愛的！」杜萊沙爾向她喊，「我要你好好照應我們的小朋友。請你務必好好招待她一下。」

他立刻又跟約瑟夫談起來，所以杜萊沙爾太太認為無須乎接腔。她轉過來低聲向佩德說，「我想我不大會招待人。」

「你會的！」佩德說。「你會的！ 我們怎麼談呢？ 我可以跟你談黛克柔格小姐那裏那些女孩子，或者就談黛克柔格小姐本人 ——她很可笑。我們叫她老狗，因為她從來不穿花衣服，老穿黑的衣服，而且什麼事都要過問……」

杜萊沙爾家裏客廳很大，掛着厚厚的簾帷，即使容六七十個人都還綽綽有餘。這樣客人就可以隨便走動，應酬，或者三五成羣地密談政治。約瑟夫和部長本來坐在客廳的那一頭，所以佩德把黛

克柔格小姐學校裏的生活故意講得很熱鬧的一番話，兩人一點聽不見，祇聽見一片唧唧噥噥聲。

『是我派法爾第斯丁進議會去的！』杜萊沙爾的手戳戳自己的胸口。『有時候一定要採取緊急行動，甚至於弄得自家人下不了台，也顧不得。很對不起碰巧是你。』

『我想知道是什麼緣故！』約瑟夫提出抗議。他轉身看看佩德是不是聚精會神在談話。『你使我當着全議會丟臉。法爾第斯丁本來就跟我不痛快，你給他這種機會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而且這條法案在下次大選時很可能作為一個極好的話題，然而你卻把它推翻！』

部長不直接回答他的問題。『你發言中提到的那個布拉赫——是你的朋友麼？』

約瑟夫望望自己的一雙手。當然，法爾第斯丁做的第一樁事情就是把斯丹尼克說的那句俏皮話告訴杜萊沙爾。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他突然變得殘酷無情，連杜萊沙爾也為之吃驚，『那個人一半也可以說是死在我的手裏。』

雙方停了一下。

『瑪高特，親愛的！』部長高聲說，『你怎麼不拿點巧格力糖給佩德吃？』

我希望他不要儘叫她『親愛的』，約瑟夫心裏想。他聽見杜萊沙爾太太起身去取巧格力糖，聽見包糖盒的紙撕開的聲音。接着佩德又唧唧噥噥起來。

『我當時還以為你的提案跟你個人有關係呢。』杜萊沙爾回到正題上來。『可是目前正在進行

鬪爭，這一點你也滿知道！』他的語調，脫離辦公室的拘束，變得鋒利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鬪爭！』

杜萊沙爾太太和佩德立刻不響了。部長又把聲音低下來，可是兩隻手仍舊揮動着。『生死存亡，就是這樣！我不能容許你那個鬼良心阻撓我的措施。我預備把你的提案作爲交換條件。』

約瑟夫過去參加政治詭計的次數太多了，因此原則上他決不反對。可是現在要拿他自己的心血結晶去和人家交換，他覺得傷心。

杜萊沙爾的臉色很溫和。『也許我把目前的策略告訴你，你會覺得好些。也許你還會感謝洪爾籟斯丁和我這樣做呢。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討論到新憲法中那一部分時，他們終於和盤托出了。他們竭力主張把一切有五十個工人的企業都收歸國有。』

這裏用不着解釋他們是誰。自從杜萊沙爾辦公室裏那個一隻胳臂的魔鬼第一次向他威脅到他的生平事業和抱負之後——現在好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們就是約瑟夫一切仇恨的對象。

『還用我跟你講這是什麽意思嗎？』杜萊沙爾的上唇好像在他帶着恨意的嘴上面閃了過去。『這等於說，他們要取消我們政治活動的經濟基礎。等於說，要毀滅我們的黨。等於說全部而且最後的失敗。』

約瑟夫搓搓自己汗濕的手。這些話說得都對，只是還不止此。這等於說維昔利也完了——維昔利，他一家剩下最後的一點產業，他最後的一道防線，再退就要掉進貧困的無底深淵裏去了。這等於砍倒一棵他費盡心機，小心培養着的幼樹，長得那麽好的一棵幼樹。

「我一定要組織一道戰線，」杜棻沙爾說，「一道抵抗得住敵人的戰線 一道包括一切黨派，祇有共產黨不在內的戰線。而且我一定要你那個提案作爲拉攏的工具。那一天我們倘若要通過它的話，而且事實上五分鐘就可以通過，我現在就少一樣討價還價的東西，少一個對其他黨派讓步的條件。我打算拋出一大堆社會政策來，讓人人都有點骨頭可啃，這樣來保全我們爲要生存起見而不得不保全的主要東西。他媽的，這班窮光蛋已經養成逢事干涉的習慣，而使那些政客掌握大權的也就是這班窮光蛋。」

杜棻沙爾的手又戳了一下，話算講完了。他顯得精疲力竭，好像僅僅大致講一下他的重大任務對於他都很吃力似的。他鬱鬱地站起來，拖着沉重的脚步向他的妻子和那個女孩子走去，他巴不得自己有這樣一個親生女兒。

他對跟在他背後的約瑟夫說，「你知道我們鬪爭是爲的什麼？就是爲這個孩子。我要她能夠享受到人生的一切如東西……佩德，你可想上雷維拉過冬嗎？夏天上卡爾巴德的奢勃去？你可想和漂亮的、受過高等教育的、舉止文雅的年輕男孩子跳舞，並且坐在歌劇院的包廂裏看戲嗎？……爲爲特，親愛的，叫人拿瓶香檳酒來。」

他的妻子馴服地快步走到門口，拉鈴叫人，他目送着她，搖搖頭，嘴裏自言自語些什麼。接着，突然向約瑟夫說，「我們還有一點小事少可以做。你把漢姆爾敝裏的德國人解僱掉，能够趕掉多少就趕掉多少，卽使影響生產也不要去管它。來一個大掃除，而且要趕快！」

約瑟夫兩隻大脚撑開，站在那裏一點不做聲。這當兒，他的脚、他的身體、他的本人，是唯一的現實。其他一切——屋子、地毯、掛簾、笨重的傢具、部長和他矮小的妻子，甚至於坐在那邊的佩德——都看不見了，祇看見從某一方面正升起一個對他的新的威脅。

然而他還得喝香檳酒，儘管他事實上這時需要的是滿滿的一杯強烈的威士忌。

第二章

卡雷爾對這個病人的反應有種古怪的地方，簡直不大像一個醫生應有的反應。他一面望着那人穿上自己的灰色羊毛衫和毛線背心、一面揣摩着自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都是平常的男人衣服，然而在卡雷爾看來，這些都像是納粹國防軍分發的東西。陡然他明白了過來，他發覺自己有着這樣一種心理：多年來，他都是落在這個和蘇台德區德國人一類的人的手裏——這人此刻正默默地忙着扣上他的衣鈕——因此，雖然現在情形已經倒轉過來，他仍舊覺得不大像真事，仍舊好像是在幹一件冒犯的事。

卡雷爾注意到那個便便大腹上的背心給繃得好大。『你是今天最後的一個病人嗎，艾賓？』他問。

那人生硬地維持那種半軍隊、半奴役式的姿勢。『是的，最後一個，先生。』他的眼睛溜向卡雷爾正在填寫的一張表格。『對不起，』他說下去，『可是我來得遲是不得已的。約瑟夫·班達先生吩咐一定要把一批貨色送出去，我又非查點一下不可，每隻箱子都要查點到。倘使就擱了醫生——我是說，不是我的過失——我希望不至於影響到——』他又望望那張表格，瞇起眼睛竭力想看出卡

雷爾寫了些什麼。

「你去罷，艾賓，」卡雷爾說。

那人的眼睛趕快從表格上移開。「那末，」他連忙說，「請讓我祝你聖誕節好，班達醫生。」

「謝謝你。」

卡雷爾睜眼望着那人朝着門口走去的背影。紅紅的頸子又直又結實，就像個牛頸子，給他的緊領子擠得微微鼓了起來。到了門口，手握着門鈕，艾賓又轉過身來。淡藍的瞳子在有血絲的眼珠裏有點顫動，他說，「你倘若打發我走，班達醫生，我就會死掉——」他的捷克話由於興奮的緣故，添了德國話的音調——「像一隻瘋狗死在溝裏。我而且還有個家。我一生都是住在馬丁尼斯的……」

「除掉在德國軍隊裏服役的那一段時間……」

「是的，」艾賓說。「可是他們解除了我，放我回家了，因為我患胃潰瘍，心臟又不好。」

「你的病情經過的報告已經給我。我也檢查過你了。」

「你打算怎樣打報告呢，班達醫生？」

「以後會通知你的。」

那雙藍眼睛瞪了一下，透着仇恨，隨即走了。恭祝聖誕節呢，眞是。卡雷爾在那張表下面寫道，可以遣返。他轉上自來水筆的套子，插進上衣裏面的口袋，開始收拾器械。

他每三天上漢姆爾李一次。他很不喜歡這個工作，尤其是最近幾次的工作，他特別厭惡。以前

布亨瓦爾特集中營的納粹黨衛軍醫務人員對囚犯祇是瞄他看上一眼，大拇指這麼動一下；他得把這些押解出境單子上的人一個個徹底檢查過，還要把可能要押解出境的人的家屬也一個個檢查過。那些納粹黨衛軍醫務人員把羸弱的、沒法救得了的人剔出來，把他們送到死路上去；他卻要做到給挑出來遣返德國的人個個都身強力壯。然而，選擇總是選擇。他想起湯姆士兩年前提出的那項抗議——那時候倘若聽了他的話，倘若那時候就把馬丁尼斯嘛羨的德國人清除出去，那麼辦起這些手續來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看上去就像在抄納粹范本似的，因爲戰爭和淪陷所引起的憤怒當時還很強烈，所以在那時候辦這些手續也就決不會像現在這樣冷酷無情。不過，做總得做，遲做總比不做的好。他把聽筒的橡皮管捲起來，塞進皮包裏，把皮包扣上。

他聽見門扭動的聲音。「艾賓嗎？」他頭也不抬地問道，「這回又是什麼事？」

「我不知道你還沒有走，」約瑟夫說。「對不起。」

卡雷爾轉過身來，臉紅了。約瑟夫倚着門框，個子大大的，一點沒有抱歉的樣子。

「我正要離開你的辦公室，約瑟夫。今天的任務已經完了。我希望克拉伐特能夠在他給我的那間診察室裏安一只爐子，我可不能叫人家在冰窖裏脫衣服。」

「我知道，」約瑟夫大笑。「克拉伐特大概當作我不大到馬丁尼斯來，所以不需要一個私人房間。我算個什麼？不過是個國營廠長。」他把自己狐皮的大衣扔在椅子上。「不要跑，卡雷爾，我得做一點工作，你可不要看見我要工作就跑。我得趁星期節議會休會的空閑來把事情搞搞清楚。」他

走到卡雷爾讓出來的寫字檯跟前，把一個抽屜拉開，這才注意到放在檯上的卡雷爾的報告表。「我可以看嗎？」

「當然！」

約瑟夫一頁頁沙沙地翻過去，看到有些名字停頓一下，讀一下卡雷爾在每張表上填的意見，顯出跟發現自己的弟弟用他的辦公室時同樣不介意的樣子。每逢他們兩人無意間碰見時，他總是擺出這副友善而漠不關心的神氣。這使卡雷爾很難對付。卡雷爾寧可兩個人就此絕交，互不理睬，要不就是把布拉赫的死在兩人之間所引起的衝突攤開來談談。那樣交換意見之後，就可以互相明瞭對方的態度。可是約瑟夫這種無所軒輊的態度卻使事情得不到一個解決。

約瑟夫把表格交給卡雷爾。「佩德回來過年假了，」他說。

「她好嗎？」

「好，好，而且長得好看了。她已經很習慣布拉格和她寄宿的學校裏的生活。總纏着我問起你——」

「她問起我嗎？」

「她要我請你聖誕節前夜來吃飯……你來嗎？」

這話問得冷冰冰的——等於有禮貌地向你打聽。

「湯姆士和凱希會來的，」約瑟夫又說了一句。

卡雷爾把文件裝進在一個大封套裏，把封套一捲塞進大衣口袋。他原指望凱蒂邀他上聖尼波莫克去過聖誕節前夜。不過這祇是個隱約的希望。這一年中，他避開凱蒂和湯姆士的時候多，接近他們的時候少，所以並沒有理由指望人家請他。

「恐怕，約瑟夫，那天晚上可能會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照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約瑟夫溫和地點點頭。「真是不像話。在聖誕節的前夕。」

約瑟夫沒有表示一點骨肉之間的情感，祇不過照事實說一遍，表示一種旁觀者的惋惜。這使卡雷爾深深覺得痛心。

約瑟夫不再談這個問題。他指指露在卡雷爾大衣口袋外面的封套，「還有——你對艾賓真有把握麼？這個人有病，你祇要望他那張浮腫的臉就知道了。他告訴我連納粹國防軍的醫生都肯定他不適合軍役——當時的德國陸軍並不怎樣認真，哪個跛子穿他們光榮的軍裝都可以。」

卡雷爾聽了這句玩笑稍微笑笑，就說，「這個人的心臟大概跟你的心臟一樣好，跟我的心臟比起來，那準是他的好。他的血壓太高——不過那是因為太胖的緣故。我不懂得他靠什麼辦法吃得那樣胖……」

約瑟夫微微有點不安。我們若真的病了，他想，但望老天讓我在布拉格，使我能夠找一個不匆忙斷症的醫生。

「至於他的胃潰瘍，」卡雷爾繼續說，「本來不要緊。我還費了好大的事給他鉍粉㊀吃，叫他上

羅得涅克來作胃部的X光檢査。結果知道並沒有病。大便裏有點血，所以我沒有照你說的去望他的臉，我檢査了他的下部。他的痔瘡在去德國的路上可能有點痛——可是他除了痔瘡什麽病都沒有。」

約瑟夫哈哈大笑。「我承認他跟痔瘡一樣討厭。」

「你是不是有意思把這個傢伙留下來呢？」

約瑟夫的厚眼皮抬了起來。他心裏正想着魔達，想到要是艾賓給押解出境，那項裝運粗玻璃給小包工的工作準會發生麻煩。「你說的什麽，卡雷爾？」

「我問你是不是特別需要這個人。」

卡雷爾溫和而隨便的口吻聽上去太講理了，簡直不像是真事。

「是這樣的，醫生，」約瑟夫小心地胡謅下去，「我同意把羨姆爾大部分的德國人都趕掉，因爲我不想跟你那些朋友鬧彆扭。他們覺得可以用捷克人代替這些德國人，好極了，差不多是時候了。我對這件事也很高興。我祇要有人吹玻璃，哪一個來吹無所謂。可是再找一個艾賓卻不容易——他是這兒包裝間的頭兒，所有的水陸運輸、規程、主顧，以及他們要貨色怎樣裝運，他全熟悉，少了他半年內工作就會弄得一團糟，而且要再花上半年的工夫才清理得出一個頭緒來。」

也許不要兩個半年，卡雷爾想。也許一兩個月就夠了。祇不過是一個紅領子大腹便便的德國裝運員，未免太大驚小怪了。約瑟夫尖銳的眼光使他覺得不大好受。他憤然說，「等到遣返的命令

㊀ 爐餵鋇的粉末，鋇具放射性活動，給病人吃下去，可以幫助用X光對胃部的檢査。

簽字時，你可以把這意見提出來。不管由哪一方面決定，總會聽聽你的意見。』

『可是你可以省得我兜圈子。那時我也許向布拉格去了，那就——』

卡雷爾皺皺眉頭。『我聽說他過去也是個納粹。』

『當然是的！他們過去全是的。』

『不，並不全是，真的。克拉伐特告訴我，所有漢娜爾的工人都甄別過了，我們祇留下幾個正派的。我們可以把克拉伐特叫來，問問他艾賓怎麼樣！倘若這人是那樣少不了，克拉伐特該會跟你一樣贊成把他留下來的。』

『哦，不必麻煩了……』約瑟夫厭惱地支開他。『我有辦法解決。』

『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約瑟夫躊躇了一下。『哦，對了……聖誕節前夜的事情你考慮考慮，卡雷爾。爲了佩德。』這句話是勉強說出來的，卡雷爾也知道他的哥哥只是覺得要是不再提起這件事，面子上有點過不去罷了。

班達玻璃廠院子裏豎起了一棵大聖誕樹，上面掛了些藍色的、黃色的、紅色的電燈泡、銀箔片、和顏色鮮豔的玻璃球和小鈴，還有一個金翅膀的天使在樹頂上搖晃着。這是約瑟夫想出來的，而且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廠委會祇動用了一點特別基金給工人的孩子買些小禮物和糖菓。

下午下了一陣子雪，黏了些雪花在樹上。天黑下來以後，樹上的電燈扭亮了，廠房明顯的輪廓變得模模糊糊，形成一些柔和的影子，聖誕樹的光彩使一座毫無生氣的院子成爲一個節日的方場。孩子們把聖誕樹團團圍住，一張張小臉給照得通亮，閃着光的眼睛，洗得乾乾淨淨的面頰，微張的嘴，吐出短短的一股股稀薄的白氣。在孩子後面的大人們的黑身軀上有時候也被投上許多彩色的光點。屈林卡牧師一張高興的臉給抹上一層溫和的光彩，這時他正舉起兩隻手指揮着唱詩班：

我主耶穌於今日誕生啊！

這個歌調和孩子們的歌聲深深打進卡雷爾的心坎，這就像傾聽從遠處送來的、他自己童年時的歌聲一樣。他微微感到一陣寂寞。他爲這些人工作，也跟他們一樣愛這棵聖誕樹和孩子們的虔誠，然而在他們中間，他仍舊感到寂寞。他們裏面有不少人邀他今晚到他們家裏去過節，這是他們對他的體貼和友愛，所以他要找人，儘有地方去，實際上用不着覺得這樣孤寂。

讓我們歡樂罷……

可是他不論在哪兒都不是一個少不了的人，在自己的家裏他並不是個缺少不了的人，對這些隨着孩子們的尖嗓子低聲哼唱的人來說，他也不是一個少不了的人。倘若他沒有那麼一點醫學知識、技巧的話，他儘可以死掉，誰也不會蒙受什麼損失。在別的時候，這種孤獨的感覺襲來時，他只消發

聳聳肩膀就可以擺脫掉：這一年來真夠忙，他的日子全擠滿了工作，到晚上總是疲倦到極點，所以很少有什麽閒愁苦恨的機會，可是這會兒，他卻給這種感觸困住了。

薔薇枝上又長出薔薇蕾來……

隔着聖誕樹約瑟夫站在他的對面，胳臂挽着佩德。麗達把皮大衣的領子緊緊裹着頸子，嘴唇正在動啊動的唱着歌詞。湯姆士光着頭，握着凱蒂的手。卡雷爾微笑了。卡雷爾覺得湯姆士看上去非常年輕，而且恬靜。這是由於今天晚上他的心情跟平日不同了呢，還是這些燈光渲染了他的眉眼？兩人的目光碰上了。湯姆士跟凱蒂說幾句話，兩個人都抬起頭來望一下。卡雷爾看見他們把手舉起來默默向他賀節。

讓們我的心歡欣罷！

聖誕歌唱完了。幾個區委會的人，拿了許多紙包，走到聖誕樹前面。孩子們一個挨一個走上來領禮物，並且道謝。他們都安靜而靦覥，顯然還陶醉在聖誕樹和適才的音樂所給他們的歡樂裏。約瑟夫已經不在麗達身邊，消失在人叢裏面，也許是走到院子裏聖誕樹的燈光照不到的地方去了。卡雷爾想到他的哥哥很可能要來一聲宏亮的『聖誕節好呀！』而且自己也準備同樣親熱地回敬一聲。

可是當他再看到約瑟夫時，這位人民代表是跟在那串孩子們的隊伍旁邊，拍拍那些小面龐，問問另

外一些孩子他們希望小耶穌帶給他們什麼。卡雷爾背過身去，不再去看聖誕樹，不再去看分發禮物和約瑟夫的好心的巡視。

這是他過去找凱蒂和湯姆士的一個機會。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反而走開去，走到冷清清的大桌子面前，桌子上陳列着基督誕生時各種東西的模型，是廠裏幾個工人做的。他勉強把心神集中在這些陳列品上。這些東西都做得很樸素可喜。背景是一張沒有打着影線的畫，上面畫着一個東方鄉鎮，在幾座佈滿葡萄園的小山上安放着一些剪出來的尖塔、圓頂樓和木頭房子。一顆星由一根鐵絲吊着，一個橘黃色的尖角正指着前面的馬廄。靠左邊有東方來的三博士騎着直腿的駱駝。跟在後面的摩爾人頭上纏着綠色的貝絲頭巾。牧羊人都跪在牛棚和一匹驢子旁邊；聖經裏面的約瑟皺眉望着這片鬧哄哄的景象，也許他兒子誕生的事情還困惑着他，手抹着白鬍子，頭探向馬槽。年青的母親瑪麗正舉起雙手，好像對這天賜的孩子感覺詫異——那個孩子個子相當的大，把馬槽都給睡滿了，兩隻胖胳膊伸出來向着觀衆，身後有着一輪金色輝煌的榮光，態度悠然。

卡雷爾覺得一隻手接進他的手拐兒裏來。

「卡雷爾叔叔……」說得很小聲。「我仍舊愛你呢。」

那個伯利恆山模型上靜靜地燃燒着蠟燭，燭光射在佩德的柔髮上，她的眼睛映出星星的反光。

「祝福你，」他說，「聖誕節好。」

「我看見你一個人孤零零的　　。」她又開始說。

『謝謝你來看我。』他望一下她那張嚴肅而帶着渴望的小臉，那樣充滿關切，雖然還沒有怎樣成熟，然而已經不再是一張孩子的臉了。他振作起精神來。『一個人嗎？——我先前沒法看這個誕的生景象——人擠得太多了……我要送你一個禮物。打算最近帶給你。』

『爲什麼不今天晚上帶來？』她微笑說。

『你父親叫你過來的嗎，佩德？』

『哦，不是的！』她卽使有點不快，轉眼也就不以爲意了。『你打算給我甚麼呢？』

『說了就不稀罕！』

『我也有點東西送你呢，不過你假如不告訴我，我也不告訴你……』她拖他。『這個已經看够了，來！來！我們等最後一個歌唱完，立刻坐車子回家，我父親說的，家裏有個蛋糕，用的是眞奶油呢！』

她那種迫不及待的樣子使卡雷爾也心動了。天哪，他心裏想，如果所有的人類爲了要逃避緊張的局面，都把自己關在山洞裏，我們可能還在石器時代呢。他聽憑佩德扯着他走，一直扯到了凱蒂、湯姆士和麗達跟前，這時約瑟夫也已經回到他們身邊了。他總算做得好像是隨隨便便走過來的，一邊對佩德說，『可記得你從前多麼急於要自己長大起來？你看，自然而然就大起來了……』他把說這句話的時間算得很準，好讓麗達聽得見，這樣就可接上一句：『你有這樣一個女兒眞應當得意。』

『你這樣想嗎？』麗達應聲說。『我希望你講到關於她的話比你過去講別人的那些話多點事實的根據。』

『哦——』卡雷爾大笑。『聖誕節好，麗達！』轉身向着凱蒂和他兩個弟兄，『你們都好！』

『你也好，卡雷爾！』凱蒂說。

他眼睛垂下來，不讓她看見他眼睛流露出來的渴望。她走上來吻他的兩頰。『你的臉多冷啊！』

『今天晚上冷！』他道了歉，臉紅得很窘。她的嘴唇多溫暖啊！能夠這樣親熱而又大方地當着全羅得湼克人吻他，她可算善於消除他們中間存在的不快了。

『卡雷爾叔叔跟我們一起回家吧！』佩德宜佈道。『我勸他的！』

約瑟夫和麗達還沒有來得及開口，屈林卡牧師的小笛子已經吹出『A』來，他把唱詩班重新分了組，現在正向他這一部分人唱着『拉——拉——拉——拉』的音階。

孩子們的歌聲揚了起來：

榮耀歸於全能的上帝……

接着遠遠傳來一陣古怪的聲音，逐漸輕下去，又高了起來，愈來愈近，直又在遠處輕下去……是一個尖嘶的四聲汽笛。孩子們的歌聲停了一下，但是在屈林卡牧師催促的胳臂下又唱下去。

地上是和平！

約瑟夫的那個鼠頭鼠腦的書記從辦公室裏跑出來。

「電話——班達先生——」

「我去了就來，」他向家裏人說。

人叢恩……

大人們裏面的騷動愈來愈厲害了，把那些微小的歌聲全蓋下去。卡雷爾突然有種預感。他看見在聖誕樹那邊人影匆匆移動着，有些人穿出院子，相互叫喊。

突然約瑟夫回來了。頭髮散亂，前額紅了一塊，兩頸上的肌肉抽搐得很厲害。他的舌頭好像不大聽指揮似的。

「是塔姆爾廠——失火了——好大的火……」

麗達的皮大衣鬆了開來，一隻手按着自己的喉嚨。

「燒卅了——」他訥訥地說，「我得走了……」

他們全去了。

約瑟夫坐在車子裏緊握着駕駛盤，強有力的身體偏向前面，儀器板上微弱的燈光映出一張消瘦的臉。車燈像兩道白霧似的射進夜色裏，白色樹木和黑色石頭像鬼魅似的在燈光下飛逝過去。雲降得很低。從茂密的樹頂縫隙裏偶爾露出一小塊天來，那些晨星望上去不過是霧裏一些朦朧的點子。

落了一點雪的泥濘的路，被羅得涅克救火車的大車輪輾壞了。約瑟夫竭力避開那些車轍，但是車子還是一再滑進去。

沒有人講什麼話。

湯姆士看見命運的手掌抓住了約瑟夫和這一家人。過去有許多國家被歷史抹去，許多城市被戰爭或者地震毀掉——那麼像家族這樣小到極點的細胞又爲什麼不能毀滅呢？當然，你會跟命運搏鬥，做這樣，做那樣，可是這祇像一條給踩在農夫脚下的蚯蚓在扭動。你設法使自己當選，或者你寫深奧的論文；可是當你遇到下坡路的時候，你就沒法不往下直滑。

凱蒂很同情約瑟夫，從內心裏深深替他難受。她臉色蒼白，眼睛始終閉着，她極不願意看見他，或者任何人。就在這個聖誕節前夜，廠裏全部停工，沒有一個人看着爐子的時候，起了大火！有人放了火。有人特地挑上這個晚上，這個友愛的晚上，這個基督降生人世給人類帶來和平的晚上，這個家家團聚、手足重歸於好的晚上。

「他們此刻該已有把握，不至讓火再蔓延了，」魔達鼓起勇氣說。「他們在馬丁尼斯本來有消防的設備，我們羅得涅克去的救火車也該到了，我想他們還會從林貝克派人去救呢。」

「我想會的，」約瑟夫說。他很容易猜出她心裏想些什麼。維肯利的賬册上登滿了世界各地的定貨，如果漢姆爾廠垮掉，她從哪裏找那麼多的粗玻璃來加工呢？因此她硬使自己存着希望；除非親眼見到，親自把全部損失估計過，她決不肯相信大禍臨頭。大概她已經在盤算補救的辦法了。

世界上一定有這樣的人，他悄悄地想着，也許有這樣的人跟我安了一個這樣的人，都是好事。他們逼着你做這個做那個，騎在你的脖子上，鞭着你走。可是，天哪，我多麼希望他們在這種時候能夠閉上嘴，不來打攪你。

一輛汽車駛來，燈光在他的車身上掠過。他在照後鏡裏面瞥見卡雷爾的臉，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看出卡雷爾臉上表情的含義。卡雷爾知道他這時候在想些什麼，從汽笛聲擾亂了那支讚美歌的時候起他腦子裏想了些什麼，他也全知道：卡雷爾是一個班達子孫，他懂得班達這一家人的心事；卡雷爾跟他一同經歷過布拉赫的死亡，而且還企圖把這事歸咎於他。約瑟夫把駕駛盤握得更緊。自從布拉赫死後，他就像有鬼跟着似的，也許早在多年前他屈服於他父親鋼鐵的意志下面，放棄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時，就有鬼跟着他了。

亮晶晶的暗藍色的岩石映入眼簾，這是路程走了一半的標誌：在路燈的強光中，石頭上露出許多裂痕。石縫裏盡是雪，在今天夜裏望上去更像一隻碩大的琢花玻璃器皿，被人隨隨便便地放在山脊上，來象徵在這兒生活、並受苦的人們。

可是在岩石的那邊，天色就兩樣了。一片柔和的深紅色的光，把波浪似的雲邊染成淡紅色，越過去越濃，馬丁尼斯山山谷的上空給染成血一樣的深紅。

前面有個急彎，約瑟夫一點不減下速度來。汽車的後輪滑了一下，嘶鳴起來，泥漿像陣雨一般打上車窗，接着一條下坡路在眼前展開，汽車直向谷中衝去。

在通往漢姆爾敵的街上擠滿了馬丁尼斯的居民。約瑟夫用大拇指按按汽車的電氣喇叭，嚇得那些人趺趺倒倒讓開去。現在望得見火焰了，火焰直朝天上冒，還望得見一些密札札的火星——那是消防隊微弱的水龍射在山尖牆的骨架上時給濺起來的火星。廠子四周早已佈下警戒線，可是有人認識他和他的車子，所以放他通過。他開進院子，在林貝克運來的那架抽水機後面停住，下了車。

院子裏的人多數都戴着皮盔，皮盔上面像鷄冠似的金屬物在火光中閃着金色和銀色的光輝，人人都忙得不可開交，誰也不去理他。一個穿橄欖色厚呢大衣、佩紅色肩章的警官走過來，向他行禮。

「火真不小，班達先生！」他這話說得好像他還有功似的。

「我看得見！」

霹啪的火焰傳來炎熱，加上心裏焦急，使約瑟夫覺得熱不可當。警官幫他脫下大衣，替他拿着。

「放的火！」他說。「而且在今天晚上！在他們眼中，沒有一樣東西是神聖的！」

「放的火……」約瑟夫疲倦地跟着說了一句。

「狗娘養的德國人」早就該把他們趕出去了。祇要做得到，他們準會要我們的命！」

約瑟夫沒有說話。早就該把他們趕出去——不然就爽性不要趕。錯就錯在這些不徹底的措施上，這種壓力和反壓力，這種在生產上玩政治手腕，一天急一天不急，克拉伐特、卡雷爾、杜萊沙爾和所有那班人——現在弄得他眼睜睜望着這片火焰。

「先是發電間起火，」警官說，指指那邊倒塌的棚屋，此刻還冒着濃厚的氣味辛烈的水氣。「可

是不多一會兒，南邊熔爐間都着火了，我們找到些空汽油桶，原來是在廠裏汽車間裏的。」

「守夜的呢？」

警官聳聳肩。「今晚是聖誕節前夜呀！」

「抓到人沒有？」

他又聳一下肩。「我們抓了十來個人。我們滿知道是哪些人。林貝克的政委已經到了局子裏，在盤問呢。」

警官的答話約瑟夫簡直就沒有聽進去。反正，就算警察局捉到那個放火燒廠的十惡不赦的歹徒，也算不了什麼。幸虧明天是全天放假——可是後天呢……！他能想像到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林貝克的攝影師也來了，夾在消防隊中間。有一個蹲在一輛救火車的車頂上，照相機架得高高的，鎂光燈卜卜的響着。還有那些社論！誰負破壞的責任！下面還有這樣幾行：我們不能輕輕放過這個問題。他們決不能放過，特別是碰到該由一位姓班遼的人來負責的事，一位做人民代表的班遼。我們必須無情地揭露……他們對揭露這一行是老手，不花他們一個銅子兒，卻可以得到值伍百萬克朗的好處。也許這事之後，法爾第斯丁會拿一封信來找他，一封已用打字機打就、只等他簽字的信，這一來，他這位班遼人民代表就完結了。在人民背後，他掩護了一個納粹的巢穴……，然而他殺死的德國鬼子比共產黨議會俱樂部全體會員所謀殺死的還要多！可是這有什麼用處呢？你看這些攝影師和這些害人的火舌。

嘩啦！一座熔爐間的屋頂陷了下去，密集的火花直射到天上，燒焦的樑柱倒了下去，燒得辟辟啪啪，裂了開來，空洞的窗戶裏滿是奇幻的火光。

原來他過去工作，奴役自己，講話把嗓子都講啞了，伺候人家的臉色，奉承得自己口乾舌燥，就爲了要佔有，要保留眼前這座在燒毀、在倒塌的廠子！這個玩笑跟他開的可眞不小——使他祇能管理而不能佔有，使他祇能掌握他管理的部分，而且還得跟那必然不讓他佔有的勢力一同管理。

這故事正好讓湯姆士來寫，一個偉大的悲劇故事，如果湯姆士自己會看出的話！湯姆士的臉在火光下變了樣，一雙眼睛就像黑山洞，臉上陷落的部分擴大了。湯姆士正向他走來。湯姆士的嘴唇動着，可是聲音被水氣的嘶嘶聲、大火的怒吼聲和水龍的沙沙聲淹沒了。

『什麼？』約瑟夫叫道。『你說什麼？』

『這眞殘酷！』湯姆士說。『可怕！』

『這我也知道……』

『我們能想點辦法嗎？』

『對的，你可以做一點事，湯姆士。你可以不要纏我。』

湯姆士退縮了一下。

我不該那麼說，約瑟夫想。我對他不起。

湯姆士無可奈何地一笑。『以前我說把德國人趕掉！你還譏誚我——』

約瑟夫走開去。他把帽子拉下來，不讓從火燄裏衝出來的一陣陣熱風颳掉。他望見卡雷爾在替一個消防隊員包紮受了傷的手。他望見消防人員的陣線退了下來，換上新的陣地，就像戰場的軍隊一樣，集中力量來救第二座熔爐間——這座熔爐間還沒有倒，不過緞帶似的火舌已經在屋角伸了出來，而且穿出屋頂的洞眼了。他望見無數水龍集中在屋子上面，水花和氣體形成一座更高的屋頂，他望見有人在屋子裏面走動，梯子架到屋上去，胳膊揮動着，抽水機轉着。他望見克拉伐特。

克拉伐特上身祇穿了一件襯衫。一張弄髒了的臉上雙目炯炯，胸前的背毛上面像走馬燈似地閃動着光影。克拉伐特對於爐子和爐子的要害部分比那些從馬丁尼斯、羅得涅克，和從林貝克來的消防隊隊長要懂得多，他一隻胳臂搭着梯子的梯磴，臂上鼓突突全是筋肉，另一隻手指揮着一根救火皮帶的水龍。等到水龍射中他要澆的爐邊時，他就從梯上爬下來。

克拉伐特的髒臉望上去慘白，這使約瑟夫稍稍覺得滿意。克拉伐特這時候正用袖子揩掉額上的冷汗。淌汗罷！約瑟夫肚裏說。只管淌汗罷！我要叫你淌汗！他們如果把我拉下來，而且他們準要拉我下來的，我也要把你一同拉下來，死也要這樣做！

卡雷爾已經替那個消防隊員包紮好，走過來把克拉伐特碰了一下，說，「你把我的大衣穿上！你是什麼意思——想得肺炎嗎？」他打算把大衣披在克拉伐特肩上。克拉伐特不耐煩地動了一下，把大衣甩掉，轉身望着那些消防隊隊長，那些隊長一個個都像交鋒開始後的大將一樣，都佇立等待着。他用企盼的神氣，望望梯子。或許他再上梯子一趟，再指揮一條水龍過來，想點辦法，任何辦

法……

『來不及了，克拉伐特先生，你看不出嗎？』約瑟夫尖刻地說。『守夜的人哪兒去了？』

克拉伐特打了一個寒噤，讓卡雷爾給他披上大衣。

『你想我派你負責這個廠是爲的什麽？』約瑟夫繼續說下去。『使你覺得了不起嗎？使你大大的慶祝聖誕節，吃得醉醺醺嗎？我以爲我可以信得過你把這些混蛋德國人監視着呢……』

『不要說了，約瑟夫！』卡雷爾命令他。『警察告訴我，他們抓起來的人裏面也有艾資。』

約瑟夫神經質地大笑起來。『眞是我的好兄弟！來吧，卡雷爾，來吧！把刀子戳進來！轉一下！跟我說是我親自放的火！』

從側面起了一陣叫喊聲。人們瘋狂地奔回來，梯子全被拿開，許多汗水縱橫的臉在面前擦過。那些消防隊隊長已經加入混戰，大聲發着命令。然後是一陣又長又低的轟隆聲，第一號熔爐間的牆裂開了，歪向一邊，倒坍下來了。有過應一會兒，頂上有一個黑色十字架的熔爐圓頂淸晰如畫地發在一片紫紅的光華裏。一陣灰塵和煙霧的雲翳升了起來，把十字架遮沒。等到灰塵煙霧散盡時，熔爐已經不見，給埋在一堆堆吐着火舌的瓦礫裏了。

『班達先生！』克拉伐特的聲音安靜地傳過來——『我們稍等些時再解決責任的問題好不好？我要去相幇救那一座熔爐呢。』

「你不要辭職！無論怎樣不要辭職！」

約瑟夫已經頭痛了，杜萊沙爾的叫嚷使他受不了。他把聽筒拿遠一點。即使是這樣，那尖銳的聲音還是刺耳。

「你如果辭職，就是承認有罪！你這是自投羅網——他們就會利用這一點，收歸國有……」

約瑟夫覺得疲倦。已經到了早晨，救火車已經開走了，這所辦事處的房子總算沒有波及，現在他從那燻黑的窗子裏望得見那些破牆頹垣。

「你不要辭職！」杜萊沙爾又說。聽得出，這個部長也震動了，因爲他比任何人更能預測到這個縱火事件的政治後果。「你要待下去，死活不管，在這裏鬧個明白。」

「是的，」約瑟夫沒精打采地說，「我想也只有這樣。」

「我會在這一邊竭力保護你——我會叫我們的報紙把一切過失推在那個克拉伐特傢伙身上——不過對一個開小差的人，我可什麼都不管，絕對不管！你懂嗎？」

「我懂得。」

他自然懂得。他聽見杜萊沙爾的電話喀嗒一聲掛斷了，但是他並不馬上放下聽筒，有這麼幾秒鐘，他對着寂無聲響的聽筒呆望。他已經接到命令，可是覺得人完全垮了，一點也動彈不得。

覺遲不知在哪兒煮了一杯咖啡，現在給他送進來了。他感激地喝着熱咖啡。他摸摸自己的鬍椿子，說道，「今天早上連理髮店都不開門。」

「你可以回家去啦，」她說。「事情全完了。杜萊沙爾怎麼說？」

「我提出辭職。」

「真的嗎！」

「他把我說服了，」他答道，同時發出一聲脆弱而疲倦的笑。

「哦，約瑟夫……」她的胳膊摟着他，吻他的眼睛和額頭。「這全會重造起來的。由政府撥款。」

他又大笑起來。「我想這是樂觀的一面，是不是？」

「提出辭職完全是神經。你過去當真認為事情會永遠順手麼？」

「不，」他說。「過去難道順手過嗎？」

可是喝了咖啡之後，想起杜萊沙爾已經答應撫慰，她對他又百般溫存，他開始覺得好過些了。

「佩德呢？」他問。「這可憐的孩子過的什麼聖誕節啊！」

「我把她送回繼得溫克去了，跟卡雷爾、湯姆士和凱蒂一同去。他們坐清早的長途汽車。所以汽車就留給我們。」

「好！那麼，我們走吧？」

「除非你要向克拉伐特賀聖誕節，這兒絕對沒有我們做的事了。」

「不，我不想找他，」他說。

當他們緩緩開着車子駛過馬丁尼斯的時候，他看見有些人家的窗帘已經沒有了，窗子裏什麼都

沒有，門也給封上。德國人的移動已經開始了。

* * *

他睡了幾個鐘點，刮了鬍子，就起身上聖尼波莫克山去。

凱蒂接待他的神情就像弔喪的人那樣關懷，領他進了客廳，再去叫湯姆士。湯姆士板着一副臉，很消瘦，這場火顯然把他從概念的稀薄空氣裏頓了出來，跌進那些用兩隻手工作的人們的沉悶生活裏面。

「我來向你道歉的，」約瑟夫說。「我沒有饒說。我錯了。事實證明我是錯了。所以我過來告訴你。」

這段自白不是容易說出來的，凱蒂想。多年來，約瑟夫私下總認為湯姆士是他一手栽培的，現在要在湯姆士面前低頭，一定使他很不好受。

一綹頭髮覆在湯姆士前額上，他不耐煩地把頭髮掠上去。「昨天晚上……」他說。「他們真是替我們點了一棵聖誕樹，那些德國人！」

約瑟夫不願意他在這上面大放厥辭。他不是說過他錯了嗎？這已經夠了。也許不夠、也許他應當敷衍敷衍湯姆士，聽他那些夾七夾八的議論。他應當——可是今天不成！

「你從前幫過我的忙，」他說。「你用你關於自由的議論幫助我當選。」

湯姆士的嘴唇四周浮出苦笑。「凱蒂，請你把我的稿本拿過來好不好？」

約瑟夫抑制住自己的惱怒。他不是上這兒來聽人家稱讚湯姆士的著作的。他是像俗語所說的一個快要淹死的人，來抓一根稻草的；可是，就是這根稻草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不然就是載着這根稻草的水流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

凱蒂拿了一個大書夾回來。湯姆士接過來，禁不住摩挲了一下。

「看上去很薄，」他說，「好像裏面沒有什麼似的。」

約瑟夫搜索枯腸想找點合適的話說。他腦子裏空洞洞的，一句恭維的話都想不出來。

湯姆士打開夾子，在第二頁上停住。「這是序言裏的一段，」他說。

「我聽着呢。」

「在一切人類的理想當中，自由是最不可捉摸的。也許過去所以有那麼多的人把它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挺身出來爲它說話，爲它戰鬥，就是這個緣故。可是旗幟很快就暗下去，言語變得和現實脫節，而且失去意義，那些戰鬥的目標可能和那些導師、那些使徒在當初鼓舞的全然是兩回事。永遠不要看那些旗幟，要看那些在旗幟下作戰的人們。」

「很好，」約瑟夫說，「說得很好……」他並沒有仔細聽。「有一種我頂喜歡的湯姆士·班濤的神韻和節奏，可是爲什麼單單讀這一段給我聽呢？」

湯姆士把夾子閤上，放在自己身邊的小茶几上。

「你指望什麼，約瑟夫？」

「我指望幫助。」

「怎樣的幫助呢？」

「你知道這次大火之後會是什麼情形，湯姆士——他們會利用這個事件。他們會歸罪於我。會聯合來對付我。而我卻是孤掌難鳴。」

連他的聲音也顯得一點兒勁都沒有了。湯姆士體會到這裏面的恐慌和孤獨之感，他深深地體會到。他自己寫這本書時，也生活在恐慌和孤獨裏。而且即使在這本書出版之後，在那些一向爲人們所接受的、人們認爲很滿意的公式和稱心的詞句——那些被人當作舊床褥似裹其中的公式和詞句——相形之下開始顯得陳腐時，他還會生活在恐慌和孤獨裏。「可是你有整個的一個黨做後台，」他提醒他，「還有杜萊沙爾，和好多種的報紙支持你。」

約瑟夫兩隻手掌攤開來，好像要給他看他手裏什麼都沒有似的。「不管他們怎麼做，怎麼講，都是爲了保護他們自己。你是唯一能夠替我講話，爲我着想的人……」

凱蒂這時顧不得湯姆士不痛快了，她插嘴說，「你會替他講話的，湯姆士，對不對？怎麼，馬丁尼斯起火時，我們全都在一起，在羅得湟克，那棵聖誕樹下面——」

湯姆士在椅子裏扭了一下。「我受過你的恩惠，約瑟夫。我成爲作家都由於你的鼓勵。可是漢姆爾廠毀掉全要怪你，就等於你親自縱火一樣。」

約瑟夫身子癱下去。「或者你應當跟卡當爾聯合起來，一同把這個理論詳細寫出來。」

『卡雷爾？』凱蒂問。『可是卡雷爾沒有當作——』

『沒有，他沒有……這話不過是聊以解嘲，沒有想到又是一個姓班遜的使我失望。』約瑟夫的話很傷心。在這樣一場關係到人民經濟生活的根本問題的衝突中，他本來不相信湯姆士說的話會有多大價值。他之所以找上湯姆士祇是一種感情衝動罷了。如果湯姆士答應幫他說話，也許可以使他在那些萬千事件包圍得他透不過氣來的情形之下舒服一點。『我得生產，』他沮喪地說。『我有什麽辦法可想呢？』

『我希望我能够告訴你……』湯姆士心裏正想着人家叫他寫的那篇文章，想着收到的那紙作爲交換條件的合同。『我們的手全都不乾淨，如果有些髒東西弄到我們的飯碗裏去，惹我們生氣，那也沒有什麽可以抱怨的。』

『我是個簡單的人，』約瑟夫說，『只簡簡單單相信單純的忠誠。有時候，你的哲學我簡直弄不懂。我得承認——我什麽信仰都沒有了。』

這句責備的話雖則說得很委婉，卻很刺心。湯姆士悄然說，『你把漢姆爾的德國人留用下來是因爲你覺得這樣做很巧妙。你利用這班人——有的據說是爲了生產，有的據說是爲了國家的利益，有的呢，是爲了你自己。可是這班人全是壞東西，祇會做出壞事來，現在果然做出來了，倒霉的是我們——』

『他媽的！』約瑟夫跳起來。『你叫人作嘔，你跟你那種假道學的態度！』

他大踏步走出去，一把抓起大衣和帽子。可是從房子裏出來順着那條小徑向自己的汽車走去時，他那股邪勁消失了，兩隻脚慢下來，身體癱瘓了。

凱蒂繃着臉，站在窗口，目送着他。湯姆士站到她身邊來，握住她的手。她把手縮回去。

「你怎麼可以這樣無情！」她說。

他望着他的哥哥，完全像一個老年人的樣子，蹣跚地順着小徑走去。「關於那些德國人我曾經警告過他，可不是？」他給自己辯護。

「喊他回來！」她向他說，可是看見他非常堅決的樣子，「我眞不懂你……」她說。

「不懂，」他慘然說，「你不懂。」不管他心裏藏了些什麼，看上去他並不感覺快樂些。

第三章

這一年冬天不但糧食缺，煤也缺。羅得涅克市政廳禮堂內放着的兩座烤火爐冷冰冰的，人都緊裹着大衣坐在那裏。工人們把皮靴的靴尖和後跟交替踏着地板，以保持腳上血液的循環，所以在一片嘈雜的人聲中，可以聽見一種經常不變的輕微的咚咚聲。甚至於在克拉伐特宣佈開會時，這種咚咚聲還繼續着。

卡雷爾因為被一個病家躭誤，和湯姆士都來晚了。克拉伐特站在講台邊上，開幕詞已經講到一半。他向卡雷爾點一下頭，這時卡雷爾正帶領湯姆士在後排的一個座位上坐下。卡雷爾是廠醫，屬於職工方面，所以當然在邀請之列，就跟約瑟夫一樣，約瑟夫這時正在衆目炯炯之下坐在前排，抱着胳臂，頭稍稍朝發言人的方向偏着。

湯姆士勉強不去理會約瑟夫的批評眼光，那種眼光好像有着這樣的意思，他上這兒來幹麼？這是一個玻璃工人的會議，又不是班達家庭聚會。「謝謝你帶我來，」他低聲跟卡雷爾說，接着又繼續談下去，談到約瑟夫怎樣求他，又談到他為什麼覺得這次會議跟他的自由論有關係。

卡雷爾噓他，「不要謝我——謝謝克拉伐特。而且不要響了。」卡雷爾要聽，要動腦筋。這個

聚會和那次以約瑟夫的牛肉湯爲高潮的大選前的狂歡會截然不同，這一點他深深感覺到。那種喧囂、歡呼、放縱、歡樂，全看不見了。代替了的是一種激昂的、專一的、嚴肅並且有着明確的目的。這個變動的原因不能解釋爲那時候是春天，現在是冬天，所以不同，或者說那時候因爲有女人和小孩子跟他們男子坐在一起，而現在則僅有少數的女子在座，而且她們又都是工會的會員。雖然議程的內容對在座的人的生活全有影響，對本區人民的生活以及工業的生命都有影響，可是單單以議程的內容來說明這種新的氣概也是不够的。原因卻是那種分裂他的家庭和他的國家的壓力，那種每過一天、每經過一次事件就變得愈加尖銳的壓力，已經在人民的臉上、在人民的態度上刻劃出來了。

卡雷爾拿不準他是否應當爲這一點高興。他感到，連難得涅克這樣一個小地方而且離開首都的主流又那樣遠，事情都已經逼得非爆發不可了，這樣也許可以把局勢廓清一下，可是由於他一生中遭遇到的變故太多，這又使他有點害怕。

克拉伐特的話祇有一部分滲進卡雷爾的沉思裏，他猛然一驚，發現克拉伐特的演說跟他自己想的多麼接近。

『瀛姆爾廠的大火，』克拉伐特正在總結他的發言，『是一種政治性行爲，是從政治動機出發的，而且祇有通過政治錯誤，我們的和其他人的錯誤，才可能做出來。除掉警察局必須採取對策外，還得從政治的角度上來對付這個問題。然而，還要大家明白這一點，這並不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以前，這人曾經跟卡雷爾一同出去偷過東西，並且跟他說他喜歡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且覺得那樣做很好玩，今天他可完全不是這樣的人了。在卡雷爾看來，好像這場火不但把房子和機器燒掉，連這個人的那點幻想也給燒得一絲不剩了。

「我們接收熔爐時，我們就是把責任接收過來。我們不能祇享受公共所有權的利益——職業的穩固，紅利多分一點，在生產過程上有發言權——我們還有種種義務。」

卡雷爾頭伸向湯姆士。「你聽得懂嗎？」

「你說我在這兒幹什麼的？」

卡雷爾要他仔細聽。也許從這兒，從這些漏着臉的人，會有點什麼東西對湯姆士能發生極大的影響，不單是對於他的論文有影響——不祇是一種智力的訓練。

「由於有這些義務，」——克拉伐特聲音高起來——「馬丁尼斯這場大災難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就不能由政府單獨去解決，或者交給工業的領導部門去解決，或者交給廠委會的人去解決，或者交給國營廠長去解決。他們正在等我們有所建議，這樣他們就可以根據我們的力量來採取行動。這是一個簡單的麵包問題——我們的麵包和全國人的麵包。我們知道我們的玻璃是向全世界輸出的，我們得拿玻璃去換取乾死在我們田裏的小麥。我們一定要補足生產上的損失。我們一定要重建我們的漢姆爾廠。這些，我覺得，是我們今天晚上討論的內容。」

他在預先放在台上的一張桌子後面坐下。

克拉伐特報告議程時，會場裏從頭到尾都聽見的那種輕微的跺腳聲，現在停止了。在這座寒冷的、毫無陳設的大廳裏，當前任務的重壓幾得就像伸手觸得到似的。隨着這感覺而來的是一種要把它擺脫的衝動，或者如果這樣不可能的話，就把未來的折磨和困苦全怪在一個人身上。

大廳的黑暗角落裏來了一個聲音。「把生產彌補起來——對的！重新建築——對的！而且要把約瑟夫·班達趕走！」

卡雷爾望見約瑟夫的肩頭劇動了一下。好多人都跺腳拍掌贊成這個辦法。他們這樣做是非常越軌的，如果不是克拉伐特攔住大家，把會議重新引上他原先策劃好的建設問題上來，那準會發展得更加混亂了。

克拉伐特捏起拳頭用指節敲着桌子。「哪個人要發言，請舉起手來，我就讓他發言！」

可是他沒有聲明這個會並不是爲要趕掉約瑟夫而開的。

一隻手舉起，隨卽有個白髮老頭兒站了起來，是小組長維德斯拉夫·捷爾尼。捷爾尼鬆開他的圍巾，說道，「我記得布拉赫。我們都記得他。至少拿我來說，我一直就想着他死在那兒的事，想着什麼緣故，和爲的什麼。」

跺腳聲聽不見了。有人連連咳嗽咳得很厲害，並且吐了痰。

「現在我們又遭了一場火，這一次可不是一個人燒壞了，而是兩百人的衣食都燒了。我想倘使這些爐子還是在私人手裏，失火這類的事情決不會發生。那些老闆就會他媽的極其當心不讓自己

遭到損失，把自己的財產保護得好好的，而且跟新的一樣。」

捷爾尼兩隻手插在口袋裏，下頦抬了起來，顯然挑戰的姿勢。

「現在，我這話的意思難不成是要我們把爐子還給班達先生嗎？我是不是頭腦昏了？我想沒有。可是我要說，我們始終就沒有把廠子從他手裏拿過來！一個人可肯在自己的雞窩裏用一個偷你的雞、殺你的雞的狐狸做廠長？肯不肯呢？」

有人號「不肯」，還有人在笑。

「這話並不是反對班達先生個人。他是個了不起的玻璃專家，我看見他親手做過玻璃。那次他要競選議員時，我甚至於還投了他的票。但是讓他待在布拉格，待在議會裏，讓他去幫助他們給我們弄出一個好意法來——不要他再到我們的工廠裏來！」

他儼然自得的樣子點一下頭，坐下去。卡岱爾留見克拉伐特向約瑟夫這邊望了一眼。可是約瑟夫的胳臂仍然抄着，也許他覺得這種抨擊已經不公平到不攻自破的地步，或者打算等聽到更多的抨擊後再逐一答辯——或者他已經弄得非常沮喪，決定由他們說過去，由他們去作這些無謂的控訴。

克拉伐特並不懂得這是無謂的控訴——這一點卡岱爾是肯定的。克拉伐特正在策劃什麼，也許是一次總攻擊，把約瑟夫一下就打垮，再也起不來，失火那天晚上約瑟夫責備克拉伐特的那些話，克拉伐特要是能夠忘懷的話，那他真要有驢子一樣的耐性跟天使一樣度量才成。然而，克拉伐特錯

了。開會要有收穫，克拉伐特現在卻不顧收穫，把這個會拿來作孤注一擲。一場指摘和攻擊的會，是不會做出生產計劃的；容許這些人把一股怨氣發洩在約瑟夫身上，不會有一根釘子在澳姆爾廠的施工架上敲進去的。

『好——那邊第九排的那位！』克拉伐特舉手指一指。『你，布拉傑克！』

布拉傑克緩緩站起來。他身材魁梧，深顏色的頭髮，下顎特別顯著。他不是一個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跟斑達家做工的人，是戰後才到羅得涅克來，被約瑟夫僱用的。

布拉傑克說，『我不願意改正一位比我年高德劭的工人同志的話。可是這是一個嚴重問題，我們說話一定要自己有數。德爾尼小組長告訴我們，說當初我們把廠子拿過來之後立刻又把它還給約瑟夫·斑達。呃，我們拿倒是拿過來了，可是我們並沒有真正還給他——我們不過把約瑟夫·斑達留在這兒，叫他眼巴巴望着他到不了手的東西。』

卡霍爾望得見布拉傑克的側面——一張表情堅決的臉，看上去是一個很現實的人，而且有一種不輕易妥協的智慧。在他寥寥幾句話裏，布拉傑克已經把約瑟夫進退維谷的心情確切地形容出來了。

『你們指望這人怎麼辦呢——一方面餓得要死，一方面還要裝大方嗎？當然他要想方法拿回去，東想西想的——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資本家的心理——可是碰到錢的問題，他們也跟你我一樣。工廠收歸國有了，什麼時候——四五年十月嗎？現在再過幾天就是一九四八年了。兩年多的時

間，要跟你自己的東西朝夕在一起，然而又沒法拿得到手……」

布拉傑克是什麼意思呢？據爾尼的話是說他相信人家但是人家要使他失望了，他是不是就據爾尼的話加以整理然後再加上一點常識來證明約瑟夫應當免職？這也許是解決問題最好最寬厚的方法，卡雷爾心裏想，因爲事實擺明，大家對約瑟夫都不再信任了。而且這也許是結束這個微妙問題最迅速的方法，還可以逼克拉伐特着手處理當前的正經事體。

「兩年，」布拉傑克說，「是很長的時間。就是一個資本家也會弄明白他自己是完了，弄明白他過去所佔有的，所想要佔有的東西，現在已經到了別人手裏——到了我們手裏了。你們指望這個人怎麼辦呢——向新的情況屈服？這可能嗎？」

「不可能！」各方面都喊起來。

「不可能！」布拉傑克重複一句。「當然不可能。那末他會有怎樣一種心情呢？他自然會這樣想，要是我拿不到手的話，我也不讓那些把它從我手裏拿走的忘八羔子到手。」

克拉伐特坐着，身子俯在桌上，搔搔自己的面頰。卡雷爾看得很清楚，克拉伐特知道這已經岔遠了去，然而他並不攔阻。

「這就有了這場火，」布拉傑克的下巴鼓了出來，露出冷酷、挑鬬的神情。「當然，他不會親自去做這種卑鄙的事情——可是那班納粹卻很可以利用一下。至於他是否事先跟他們安排好的，還是他預先料到在我們把他們趕出國境之前，他們會做出這類事情來——誰說得準？我說，在我們缺

生產和重建之前，讓我們先當心一點，不要讓班達廠也被人燒掉！」

卡雷爾看見湯姆士的手緊抓着自己座位的邊緣，眼睛盯着布拉傑克寧，自始至終低聲說着話，不像跟卡雷爾說話，倒像在自言自語，「自由……這就是他們的自由……」

布拉傑克說完了。接着是片刻的沉寂，這當兒那些人都在斟酌這個罪名，在發言人的邏輯和自己的躊躇之間搖擺着。他們不是犯罪的人，所以也不願把別人看作犯罪的人——這人又是跟他們相識多年，而且他們都替他做過工。

可是這種不願意的感覺變得愈來愈微弱了。卡雷爾仍希望克拉伐特能說幾句話，把局勢扭轉過來。就算約瑟夫曾經想留下艾賓這樣的人，就算艾賓是縱火人之一——這一點還沒有證實！——要求約瑟夫是這個陰謀的積極參加者完全是無理取鬧。控訴解決不了問題。掀起羣衆的情緒解決不了問題，用粗暴手段對待約瑟夫解決不了問題——這一點克拉伐特一定比所有在場的人更明白。

克拉伐特好像在等待。約瑟夫仍舊像給黏在椅子上一樣坐在那兒。這時候那些人漸漸滋長起來的憤怒在他周圍醞釀，加劇，而且凝結起來了。

後來有人第一個喊出來。

「約瑟夫·班達！怎麼樣？」「來吧，把臉露一下吧！」「只布拉赫一個人還不夠，是不是？」

「縱火犯，哎？」

這些都是吃過他麵包的人。

「喂，代表，你的舌頭不見了嗎？」「把我們的廠子燒掉，自己好發財！」「你怎樣做的呢？詳細講給我們聽聽？」

這些都是跟他拉過手的人。

「陰謀破壞者！」「殺人犯！」

這些都是當他做孩子的時候向他笑過的人。

克拉伐特從椅子上跳起來。他舉手叫大家守秩序。「班達先生！」他提高嗓子叫。「你打算回答嗎？」

約瑟夫站了起來。他有這麼一兩秒鐘才發得出聲音來，一陣粗燥的聲音從他心坎裏傾倒出來，叫人很難聽得懂。

「不管我做了什麼事——或者沒有做什麼事——」

他伸出手去想找樣東西撐撐身子，可是沒有找着，手又垂了下去。

「我還沒有變得像你們這樣卑鄙！」他咬緊牙關，努力控制着自己。臉上的血色恢復了一點，等到他重又開口時，他的話講得清楚一點了。「我不願意替自己辯護——在一羣暴徒面前！」

那些人全站起來。

約瑟夫爬上自己的板凳，使自己的頭和肩膀高出人羣。他向四周輕蔑地望着，那些人暫時平靜了一下。接着他轉身向着台上，「至於你，克拉伐特——部裏會讓你曉得！」

那些人的憤怒爆發了。『部裏——狗屁，』『原來我們是一羣暴徒！』『他不願意替自己辯護，』布拉傑克也站上一條板凳，大聲喊着。克拉伐特搖着桌子，『遵守秩序！ 遵守秩序！遵守秩序！』

接着卡雷爾就到了台上，站在克拉伐特旁邊。他掙扎到台前來時，把帽子都給擠掉了，花白的頭髮也弄亂了，一張素來安詳的瘦臉變得蒼青。

『遵守秩序！』克拉伐特喊，『大家不要吵，聽醫生說！』

那些人看見卡雷爾了。他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副模樣過。他們以前看見他的時候都是在自己家裏，在自己床邊，或者在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的床邊。他們以前是在班達廠的診療所裏看見他，那時候他們站在他的面前，手腕伸出來，或者在他聽他們胸口裏面的神秘聲音時，眼睛望着他。那雙又長又瘦的手，過去曾觸摸過他們的，此刻卻舉起來反對他們，反對他們逾份的騷擾。

人們開始回到自己座位上去。

『布拉傑克——你也坐下！』卡雷爾命令他，接着又轉向約瑟夫——約瑟夫這時候好像拿不定主意似的——『你留下。我們還需要你。』

約瑟夫遲疑地望着他。後來，好像自己的意志已經完全喪失了似的，戰戰兢兢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我覺得真丟臉，』卡雷爾說，『你們這兒所有的人真叫我丟臉。我也為我的朋友克拉伐特覺

得丟臉，他本來沒有壞的用意，結果卻放縱了他個人的感情。然而我眞不願意看到跟我一起工作過而且將來還要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做了丟臉的事。」

「又是一個姓班達的！」布拉傑克大聲咕噥着，「碰來碰去都是班達。眞使我頭痛！」

「他使你頭痛嗎？」卡雷爾說。「聽完會議我給你看看。」

有些人大笑——是笑布拉傑克。

「你們發生了病，你去找醫生。你們使覺得一個人犯罪，你去喊警察。你們若覺得你有件事情要控告他，有的是法院。你們要趕掉你們的經理，或者你們的國營廠長，你們有工會，你們決定下來，把決議報告你們在布拉格的總工會和政府。我說得對不對，克拉伐特？」

克拉伐特頭動一下，表示同意。他覺得很不好受。他本來打算給約瑟夫一個早就該給他的教訓，可是不知怎麼一來，爲了給他教訓卻忽略了對整個會議以及他個人感情的掌握，在某一點上，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卡雷爾走到講台邊來。「現在，擺明的，你們要許蹤馬丁尼斯這個事故的過失在誰，你們完全有資格這樣做。因爲彌補那邊損失的責任主要是要由你們來承擔的。我們知道是縱火，我們也知道是馬丁尼斯的德國人放的火，或者是一個人幹的，或者不止一個人。他們覺得在戰爭和佔領期間對我們所作所爲還不够狠。在我們把他們永遠放逐到我們國外之前，他們還要在單子上再加上一個罪行。」

卡雷爾看出那些人開始注意聽他的話了，就像他從布亨瓦爾特集中營率領到圖林根山療養所再回到布拉格的那些病人一樣。

「所以，倘若你們覺得這場大火該怪哪一個的話，你們應當怪那些平日不管事，聽任那些德國人一直在馬丁尼斯住着、工作着的人。你們應當怪你們自己。在這座廠裏，祇有一個人過去對留用德國人這件事提過抗議，那就是我的弟弟湯姆士。可是我的哥哥約瑟夫，克拉伐特，和我，以及今天所有在這兒的人——我們過去做過什麼來？你們可有一個人自願搬到馬丁尼斯去，在那邊工作，幫助克拉伐特和我的哥哥呢？漢姆爾廠裏那些為數極少的捷克工人是從別處僱來的。也許這是政府的錯誤。可是誰是政府呢？是我們。所以還是我們的錯。就因為是我們的錯，而且就因為布拉傑克、捷爾尼小組長、克拉伐特和你們所有的人看到這一點，所以你們打算把這個錯誤全推在一個人身上。這也許是人類心靈活動的一種自然傾向，可是這樣做是不公平的，是不對的。」

他這一番話總算使那些人明白過來，重新考慮商討他們的問題和事情。他們在地板上跺着腳使身體暖和一點，寒冷而潮溼的空氣裏現在又充滿了廉價菸草的氣味。

「至於做玻璃的事情，我知道的太少了，幫不了你們的忙；怎樣做要你們自己想辦法，誠如剛才克拉伐特向你們指出的，非要在這次會上想出辦法來不可……」

他打了個嗝。他想笑一笑。實際上他要說的話已經全說完了。

「謝謝你們大家，」他結束了。

他想趕快離開講台，可是克拉伐特握着他的手不放，他只好由他握着，同時那些人一面鼓掌，一面有些人高聲叫着，「很對！」「事實就是這樣的！」還有，「我們的醫生眞不錯！」

終於克拉伐特放了他；他穿過座位中間的走道一直向湯姆士走去，也不朝左右望一眼，一心只想再混在人羣裏面，傾聽他希望馬上就要醒着來的討論。

起先大家還不大起勁，後來工人每來一個建議，討論就愈加活潑，愈加快起來。他們自動增加在班違廠的工作時間。他們保證減低廢品率，而且還要加快工作的速度。他們自願組織消防隊，並且要幫同重建諾姆爾廠。他們成立了代表團，派往國內其他玻璃廠家，告訴他們事情的經過，並且請求他們的幫助。他們提出建議，表決建議，提出委員會名單，甚至於傾聽約瑟夫指出的幾點，而且照他的話去做。他們嚴肅、忙碌、找竅門、實際、熱心。閉會前，他們還通過了一項決議，那就是從現在起要保衞人民的財產像保護自己的眼珠一樣，因爲一個工人最高貴的任務和民主的眞諦就在於守衞並增加人民的財產。

大家走出大會堂時，都跺着脚並且用胳臂拍着自己的胸部，使自己暖熱點。湯姆士這時轉向卡雷爾說，「你知道，我是個懦夫。我剛才應當說話。應當替約瑟夫辯護。並不是因爲他那一天來過，要求過我，而是因爲今天晚上這一切——叛徒，民主，紀律，我的情緒，和你的情緒，和約瑟夫的情緒——這一切過去都像一幅藍晒圖一樣清清楚楚地在我腦子裏，還在紙上和我那本書裏寫下來。然而今天我卻害怕起來，並且對他們感覺厭惡……」

他等候卡雷爾的反應。

後來他又說下去，『你大概是個比我偉大的人。你究竟做了些事出來——』

卡雷爾打斷他的話。『可是我還拿不準這樣做究竟對不對呢，』他說。

『爲什麼拿不準？』

卡雷爾拍拍帽子上的灰，這是他經過走道時，在一個座位下面找到的。『他們素來有一種直覺——』他指指最後一批擠向門外去的人。

『這太可笑了！把這場火扣在約瑟夫頭上——』

卡雷爾搖搖頭。『我的意思是——也許我們對於破壞這個字的理解太狹義了——』

他的話只講了一半。約瑟夫這時正走過來向他道謝。

第四章

雖則學校的概說介紹上仍舊和以前一樣鼓吹，黛克柔格女塾事實上已不再是一所正規的寄宿學校了。黛克柔格小姐仍舊分發着印刷精美的文憑，可是她的學生一天裏大部份的時間已經不再消磨在維諾赫拉第——這是布拉格的一個區，相沿稱爲御葡萄園的——寬大、陰沉的老房子裏，而是要上國立的擁擠而醜陋的學校去了。

黛克柔格小姐堅決不信她原有的頭銜已經隨着哈布斯堡王朝一同完結了。她對自己這所學校感到異常驕傲，認爲是首都碩果僅存的一個。當然，她今天的學生已經不是往年那些年輕的女伯爵和女男爵了——而是些批發商、下台的銀行家、律師和其他一些不以家世而以財富著稱的人的女兒。儘管如此，她還是要竭力保留往日的氣派，要她的學生把一天剩餘的時間全都用來消除她們在接觸那些粗鄙陋俗的人時所受到的壞影響。

在這個企圖上，亞卡捷琳·托爾斯泰伯爵是她的左右手。伯爵經常害着痛風性的關節炎，據他說，是在一九一九年率領一隊哥薩克騎兵團和紅軍作戰時得來的。他這頭銜的來歷並不清楚，就像他跟那個同姓氏的有名世族的關係一樣不清楚，可是他的姓氏對黛克柔格小姐說來卻有用處，每逢

有學生要來時，黛克柔格小姐就對那些家長說他們的孩子能有一位安娜．卡列琳娜作者的直系子孫做老師，在儀態舉止上一定會變得有大家風度，而且還可以學到菲爾滋舞。

庸俗的經濟理由逼得黛克柔格小姐不得不更換大部份其他的教員，同時也降低那些寄宿生的標準，不但在社會地位方面，在學業方面也降低了。到法律通過所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兒童都得進國立學校時，黛克柔格小姐的女塾便祗得變成一所富家女孩子的浮華的補習學校了。這一來注重的課程也就不得不由圖劃、刺繡、禮儀和文史學轉移到數學和其他嚴格的課程上去。這也就替女塾招來了一些新型的如維拉絲達．萊昂之流的教師，她是個地道的平民，可是卻懂得怎樣解釋畢達哥拉定理，使學生裏面最笨的笨貨在下屆期終考試時都還記得。

學院裏有幾個刁頑的學生，她們的家長，有的不住在本市，有的已經離婚，有的因為別種原因而照顧不了自己的孩子，這些人都把自己孩子朝學校裏一塞。這些學生之間組成了一個鬱鬱不樂的、同時又不受管束，專門搗蛋的集團，存心惹老小姐生氣，專和她那些年深月久的作風作對，什麼事都要發問，都要懷疑。

佩德剛來布拉格時，滿懷抑鬱，後來想到她的放逐並不一定是卡雷爾出賣了她，又變得高興起來了，從那時候起，佩德就做了這班人的領袖。在這些壞份子裏面她所以能夠使自己成為衆望所歸的頭兒，可以說老小姐也是個助長者。她是人民代表的女兒，而且部長又鍾愛她，所以在老小姐眼中，她的地位就和三十年前卡爾．佛丁南大公的私生女當時在她眼中的地位一樣——那就是說，她

要高人一等，她是學校的招牌，然而她一點也不守規矩。

再說到維拉絲迭·萊昂，悲慘的維拉絲迭。她在表面上顯得很倔強，又黑又光滑的頭髮梳得緊貼在頭上，一張苦行者的蒼白的臉總是抬得高高的，對待學生卻極其公正；不過，從她灰色平靜的眼睛裏顯出的那一閃的溫情，從她突然的一個動作或者聲音裏一點輕微的變化看去，她好像對佩德比較偏愛。維拉絲迭從不責駡學生。連那些最遲鈍的學生，祇要維拉絲迭輕聲講幾句話，或者板着臉詢問似地望着，就能使她們聽話，並且用功得命都不要。

關於她的身世，有很多的流言，這使她在大家眼中更成爲一個神秘人物。她的愛人，據說，是被納粹用非刑折磨死的。說她曾經被一個高級特務頭子強姦過，而且她還親手把那個特務頭子扼死。她從來不談起這些事情，可是在她胸前衣裳底下的確掛着一個式樣簡單的銀製鷄心，那裏面放的，大家相信，一定是她死去的那個男子的小照，或者一小綹頭髮，或者其他紀念物。衆所週知的是她貧無立錐之地；由於不願再受政府津貼，同時自己食宿又沒有着落，所以就接受這一點可憐的薪水，到老小姐這兒來教書，一方面在查理大學繼續攻讀。「這種年頭，」她有一次說，「政府的錢可以用在更有益的方面。」

佩德的正規教育曾經間斷過好多次。要問究竟的話，都是由於戰爭的影響和回到羅得涅克之後，自己不善於適應的緣故。在她上維拉絲迭的第一課時，從頭到尾一句話都不說，講的書和黑板上的舉例也不大去注意。人完全沉浸在那個聲音裏，假如這個聲音是單獨向她一個人說的，那就把

她從黑市買來的最好的衣服丟掉也不介意。下課之後，同班的另一個女孩子走出去了，維拉絲達把佩德叫過去說，『佩德·班達，你一定要聽講、學習。人生，如果我們懂得它是怎麼一回事時，就要美好得多。這一點你懂得，是不是？』

『我懂得。』佩德覺得自己就像在教堂裏說這話時一樣——啊，還不止此；屈林卡牧師從來沒有引起她這樣的情感過，這樣深刻，簡直令人苦痛，她感到一陣陣的寒慄沿着脊樑一直下去。

『那麼，不要這樣望着我！』維拉絲達嚴厲地最後加上一句。她看見佩德眼淚湧進眼眶，眼皮垂下去。她替這孩子難受。這時候，維拉絲達好像看見了過去的自己一樣——一個比現在年輕得多的自己，那些戰爭年代就像個海灣，她自己就站在對岸——然而毫無疑問地是她自己，渴想着某種愛情或者伴侶，而且發現自己遭到拒絕。

她一隻手輕撫着佩德的頭髮。『隨便什麼時候，祇要你覺得需要，就可以來找我。』

佩德時常去找她，有時候有藉口，有時候連藉口都沒有，但總是受到歡迎；可是她就拿不準維拉絲達究竟是不是眞的喜歡她，是不是並沒有其他目的。這弄得佩德又納悶，又灰心喪氣。後來佩德發現維拉絲達對她時常上杜萊沙爾家去顯得不快。在佩德看來，這種不快一點不使她難受——倒是一個快樂的發現。從那時候起，她就把部長對她如何鍾愛詳詳細細講給維拉絲達聽，故意講得過份一點，好看到維拉絲達的臉沉下來，和臉上那一剎那的不安情緒。她形容部長那雙又白又軟的小手，又談到那雙手碰上她時是一種什麼感覺，在這時候她就會看見維拉絲達的喉管牽動起來，顯然

沒法遮掩她對這件事的諦視。這是維拉絲達甲胄上面的破綻。佩德當時也不去根究是什麼原因，能够發覺這種情形，利用它，並且看到自己成為人家關心的對象，她已經很滿意了。

幾個月後，維拉絲達・萊昂越出了師生關係的範圍，開始在星期三或者星期六晚上邀佩德同她一起出去了，這是黛克柔格女塾規定的自由活動時間。她們或者逛伐爾德斯了花園，或者爬上赫拉德沙尼山到古堡上去，或者看場電影，或者跟人家去開會，在會上佩德常聽到一些男人，或者女人，講社會主義，和收歸國有的問題——那些話她在家裏就聽得爛熟，可是在這些嘈雜、空氣不流通的大會堂裏，在大庭廣衆中聽到，好像意義變得完全兩樣了。

有一次，她們上哈夫列衛克廣場附近的遊戲場去，坐上大轉輪，扶搖直上，兩個人手攙着手，暗笑着，同時又害怕。在這種時候，維拉絲達已經不是一副苦行者的臉了，臉色變得安詳，而且快樂與濟，使佩德看見也感覺快樂。

約瑟夫對維拉絲達這個人簡直知道得極少。佩德只在提到亞卡提基・托爾斯泰和黛克柔格小姐的花言巧語時，順便提到過她。

在宿費和學費之外，家長們還交給老小姐一筆他們孩子的零用錢讓她保管並支配。這筆錢的小部份是交給學生本人，作為買糖菓、看電影和其他不必要的花費。大部份則由老小姐保管着，用來開銷每月上歌劇場，或者上嚴肅的音樂會，或者看一場內容沒有問題的古典話劇的花費，碰到哪

一個遺失課本，或者哪一個女生獨用臥室裏要換一塊新的小布巾時，也在這上面支付；還有就是買生日或者聖徒節的禮品——而這些禮品，雖然是學生自己付的錢，卻從來不是什麼小玩意兒，而永遠是些實用品。

錢就擱在老小姐的寫字檯上，鎖在一個邊緣的漆已經剝落了的洋鐵盒子裏；賬是記得清清楚楚，一個克朗也不漏掉；可是老小姐和她那些寄宿生老爲這筆錢起爭執。女孩子們能夠自由支配的數目非常之少，要眞正擺一下闊，簡直休想。倘若哪一個跑來在這原屬於她們自己的錢上多討一點，黛克柔格小姐總要仔細盤問，追究爲什麼她的私房花得這樣快，現在要的這筆錢又是打算作什麼用場。

佩德把那些不滿分子拉在一起，原因是大轉輪超出了她的預算，同時她認爲時機也已經成熟了。在黛克柔格女塾外面，生活的春風已經吹進那些國立的正規學校了，大部分的學生都組織起學生會來，並且像他們的父親在工會裏一樣，在課堂上大講其話。祇有在這兒，在這所與世隔絕、位於昔日的御衛街園裏的房子裏，這個老媼仍舊像先前那樣統治着，好像這個國家從來就沒有經歷過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似的，沒有經歷過戰爭、淪陷和又一次的革命似的。

佩德還記得在維拉絲遊帶她去參加的那些會上面聽到的話。「讓我把這個地方組織起來！」她說。「讓我們提出我們的要求來——第一，我們的零用錢是我們自己的，應當全部歸我們所有，隨我們高興怎樣用；第二，每天晚上和星期日全天，都應當是自由活動時間。我們一面在正規學校裏學

習，一面還得在這裏補習，已經夠辛苦的了，這些自由活動時間是我們應得的。第二——你們提出來吧，我們一定會達到目的的，集體的行動一定能夠使我們達到目的。讓我們推一個代表團，把提案付表決。若鴉倘若不讓步的話，我們就罷課。」

「怎樣罷課呢？」

「她擺在桌上的飯菜我們不吃。那些飯菜反正糟得沒法吃。我們就拿來扔還給她。」

「眞的嗎？眞的扔？」

這時佩德想像着老小姐一張臭臉，起皺的臉上粘滿她們早餐吃的那種怪味道的麵包粥，她說，

「爲什麼不扔？給她一點教訓。而且我們就不上課，即使我們喜歡上課的時候，也不上，」——她停了一下，又接下去——「就是碰到我們喜歡的先生的課，也不上。這是爲了大家的利益。」

「你可肯在代表團裏領頭嗎？」

「當然！」

「你肯代表我們說話嗎？」

「肯。」

她毫不害怕。團結就是力量。何況她是人民代表的女兒，又是部長的朋友，老小姐決不敢隨便讓事情鬧開來的。

亞卡捷基·託爾斯泰弄不懂爲什麼今天下午任何事情都不順當。

「姑娘們！」他拍拍手，「請注——意！」

老小姐皺着眉把藍色的多瑙河開頭的一小節再彈一遍。第一對——一個臉上長滿粉刺的高個子女生，汗出得非常厲害，和一個長了兩條肥腿的小個子，金頭髮梳得像假髮似的——開步跳起來。

「一——二三！一——二三！」亞卡捷基·託爾斯泰叫着，叫到「一」時用自己不靈活的腿頓一下。在舞室後部一對對等候的女生中間，一陣陣忍不住的吃吃笑聲散播開來。有人在模做亞卡捷基重濁的喉音，「一——二三！一——二三！」

第二對跟着上來，跳錯了拍子，站住了，笑得不可開交。

音樂停下來了。

老小姐站起來，把鈕邊領子拉下來遮着平坦的胸部。「嘲笑人家的習慣、特徵、弱點是極其沒有教養的事。那個說『一——二三』的，她的零用錢要扣掉一半，並不是罰她不懂得規矩，而是罰她表現得沒有教養。哪一個？」

她的一雙尖銳的眼睛把周圍緩緩地巡視一下。

沒有人站出來。

「哪一個？」

佩德剛才因爲沒有興致，並沒有模倣亞卡捷基，但是她知道自己應該起帶頭作用。

『小姐—』她說

『下課，你到我的辦公室來見我，佩德 —現在就來！』

黛克柔格小姐拿起那本很大的初級華爾滋舞曲附選指法，夾在腋下，大步走出去，託爾斯泰伯爵跟在後面。

『同學們！』佩德招呼大家。『時候到了。』

三個被推舉出來跟她一同擔任代表的女生勉強跟着她走了。四個人走下那段樓梯，一聲不響，雖然表面上很鎮定，心裏卻很緊張。其餘的人遠遠的在後面擠在一起，就像實驗室籠子裏的白鼠碰見一隻戴手套的手伸進來時那種樣子。

老小姐坐在那隻洋鐵盒後面，抬頭望望跟佩德一起進來的三個人。『你們來幹嗎？』

『她們是跟我一起的，』佩德說。『我們是代表團。』

老小姐站起來。她比佩德矮，也比她瘦。

『代表團？』她極力揣摩着可能是怎麼一回事，『我說你們沒有教養，你們派一個代表團來找我理論嗎？』

『代表團是上這兒來提出我們的要求的。』

『要求！……這更加沒有教養，』老小姐說。『要不要我打電話給你的父親？』

『他不在布拉格，』佩德得意揚揚地告訴她。『議會裏很少在週末開會的，小姐。』

老小姐皺着眉頭望一望日曆，今天偏偏是星期六。她總過寫字檯，更靠近這個革命核心一點。她原意要跟佩德作一次披心瀝膽的談話，然後再取消對她的懲戒以表示寬洪大量，實際上這樣做完全是爲了不願意觸犯班達代表或者部長。她的一番好意完全給毀了，現在和這班叛徒頂着面，她非鎮壓一下不可，而且得馬上採取行動。倘使班達代表和部長是跟她所想像的那樣，那麼他們一定會衷心贊成她這一措施。

『好罷！』她說。『把你們的要求說出來！』

佩德覺得這個小不點兒並不是一個好對付的人。可是這時候也只得硬着頭皮做下去了。她深深抽了一口氣。

『第一，我們的零用錢歸我們，全部份，永遠歸我們。第二，每天晚上和星期日發大是自由活動時間。第三——』

老小姐臉上的皺紋加多了。『第一條——不答應！第二條——不答應！什麼都不答應！你們四個人全都扣掉一個月的零用錢。哪些人派你們來的？把名字說出來！我要名字！所有的人的名字！』

老小姐氣勢洶洶，非常怕人，佩德被她弄得六神無主起來。她覺察到和她同來的三個女孩子嚇得不由自主地退後幾步，她知道這時候自己非說話不可了，否則就只有聽由老小姐擺佈，再沒有商量的餘地。她自己也害怕起來了，竭力回憶着卡雷爾的面貌，和維拉絲達的面貌，藉以壯膽，同時想

着他們會說些什麼話。

『名字！』老小姐追問。

『我們要罷課！』佩德衝口而出。『我們不吃飯！我們不上課！我們不——』

一個巴掌打在她的臉上，火辣辣的。眼淚湧到眼眶裏來，模糊了她的視線。

佩德叫出聲來。驚嚇和劇痛使她發出短短的一聲喊叫。她看見老小姐矮小的個子，衣衫皺亂，兩隻鼠眼閃着怒光，一嘴不整齊的老牙全露了出來。

佩德舉起拳頭，重重的向那些牙齒搗去。老小姐向後倒去，跌倒在寫字檯上，撞在洋鐵盒鋒利的邊緣上。發出短短一聲尖叫後，就此寂然。

代表團從辦公室裏飛奔了出去。

第五章

正月裏的風雖則不大，卻是又寒冷又持久。風從山上颳下來，把結着冰的松林裏的嚴寒也帶來了。有人發善心在施工架頂上懸掛了一張做防雨布，可是風仍舊從那些破洞眼和裂縫裏鑽了進來。

卡雷爾脫下手套，呵呵自己的手。他苦笑了一下。一雙可憐的敏感的醫生的手——現在變得又紅又僵，胳臂也覺得酸痛。他偏下身子，打量一下他砌的最後一排磚頭。多數的磚頭都是從大火後的破牆頹垣上撿出來的，殘缺不全而且給燒得黑黑的，很不容易砌得齊整。馬丁尼斯教堂淒涼的鐘聲從稀薄的空氣中傳來，在施工架的那一頭，一個嘶啞的男高音唱着：

今天早上我那可憐的老婆躺在被窩裏呀，
我可看不起她呀，
這個禮拜天的早上呀，
爲了……這該死的突擊隊——嗒嗞嗒嗞！

二號熔爐間沒有給燒得像卡雷爾在進行工作的那一所房子那麼慘，他們把澆了柏油的木板釘上去做屋頂，釘子一根根給搥進木樑時發出的搥擊聲正好給那位唱歌的人打拍子。卡雷爾把手套戴上，又拾起一塊磚頭。身邊筐子裏剩下的磚頭已經不多了。

他覺得腳下踩着的施工架板微微震動。有人爬上梯子來了。先看見筐子的兩隻柄，再就看見克拉伐特蒙了灰塵的長臉，最後整個人都看見了，顯得很吃力的樣子。克拉伐特把筐子卸在施工架上，在一旁看卡雷爾砌上一塊磚頭。

「我來做給你看，」他說。

他拿過卡雷爾的泥刀，在灰泥裏蘸一下，只兩下就把灰泥抹平，磚頭一放下就放在正確的部位上。

「刷——刷——兩下！」他說。「就是這樣。」

卡雷爾兩手插在外褂口袋裏，這件舊的美國陸軍外褂早已穿得破破爛爛了。他向克拉伐特說，「我下一次替人家割扁桃腺時，找你來割，刷——刷——兩下，也就是這樣。」

「覺得有意思嗎？」克拉伐特問他。

「還好。不過幾個星期，天天這樣做工可不高興。」

「那些建築工人也不高興老做同樣的工作，」克拉伐特告訴他。「他們沒有一種古舊的迷信，認爲冬天不能造房子。」

『可是他們這一個星期來都在這兒做工！』卡雷爾指指那邊的熔爐間，那座房子除了屋頂和窗子，已經全部重建好了。『那可不是自己提出來的，是不是？』

克拉伐特微笑着。『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他們說服的。我問他們，要不要把羅得涅克的玻璃工人找來，做給他們看冬天能不能造房子，又說他們已經向我們挑戰，而且——』

……這個禮拜天早上呀，

爲了我……這該死的……突擊隊呀……

男高音中斷了。

『這個禮拜天，和下個禮拜天，和上個禮拜天，哈利路亞！』克拉伐特說。他的一雙手在這一段交談中就沒有停過，這時候歇了下來。『你怎麼想到上這兒來的，卡雷爾？』

『哦——我也不知道……』

『你的哥哥和弟弟不會來的！』

卡雷爾伸手拿過泥刀來。『你這句話，克拉伐特，說約瑟夫肯定是沒有說對。他祇要想到，準會來的，還會顯點身手給你看呢　他的一雙手挺能幹。再說，他不是爐子裏面也去過的——記得嗎？』

「我想起你拉赫了……」克拉伐特拿起空筐子。「約瑟夫一定是泄氣了。或者是害怕——」

「害怕什麼？」

「譬如說　從施工架上掉下來罷。」

卡雷爾又砌上一塊磚頭，把多餘的灰泥刮掉，刮得很乾淨。「你是說，有人會使他站的那塊板滑下來嗎？」

「我並不是說有人會這樣做，」克拉伐特急忙說。「我是說他會這樣擔心。」

「約瑟夫不是那樣的人！」卡雷爾冷笑着。「得承認他有他的本事——而且有毅力。再說，我認爲他現在比從前覺得更加放心了。」

「自從那一次開會之後？」

「就是自從那一次開會之後，」卡雷爾淡淡地說。「他那天受盡恫嚇和辱罵，祇要那些人對他覺得抱歉，於他就有利。」

「這種利益是你給他的，卡雷爾。」

「我是怕鬧出事情來。你要他們動武嗎？」

「不要，」克拉伐特邊說邊走。「我給你再拇一簍磚來。」

卡雷爾望着他敏捷地爬下梯子。然後不做聲地又工作起來。他爲什麼要來呢？突擊隊！志願隊！貢獻你的勞動！參加在幾百號工人裏面做這類的事情使他感到一種愉快：可是在馬丁尼斯—

個施工架上緊貼着一堵冰冷的牆工作了幾小時之後，那種愉快覺得只能在口頭上說說了。他實在應當待在羅得涅克。有些病家還等着他看病呢，明天他準要忙得不可開交。

不，他做這項工作一點不覺得愉快。並沒有人要他報名。他到這兒來是出於自願的，因爲那天在大會堂裏他也是出於自願站上講台，改變了當時的情況的。不管那天晚上他在政治、道德和他的個人的見解方面是多麼正確，結果卻使他哥哥約瑟夫在那把交椅上坐得更穩了，然而擺明着他的哥哥是不適合於坐那把交椅的。

卡雷爾惡狠狠地在磚頭上澆上一鏟灰泥。出於自願——就是這個圈套。你倘若要自由自在的話，你就切不可捲入集體性的事情，可是倘若你要參加進去，你就得成爲團體的一部份。一個人心腸好，遇事肯幫忙，能分別是非，自己相信怎樣對就怎樣做，都還不夠。在這種年頭兒是不夠的。

克拉伐特又掮了一疊磚倒在他腳邊。『來，卡雷爾，歇一下罷。我們生了一個火呢。』

卡雷爾跟着克拉伐特走下搖搖晃晃的梯子。有人在燒爐間裏一個風吹不到的角落裏安放了一個舊油筒，筒的四周開了些窟窿，用殘餘的、燒焦的梁木在筒裏生了一個火。約摸有十來個人擠在這個臨時拼湊起來的爐子四周，伸手在取暖，臉掉過一邊避着煙。他們讓出一個地方給他，並且給他找來了一隻水桶翻過來當椅子坐。

『我們是輪流烤火，』克拉伐特說。『這樣頂好，工作可以不致完全停頓下來。』

卡雷爾燃起他的煙斗。油筒裏發出的熱氣使他全身暖和起來，手和腳的麻木感覺逐漸消失，他

開始對這些歡迎他來烤火、又和他在一起烤火的人有點親切之感了。

「你知道，醫生，」小組長維德斯拉夫·提爾尼說，「你這個人不壞。有學問的人不全是像你這樣肯在禮拜天跑出來，而且還肯做這種我們是不得不做的下賤事。」

「別提了，」卡雷爾不要聽奉承話，「別提了。」

那個名字叫布拉傑克的工人摸摸自己沒有剃鬍子的發青的下巴。「全是那些人搞出來的；否則的話你就用不着上這兒來，醫生，我也用不着上這兒來，誰也不用來。把屁股都給凍掉了都是因爲——」

「你還要唱你那種老調嗎？」一個嗓子像蘆笛似的、年紀較大的人說。「而且還當着醫生這樣說，他不是在會上給你算清賬了嗎？是我們自己的過失，大家的過失——你是這樣說的，是不是，醫生？」

「大概是這樣……」卡雷爾按按烟斗裏的菸絲。「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

「你的意思是什麼呢？」布拉傑克問。

卡雷爾決不定要不要解釋給這些人聽，他在那次會上說的話雖然正確，但是也可以說不正確。克拉伐特眼睛裏面的神情幾乎是諷刺的。卡雷爾生氣地吐出一根從烟斗管子裏吸出來的菸絲。

「不要站在那兒這樣不關痛癢的，克拉伐特！倘若那天你沒有把會開糟了的話——」

「你完全對的。從那天起，我一直在罵自己。倘若我沒有聽任像布拉傑克這樣的人撒野的

話——」

「我高興講他媽的什麼就講什麼，」布拉傑克咕噥着。

「假如聽任他撒野的話，」克拉伐特爲要加重語氣又重複了一句，「我想你哥哥約瑟夫會提出辭職的。」

「你當時是不是希望他辭職呢？」

克拉伐特聳聳肩。「我不願意表示意見。你或者會認爲我有私心。可是讓我問這兒所有的人：哪個對約瑟夫．班達信任的？」

十二個人裏面祇有三個人舉手。

提爾尼小組長溫和地說，「我的意見是，他儘管到別的大規模的玻璃廠裏去擔任任何重要職位去——可是不要待在班達，或者澳錫爾。」

「就因爲這場火嗎？」卡雷爾問。

沒有一個人答話。最後，提爾尼組長清一清喉嚨說，「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們的意思，醫生。以前我們是糊裏糊塗的。我們也不過是從去年起才開始想到這件事上來的，後來這場火使我們完全看清楚了。如果班達廠和坐在我們屁股下面的這堆垃圾真的是屬於我們的，那麼就應當由我們裏面的一個人來管理——不應當由一個生來就把我們呼來喝去的人來管理。」

卡雷爾躊躇着。跟他們一起坐在這只箱油筒面前是一種權利，他要說的話可能使他不止要襲

失掉這個權利，還要喪失掉更大得多的權利，可是他也顧不了這個了。後來他淡淡地說，『我跟我的哥哥約瑟夫是在同一張床上生的。』

『你不同！』布拉傑克笑了。『那天你在會上那樣收拾我們，要是換上別人，你想我們會把他放過麼？』

卡雷爾盯着油簡上那些打穿的洞裏星星點點的黃色火燄。他們對他的信任漸漸脫離了私人的感情了，他不大喜歡這樣。『我哥哥約瑟夫是老大，而我做了醫生，』他冷酷地說，『這完全是命運。』

『約瑟夫・班達先生還不算頂壞的，』那個嗓子像蘆笛的人說。『你那個父親，彼得・班達先生——那才是厲害角色呢！』

『我知道是什麼緣故，』提爾尼說，抓起圍巾的一頭緊着領子。『你知道，醫生，你並不處處覺得比我們高一等。你哥哥約瑟夫卻這樣覺得——他的確能够親手做出一件精巧的玻璃器皿，這一點我是可以做見證的。因此你們兩個人才這麼不相同。』

卡雷爾不由得笑起來。他看出他們也祇能用親暱的口吻來表示他們的情感。這是他們開門歡迎他加入他們集團的一種姿態。

『對的，大爺！』布拉傑克說。『你讓醫生再砌兩個禮拜天的磚頭，他就會跟我們一樣了。』

『誰要跟你們一樣，布拉傑克！』克拉伐特說。『聊得不少了！上工罷，現在！』他吹了一聲很

尖的口哨，招呼第二批人下來烤火，然後陪卡雷爾回到梯子那邊。

卡雷爾的脚才踏上第一級的梯磴就停住，『克拉伐特！』

『什麽事？』

『這種工作還不壞！……』

『是的，可以使人身強力壯。』

卡雷爾繼續跨上兩步又停住，臂彎勾着一邊的梯桿。克拉伐特還站在下面。

『克拉伐特——我覺得約瑟夫應當辭職。』

『可是我們不能逼他這樣做。』

『你們爲什麽不能？』

『我們已經把機會錯過了——我跟你。』

卡雷爾笨手笨脚地爬上梯子，穩住身體走回原來工作的地方。刷——刷——兩下子，他又動手做起來了。也許因爲剛休息過的緣故，也許是找到了竅門，工作做得比先前快了。筐子裏不一會兒就空了。

『磚頭！』他喊。

『來啦！』又是克拉伐特。他把裝得滿滿的筐子放下來，對着那塔牆點一下頭，說：『高起來了！』

卡雷爾的手並不停下來。『有別的法子叫他辭職，』他說。

『你談談看。』

『找你們布拉格的總工會去，我在會上也提到過。或者找你們的黨！』

克拉伐特額上的皺紋朝上抬了起來。『你知道，我去過布拉格　在這場火以前，我見到諾法克。』

『哦，他跟你說些什麼呢？』

『他問我三個問題。問我可知道約瑟夫的黨有多麼大的勢力？問我對約瑟夫不滿可有什麼具體的事實根據？問我為了解決這一點糾紛值不值得引起一次政潮？布拉格就是這種態度。』

卡雷爾把磚頭排成一行。一雙手機械地操作着。在砌好的每一行磚頭上再砌上一行磚頭的砌法是，把一塊磚頭放在已砌好的兩塊磚頭的正中部位上。要造得堅固，我們建造起來的房子要用上好多年呢。

『你說的對，』他終於說，『這事祇有由我們這兒自己解決。你們能不能用罷工威脅呢？』

『用罷工對付哪一個？對付我們自己嗎？廠子是我們的。我們需要玻璃呀。』

『要不要我跟約瑟夫談談？今天晚上就跟他談。怎麼樣？他通常在週末要回到羅得涅克來的……』

『你可以試一下，卡雷爾，』克拉伐特體貼地說，『假如這樣使你覺得好受些的話。』

班達敞的卡車就像梭子一樣來回駛着，把突擊隊分批載回雛得逕克，卡雷爾站在卡車上，變得焦灼起來了。雖然滿身汚穢，人又疲倦，他的神經卻很緊張，對那些跟他擠在一起的人很不耐煩。說實在話，雖然他差不多已經是他們裏面的一個了，而且還準備當他們的大使，他卻仍舊覺得跟他們之間還有着距離。有這麼一會，他簡直盼望在他回到家的時候，他的房東太太會告訴他曾有人打電話來請他出診，甚至於不止一個病家打電話來過，那樣，他就不得不拿起他的小黑皮包，趕出去看病了。

他回到家時並沒有碰到這類事情，並沒有什麼人害耳腺炎，或者跌傷脚踝。在白天裏做着工、跟那班人在一起的時候，他覺得這並不困難而且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祇要走到約瑟夫家裏告訴他！——現在卻變得不現實，不可能了。而且這樣做究竟會有什麼好處呢？還不是招來約瑟夫幾句尖刻的話，叫他滾開，不要管他的閑事！

可是約瑟夫倒是又誠懇又親熱地歡迎他。

『你怎麼不早點來！』他說。『那樣就可以跟我們一起吃晚飯！』他叫麗達。『叫人給卡雷爾弄一盆菜來！今天的飯菜可真不壞——一定還有得多——』

他領卡雷爾走進起坐間。假如麗達有點疑心的話，她表面上還看不出來。卡雷爾覺得稍爲放心一點。膝上放了一只盆子，裏面盛着燒牛肉、馬鈴薯和肉汁，他一面吃，一面盯着套在約瑟夫脚上

的一隻講究的大拖鞋裏。起坐間佈置得很舒適，燈光又亮；約瑟夫穿了一件深綠的、絲絨翻領的家常上衣，抽着紙煙，一舉一動都顯得很安閑自得。忙了一天下來，這一盆飯菜和屋子裏的暖氣使卡雷爾瞌睡起來了。他本來看見麗達安排的傢具總要皺眉頭，現在連這個勁也鼓不起來了。

約瑟夫在跟他談着佩德——說她多麼喜歡他爲她挑選的那個紫克柔格女裝，又說她多麼得部長的歡心，部長因爲沒有兒女，實際上等於收她做養女了。不管是有意或者無意，約瑟夫是在佈下一個家族感情的網，這個網罩着卡雷爾，弄得他簡直動彈不得了。

『我現在覺得好過多了，』約瑟夫說着：『自從你搖過那一陣——呃，搖過那一陣。就是你搖過的那一陣。這使我對人民又恢復一點信心了。』

卡雷爾摺起餐巾布，把盆子和刀叉遞給麗達。麗達接過那些東西，不馬上拿走，刺探地留着他說道，『約瑟夫告訴我你救了他的命。至少使他少流許多血。我要謝謝你。』

『哦，對了！』約瑟夫大搖特搖着拖鞋。『他跟那班流氓講話的那種樣子！我平生就沒有見過使我這麼詫異的事。』他把腳擱在椅背上。『可是這一點我一向是知道的。卡雷爾，我知道只要他們太越出範圍時，你就會看出你結交的是哪一種人。哦——我們不談這個吧，好嗎？你近來忙些什麼？就說今天吧，你做了些什麼？』

『就說今天吧——』卡雷爾覺察到麗達非常注意地留着他。他現在能夠肯定，麗達根本不像約瑟夫那樣相信他的心腸已經改變過來。她對這件事的信心比起約瑟夫的信心來要相差一半還不

止。要替他的哥哥打這一針可不容易。「今天我參加了突擊隊。」

「突擊隊？」

「修建漢姆爾那邊的熔爐間。」

「真的嗎？」約瑟夫拍一下自己的膝蓋。「了不起！你做的什麼工作呢？」

「砌磚頭。」

「你應該招呼我一聲，卡雷爾！」他好像想起了卡雷爾砌磚牆那副模樣覺得非常好笑似的。「我們兩個可以開了我的車子去，我也可以砌些磚頭。這的確是件大有積極意義的事！說正經話——這種突擊任務，所有這些發動社會聰明的花樣，我們可不能全讓共產黨去做！我下一次回來時，要是他們再組織突擊隊，你讓我知道，好嗎？」

「好……」卡雷爾伸手理理頭髮。本來是那班人的親信，現在卻升做約瑟夫的同黨了。他得趁早不要讓事情這樣發展下去，免得落到自己都沒法脫身的地步。

「約瑟夫，我來是因爲——」

「你果然有特殊原因嗎？」她還說。

「是的。」

「那麼，說出來吧！」約瑟夫高高興興地說。

「我來勸你辭掉國營廠長的職務。」

拖鞋吊在約瑟夫的腳上一動也不動了。

『因為這樣對你好些，約瑟夫，對廠子和那班人也好些。』

『是嗎！』約瑟夫臉上一點笑意都沒有了，板得像綳在鼓上的皮。

『他們對你不信任。』

『哪個不信任我？』

『那班人。』

那張臉不再板了。『管他媽的他們信不信任我　祇要政府信任，我的黨信任，我自己信任，就行！你今天講話跟你在那天會上講的兩樣！誰唆使你的？誰派你來的？共產黨嗎？』

『我自己來的。』

『自己來的……？』醍達說。

『對了，完全是我自己要來！』卡雷爾厲聲說。

『我相信你！』那次開會的情形和卡雷爾替他辯護的話在約瑟夫腦子裏還很鮮明，所以他還想跟他理論一下。『我相信你。』他嘆口氣。『至少你以為你是自己要來的。我的好卡雷爾，』——他這時已經完全鎮靜下來，又擺出老大哥的樣子來了——『我一直希望你能最後擺脫掉他們的影響。他們非常狡猾。他們使你認為你是出於自願，事實上你卻是替他們打頭陣。他們要趕掉我，在那天會上就打算這樣做，結果因為你出來攔阻而沒有成功，因此現在又推你出來做他們的掩護和工具。』

『工具？』卡雷爾說。約瑟夫認爲人家也像他自己那次利用牛肉湯那樣在耍手段。『我不相信我是個工具。』

『你不是？』約瑟夫起身站在他面前，顯出指摘的神情。『你自從發現布拉赫患了「磨工手」之後就一直替他們從火中取栗。』

卡雷爾一時弄得迷惑起來。約瑟夫提出的這個問題他過去也時常想到的。可是他馬上又把這種想法撇開。要是說一個人祗能有他自己獨創的見解，跟別人的見解完全沒有關係，就像註過冊的商標或者一個作品的版權那樣，版權所有，不許翻印，這種要求眞是荒唐！一件事情只要是公正的，就是共產黨跟你這樣說過也仍舊是公正的——何況他們並沒有跟你說過。

『我眞不願意看到有一天你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非辭職不可，約瑟夫，』他說，『現在辭職要有面子得多，而且還可以留給人家一點好印象。』

約瑟夫雖然穿了厚拖鞋，一雙腳卻是冰冷的。要是卡雷爾的警告果眞有人做後台，那怎麼辦呢？不錯，卡雷爾是工具，是傀儡，是他們推他出來掩護他們那隻手的，但是這樣一來，那隻手不是更加顯明了麼？你不要辭職，杜萊沙爾說過，無論怎樣不要辭職！辭職——叫他放棄他在自己廠子裏最後那一點地盤，同時放棄維肯利嗎？要他辭職，那得先把他打死再說，就像在大火之後的那個會上他們可能打死他那樣。

他低頭向卡雷爾微笑。『就是我願意的話——何況我並不願意——我也不能辭。』

來了個冷場。

後來龐達開口了，『那天會上，卡雷爾——你根本就並不是真的想攔阻他們的，是不是？』

『我想我還是走罷，』卡雷爾說。

出來到了街上，他回頭望望這座他父親遺留下來的房子，它就像一座兩翼張開的陵墓，只有一個窗子裏有燈光，他心裏突然感到一陣冰涼。他原是一番好意，可是現在連好意都得不到諒解了。

第六章

一個滿足於他周圍環境的人，他寫的作品很少能傳之後世的。自從印刷術發明以後，大部份具有靈感的哲學和藝術都貫串着反抗的精神。我們只要仔細推敲一下他們的文字，就是在那些表面上好像和自己的社會融洽無間，不公開表示抗議的作家的作品裏，也能找出些蛛絲馬跡來，從那裏面可以看出他們異常的不滿和隱中的反抗。

這種同一圖案的再次重複使我們看出這樣一條規律來：那些反對意見、批評和對抗就像麵團裏的酵母一樣，沒有它，麵包就會變得索然無味。起來反對諸神的普羅米修斯實在就是創作家的模範啊。

反過來說：到反對意見、批評和對抗遭到禁止，而且禁得不必要時，創造的動力就給扼殺了，或者陷入昏眠狀態。不過反對意見決不能通過立法程序使它絕滅；使『個強』的水壺一直沸滾着的就是這種可惱的微火，可是任何教會，任何思想警察都沒法撲滅它；所以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我們對於德國人的所謂焚燬書籍的最後效果，大可不必過分擔心！

可是如果人類會終於建立起一個社會，非常富足，非常平等，要什麼就有什麼，弄得反對這

樣一個社會不但沒有意義，而且簡直愚蠢，那怎麼辦呢？地球的蘊藏多麼豐富！我們的科學知識又是一日千里地增長着！我們什麼事都用不着操心，祇要用上一點常識，組織起來，工作起來，祇要消滅那些想攫取這種財富和這種知識為己有的人——烏托邦就是我們的了。

而且是怎樣一個烏托邦啊！我們全長得很胖，而且表面上都很快樂；然而，我恐怕任何一個具有一點點獨立心靈的人都要膩味死了！

摘自湯姆士·班達：自由論

湯姆士挑選了維諾赫拉第區又小又沉悶的晨光旅館的理由是因為房金便宜點，在那裏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又因為他不願意在廣場旅館裏碰見約瑟夫。這些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那裏的招待惡劣，還有一種腐朽的霉臭，祇要腳一觸到地毯上就發了出來，而且整個旅館個個房間裏都充溢着這種氣味。

跟平時一樣，電梯總是不上來。湯姆士決定走下三段樓梯到樓下廳堂裏去。樓梯旁邊的窗子被廚房裏冒上來的蒸氣薰得油膩膩的，那些窗子俯臨着一座有圍牆的院子，清晨灰色的光亮在院子裏變成一片無法形容的奇妙的幽暗——在這樣愚蠢的一天，在要討論出版日期、封套設計和送校問題的一天，這種天色可不是好兆。哎——只要巴辛尼能夠吃下這部書，走幾層破樓梯又算得了什

麼？

巴辛尼在那封客氣信裏並沒有提起什麼，祇邀請他今天早上來談話，信裏附着一張火車票，二等車的。要一個出版家在一封事務性質的信上對一本像自由論這樣複雜的書發表具體意見，那也不大說得過去。巴辛尼也許心裏有什麼顧慮，也許還會把他的顧慮告訴他——可是他是沒法否認這本書裏那些見解的廣闊、豐富和新穎，以及文筆的優美的——何況，湯姆士笑了，合同總是合同啊！

『班達先生！』坐在寫字檯那邊的職員裝着笑臉，機械地伸手去接湯姆士的鑰匙。『有位小姐等你！』

『謝謝你，』湯姆士點一下頭，心裏冒起火來：凱蒂——她追來了。可是哪兒有凱蒂。就在那嵌褪了色的馬薩里克總統騎馬的照片下面，坐着一個陌生的少女，在看報紙。

『對了——就是她——』職員說。『剛剛才來的。我叫開電梯的上去叫你的——』

『一定沒有找到我，』湯姆士隨隨便便地說。『我是走下來的。』他眉頭一皺。巴辛尼倘若要延遲約會時間，他會打電話來的——因此這個少女不會是人文出版社派來送信的。可是除掉人文出版社還有誰知道他在布拉格，並且知道他的住處呢？

『她的確急於要找到你！』湯姆士沒理會這句話，眼睛仍舊望着那個少女。職員把手縮了回去，做了個鬼臉。急色相，這些外省的雜種。

那個少女還沒有覺察到有人在打量她。湯姆七看見她深顏色的頭髮，在白皙的前額上襯出一道分明的界線，長睫毛遮着眼睛，一時看不出眸子的顏色來，式樣簡單的罩衫上的線條顯出乳部很小，一隻銀製的鷄心形的盒子在她胸脯上懸盪着。

大約是個女記者，從人文出版社打聽到他在布拉格，並且住在晨光。一個文學雜誌的記者，乎日稿費很低，想找他弄一篇短短的談話，找幾個零用錢。這種類型他是知道的。熱烈，而且滿口恭維，他們有本事跟你混得很熟，弄得你實際上就等於替他們寫下他們所要的文章。

好罷，他今天興致很好，應酬她一下也無所謂，不過要等一會兒，這會兒他沒有空。他塞一張小鈔票給那個職員。「告訴她我出去了。吃過午飯才會回來。跟她說要先打個電話來約一個時間。」

「好的，斑達先生，」職員說。

湯姆七轉身走了。這時候那個少女站起身來，在門口追上了他。

「你是湯姆士·斑達先生嗎？」她問，語氣很着急。

「是的，」他說，「可是——」

「我叫維拉絲達·蒙昂。」她伸出手來，他覺得握在自己手裏的手又溫暖又堅定。

「你這時候來找我，眞是不巧得很。對不起——」他停住不說，那雙深灰色的眼睛使他吃了一驚，眼珠就像山中雨後湖水的那種灰藍色。他勉強壓制着這種美色的誘惑，說道，「我跟人家已經

有約。」

「我可以等。我可以在這兒等你嗎？」

她太緊張了，不像個記者，連一個文藝報的通訊員也不像。可能是個年輕的女演員，以爲他手頭有一個劇本呢。這個主意倒不壞。只消三個月他就可以寫出一個劇本來。第一幕，男女兩個認識。第二幕，兩個人被分開了。第三幕，團圓。幕下。在寫了自由論之後，來寫一個這樣的劇本倒是有趣得很。

「你有什麼見教呢，萊昂小姐？你是哪方面的？」

「我是個教師，」她帶着歉意說。「說清楚一點，是黛克柔格女塾的講師。」

「是嗎？有什麼事呢？」

看見在她提到黛克柔格女塾後，他還是不明白的樣子，她又說，「我是佩德的先生——你的姪女佩德——」

「黛克柔格女塾！當然啊。對不起。我本來要看望佩德去的——她怎麼樣？——不過我昨天晚上才到——今天早上我又忙得很，你可以看出……」

「是關於佩德的事情！」

她的聲音很焦急，這使他猶豫起來。他看看錶。離跟人文出版社約會的時間祇剩八分鐘了，他得叫一輛汽車，這一帶還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出租汽車呢，眞要命！

「我說，萊昂小姐——你可知道佩德的父親就在這兒布拉格，一星期中多數的時間都在這兒？他住在廣場旅館，我敢說他一定很高興——」

「我知道班達代表，」她靜靜地說。

一定是女學生的一些鬼事情，他心裏想，不能讓約瑟夫知道的事情。最可能是跟錢有關係的事。他們大概把這些孩子管得太緊了。他嘆口氣。「你一兩個鐘點之後再來這兒等我。再會！」

他沒有聽見她道謝。在街角上他找到一輛汽車。危坐在彈簧已經壞了的後座上，在他腦子裏忽然掠過一個念頭，覺得跟這位維拉絲達·萊昂一起喝杯酒，為一個大方而悅目的封套慶祝一下，倒很有意思。

「我的好班達先生！」

這位出版家招呼他很親熱，握手也很熱烈，他所以這樣做是要使湯姆士能擺脫拘束，又覺得很舒服。然而，那種親熱的聲音有點特別，使湯姆士覺得不安，雖說他很想躺在椅子上，消受一下巴辛尼的恭維，聽他談一談關於這本書的出版計劃。

艾賈·巴辛尼博士斜倚著寫字檯。這是他有意做出來的一種姿勢，為要使室內空氣顯得輕鬆。

「你的大著我讀了兩遍，我得說第二次的印象更加深刻。我發現一種新的美，新的思想深度，和新穎的見解，這都是我第一次讀時沒有能充分欣賞到的。我要向你道賀，我的同事們對這本書的

估價也和我的看法一樣。」

湯姆士微笑。

這些月來的研究，多少概念寫下來又撕掉，多少見解形成之後重又改過，內心的那種苦苦掙扎，持論那樣力求公正，差點兒把自己都給毀掉——這些總算值得了。工作完成了，而且受到讚揚。發言人說了話了，他的聲音將要被人聽到，他在他的民族和他的時代的思想體系上作的這一點貢獻將要和讀者見面了。

「花了我兩年功夫，」他說。「比兩年還多一點，我記得。這也許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艱苦的兩年，巴辛尼博士，連逃亡國外那幾年都沒有這麼艱苦。」

出版家會意地點點頭。

「所以我現在急於要看它出版，」湯姆士說下去，「這一點我希望你們會原諒我。現在是正月的第二個星期——我知道紙張、印刷所都還要想辦法——不過這本書跟你們出版的那些大部頭的營利性質的書籍比起來，只能算是本小書……你們能不能今年春天出版，就說三月底或者四月初罷？」

天哪！巴辛尼心裏想。這麼小一個蛋，要花上兩年多的時間去孵！倘使班達能夠在一年前拿來，或者六個月前……時光飛逝，世事已非，這人自己該明白目下是什麼情形，用不着我來告訴他……

湯姆士說，「哦，春天如果不成——夏天總不是太好的時候——那麼秋初罷？」

就是杜萊沙爾私人詆我，巴辛尼盤算着，他也勉強不了我。杜萊沙爾已經不再在風頭上了。我可有個出版所要照顧呢，不管杜萊沙爾是政府委員不是政府委員，人文出版社總得辦下去。這裏還有金錢的關係，幾百萬呢 —他不能爲了這個小夥子的一點幻想要我的書店冒這種風險—

『巴辛尼博士！』

『我的好班達先生——這件事使我爲難，使你也爲難……這本書我們不能出版。』

湯姆士一動也不動。他簡直沒法相信。

巴辛尼話說得很快。『我眞巴不到出版它。老天是我的見證，班達先生。可是還得考慮到其他方面，—你一定也已看到，自從那次我們會面簽訂合同之後，政治局勢已經有了不少改變，哦，我們會想點辦法的，這個你不用煩心。預付給你的錢，當然算你的，我還跟我的同事們談過在這個之外，再送你一筆相當的數目，這是我們樂於奉上的。版權也仍舊退給你——』

『巴辛尼博士！爲什麼？』

出版家忍住一口氣沒有噓出來。他原希望他剛才的一番話可以減輕這件事對湯姆士的打擊。作家們眞是他媽的太敏感，太不現實了。『你要我明說嗎？毫不客氣地明說嗎？』

他看見湯姆士從大椅子上起身，打算站着。可是人有點站不穩。只不過是一本書，巴辛尼想。他可以另外再寫一本。同時他還可以找一個不怕風險的人印他的自由論。我爲什麼要做替死鬼？他是個作家，不妥協的態度在他是不會蒙受什麼損失的；我可有個事業要照顧，我就沒法那樣做。

「我希望你能夠明白說，巴辛尼博士。就憑我兩年辛辛苦苦的工作，也值得你明白地說一說。」可憐的人兒！然而以他這樣的人，這樣態度總還算不錯的……

「你的書，班達先生，雖然從純哲學觀點看，是非常動人的，對我們却沒有用。可是這並不是說別的出版家也不會要。他們如果有點眼光的話，就會搶着要——」

「爲什麼對你們沒有用？」

「因爲這本書把人人都得罪了，把什麼都推翻了，和一切流行的見解都合不上。」

「可是這是自由啊！」

巴辛尼搔搔自己頭髮剪得很短的黃腦袋。「是的——我知道！」

「這本書的內容原該講這個！」

湯姆士開始鬪爭了——爭的已經不是出版不出版的問題，而是他書中的見解了。「如果一個人除了一般流行的見解之外，就不能說話，那還成什麼自由！」

「我的好班達先生——」

「不要儘叫我：我的好班達先生！我受不了！」

「我可以隨便怎樣叫你！」巴辛尼變得強硬起來了。「你在四六年大選以前寫下這篇論文的提要時，你是跟當時的見解吻合的——杜萊沙爾的見解。如果你的書的內容跟那篇提要一樣，我可以堅決主張把它出版——因爲我們畢竟是受了他的黨內津貼的。」

湯姆士退縮了一下。他一向就知道是這種情形，或者說，大體上是知道的，可是現在就像兜心給人打了一拳一樣。杜萊沙爾的下手，一個拿津貼的下手——這就是過去的他。他沒有資格埋怨，沒有資格對巴辛尼這種混蛋講一大堆狂妄蠢臭、關於自由的話……

『即使這本書的內容跟那篇提要相符，』巴辛尼繼續說，『把它出版還是一件危險的事。照你這本書現在的內容，不但攻擊了我們的主張——姑且不管是些怎麼樣的主張——也攻擊了共產黨的主張！你知道今天是怎麼一回事情嗎？我可不要像你老兄那樣給「收歸國有」。我要保全我自己的所有，我不想觸犯他們。』

『我也不指望你那樣做，』湯姆士說。『我可以拿回我的稿子嗎？』

巴辛尼按一下鈴，他的女秘書的一張美麗的臉在門口出現了。

『自由論，』巴辛尼吩咐道。

自由論——簡直是笑話！

巴辛尼，歉意地嘆口氣，把本子交給湯姆士。湯姆士覺得手裏這本書的硬殼子相當重，這種重量總算給了湯姆士勇氣，使他能鎮靜勇敢地離去。

他如果緩步走的話，總要整整半小時才回得了晨光旅館。當然，他儘可以在街上閒蕩，讓自己走迷失了，不過這樣做他可受不了。他總得有個目的地才行。

他低着頭走着，布拉格人行道上扇形的鑲磚地在他眼中變得模模糊糊的。人堆擠着他，他也不覺得。街車噹噹敲着鈴，沒有聲音的無軌電車在他身邊擦過，脚踏車發出尖銳的警告，賣熱香腸的攤販粗聲氣叫喚着，「香腸！熱香腸呀！」──含辛蒜的霧籠罩着商場的四周，風捲着塵土繞着他的脚踝打迴漩。

他是在這個世界外面，在一切的外面。他跟一切都合不上，因此就像一口痰似的被人吐在陰溝裏。自由的時代，那種使他能够站在羣衆之上，不管他們的死活大放厥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他今年不過三十四歲，但已經是個時代的落伍者。

再找一家出版社！

他笑出聲來，行人注目望他，然後聳聳肩，繼續走他們的路。

那些營業性質的出版社會跟巴辛尼一樣對眞理感到神聖的畏懼的，那些天主教的人會認爲他這本書裏，安慰人的話和教條都不够多，右派的人會覺得他太左，左派的人會覺得他太右。世界上除了凱蒂，就沒有一個人同情他，然而凱蒂的關懷又叫他受不了。約瑟夫會告訴他把所有略帶贊成社會主義措施意味的話全部删掉，卡雷爾會堅持他那自由和家長式政府很可以並存的主張，而且還會說在新政體下面，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家長。斯丹尼克呢，準會申斥這篇論文──他那些朋友就會叫他這樣做。

他就像處在一個上下左右一無所有的境地裏似的，兩隻脚浮在半空中，兩隻手抓着空氣，周圍

空氣非常稀薄，使他簡直透不過氣來。他本來就要自己完全客觀的，本來就要自己找一個沒有給任何方面的繩子牽連着的立場，過去的哲學家曾經說過，從這種立場，一個人才可能把世界扭轉過來；可是現在世界卻把他背棄了。

他這樣沒有用，現在該怎麼辦呢？再找一個愛琳娜・辛帕生那樣的人，吊在她的裙帶上？把這篇文章重寫過，去迎合五六個壟斷輿論的任何一個由他信手拈出來的集團嗎？或者死掉，讓後世去發現，原來在我主誕生後的一千九百四十八年，在這兒曾經有過一個不受世俗鎖鏈束縛的人嗎？

他走進自己旅館的破臥室。那股氣味，那些積滿灰塵的傢具，和小職員櫃台上斑斑點點的大理石，沮喪地混合在一起，加深了他的倦意。他渴想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連人連皮鞋往床上一倒，睡它一覺。他會入睡的，即使不吃安眠藥片也行，他感到渾身一點力氣都沒有，就像給放過血似的。

『哦，班達先生！』

他茫然望着她，一時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後來心裏漸漸明白過來，她的臉和眉眼，她的有禮貌和焦急的神情使他想起自己有一個給推遲了的義務，一個延緩的約會。他暗自呻吟了一下。

他覺得她正注目望着他夾在腋下的大封套。『這是我的新書，』他以爲她馬上就要發問了，就說。『我不打算告訴你這件事。』

『對不起，』她說，『對不起……』她的聲音就像一隻薄涼的手。『我過一會再來。今天晚上。』

『不，不，不！』他不同意。『我叫你等得太久了。』

『並不太久。你看上去好像需要休息一下。』

並不太久。多久呢？一個半鐘點，也許。花了兩年的功夫嘔盡你的心血，扔還給你卻只消化幾分鐘的功夫。

那個名字總算被他慢慢地想起來了。『萊昂小姐，』他對她說，『這沒有關係。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後天，我都沒有事情。我還是現在就聽你講講吧。』

她溫和地搖搖頭，一本正經的樣子。

『我一定要你講，』他說。『我承認我受了一點挫折，可是沒有什麼關係。這種事情天天有；我沒有碰到的時候還有別人碰到。』

『哦，對的，』她微笑說。『我知道那是什麼滋味。在這種時候，一個人的身體先撐不住。我自己就接連躺過好幾天呢。』

『你碰到過？』他衷心感激地說。

『我七點鐘左右再來。那時候你如果起來了，頂好。否則的話，我以後再來。』

『謝謝你，』他說，目送着她走掉。多麼年輕，多麼堅強，對別人又多麼體貼！可是等到她在轉門那兒消失後，他又把她忘記了，孤零零地站在那兒，覺得自己全身的肌肉都用力過度似的，就跟一根用久了的橡皮帶一樣，沒法再伸縮了。

在下午以後那一段時間裏，他有好幾次從夢中咯咯笑醒。他做了些很有趣的夢，夢中聽到一連

串令人笑不可仰的打趣話，但是每次醒來時又記不得了，因此他一再使自己迅速重入睡鄉，好去追尋那些歡樂。

他猛然一跳，人完全醒了過來，屋子裏漆黑，空氣非常悶人。已經八點鐘了。那個少女大概來過又走了。眞糟糕。他覺得有點眩暈，這種感覺就像一層橡皮膏一樣封住他失敗的創口。他剃了鬍子，洗了手臉和胸口，梳梳頭髮，望望鏡子裏的自己。滾他媽的巴辛尼！這個對他一點沒有用處的世代，也滾他媽的！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生前都被人譏笑、誤解、排斥，祇有到死後才受到景仰。當然，這種遲遲到來的光榮和你並不相干，那時候你已經在墳墓裏腐爛了；可是這種思想卻可以當作護身的武器一樣藏在身邊。他就帶着這樣的心情下了樓。

她眞的在那兒，向他走來，招呼他。

「我們一起吃飯怎樣，萊昂小姐？」他問她，幾乎很關心的樣子。

「我吃過晚飯了，謝謝你。」

她擺明的是說謊。她的樣子看上去就是營養不足。衣服極其整潔，但是破舊，看了使人難受。她是個有骨氣的人——蒼白，漂亮，有骨氣。

「那麼，」他說，「我可得吃點東西。或者你跟我一起坐坐，改變一下你的主意，」他領她進了餐室。「紫克柔格女塾的伙食好不好？」

維拉絲滿沉着臉。

『我想不會好的，』他說，一面替她拉椅子。『我而且覺得佩德住在這種監獄裏對她沒有好處。這種寄宿學校祇比感化院高一等——也許這叫你聽了不痛快吧，萊昂小姐？』

他打量着她。她不僅僅着白，漂亮，有骨氣——她長得很美呢，一種處女美。一張瘦長的勇敢的臉，嵌在黑頭髮當中，端莊的嘴唇，瘦削而微微朝下彎的鼻子，對他簡直是活生生的誘惑；就像一片幼葉使你禁不住要把它揭開那樣，她臉上這些嚴峻的線條也挑逗着你去引出一個微笑來。

『沒有，』她說，『我一點也沒有覺得不痛快。而且我們這所女塾的確是所監獄，拿佩德來說，更是如此。』

『你來看我就是爲的這個嗎？』

『對了。』

『佩德在學校裏不快活嗎？』

『她被囚禁起來了。』

『可是這是中世紀的做法啊！』

『學校裏一切都是中世紀做法！』

『我的哥哥知道嗎？』

桌上放了幾隻綠白兩色的硬紙墊子，上面印有比爾森啤酒廣告；她把其中一隻紙墊子在桌子上轉一轉。『我想他還不知道。即使他已經知道，也是聽的儀克柔格小姐的一番話，那可不是事實。』

他弦着她的手指玩弄着紙墊子，纖細的指頭，一個個橢圓形的指甲，很動人。這時侍者正走過來等他點菜，「你也來點什麼東西，好不好？」

她答應要點湯和麵包；他的食物供應券雖則不多，替人家付出這一點東西卻不困難。還有，對了，來點酒。湯姆士給自己要了白蘭地。

傘頭大的玻璃杯子裏盛着白蘭地，他一面聞着酒香，一面問，「究竟怎麼一回事情呢？請你把整個事情告給我。」他大口吸下白蘭地，然後又向侍者招手。

再來點白蘭地，再聽聽這少女的聲音——對那篇論文的回憶，痛苦和失敗，就會逐漸麻木起來。維拉絲達的清楚，勻稱的句子聽在耳朵裏很好受。她很聰明，有一種知識份子的善於分析事物的理解力。她不像凱蒂那樣感情用事，老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也不採用麗達那種可恨的，只有自己沒有別人的鋒利手段，最後總是把人類所有向上的衝動都否定掉。愛琳娜那一套排斥任何與她不同意見的碾路機式的手段，她更是完全不懂。

第三杯白蘭地下肚之後，他覺得暖洋洋的，適才夢中的幽默感又漸漸回來了；他開始想出種種對策，來破壞葆克柔格小姐的報復措施，救出佩德，做一點事情。過去他的缺點就是在這方面，他的論文所以失敗，歸根結蒂也就是由於有這個缺點——他總是想，不去做，總是談理論，不去生活。思想的天地是不能和實際的生活脫節的，理論是實踐的產物，大吵一頓要比一場高度原則性的辯論有用得多的。

「我很喜歡佩德，」她說着。「我想不出辦法來。黛克朵格小姐是個不大肯接受意見的人，而且根本就不講理，何況現在又給打掉一顆牙齒，嘴裏還淌着血呢。可是我從佩德那裏知道，你太太信裏說到你或者會上布拉格來——」

他的眼睛瞇了一會兒。聽到提起凱蒂，撐持他興致的架子幾乎給打翻了。

「再來一杯白蘭地，」他喊道，而且無緣無故地笑了起來。「你要喝什麼，維拉絲達——我可以叫你維拉絲達嗎？」

「我的酒還沒有喝完呢。總之，後來我上你的出版社去打聽，過後就到這兒來等候你。」

「你這事做得很有見識，維拉絲達。不要望着我的杯子。你知道，白蘭地幫助我的腦筋動得快一點。你想，現在我們應當怎麼辦呢？」

他靠在椅背上，讓顏色褪得不均勻的老舊的紅窗帘、洗得不乾淨的桌布和天花板角落上已經剝落了的壁紙映進他的眼簾。當他發覺這些全影響不了他的興致時，心裏大爲滿意。

「你可以告訴你的哥哥，那位代表，」她向他建議，「叫他把佩德弄出來，怎麼樣？」

「我決不能這樣幹，」他嚴詞拒絕。「你假如要他知道，爲什麼不去找他呢？」

「他是個忙人——」她囁嚅了一下，「一個政界人士——我呢，算不上什麼……」

「你見過他沒有？」

「見過一次，有一次他上學校裏來。」

「對了，」他咯咯大笑。「你果然認識他！所以你知道，他如果發覺自己的女兒自動帶頭能謀，一定非常不痛快，你知道不管黛克柔格採用什麼懲罰，祇要她認為合式，他一定贊成。」

從她的微笑可以看出他們彼此是多麼的了解啊。

「我們非得發動一個突擊不可，」他往下說，笑紋滿佈在他深陷的眼睛的周圍，「驟動式的，採取武力和破壞行動，把代表的女兒擄出來。那樣做一定非常轟動！你可以想像得出黛克柔格小姐，和你們那個亞卡提基．托爾斯泰伯爵，和所有別的小鬼，在發現他們的囚犯逃走之後，那副慌忙的樣子嗎！」

他笑嘻嘻的。她——或者任何人——對這個計劃贊成與否，他可毫不介意。是他在籌劃！過去一直是別人擬出了計劃，再把他安排在計劃裏面。過去每逢他要做一件重大的事，他總得躲起來做。這次可不然了！

「我可以想像得出他們的樣子，」她附和着說。「我也可以想像得出我因而丟了事情。」

「說得很好！」他說。「理智的聲音！你以為我受了什麼刺激或者怎麼的，以為我神志昏亂了，現在——我告訴你，我並沒有。你談事理，我也跟你談事理。假如我的哥哥不能給你找一個更好的事情，試問他這個代表身份有什麼用？」

「不過你親口告訴我他會贊成黛克柔格小姐的！」

「這事交給我！」他說，舌頭有點打結。「維拉絲蓮．萊昂，我和我哥哥約瑟夫中間有一種與

妙的親誼——班達血液，硬碰硬的事情！他有心事時總是來找我——總是如此。所以這一次我要找他幫一下忙——幫你的忙，維拉絲達．萊昂。」

他晃了一下，手抓住桌子的邊緣。他看見她站起身來。

「你往哪兒去？」

「回家——回學校去。」

「還早呢，請你——」

「不行。晚了。而且你人也乏了。」

「可是計劃呢！我們還沒有好好談呢。」

「你說那些話是當眞嗎？」

他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有生以來就沒有這樣富麗過。還有什麽事情要做的呢？」

她沒有回答。

「你懂嗎？」

她走在他前面，出了餐室。

「我來給你叫輛汽車！」他說。「你對我失望了。你錯了。什麽時候我再能看見你？」

她神情恍惚地望着他，那種樣子簡直會使人爲她發瘋。她眼睛裏有種絲絨似的光彩，使他見了覺得口乾舌燥。

「我想，」她說，「明天吧，等你酒醒過來。」

「明天，」他說，他給了那個職員一點小賬，吩咐他叫了一輛汽車來，看她上車走了之後，他嘴裏不斷咕嚕着「明天，明天」，一面想着黛克柔格女塾裏的那些小鬼，獨自笑個不停。

* * *

第二天早上，他打電報給凱蒂，說要在布拉格多就幾天。他把稿子放在提箱裏，把鎖掛上，下決心給自己來一個短短的休假，舒服一下。後來他走到黛克柔格女塾，在對面街上等着，竭力不引起人家注目，但是眼睛老瞄着那邊的門。

女生們出來了，他們是上學校去，一羣沒有成年的女子，咭咭呱呱談着話，還帶着一種不自然的矜持，由兩個年長的女子陪伴着。這批人走了之後，從學校裏又走出來一個衣履整潔的老先生，揮着一根手杖。骨節好像生了銹似的走了。最後是維拉赫達，腋下夾了兩本書——她看見湯姆士，停下來，臉邊閃出一絲微笑。

湯姆士有禮貌地抬一下帽子，跟她走在一起。人覺得很窘，就像一個中學生在第一次的約會中跟女友見面似的。「你上哪兒去？」他問。

「上大學去。」

「我可以陪你走走嗎？」

『當然可以。』

有這麼一會，兩個人默默地走着。她腰幹筆直，走路的姿勢就像脚上那雙破舊的平底鞋是一雙舞鞋似的。

『佩德怎樣？』他說，似乎是向她挑戰。

『我還沒有法子見到她。』她掩藏着內心的焦急。『我想，跟昨天一樣。』見她這樣矜持，他有點惱了。『怎麼——你可想出什麼比我好的辦法沒有？』

『我說，班達先生，』她說，避開他的目光。『也許我錯了，不該來麻煩你。事情總會過去的。』

『你不相信我說的話能够兌現，』他悻悻地說。『你這話說得過早啦。昨晚我喝了兩杯酒。任何人處在我的地位都會用一顆子彈了結自己的！』

『一個人並不那麼輕易自殺的。』

她的聲音變得嚴厲起來，她心裏滿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她沒有表示一點點同情，這使他很高興。他不要同情。這個他家裏有。

『你眞了不起，』他忽然說。『你自己也知道，是不是？』

她的步伐慢了下來，把腋下夾的書換了換手。他看見她縫補得很厲害的手套，他眞想除下她的手套，吻她的手指。

『讓我們把話說明白，班達先生。我祗關心佩德。她是個寂寞、富於想像力、鬪爭性很強的靑

年，過去她在家裏受的教育，和她現在受的教育，都是不好的。這件特殊事故也許會過去；可是別的事故一定還會跟着來。那怎麼辦呢？我們假如不幫助她，就會誤掉她的一生。」

「我要幫助她，維拉絲達，」他低聲下氣地說。「我要幫你去幫助他。昨天晚上，你大約以為我一門心思想搗亂，或者跟哪個過不去。」他抓着她的胳臂，使她和自己的步伐相同。「讓我們從頭談起。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有黛克柔格女塾大門的鑰匙。」她在自言自語。「所有的教師都有。可是懲罰室的鑰匙祇有老小姐和管家女人有。管家女人那把鑰匙我大概可以去偷來！」

「維拉絲達！」他提醒她，「這就是我的計策啊！」

「本來是的，」她說，神色不動。

「你又忽然贊成它了！」

「因為你變了，所以情形也變了，」她說。「可是以後你把佩德怎麼辦呢？」

「帶她回羅得涅克，她自己的家裏去。」

「她父母會怎麼說呢？」

「已經是既成事實，他們也就沒有辦法了。」

兩個人已走到伏爾塔瓦河河邊，就沿着碼頭向右轉，朝史美塔那廣場走去。河對岸聖．維徒斯教堂在朝霧中聳立着。他深深意識到自己是跟她在一起，心裏在計算還可以跟她在一起多久。

「我告訴過你，」他說——而且他自己也的確這樣相信——「我對我的哥哥有點影響。可是你怎麼辦呢？」

她聳聳肩。「實在沒有辦法時，我可以另外找個事情。」

「你不用那樣，」他孩子般的咧開嘴笑，「這半我也想到過。我得把你們兩個人都帶走——請你且慢反對！你是佩德的朋友，她歡喜你，她也需要一個她歡喜的人。一兩年內，她需要一個補習先生，給她準備大學的入學考試。我哥哥約瑟夫家裏房子很大，在那兒住和吃都比你在黛克柔格女塾要舒服些。如果你不放心自己在大學裏的學分的話，你可以多來布拉格幾次，參加你的考試。」

她沒有說什麼。

「或者你有什麼人——有什麼人在布拉格這兒呢？……」他的心思一眼就看得出來。他打量了一下她沒有表情的臉，趕快又說下去，「沒有。應當有的！天哪，維拉赫達，你是個聰明絕頂的女人！」

「我決不是這樣的人，」她說。「而且我也不喜歡人家捧。」

「我並不是捧你。你打斷了我的話……布拉格，對了……你也許會想念大城市的熱鬧和刺激；可是羅得涅克的生活也有它可愛的地方。維拉赫達，我需要有一個你這樣的人，可以談談的人，一個正常，健全而且有主意的人。一個創作家弄得祇能在真空裏創作，在空谷中創作，在無底的大海中創作，再沒有比這種情形更使人消沉的了。」

『你是結了婚的，』她說。

『對的，我是結了婚的，』他答。『跟這個又有什麼關係呢？』

兩個人已走到哲學院大樓面前。她停下來跟他道別，她的大衣敞了開來，他瞧見那個銀鷄心，心想裏面不知道裝的什麼。

『佩德需要一個先生，』他說。『我也需要一個朋友，而不是一個同床共枕的人。』

她一張瘦臉轉向着他，眼睛安詳而冷淡。『我同意上羅得裡克教佩德的書。這將是一種工作上的協議，得徵求你的哥哥的同意才能決定，而且事先必須說清楚，倘若不順手的話，我可以離開。』

第七章

佩德眼睛直瞪瞪地坐着。給約瑟夫的電話已經打去幾個鐘點了；現在大家在等他來。人都洩了氣，卡雷爾的房間又沒有什麼可以引起人興致的地方。

佩德的頭不時有這麼一兩秒鐘昏昏地垂下去，然後又猛然抬起來。

「你應當上床去睡，」卡雷爾說。「你父親坐的晚車，要到九點鐘才到得了呢。」

她並不起身上臥室去，他也不催她。

維拉絲達停止晃動碟子裏的空咖啡杯，說道，「你為什麼不去躺一會兒，佩德！自從離開學校以後，你一直就沒有休息過，昨天夜裏沒有睡，在火車上也沒有睡，又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吃，人一點氣力都沒有了。」

湯姆士覺得他應當幫維拉絲達勸她。而且祇要佩德不在屋子裏，維拉絲達也許就可以對他殷勤一點。在布拉格短短的幾天中，他和維拉絲達每天相處的那幾小時是極端令人興奮的。兩個人之間並沒有發生什麼肉體關係——這並不是說他不想佔有她，不想看見她在屈服的一剎那淚水湧

進她的眼睛裏那種景象——可是他覺得跟她很貼近，而且他就不記得自己以前經驗過這樣的幸福。

然而，自從佩德給釋放出來之後，維拉絲達簡直就不同他說話了。兩個女子又恢復了過去在老鴉下面那種私下在一起的生活，起先他覺得她們那樣咕咕呱呱談個不停很有趣，覺得兩個人彼此的熱情很可愛，可是後來看到她們老是那樣，他又詛咒起佩德那股活潑勁來了。

「我想維拉絲達和卡雷爾說得對，」他擺出莊嚴的樣子說。「不但如此，你如果以為你父親那一關容易過的話，那你就錯了。你得聚精會神來應付，佩德，像你現在這樣情形，就是跟一個牧童也沒法說得明白。」

佩德倔強地搖搖頭，她話說得那麼率直，連湯姆士也心軟下來，「我在這個世界上所愛的人現在都在這兒，而你卻要我離開這個屋子去睡。我好久沒見到卡雷爾叔叔了；現在我要望着他，並且聽他講話。」

維拉絲達眼睛的灰藍色變得深了一點，她向湯姆士笑笑，好像說：你看？

卡雷爾說，「我明天還會講話的，佩德。」

佩德執意不聽。「老鴉甚至於把總舖室的電燈都關掉。因此除了吃飯睡覺，我一直就什麼事都沒有做。」

「隨你的便，」卡雷爾聳聳肩膀。他沒有心思爭辯，或者安排和策劃什麼。他收留這三個亡命客是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他也準備收留約瑟夫，因為除了他這裏，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

他們商量事情的？要是上約瑟夫家裏去談那就等於去聽旎達大吵大鬧，堅持着要佩德立刻回黛克柔格女塾去；湯姆士是不願意帶維拉絲達上甯尼波茨克他家裏去的，這一點心思他可懂得。

他只想到了這些，他的腦子裏很混亂，對眼前的觀察既矛盾，又零碎。維拉絲達給他的印象是模糊的一片。她使他想到一張用過的羊皮紙，在上面寫的那些字底下還可以隱約辨別出一些痕跡來，不過這些究竟是羊皮紙的斑痕呢，還是舊的字跡，那就沒法肯定了。她就像一個脫掉道袍的修女一樣，不管換上什麼衣服，總掩飾不了原來的身份。總是緘口斂容，祇有跟佩德談話時，和談到佩德的事或者望着她時，才開口。這可能是保護自己的一種姿態——她被帶到湯姆士的老家來，可能自己心裏還沒有把握，不知道怎樣做是好，更不知道自己的前途究竟如何。她一定也想得到，總有一天她得跟人家的老婆會面，小城市裏有小城市的情形，頂平常的一句話，一個動作，或者一個無意的會面，都會引得人言喋喋，這一切也許使她很不習慣；還有，就是關於湯姆士，他的地位、工作、態度，她可毫無所知。

至於她和湯姆士之間的關係，他也找不出一個簡單的說法，顯然，湯姆士對她很着迷。湯姆士低聲下氣地跟她講了幾句話，可是接着又停住不說。有時他伸出手來，馬上又縮了回去。他提起自己在他所謂綁票事件上做的事，忽然又大笑自己的愚蠢。他在稱讚羅得涅克的種種好處之後，又前後不一致地把城裏的一切都說得一錢不值。

維拉絲達對他毫無表示。如果卡雷爾能够肯定地說，她這種態度是湯姆士獻殷勤的結果，是一

種做作或者反應的話，他就會覺得她太忍心了。可是憑他所能看出的，那並不是反應，也不是做作——她爲人十分溫和，她那種不理不睬的態度並沒有絲毫的詭詐，因此他連生她的氣都生不了。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卡爾覺得，那就是佩德，儘管她自己不承認，她好像不像從前那麼對他着迷了。可是在這方面他雖則心放了下來，另一方面，由於湯姆士帶來了這個美得出奇的女子，他心裏卻引起了激盪；兩下一比，前面一點倒直算不了什麼。他對凱蒂的感情，過去是被『你不可貪戀兄弟的妻子』的鐵鍊控制着，是用避免和她見面的方法克制着，是靠自己埋頭工作，使它保持純潔，可是這份感情此刻卻死灰復燃了。一個人可以給自己造一隻籠子，斂跡不出，這樣可以過很長一個時期，甚至於還會覺得很快樂——但是只要有一個希望在他眼前一閃，他就會扭斷那些柱子。假如，湯姆士放棄凱蒂，那怎麼辦呢？假如這位拘謹的年青教師像一種酸液那樣，可以把鎖着凱蒂的鍊條腐蝕掉，把拘束住他的道德的鍊條腐蝕掉，那怎麼辦呢！

他眞希望佩德從來就沒有踏進猶克柔格女墅，眞希望湯姆士和維拉絲達從來就沒有相遇，或者即使相遇了，沒有到他住處來。可是一分鐘後，他又希望他的弟弟會和人私通，這樣他就有理由跟他弟弟的妻子私通——接着又痛罵自己竟會起這種念頭，感到良心的責備。

維拉絲達不安地撫弄着那隻銀鷄心。他突然發覺自己半晌就一直瞪目盯着她，好像她那張臉或者她頸部的線條是地圖上的一些地形，可以指給他一條道路似的。『這個小盒子很有意思，萊昂小姐！』他說。『我可以看看嗎？』說時把手伸了出來。

她蒼白的面頰微微有點變色。手指一鬆，銀鷄心一滑就滑回胸脯上去。

「卡雷爾！」湯姆士說，「這是維拉絲達不願意人家問起的事。」

卡雷爾的手仍舊擺在桌子上；襯衫袖子縮了上去，露出下半截肌肉發達的白胳臂，上面刺着青色的號碼。

「維拉絲達從來就不給人家看的，」佩德說。她很妒忌這個銀鷄心。有半晌，維拉絲達的眼睛盯着卡雷爾胳臂上的刺花字，然後手伸到頸後，解下那根細鏈條，把銀鷄心遞給卡雷爾。

他知道不應當把它打開。可是壓制不住自己——他非看一看裏面那個男人的照片不可；那樣就可以得到一個解答——關於湯姆士，關於維拉絲達。

他把鷄心按開，望望——趕快又闔上，遞還給她。

「對不起，」他說。

「這並不是什麼祕密，」維拉絲達說，「一點沒有神祕或者神聖的地方。」可愛的大拇指輕輕按了一下，她又把銀鷄心打開，放在面前，板着臉。

湯姆士和佩德這時候都瞧見了，鑄造得很精緻的銀殼子裏放着另一顆鷄心，是用褐黃色的不知什麼東西草草揑成的。

「嚼碎的麵包，」維拉絲達說，「從龐克拉采監獄死牢裏偷出來的……我們相愛過。」

佩德抽噎起來。

『不要哭，』維拉絲達嚴峻地說，把雞心滴搭一聲關上，『不要哭！幫我掛上。』

佩德用顫抖的手指把那個很緊的釦子在維拉絲達的後頸上扣上。

維拉絲達僵直地坐着。

『對不起，』卡雷爾又說，『眞是抱歉。』他覺得心裏很不舒服。

約瑟夫把帽子用力在桌上一扔，脫下大衣，揩揩額上的汗，坐下來，把他們輪流望過，就說，『怎麼啦！』

『怎麼，——怎麼呢！』卡雷爾說。

『我要你們解釋！』

『我在電話裏跟你說過了。』

『我覺得你們完全胡鬧——你們所有的人！年輕人上學是學規矩去的，先生是在學校裏教他們的，不是幫助學生違反校規。家裏的人呢，不管他們心裏多麼同情或者怎麼想入非非，決不可以做出像湯姆士策劃的那種越獄行爲來，也不可以像你，卡雷爾，這樣幫助他們。』

『要咖啡嗎，約瑟夫？』卡雷爾問他，又對佩德說，『你上廚房裏把咖啡壺拿來，好不好？』

『謝謝你，我不要，』約瑟夫說。『今天晚上可不是交際的時候。』他在火車上足足想了幾個鐘

點，準備臭罵他們一頓。『我只預備跟你們在座的人講幾句話。可是，首先——佩德，明天你跟我回布拉格去……』

也許這樣做最好，卡雷爾心裏想。把這孩子帶走，把維拉絲達帶走，把一切亂人心緒的，控制不了的東西都帶走。

『對不起，』佩德這幾天來的興奮情緒和她所抱的希望使她很緊張，使她說話的聲音也變得很尖。『對不起——我從來沒有過一個朋友。維拉絲達是我的朋友……』

這話使約瑟夫呆住了。

這話也把卡雷爾從他的『倘若——怎樣』的迷霧中拉了出來。今天晚上這件事情根本就無需乎他作那些審慎的思考和良心的測驗。

『維拉絲達是她的朋友，』他跟着說一句，說得明明白白的。

約瑟夫沒有主意了。『佩德，』他說，『你想你母親對這件事情會怎麼說？』

『這個以後可以知道——我們得先弄清楚自己該怎麼辦，才能告訴薇達。』卡雷爾從桌上煙灰缸裏拿起自己的煙斗。『不過，我覺得把佩德送回學校去解決不了問題，對她也不好。』他態度從容地點上煙斗。

約瑟夫惡狠狠地盯他一眼。『你可以收起你的藥方！我擔任的職務不中你的意，我的孩子進了我給她選中的學校，也不中你的意。你假如要干涉人家的生活，給你自己找些不懂得你的手腕的蠢

貨去。而且，看在基督的面上，給你自己買點好菸絲！』他發察到維拉絲達的眼睛從他身上移到卡雷爾身上，又回到他身上，又覺得在一個生人面前談這些家醜很不好意思。『還有你，萊昂小姐！』他粗聲說，『你可知道佩德的確打了你那位老闆一巴掌？』

『知道，』維拉絲達說。『黛克柔格小姐自己找的。』

約瑟夫冷冷地打量她。『從前，萊昂小姐，我也是個老闆。黛克柔格小姐完全有權——』

『我已經不受她僱用了，班達先生。』

他望望她的肩膀和胸口，哼了一聲。他的怒氣好像發作完了，可是重又向湯姆士攻擊起來，『天哪，你知道弄得我多麼爲難！最最難辦的是——那個黛克柔格女人是個神經病。她親自跑到議院裏來，那時候我正開着委員會，她把我硬拖了出來。她幾乎要發動警察來一次搜查！弄得我不得不說了許多恐嚇的話，那樣總算擱住了她，否則的話，這件醜事就會在布拉格報紙上登出來。你們這些人可料到自己做的事情會引起些什麼後果啊？』

卡雷爾把煙斗裏的灰磕出來。『現在你的氣全發完了，約瑟夫，你說怎麼辦呢？』

佩德又打起盹來了，點着頭，一捲捲頭髮散在面頰上，跟着均勻的呼吸微微擺動着。

『你們早該送她去睡的！』約瑟夫壓低了粗嗓子說。他從椅子上站起來，一隻手託着佩德的膝部，一隻手摟着她的肩膀，輕輕把她抱起來，送進卡雷爾的臥室。通臥室的房門開着，兩個弟弟和維拉絲達望見他把佩德放在床上，替她脫掉鞋子，蓋上被，吻了她一下。佩德睡眼惺忪地朝他舉起兩

發手，接着又讓自己的手落在鴨茸被上。

約瑟夫輕輕關上門，「可憐的苦孩子，」他說。「我還以爲她在學校裏眞的很快樂呢……」

維拉赫達向他疲倦地一笑。「班達先生，你年輕的時候覺得快樂嗎？」

「不知道啊，」他說，「我不記得了。」

「非常之難，」維拉赫達說，「尤其是一個不能經常得到愛撫的孩子，要他心裏快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很中意她。她的頭部姿勢使他想起瑪格達·洪新諾娃來。「算了，算了，」他講和了，向椅背上一靠，顯示出一種男性的大量，「反正，我們大家總算都長大了！」

「怎麼，對呀！」湯姆士不懷好意地說。「我們都長大了，而且看得出我們全都歡歡喜喜的……你爲什麼不給佩德一個機會呢？你知道她需要支持，需要伴侶和溫暖——」

「從什麼時候起你才知道有人需要這個呢？」約瑟夫這句話直刺到他心裏。「你是既不負責任，又冷酷無情。」

「約瑟夫！」湯姆士看見維拉赫達的臉色了。他自己的一張臉氣得通紅，想起那次醉後曾經向維拉赫達誇口說過他們兩兄弟間有着一種神秘的情誼。

「你有什麼主意呢，約瑟夫？」卡雷爾又問。

「饒了這孩子罷！」約瑟夫說，「她總有一天會長大的，那時候就會笑自己以前的孩子氣了。」

不過，我要說，她表現得有膽量——班達家的膽量，萊昂小姐！』他這樣談着是爲了要掩飾他心中無主的狀態。如果黛克柔格女爵對佩德不好——而且他也有點相信——那麼把她怎麼辦呢？跟杜萊沙爾怎麼說呢？杜萊沙爾又會說什麼呢？『啊，萊昂小姐——你懂得她的脾氣。你覺得我們應當怎麼辦呢？』

維拉絲達躊躇起來。她一步步地愈陷愈深了，事情演變得愈來愈難應付，簡直很棘手，關於湯姆士的計劃當然不能由她提出，那樣做就等於毛遂自薦。所以她僅僅說了這麼一句，『把佩德送回黛克柔格女爵總不相宜罷。』

『那麼，』約瑟夫說，『布拉格可有其他同樣有名的寄宿學校嗎？』

『沒有。不過，有些私人家庭是肯收留人寄宿的。』

『爲什麼不把她送到孤兒院去呢？』湯姆士建議。

『噢，別說了，現在！』卡密爾很嚴肅。『我們現在坐在這裏，三個人在一起，我不知道我們多久沒有這樣坐在一起了，而且討論着唯一的一件——這話當着萊昂小姐講實在難爲情——唯一的一件可以使我們聚在一起的事情，那就是與班達家的唯一的下一代有關的事——可是看看我們是什麼樣子！』

『我並不是冷酷無情，也不是不負責任，』湯姆士陳述道。『在我和萊昂小姐設法打救佩德出來之前……』他說話很謹慎。他得掩飾自己渴望留維拉絲達在羅得遑克的心思。『在這事之前，我

的心裏已經有一個計劃了……」

「你已經有了計劃！」約瑟夫話裏含有譏刺。「你也該先和我商量商量。而且你如果真的是這樣慎重，這樣負責的話，湯姆士——爲什麼不先去找我，把學校裏的事情告訴我呢？爲什麼要弄到讓黛克柔格小姐來告訴我說我的女兒失蹤了呢？爲什麼要弄得我乾着急，一連好幾個鐘點，想到種種不測的事情，擔心着她是不是落在歹人手裏，或者被車子撞倒了，或者身上一個銅子都沒有，饑寒交迫，在街上流浪？你知道，我是她父親？我也有個心啊！」

湯姆士對於自己的打算本來就沒有什麼把握，這一來就悶聲不響，一臉的惱怒。可是卡雷爾冷靜地說，「你的心怎樣且不去管它，約瑟夫。這一次這個問題我們不打算照你的看法來解決——而打算照另外一個人的看法——威德的看法來解決。」

「我想對於這個孩子怎麼樣最好，你是滿知道的，而且已經全部安排就緒了。」

「多少是這樣」卡雷爾回答。「那是湯姆士的提議，我認爲很好。」

湯姆士身子坐直。他沒有料到卡雷爾會這樣大力支持他的計劃。接着他又想，這完全是由於這顆雞心的緣故。一個用愛人嚼過的麵包做的心，而這個愛人是我永遠代替不了的——一個死去的愛人，一個爲了正義捨身的男子，而我呢，祇是個空談正義的人……在卡雷爾胳臂上的藍字和這塊年深月久的硬麵包之間，存在着一種親切，而這種親切是他絕對插足不進的。

「好罷——」約瑟夫不耐煩地說，「講給我們聽聽吧！」

『哦，對了……』湯姆士開口了。『我心裏想的是——』

他開始談起他爲佩德計劃的教育來，就照他在布拉格跟維拉絲達約略談過的內容談起來；不過他竭力裝出沒有私心的樣子，這使他說話時顯得很吃力。

約瑟夫很容易就分辨出哪些是誇誇其談，哪些是要點來。這個計劃有它的道理。他讓湯姆士講下去，趁機把維拉絲達細細打量一番。他過去在布拉格有過女人。在喬治六世大街上有一個地方，頭等的，而且保險政治上不會有問題，因爲在這些事情上你非得留神不可。可是維拉絲達卻自成一派，跟普通不同，還有一點敎你痛快的是她可以住到你家裏來。

湯姆士好像說完了。約瑟夫覺得他們在等他開口。

『你贊成這個辦法嗎，萊昂小姐？』

『待在這兒對於佩德要好點，』她說。

『很好，那末！』約瑟夫想把湯姆士建議的那些分散的細節組織起來，『我們就給她在羅得涅克中學掛個名，萊昂小姐住到我家裏去——』他想像着婉達的扁鼻子皺了起來，顯出不放心的樣子，又想像着家裏有維拉絲達坐在早餐桌上那幅愉快的景象——『我非常歡迎你，我敢說你會住得慣。』

『我還不知道我是不是要留下，』她說。

『可是沒有你，什麼都不成了！』湯姆士抖着聲音說。『沒有你——佩德怎麼……』

『你一定得留下，』卡雷爾說——可是話一出口馬上又恨不得能收回去。約瑟夫那種爲農民所特有的笑容又在唇邊浮現了出來。『你丟了事情，萊昂小姐……你還有哪兒可以去呢？』

她有哪兒可以去呢？『可是我不能住在你家裏，班達先生！』她又變得堅決起來。

『當然可以！』約瑟夫拿出他最和氣的態度來。『在這個城市裏是找不到好房子的。你算是我的客人，是我和班達太太的客人，至於經濟方面的安排，你儘管放心，一定能使你完全滿意的。』

他伸出自己的大手掌來。

她勉強跟他握了手。『我懂得數學，和語文，』她說，心裏卻眞想抽身溜掉。這些吵吵鬧鬧的班達弟兄——連佩德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也顯得像個陌生人了——她拿給人看的那顆心……她爲什麼這樣做呢？

『哦，我們可以把工作分擔起來！』湯姆士的聲音叫人覺得又親熱又安慰。『我得過哲學的學位，其他的課程我可以擔任。』

『你？』約瑟夫說。

『我難道連個中學教師的知識都夠不上嗎？』

約瑟夫皺一下眉頭。這位偉大的發言人竟肯這樣自告奮勇眞是了不起，這樣來補救一場惡作劇倒也別致之至。『我當然要送萊昂小姐薪水，』他說，『可是你這方面只能算是盡義務了，是嗎？』

『當然，當然，』湯姆士説，他的心思全集中在維拉絲達身上。那種在佩德還沒有插在他和這個少女之間時的心情總算又恢復一點了。

佩德一面揉着眼睛，一面打着呵欠，在卡雷爾臥室門口出現了。她脚上只穿着襪子，沒有穿鞋，看上去個子很小。『你跟我們一起留在維得涅克了！』卡雷爾先告訴她。

『維拉絲達也留下嗎？』

『維拉絲達也留下，』他説，同時下了一個決心，那就是在他這方面，一定要竭力做到自己和凱蒂之間，不越雷池一步。

卡雷爾把枱布上的杯盤收拾掉，把煙灰倒在廚房裏的垃圾箱裏。他再回到屋子裏來時，湯姆士仍舊坐在靠桌子的椅子上。一臉喪氣的樣子，眼睛下陷，若有所思。

『你要再來一杯咖啡嗎？』

湯姆士瞪眼瞧着屋角落裏自己的手提箱，説道，『我要走了。我剛才應當跟約瑟夫和兩個女孩子一起走的。』可是他並沒有動。

卡雷爾坐下，小心不讓鋪在皮椅子上的小花巾滑落，兩腿伸直，聽着舊皮椅子發出吱吱喳喳的聲音。

『我怎麼說呢？』他聽見湯姆士說。

「跟誰說——凱蒂嗎？」

「你爲什麼這樣說？」

「你喜歡維拉絲達，是不是？」卡雷爾說。「你已經做得很明顯了。」

湯姆士不理會卡雷爾的話。

「你現在聽我說。我喜歡維拉絲達。我覺得她是個不尋常的女子。可是這跟凱蒂絲毫不相干！她們兩個人的地位完全不同……」他生氣地揮一下手。「不要對我做鬼臉！我是個作家，是個藝術家！我需要人，需要刺激！」

「你想凱蒂會了解你麼？」

「我並不傷害哪一個。過去都是人家傷害了我。如果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同情我的疑慮、關懷我的愛好、我的煩惱的人，你就祇能想到性關係上去？」

卡雷爾聳聳肩。「那麼你爲什麼不回去呢？」

「因爲她會問起我呀。」

「可是凱蒂連維拉絲達是誰都不知道啊——除非你已經寫信告訴她了。」

湯姆士咪了一聲。「是要問起論文呀！」

「你的論文——」

湯姆士三腳兩步就走到手提箱那兒，他拉開箱子，把稿子拿到卡雷爾跟前，丟在他膝上。「他們

扔還給我，說是時代變了。」

「你找過別家沒有呢？」

「沒有。那又有什麼用！」

湯姆士找過他，要求他幫他寫一本從死裏逃生的卡雷爾·班達的小說……湯姆士搜尋着真理、見解和意義，被人拒絕了，老被人拒絕……卡雷爾低下頭望望稿本。他這時候覺得那些人拒絕出版這本書，與其說是一種對湯姆士或者這個時代和時代的環境的指摘，還不如說是對他的指摘。

湯姆士恨恨地說，「也許你能替我想出一句好聽的話來應付凱蒂？要說得使她覺得兩年的省吃儉用的光陰並沒有白費？說得使她對我不覺得失望？」

卡雷爾把稿本放在桌上。

「我跟她怎麼講呢？」湯姆士又問。

「我想看一看你的論文，」卡雷爾說。

「你這裏有酒嗎？我如果吃得大醉回家，她就沒有法子追逼我了。」

「很抱歉，沒有酒。你應當回家並且把真相告訴凱蒂，因為我知道她，我知道她受得了，而且還能夠幫助你勇敢地忍受一切。你們已經結婚多年了，也許——」

卡雷爾停住不說下去了。湯姆士明明知道，如果自己殺了人，也會回家的，他會把頭鑽在凱蒂的懷裏，而她一定會藏起他，保護他。

『我說我想讀一下你的文章，湯姆士。你肯嗎？』

湯姆士摩擦着自己的前額。巴辛尼告訴過他，說他的思想跟目下一般人都不合，雖然因此他們不能出版這本書，這卻是個了不起的成就。這把他說得比葛乘高了一等；卡雷爾是葛乘之一，而且他的見解也分明是流行見解之一。

他過了一會，不大客氣地說，『你要把它怎麼辦我可不管。』又說，『你爲什麼想看呢？』

卡雷爾望着他的臉說，『我要談談政治了，湯姆士。』

『你高興談什麼就談什麼好了！』

『你寫的那段提要對約瑟夫和杜萊沙爾都非常有利，倘若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文出版社還會拒絕你這本書，那一定是書裏面有什麼他們不喜歡的地方。可能他不喜歡的地方正是我要看的呢。』

『你是個傻瓜，卡雷爾。你就相信非黑卽白。』

卡雷爾站起來。瘦削的肩膀疲倦地傴着，可是眼睛裏沒有一點倦意，睜得大大的，望着湯姆士。

『黑和白之間有着許多層次的灰色，』他說。『可是總有一個地方是光明的盡頭和黑暗的開端。在那兒是有一道分界綫的，而且你不是在這一邊，就是在那一邊。我要知道的就是這個。』

『讓我知道你把我列在哪一邊，好嗎？』

『好的，』卡雷爾說。『你替我問候凱蒂。』

第八章

那個小酒店像隻小鳥一樣蹲在赫拉德沙尼山的峻坡上。在暑天，很多遊人上這兒來，坐在門外平台上，遙眺着伏爾塔瓦河蜿蜒的河流，城裏歪斜的烟囱、尖塔如林的城堡和金屬片鋪的屋頂。他們總要喝一兩杯本地製的酒，或者啤酒，然後起身讓位給其他遊覽的人。可是，在這個季節，酒店裏往往沒有什麼客人；平台關着，屋子裏只有幾張有客人坐的桌子上點着燈，使那給煙燻得變了色的穹形天花板顯得半明不暗。

杜萊沙爾選擇這個地方的理由是因為他相當有把握他的那些熟人決不會想到上這兒來，又因為這裏的空檯子多，一定能找到僻靜的座位。

「原來佩德又回到羅得深克去了！」他喝着第二杯酒說。「可惜。她在這種黑暗時代就像一道亮光似的。」

約瑟夫不安地解釋道，「我沒有辦法只得帶她回去。布拉格這兒的環境，你也懂得……花樣太多了，麗蓮和我都覺得對她不大相宜。」

部長美麗的花白頭髮不像從前那樣光亮了；也許最近的事情影響了他的內分泌，也許是由於他

那種上好的髮油用完了，也可能是因為他沒有功夫去施頭皮治療。

「這就是我們的煩惱，」他說，「現在的那一套對於我們的孩子，對於我們——甚至於對任何人，都不相宜。不過這一套也維持不了多久了！」

部長的小小的白手在酒杯的細腳上不斷地滑上滑下，約瑟夫眼睛一直盯着他這隻手望。約瑟夫知道在跟杜來沙爾兩個人的這種密會裏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談。剛才在舊日的交易所裏，部長好像無意中碰見他似的，後來部長又提議一同出去走走，說是讓冬天的空氣涼一涼他們的頭腦，那時候，約瑟夫心裏就有幾分數了。走了一大段路之後，一句重要的話都沒有提起，可是他留意到杜來沙爾時常回頭望，後來兩個人過了河走到城市的那一邊去，並且上了山，這時候約瑟夫就肯定杜來沙爾有件重大事情要跟他談，而且還要派他擔任要角。當時他覺得很榮幸，但是同時又不大放心。黨裏有着那麼多可靠的能手，為甚麼竟然要找上他這樣一個黨裏的後生小輩來幫忙，來參與機密，這樣看來，事情一定很棘手了。

「你認識杜欽斯基將軍，是不是？」杜來沙爾劈口問他。

「在英國時他是我的指揮官。」

「你現在還跟他見面嗎？」

「上次預算委員會討論軍費時，我碰見過他。他給我們提供些數字來的……」

「可是你跟他很要好吧？」

『並不大來往。就是在英國時，也很少能夠跟他接近。不過，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你爲什麼要問呢？』

部長的手不摩杯脚了，向着他戳了一下。『因爲我們需要他！』

『做什麼？』

『你腦筋怎麼這樣遲鈍呢！』杜萊沙爾不耐煩得連聲音也變得刺耳了。『難道說你一點不懂得，事情總有一天要鬧起來的，而且與其等待還不如讓我們來發動要好得多！』

這種權威的口氣使約瑟夫很難過。『我不是黨裏的內幕人物！』他說，鎮靜地替部長把酒斟盃滿。

杜萊沙爾搖搖腦子，沒有說話。這可不是撫慰人家內心的創痛的時候！可是他需要杜欽斯基，而約瑟夫又是可以去接近這位空軍將領的唯一可靠的人。

『我在撤回你那件小提案時已經告訴你不少了，』他嘰咕着。『你可要新憲法裏明文規定把一切收歸國有嗎？』

『新憲法跟杜欽斯基又有什麼關係？』

『你願意幫我們忙，還是不願意幫我們忙，約瑟夫·班達？現在非想點辦法不可了，不要等到加在我們身上的壓力重得使我們動彈不得的時候，那可太晚了。等到情形發展到那個階段的時候，我們也就必須要軍隊站到我們這方面來，或者至少完全中立。』

『政變嗎？』

約瑟夫總算把這兩個關鍵的字說出了口。他的心忽然在胸口怦怦跳起來。問這樣的問題真够蠢。就好像他不知道這件事似的！好像他私下沒有屢次三番想到過似的——事實上，自從那次克拉伐將逼着他跟斯丹尼克做那種丟臉的競選辯論，後來又幾幾乎給他自己的工人處死，直到卡雷爾向他警告，叫他頂好還是辭職，在這期間他自己就常有這種想法。『民主』這個東西在你能够控制着它，叫它聽你的使喚的時候，的確是個了不起的東西；可是一到它跟你作對的時候，那就要不得了。然而——如果弄到那種地步——如果弄到要用武力、大砲、飛機來對付那些曾經和他一同聖誕樹站着的同胞的話……

他還在求學的時候就懂得什麼是民主了。自從他識得世事後，他就一直沉浸在捷克人反對奧地利帝國警察的傳統裏。他曾經離開祖國，放棄了自己的工廠，爲這個民主作戰過……

『政變！』杜萊沙爾不痛快地說。『這個你不用發愁！一切都會按照議會規則和條文去做的。我們在這方面是很內行的。』

『那麽爲什麽要杜欽斯基呢？』

『你從前也參加過反對納粹和哈加政府的地下活動的。那時候你接受命令是不是每次都要問個緣故呢？』

『可是那不同啊！』

『什麼地方不同？』

約瑟夫想了一下。那時候他丟掉了班達廠，現在他也丟掉了班達廠。他又想起那次會上那些暴徒。當時真是千鈞一髮啊——可是那時候你並沒有把杜欽斯基和空軍找來！就是這點不同。

『也許你對那些人不像我知道得那麼清楚，』他說。『我天天在廠裏工作上和他們接觸。有時候，他們性子太急躁一點；有時候需要約束一下；但是，總的說來，我覺得他們還是講理的人……』

杜萊沙爾對於人民、人民講理的情形以及他們所講的理起了些什麼作用，有很多話可以說。他所有的心事也就是給下列的事實引起的：這些善良的講理的人們竟然會想到把約瑟夫·班達和他的父親、他的祖父辛辛苦苦創立的家業搶走，而且在全國各處這樣做着。不過部長懶得在這上面跟他爭論。

他反而說，『說到工業——你將有一個時候在日常工作中不再接觸到你那些人了。你得辭去班達廠的國營廠長的職務，馬丁尼斯那邊的漢姆爾廠的職務也要辭掉，不管兩個廠裏還有些什麼油水可撈，你都得這麼做。』

約瑟夫兩隻肘彎重重地在桌上一擱。部長剛斟滿的盃子裏潑了一點酒出來。

杜萊沙爾伸手拿過紙餐巾，揩乾桌上的酒。『你不願意嗎？那次大火過後，你本來要辭職的！……』

先是卡雷爾，現在又是杜萊沙爾——兩方都在逼他。『我根本不要談這個問題，』約瑟夫說。

部長的兩隻小手做出一種諷刺的姿勢，「我的參事諾法克已經成爲一個很有權力的人，這是他提出的，所以我想叫你敷衍他一下。」

「我不敷衍他」」約瑟夫粗聲說。

「不要這樣大聲，侍者會聽見的！」杜萊沙爾把揑皺的紙巾放在煙灰缸裏。

「我不辭職！」約瑟夫又說一句。

「哦，你一定得辭職。因爲——」

「杜萊沙爾部長！我一向都是忠心耿耿，服從命令的，我接受了選票上較低的名次，那時候明知道，即使我能够當選，也是極其勉强的，同時也知道你是利用了我在羅得涅克的一班人。後來我又讓你把那麼好的一件我希望能通過的事情——我的布拉赫法案——撤回。但是我可不答應永遠做一隻犧牲的羔羊，讓你那位參事和他的那一批人隨意踐踏。怎麼，一個多星期以前，我自己的弟弟卡諾爾——你知道，就是那個醫生，他也是那批人裏面的一個——就來找過我，你猜他要我做什麼？叫我辭職！」

「他們總是一窩蜂上來的，」杜萊沙爾心平氣和地說。

「這並不是說他們就不可怕。如果他們竟然找你來做一件他們自己的人做不了的事情，那他們一定相當有組織的！」

杜萊沙爾一個雄辯的姿勢剛做到一半就停了下來。「你難道認爲我們就不是相當有組織嗎？

你難道以爲我不知道他們攻擊你就等於攻擊我們的黨，就等於攻擊我嗎？你可曾想到我也可能想到這些嗎？」

「如果我辭職，」約瑟夫執拗地說，「那就是他們勝利了。」

「你是說，表面上好像他們勝利了。」

「從我的地位來看，事實上也就是他們勝利。」

「你可不可以讓我把話說完！……你得辭職的緣故是因爲一兩個月之後，你又要回到班達廠和漢姆爾廠來——不過回來時可不是做經理，或者國營廠長——而是做老闆了。」

約瑟夫坐着一動不動。喉嚨裏微微有點梗塞，呼吸時發出一種輕微的嘶嘶聲，他聽着這個聲音。

「這個你怎麼能夠辦到呢？」他終於問道。

「根據議會的規則和條例來辦——我已經告訴過你！」杜萊沙爾悠然自得地說，「全計劃好了，而且單單一部分的計劃就足以致他們於死地的。政治，要搞得有效果，就得使用手段。」

從他的鬍子裏傳出抑制着的笑聲。

「讓他們當做你是給打下去了，班達。你看不出這裏面的玩笑嗎？」

約瑟夫開始懂了。雖然他自己在政治上也是詭計多端，不過一向是那種粗魯派頭——而且只有三斧頭的勁，部長卻是細琢細磨。

杜萊沙爾舉起酒杯。

約瑟夫笑了，起先還有點猶疑，後來笑得愈來愈豪放了。酒嗆了一點到自己的氣管裏去；他咳了起來，拚命的乾咳，然後突然板起臉來問道。『如果事情不像你預料的那樣呢？』

『這不光是你一個人的事，班迪，也不光是我一個人的事。這件事簡直太大了，那些枝節問題就是我要考慮也沒法考慮到。了不起的事！比這個小國家還要了不起呢！……現在再說杜欽斯基——』他向約瑟夫伸手一戳。『杜欽斯基不會太難，因爲他是個職業政治家，而且在英國服過兵役，又有野心……』

『我懂得。』

『可是，還得當心。切不要忘記你這個任務是舉足輕重的。』

『不會忘記，』約瑟夫說。

可是杜欽斯基並不像杜萊沙爾跟約瑟夫說的那樣容易。

他們談了些往事，談得很暢快；談到萊斯特廣場的燈火管制，談到他們的空軍大隊在英倫海峽和歐洲上空的英勇勳績，又談到世界的變遷。杜欽斯基將軍還親暱地談到他的妻子，她是個英國女子，而且是席坦乾夫人的嫡堂妹妹，目前正在達伊州她的一個親戚家裏作客，要住上幾個星期才回來。

可是當約瑟夫慢慢談到主題上來時，儘管他談得十分審慎，杜欽斯基卻始終都很拘謹。不錯，他有野心，他是個想發跡的人，可是他好像對自己的前途很有把握，好像不管政府是由哪個政黨或者哪幾個政黨組成的，於他都沒有影響似的。

他挺起了自己掛滿勳章的寬闊的胸膛，一張快樂而幹練的圓臉滿堆着笑，『我是個軍人，我的好約瑟夫．班達。我會駕駛飛機，我會把機器拆下來，我能夠組織軍隊，我能夠告訴你用多少飛機去轟炸哪兒，炸什麼目標，要用多少炸彈才能在戰略上獲得某種的效果。可是我不是一個政治家。』

這是句謊話；兩個人肚子裏都明白。任何一個高級軍官，祇要他帶領過一隊流亡軍隊作過戰，祇要他曾經不得不向外國軍需處索取給供養和軍械，就得是個政治家，單單為了要生存和繼續戰鬥，他就得是個政治家。再說吧，陸軍內部的政治空氣在戰後也加濃了；戰後有了俄國派和西歐派之分，兩派對於戰略和紀律方面的看法都不相同，兩派的人生觀和每個人的好惡也不相同，這要看各人過去是在東戰場還是在內戰場服役而定；除了這兩派人之外陸軍裏還有舊奧匈軍官團的留用人員，和在納粹佔領期間留在國內的人員；這些人有的在淪陷期間轉入了地下，有的靠妥協保全了性命。這簡直是一個大雜燴，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主見。在這種情形之下，像包里斯．杜欽斯基這樣的人居然能出人頭地，能獲得而且保持着他現在這樣重要的職權，他就非得是個十足的政治家不可。

杜欽斯基深知道哪一方面於他有利。以他的出身說，他當然是站在杜萊沙爾這邊的。那麼又

為什麼諱莫如深呢？約瑟夫常有的疑惑又給引起來了。是不是壓力已經太大了呢？是不是杜萊沙爾要發動的事情已經決計行不通了呢？……不，這是胡思亂想，杜萊沙爾對任何事情，要不是有十分的把握，是決不做的。約瑟夫恨不得部長不要那樣守口如瓶才好。有誰站在他們這方面？他們能指望哪些人的支援？黨的組織不用說是支援他們的，此外還有黨的組織在學生、婦女、商店老闆各方面的陣線，以及同業公會中的一部分力量，還有天主教方面，特別是斯洛伐克那邊的天主教，那些牧師靠了佈道、懺悔、福利組織、社會集團和探望病人的工作，對人們的影響可說是沒法估計的；還有農民，他們才分得了土地，萬分害怕頭又把他們的土地拿走，去做什麼集體主義的荒唐試驗，不用說，還有不少折衷派的社會主義者也會支援他們的，那些人祇肯接受和平的改造，而且儘管嘴上說着一大套激烈的話，事實上倒是些溫和可親的人。

如果你把一行行加起來，看看數字的話，事情的結果如何是無可置疑的。然而，杜欽斯基仍舊閃鑠其辭。

『你的太太，』約瑟夫突然說——『你是不是指望她省親不久就回來呢？』

『是呀。』

『哪一天我們一定要聚一聚。不過我提起她倒不是為的這個……』

他停住不說下去。杜欽斯基的臉沉了下來。也許這位將軍不痛快這種交際口吻。杜欽斯基是個勢利鬼同時又是個傻瓜，或者由於太良善了，領會不到他這句話的含意。的確，管到一個人家的

私事是下作，而且有點卑鄙；可是哪一家不受到這場鬪爭的影響呢？

將軍穿的是一件灰綠色襯衫，喉管在襯衫的緊領口上抽動着。『你提內人是什麼意思？』

杜欽斯基已經會意了。

『你聽我說，將軍，』約瑟夫說，『我們相識了這麼久，你總該知道我是個軍人，是個愛國的人，而且是具有民主信念的人。可是我碰上的什麼呢？先是把我的工廠拿去。這樣政府就派我做國營廠長。我全心全意地盡我的職守，就跟我以前在戰鬪中作戰時一樣的全心全意，就跟你一樣的全心全意。然而，現在我給逼得要辭職了。』

『關於我的內人！』將軍追究道。

『我也有個太太。她不是個貴族女子，可是她有着一個小小的事業。看上去，他們也會把她的一點小事業拿走的。』

『你難道說，斑達，有人因爲我跟我愛的女子結婚，就要剝奪我的權力麼？』

『我們部長好像是這樣看法……』約瑟夫心裏咒駡着杜萊沙爾偏偏找他來做這種事。他不是個陰謀家。他心裏覺得對杜欽斯基很抱歉。

他講得很快。『我們的黨很想週全你。可是如果局勢這樣下去，那麼生殺之權就不操在我們手裏了……你說你是個軍人，而且僅僅是個軍人。那些人會相信嗎？他們會說：啊，杜欽斯基，他不是討了一個英國太太嗎？席坦放夫人的親戚，英國的貴族，闊人家，他娶的就是這種人啊！我們怎麼

能够信任他呢？……他們不會問你什麼問題的，因爲他們不需要什麼回答。至於你能够精確地找到一個轟炸目標，並且用最低的費用、犧牲最少的生命把那個目標炸毀，這些他們全不希罕。他們會跟剝奪我的工廠一樣剝奪你的指揮權，他們要是沒有捏造什麼罪名，把你送到哪兒去囚禁起來，就會拿幾個克朗的養老費把你打發走。天哪，你知道那是怎麼做的；在你的屬下不是就有不少的人，在納粹統治下有過這種遭遇嗎！」

杜欽斯基神經不寧地拍拍自己的平頂髮式的頭。他是個精力充足的人，在英國那些戎馬倥偬的日子裏連着幾天、整日整夜沒有睡覺，他也熬得過去。可是現在，這種精力好像疲憊了。

「我知道，」他鬱鬱地說，「我知道是怎麼樣的。我老早就知道了，而且就耽心這樣。」

「那麼你難道坐在這兒，等他們走進大門，把你趕出去，再弄一個他們自己的傢伙，一個只會滿嘴背馬克思，可是連飛機的內部都沒有見識過的傢伙來代替你嗎？」

「我再沒法懂得人了，」杜欽斯基說。「一個人盡他的責任——他們還嫌不够嗎？」

約瑟夫很贊成這句話。「誰知道——……祇要我們放手讓他們去做，他們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你可以請求加入他們的黨，並且希望他們相信你是真心眞意的。你可以跟你的太太離婚，希望他們接受你，並且不追究你的資產階級的歷史——」

「我是個軍人！」杜欽斯基說。

「我就這麼想。我們能不能倚仗你呢？」

將軍低頭望望自己的軍服，望望那些十字劍形的鈕扣，望望自己平坦堅實的肚皮，和褲子上漂亮筆直的摺印。

「你們難道有什麼荒唐的打算？我是個軍人，我上面還有個總司令——總統……」他憂鬱的聲音最後低得就像在跟人耳語。

約瑟夫笑得很勉強。「這個你用不着煩心。一切都會按照議會的規則和條文去辦理的……」他說完這句向杜萊沙爾學來的話後覺得相當快樂。「我們在這方面是內行，你知道！」

「這樣就好些，」杜欽斯基說，顯得放心一點了，「好得多。沒有不合法的舉動！那類事情我可不來！」

「沒有不合法的舉動，」約瑟夫向他擔保，因爲他自己也極不願意有這類事情。「可是你來嗎？」將軍不自在地用一隻指頭摸摸一片貝殼做的寄鎮的邊緣。「我知道你的心是正直的，班達，你的打算也是好的——」

「請你不要誤會我們的意思，將軍。我們並不是逼你。我們並不要求你有什麼舉動。祇要你事到臨頭時，不要有任何舉動。」

「我不能就這樣答應，或者不答應。讓我想想。讓我各方面聽聽別人怎麼看法。你下星期再來……」

「下星期，好極，」約瑟夫說。杜欽斯基是個柔弱的人。過去在英國的時候，他很喜歡這位將

軍，甚至於佩服他。不過，那時候戰爭上的各種措施也許要比目前的事容易決定得多。現在話雖然沒有怎樣講定，總比一句話也沒有的好；而且，祇要一講定，杜欽斯基也就無法再反悔了。

將軍又拿出自己單純的微笑來。『下星期，』他說，『我也許有點消息可以告訴你。』他一面笑，一面也在想着。我並沒有講定什麼，並沒有答應什麼舉動。也許事情並不像這個班達傢伙告訴我那樣危急。而且，一個忠於他的職責的人是絕對不會出事的……『你祇管放心，班達，我什麼都不會洩漏出去。』

『我非常放心，』約瑟夫說，『而且我會再來的。』

可是等到他辭別將軍，走到街上的時候，他覺得胸口緊壓着，就像肋骨快要陷進去似的。倘若杜萊沙爾埋怨他給杜欽斯基太長的時間去考慮是否和他們合作——那怎麼辦！他並不怕杜萊沙爾，使他焦心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這個計劃的成果是輕重的人都是那樣儒弱，那樣遲疑不決的話，那麼人數多又有什麼用呢？

在回到議會的途中，他在郵政總局打了一個電報給愛琳娜·辛帕生，要她到捷克來，還向她暗示有一件重大的事件就要發生了。也許她早已知道，而且已經上路了，因爲在布拉格她本來就有着她自己的線索和耳目。她應當在這兒，並且目覩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件，這一點很重要。她雖然有她的短處，可是對可憐的小捷克斯洛伐克，卻有着一副好心腸，而且這件事也許還很需要美國方面的同情呢。

約瑟夫把電報遞給在櫃檯裏的電報員。實在說，他指望她的倒不是對於可憐的小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情，而是把她當作一張保險單似的保存着，以備不時之需。她跟美國領事館有密切關係，她可以連夜替他自己、尼達和佩德弄到入境證，她過去替湯姆士和凱蒂就這樣做過的。他眉頭一皺。前門連個鬼都還沒有敲門，你就打算從後門逃走，簡直沒有道理！

他伸出手來，就像要向電報員收回電報稿似的；可是到那個人數好字數，把價錢告訴他的時候，他卻把錢付了。

鐘早已敲過兩點了。那些早上值班的人卻並不像往常那樣急急忙忙趕回家去；他們仍舊在班達廠的院子裏徘徊着，氣候嚴寒而潮溼，可是他們似乎並不在乎，低聲說着話，拍着自己的胳臂，眼睛不時瞄一下辦公大樓的門，而且愈瞄愈起勁了。

就在星期天來了一個謠言，而且很快地就在一個個玻璃工人家裏傳播了開來——說是廠委會星期一早晨要召集開會，還說約瑟夫・班達要辭去他國營廠廠長的職務。

有些人不相信，他們說，「他寧可死，也不肯放棄這個廠的。」另外一些人卻認為自從湯姆爾廠失事以後，這完全是一件意料中的事，而且單單從維特涅克玻璃廠裏的工人來說，約瑟夫・班達看出自己跟他們的關係早已完蛋，現在該正是時候了。可是有些工人，回想起過去那些日子，覺得也還不壞，想到自己跟班達這家人的密切關係，頗有感慨。『沒有他，廠子就不會像從前那樣了，』他

們說，這時候就有一個年靑人接嘴說，『當然不會，多謝老天。』

『他不會餓死的！』維德斯拉夫．捷爾尼說。『他早已把自己的積蓄藏起來了，你放心好了。而且我們在國民議會裏給了他一個頂好的差使，薪俸很不小哩——我希望我賺錢能像他那麼便當。再說維昔利廠！那簡直是座金礦啊！』

『我總認爲他決不肯幹賠本生意的。我不懂這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另外一個人說，布拉傑克接上一句，『我們的廠委會最好要把賬册仔細査一下！』

他把脚下的一個破爛木棱子踢了一下，碎木片飛過半結着冰的院地。有些人喊起來責備他，有一個人還嘰咕着說布拉傑克尤其不該胡說八道。『總是說些混賬話！總是要無事生非的！』

這時候，辦公樓的門開了。可是走出來的卻是卡雷爾醫生，他帶着他的小皮包離開診療室。

『喂，醫生，那裏面什麼事情？』

卡雷爾聳聳肩膀。

『這個會開得眞够長呢！』

『你沒有跟你哥哥講話嗎？你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

卡雷爾巴不得自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些諮官好像確有些事實根據似的，他聽到的時候，詫異的程度並不亞於別人——甚至於還要厲害些。至於約瑟夫是否眞的辭職，等着瞧好了。可是倘若他果眞辭職的話，又是什麼使他的腦子忽然淸醒過來的呢？

卡雷爾把自己的皮包抓得更緊些，開始走過院子，在一羣羣佇立的人中間穿過，小心不讓自己的破皮鞋踏上結了薄冰的水窪。可是他還沒有走到工廠大門口，院子裏忽然騷動了起來。這使他停下步子轉過身來。

約瑟夫站在辦公樓門前最高的一層石級上，毛皮襯裏的大衣敞開着，灰色的軟呢帽推向後面，露出前額，正向着站在他身邊的陰沉的克拉伐特微笑。

那些人走攏來。克拉伐特舉起手，一片騷動的嘈雜聲靜下來了。

「朋友們！」約瑟夫說。

雖則會開得那樣久，雖則他一定經過了很大的困難才作出這個非要他作出不可的決定，約瑟夫表面上卻顯得非常心平氣和。他突然改變態度的本領一直就相當的大，卡雷爾想——誰知道那個大額頭裏面藏的什麼把戲呢？

「一個人在一生中一定有一個時候，」約瑟夫開口說，「必須決定一下他到底要怎麼樣。我這句話是指我自己說的，因爲你們大都跟我很熟，一定體會得到我這幾個月來，這幾年來的心情……」

卡雷爾瞥見他把院子裏看了一下，摸一摸臉，手指抵着前額。約瑟夫裝得那樣隨便，實際上在他還可不是件容易忍受的事。

「這種不痛不癢的勾當對於誰都沒有好處，對於你們，對於我，都不好。我已經勉強很久了，可不是？」

他的手在空中畫了個大圈子。

「這一切過去一直就是我的，我很愛惜它，而且也甘願爲它出力。可是時代變了，人事變了，哪個還惋惜去年田裏的稻根呢？」

人都靜悄悄的。輪胎間裏下午值班的工人正在工作，平放着永遠轉動着的沙石輪正磨着玻璃的邊緣，傳來了哀鳴聲。這聲音和約瑟夫的聲調使卡雷爾感了惻然，並且替他哥哥難受。他肚子裏在問：約瑟夫爲什麼要辭職？爲什麼現在辭？那次又爲什麼拒絕我呢？爲什麼他那次告訴我，就是他自己願意的話，他也不能辭職呢？

「只有在這兩種情形之下，」約瑟夫說，「我才能在這裏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得好，並且幫助你們：要末我從來沒有過這個廠，要末就是這個廠重又歸我所有。」

他的臉色很鎮定，好像窺見一種崇高的境界似的，卡雷爾雖則滿腹同情，可是搞不懂，覺得單單回憶他那偉大的過去是不會使他有這樣嚮往的表情。

接着約瑟夫睜開厚眼皮，臉上的表情很平靜，他說，「可是照目前這種情形，太使人吃不消了——我敢說，這一點你們也明白。再說，一個人一定要能當機立斷。這也就是我現在所做的。對於你們也許也好些。一切完全由你們自己來做主，看會搞得怎麼樣，看會不會合你們的意。」

約瑟夫拉下帽子，把大衣扣上。

「因此你們的廠委會已經同意我辭去國營廠長的職務，等林貝克的州人民委員會批准之後，就

由你們的老同事佛郎迪席克．克拉伐特接手。佛朗茲，』他轉過身去和克拉伐特握手，『祝你成功！……祝你們大家成功！』

他彎下腰，把他剛才靠着門柱放下的一件東西拿起來。卡雷爾雖則離他那麼遠，卻認得出那是什麼東西。那是彼得．班達的肖像，就是過去一直掛在約瑟夫辦公室牆上的那幅像。約瑟夫小心地拿着那幅大肖像，走下台階，穿過那些人，大家都自動地恭恭敬敬給他讓出一條路。他們都默不出聲；有的眼睛溼了；有的預備上前和他握手，可是又停下來，覺得在這個時候打擾他不大好。有的想要歡呼，爲約瑟夫，爲克拉伐特，或者爲他們自己歡呼，他們終於連過去老闆的鬼影都擺脫了，而且是永遠擺脫了。然而，不知道怎樣，並沒有歡呼喊出來。

約瑟夫向卡雷爾點一下頭，然後頭也不回就走出大門去。後來他又站着等卡雷爾跟上來。

『來，』他說，『這東西很大，幫我拿拿。』

卡雷爾抓着自己父親照片的另一頭，把照相框橫隔在兩人中間拿着，這樣，這幅肖像就像把他們聯在一起，可是同時又像把他們分開似的，兩兄弟一同走過小小蘇士佳河的石橋，又上山向鎮上走去。

『你現在滿意了嗎？』約瑟夫說。

『你做的頂對，』卡雷爾聲音裏流露出他此刻對他哥哥的同情。『不容易，是不是？』

『不容易？』約瑟夫反問他。『我告訴你一句話。你是個感情用事的傻瓜，你一直就是這樣。

要是再不小心的話，你總有一天吃苦頭。」

他到家的時候，麗達已經在家裏。餐室裏亂七八糟的——所有儲物櫥的抽屜都開着，銀器堆滿了一桌子，麗達正在擦那些銀器。

「老天哪，你這是做什麼？」他問。「你怎麼不待在自己辦公室裏？為什麼不讓女僕擦這些東西呢？」

麗達臉色慘白，可是從她紅紅的眼眶和兩側紅腫的鼻子看得出她是哭過了。

「女僕靠不住，」她說。

「她又沒有偷過什麼東西。」

「哪個在說偷東西？我總不能把骯髒的銀器就這麼裝進箱子裏去吧？我又不能讓她知道我收拾東西——她，和你的萊昂小姐！」

「做什麼——收拾東西？」

她走到他面前。胸前的圍裙歪在一邊，兩隻手被擦銀粉弄得很粗糙。她撫摩着他的兩頰。「我以前窮過一陣子。那時候，我什麼都沒有。這一次，我們可要把所有剩下的一點東西都帶走，全部帶走！」

「帶到哪兒去？你說什麼啊？」

『可憐的人兒，』她溫柔地說『你不知道那種滋味。可是我知道。我曾經離開過家，住在一間小房間裏，就在一間小房間裏，給你把孩子帶大，並且餓着肚子。這些是好銀子，值不少錢哩，可能賣上好價錢……』

她拿起一把湯匙和一塊又髒又黏的棉絮，重又擦了起來。

『你把工廠放棄了，』她說。『你什麼都放棄了。一切都完了。』

他瞪眼望着她，望望她頸子上的皺紋，又望望她又扁又直的身子，這時候她的身子使他聯想起骷髏頭上面的窟窿。

『你發神經了，庭達！』

接着他把她摟在懷裏，把她的臉埋在自己的肩上。

她由他摟了一會兒，然後掙開，繼續擦她的銀器。『我們得買許多東西，』她說，『而且要趕快買，免得被人發覺到。也許我應當上布拉格一趟，親手去辦，在那邊買東西要容易些。買些金子和首飾，一些隨時可以變錢的東西。』

他坐下來，手在發抖。

『你怎麼想到我們會離開的？』

他安詳的語調好像提醒了她適才冷靜地考慮過的事情。『維普利沒有班達廠，那還能有什麼辦法？』她問他。『它就會像一棵沒有根的樹一樣。你要我怎麼辦——排隊站在那裏向克拉伐特莳粗

玫瑰嗎？」

他覺得好受些了，身子向後靠起，大笑起來。「不行，當然不行！」

「你難道看不出他們會團結起來反對我們——所有那些被我們排擠掉，變成我們自己小作坊的加工廠？」

他又大笑起來。「那個，我自有辦法。」

「幾時呢？」

「不久。」

「怎樣的辦法呢？」

他猶豫了一下。後來，看見她那副喪氣的臉，他就振作起來，向她宣佈說，「我們要拿回班達廠。我們要拿回漢姆爾。並不靠什麼鬼花樣——而是歸我們所有，眞正爲我們所有。」

「現在是誰發神經了？」她譏刺地問。「而且天下也眼看就要太平了，是不是？」約瑟夫着慌起來了。一個女人本可以鬧點脾氣的，就是歇斯特里一陣也不礙的，可是各事都要做得適當，而且都要在適當的時候做，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他的恐懼已經被他自己堵住，她又何必一定要挖他的堤脚，把他築好的堤搞垮呢。

「你聽我說，魔達，我不能跟你說得太多。知道的人愈少，他們知道的事情愈少，就愈好。快要有大變動了，非常了不起的變動轉眼就要來了。這些變動事前都要有準備。我今天早上做的就是

這種準備步驟之一。」

她心不在焉地點點頭。眼睛又轉到桌上那一堆銀器上去。「我懂得，」她說。「你把工廠扔給那班強盜就是爲了要再拿回來，是嗎？」

「一點不錯。」

「你把餅子扔給一些猪玀，然後想再把餅子從猪槽裏撈出來自己吃？」

「就是這塊餅——也就從這個猪槽裏撈出來——說得對。」

「可憐的約瑟夫呀，」她說。「可憐的約瑟夫呀……」

他有點窘。「你該對我有點信心才是。過去我說要做到的，不是都做到了麽？」

她的眼睛都爽地跳起來，嘴唇縮成一條綫，說話的聲音就像老太婆一樣尖。「那些人可不是肯放手的人。他們會鬭爭你。他們人那樣多，到處都是。就像蛆蟲一樣——可怕呀，可怕呀，可怕！」

「你不要愁！」他說。「麗達，乖乖，不要愁呀！」

可是他的堤防已經決開了，恐懼就像洪水一樣從他的頭上衝下去一直衝到他的脚趾頭。

他憂鬱地站起來。他得趕火車上布拉格去。他得繼續做他該做的事情。沒有後退的餘地——他沒有，任何人都沒有。

第九章

我們的時代，由於羣衆傳達工具的高度發展，已經拿口號代替了思想，諺語代替了情緒，宣傳代替了見解的交換和討論。一般人的精神食糧都是預先消化好了的，每天吃多少份量也都是小心地量好的。靠這樣的營養，要他獨立來權衡支配他自己和他鄰居生活的那些事實，那怎麼成呢？他怎麼能作出結論來呢？他怎麼能像一個成熟的人，像一個達到公民年齡的人那樣對這些事實採取行動呢？

從一開頭，他的價值等級就已經受到那些控制傳達工具的人的竄改了。個人不是在選擇；他是微妙地，有時候也並不怎樣微妙地，被推向某種選擇。既然人民事實上是許多個人的集合，而民主又是以人民的取捨為基礎的，我們就不得不懷疑到我們所知道的民主是不是眞的民主。

如果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民受到報紙上的大標題刺激，喊出『和散那』㈠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民儘管討厭，也祇得忍受，可是讓某些權威方面來佈置一些不同的標題，把百分之

㈠ 見新約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前行後隨的衆人，喊着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散那』原意爲求救，此處用以歡呼。

二的人說服，使他們轉到對方的陣營裏去，這樣一來多數的呼聲就會變成「把他釘十字架」了。

有人告訴我們，說人民的直覺是不會錯的，說在集體裏面，羣衆就會認識眞理，而且做出正確的事情來。我們捷克人祇要向北方和西方看看我們的德國鄰居，就會了解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會錯到多麼可悲的程度。

在市鎮報信人是新聞的唯一來源的時代，那時候遠方的戰事往往是從一個偶然來到村中的旅客的談話中知道的，在那些日子裏，人民的直覺也許是夠用的，不過就是在那種時代，歷史上記載的羣衆性的愚蠢舉動仍然不勝枚舉。可是，到現在，那個由湯姆士·G·馬薩里克在「人類的理想」一書中所提出的問題仍有回答的必要。他說，「如果個人一點算不上什麼，如果他的意見和良心都毫無道理的話，那麼幾千個個人又怎麼能當作有道理，不但有道理，而且壓倒一切呢？」

馬薩里克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故作疑難的，他自己就不相信個人和他的意見以及他的良心是毫無道理的。個人的意見和良心以及民主，可以有很大的正確性——可是先要具備某些條件，而這些條件現在也不存在，一定要去創造。沒有這些條件，就不可能有自由；沒有這些條件，人民的直覺祇能成爲開玩笑。

是些什麼條件呢？顯明地，條件之一就是放鬆羣衆傳達工具的控制。可是這就引起一個

新的而且更加棘手的問題，由誰來控制這些工具呢？而且誰擁控制，既然已經是控制，豈不是也本身就否定了它要達到的、它要保證的自由呢？

摘自湯姆士·班達：自由論

卡雷爾順着那些紆迴的山徑，朝聖尼波莫克山上那座房子走去時，作了許多不必要的停留。他本來是來診視費立斯克太太的，她的家就住在山腳下；所以他順便把他弟弟的稿子帶在身邊，準備萬一有空的話就上山去找湯姆士。費立斯克太太懷的已是第三胎，應當自己有數了，剛才根本就不應當派自己的大孩子跑來請醫生的。等到他趕來一檢查，才發覺那些陣痛不過是一場虛驚。這樣他就閑了下來，所以再不把自由論還給人家，也就說不過去了。

冬天的羅得澄克城就在他脚下的山谷裏，一塊塊殘雪還蓋在教堂的鐘樓頂上，鐘樓的圓頂望上去就像一顆綠蒜頭；道路的整潔圖案都朝市中心的廣場漸次聚合。如果費立斯克太太肚裏的孩子沒有決定在舒服而溫暖的子宮裏多住幾天的話，今天下午的事就會是接引新的費立斯克出世，而不會是跟湯姆士談話，看看凱蒂，並且了解一下維拉絲達對這兩個在聖尼波莫克山上的人的影響了。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繼續走去。到達湯姆士的房子時，天已經黑下來了——眼前白天還是很短。凱蒂的臉在過廊裏看不大清楚，屋子裏沒有一個房間有燈光；剛才她準是在昏黑中坐着，無所事事。

「你是來看我的呀——」她的聲音又是開心又是不好意思，因爲被他碰見她這副模樣。

這個迴廊祇是一個短短的而且相當窄的過道，他聞到她頭髮的香味。「你好嗎，凱蒂？」他說。

「你應當先打個電話來的。不——要是你打電話來，我會告訴你我很忙的。可是我並不忙，一點也不忙。」

「湯姆士呢？」

她扭亮電燈。暗影消失了。「他不在家，」她說。「每天這個時候都不在家。你來杯茶嗎？我們午飯還剩下一點蛋糕呢……」

她站在那裏，把袖子拉過手腕，忸怩地抹抹自己的頭髮。家常的衣服上面加了一件舊毛線衫，因爲屋子裏相當的冷。那副派頭有點寒傖，卡當爾見了頗爲詫異。女爲悅己者容，她已經不再講究穿衣服，連口紅也不搽了，臉色就像一個待在屋子裏太久的人那樣蒼白。

「湯姆士上哪兒去了？」他又問。「我是來還他的文稿的。我讀過了——」

「他在約瑟夫那兒，教佩德的書。每天下午都去。」她伸手要接他的大衣，央求道，「你待下來罷，爲什麼不待下呢？你上次是幾個月以前來的，我已經記不淸了。」

他心裏想，倘使教立斯克太太的陣痛不是一場虛驚的話，他的手此刻也許正拿着鉗子呢，他的眼睛也許正注視着那個醜陋的，黏滿白脂的小腦袋在兩條粗大的扭動着的大腿中間擠出來呢——天哪，我們全都在苦痛中生下的，而且就生活在苦痛裏面，除掉在子宮裏面，沒有一處是安全的，那

個胎兒死命不肯出來，他的確比我們都聰明啊！

他把大衣遞給她，讓她把大衣掛上衣架，然後跟着她走過起坐間。「我去弄茶，」她說。有這麼半天，她都逗留在廚房裏。他傾聽着。心裏對自己起了一陣反感。他這樣對待她算什麼呢？贊成維拉赫達在羅得裡克住下，把她這一點生存的薄弱基礎都摧毀了。她難道應當捱在這裏受罪麼？現在連那一點可留戀的都給剝光了。他如果愛她，那時候爲什麼不顧念到她呢？再說罷，爲什麼他不跟她說，叫她現在就跟他走——把她帶走，勸她或者逼她，總之使她跳出這種半存希望，半沒有希望的，表面裝做沒事，內心卻猶疑莫決的泥坑呢！

她回來了，給他和自己倒了茶，然後坐下，一臉期望的神情。現在，她臉上有點生氣了：一定是利用了等水滾的幾分鐘換了衣服，梳了頭髮，而且塗上了口紅；要不然就是長靠椅旁邊那盞有燈罩的檯燈把人襯得比在走道裏的白色燈光下好看些。

他不停手攪和着杯子裏的糖，一面望着她的一雙手。由於家事操勞，手已經變得紅紅的，可是那些春葱似的、有力的手指仍然很美。

「跟我講講這部稿子罷！」她說。「你認爲怎麼樣？你覺得還有機會出版沒有？」

「文章就像湯姆士本人。大膽得很。」他覺得很牽強。「有時候我簡直生氣，有時候我又愛它。就是我要把它扔開的時候，我還是不得不佩服他。有勇氣，而且誠實——不管你看了是什麼感想，你總得佩服他在這上面花的功夫。」

『這眞的是你的意見嗎，卡雷爾？』

該死的論文！』他想要說，可是他沒有說，仍舊繼續做着評。『他有種了不起的本領，能夠叫你懷疑一切舒適的，久已習慣的通常事物——而且並不說教。文章本身使你不得不去思索。寫得動人，刺激，而且逗人生氣，甚至於還有些咄咄逼人的地方——我常有這樣的感覺，覺得這篇文章祇贊成一種自由：就是湯姆士·班達的、完全的、絕對的自由，祇贊成一種控制，就是由他掌握的控制。不過這並不是一件希罕事情。說實在話，完全是人情之常。』

『你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啊，』她輕聲說。

『我情願不是這樣！』他衝口而出。『我巴不得不是他的哥哥，我巴不得跟他一點關係沒有，對他的事情一點點不用關懷！』

她的頭抬起來。『不要這樣，卡雷爾。』

『你要我走嗎？』

她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他可以說是完全孤立的，』她說。『他自己要這樣的。他始終是高高在上，看不起鬪爭，看不起你，看不起一切。他在他的書裏也就是這樣表現。我告訴你，他的書裏缺少了什麼——一顆心！』

『所以是應當被人家扔回來的嗎？』她說，顯出沮喪的神氣。

『不對！値得印出來。我有個法子可以把它印出來，我要跟湯姆士談的就是這個。他過去找

錯了人，那些人當時利用他，現在又把他一腳踢開。可是另外還有人並不害怕給幾千個讀者一點要用力咀嚼的東西。』

他的話聽上去好像很生氣，很堅決，可是眼睛四周和嘴角的線條變得溫和起來了，這些線條說的是另外一些話，說的是從他內心深處發出的話，這些話隨着他說的每句話流露了出來；而且他知道她表面上好像是在聽他發表他對那篇論文的意見，事實上卻在傾聽他心裏的這些話。

『湯姆士六點鐘光景會回來，』她說得口氣很隨便，他一聽就懂得她也是嘴裏講着一件事，心裏想着另外一件事。接着她又加上一句，『除非他留在那邊跟維拉赫蓮·萊昂一同吃晚飯。』

他原想揣摩一下她說出這個名字時的口氣。可是一想到湯姆士要到六點鐘才能回來，說不定還要晚些，也就不想去揣摩了。

『我不能等他，』他笑着說。

她點點頭。

『不能等他算是說不過去，』他說。『我差不多簡直不上這兒來。』

她又點點頭，那樣子好像說：我知道；我知道什麼緣故；你用不着解釋。

『你把我的話告訴他。告訴他我就要上布拉格去；把這本書拿給幾個朋友看看。他假如不願意我這樣做的話，可以打電話給我。』

『他好像出版不出版都無所謂，』她說。

她的一杯茶放在前面矮桌子上始終沒有喝一口。一個人坐在那裏，看上去很小，又好像覺得很冷，胳臂緊挨着身體，兩手放在膝蓋上。他走到大廳的壁櫥那邊，拿了一條披肩回來，給她圍在肩上，吻一下她的秀髮。

她沒有動。

他又坐了下來。去追憶一下費立斯克太太的大肚子和肥胖的大腿，可是就沒法想起那副形象來。

「他總是成見太深，」她說下去。「要是這樣能够使他快活一點，也就罷了！可是並不。我一直在問自己，是不是我的過失呢？我一直是個好妻子，我覺得我是。我愛他。我頭一眼看見他時就愛上了他，那時候他還是個小男孩，一個給人嚇得飛逃的小男孩。現在我卻弄得成天坐在這裏，眼睜睜望着我的愛就像棵受到病害的樹懨懨欲斃一樣，葉子一片一片地枯掉。」

「凱蒂，」他嗄着嗓子說，「凱蒂……」

「我想如果書能够刊出來，情形也許會好些。照現在這樣——他一定要在某些事情上證明他能够成功……」

「你難道從不想到你自己嗎？」

「可是我想的！一直都……」

「我希望你得到一個結論的時候告訴我，」他的話裏帶有怨恨，說完就站了起來。

「你要走了嗎？」

「是的。」

她站起來，滿臉愁苦。「你不能也這樣嚴厲對付我，」她說。「我差不多已經盡了最大的忍耐了。」

她隨卽把他抱住，兩手抓着他的肩膀，身體貼着他。「你不要懲罰我，不要懲罰我！」她低聲說。她的嘴唇抵着他的嘴唇，粗暴，炙熱。

* * *

卡雷爾急急忙忙就上布拉格去，簡直就像在逃跑，不過明知道逃走是不可能的。這是必然的結果，他要逃避也逃避不了。火已經悶了那麼久，現在可爆出來了。他覺得這個火把那些克制、道德觀念、家族觀念、和對湯姆士幸福的關懷通通燒掉了。他對自己解釋着，說凱蒂的婚姻已經觸礁了，而且不管有他或沒有他這個人，都會觸礁的；他堅決地認爲，有了癌症還是早開刀的好，免得愈長愈大，弄得健康的組織也給毀掉了。他分辯着這完全是由於湯姆士對維拉絲蒂的迷戀才鬧出了這種結局的，他強調着對一個人的憐惜是抵不上兩個人的幸福的。他還總括一句說，在這種舊世界已經大部份瓦解的時候，那些舊道德也已失去其意義了……他明白到他所以要設法替湯姆士把文章印出來，不但是因爲這本書還有價值，同時也是爲了要給湯姆士預備一根拐杖，這樣就給自己留下一個

寬恕自己的餘地。

由於他有這種私心，在他吹噓這本論文的時候，他的話也就顯得出乎意料地主觀而且軟弱，諾法克跟他和斯丹尼克教授在舊貴族俱樂部裏喝了一杯酒之後，看出卡雷爾話語裏面缺少信心。

『我願意幫忙，』諾法克緩緩地說。『可是你得想想我們的處境。我們的黨有自己的出版社，也還能影響另外一些出版社。他們如果接受一本書，那我們就一定要支持這本書，而這本書又一定要獲得我們期望的最大的效果。可是你自己承認，你弟弟這本書在許多方面都說不上是馬克思主義。』

他以詢問的眼光轉身望着斯丹尼克教授。斯丹尼克坐在一張大椅子裏，抽着一枝熄滅的香煙。他沒有說什麼。

卡雷爾不安地望望這位儼然部長地位的參事的空袖管。過去在布亨瓦爾特集中營那些日子裏，諾法克好像是個氣量大得多的人，一點不像現在這樣固執，儘管生命在那時候的確比現在要沒有保障得多。

『你到現在還不痛快那次的選舉和湯姆士那篇提要，』卡雷爾說。『能不能大度包容一點呢？』

『我並沒有想到杜萊沙爾的爪牙利用你弟弟自由論提要那件事。』諾法克眉頭一皺。『雖則我也許應當想到，也許我們不應當這樣輕易忘記，輕易原諒就在一九四六年裏發生的事情。不過就算湯姆士·班達不能負完全責任，就算我們不能完全怪他能，可是還有主要的一點——』

『主要的一點，』卡雷爾怒冲冲地插嘴道，『是人文出版社的巴辛尼，這就是說杜萊沙爾的黨，把這本書拒絕了。這一個人過去是聞名的作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發言人——這些，他們全利用到了。這個人是他們根據他過去的聲譽扶植起來的，為什麼他們拒絕出版他的書呢？……原來書裏面有些地方不中他們的意，我還可以告訴你他們不中意的是些什麼。湯姆士把他們那一套裝飾門面的話全摧毀了。他也許不站在我們這邊——就這樣說罷。可是他的確不站在他們那一邊！』

斯丹尼克終於把那根熄滅的紙煙去掉了。他扯扯自己夾鼻眼鏡的黑帶子，說道，『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要人民能够用腦子想。我們多數的文章都不行，因為只拿出些規律、公式和綱領來——當然囉，那些全都是正確的，可是沒有能使讀者自己開動腦筋，沒有能使讀者靠自己的思考獲得正確的規律、公式和綱領。這非常像教書，不能讓你的學生刻板地學，要啓發他們問為什麼？——幫助他們找答案，可是不要由你交給他們。如果湯姆士的文章能够使人民提出問題，能够使他們動腦子想，我是贊成的。而且，我覺得我們自己相當有把握，也已經相當的成熟，儘可以比別人大方些——你說怎麼樣？』

『我想我跟杜萊沙爾交道打得太多了，』諾法克悵然說。『對於他，我可沒法大方，除非我願意自己的頭給砍掉，也願意其他許多人的頭給砍掉。』他舉起胳臂，親暱地把手放在卡雷爾的肩上。『要是你處在我的地位的話，只要一天的工夫你就可以多了解我一點。我們以前在集中營裏的那種生活比較簡單——祇要能够保全性命就成。如果我的話好像武斷一點，請你不要介意。』

卡雷爾巴不得自己能夠像這兩個人一樣的老老實實說話。『你們把這本論文怎麼辦呢？』他不安地問。

『讀一下，』諾法克說。

斯丹尼克把自己衣領上的頭屑彈掉些，高高興興地說：『你知道，在湯姆士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跟他討論過書裏面一兩個問題。我很想看看他最後是怎樣解決的。我應當在他身上多花點時間……他太太好嗎？』

『好，』卡雷爾說。

『那個女子很不錯！』斯丹尼克很貪讒的樣子。『忠心，樸實，長得好看，不是那些瘦弱的女學士之流。你可注意到嗎，諾法克，文人大都弄到漂亮的老婆，而政府的官員往往被母夜叉纏得走頭無路？』

『我沒有結過婚，』諾法克提醒他。

『還有約瑟夫呢，你那個哥哥？』斯丹尼克接下去說。『我有時候看見他，在國民議會的會場上，或者在過道裏。他是一個心事重重的人，卡雷爾，外表很甜，可是心子卻很苦……』他拿夾鼻眼鏡對卡雷爾的胸口指指。『我也要讀一讀這本論文。然後我們再交給法克拉夫·維爾勒看——他現在是人民出版社的總編輯，是不是，諾法克？』

『是的，我認識他。』

『那麼，你能不能跟他講一聲呢？』斯丹尼克說。

『你倘若要我講的話……』諾法克做了一個苦臉。『不過維爾勒比我更為熟練。可靠，但是相當的偏。』

『那很好！』斯丹尼克咯咯地笑了。『那麼這正好叫他大吃一驚！』

他拿起稿子，翻閱着最前面的幾頁。卡雷爾留心望着他閱讀時臉上的表情。卡雷爾覺得不好受，而且茫無所措。在這兒，他們都是談些大題目，政府的措施、人民的思想情況，權力和怎樣使用權力——一點也不談到自己。他和這本論文的關係太密切了，這些線索竟能從凱蒂在聖尼波莫克山上那所整潔的小房子裏牽起，一直給牽過這一大堆人物、爭論和活動的迷陣裏來，而且還能保持完好，沒有給扯斷，這事確有點怪呢。而且如果他達不到原來的目的，要受到影響的可不單單是湯姆士一個人。

斯丹尼克用瘦瘠的手背敲敲書頁。『他有才氣，這個孩子！我教過他。如果我過去能夠多教他一點的話，多好！如果我現在能夠再教他的話，多好！……不過他會搞清楚的！』

『我希望如此，』卡雷爾說，心裏面像澆了一盆冷水。

『在某種程度上，他算得上一個天才，』斯丹尼克又說。『天才是一種極其可貴的稻種。我們一定要溫和地對待它，使它能夠成熟結實，使它的寶藏得以滿溢出來分給全體人民。』

他把書本闔上，抬頭看見卡雷爾的苦臉。有這麼一會，他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他本來打算說

些溫和的話，打算使卡雷爾知道他了解湯姆士的某些缺點。可是兄弟之間的事情好像比表面上看到的還要複雜。因此他換了一個題目談，一個在他看來比較不容易得罪人的題目。『我聽說你哥哥約瑟夫辭去班達廠的國營廠長的職務了——』他說。

『是的，辭掉了，』卡雷爾證實他的話。

『已經辭掉了嗎？』諾法克急忙問道，身子猛然向前一傾，那隻空袖管從衣袋裏給拉了出來。可是口氣很快就恢復正常，他說，『那些州人民委員會打報告可真拖時間！』

『我在議會裏聽到的，』斯丹尼克說。

諾法克的『已經？』使卡雷爾吃了一驚。『你難道事先就已經知道約瑟夫要辭職嗎？』他說，顯出很不安的樣子。

諾法克的話明快鏗鏘。『我一向就不大贊成一個原來的廠主應當替人民管理他原有的產業。而且我從不隱瞞我這項意見，無論對部長或者對其他的人。告訴我——這是幾時的事情？』

『上個星期一。』

『突如其來嗎？』

『對的。』

『沒有鬬爭嗎？沒有逼迫嗎？什麼都沒有？』

卡雷爾搖搖頭。『我一直弄不懂的也就是這個。當然，那一次瀆姆爾那邊失火，在聖誕節的——』

「對的，」諾法克說，「報紙上也登過。」他把空烟管塞進口袋裏，沉默了一會。

「後來，」卡雷爾說下去，「在一次工人大會上，大家對約瑟夫很不客氣——但是給阻止了。後來，我又上他那兒去，勸他辭職。可是他一開口就拒絕。」

「所以這次的辭職在他完全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諾法克說。

斯丹尼克問，「我說，為什麼他不能辭職呢？」

「問題是，他為什麼要辭？」諾法克說。「誰接手呢？」

「佛郎迪席克·克拉伐特。」

「一個杜萊沙爾的親信為什麼要把這種職位交給我們呢？他還不是要人家對他有某種好感？」

諾法克的話並沒有說清楚這個『他』指的是杜萊沙爾，還是指的約瑟夫。

「什麼好感？」斯丹尼克問。

「表明他們沒有勢力，願意跟我們合作，而且一定會對我們讓步——」

「哦，他們本來沒有勢力啊！」斯丹尼克打斷他的話。「他們在收歸國有的政策上非讓步不可，他們也知道。」

諾法克眼睛深處閃出一點光芒，他正用一隻手照着他自己那個辦法擦火柴，手指顯得很笨拙。

「你哥哥是怎樣一種人，卡雷爾？」他說。

卡雷爾遲疑了一下。「你要曉得什麼呢？」他心裏有了一個糊塗念頭，覺得如果他不講點什麼

來幫助他們對付約瑟夫，他們就不肯幫湯姆士的忙——也就是不幫凱蒂和他自己的忙……「我從集中營回來之後，跟約瑟夫一直不大接近。」

「他可跟你講起他辭職的緣故嗎？」諾法克問。

「沒有。」

「你能猜想是什麼原因嗎？」

「猜有什麼用？」

「班達廠差不多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不是？」

卡雷爾把這句話想了一下。如果他說「是的」，他們就會相信這次辭職是一種做作，是一個陰謀的一部份，不管這個陰謀是地方性的還是全國性的，就像他們懷疑漢姆爾廠的那場火跟約瑟夫也有點關係一樣……他們可能對，也可能錯……他很不痛快他們這樣要他咬上約瑟夫。難道他要把他倆個弟兄都出賣麼？……如果他說「不是」呢，如果他告訴他們，說當初是老彼得，班達硬要約瑟夫從事這種行業的，說約瑟夫本來嚮往另一種生活，切望搞個創造性的工作——那末這次的辭職就顯得合情合理，就顯得是他早有存心而沒有做的一件事了，這樣也就不會引到任何可怕的結論上去。也許，這樣說相當接近事實。不過假如的確有個陰謀呢？假如約瑟夫隨隨便便放棄他在廠子裏最後的地盤是因爲他有比當一個國營廠長的地位更大的野心呢？約瑟夫最近變得多麼毒辣啊，可不是？

卡雷爾覺得諾法克的眼睛在打量他，他看見斯丹尼克把襯衫的袖口塞進去。『約瑟夫一直就不要這個工廠，』他用平淡的口吻說。『是先父當初逼他接手的。你們知道，約瑟夫是長子，所以他不得不接手。』

『我懂了，』諾法克說。他沒有再說什麼，卡雷爾弄不懂諾法克這樣沉默下來，是不是感到失望。

諾法克伸手取了一枝煙。

卡雷爾不願意他再來一次吃力的、自己擦火的表演，就給他點上個火。

諾法克好像沒有看見似的。『你可知道你的話有多大的關係嗎，卡雷爾？』

『我不知道！』卡雷爾怒沖沖地說。『除非你不再這樣打謎語，跟我把話說明白——』

諾法克放下紙煙，還沒點上火。『我很想能夠告訴你，』他不耐地說。『我很想能有點什麼可以告訴你！』

斯丹尼克搖搖頭，笑了，『要幫助學生找答案呀。你不能算是個好先生，諾法克！』

『我也不是個學生！』火柴已經燒到指尖，他把它扔掉。

『我的好卡雷爾，』斯丹尼克說，『你既然是個醫生，就應當多少也是個心理學家。你一定知道一個人的性格和他的行為決不會格格不入的。你能不能肯定你剛才的一番話不是就你哥哥的行動來談他的性格？因為如果是的話……』

『對了——如果是的，怎樣呢？』

「那種把一鍋牛肉湯當作災餓餅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斯丹尼克已經不再是一個和藹的、有着奇怪習慣的老人了。「可記得那次我幫了一個受傷的人到你家裏來的情形？我們現在又到那個情景了。你得拿定主意才是！」

「約瑟夫從來就沒有要過這個廠，」卡雷爾又聲明一下，每個字都說得很勉強。「這是個神聖的事實。可是他一拿到手之後，人就變了。他原來追求的那種生活是走不通了，再也沒法回頭了。他結了婚，陷在工業的車轍裏。因此他的生平事業成了他的噩夢。他是受先父懲罰的人，不過他把懲罰改變爲一種抵償了。」

「說下去吧！」諾法克追問着，好像用馬刺戳了他一下。

「班達廠成了他的刑柱，而他自己就縛在柱子上。他非得把廠子辦好不可，這成爲他生命裏唯一的目的。後來，廠子被馬丁尼斯的阿洛依休斯．湊德爾先生拿走。於是約瑟夫參了軍，從前線回來後總算又把廠子拿了回來。可是廠子才恢復生產不久，又被收歸國有了。」

他停下來。他已經把他哥哥解剖開來，把屍身陳列在桌子上給全世界看。這比謀殺更壞。

「真慘，是不是？」斯丹尼克說。「可是布拉赫死得也慘啊！」

卡雷爾兩隻手蒙着臉。他想問些問題，問些大問題——他的時代，他的國家和他的人民都在崩潰，一種新的東西正在湧現，就像貴立斯克太太的孩子一樣　終於生了出來。可是爲什麼一定要他到場，而且在鬪爭中被扯得粉碎呢？

他沒有問，因爲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因爲一個人總是生活在他自己的時代裏，而且這是他唯一的生命。

他聽見諾法克在說話，就抬起頭來。

「我說我很高興你跟我們談了這篇話。」諾法克的口氣裏面帶有憐憫。「我從約瑟夫那次上部裏來，請求恢復他那個廠的所有權時，就曉得一點他的苦衷。可是沒有想到有這麼深……」

因爲一個人就生活在他的時代裏——卡雷爾想着——選擇了他的立場，而且一定要按照自己得到的印象來認識世界。

「我今天下午搭火車回羅得涅克行不行？」他等了一會說。「我想我們什麼都說定規了。」

「我想是的，」斯丹尼克說，把稿子拿起來。「我今天晚上把這個讀完，看看有什麼辦法。」

諾法克祇是點一下頭。他想到他得跟內務部的公安部門通電話；又想到自己那隻胳臂，那隻當初卡雷爾不得不替他割掉的胳臂，又想，如果他有辦法的話，決不讓它再有個法西斯集中營。

第十章

任何階級爭奪政權一定要爲自己的理想辯護。它不能單單在衣食問題的基礎上來進行鬪爭；它一定要拿出一個思想體系來。它一定要爲自己的許多理想說話、行動。在創業的時期，還不知鹿死誰手的時候，它會高舉盾牌，以一股純潔的熱忱負起自己的使命；可是那些子孫輩不久就看出他們革命祖先的那些理想會成爲一種累贅。到了那個階級快要完結，而隨着一個新的階級要求插進來的時候，它的那些頹廢和恐懼的繼承者就會覺得盾牌太重了，並且暗暗咒罵盾牌上面寫的那些偉大的字句。

那些封建王侯靠了基督教的招牌征服了世界；可是最後，到了那些貴族口中，他們引用基督教義來鎮壓農奴，那些教義就變得空洞無物了。資產階級高呼人類的自由和平等；可是今天，不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他們一碰上考驗，他們就得自食其言。

從客觀看來，不論是基督教的博愛，或者是自由和平等，都不是輕易可以抹殺得了的。這些觀念都要有幾百年的功夫才形成得了，比偶然一次星期日的佈道要有價值得多。

在我們客觀的信仰和我們主觀的實踐之間，存在有一道探不可測的鴻溝。哪一個階級不

能實行它原來的綱領的，就要請它作政治上的自殺。它要吞噬人性的完整。一個人應當怎樣做和事實上怎樣做，這裏面往往存在着矛盾，他要是克服不了矛盾的話，就適得要作道德上的——有時是肉體上的！——自殺。

湯姆士・G・馬薩里克在他那本自殺，近代文明的現象一書中，講到這個問題，他說，「有人可以說，近代的人把人生的整個罪惡都放在自己肩上，他總是責備自己；但是也可以說，他的自殺就好像是一種主觀的瘋狂，一種客觀的毀滅，好像他的自殺是在毀滅那激怒的對象似的。」

可是我們在那一點上是有罪的呢？誰把這個可怕的負擔放在我們肩上的呢？要消滅造成這種無法解決的矛盾的客觀形勢，是不是唯有自殺一法呢？如果我們要在保持一個階級的統治和堅持一個階級的理想之間有所取捨的話，那麼捨前者而取後者還有什麼疑問嗎？

也許我這人不現實。也許，一個階級儘管虛偽、落伍、腐敗，但是要命令一個整個的階級退出和走下歷史的舞台是做不到的。一個階級也不可能全體作肉體上的自殺。它將要設法活下去，成爲自己年青時代的一幅可怕的諷刺畫；它還會慶祝它取得政權的那些革命，可是革命的意義可能已經被它歪曲了……

摘自湯姆士・班達：自由論

約瑟夫打給愛琳娜的電報剛好碰上她有意思立刻上布拉格去跑一趟。在這以前，已經有了不少風聲鶴唳的報道，有些來自華盛頓和紐約的外交界方面，另外一些來自捷克斯洛伐克——多是些無聊的報館記者、咖啡館的經常主顧和其他流言販子供給她的；她稱這些爲「內幕消息」，那些販子之類的人就靠這些來換取她的美國食盒。約瑟夫的電報等於是一齣壓軸戲。

這封電報剛好湊上另外一件私人方面發生的變化。

愛琳娜老了。過去她留駐青春的本領比哪一個都不差，甚至於還要強些；她從不服老。可是有一天早晨她感覺到了，是那樣突如其來，簡直像橫禍。她的腦筋一向很平靜，完全明白自己的意志和企圖，現在卻變得紊亂了，而且帶上一點感傷的色彩，這使她非常厭惡，可是沒法子克制得了。

她寫的通訊變得嘮叨、冗長、瑣碎、牢騷、歇斯底里性，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過去那種尖刻、超脫、老練，全找不到了。她勉力去模倣自己所獨創的那種筆調和風格；可是那個向美國全國報紙聯合供應她的稿件的新聞服務社裏，卻不斷地收到報紙編輯取消特約的通知。

她想到去看一個精神分析家；可是她知道一個醫生要能使她適應已經發生的事情，往往要花上兩三年功夫，而且便是最好的精神分析家也無法彌補時間所作的破壞。

她想到自己過去的生活，企圖重溫一下舊夢。她搞出那些她認爲在她生活中有意義的舊相好。有些人她在雞尾酒會上時碰到，有些人在晚宴時碰到，還有些人晚上在她家裏碰到；都好像是幽靈一樣。祇有一個人在她眼中還是活生生的，因爲他不在她身邊跟她嘔氣：那就是湯姆士・班達。

祇要能補到什麼東西給她的工作和生活以新的內容，那就好了！這時正來了約瑟夫的電報，暗示那偉大而令人興奮的慕尼黑局面或許要重演一次，至少有這種可能性——在慕尼黑那些日子裏，她寫的每一篇通訊，每一篇分析，都被幾百萬的讀者貪婪地讀着，每一次發生的事件都證實了她的預言，那時的生活是多麼充實啊！

愛琳娜・辛帕生需要捷克斯洛伐克來一次危機，所以她動身去找它。

在她住的阿爾克隆旅館的房間裏，她穿着一件長袍，遮着裏面的束腰和贅肉，躺在一張長靠背椅上，約瑟夫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一面做着手勢。

「危機是沒法避免的！」他說着。「只是哪方面發動的問題。直到現在爲止，都是他們發動，一直如此。他們提要求，我們作讓步，可是我們已經到了讓無可讓的地步，再讓就等於自殺了。」他站住不走動。「我們一定要重新取得主動！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已經組織好了。我們準備到必要時以我們的生命來保衛我們的民主政體。」

愛琳娜在用她新買的金黑長煙嘴抽着煙，這時放下來，伸手去取旁邊桌子上的一個式樣小巧而古舊的藥片盒子。她吞下一顆藥片，舌頭搭的一響，然後問道，「俄國人怎麼樣？」

「別記罣那些俄國人！俄國人有他們自己的問題，決不會把軍隊開到這兒來，因爲假如他們開了來，那就是要發動戰爭，但是他們可經不起。」

她把下巴低下來。『在美國——』她說。

『對的，我知道，在美國—你儘可以寫些關於俄國人的話給美國人看。可是我們是在這兒，跟他們很接近，你想，如果紅軍萬一會出面干涉的話，杜萊沙爾敢於有所行動麼？謝謝上帝，我們只要對付自己的工人就成，這一點我想我們還辦得了。』

我的話講得太多了，他心裏想，爲什麼要講得這樣多呢？

『一個危機……』她說，『一個危機一定要有人發動，它自己不會來的。』

『它會來！』他說得仍舊很有把握，不過更加堅決。『這屆國民議會祇有幾個月就滿期，憲法這一關決計過不去。時間就不利於他們，』停了一下，他又說，『可是如果他們不動，我們就要動。準備開仗就得開仗，再沒有比它在那兒更精的了。』

他坐下來，面向着她。她的倦態使他覺得惆悵。他本來一直覺得她是美國女子裏的代表人物——永遠朝氣勃勃、整潔、有教養、有主意。他想到自己一定也上了年紀，而且變得頹唐和喪氣了。

『好罷，好罷，』她說，『到目前爲止，一切事情聽上來都很不錯。可是講得具體一點，你們打算怎麼做呢？』

這很難說得淸楚。他曾告訴杜萊沙爾，說愛琳娜・辛帕生要從美國來了，倘若她的才能和勢力還可以利用一下的話，就應當讓她知道一點梗概。可是杜萊沙爾告訴他的話很少，杜萊沙爾是個謹

愼小心的人，他自己呢，卻祇知道這計劃中他的一部分任務和計劃的目標，而且也只是一個大概。

『我們組織好了，我們準備好了，』他說。這話他已經說過。『我們有最廣泛的支援——農民、商人、學生、一部份工人、斯洛伐克人、天主教徒。警察局裏有我們的耳目，軍隊裏有我們的將領。我自己——』他中斷了一下，可是又決定繼續說下去。讓愛琳娜知道知道他們準備得非常充分，的確有必要。『我自己在這上面也有點份兒。當然，決不會公然的開火，也決不會流血。那用不着。』

『用不着！』她說。『何以見得呢？』

『祇要共產黨看見他們完結了——那麼，就會像法國一樣，像意大利一樣。他們完結了，他們退出政府，我們要的就是這樣。我們要組織一個新政府，至少作爲一種過渡的措施——一個包括政府官員、各方面的專家、有聲望的人、和無黨派人士。他們會取消過去幾年內的偏激措施，不久國家就可以回到一個安全、明智、有秩序而且民主的基礎上來。所以你看，不會是什麼暴動或者這一類的事情，這將是——我們民族理性的光復……』

『聽上去倒不壞——』她鬆弛的皮膚好像恢復了一點彈性了。『實在話，聽上去非常之妙！我一向就喜歡你們捷克人，你們是一個知情達理的民族。我就恨走極端的人！雖說我不應當恨他們，因爲他們倒是好題材呀……』她大笑，可是立刻又變得嚴肅起來。『你們有把握一定辦得到嗎？』

約瑟夫的心情開始鬆了下來。他第二次去拜訪杜欽斯基時，發現這位將軍馴服得多。第三次再去看他無疑的會跟他定奪下來，現在他跟愛琳娜的交道也進行得很好，很順利了。

「沒有一件事是萬無一失的，」他微笑說。「不過我想我們能夠完成。」他的兩隻大手交握着放在膝上，就像一天勞作下來的農夫的手；他感覺到自己的力量，以及這部機器的力量，而他就是這部機器的一個齒輪。「我等於買了一張彩票，愛琳娜——倘若我不相信我們一定會贏，我就決計不會買它……」他又突然加上一句，大聲笑出來，「可是倘若出了什麼毛病的話——天哪，你隨時都可以替我弄一張美國入境簽證，是不是？」

她坐直起來。眼睛裏顯出惱怒，而且有點害怕，聲音裏面一點傲慢都沒有了。「當然我可以。不過你說的，你不會用到！」

「不會用到。不會。謝謝你。」

約瑟夫的雙手動了一下。這雙手現在已經不是力量的象徵，而是討厭的贅瘤了。求人家做這類事情也不在這種時候！

「你們是個知情達理的民族，」她說。「可是這也是你們的弱點。如果非流血不可的話，看在基督的份上，可不要害怕流血；流好了！」

「是的，愛琳娜，」他馴服地說。

「如果只因你們這些人冒冒失失闖了禍，卻要我跑到美國大使館去賣情面，我可要氣死了！」

「可是我們並不冒失啊！」他請她放心。

「我希望如此，」她咕噥了一聲。「你聽我說，我願意幫助你們。沒有人，甚至於在美國也沒

有，願意看見人家鬧起來。可是這正是你們可能一定要做的。所以我要把魚餌上好，以備萬一之需。還有你們那個新的專家政府——在你們執政之後，他們總還要點借款之類，因爲一個剛剛得勢的人能拿出點禮物來總是受歡迎的。所以等時機到時，我的文章裏也會提到這一點。」

「那是很重要的，」他說，他心裏很氣，氣的是自己這樣膽小，同時又氣她這樣欺負他的膽小，說話時勉強壓制着自己。

「可是你可想到我寫的是英文啊？我要講的話在大西洋對岸有人讀，可是在這兒沒有人讀，而最需要的還是在這兒，你可想到呢？在準備這邊人民大衆接受你們要進行的改革，你們作了什麼佈置呢？」

這不是他的部門；杜萊沙爾有沒有什麼佈置，他也一點不知道。「我們有自己的報紙，」他給自己遮蓋。「已經給了他們指示，當然——」

「你們是個知情達理的民族，」這句話她已經講了三遍，聽得他都膩味了。「知情達理——可是你們還得學點乖。你們的政見要有一個人來傳達，你們的主張要有一個人來代表，他要能夠說話，而且人民大衆要能夠跟着他走。這個人在哪裏？你們的發言人在哪裏？」

約瑟夫默不作聲。這種美國的宣傳方式，他簡直不懂得它的奧妙，而且「發言人」這個名字給他喚起很不愉快的聯想。

「湯姆士怎麼樣？」她問。「爲什麼沒有用上他？倘若你們是全體出聲的話，你們就應當用上

你們所有的人才是！」

他嘆口氣。「湯姆士在教書消遣呢！」後來看見她皺着眉頭，弄不懂 又詳細解釋說：「我把佩德帶到布拉格來，送到一個寄宿學校裏。沒有搞得好。現在她回到羅得浬克去了，湯姆士在教她。他在教書方面很不錯，而且，非常負責，天天都來，除了星期日不來。」

她眉頭皺得更深了。「把時間跟佩德這樣大的孩子消磨掉——這在他算是一種什麼生活？」

約瑟夫會意地聳聳肩膀。「他好像很喜歡這樣。當然，還有維拉絲達——她教佩德數學和外語；湯姆士自己教歷史、哲學、和文學。」

「維拉絲達……」她說。「好看嗎？年輕嗎？」

「哦，相當的……」總算沒有問他可有時間對她怎麼怎麼。他遲疑了一下。她表面像是問了好玩，可是神色不大自然。但是引起她的醋意他可擔當不起。「湯姆士總得找點事情做做，」他和解似地說。

「他的論文寫好了嗎？」

「寫好了，」約瑟夫哼了一聲，「可是巴辛尼拒絕了。寫得不成話說——毫無顧忌，非常激烈，全不是你我指望的那樣。那情形好像湯姆士弄得完全沒撈沒摸似的。說句頂客氣的話，他是給自己選上一條絕路，這條絕路是誰也不願意走的，而他自己卻鑽了進去。」

「那麼還要怪誰呢？」她反問他。「他這個人，不論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上是不是一向照聽得

了自己的呢？那時候你們在哪兒呢？」

這種責備使約瑟夫很受不了。他的闊臉沉了下來，他刻毒地說，「據我過去聽人家講，他也罵過你的。」他隨即想起現在要找他的，並不是她，又說，「連巴辛尼都說——」

「巴辛尼的話我全知道。他一會兒就來，他來的時候，我願意你也在這兒。巴辛尼非出版這本論文不可——他把自己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人，頂撞你，頂撞杜萊沙爾？」

她把金黑煙嘴敲敲另一隻手的骨節，惡狠狠盯着約瑟夫望着。後來自己充血的眼睛覺得痠痛起來。她非得上羅得涅克走一趟不可。又是論文，又是稚氣的退隱，又是這個維拉林達，湯姆士真搞得一團糟，她非得把他救出來不可。反正她總得去一下，不過這樣一來，使她不得不趕快就去罷了。她閉上眼睛。

約瑟夫坐在椅子邊上，動也不敢動，而且深深感覺到自己處境的可笑。

巴辛尼來了，裝出一臉老實相，叫人看見會認爲這樣一個人心裏是只有好意，沒有惡意的，而且如果人家辜負了他的好意，那就怪不到他。他口袋裏帶着那些審閱人的意見，和一張湯姆士論文的摘錄，他挑出致命的幾段來讀給愛琳娜和約瑟夫聽，那上面每一條見解都足以使這兩人聽來覺得荒唐之至。

「你看，你能出版這種書嗎？」他重說一句。「我不知道湯姆士·班達怎麼會變得這樣——還

一切都跟上次你在這裏時他給我們的絕妙的提要完全背馳的，太太。」

他把一嘴黄牙都露出來，打算這就是笑，同時兩隻手攤開，表示遺憾。

愛琳娜譴責地望了約瑟夫一眼。可是他沒有留意到；他心神正貫注在剛才唸給他聽的和自己悲痛的思緒上。他這弟弟沒有人從旁照應本來是匹不羈之馬，寫些不成熟的見解是意料中事，可是湯姆士寫的要糟糕得多，簡直該死——這等於斷送了約瑟夫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奮鬪；在這樣一個要緊關頭，他特別感覺吃不消。

他覺得自己受了騙，受了委屈。爲什麼他要費那麼大的勁死扯着斑達廠，擴充維告利廠呢？爲什麼他現在連身家性命都不要來走這種險着兒，弄得他連結局都不敢設想，一想起來就心驚膽戰——還不是爲了使湯姆士能有一筆固定收入，能伏案工作？還不是爲了使他這樣有才氣的人能寫出他應當寫出的偉大文學嗎？固然，湯姆士以前也曾自絕於他，漢姆爾廠那場大火之後，他那種不義氣的地方的確不可饒恕。不過一個藝術家在那些亂七八糟的日常事情上本來就不配過問。湯姆士過去大聲疾呼過，要趕走蘇德台區的德國人，再要他一反已往的論調，替收容那些德國人的事情申辯，也實在講不過去。

可是，現在，巴辛尼的粗喉嚨把湯姆士的全部異端邪說都揭露出來了，約瑟夫才明白這個孩子不單單已經脫離了他的管束，而且變成了叛徒，背叛了家族、宗教和一切過去視爲神聖的、無可懷疑的東西，甚至這本論文號稱要捍衞的自由——這一來，什麼都沒有了，祇剩下一種灰色的遲鈍

的死亡之感，和一種大禍臨頭的預兆。湯姆士說的也許祇是自己心裏的話，並不代表別人，可是他正是個晴雨計，藉此可以看出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人們的心境來。

愛琳娜當然看不出來。她心裏祇覺得她可憐的小湯姆已經變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因此走入歧途。

『不過，』她跟巴辛尼講着，『倘若我們把那些要不得的漂亮句子全都刪掉，弄成一本像樣的書，你還肯出版的吧？』

約瑟夫向後坐坐，看巴辛尼怎樣掙扎。從這位出版家一進門起，與冲冲的大聲說話，同時又對這位聞名的愛琳娜．辛帕生和有權有勢的班達代表做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樣子，從那時起，約瑟夫就不喜歡他，後來聽到巴辛尼讀自由論裏那些摘錄時隱隱帶有得意的聲調，約瑟夫對他的不快就更增加了。拿約瑟夫來說，湯姆士的書會不會再出版，由哪兒出版，他已經不再發生興趣。可是聽見愛琳娜對巴辛尼發號施令，看見除了他之外，也還有人被抵到牆脚根時，他也有勁起來。

巴辛尼正在搔他的淡黃腦袋。『這辦不到，太太！』他看見愛琳娜鼓足一肚子氣，正準備給他好一頓臭罵，趕忙又說，『我的意思是說，你知道湯姆士．班達先生的脾氣！他有他自己的主意！你想我難道沒有想過辦法麼？這樣一個大名鼎鼎的作家！我並不願意錯過他這本書。他決不會同意，我們也沒法說服得了他——』

『我能說服他，』愛琳娜說。

巴辛尼不再搖腦袋了。他記得她逼着湯姆士寫那幾句摘要的情形，開始眞正焦慮起來。

『你去想法子履行你們的合同，』她冷靜地繼續說，『和怎樣趕快出版，別的不用你煩神。湯姆士・班達這方面由我來想辦法。』

巴辛尼的眼睛轉了一下。他沒法告訴這個女人，尤其是當着班達代表的面，說他根本不想管這件事情，也沒法告訴她，就算她把那一半她看了不受用的删掉，另外的一半仍舊在那兒，仍舊會使許多別的人，他無意得罪的人，看了不受用。

『你可覺得，約瑟夫，』她問他，『這本書好好的改寫一下，今後可以大爲得力呢？』

『是的，』約瑟夫說，『我敢說一定。』

『怎麼樣，巴辛尼博士？』

巴辛尼又笑了。他已經開始把時間計算了一下：湯姆士並不是個爛麵人兒，就算他無原則，願意這樣做，總要若干星期或者好幾個月才改寫和改編得了——還要經過編輯室的紆緩的編審工作——還有排版、印刷、裝訂——以及發給各家書店。誰說得了，這一切做好之後，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誰說得了，那時候眞正不想出版的話，就可以找出多少新的理由來停止出版這本書。

『只要你能夠拿出一部我們接受得了的稿子，太太，我們眞是只有高興的份兒——』

『謝謝你，巴辛尼博士。我要說，你這件事做得很高明，沒有讓湯姆士・班達倉促從事這椿——這椿——』

『冒險的事！』出版家接下去。

『對了，冒險的事。我很高興至少有一個人，』她把下面的話說得很露骨，『還肯照顧到湯姆士的利益。』

『我們作家的利益，』巴辛尼說，『也就是我們的利益。』

『那還用說，』她說。

一聽這個口氣，這位出版家趕快就告辭。等他走了之後，她給自己和約瑟夫斟了酒，舉起杯子說道，『就是這樣簡單。來爲我們的發言人乾杯！』

她接着又吞一顆藥片。

約瑟夫家裏的女傭還記得愛琳娜，所以請她進來，領她到了一處鎖着的房門那兒。女傭敲了一下門，然後又敲第二下，最後房門裏面才聽見一陣拖踏的腳步聲，和一個愛琳娜簡直聽不出的聲音。女傭說了幾句什麼美國太太回到羅得潭克來了的話。那聲音隔着門吩咐一下，女傭搖搖頭走開，一個人咕噥着。

剩下愛琳娜一個人等在過道裏。這個局面弄得她莫名其妙，漸漸不耐煩起來。可是她才打定主意自行在這屋子裏尋查一下，並且找找湯姆士——麗達開門出來，蓬頭垢面的，眼睛狡猾地瞅着。『進來！』她急躁地說，『進來！』

那間屋子，愛琳娜過去從沒有來過，屋子並不太大，大約彼得．班達在世時是個孩子住的房間。現在裏面差不多沒有什麼陳設，只有一把舊椅子，一張用獚了的大桌子，上面有許多新劃的痕跡。沿着四面牆壁都放着手提箱、條板箱，有些空着，有些裝了一半的紙包子，鉋花，和破報紙，有些已經釘上釘子，或者嚴密地鎖着。屋內只有一扇窗子，窗帘拉了下來，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泡從正中的天花板上掛下來，射出微弱卻又刺眼的光線，把那些盒子、手提箱、衣箱的直線條投出突兀的，抽象派畫似的影子。屋內的空氣沉悶而且充滿一股黴棧的霉味。

這間屋子和這位蓬頭亂服的主人給愛琳娜一種怪誕之感，就像跨進一個妖魔鬼怪的世界一樣。這並不是她過去認識的麗達——一所工廠和一個大家庭的主持者，一個極其幹練，聰明，而且堅決的人！

「我在收拾東西呢！」麗達說，自己翻身坐上桌子，兩隻腿掛在那裏。「你高興的話還可以幫我一下忙。」

她的絲襪被一根釘子或者條板箱的粗糙的角拉破了，襪上的走絲就像腿上拉了一條口子似的。

「我差不多收拾好一半了。 好費事！ 你先得想想要帶什麼走，然後要把這些東西放在一起，這樣人家就不注意了，然後還要裝得結結實實的，不怕長途的顛簸。這些行李說不定要被人亂惜亂扔。從前鐵路上總是很小心的，汽車運輸公司也靠得住——可是現在呢？ 你連保險都不能够保險。全都改爲國營了，什麼他們都要報告警察局。」

「你幾時動身呢？」愛琳娜的聲音就像一個人向瘋子問話時一樣溫和。

「我不知道，不過沒有多久了。眼前就要有個大變故，他們就會來敲我們的門；我祇能告訴你，那時候我們還是走掉的好！」

「約瑟夫可知道要走嗎？」

「他嗎？」麗達的嗓子本來幾乎是有氣無力的，這時又大起來，而且充滿了鄙夷，這在她過去用來效果非常顯著。「約瑟夫懂個屁。他說，明天我們就可以拿回班達廠，和漢姆爾廠，什麼都拿回來，可是要拿回來，我們先得交給那班土匪。我請問你，愛琳娜，這不是說瘋話？上帝要毀掉一個人，先是剝奪他的理智……不該這些瑣事了。你幫我把這個推出來！」她從桌上跳下，就來拖一隻邊上包了鐵皮的大衣箱。「這可以裝不少呢，」她說。

「當然，不成問題的，」愛琳娜說，心裏卻害怕起來。不過這種人最好還是敷衍着好，所以就假裝着幫助麗達，漂亮的皮大衣還是穿在身上，一面抱怨，一面呻吟，一面流汗。

後來她到了房間外面。她聽見麗達搭的一聲又把門鎖上了。她覺得兩腿發軟，心怦怦的跳。這個班達人家怎麼搞的！如果麗達——理智的，實際的麗達——會弄得這樣六神無主的話，那麼約瑟夫那些壯語有多少可以相信的呢？何況他向她打聽美國入境證時，不是也有逃走之意麼？她自己飛越重洋而來，難道就是爲了找的這個嗎——一個瓦解、崩潰、失敗的故事？

愛琳娜拒不承認這一點。她跟這家人家的關係太密切了，跟這個可敬的、乾淨的、有文化的民主

生活方式的小前哨，關係太密切了，她沒法把自己親眼看到的一切隨便當作一種新聞故事來看待。

她在房屋的另一邊找到湯姆士。

那可真是一間教室，有黑板，有教師用的講桌，一張佩德坐的長凳，牆上掛了一張地圖，另外有幾張椅子，一張椅子上坐了一個年輕女子，她明白這一定就是維拉絲達。

湯姆士看見她是不是吃了一驚，在表面上還看不出來。他並沒有起身。他手指碰一碰自己的嘴，做手勢叫她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坐下。

「我們正在討論黑格爾，討論得很有意思，」他低低的說，望望自己的手錶，「還有二十分鐘，這一天的課就完了……不，佩德，你可以等我們上完課之後再跟愛琳娜姑姑招呼。」

那位維拉絲達顯然全神貫注在討論上。愛琳娜看出自己進來時，那女子除掉微笑之外，並沒有任何表示，而且這微笑很可以跟她目前的論點有關係，並不是對她。佩德的心神這時已經回到她老師身上去，正在專心聽着她講話。

「來來，湯姆士！」愛琳娜怒氣沖沖地說。「不要教了，讓我們到外面去。我已經快兩年沒有看見你了——我走了半個地球來的——非得跟你談談不可！」

他的眼睛並沒有望着她。即使在他偏過頭來表示回答她時，他的眼睛好像還在愛憐地瞧着維

拉絲達的臉龐。『你知道，這個黑格爾』他低聲說。『他可以有種種解释！我有時候疑惑他是故意寫得模稜兩可的。』

這話說過，他就講解起來，只管向佩德這邊發問，就像傳球一樣，碰到他覺得維拉絲達會對黑格爾教授的辯證法有意見要發表時，就很體貼地停一下。由於全部的討論都用捷克語進行，愛琳娜一點辦法都沒有，祇得坐在那裏呆望，回味着和麗達會面時的情形，並且竭力壓制着心裏對湯姆士這種行爲的氣惱。

這裏有一個三角形，頂點是這個維拉絲達女子。約瑟夫提到她的名字時，愛琳娜料她至多不過是凱蒂之流，那些大屁股的年輕捷克女子裏面的一個，睡睡倒很不錯，叫人想摟她，忠心，而且從不找你麻煩；可是並不如她所料。那種類型的人很容易對付，維拉絲達卻不是那樣的人，然而有種地方又很緊恐——或許是她頭的姿勢，或許是她的頭髮梳得那樣緊貼着頭的綠故罷。

愛琳娜仔細打量她。她還不能決定是什麼類型；可是她會想起來，祇要多點時間，祇要任何一點小地方觸動靈機她就會想起來——一個動作，一個聲調，或者一個隨便的神情。

而且她有的是時間，這一點湯姆士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湯姆士顯然是神魂顛倒的樣子。看上去眞是可憐相。他一面在賣弄，一面又想偷眼看維拉絲達的臉色，愛琳娜從他面部的表情和做的手勢可以看出他在故意逗人笑；一碰到維拉絲達高興說兩句話時，他就顯出孩子似的急相；一碰到她很難得地，同意地點一下頭，他就重又向椅背上一靠，快樂地盤算自己的好運道。麗達至少還是受

恐懼心的驅使，這還說得過去——可是這一個簡直是獃得吃屎了！這正是他寫在書上的那些蠢話的一個副本，愛琳娜從心裏恨不得把作者和作品一起抓在手裏，好好收拾一頓。

愛琳娜的眼睛沿着三角形的這一邊慢慢移過去，從頂點落到佩德身上。湯姆士那副醜態，佩德顯然並不覺得，否則就是已經在眼裏看慣，絲毫不覺得什麼了。佩德有時候好像並不專心。愛琳娜巴不得自己的捷克語不僅僅只會得幾句，只能在阿爾克隆的酒巴間裏要一小杯淡啤酒，或者問人家最近的女廁所在哪裏；講話最瞞不了人，她差不多有把握說，佩德的回答並不是向着湯姆士，而是向維拉絲達說的。該死，三角形的這一邊要有意思得多呢！不時的，那些遮蓋維拉絲達眼睛的長睫毛就會抬起來，睫毛下面一道半隱蔽的眼光就會對準這個美麗的假裝研究黑格爾的小東西望一下。那個美麗的小東西，柔軟的黃髮髮，微翹的鼻子，光滑的面頰，就會接受她的眼光，微微動着並且舐舐自己的紅嘴唇，把頭更加低下去望着書本。

對了——就是那話兒。爲什麼她沒有即刻就看出來呢？黑格爾——你這個神聖的糊塗蟲啊！湯姆士難道也瞎了眼睛嗎？他難道看不出這種堅定的雙肩，這雙大手，這張嚴厲的嘴全都表現一種邪惡的猥褻的美麼——他難道看不出這一切的意義麼？在這個死氣沉沉的小鎮裏，難道沒有一個明眼的人，沒有一個有道德勇氣的人把這個壞女人攆走麼？

她望望湯姆士，湯姆士還是一點不在乎地在那裏咕咕呱呱的。她下面要採取的步驟很明白了。她肚子裏跟自己說，她並不是奪人所好。如果這事情還可以有一點結果的話，她就會由湯姆士胡搞

去。照這種情形，把這個不自然的三角消滅掉，掃除他無形的嫌隙，把情感納入正軌，的確有必要。

湯姆士終於把書闔上，把講義收起來。佩德走來跟愛琳娜握手，並且說看見她多麼高興；可是心裏一直巴不得溜掉，把維拉絲達帶進她自己房間，好形容一番愛琳娜那天早晨那副塗滿白石膏的臉，愛琳娜的花邊浴衣，和那腳趾尖上的指甲油。

湯姆士拉着維拉絲達的手，替她介紹。「這是維拉絲達・萊昂，」他鍾愛地說。「維拉絲達，你來見見這位著名的美國女作家，愛琳娜・辛帕生。」

「我的英文很不行，」維拉絲達客氣地一笑。「你或許也講德文吧？」

「你的英文不錯，」愛琳娜說，心裏想，不知道她可知道我看出來沒有。她的確不大露形跡。

「你喜歡這兒嗎？」

「湯姆士・班達先生對我真好，」維拉絲達說。湯姆士喜形於色。

「你好像也很喜歡佩德呢。」

維拉絲達的眉毛一皺，好像不懂得她的意思。「自然嘍。教師一定要喜歡自己的學生，否則就教不好。」

「我很高興你能這樣想，」愛琳娜故意看重地說。「我也喜歡佩德，班達這家人我都喜歡。他們一家人很親密。能夠請你上他們家裏來，一定因爲你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謝謝你，」維拉絲達淡淡地點一下頭。「我們可以在晚飯的時候再見嗎？」

「我也來，」湯姆士高高興興說。

維拉絲達用捷克語跟他說起來。

愛琳娜問，「她說的什麼？」

「她說我整個下午都在這兒過掉，把自己的工作都耽誤了。」他大笑。「她覺得我應當回家去。」

「你要回家去嗎？」

「我想是的。」

簡直不成話，愛琳娜想，這樣隨便支使他。還有，她那種樣子，興冲冲地挽着佩德的胳臂，跳華爾滋舞似的帶着她跑到門外去——就像兩個年輕孩子一心只想到外面去玩耍！她是個十足的女戲子，一個女「化身博士」㊀——還是她真正的感覺不到自己內心的衝動呢？可是這是不可能的。

「怎麼，湯姆士！」愛琳娜說，「為了逃避現實，你給自己找的這個小地方真不錯。下一步你打算怎麼辦——在羅得浬克中學找個位置嗎？」

他在講桌後面坐下，把聯水池的銅蓋扳開又關上，扳開又關上。後來他說，「這個辦法倒也不壞。」

「你看見我好像並不怎麼高興。我是不是變了呢？」

㊀ 化身博士，英國路易·斯蒂芬生著的一本有名小說，敘述一位吉凱爾博士服藥改變自己的性格，以至於毀滅。斯蒂芬生用這故事來形容人性有善惡的兩方面。

她有點害怕他的回答，可是她知道那些藥片在給她壯膽。她把臉仰起來，這樣她從下巴到頸子那一塊肉上的一道道凹槽就可以看不見了。

「在我看來，你是永遠不會改變，」他說，並不抬起頭來。「而且我確是很高興，雖然表面上沒有顯出來。你剛好碰上我一生中十分緊要的一個關頭。你覺得維拉絲達怎麼樣？」

「你聽我說！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幾個星期，也許一個月——」

「我一生中十分緊要的一個關頭，」他又說。「我沒有寫信告訴你那本論文的事麼？」

「你沒有。可是我聽說了。」

「我應當覺得慚愧，」他微笑說，「對不起你。那本書我並沒有照你希望的那樣寫。當時我本來想告訴你，不過你決不會相信我的話。」

「這個我也聽說了，」她說。

「你覺得維拉絲達怎樣？是不是漂亮？」

「凱蒂怎麼樣呢？」

他看了她一眼，嘴唇半啓，很覺得傷心。「我跟維拉絲達中間沒有什麼。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我想無論你無論凱蒂都不會了解……」

「我了解。我了解的程度比你意料的還要深。我了解的原因是因為你是我生命的一部份，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是我造成你現在這樣的。」

「你用不着對我說這個，」他說。「而且，這也沒有什麽足以自殺的。你看看我吧，一個大作家，卻只打算在這裏把創造世界的偉大思想教給一個女娃子。」

「你把誰當呆子？你並不是爲了教佩德才坐在這裏。不過我們以後再談維拉絲達的事情。首先——我已經跟巴辛尼講過了。」

原來是她造成他現在這樣的，他心裏想。哼，她真是費盡心思，他媽的。她過去干涉他，後來又干涉他，現在再要來干涉他。他有什麽地方被她看中了，要這樣死命插足進來？他已經過了那些未成熟的年頭了，他是在過着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好是壞；他是寫了自己的論文，並且宣佈了自己的獨立，不靠她，不靠任何人。——

「巴辛尼嗎？」他說。「我希望你沒有拚命叫他改變主意。」

「我用不着。他自己改變了主意的。他要印你的論文了。」

「不對！」他的口氣顯得極其詫異，同時又流露出一陣勝利之感。隨卽他眉頭一皺，「你一定逼過他的——你，也許還有別人。他本來拚命反對印這本書的。」

「當然，他堅持有些地方要刪掉，有些地方要經過編輯改動一下——」

「哦……」

「你聽我說，不要使你們班達家的臭性子了！你寫的東西有些地方的確是豈有此理。可是整個說來，還是一部偉大的、重要的著作，這本書一定要出版。」

「你回布拉格的時候，告訴巴辛尼我一行都不肯改動。」

「你要不要這本書印出來呢？」

「當然要！」

「那麼這樣行嗎！」

她的口氣又狠，又咄咄逼人，臉上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再兜圈子說話了，愛琳娜！我出賣過一次；我再也不來了。過去我的生活由別人來支配，你也是那些人裏面的一個，支配我太久了。現在我自由了。那本論文幫了我的忙。我寫的時候，得把一切對我，對人以及人和社會的關係，人的良心，種種重大的事情，都好好想過。」他站起來，拳頭重重捶一下桌子。「現在我自由了，我告訴你，自由了！」

他眞是了不起。她心裏發出一陣溫情，她仰頭望望他，覺得頭有點暈，又覺得自己年輕了。

「我有我的工作，我天天都有事情做，我有維拉絲達！我自由自在，無憂無慮！你看不出嗎？」

他坐下來。像是遷就她似地拍拍她的手。「斯丹尼克教授讀過我的稿子，並且把它交給人民出版社的法克拉夫．維爾勃。看上去他們打算出版　而且照原來的樣子出版！」

她的臉色變了。

「你曾經救過我，」他溫和地說。「我非常感激。我已經報答過你了。」

「我決不會忘記這件事。」她的聲音裏帶有嗚咽。「就是你跪着爬回來——我也決不會忘記。」

第十一章

麗達呆呆站在她整理行裝的房間裏，伸直着頸項，好像剛才跟她講的一番話還在塵埃滿佈的空氣中飄盪着似的。你倘若丟掉你的孩子，把你自己和你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保存下來又有什麼用呢？

愛琳娜已經第二次走進房間，找她談。她照舊做她的事情，可是過了一會之後，她的手停住了，開始在她擠滿事情的腦子裏讓出一個地位來裝下這種新的煩惱事件，這在她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麗達走到窗子跟前，小心把窗帘撩開一點。愛琳娜這時正鑽進汽車，趕火車回布拉格。不要送我到大門口，太費事了！你有事情要做！就做罷！這是她的臨別贈言。眞是個怪女人！好厲害的眼睛！好聰明的腦筋！她自己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情，愛琳娜很快就看出來並且指出來了！對了，愛琳娜是全世界都跑遍了的，大概一切看得見的下流事情，反常的事情，她都看見過了。

麗達嘆了一口氣，讓窗帘落回原處。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當愛琳娜在這兒東跑西跑的，大聲說着話，發號施令的時候，這事看上去就像一二三那樣合理，那樣便當。可是現在剩下麗達一個人，沒有人撐她的腰了。桌上仍然堆着幾百件值錢的東西，還要揩抹乾淨，包紮，裝箱——還裏有一部

分是銀器，有賈洛士拉夫・維昔利收藏的古錢，有彼得・班達送給他妻子安娜的首飾，都是老式鑲嵌的，可是寶石卻很名貴；一套手工彫的萬國象棋，是頂好的象牙做的；一疊在皮爾遜城的斯高達公司的股票，現在是一錢不值了，可是有一天也許仍舊會照票面賣出去，甚至於比票面還要高。

這事情眞難辦，也很難相信，連維拉絲達也難以信得過，她是約瑟夫、湯姆士和卡雷爾瞞着麗達找來的。他們那時難道看不出麼？就是因爲那一張漂亮臉，使這些班達弟兄都迷了心竅，但是要他們看出幕後的把戲，那未免要求過高了。

她過去也聽說過有這種女人，她並不是昨天才出世的。可是這種事情太壞了，太不成體統了，太下流了，簡直叫人想不到，更想不到會在自己家裏，自己孩子的身上看到。這跟這個時代出現的其他罪惡是同一性質的，在把人家財產拿走都可以逍遙法外的時候，罪惡的洪流還不衝出決口，水底的泥滓還不浮到面上來麼？

然而，如果你望望維拉絲達，如果你留心觀看她在屋子裏走動的樣子，是那樣安靜、端莊、不可接近……麗達苦着一副臉，又厭惡，又懷疑。

可是事實正是如此！一個正常的女人住到你家裏來，一切舉動也會是正常的；她會跟你嘮叨，講她自己，嘻笑，而且在一些小事情上面盡力幫你的忙——說到底，她總是拿錢的，而且拿得很不壞啊！可是維拉絲達不這樣做。維拉絲達總是孤僻不大理人，從來不眞正跟你親近，祇有跟佩德在一起時才顯得火熱。她給你一種古怪而且令人迷惑不解的感覺。麗達眉頭蹙起來——倘若我不是這

樣忙着收拾東西，倘若我在這裏不止待一兩個星期的話，或者，至多一個月的話，我也用不着要一個從美國跑來的女人告訴我自己眼面前的事情了。

想到這裏，麗達就哭了一陣。她在桌旁坐下，噙着眼淚，尋找那隻鑲了一小塊淡天藍寶石的戒指。她找到了，撫摩了一會，伸手以一塊破布把金子擦乾淨。這是佩德三歲或者四歲生日時約瑟夫給佩德的——那時她真是個小調皮蛋，那些戴得上這隻戒指的小指頭哪兒去了呢？為什麼這一切都毀壞了呢？為什麼她要坐在這裏，坐在她自己幸福的灰燼上呢？

有些人一傷心起來就沒有了主意，麗達從不是這樣的人。在她是，沮喪不久就轉為一種紆緩而沉默的憤怒，憤怒又隨即發為行動。她把戒指收起來，反鎖上門，沿着過道走去。

一座大房子裏闃靜無聲。麗達一時拿不定主意，她站着，側耳傾聽着：哪兒也沒有人聲，或者足聲。她忽然感覺到自己的蓬頭亂服，臉上手上全是收拾東西時弄上的污跡。她一直有好多天都賣命似的搞這件事情，連吃飯的功夫都勻不出來，衣服簡直不換。照理佩德該會不放心她，至少該會對自己的母親表示一點關切罷？佩德和維拉絲達都跟她一桌吃飯，然而連一句話都從沒有問過她。麗達恨得連眼睛都瞇起來——的確，這個不速之客鬧的簡直太過份了。

麗達走上樓梯，先是慢慢的，然後快起來，後來簡直是跑，她轉了個彎跑到自己的臥室裏。扯下骯髒的衣服，扔在脚下，放了一臉盆水，使勁地擦着臉，把皮膚都擦紅了。她把兩隻手洗了又洗，把腋下的汗水洗掉，又小心擦乾。然後把頭髮梳通，一面梳，一面用手指按出她頭髮上久已不做的波

紋。她換上新襯衣，經過仔細的斟酌，挑了一件顏色深暗素靜的高領子的衣服。現在她覺得換了一個人了！她在鼻子上撲撲粉，嘴唇上塗了口紅，兩邊鬢角和耳朵後面柔軟的皮膚上灑上一點花露水。最後對鏡子裏的自己批判地看了一眼——現在她已扎抹停當，準備應付任何事件，來保護她自己的孩子了。

她敲也不敲一下，就把佩德的房門用力推開。

佩德跳了起來。『什麼事，媽？你不是不舒服罷？』

『不是，謝謝你。我沒有病。』麗達明白自己的臉色顯得緊張。她勉強一笑，就那麼一眼，把屋子裏的情形都看清楚了。維拉絲達背着窗子站着，手放在窗沿上；佩德剛才是伏在床上，床上褥子都弄皺了，一本翻開的書放在地板上。

『你們兩個在幹什麼？』

『談話！』佩德說。『天氣太壞了，只能待在屋子裏。』

麗達的腦子動得很快。表面上，一切都正常——祇是兩個女孩子在房間裏，聊聊天，可能是談些佩德喜歡談的那些孩子氣的話。麗達的眼睛向四下打量。她想找出一點線索，一點可以作為她懷疑的根據，一點可以用來作她肚子裏面要講的一番話的起點。可是一點也找不出。

她企圖想起愛琳娜跟她講的話來。這些人是很狡猾的。那些表面上看得出來的人並不可怕。

可是那些表面上看不出來的……你得閱歷過很多這樣的人，才能夠一眼看出她們。

維拉絲達嫩臉上微微起了一陣紅暈。她還是第一次被人這樣查看。『我們正預備下去吃茶點呢，』她說。

『哦，是嗎？』麗達說。『我希望，萊昂小姐，我這樣打擾你，你不要見氣……』愛琳娜可能看錯了。麗達竭力壓制着那一陣要沿着她脊背溜下去的顫慄。指控一個女人犯這種醜事不僅僅會毀掉她的前途，還會毀掉她的生命！可是麗達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生命呢——又有誰關心過一點兒呢？她惡狠狠瞪着維拉絲達。她看見她臉仰得高高的，一張驕傲的嘴，銀雞心在胸口盪着；她頂又感到那種古怪而迷惑的感覺，一種魅力從這女孩子身上傳了出來，使你要對她和好。不錯，她很美，可是她的美適足以證明她的下流，她那種魅力正是她罪惡的印證。

『一點算不上打擾，』維拉絲達說，眼睛裏顯出迷惑。她不喜歡這樣長的沉默。班達太太跑來顯然有什麼特別的事，重要的事情，要向她們宣佈，她的外表不像平日那樣鎮靜，她一定是準備好一番話要對她說，可是又忍住不肯說出來。『你有什麼見教嗎，班達太太？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

『是的，』麗達說得很慢，『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她沒有說下去。維拉絲達那副滿心願意協助的神情使她微微呆了一下，這種神情可不像，這類人應當非常之心虛，非常之害怕被人識破，這些這時候早就該表現出來了。後來她又想起愛琳娜的警告。她是一個十足的演員。不要狐疑。把事實給她當面揭穿。這一來她們就垮了。眞得感謝愛琳娜。這個人這樣從容站在那兒，倚着窗沿，若無

其事地，好像並不知道立刻就要被人揭穿假面具似的，適足以證明這是事實。

『萊昂小姐！』

『怎麽？』

『很對不起——』

麗達猶豫了一下。當着佩德實在不好意思毫無顧忌地說出來。這是個孩子呢——你得想想以後怎麽辦。童年的傷心事往往留在腦子裏，永遠驅逐不掉。這些事常會回憶起來，而且像水底的植物一樣，長得繁茂、畸形、惡臭。可是麗達想不出第二種辦法。佩德非得知道不可。跟這個離人骨肉的人算賬，而不叫佩德在旁邊看着，不叫她看明白，不叫這孩子了解這女人的惡毒，了解到多少就是多少，那就等於沒有履行自己做母親的責任。那就等於使佩德從此以後恨她母親把她和維拉絲達分開，佩德會問許多問題，那時卽使跟她說了實話，她還是不會相信，還會一肚子不願意。

麗達朝房內走進幾步，靠近佩德。『很對不起，萊昂小姐，』她說，『你在這兒的聘約到現在算是結束。你上布拉格去的車費由我擔負，薪水算到二月底爲止。』

『我可以問——』維拉絲達站在那裏，臉色發白，嘴唇咬進去，眼睛睜得大大的。

佩德溜到維拉絲達跟前，抱着她，聲音急促地說，『你不能把她趕走。我愛她。我不答應這樣。我跟她一起走好了！』

麗達三脚兩步到了佩德面前，把她從維拉絲達身旁拉走，抓着她的手腕。『對的，你可以問我，

萊昂小姐！」她嚴厲地說。「我願意你來問我。」她看見維拉絲達好像找不出適當的話回她，就叫出來，「你不配在這兒——」

佩德扳着她母親的手，想要脫身。可是手就像鐵鉗一樣扳不動。這多少天來的打行李，搬動沉重的箱籠和裝滿東西的箱子，使麗達的胳臂和手變得全是肌肉和老繭。佩德沒有辦法，祇得服從。她像生了根似的站着，等待這鐵腕能有一個時候鬆下來，同時嚇得渾身冰冷，並且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事，然而她意識到有一種她無法了解的東西正在向她衝來。

「你不配在這裏，萊昂小姐，」麗達稍微安靜一點說。「我得保護我的一家。」

維拉絲達微微搖一下頭。她的眼睛又恢復那種泰然的神情。「可是你錯了，班達太太！你用不着不放心我。我並沒有招惹哪一個。」

「可仍然一樣。」

「我跟你丈夫只會過寥寥幾面，每次都竭力和他疏遠。至於湯姆士．班達——他很熙懸，我對他很同情。可是除掉這一點——」她的纖指互相鉤起來。「我對男子簡直不感興趣，對你家裏的男子更沒有興趣。」

「可是對我的女兒有興趣！」麗達尖刻地說。「下流！」她忽然覺得自己非常有把握，覺得自己堅強、純潔、高尚。

有這麼一剎那的功夫，維拉絲達臉上完全是莫名其妙的神氣。後來她的臉色變了，充滿了駭

異。「天哪——你難道以為——」

她的頭垂起來。這個罪名太可怕了，可怕得使她沒法為自己辯護。而且當着佩德的面！

「我用不着以為！」麗達頂回去。「我祇要睜開眼睛看就行了。我是個沒有閒空的女人，非常忙碌，我有無數事情要做。你就利用我這一點。你耍弄湯姆士，因為他是絕好的盾牌。可是你看上的並不是我家裏的男人！你看上的是這個孩子——這個沒有心計的孩子……」

她惡狠狠拉一拉佩德。佩德並不抵抗。半意識到的思想和印象在她腦子裏翻翻滾滾閃過去。有她坐在大轉輪上，吊在半空中那種甜蜜的向下扯的感覺。有她跟維拉絲達談到杜萊沙爾的小白手，看見她痛苦神情時所感到的快樂。有她過去的許多夢想和等待，期望聽到維拉絲達的令人心醉的喉嚨，期望那些修長、柔軟、美妙的手指來觸摸她。這難道是壞事麼？壞事，而且是要禁止，要懲罰的事麼？她是不是一直知道這是壞事呢？

「這話靠不住，維拉絲達！你說靠不住！」

維拉絲達的痛苦的眼睛轉過來看她。「是靠不住，佩德。」

可是她的話聲聽上去沒有力，維拉絲達自己也覺得沒有力。她想大聲叫出來，說這是個誣衊，說她愛佩德就像人家愛一個可愛的年輕孩子一樣——可是她喉嚨裏能夠說出來的字裏祇是這種平板、無力、內疚似的話，「是靠不住，佩德。」

她想要說一篇大道理。她鄙視男人，這是戰爭給她的，是這次戰爭裏面那些男人給她的；這就

像心裏一個創傷，永遠不肯收口。佩德給了她極大的安慰，佩德那時候需要愛，她也把愛給了她，因爲這對於她們兩人都有好處，也因爲她心裏沒有發洩，沒有消耗的愛就像洪溢一樣。年輕人往往自然而然傾倒於她們的教師，佩德正是在這樣的年紀。

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此外還有許多理由。祇是這些理由說給麗達聽毫無用處，麗達會歪曲這些理由，說成是不可容忍的罪惡的自白。

『這靠不住，佩德，』她低聲說，勉強想笑一下。

佩德覺得她母親放掉了她的手腕。她現在願意的話，就可以投進維拉絲達的懷裏，用自己的身體保護她，不讓她受到那個正在打擊她的毒害。但是她沒有動。她站在那裏望着維拉絲達，維拉絲達的眼睛好像無所睹睏似的，她的手指盤弄着那顆銀鷄心。佩德心裏起了一陣古怪的罪惡的感覺，她知道自己已經不再是一個孩子了。

麗達竭力思索還有什麼話要說的，想得額頭都皺起來。

『這靠不住，佩德——』維拉絲達又開口了。

『我不許你跟我的孩子說話！』麗達下命令。『上你的屋子去。把你的東西收拾好。滾出這所房子！』

維拉絲達走過佩德和麗達面前。她的嘴唇痙攣着，好像把自己拖着似的，走到門口。

『我愛你……』佩德弄不淸楚是自己腦子裏想到這句話，還是眞正把這句話說了出來。反正

維拉絲達沒有聽見，因爲她並沒有停步轉過身來，同時麗達這邊也沒有什麼反對的表示。麗達心裏正在盤算着別的事情。她正在祈禱那冥冥中指揮她命運的神祇，如果她在保衛自己的孩子，護持上帝曉諭的誡律時，犯下嚴重的過失，她希望能得到饒恕，她祈禱一切正直的人都不至於無家可歸。

杜欽斯基將軍坐在椅子上，腰幹筆直，非常有軍人氣概；可是一張平時很高興的臉顯得沒精打采，一雙手心神不寧地動着，聲音也不那麼宏亮了。

這該是約瑟夫跟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會面，時間愈來愈緊迫了。杜萊沙爾要約瑟夫轉達的那些最後的詳細指示——杜欽斯基應該怎麼做，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跟些什麼人——約瑟夫全記在心裏。杜萊沙爾没問過他，杜欽斯基在執行這些任務上是不是可靠，約瑟夫大笑，就像有十足把握似的，回答說將軍到現在已經無法自拔，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

杜欽斯基那種抑鬱和坐立不安的神情，使約瑟夫不得不先花上幾分鐘談些尋常的無關緊要的事——談談杜欽斯基太太，她到英國省親已經完畢回家，談談糧食缺乏得真是可恨，弄得人要花上荒乎其唐的黑市價錢去買，這對於一個薪給有定額的軍人是多麼困難。約瑟夫從將軍那種不自然的姿態和閃爍的眼光，很能够懂得他的緊張心理。他自己外表雖則很安詳，心裏的感覺也是一樣；不過他過去的競選宣傳，他跟那些工人和廠委會的交涉，和在議會中的活動，逼得他不學着故作鎮靜罷了。

他祇希望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些指示說出來，然後忘得一乾二淨。他在嘉尼黑那次陰謀事件中得來的教訓還使他清楚地記得這一點：一個人知道得愈少，就愈覺得安全。最後，他估計他和將軍之間廢話已經說了不少，儘可以緩和這不安的空氣，應該接上正經事務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杜欽斯基打開寫字桌的抽屜，焦慮地望着裏面的東西，咬着嘴唇。

『給人翻過了，』他說。『你來——我給你看。』

杜欽斯基是一個精細的人：那些文件、筆記簿、鉛筆和文件夾都放得井井有條，這隻中間抽屜裏也看得出。

『我看不出有什麼弄亂的地方！』約瑟夫說。

『啊，可是我有一定的放置方法！那一個翻過這個抽屜的翻得很不當心，否則就是他非常匆忙。這裏的這些文件，我都是按照日期先後，從外到裏放的，現在倒過來了。我的日記賬本——我總是面朝下放的，現在面朝上了——』他把所有的抽屜都拉開來。『這兒也是的——還有這兒——還兒。些微的變動，祇有我看得出來的，今天早晨我一眼就看出了……斑達！』

『怎麼？』

『有人監視我呢。不管我到哪兒，總碰見有人，他們並不留着我，你知道，可是留心着我。在我房子前面——』

『你是疑心吧！』

將軍點點頭，好像是在揣度這一點令人安慰的想法是否可信。後來他沉着臉說，『我不相信你，班達！我不相信你們的杜萊沙爾部長。你說只有你們兩個人知道我的事和我們之間的談話——』他指指那些張着大口的抽屜。『那麽——這怎麽說的？』

約瑟夫睜大着眼睛。他覺得頸子後面有點毛髮悚然。是否他跟杜萊沙爾是唯一知道這事的人呢——他敢說從沒有向別人透露過一個字……也許是跟杜萊沙爾接近的什麽人吧！是不是諾法克，可是杜萊沙爾久已認識到諾法克是他的敵人。漏洞在哪兒呢？會不會是杜欽斯基自己呢？杜欽斯基從一開頭就猶豫不決。也許杜欽斯基過去是假意周旋，等他巧妙地把一切他要打聽的全誆出來之後就大模大樣地引退，不管他和杜萊沙爾的死活。書桌被人翻過了……誰這樣說的呢？杜欽斯基。而且上當的可不會是杜萊沙爾。杜萊沙爾的地位太高了，保持的關係太多了；他現在辦公室牆上還掛着那個鏡框，裏面是他跟共產黨國會議員俱樂部的主席打撲克贏來的那張一千克朗的鈔票。約瑟夫做了一個苦臉，杜萊沙爾會扔掉他就像拭去桌上一點麵包屑一樣……

『他們大概監視着不少的人呢，』他說，勉強振作精神。『倘若他們毫不覺察到有點鬼的話，那他們眞是天大的傻瓜了！你又是一個重要人物，將軍！他們這樣注意你，你應當覺得高興才是。』

將軍慢慢地把抽屜一個個關上。『我沒有心思覺得高興，班達——也沒有心思聽你的開玩笑。』

『我也是這樣，將軍！』約瑟夫知道沒有用了。他明白杜欽斯基已經在搗鬼了。『他們有話要叮囑你。你打算聽嗎？』

「不，我不想聽！我永遠不想聽！我早就不該聽你們那一套話！」杜欽斯基聲音洪了起來，可是忽然又低下去。即使他辦公室的門是裝了皮面子的雙扇門現在也不一定隔得斷聲音了。「我再告訴你一句話，班達——假使一旦有人問起你上我這兒來做什麼的，你說我們談的是你重返軍界的事情。你要死釘着這句話講！因爲倘若你不這樣講的話——我也許會給弄死——可是我有好朋友我還會不放過你，還會把你找上……」

「是，是，是！」約瑟夫說，打了個向後轉，走了出來。當他把大門關上的時候，他大笑出來。他算又過了一次軍隊生活。

他朝着河邊走了相當一段路之後，腳步開始慢下來。剛才感覺的那點開心已經消散了，而他用大笑來掩蓋的恐懼現在卻傾全力回來了。

上杜欽斯基的指揮部去看他的確是個嚴重的錯誤。倘若將軍被人監視的話，那麼誰要去拜訪他，當然也會被人釘梢的。杜欽斯基早就該打電話給他，多少警告他一下；就算你的電話有人偷聽，也還是有法子使人家懂得你的意思的。不過杜欽斯基看上去那樣一個龐然大物，骨子裏卻是個膽小怕死的人。杜欽斯基一心只想到自身，自己的那個混賬的前途，自己的那個紅紅的健康的皮囊。

現在又怎麼辦呢？去報告杜萊沙爾，說杜欽斯基在一齣戲演到緊要關頭時忽然不肯唱下去了嗎？

兩個人從街對面走到電車站台上來，停車站的藍色圓燈環的燈盞在下午的暗淡光綫中沒精打采地閃鑠着。街車嗤嗤開過來，尖嘶一聲停住，重又開走，發動機咆哮着。那兩個人仍舊站在那裏等。

約瑟夫向前走去，朝着河邊去的方向。頭微微偏過來，用眼角瞄着。那兩個人相互道別，很隨便的樣子。也許他們在候車站台上無意碰見，而沒有搭電車是因爲有一些下流話正講到一半，都不願意錯過要緊地方的緣故。一個人戴了一頂棕色呢帽，黑而寬的絲帶，帽邊窄得簡直可笑，他好像在等下一部電車。他長了一張毫無表情的臉，唯一特出的地方是一個長長的、白白的尖鼻子。另外一個穿了一件半新不舊的芝麻呢削肩大衣，朝約瑟夫的方向走來，不過是在對街的人行道上。

也許毫無道理，可是約瑟夫加快了腳步。沿着通往伏爾塔瓦河的蛇紋石街走去，又穿到史美塔那方場和哲學院那座有許多大柱子的大樓那邊。那個穿削肩大衣的仍舊跟在後面。約瑟夫想跳上一部過路的電車，可是在峻坡上電車都開得很慢，那個追他的人可以很容易加快腳步，也跟他跳上去。他應該等候到邊山腳時再搭上電車，從山脚下面起，開過橋，電車都駛得很快。

約瑟夫在山脚的停車站上等着。削肩大衣再向前走了幾步，然後點上一枝紙烟，站下來瀏覽那一片無趣的風景。

約瑟夫覺得腦子後面隱隱作痛。他打算思索，可是思想一連串湧進腦子裏來，卻不相關連。這個偉大的計劃是失敗了，被出賣了。杜欽斯基知道的事一定比他說出來的多，否則他不會那樣背信

樂義。共產黨把持着內務部和警察局，到處都有他們的密探——有人給他們遞了信，現在他們已經有了準備，隨便哪一個，只要是幫杜萊沙爾的計劃出了一點力的，都要嚴辦！這也包括人民代表約瑟夫・班達在內。他們會揑造什麼叛國的罪名，他的人民代表的身份對他也毫無幫助……他知道這類事情是怎樣進行的，他跟杜萊沙爾如果能夠佔上風的話，也會照做……

他怎麼辦呢？啊，部長跟他許下的那些空洞的諾言！你辭掉國營廠長——你會把一切都拿回來：一切你自己的東西，你的財產。真是做夢！祇有上帝能使一棵樹生長，可是就是上帝也沒法使一棵樹長回去。你如果不幸生在這樣一個時代裏——那麼，你自己就得去適應它，這樣你才活得了！而且做一個國營廠長有什麼不如意呢？那總是一個職業，而且比別的許多職業拿的錢都還多些，而且至少你還在造玻璃啊！

那個該死的杜萊沙爾！杜萊沙爾，把他害到這種地步！從一開始，從他上布拉格爲孩子的事請願那天起，這傢伙就看中了他——不，從在倫敦的時候起。可是現在可完結了。那邊的那個穿削肩大衣的，監視着，等待着他，就像毒蛇等待着兔子一樣……對的，完結了。這個計劃，這個陰謀，這些瘋狂的野心，這種擔驚受怕，這樣急急如喪家之犬，他決計不幹了。他要回羅得塞克，回家。他總還有着維肯利，一個人應當學會知足一點。他要寫封信給議會的議長，另一封信給杜萊沙爾黨的議會俱樂部的主席。信裏措辭要很婉和，很客氣，可是很簡單，意思要一點不含糊：我，約瑟夫・班達，再也不能幹下去了。我不幹了。我要工作。我要拼命的工作。我要創造事業。我天生是這副才具。

你們看我這雙手。我或者設計，或者親自來吹玻璃，做玻璃。我隨時都能爲我自己、我的妻子和孩子掙口飯吃。我不願意再拍人家的馬屁了，我犯不着說謊，欺騙，東逃西躲的。

這樣他們或許會放過我。他們或許會讓我們工作，讓我活命。

他望望那個穿倒肩大衣的，那人正在踏滅煙蒂。一部一路電車開過來。約瑟夫等到電車已經隆隆開走的時候，才追上幾步，跳上拖車。那個倒肩大衣仍然在出神地望着風景。

約瑟夫噓口氣，心放下來。他找到一個座位坐下，拿出他的人民代表乘車證給賣票員看。賣票員說了一句，「向你致敬，先生！」並且把一個手指舉到帽沿爲禮。現在腦子裏那陣疼痛消失了，他向賣票員淡然一笑，就在這空氣渾濁而溫暖的電車裏向後靠去。

本來沒有事情。一個精神恍惚的將軍和一個穿倒肩大衣、出來散步的人就把他嚇昏了。以杜萊沙爾那麼精明，怎麼會失算呢？一個杜欽斯基不幹，還有十個不會疑神見鬼的比他勇敢的人。杜欽斯基大概自己把賬本面子朝上放的——隨便哪一個都會偶爾弄錯一次。至於那些文件反過來放——凡是精細過頭的人總是記性最壞的人，否則的話，爲什麼他們一定要那樣精細呢？

雖說如此，約瑟夫仍舊不十分放心有沒有人尾隨他。他只乘過兩站就下了車，到了胡斯紀念碑跟前。在舊城這一帶彎曲街道和小巷的迷陣裏，任何釘梢的人都很容易辨認出來，而且更加容易甩掉。

約瑟夫不出聲地大笑着——小時候，他就玩過許多這樣的遊戲。剛才下車的只有他一個人，街

上也只有幾個心平常常的人呆呆望着那典
外，一個人也看不見。
真是荒唐。為什麼有人要跟蹤，他呢
會前面就可以知道他的行蹤。不過，他們
那就讓他們瞧瞧罷。帶他們跑了玩。他什
他鑽進一條小巷，在一個香煙攤前面
來的。那個女人賣給他一包假冒的香煙。
裏空無一人。他暗暗笑着。我也變得跟什
是個艱苦的時代，我必須翻身，回到離付
幸。反正，這種暴風雨前的陰霾是不會有
早越好。
他決定不再關這種辛辣追蹤的遊戲
短的獨人巷，出來就到了新城的部分，那是
加快腳步，聽着自己的鞋跟在潮濕的人行
來。他覺得見札茨拉夫廣場的一部份將要
他站住了。就在這條窄巷通往廣場的

笑的帽邊，帽子下面突出一隻白白的 長長的尖鼻子。

約瑟夫在卡雷爾診所的陰暗候診室裏很覺得不安。在他進來找到一個角落坐下之後，那個腳上裹了紗布的老頭兒，和那兩個用頭巾緊緊紮着頭的臉龐消瘦的女人不久就停止了談話。羅得沮克的居民他大半都認識，這幾個也面善，所以他曾設法跟他們攀談；可是還是打消不了他們那種愣然的沉默。從卡雷爾的診療室裏隱隱傳來一個孩子的啼哭聲。

約瑟夫嘆口氣，掉換了一下架起的大腿。他就恨這種氣味，這種來沙爾藥水和焦急的汗臭混合味兒，聞到就要作嘔。他本來要卡雷爾到他家裏去，但是卡雷爾說要徹底檢查，非得上他的診所裏來不可。

孩子出來了，是個女孩子，還在哭着，手抓着耳朵。兩個女人中的一個趕忙站起來，說道，『不痛吧，不痛吧，是不是？』然後掏出一柄缺了幾根齒的小梳子，使勁給孩子梳頭，頭髮被汗水黏住了。孩子又哭了，另一個女人跑來，拿了一塊手帕，湊着孩子的鼻子。『來，醒醒！』

接着兩個女人和孩子都走了。卡雷爾開門出來，向約瑟夫微點一下頭，招呼那老頭兒進去。老頭兒蹣跚地走進去。門又關上。

倘若卡雷爾沒有看見他，約瑟夫這時候也許會拔起腳來回家。他很害怕。他身體一直不錯，除掉小時候害過麻疹和百日咳之外，從沒有一天病倒過。當初彼得·班達最後允許卡雷爾學醫之後，

他曾經開玩笑，說至少家裏人再也用不着付醫藥費了。可是約瑟夫卻從來沒有討過這種便宜。只有湯姆士總是那樣疾病纏綿。

約瑟夫不大相信醫生。醫生總是把一點小徵候說成大病，祇有軍隊裏的醫生兩樣：他們給你來個五分鐘的檢查，然後在屁股後面一踢，說，『滾罷，你沒有毛病！』現在他的病徵可多了，這使他很躭心，連夜裏都睡不着。

他很想知道卡雷爾在醫道上是不是行。那些工人好像很相信他，不過工人只要有地方看病就已經喜出望外了，還管什麼好壞。他需要一個好醫生。布拉格的好醫生很多。可是他不能回布拉格去，就是十匹馬也不能拖他回去；他跟布拉格算完了——至少要等到那個計劃和杜萊沙爾的事情有了水落石出之後再說……

他不應當再想這些事情。這已經和他隔遠了。他現在是在羅得洛克，而且已經着手過問維普利的事情了。他化了一個早晨把麗達丟下來的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總算摘出一點頭緒。麗達也應當看看醫生。非常需要。要看一個精神病醫生。還有似德他直不跟他講話。她總是哭喪着臉，顏色蒼白，苦想着維拉絲達。可是她從不肯告訴他維拉絲達爲什麼走的。麗達也不肯多講，只是含糊講了幾句，弄得他摸不着頭腦——不過反正他不能親身去打聽維拉絲達的下落。這整個世界都瘋了，而他又是個有病的人。

『請進來！』卡雷爾說。

老頭兒腳上換了新紗布，正在蹣跚走出來。約瑟夫站起來，隨卡雷爾進了診療室。他四面看看。

『不錯，』他說。『你這兒的設備很不錯呢。這麼多的器械。愛克司光常用嗎？』

卡雷爾在一張小金屬凳上坐下，指一指旁邊一把椅子。他從桌上取過一張表格，在上面開始填寫起來。『你現在還適用社會保險，』他說。『你離職之後，還有一個時期有效。』

『我可以付錢，』約瑟夫說。

『你已經付了，在你薪水裏扣的。』卡雷爾搔搔頭髮。『社會主義，也照顧比較優裕的階級。』

他把椅子拉過來，放在他面前。

『坐下。』

他取過那個中間有個小洞的圓鏡子，拿來扣在額上。

『嘴張開。舌頭伸出來。說「啊」。』

『不要掐住我！』

卡雷爾把按舌頭的東西丟開。

『怎麼，』約瑟夫勉強一笑，『你看見有什麼嗎？』

『還沒有看見，』卡雷爾拿出一個玻璃瓶。『拿着。牀上，可以嗎？』

『就在這兒？』

『廁所，很對不起，可要跑到這一層樓的另一頭。我以前也看過人家小解的，你知道。』卡雷爾留神望着他的哥哥。約瑟夫把瓶子拿過來，手有點抖。他背過身去。約瑟夫為什麼在這兒，不在布拉格？國民議會現在還在開會。他是真的病了，還是出了什麼事情，把他急急忙忙趕回羅得澄克，趕到這實驗室裏來呢？

他從約瑟夫手裏把溫熱的玻璃瓶接過來，倒了一點小便在試驗管裏。

『那些頭痛——是怎樣一種頭痛呢？經常有嗎？』

『不是，可是常常發。』

『整個頭都痛，還是某些地方？』

『有時候在腦子後面，可是多數是整個頭都痛。』

『發起來是一陣一陣的嗎？』

『對了。』

卡雷爾滴了幾滴醋酸在試驗管裏。

『頭痛有多久了？』

『哦，祇有幾天，五六天的樣子。』

『開始痛的時候，你還在布拉格嗎？』

約瑟夫不安地眨眨眼睛，『對了，還在布拉格。』

卡雷爾又把小便倒在第二根試驗管裏，在裏面加進法林液㊀。然後劃了一根火柴，點上本生燈，把試驗管燒起來。

『這做什麼？』約瑟夫趕忙問。『你難道當做我真的病了嗎！我像牛一樣強壯呢——』

『你講講心裏怎麼一個痛法。』卡雷爾把試驗管搖搖，拿來迎着光看。

『這裏面是綠的！』約瑟夫說。『這有什麼關係沒有？』

『這說明你血液裏的糖質很正常。不過，班達這家人從來不生糖尿病的。你心裏那種銳利的刺痛——再多講一點給我聽。』

約瑟夫不開心地坐下來。手指敲着椅子的金屬扶手。『心裏跳得慌。就像被人用一條硬橡皮帶勒緊似的。而且跳得非常之厲害，簡直要跳到喉嚨口。一個人的心竟是一個怪東西，你從來不感覺到它在那兒，直到有了毛病才感覺到。』他笑笑。『是不是？』

『把你的上衣和襯衫脫下來。哪，放在那張椅子上。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叫你煩神？有什麼刺激？勞神？』

帶子解不開來。約瑟夫用勁扯。『沒有，』他說。

『一點沒有？』

『一點沒有。那些平常的政務和挫折……』他轉過身來，赤着膊，面對着兄弟。他覺得冷，人

㊀ 法林氏創立檢驗小便糖質的一種混合劑。

有點抖，而且窮，因爲冷得連乳頭都硬起來了。

『我是這兒的醫生，』卡雷爾說。『你如果要我看病，頂好跟我說實話。』

『布拉格那邊的事情跟我的身體沒有關係！』可是手裏要提着褲子，同時要這樣大聲說話，眞有點荒唐。

卡雷爾打開放血壓計的長方盒子，拿扁橡皮帶把約瑟夫的上截胳臂勒住就打起氣來。他看見約瑟夫咬着嘴唇，一面傾聽着大動脈衰的脈搏，望着表上的水銀，他一面把壓力逐漸減下來。心縮壓一百七十度，心張壓八十度。布拉格跟他的身體沒有關係？他隱瞞的什麼呢？

『你現在看出什麼嗎？』約瑟夫問。

『血是種古怪的東西，我們班達家的人都知道。它會講話。』卡雷爾把血壓計關上，正顏厲色地望着他哥哥。

『你可不要拿一套鬼話來嚇我！血會講話。小孩變綠。這底下還有什麼？』

『我並不想嚇你。我要查出你是什麼毛病。你靠近一點。』

他伸出手來，把約瑟夫的眼皮扒開，用一隻小電筒把一道又細又亮的光線射進他的眼睛。瞳孔本來放得很大，可是光照上去很快就收縮起來。

『你能够看得多深呢？』

『還不過是另一個試驗，』卡雷爾說。諾法克說得對，約瑟夫辭掉國營廠長一定有鬼。『一個

人決不能把生活的核心放棄，還指望不在表面上露出來。有時候頭痛嗎？」

「有一次。那是在凡次拉夫廣場。我看見一頂棕色呢帽的時候。」

「誰的棕色呢帽？」

「一個男人的。我不認識他。」

「你把腿架起來。」

小錘迅速一敲。腿一跳。

「你是什麽緣故決定辭掉工廠的？」

「我的事情忙不過來。做一個人民代表工作也很繁忙啊。」

「倘若你下次選不上呢？」

「我也厭倦了。」

卡雷爾把聽筒的兩端塞在耳朵裏，把聽筒上冷冰冰的金屬小盤抵着他哥哥的心口。他哥哥的心啊……聽聽它跳得如何。跳得很快，總有一百十。可是心裏面是什麽呢？它的想望、衝動、和感情是哪些呢？聽筒沒有說出來。鬼話，也許約瑟夫這句話正是說了他的心病呢。我們什麽也不知道。我們所能做的祇是想法子，並且可憐他。可是誰可憐得了誰呢？

他把小盤向上移一下。「深呼吸。快一點。張開嘴呼吸。」

「這使我頭痛！我的心臟不對了！」

「咳嗽！」

沒有水泡音。小盤四周的皮膚都起了雞皮疙瘩。卡雷爾覺得異常接近他哥哥。他不能够可憐他，可是仍然覺得他可憐。祇要約瑟夫肯講，肯告訴他，向他保證這裏沒有一點隱情，就好了！

「你聽出了什麼呢？」約瑟夫說。

「你肺部正常。」

「我並不就心我的肺部。」

「躺在榻子上。」

約瑟夫照辦。卡雷爾在他身邊坐下。

「把褲子拉下來。對了，你就得拉。我是你的醫生。」

約瑟夫留心看卡雷爾胳臂上肉的青花。接着身子縮起來，因為他感到卡雷爾的指頭在用力按他的肚子。

「你胃部是不是也痛過？」

「也不完全像痛。祇是一種可怕的下墜的感覺，就好像要脫底似的。有時候還抽搐，不過抽了一陣就過去了。我是什麼毛病，卡雷爾？你得幫我忙不可。我還年輕。我要活。人生值得活的東西太多了……」

卡雷爾站起來。回來時拿了一塊濕棉花，把約瑟夫的無名指的指尖擦擦。接着刺了一下。

約瑟夫嚇了一跳。

卡雷爾把指尖擠出血，把血吸進一個小玻璃管。然後再把指頭擦擦，放掉。

「你可以把衣服穿起來。」

約瑟夫不聲不響穿上衣服。卡雷爾忙着檢驗血液，同時在表上做記錄。約瑟夫擦擦額頭和嘴唇，坐下來。他覺得兩隻腿在抖。過了一會，卡雷爾放下筆。

「怎麼樣，醫生——什麼判決？」他焦慮的眼睛留着卡雷爾。他竭力在打量卡雷爾那張消瘦的臉，從鼻子兩邊到嘴角再到下巴的那兩條深深的皺紋。

「我給你一個方子。你覺得頭要痛，或者覺得心臟不好的時候，就吃一片。不過這祇是治標。你告訴告訴我——你以後打算怎麼辦？」

「怎麼——還有什麼以後嗎？」

「你機構上沒有毛病。」

「我的心臟呢？」

「好好的，生理上講。可是事實上人有兩顆心。一顆是我檢查得了的，另一顆是作家、詩人、牧師所講的。你那一顆心差不多快要裂了。這就影響到生理上的心，和腦子、血液、胃、眼睛——一切。藥片沒有多大辦法。你可以上泰屈拉山或者卡爾巴德去休養，老實說，你應當去——不過也不會有多大幫助。你碰到什麼事情呢？這種緊張從哪兒來的呢？要不要跟我講講呢？」

「你可被人跟蹤過？」

「跟蹤？一直被人跟到進布亨瓦爾特爲止。你是說那種被人跟蹤嗎？」

「對了！被那些要監視你的人跟蹤。被那些以爲……」

「以爲什麼？」

卡雷爾有一張老實的臉，忠厚的臉，體恤的臉。他是個醫生，是個兄弟，他的眼睛就像深潭一樣，你可以把你自己和你的痛苦全都浸沒在裏面。然而他也是敵人啊。

「我一定是疑神見鬼的了。我的神經作用，我的那另一顆心，你知道嗎？」約瑟夫勉強一笑。

卡雷爾覺得線索啪的一聲斷了。

「我不幹了！」約瑟夫揚言。「政治，一切國家大事，我全不幹了。我要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可是如果生萊沙爾眞個得了手呢？

「這很好，」卡雷爾以醫生的口氣說。「這是聰明的辦法。」

「對的，」約瑟夫說。「反正，我們不久就該知道了……」

「知道什麼？」

「以後的事情。我有病還是沒有病。你不覺得我應當看一個專門醫生去吧？」

「我想沒有必要，」卡雷爾說。「可是你要去看看，也可以。」

他領約瑟夫到門口，讓他走出去，把門關上。

卡雷爾心裏覺得怎麼也擺佈不下。一件大事在醞釀着，約瑟夫的徬徨不安正是其中的一部份，也許維拉絲遂的失蹤也跟這有關係——還有另外一些事情。他能够感覺到，可是還看不出這些預兆着的風雲究竟是甚麼形態？他不知道諾法克怎樣對待他那些情報的。

第十二章

自由有兩方面：要求與義務。那些經常利用自由以遂私願的人，往往忘記義務就包含在自由的概念裏。

這裏的義務又是什麼呢？我發現再沒有比使徒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第十節裏宣稱的更有力，更簡潔的了，就是：「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

摘自湯姆士・班達：自由論

湯姆士到了威爾遜車站，他把手提箱交給搬運員先送到晨光旅館去，然後走出車站，走到街上瀟瀟的寒風中。

在街上，他躊躇起來。維拉絲達的失蹤對於他是無情的打擊；那天下午他來上課，發現維拉絲達走掉了，麗達又對他一再的冷嘲熱諷，他感到自己心裏突然空虛起來——空得就像一個無底洞，他的精力，他的勇氣似乎全由那兒流盡了，到目前爲止，是這一切驅使他不加思索就上了布拉格來

的。來的時候，他僅僅向羅得涅克的站長打聽出的確有一個符合維拉絲達相貌的女子買了一張上布拉格的車票；僅僅告訴凱蒂，說他要去問問法克拉夫·維爾勒關於論文的事情；除此以外，什麼行動步驟都沒有預計好。他疑心凱蒂會不會相信這是全部事實，這也沒有關係。別人怎麼看法，凱蒂覺得怎樣，都沒有關係。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中，維拉絲達已經成爲他日常生活所環繞的柱子，他的自力更生和內心安定的標誌，刺激和靈感的泉源。如果說他繼續活下去，繼續工作下去是爲了世界上某一個人的話，那麼她就是唯一的一個。他想到過，也許這種看法太瘋狂，太慘，太專一狂了一點——也許把一個人和外界的關係祇通過某一個人的眼睛和可否來保持是一種病態，然而事情已經弄到如此，有什麼辦法。

他怎樣着手呢？在困惑之際，他才恍悟他對這個被他拾到三十三天的女子原來簡直不熟悉。她原來住在黛克柔格女墅，後來離開那兒；可是除掉黛克柔格女墅之外，她還有什麼別的住處呢？她有沒有朋友、親戚、泛泛之交一類的人，可以收容她，給她一棲之地呢？他跟維拉絲達從來沒有談起這一點過；他們兩人談起話來，很少提到那些充斥在一般人的談話中的通常事情。鏡上面也從來沒有提過，雖則他知道她很窮——他彷彿看見她已經落到最窮困的境地，夜晚蜷縮在人家門洞裏，鞋底走破了，美麗而纖巧的手凍僵了，凍得皸裂了。當然，這是一張染上感傷情調的圖畫。在這個大城市裏，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總有個安身之處，總有什麼地方可以弄到一碗湯喝；維拉絲達僅僅是丟掉職業，並沒有碰上更倒霉的事情，使她走到窮途末路。不過假如設想她是舒舒服服地在什麼地方

坐着，一點也不需要他，這使湯姆士也一樣不開心。

他總算明白，決定首先上郵政總局去查一査布拉格的電話簿。穿過車站對面的公園，走過兩段馬路，就到了那座寒傖的有着高窗戶的大廈。街上集合了許多人，三五成羣，像是聚精會神地在那裏談論事情，有些人很興奮，有些人無動於衷；他看了微微有點不解，可是也沒有再去推想。甚至於郵政局門口站了兩個穿草綠色大衣的警察，看來比他們本來的身材更高些，也沒有在他心中引起什麼疑慮。

在那所寬廣的大廳裏面，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大廳沿牆是長排的櫃台和郵務員管的窗口。他在標着問訊處的地方找到電話簿。簿子已經很老，全是油垢，翻得很舊，有的地方整頁都扯掉。「別的簿子沒有。」問訊處的人說，「從戰爭開始就沒有重印過。」

在戰爭中和戰後，經過多少滄桑啊！許多人喪命，許多人撤換了，許多人遷移了……湯姆士逐行讀去：萊格勒——萊古普克——萊格維斯基……他兩手扯開一頁，翻過來又翻：萊哈比克——萊哈根——萊哈皮爾……他把簿子輕輕闔上，送還。

「找到嗎？」那人問。

「沒有。」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到這兒來査這本簿子！」那人傷感地說。「找你家裏人嗎？」

「不是的。」

他可以上警察局去。維拉絲達總得上警察局去登記，才可以領到配給證。不成，這沒有用。她或許還沒有登記呢。就算登了記，他要打聽的事情從分局轉到總局也許要幾個月。而且不管他向哪個分局打聽，局子裏人都會問他：你是哪個機構的？你找她什麼事情？你是不是一個偵探？還是討債的？還是親戚？她是在什麼情況下失蹤的？你想會出什麼事情嗎？是謀殺嗎？有些新聞記者就會採訪到這個故事，寫成一段俏皮的新聞：小說家尋訪美麗女教師。這樣，維拉絲達就會讀到，做晒一下，可是避得更遠了。

報紙——這倒是個辦法！可是事情要做得謹慎。……他可以在分類廣告欄登上幾行，不但登一家報紙，把所有的報紙都登上。維拉絲達．萊——急盼聯繫，湯姆士．班，晨光旅館。這看上去並不算怎麼觸目，然而她會懂得——不過要她高興讀那些小廣告才行。

他離開郵局，轉身向凡茨拉夫廣場走去，那些大報紙的館址都在那邊。到達廣場時，人羣更形擁擠了，車輛都得駛慢下來，只聽見一片叫喚聲和歌聲。在共產黨的紅色權利報館，有大櫥窗展覽的那座街角大樓的前面，停着一輛裝着擴音機的卡車，擴音機正播送一首動人的歌曲，那是湯姆士在戰爭期中聽慣了的紅軍進行曲。有些人也跟着唱，臉上顯出興奮的樣子，其他的人則竭力在鬧聲中進行談話。

他想方法擠過人羣，好到樓下那一層去登廣告，可是沒法擠過去。大門上面那塊地位，平時是留來登載體育的最後消息的，現在則是掛些匆促放上的字母，報告最近的新聞。政府就要開會。有

些部長正要求內務部長收回撤換八個布拉格警察局高級官員的命令。

湯姆士眉頭皺起來。爲了八個警察鬧得這樣滿城風雨！說來簡直發瘋。這時音樂停止了，他這才聽見那些人談話的片斷。

「憲法怎麼辦？他們認爲憲法還有多久可以有效呢？」

「他們要破壞國民陣線！」

「這是胡來。他們爲什麼要破壞？」

湯姆士還想擠過去。

「還有國有制呢？祇看見怠工搗亂！」

「我們不要一個警察國家！打倒內務部長！」

「哈，你要這個國家變成什麼樣子呢？目前我們已經到處是投機商了，你們這些無恥的黑市鬼！」

「把一切收歸國有！」

「至少五十個工人以上的廠子都要收歸國有！」

「三十！」

湯姆士耳朵在聽着，幾乎不由自主。他感覺到這些人的氣息和溫熱的呼吸，感覺到他們粗鄙的方言，單純的字眼。他們的激動也有一部分傳染上他，雖則他還弄不清是那些人，要求些什麼。四

周的人臉逐漸被他認清了。雖則是夾在他們中間，他們的身世卻被他看得清清楚楚！——戰爭和親人的喪失，工作和熱情，貪心和退讓，痛苦和追求。他想要找出一點意義，同時深深感覺到他這時多麼需要維拉絲遠。如果有她在他身邊，他就可以投身在這片騷動裏面，領略這片洪流的滋味，找到方向而且針對着方向；少了她，他就像一片飄零的樹葉。

他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就在這時，一個黑黑的高顴骨的青年爬上一張賣報紙人的椅子，向大家高聲演講起來，「同志們……」

電車道那一邊，就在廣場的緊對面，是自由報的講究的大樓，編輯部和營業部都在裏面。湯姆士這邊擠不進，就想穿到自由報那邊去，廣場上汽車的喇叭聲，電車司機的鈴聲不停地響着，都拚命想穿過方場，湯姆士就在這些車輛中間擠過去。等得他擠到報館前面寬闊的人行道時，又碰上一大羣人，和一輛播音卡車，二層樓窗口還張着一個銀幕，放映着貝奈斯總統的頭，嘴裏講些聽不見的話。一些顯然是學生的年青男女正在叫嚷着，「自由！我們要求自由！貝奈斯總統萬歲！」一接着擴音機就播送出約翰・布朗的身體㊀起來。

湯姆士不由自主地也哼起這首歌曲來。自由，他心裏在想——他們要求自由，大家都要求自由，廣場那一邊也一樣的要求。約翰・布朗的身體……可是他的靈魂向前進……這些人一定是在

㊀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北軍中流行起來的歌曲，今為通俗進行曲之一。其首兩句的主要歌詞為：「約翰・布朗的身體在墳墓裏腐爛，可是他的靈魂向前進！」

美國人佔領皮爾遜的時候學會的這首歌。愛琳娜會覺得這很合適。混亂——這些人，這些車輛，這些音樂！從廣場對面傳來競爭的歌聲：國際蘇維埃將要給人類自由……自由。那篇論文現在正該印出來！他們應當一大堆一大堆地發下來，把這些書交給人民，讓我跟他們說話。我可以告訴他們什麼是自由，和自由的意義。他們難道以為叫嚷一番就能得到自由嗎？……唉，維拉絲達啊！……他們如果喊得太高的話……耶利哥的城牆就是被喊聲震倒的。再看看那些征服者把迦南變成怎樣一片沙漠啊㊀。

廣場兩邊的音樂都停止了。可是喧嚷聲仍舊繼續着。後來，忽然間——他不知道怎樣開始的——帶有鄉愁情調的國歌聲傳了過來，人到處都跟着唱，在伏第席克街和廣場銜接的街角上，交通警察站在那裏立正。大家全在唱——湯姆士也唱：哪裏是我的家鄉……

他沒法走到報館裏去。只好轉身走開，爬上山坡，向維諾赫拉第走去。

一種令人窒息的沉寂籠罩着他現在經過的這一帶城區。高樓大廈的窗子全都把窗簾拉起來，多數商店都上好窗板，咖啡店緊閉的玻璃窗格空洞地張着大嘴。

他發現黛克柔格女塾的大門鎖着，可是經過許多次按鈴敲門之後，門豁然開了，讓他走了進去。

㊀ 見舊約約書亞記第六章。約書亞率以色列人圍攻迦南地耶利哥城至第七日，「於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聽見角聲便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迦南今為巴勒斯坦地，是一片沙漠地，故云。

一個聲音顫抖的女傭隨即把門鎖上，這時他發現面前站了一個老頭兒，穿着燕尾服和上過漿的白襯衫，手裏揮舞着一把出了銹的騎兵長刀。

『先生，我是托爾斯泰伯爵！』老頭兒說，『你有什麼見教？』

『我能見見黛克萊格小姐嗎？還有你手裏拿這把刀算什麼意思？』

伯爵一雙黏溼的眼睛把來客打量一下。『要有革命啦，你不知道嗎？』講到『革命』時，他發的捲舌音。『多少天來我就覺得它要來了。我對革命很有點經驗。你貴姓啊？』

『湯姆士．斯達。』

朵卡捷基．托爾斯泰伯爵把長刀塞進滿是銹斑的刀鞘。『沒有什麼用，這東西，』他解釋說，『不過可以嚇嚇強盜。』他向女傭威風凛凛地點一下頭，『去，告訴小姐！』

湯姆士發現這位伯爵並不如初看上去那樣可笑。像他這樣打算用一把舊的騎兵軍刀和時代的潮流鬥爭的精神，頗有點吉訶德氣概，不免使人感動。

『當然，』托爾斯泰伯爵說，『能有一隊哥薩克騎兵帶在身邊要好得多。你可相信這把軍刀能夠一下子就把人頭砍下來麼？』伯爵的眼光變得哀傷起來。『可是到了後來，我的人馬就那麼散光了。』

『我不喜歡殺人，』湯姆士說。

伯爵聳聳肩膀。『你的令兄，那位人民代表，現在一定很忙啦？』

『他在家裏，一點事不做。』

亞卡捷基．托爾斯泰皺起眉頭。『人馬就那樣散光了……』他說。『就像那樣子。』

老小姐在樓梯頭上站着。她的白領子上的花邊和臉上頸上的皺紋，望去就分別不出來。她一雙鼠目焦慮地捨射着。『請上來！』她喊。『托爾斯泰伯爵應當讓你進來；可是他總是把我的命令看得太死。你知道，我把女孩子們全關在家裏，今天——』

『請你原諒——』湯姆士開口說。

她看見他並不預備上樓，就自己走下來，一步一停地走。『是約瑟夫．班達先生派你來的嗎？在這樣的日子，他真是體貼週到！你在這兒會待些時候嗎？我們這可大大放心了，有了這樣的保護者……』

『對不起，』湯姆士說。『我是馬上就要走。』

『佩德好嗎？』老小姐這時已經走下樓梯，伸出一隻纖弱的手給他吻。

湯姆士祇得吻一下，又說，『很好，謝謝你。不過我來並不是為的這個。』

『你為的什麼呢？』

『維拉樂達．萊昂在這兒嗎？』

『在這兒？』老小姐說，吃了一驚。

『或者你知道她可能在哪兒？』

他看見老小姐身子挺直起來，鼻孔有點顫動。「班達先生！我決不希望再聽見這個名字！就是她這種人引起這麼多的叫嚷，暴動，和混亂的——」

「你對她在哪兒可有點影子呢？」

「我嗎？哦，我知道的！」

他覺得自己的心花突然怒放，緊抵着他的氣管。「請——請你告訴我！」

「就在那班暴徒裏面，她就屬於這班人裏面。叫囂，勾搭，搶刼，放火……該殺的女人！全都該殺！該殺——」

湯姆士溜了。

天色陰沉，烏雲籠罩着雪意。他胡亂在街上走着，心緒和尋訪的方向就像一根用舊了的繩子，頭緒完全散了。也許那個黛克柔格女人說的幾句惡毒的話有一點道理：在聚集在城中心那些羣衆裏面，在那些成羣結隊的人們和轉動着的人羣中間，也許可以找到維拉絲達。

他茫茫然又向凡夾拉夫廣場走去，但不讓自己捲入騷動的中心。他想起自己做孩子時，曾經相信找到一株四葉的苜蓿會交好運，所以那時在田野上把每一塊田地都搜尋到，可是一株也沒有找到。他死了心，人又熱又倦，拖着一雙脚，踏着路上塵土回家，腦子裏空空洞洞，眼睛視若無睹地望着跟車轍並排的長滿的那一邊，然而就在這時候，卻被他採到一株四葉的苜蓿。要找到你要的東

西，有一個秘訣：你要在妒忌的命運之神的面前，假裝着一點不在乎，祇是自顧自做你的事——不過，要始終在留神；你不能硬把命運女神的手扳開，可是等到你把她哄睡了，在你最最意料不到的時候，那隻手就會張開，你祈求的東西就會落在你面前。

他拿不定主意自己該採用什麼騙術。一定要做點相當重要的事情，一種表面可以佔據他心靈的事情。從早晨起他就沒有吃過東西；現在肚子並不餓，可是他跟自己說肚子餓了，跑進一家肉店，買了兩根熱香腸。他交掉自己的肉券和麵包券，芥末醬是奉送的。他慢慢吃着，輪流把香腸和麵包來蘸盆子裏的那一大搭黃醬。吃完用手絹揩揩嘴，認爲不能再打吃的主意了。接着腦子裏來了一個明晰的念頭，太明晰了，使他不由得咒罵自己怎麼沒有早點想起來。他對自己說，事實上，這念頭一直就在他腦子裏——他不是跟凱蒂說過，他上布拉格來問問論文的事情嗎？剛才他站在那些叫喊自由的人羣中間，他這個沒有講台的發言人，沒有委任的仲裁者，不是從心眼裏巴不得自己的論文能印了出來，使他能以自己的聲望和地位來領導他們粗魯然而誠懇的衝動嗎？他們裏面這種亂糟糟的情形使他不由得感覺自己無論如何非得給他們出點力不可；而且從這一大套推理得出的一個結論使他覺得，如果他爲他們出一點力氣，他就可以多少使這位『無名』而且『無以名之』的『力量』息怒，而且把維拉絲達引到他這裏來。

他反覆思量着要不要坐汽車上人民出版社去，但是決定步行，這樣路上也許會碰巧撞見維拉絲達。隨即結果並沒有撞見，他到人民出版社時還是興致很好，立刻被人帶去見法克拉夫・維爾勒。

維爾勒在一間由大屋子裏隔出來的狹窄房間裏工作。牆壁上掛滿了德國警察局攝影師所攝的捷克作家、藝術家和新聞工作者的正面或者側面的放大照片，他們全都是最近幾年被德國警察殺死的、虐待死的或者餓死的。湯姆士進門時，維爾勒並沒有轉身，仍舊傾着身子聽無線電，一張瘦長的臉板着，粗短的手指放在針盤上。

後來，好像吃了一驚似的，轉過身來。「就是這個！」他說，「就是這個！」

他的聲音如釋重負似的，就像一個久經拖延的風暴終於爆發了；而且聲音裏面也顯明聽得出焦灼來。

「請問是怎麼回事？」湯姆士問。

「他們辭職了，杜萊沙爾和其餘的人，整整十二位部長！」

「那麼，」湯姆士泰然自若地說，「總統就要提出十二個別的人來代替他們了。」

維爾勒見他這樣天真，大搖其頭。「你難道看不出這裏面的用意嗎？這是他們一直準備着的一着，這是宣戰！」

「我是湯姆士·班達，維爾勒先生。我是自由論的作者。」

維爾勒不耐煩地揮一下手。「我知道，我知道！他們已經通知我了。請坐。對不起……」

他又轉身去弄無線電，轉着針盤。無線電裏傳來片段的音樂聲。「沒有新聞了，」他說。他這話與其說是告訴湯姆士，毋寧說是告訴自己。「假如你不在意的話，我要把這無線電關着。我敢說他

們不多久就會中止這倒霉的音樂的……怎麼樣，湯姆士先生，我想你來是——』

『爲的那本論文，』湯姆士替他說完。

維爾勒把自己弄皺的背心拉拉平，眉頭皺一下。一雙緊張的黑眼睛把牆壁上的人像一路望過去。『他們遺留給我們一個困難的使命，』他說。『一定要對得起他們，你知道……』

湯姆士咽了一口吐沫。他沒有想到維爾勒也和他一樣想法，認爲活着的人總不及死的行。

『我是盡力去做的，』湯姆士說。

『是嗎？』維爾勒將信將疑的樣子留着他。『班達先生，你來得眞是不巧。我本該告訴我的秘書通知你我不在。不過後來我想見見你也好。』

『我甚爲感激。』

『他們辭職了，』維爾勒說。『接下去會是什麼情形呢？總統會堅持說，一個政府缺少了國民陣線裏兩個黨派的代表參加是不成其爲政府的。那些拆台的人打算威逼總理，他們要這他以及政府其他部長也一同辭職。國民陣線一破裂，國民議會裏就得不到必要的多數。總統就會指定一個臨時政府，由無黨派的官員和專家組成——這樣國有制就完了，社會保險也完了，人民在一九四五年爭取到的一切全都要完了。這是瞭如指掌的！』

無線電裏播送着風笛手西汪達裏的一段，和維爾勒焦慮的時事分析一起聽着，就像是非常無聊的伴奏。

「你怎麼看法，班達先生？」

「我實在說不出。哪個人說得出那些政客們會做出什麼事情呢？」

維爾勒又拉拉他的背心。「你寫了一本政治性的書，班達先生！你總得有些意見才行！」

湯姆士開始侷促不安起來。「我來得非常不巧，正如你說的。也許我應當明天來看你吧？」

「明天更糟。明天我們也許不在這辦公室裏了。你一點不懂得，班達先生！這已經不是政客們圍着會議桌所能解決得了的了，還要在工廠裏，在街上打個明白才行。」

湯姆士想到廣場上的人們。他當時並沒有能看出有什麼動向，什麼決定，任何可以證實維爾勒所預言的事情。

「不過我忘了，」維爾勒說——「照你那本書裏說的看來，你並不十分信任人民。」

「你信任嗎？」

維爾勒臉氣得通紅。「我信任！」他鄭重地說。

那麼維爾勒為什麼又害怕呢？湯姆士想。他把這位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和巴辛尼私下作個比較。巴辛尼圓滑，胸有成竹。維爾勒是工作太過度了，任何感情都隱藏不住。然而，兩個人都有同樣的懼怕，雖則所懼怕的事情也許各個不同。

他早就不該到這兒來。要來也應當等他們把他的稿件退還給他，附上一封表示歉意的信，說如何如何。看出人家要退他稿子這件事並不使他感覺難受，大約因為在目前，這本書在湯姆士眼中祇

不過是達到某種目的的一個手段，是獻給命運的一份祭禮，以此爲藉口，他或許能和維拉綠達重逢。

可是維爾勒並不想用「班達先生，我們不想要你的書，再見」這種話就打發掉他！維爾勒個人的懼怕正在找一個發洩的對象，而且認爲他已經找到了。不但如此，維爾勒還認爲一個作家一定要在理智上得到別人的幫忙。

「你要末信任人民，要末就是個憤世嫉俗的人。你要末站在人民這邊，要末站在人民的敵人那邊。」維爾勒開始說。

音樂聲中止了。一個不疾不徐的聲音在講着：

「這是布拉格電台。我們現在打斷預定的節目，作一次特殊廣播。

「我們從官方消息得知總統已召見總理哥特瓦爾德先生，商談政府危機的對策。正如前次所報道的，危機是在內務部長拒絕收回撤換布拉格公安部門八個高級官員的命令之後發生的。非共產黨員的部長拒絕出席今天早晨的政府委員會會議。共產黨員的部長坐候了四小時之久。到本日下午四時，其他黨派的十二位部長都遞了辭呈。社會民主黨的部長還沒有作出任何決定，預備今晚在黨內開一個執行委員會會議。

「現在音樂演奏節目繼續播送……」

維爾勒跳起來。「我說的如何？」

湯姆士說，「也許因爲你的歷史觀點太狹窄了，所以弄得這樣神經不寧……」

「太狹窄了！」維爾勒向着牆上的人像揮一揮手。「這就是我的歷史觀點！讓我告訴你你那本書的事情吧——」維爾勒的頭不耐煩地動了一下，把自己又長又稀的頭髮甩到後面去。「恰恰因爲我用歷史的觀點看你那一本書，才打算把它扔還給你。過去有一個時期，你講的那些話也許還說得過去，但是在另外一些時期，你的見解就會被那些目前正打算再度奴役我們人民的人用來做武器……」

這位胸部瘦削，臉孔尖尖的小編輯發出的一陣怒氣，湯姆士幾乎可以觸摸得到。他看得非常清楚同時非常害怕，如果像維爾勒這種人一朝掌握政權，他是多麼受不了。然而國有制，社會保險，那些維爾勒以及他的同黨所爭取到的，所要求的，還都是好事情，有益的事情，而且打算剝奪掉人民這些權利是不好的。

湯姆士雙手抬起來。「我知道我的書不是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我哥哥也說過。可是眞理總是眞理，不管馬克思主義不馬克思主義！」

「你就錯在這兒！」維爾勒叫起來。「沒有絕對眞理這樣東西——就說你自己吧，班達先生，在你的書裏就差不多這樣說過。你的眞理跟我的不同。那十二位辭職的部長的眞理也跟那些人民的眞理不同，人民是願意爲了保衛他們自己，保衛自己的權利，保衛自己國家而奮鬥，邁進的。」

無線電傳來的波爾卡舞曲和維爾勒的不妥協的聲音混成一片，同時打亂了湯姆士的思緒。

「你寫的是什麼一本書，班達先生？你在這邊看看，那一邊看看，表面好像不偏不倚，但是事實上這種不偏不倚根本就不存在，你而且對什麼都要懷疑。在別的時期，在一個社會制度已經根深蒂

因，任何方面都沒有威脅的時候，叫這樣一本書我們還可以擔當得起。可是今天，特別是在今天，可以嗎？今天我們所奮鬥的一切，這些人用生命換來的一切，都在風雨飄搖的時候，可以嗎？你要把懷疑灌注到一個正要上陣的戰士的心中嗎？你要把鐵水濺進他們的眼睛裏嗎？班達先生，這將是叛變！班達先生，這就是你做的事！」

湯姆士格格笑起來。剛才不久，他還夢想自己是人民的引路人，仲裁者，講解人，代表他們那些模糊的，說不出的內心願望，現在卻有人責備他出賣他們了。

「你笑什麼？」維爾勒惱怒地問。「我的話有什麼好笑的地方嗎？」

「一點沒有－沒有！」湯姆士說。「我是在笑我自己。」他低下頭望望兩足之間鋪在地上的綠色的油氈。「你知道，維爾勒先生，我過去一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發言人，現在才覺得，在這個國家裏已經沒有我的立足地了。」

波蘭舞曲已經播送完畢，來了片刻的沉寂。

「對不起，」維爾勒說。「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要——」

播音員又講起話來。他宣佈，總統此刻仍然拒絕接受十二位部長的辭職。所以，在國家的元首看來，原來的政府依法還是存在的。

阿爾克條旅館整個樓下部分的廳堂在這個喝茶的時候總是擠滿了人。這原是有錢人和有名人

物的總集會地　大理石和絲絨的裝璜、精緻的枝形燈架的吊燈、鍍鉻的傢具、大鏡子——現在卻似乎變成許多人的避難所了；穿皮大衣和玻璃絲襪的女人，大腹便便、愁容滿面的男人，都在希望這樣坐坐就躲過這場大風暴。人都悄悄講着話；侍役們默默地在桌子之間移動着，祇有銀壺和磁器的玎璫聲有時劃破這、片沉沉的寂靜，不然就是那些挨受不了這決定命運的時刻的年輕女子偶然發出的歇斯底里作的吃吃笑聲。不時會有一個賣報的從轉門裏剛進來，兜賣剛出版的號外；那些男人就會威風凛凛地舉起一個手指，然後給他一個銅子，就來不及地讀上面的標題。克朗在桌子下面跌得不成樣；美金、英鎊、法郎、荷幣，都大量有人要，雖則聲音很低；連聯軍佔領期的馬克那種爛貨也在直線上漲。

湯姆士緊挨在一個角落裏坐着，用半張報紙遮着自己。在同一張桌子的右邊，一個帶金錶鍊的男人正跟一個年紀輕輕的人解釋，說貝奈斯總統就要宣佈緊急狀態，並且要動員軍隊；這樣一來，共產黨就完了。湯姆士左邊的一個美麗的年輕女子在自己小嘴上又塗上一層口紅，一面塗，一面跟她的保鏢說她至少還有一張護照。

「還很可以派點用場，」她旁邊的男人回答。「他們要封鎖邊界了，你聽到沒有？」

她的手停在半空中了。

湯姆士岸然坐在一旁。也許他應當憐憫這些人一些；自從維爾勒一番斥責之後，他實在是屬於他們的一流了。雖說如此，他仍舊覺得自己和維爾勒之間的親誼比和這些人之間的要深。在這兒

是沒有機會碰見維拉絲達的，這應該是她要避開的一個地方。還有，把時間躑躅來等待愛琳娜眞是蠢事。她能告訴他什麼呢——叫他趕快滾，不要攔在她眼前嗎？她不是警告過他不要爬回她這兒來嗎，他現在不正是爬回來了？

麗達跟他說，如果他要知道維拉絲達爲什麼離開羅得涅克，他可以去問問愛琳娜。他對她這話一直弄不明白，這一點意義沒有，不過也不妨問一問。

湯姆士從報紙上面窺望着轉門那邊。他如果要在愛琳娜一進門時就見到她，眼睛就非留神看着門口不可。他知道，不管她跟他講些關於維拉絲達的什麼話，決不能使他有任何進展。他知道，他祇是孩子溜回媽媽身邊來，因爲他是極其寂寞，因爲他一定要有個人告訴他，說他是個有重要見解要發表的大作家，因爲她的寬大胸懷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安息窩。他從自己所僅剩的一點記憶裏，臆造出他母親安娜·斑達的形象來。她躺在一把大椅子裏，一床白毯子裹着她柔弱無力的膝蓋，瘦削、嬌美、憂鬱的臉日見消損。他坐在她前面，想要撫慰她，可是兩隻手不聽調度。那時候，他才恍悟，他將要失去她，將要無所依靠……這用不着難爲情了。人民是在邁進中，而他卻不知道往哪裏去，裝佯有什麼用。

他眼睛緊釘着轉門望，在這兒等了有多久了？賣報的已經進進出出好幾次，總堂裏的人愈來愈多了，這時湯姆士才看見那個熱烈的精神抖擻的人兒推門而入，大步走到寫字檯跟前。

他站起來向她走去。可是有人陪着她。在她身後進來一大批人，擁在她左右。有幾個顯然是

新聞記者，另外幾個那副醜態看上去像是酒色之徒，專替她當耳目的；另外兩三個年青人，衣服穿得十分整齊，帶着新進外交家的那種安詳、謹愼和空虛的微笑。

湯姆士停止不前。他就看不起這一班她一向招引來，用來給自己抬高聲價的隨員。可是今天，與其說是她在利用他們，還不如說是他們在利用她——新聞記者向她提問題，當耳目的人想找她說話，年輕的外交家彬彬有禮地站着，等待輪到自己。

廳堂裏的客人幾乎祇要有一點兒事情，就全都會感覺興趣，愛琳娜也感覺到自己是全場注意的中心。湯姆士看見她的臉變得嚴肅可是胸有成竹的樣子；頭昂一點起來；這時湯姆士聽見她說，「諸位先生，你們倘若跟我進屋子裏來——我就把我知道的全告訴你們。」

說了這話，她就從職員手裏接過鑰匙，領頭帶着一批人飛也似的跑去乘電梯。湯姆士乘第二部電梯追上去，正趕上愛琳娜的最後一個隨員把門關上之前，進了她的套間。

湯姆士還記得牆上印了菊花的糊壁紙，和那張臥榻。他記得那個可怕的狂歡之夜之後，早晨自己硬睜開黏澀的眼皮時，就在這間房間裏，也就是在這間房裏，她給了他黑咖啡喝；也是從這間房裏把他拖出去，到巴辛尼博士那裏出賣他的靈魂的。他儘可能遠遠離開她坐着，她看是看見他了，可是裝作沒有看見。一個年輕外交家幫她脫下大衣，她面向着大家時，他就站在她身邊。

「總統當眞接見你了嗎？」一個新聞記者問。

「總統，」她略爲動一下腦筋，就說，「顯然很關切美國人士能了解他的處境。」

「外交部長馬薩里克跟你講了些什麼，能不能讓我們知道呢？」

「我還沒有能夠見到他，可是要見的。他跟我是頂好的老友，常在我家裏彈鋼琴。我知道約翰非常擔心目前的時局，不論哪個開明的民主人士都一定是這樣。」

「你知道他會不會也辭職呢？」

「辭職已經變成捷克政府的一種風氣了，可不是？」她問這話算是回答。

有些人大笑，頗爲欣賞。

「辛帕生小姐，你在美國大使館吃的午飯。可有人講起什麼救濟捷克的馬歇爾計劃沒有？」

「我親愛的年青人！我們喝了一杯番茄汁的鷄尾酒、紐堡蝦仁、燒牛肉加蘆筍尖和法國式炸馬鈴薯，還有冰淇淋和咖啡——」

幾個耳目使勁在咽吐沫。

「除掉這些，午飯中其餘的一切我怕全是絕端的秘密了。不過你們都是些聰明人。你們自己演算得出來，倘若把我們頂好的硬美金用來支持哥德瓦爾德先生的話，美國國會準會把屋頂都掀掉的。」

「如果總理換掉呢。」

「不置可否。」

又有幾個人笑了。年輕的外交家皺皺眉頭。

「你對時局怎樣看法，辛帕生小姐？」

「我是個美國女新聞記者。你們國家的內政

「關起門來談談，辛帕生小姐，關起門來談談。」

「關起門來談談，我的看法是，除非蘇聯開動兩個師團到你們的邊境來——或者開過你們的邊境——你們的共產黨非倒台不可。」

年輕的外交家，本正經地點頭。

「你的朋友，班達代表，有好幾天沒有在布拉格露面了。難道他真的自殺了嗎？」

愛琳娜對湯姆士迅速瞟了一眼。「我跟班達代表不大熟，簡直不熟，祇是通過他的老弟才認得的，他的老弟就是那位名作家……湯姆士！你可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嗎？」

大家都轉過身來瞧着他。湯姆士退縮了一下。一想到他的哥哥可能會自殺，居然會自殺，使他的神經變得麻木起來。然而，這是個合情合理的想法——一了百了，省得像鈎子上的蟲豸那樣扭動，找到安息，黑絲絨似的安息。

「這位是湯姆士·班達先生！」愛琳娜的話聽上去就像蒙着一層棉絮似的。

「我在家的時候——昨天——」他囁嚅說。接着大笑起來。「家兄——他將來要比我們哪一個都要活得長久呢！」

『謝謝你，班達先生。』

『我想這樣差不多了，』愛琳娜暗示來客。

新聞記者陸續離去，愛琳娜跟她那些耳目交談起來。

共產黨要辭職。共產黨不但不會辭職，反而要宣佈無產階級專政。那些社會民主黨的部長要辭職，可是黨內的執行委員會裏爭持不下。一位部長被黨主席在頭上打了一下。不對，那是主席被人打了一下。司法部長，就是那個譴責共產黨陰謀武裝暴動的，已經被捕了。不對，他們本來要逮捕他，可是有兩百名忠實的信徒把他放在肩上，把他抬進辦公室。學生已經公開反抗，打算大隊人馬開到赫拉德沙尼山的總統府邸那裏，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護貝奈斯總統。杜萊沙爾部長十天前在跟他那些親近的友人晚宴時，認為辭職是殺手鐧。有些部長祇是從報紙上才獲悉他們辭職。在斯拉伐克，農民用乾草叉把自己武裝起來，正向布拉迪斯拉伐挺進。據可靠的消息，國防部長曾說，如果總統要動員軍隊，他就拒絕執行命令。國防部長就要辭職了。舊城廣場那邊，將要有工人舉行示威遊行。杜萊沙爾的黨要組織反示威，事情一定會鬧得很大。在布拉格各處都散佈有杜萊沙爾黨徒的武裝細胞。工廠裏的工人自衛隊已經發給槍枝，打算佔領一切公共建築。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蘇林目前正在布拉格，要把共產黨人的頭全部攪昏了；事實上，這次事件整個是共產黨逼出來的，為的消除克里姆林宮對他們的憤怒。

愛琳娜坐着，用那根金黑煙嘴一枝接一枝地抽着香煙，設法把謠言和事實分開，把事實和揣測

分開，把揣測和主觀的願望分開。她並不記錄什麼，她的心思跟這些爭先恐後地幫助她的可憐蟲融洽無間，因為他們全都覺得，不久他們可能都要請她幫忙。她覺得很開心。在這種場合下，她能夠造成一種印象——而且使自己相信——證明歷史的創造並不在一個國家的大街上和工廠裏，並不在各個黨派的幹部會議室和大會場中，並不在部長的辦公室裏和總統的府邸裏，而是正在這兒，在她愛琳娜·辛帕生的套間裏，她這個跑來拯救可憐的小捷克斯洛伐克的女人。

這時候，那些外交家已經離開愛琳娜周圍的那一羣，正在發表自己的見解。他們談論雙方力量的強弱，比較一九四六年大選時雙方票數的百分比；在這些上面又加上祇有他們自己在這些陰謀上看到的一些浮光掠影，就得出一個相當樂觀的估計，但仍很審慎小心，承認相反的情形也並不可能。

等到那些耳目和酒色之徒看見愛琳娜仍舊器重他們，各各放心滿意而去，那幾個外交家就過來找她。有這麼一會，他們始終都一本正經談些內行話；她在這方面，和她剛才向焦急的新聞記者投出暗示，或者區別她的報信人牽上的材料可靠與否，一樣擅長。後來話頭轉到本國和外國大人物的老婆女兒身上去，談到關於她們最近的風聞；談了一陣之後，那些外交家才離開，大家肚裏明白，都小心避免用會意的眼光去望坐在角落裏的湯姆士。

「唔，」愛琳娜說，「好吃力的一天。」

她從琺瑯盒子裏取出一顆藥片，吞下去，攢眉皺眼的。

『不要坐在角落裏。』她用手拍拍臥榻，騰出點地方給他，

他坐下來，可是從臉上的神氣可以看出，祇要察覺她有絲毫敵意，他就會立刻跳起來。他覺得精疲力竭，然而還強打精神，就像賭徒賭到深夜最後關頭時一樣。

『你知道維拉絲達些什麽事情？』他說，每一個字都着重地說出來。

『維拉絲達？……哦，你那個小女教師！她怎麽樣啦？』

『她走了。離開了羅得湯克。我不知道她在什麽地方。』

愛琳娜的眉毛抬了起來。『原來她走了！』她臉上泛起一陣勝利的紅暈，可是自己克制着。這到底是一個了不起的日子；她眞是無往不利，各個階層人的生活都由她策劃着。『怎麽，湯姆士，』她說，『你還沒有好好感謝你的上帝嗎？』

『你一定恨極我了。我懂得。對不起。』他站起來走到放大衣和帽子的椅子那兒。

『不要就走！』她發令。

他站住，遲疑不決。

『我不恨你。』這是她的機會。這將補償她過去所忍受的一切，那些恥辱，和鏡子裏面那張盯着自己望的衰老的臉。『你打算扔掉我不止一次了，你總是爬了回來。湯姆士，這一定有個緣故；你可曾想到過是哪些緣故呢？我你之間的感情要比一個套在自己丈夫頭上的老婆，或者什麽套在自己男朋友頭上什麽女娃子的那種感情堅固得多……你也知道這一點。』

『我來是問你維拉絲達的事情。屢建說，——』

『這都不急，瀉婷士！你不放心的並不是因為她出了什麼事情——你對人生一直都是從你自己的角度看。是你自己出了事情。』

的確，他心裏承認。不過她還沒有叫他說開。他多少還感謝她這一點。

『跟我說，』她催他。『跟我說，是什麼緣故使你回到我這裏來。』

他兩手抓着椅背，身子一半伸過來。『什麼都不對勁，』他沒精打采地說。『我覺得我這個人就像個紙紮的吊袋，捶得邊上都裂開來，裏面塞的東西全撐了出來。我要末是走在時代前面，要末是落在時代後面，自己也弄不清楚。我一向在本國根生土長的，我回國來卻發現土壤變了。多年來，我跟我的兩個哥哥都很親密，跟他們一起工作，有一樣的感覺，在一起奮鬬，現在他們跟我拆夥了，跟我疏遠了，或者是我跟他們疏遠了，誰曉得。我還有一個老婆，我弄得她很不快活，誰叫她經常惹得我六神不安，怪我有什麼用？我有一度很自負，我寫的文章不但有人讀，而且有人相信！——現在呢？我屬於哪一方面呢？今天中午，在廣場上，那些人唱着我們的國歌。一開頭就問：哪兒是我的家鄉？……我的家在哪兒呢，愛琳娜？』

她想說，在我這裏！她是血肉做的。她想張開手臂，要他就她，她要做他的母親，他的情人，做他需要的一切——可是她抑制着自己。他現在垮了，但是不是就馴伏了呢！他算是唯一利用得了她的男人：他利用了她對自由的見解，仿照她的口吻寫了一篇滑稽文，祇要她傻裏傻氣把心掏給他

看時，他就端它；他從凱帝換到浙丹尼克，再換到維拉絲蓮，始終都企圖把她拋棄在一邊；直到最後，他沒誇說他對她的懷恨，公開叫她永遠和他斷絕來往。他把她看作什麼東西——繩子做的嗎，就像擦腳墊那樣？

她把心裏這一點怒火蘊育着，最後火燄升得非常之高；回想過去那些事情有一個用處，可以幫助她維持頭腦冷靜，不讓她的情感把自己淹沒掉，不至像潺潺溪流就把一個扔掉的罐子沖掉，淹掉。最使她生氣的是她還得要發掘那些記憶，而且要想着，想着，想着，她沒法解脫自己，痛痛快快享受一下眼前的勝利。

『我不得不說，你是罪有應得，湯姆士。你知道外面鬧的什麼事情？是在開仗，你我要的一切都正在爭執。』

『是的，』他說。『我知道。可是——』

『不要再說什麼「可是，不過」了。你不能跑到這兒來，祇宣佈你破產，指望我安慰一番，然後每一塊錢連一毛錢利息都不付我就跑掉！』

他笑了，『我恐怕連這一點錢都沒有。』

『我們就看罷，』她說。她走到窗前，開了窗。客人留下的煙氣流了出去。從凡米拉夫廣場那邊，離開半截馬路的光景，傳來隱隱的人聲。

她輕輕關上窗子。『坐下，湯姆士。』她輕聲說，『你在美國時文章裏面講的自由，你在那本新

書裏面原該講的自由，那個容許你寫文章的自由——那個自由，除非杜萊沙爾勝利，就要在明天或者後天被扼殺掉。』

他看見自己從凡炎拉夫廣場的這一邊穿到那一邊，從一種口號換到另一種相抵觸的口號。大家，包括愛琳娜在內，都講自由，可是沒有人懂得自由是什麼？

她走到他面前，眼中閃着光彩。『你問我你屬於哪一方面……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愛琳娜！』他央求。『我求求你，不要再來逼我了——』

『可是我一定要！』她說，幾乎是惋惜的口氣。『今天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能夠逼你了，最後一次，如果逼你還有什麼意義的話。你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責任，湯姆士。你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湯姆士抬起眼睛望她。一個偉大的作家——他來就是爲要聽這句話的。她一定覺察到他的來意。她在鼓舞他——一面鼓舞，一面提出新的要求來。

『我祇能夠寫我見到的眞理，』他給自己辯護。

『眞理——如你在論文裏所說的嗎？你那樣計算我們民主臉上的瘢痕，而且堅說這些是毒瘤，就是這個眞理嗎？人祇有兩種，一種跟我們一樣，另外一種是要把我們的所有拿走。你覺得無家可歸，是因爲你出賣了我們——』

她聳聳肩膀。

『我出賣了你們……』他靜靜地說。

『我的意思是客觀地說來——』

『是一個背叛者……』

『對的。』

他坐着不作聲。維爾勒先前也責備他背叛國家。也許他們兩個人都有理由，客觀地說來。可是如果他們都有理由的話，這件事情他就整個兒不想管了。

『維拉絲達碰上什麼事兒，你可有所聞呢？』他問。

『維拉絲達……！』她把他的問題擱開。『外面，我們的世界正在失火——然而你還要維拉絲達。到外面去，站在你自己的一邊，打仗去！』

他看見她臉上的紅斑都顯出來。

『現在還不遲，』她緊接着說。『那本論文還沒有印出來，你還能夠說話！忘掉維拉絲達，忘掉凱蒂，忘掉你一切精神上的負擔。在那邊正在揭曉的事件裏面，你有你的一份事情要做，一份重大的事情，也許是有決定性的事情。』

他覺得她一雙眼睛就像錐子一樣望着他，兩隻手緊抓着他的肩膀。

『我可以打電話給杜萊沙爾，告訴他你要在報紙上發表一篇呼籲書——』

她看出他的臉色變了。

『哦，你不要愁。要是事情不妙，我會幫你脫身的。你可以跟我走。』

她在他旁邊坐下。他聞到她的香水味，覺到她身上的溫熱。

「你跟我……」她說，「我會使你生活得美滿，興奮……試想我們兩個人將多麼合得來。你可以創造……」

她心裏又起了第二種想法。

「而且如果你還關心你的國家的話，你幫助它最好的方法便是照你從前那樣去做。你可以再度做你的發言人，等到你下一次回來時……」

她一直講下去。壁劃着他的整個前途。他忽然明白到誰要贏得這一仗了，他也明白，祇要他越過國界，就再沒有回來的可能。他看到十年後的自己，仍舊追隨着一個年老的愛琳娜，如他過去那樣一個有潛伏性的賣國賊，完全受她的約束，在美國那些愚昧的小城市裏，向些愚昧的婦女俱樂部的人，作些愚昧的演說。

「怎麼樣？」她說。「你爲什麼不答話？」

「你把維拉絲達怎麼樣了？」

她從他身邊移開去，尖刻地問，「你難道祇有這句話要問嗎？」

「對的。」

「我們現在就再見罷，湯姆士。我大約不會在布拉格再待多久。」

「維拉絲達呢！」他堅持這句話。

『你去找她呀，』她說，『眞是笑話！不過這跟你的爲人和你過去的所作所爲都非常合得攏。湯姆士．班達，一個心思不定的人，追一個性別不明的女子！』

她看見他臉上失了色。她看見他的臉色慢慢由迷惑逐漸轉爲領會，再由領會轉爲震驚。她把大衣和帽子遞給他，給他開了門。

他回到旅館，爬上那張有消毒劑氣味的陷下去的床。他想睡。人打着寒戰，就像發寒熱似的。他非睡覺不可，但是睡不着。

這是胡說。祇有愛琳娜這種頭腦才能揑造出這種惡毒無聊的胡話。這是胡說，他一再跟自己說，就好像這些單調的字眼能使他入睡似的。這是胡說——祇是這胡說卻有魔鬼自己的邏輯，它能回答他頭腦裏一直拒絕回答的一些問題。

他在床上翻來覆去。一部過路汽車的燈光在天花板上映出一閃而過的鬼怪圖案。從沒有一個女子像維拉絲達這樣被人追求過，從沒有一個男子像他貢獻自己這樣多，這樣慷慨；從沒有男子像他這樣忘我，這樣有耐性，這樣體貼忠誠；從沒有一個女子像她那樣可以深深知道有人是多麼少不了她，而且她又多麼能夠給人力量，多麼引起人的愛慕——然而維拉絲達眼睛能夠看見的祇有佩德一個人。

他把頭埋在熱枕頭裏。這是胡說！他對於人類的品質並不是沒有常識，沒有感覺，沒有情感的。維拉絲達是無疵可摘。一個人決不能夠同時是好人又是壞人，決不能夠隱藏着這種心病，同時又像一本攤開的書那樣坦然。難不成她能夠嗎？

隔壁房間裏的床墊吱吱響着。一處教堂傳來冗長的鐘聲，暖氣管裏的水蒸氣瘋狂地鬧着。

她能夠嗎？還是胡說……

他起身時跟上床時一樣的沮喪。身上的肌肉發痠，灰色的、陰沉的早晨壓着他的胸口就像噩夢一般。又是一天的尋訪工作開始。他得一直訪求到找到她爲止，或者把自己拖垮爲止。爲了履行自己的責任，他只好穿上衣服。他沒精打采地吃完東西。兩隻腳走在人行道上就像帶回監獄的犯人那樣拖着。他命令自己兩隻腿載着自己向前走。他強迫着自己的眼皮睜開，強迫自己發紅的眼睛到處張望。他的舌頭又厚又乾，帶有自己胃裏的苦味，他的臉陷下去，變得麻木不仁了，兩隻手插在大衣口袋裏就像不是自己的手一樣。

他的尋訪，以及指導他的思想，都已經沒有什麼計劃可言。他祇顧向前走去；跌跌撞撞地跟在人羣後面，張望每個人的臉，竭力想在微弱的晨曦中辨別出人臉的輪廓來。一陣溼雪開始落下來，把一切都罩暗了。人從各方面集攏來，向一個方向走去，拖拖拉拉走得很慢。在各個候車站上結成黑壓壓的一羣，等待迂緩行來的電車。工廠卡車把人們滿載而來，車輪在新落的雪上走得聲音很輕。省城的曲折街巷就像喃喃低語的地道，東一處西一處可以聽得見孩子驚嚇的哭聲。

他從毀容的房屋的陰影裏走了出來；舊城廣場那一片空闊土地上的亮光使他一時睜不開眼睛。殘破的舊城市政廳露出大牙狀的牆頂；胡恩教堂的鐘塔，和那些附屬的小尖塔刺入迷濛的雲層；約翰·胡斯的龐大銅像舉起、雙手，又像在祝福，又像在警告，在這一切下面是一片人臉的海洋，望去寂然不動，然而卻有它自己的動作，起伏着，蕩漾着。

他認爲維拉絲達一定在這裏面——非常近，然而可望而不可及，這使他心裏又急又沮喪。他身後的人都在擠他，就這樣把他擠進廣場。他沒法動彈，他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物體的一部分，一個細胞，一粒灰塵，已經沒有個別的意志或者力量了。他祇有屈服；一經屈服，他覺得自己緊張的神經漸漸鬆了下來，開始有了新的感覺——他的眼睛變成千萬人的眼睛，他的心臟跟千萬人的心臟一起跳動，他的腳跟他們一起踏着步子，他的呼吸成爲這全體人羣裏面升起的稀薄空氣的一部分了。

擴音機響起來。一個白髮如銀的老者站上演說台。手裏有一樣東西在閃鑠——他在揮動着自己的夾鼻眼鏡。

「昨天辭職的那幾個部長，」斯丹尼克說，「過去是政府裏的一個反動集團。多少個月來，他們都在阻撓政府綱領裏所有建設工作的實施，而這些綱領是所有政黨都宣誓遵守過的……」

「把他們趕掉！」大夥兒喊。

湯姆士扭轉頭望。他看見工會的旗幟，共產黨金紅兩色的旗子，和匆促寫上標語的白長旛。

「他們破壞憲法！」斯丹尼克的聲音又響起來。「他們要阻撓我們的國民社會保險，我們的土

地改革，我們的國有制，我們的兩年計劃！他們要分裂人民，要破壞國民陣線，破壞政府．．」

「把他們趕掉！」大夥兒又喊起來，四面八方都喊，此應彼和，憤怒着，威脅着。「賣國賊！」

老頭兒揮手叫大家靜下來。「他們辭職了！」他的尖嗓子被擴音機完全傳出來。「這是他們對自己的宣判！這個國家的人民，像一個人一樣起來保衛他們的民主，他們的自由——」

「自由萬歲！」廣場上怒吼着。

「人民要求接受他們的辭職，叫這些陰謀破壞人民民主的人滾蛋！」

「打倒賣國賊！」一個聲音喊，別的人也跟着喊　喊聲起落個不停。旗幟揮舞着，大片的雪花緩緩落下來

「打倒賣國賊！」湯姆士發現自己也喊出來。

第十三章

這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安東·屈林卡牧師選了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第二節的經文：我雖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心，使我能夠移得了山，然而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

他選擇這一段的理由是因爲他心裏非常煩惱。他跟那些人講道，而且相識了這麼多年，現在他們卻自命懂得世界的大勢，自命能預見自己的前途來了；奧秘對於他們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堅決相信自己移得了山——可是他耽心在移山的過程中，許多他喜歡的東西，和他認爲少不了的東西，那些既成秩序的根深蒂固部份，將要在這場地震中埋在揚起的漂石下面了。

他一點辦法沒有，一切辦法祇能造成人家對他的惡感，所以祇好乞靈於他這些人的基督教品德，企圖在他們心中種下博愛的種籽來阻止他們粗暴的手，因爲一個相信博愛的人在同類相殘時是有顧忌的。

他一生經歷過多少滄桑啊！一個王朝完結了，兩次革命，戰爭，還有淪陷，可是這一次好像更加像一場洪禍，更加駭人，因爲變故不是從外面來的。這是禍起蕭牆，然而他卻無能爲力。

所以他就站在佈道台上，兩隻手攤開，聲音顫抖着。『博愛！』他說，『哪個人敢誇口他沒有犯罪呢？哪個敢扔第一塊石子？……哪個敢為了要抵償從罪惡的記錄而犯無數新的罪惡？我們一定要饒恕——要彼此相愛……』

約瑟夫跟麗達和佩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牧師的話就像暖雨一樣落在他乾旱的心田上，平息了他那恐懼的火燄。約瑟夫深深感激；他非常需要博愛和饒恕，他希望這次佈道對於尼林卡的教民能有些影響。

他抄着雙手，望着自己大骨架的手指。等到一個人要倚靠上帝，倚靠牧師的辯才找安慰時，也就可憐得很了……在杜萊沙爾和其他的人辭職發表後的第一個二十四小時內，約瑟夫滿懷希望和興奮；他跟麗達開玩笑，笑她發神經，要那樣急急準備行裝；他給維吉利廠設計了一個新的漂亮的廣告小册子；跟佩德打了五局乒乓球，星期五晚上還吃得酩酊大醉，唱了許多捷克文和英文的戰時歌曲。倒上床時，嘴裏嘰咕着他要回布拉格，踢候杜萊沙爾差遣。

他覺得自己能夠猜出杜萊沙爾的進度表；可是第一個二十四小時過去了，局勢仍沒有按照這個進度表發展。布拉格的舊城廣場上工人示威之後，應當繼之以一個更加雄壯的反示威，繼之以一個橫掃全國的巨浪。沒有一點兒動靜。商人、實業界、有房地產的人，開麵包房、開肉店、開鞋店的人，持有股票的人，——所有杜萊沙爾的黨所倚賴的那些自給自足的小市民——雖則他們的自給自足就要一掃而光，可是仍待在家裏，躲在緊閉的窗帘後面，就像失去知覺一樣。公安部隊，原來應該起

來反對內政部長的殘酷統治的，卻一點沒有動靜，陸軍裏面的那些將校 多數過去在言論裏表示有反共傾向的，始終沉默着，在公共場所裏就沒有看見一個帶領着十個人的中尉來把執行社會主義的人趕出去，謠傳有兩個上尉曾經企圖佔領布拉格電台的播音室，可是電台仍舊不慌不忙地繼續做着報告，非常安詳，非常堅定。

到了星期六晚上，約瑟夫的全部希望都完了。他雖說心緒不佳，頭腦總還算清楚；他看出局勢已經完全變了。杜萊沙爾和他的同僚辭職，目的並不是放棄政權，而是爲了重新全部掌握政權。可是這個尾巴政府，顯然受到多數的工人和工會的支持，把他們的辭職卻認了眞——你們辭職了嗎？很好！現在就滾開罷！那些渾蛋的工人在國內到處都這樣要求，祇有他們出來鬭爭，他們正在成立行動委員會，他們採取的措施就像杜萊沙爾所有的黨徒都辭了職似的。不但如此，他們開始把任何他們不中意或者不信任的人撤換了。現在唯一能阻止暴動的力量就是那柔弱無能的小總統；他不肯接受這些部長的辭職，而且到鄉下別墅去休養了。可是這樣不瞅不睬又能維持多久呢？

「讓我們來祈禱……」屈林卡牧師說。

約瑟夫低下他倔強的頭。他所禱主在這場橫逆中給他慈悲，保護他不受到敵人的迫害；他虔誠地懇求上帝過去指點他留在羅徐渡克，使他沒有牽連到這場是非裏，他許下願心，自己將永遠謙卑，放棄一切野心，祇要上帝以他無限的智慧，認爲應當使杜萊沙爾和杜欽斯基絕口不提及一切有關他這挫敗的、懺悔的僕人約瑟夫・班達的事。

『亞門！』屈林卡牧師喊。

約瑟夫覺得自己的罪行洗淨了。他離開教堂，走到城中廣場的時候，頭昂得高高的。他把自己的問題跟一個更高的力量坦坦白白談過了，他相信他跟這個力量相當的遷就，使它會站在自己這方面來。

許多人出了教堂就直接上市政廳來。這些信徒到達時，大廳裏已經擠滿了人。這是一次緊急會議，通知是頭一天夜裏發出的。連旗子和長幡都來不及準備；天花板上的光樑木，刷了白粉的牆壁，強烈地襯出從講台到後排的那許多緊張的臉。

在卡雷爾眼中這些都是熟臉，在他看來這些臉上透露的怒氣有一種使人高興的地方；在布亨瓦爾特解放的那一天，關在監獄裏的人把監獄接收過來，而看守監獄的人反而做了階下囚，他看到的也就是這種憤怒。這跟大選同樂會上的歡樂氣氛固然很不同；跟漢姆爾敞失火之後，大家幾乎要向約瑟夫動武時的那種無管束的憤怒也不同。好像這些男人和女人都已經成熟了似的；因爲單純的人要能夠在遠在布拉格的政府危機中，看出對於他們全體的威脅來，一定非相當成熟不可。

他的眼睛向一排排坐滿的人掃視過去。他知道哪個有胃病，哪個肺部有黑點，哪個快要死了，哪個正要給世界添個新生命。他曾經在明亮的白天跟他們在一起，手在玻璃吹工生了白內障的睛子前搖動着；他也曾在晚上跟他們在一起，烤着熊熊的爐火 爐子上山徐沸着一盆熱水，煮着醫療器

械。然而，今天，他們在他眼中就像是新人一樣，

克拉伐特在講話。板着長馬臉，聲音堅決。他把在首都發生的事情總述了一遍，說明什麼力量在起着作用，他指出目前的危險在哪裏，他號召大家當機立斷，決定自己站在哪一方面。

我現在站在哪一方面來瞧問題，卡雷爾想。他在政治分析上並非專家，並非權威。這些人也不是。事情的發展如何祇得讓那些專門人才揣摩去，可是他從自己家庭的分裂、從控制班達敏的鬭爭中，卻早已看出就要有衝突到來。布拉格十二位部長辭職的消息傳來，約瑟夫辭去國營廠長的事現在更加看得清楚了。他的神經過分緊張的原因也更加看得清楚了。巴辛尼之所以拒絕出版湯姆士的書，在這裏也得到解釋；一切的一切，從凱蒂的鬱鬱不樂，到佩德對維拉絲達的偶像崇拜，都可以在目前正在公開爆發的這場雄偉鬭爭中找出它的根源。忽然間，他對這些人的憤怒了解了——不是作爲一個政治現象去了解，而是作爲一種非常合乎人性的事情去了解。他們，也是各各不同地受到這場鬭爭的感染。桿狀細菌怎樣侵入胃部和肺部，生和死是以怎樣的形態發生的，陽光下睜不開的眼睛，夜間的急診，家族的關係和氣質，吃的什麼食物，晚餐桌上談的什麼話，睡的床，牆壁上掛的畫——沒有一件是孤立的，或者可以認爲站在這個鬭爭之外的。可是他要人家的胃部和肺部保持健康，他要人們的眼睛保持光明，他要家家團聚，要人人的精神正常，好履行自己的責任；桌上有肉，談話中不夾有仇恨，乾淨舒適的床鋪和住宅。室內掛的梵訶㊀的向日葵，而不掛那些廉價的印金

㊀ 梵訶，一八五三——一八九〇，荷蘭後期印象派畫家。

的聖徒之流——他要這場鬥爭結束；他要清醒的頭腦和有意義的工作，和某種程度的幸福，為自己，也為別人。

『所以我提議，』克拉伐特說着，『我們羅得漠克也應當像別的城市一樣，推選一個行動委員會，來保護人民的財產和我們的民主制度。這個委員會應當包括各黨各派的代表，甚至於無黨派的人。它應當包括我們熟悉的人，包括從工作上和他們的社會地位上證明他們能夠保衛人民的利益的人，能夠排除那些向我們的成就發動掠奪性攻擊的頑固保壘。』

卡雷爾聽着大家的掌聲。掌聲有力而均勻，但是也很呆板，克拉伐特來個短短的手勢打斷大家，掌聲立刻就停止。

『現在有工作要做，』克拉伐特說，『沒有時間蹉跎。就請大家提名！』

有人提克拉伐特，和維特斯拉大·捷爾尼，就是那個從前投約瑟夫·班達選舉票的小組長。接着有人叫，『卡雷爾·班達爾生！』

卡雷爾本來就存心擁護行動委員會，並且執行它的決議。這件事情雖則性質不同，卻很像大家那時準備自衛，以抵抗納粹的情景，一個新政權從人民中湧現出來，任何一個人祇要是站在人民這邊的，都得擁護它。可是他沒有想到他們會要他也參加到這個新政權裏來。他是不是願意接受命令，而且願意幫助決定應當發出什麼命令呢？

『我們全都認識卡雷爾·班達！』他聽見克拉伐特說。『他曾經在地下組織中跟我們一同奮

歸，他進過集中營，他在突擊隊裏跟我們並肩工作過，作為我們的同志，他曾經擔負起一個迫切需要的職務。我們在見解上容或有過分歧——可是今天他來了，跟我們在一起。怎麼樣，卡雷爾——你接受嗎？即使我們下面採取的措施也許使你個人很不好受，你也接受嗎？」

克拉伐特狠瞪四周的皺紋一點看不出往常的幽默。克拉伐特講得非常入情入理，他敞開大門，如果你要退出，決不使你為難。也許，他也怕卡雷爾太懦弱了，擔任不了委員會的事情。

卡雷爾覺得大家都轉過頭來望他，他感覺到他們的企盼。當他猶疑不決時，他看出企盼轉為懷疑和惱恨。

「我接受，」他說。

手舉起來。全場一致通過。

卡雷爾把自己晚餐的幾隻盤子疊在一起。委員會花了整整一個下午討論布拉格事件對於羅得得克局勢的具體影響。討論的過程並不愉快，也不順利，哪些步驟應當先採取，哪些可以遲一下，哪些人可以信賴，哪些人，至少在目前，不應當讓他們再掌握重要的職位，這些問題都引起不同的看法和意氣之爭。不過對於把約瑟夫‧班進怎麼辦的問題卻一點沒有爭論；對於克拉伐特簡括明瞭的建議，大家祇回答一聲堅決的「好的」。卡雷爾的「好的」也跟別人一樣清晰，這一聲並且使他冷靜下來。這以後，他對於大家熱烈討論的那些建議沒有發表一點意見——像成立臨時政府，行使新

權力之類的必要措施使他的神經忽然感覺吃不消，而且充滿許多繁瑣的細節。

等到委員會把一切政策決定之後，他就回家去。他竭力不往那些問題上想，但是腦子裏仍舊想着那些問題，就像一隻肥大的綠蒼蠅繞着一堆糞在那裏呼呼轉。雖則他嘴裏說了『好的！』心裏仍舊覺得這裏的決定和他有些不相干，就像近幾個月來其他許多決定一樣。這裏有一種他控制不了的動力，比他自己的力量大得多。倘若它能夠停一停，讓他息一下，讓他有個機會追上，那就好了！

一個人倚靠自己祇能倚靠一個時候。他已經到了需要凱蒂的時候了。所以當門鈴的聲音侵入他半明昧的思緒時，當他隔門看見凱蒂站在門口時，他一點也不覺得詫異。

『我剛才正在想你，』他說，說時抓着她的手，領她進自己的屋子裏來。

『你想我嗎？』她問，口氣顯出特別輕快。

『天哪！』他說，『什麼事啊？』她穿了一件領子開得很低，前胸開成V字形的緊繃繃的衣服；臉上搽了胭脂，眼皮上塗得青青的，睫毛上了油膏，不過頭髮雖則梳得很考究，仍舊顯不出光澤。這套打扮就像在不能自持的辛苦上加上一層油漆。

『湯姆士去了我，』她說『所以我來了。』

她病了，他心裏想，簡直想伸手按她的脈，可是抑制住自己。她病了……他皺着眉頭。這事他等了多久了，等她到他這裏來，等這次消息：湯姆士去了我——這一來，班達爾生就好拿出他的藥片來！

『他假裝上布拉格問維爾勃關於論文的事情；可是實在是找維拉絲達去的……』她倒進大椅子裏，一雙發燒的眼睛望着他。『我再沒有主意了。我已經走到末路了。』

他才預備講話，可是她大笑起來，『難道我應當在頸頭上掛一個鈴子，自己喊不潔麼？我的丈夫丟掉我，你也避開我——』她站起來。『你告訴我，卡雷爾——我並不醜陋，對不對？我又年青，又健康。我是一個人家會喜歡的女子，你說是不是？』她開始在屋內走來走去，緩緩轉動着。『我會燒飯、縫紉、管家。我講話並不比任何人沒見識。我的身體也長得豐滿……』

他現在只差把她抱上床了。『凱蒂，』他說，『你知道我認為你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可愛的女子。』

『我知道。』她又倒在椅子上，低着頭。兩肩抽搐着。

『而且你也知道，』他又說下去，『跟你分開，日子就過得意想不到的那樣長。』

她柔順地點點頭。

『我要你，凱蒂。那一天，在你家裏　　』他把話打斷。

『我現在自由了，』她說。

『是嗎？』

他撫摸着她的頭髮。他非常愛她。他並且用最明白的辭句跟自己說，就因為他非常愛她，就因為他非常需要她，所以跟湯姆士一定要一刀兩斷；不能帶膿帶血，不能牽牽連連，要有極高明的縫線

手術，就是碰到非人忍受的痛苦，也祇得忍。

「湯姆士會回來的，」他說。「那時怎麼辦？」

她滿面淚痕抬起頭來。他替她把臉上隨着淚水淌下來的油脂痕跡揩掉。「對的，」她說，「他也許會回來。我今天從麗達那裏才弄清楚維拉絲達是怎麼一回事。她是個同性愛者。」

卡雷爾一動不動地站着。他想到那天晚上維拉絲達和佩德和湯姆士上他屋裏來的情景。想到那枚銀雞心，裏面藏了一塊嚼過的麵包，已經變得像石頭一樣硬了。不穿道袍的女修士啊，他心裏想。

凱蒂自己好像也不大信得過似的，她說，「麗達告訴我，是愛琳娜·辛帕生發現的……」

這些見識淺陋的小城市居民，真是蠢得無底，蠢得可恨！那麼他們施諸於佩德的，一定是把她所愛，所能得到安慰的那個人趕走了！……「這話你相信嗎，凱蒂？」他問。

「我不知道，」她說。「我不知道什麼話該相信——任何事情都不知道。」

看見她這樣心煩意亂使他感覺到錐心的難受。倘若她相信麗達和愛琳娜的看法是對的，她就得肯定湯姆士會回到她身邊來，並且變得比平時更加潦倒，更加沒有用。這樣她將處在什麼地位？她肯不肯跟湯姆士說：現在是你了解真相的時候了，我一直做你和世界之間的緩衝者，現在我已經膩味了——她能不能跟他說這一套呢？

「恐怕，」他說，「麗達根本就不曉得同性愛是怎麼一回事，在什麼情形下發生，有些什麼徵

象。當然，愛琳娜經驗足——不過她在性的問題上跟她在政治上的見解該是一樣的一知半解。」

「那麼，你以為——湯姆士——和維拉絲達可能……」她停住不說。後來堅決地說下去，「我要他快樂。沒有其他的意思。」

他沒有回答。也許最好事情就由它這樣，不必把他知道的、他能夠診斷出或者猜測到的列舉給她看。

「我以前愛湯姆士就像一個人愛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一樣，」她慘然一笑。「我還得學點乖。這樣不是健全的生活。可是你——祇要你不怕麻煩，願意帶着我走，我就可以蹤做一團，躲在你的背心口袋裏。」

這時候的誘惑比她在他面前搔首弄姿還要大得多。他祇要說一聲行，就成了。

可是他說不行。這個打擊壓在他肩上就像辛巴德故事裏那個老頭兒，又重又叫人透不過氣來㊀。他忍受着——不是為的湯姆士——這樣說已經說不通了——而是為的凱蒂和他自己的幸福；可恨是他對自己僅剩的那一點道德觀念還擺脫不掉，所以也許也仍舊忍受着。

「倘若湯姆士一旦找到維拉絲達，」他斷然說，「他就會鎩羽而歸。他回來就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指望的人。」

㊀ 辛巴德的故事見天方夜譚，他背負一個殘廢的老人，背他上路，老人卻緊緊扼着他的頸子，強制辛巴德聽從自己的意志。

或者不回來，他又跟自己說，那樣我們就會在停屍處找到他。

過了一會，她說，『可是你對我說過維拉絲達並不是——』

『凱蒂！你、我、維拉絲達、湯姆士、甚至魏達和約瑟夫——我們全都會在這場戰爭中受過創傷。我們每一個人受的創傷都不同，可都是從同一個醜惡的火燄得來的。它毀掉你的婚姻。維拉絲達被它毀掉的也許可能由歲月彌補起來，或者由一個合式的男人彌補起來。湯姆士可不是這種合式的男人。』

『對的，』她說，『我懂得的。我不應當放他一個人到布拉格去，我應當陪他去。』

整個的局面就是這樣，使人啼笑皆非。這裏一定要開一刀，而且要開得乾乾淨淨，可是他站在開刀桌子前面，不知道從哪裏着手。不管他從哪裏着手，結果總是使他跟凱蒂今後的一生蒙着罪惡的感覺。假如有什麼法子能抓着湯姆士，一把揪着他的領子，逼牢着他長成一個大人，不許他利用他的弱點作為吮吸凱蒂的血液的杯子，那不就好了！

她看看手錶。『我們還來得及坐晚車上布拉格去。我們可以找到湯姆士，帶他回來，使他恢復正常，然後——』

『你就自由了。』他替她說掉……滿知道湯姆士幾時能夠恢復正常，誰也沒有把握。

『我求求你跟我一起去，』她催他。

『這件事我極其煩厭。』他的聲音有點不悅。

『你不是生我的氣吧？這事我一個人做不了。我一個人對付不了他。』

他摸摸自己的前額。晚車一定祇有一半坐滿。他們很可能佔據一個車廂。『我被推選在行動委員會裏，』他說。『我得待在這兒。』

她臉上的胭脂使她的臉看上去像個面具。

克拉伐特滿能够掌握得了羅得涅克的局勢，他跟自己辯論着……『你有你的責任，凱蒂。我有我的責任。你倘若現在要去的話，你祇有一個人去。』

面具軟了下來，臉好像在縮小。

時間這樣晚了，很可能他們找不到湯姆士。那時他們就得住一家旅館，整個晚上兩個人在一起……『在委員會裏倒沒有關係，』他說。『只是委員會明天還有事情要做。』

『卡雷爾，你倘若還愛我的話——』

『你一定要相信我，』他央求着。『這一次，凱蒂，你一定要相信我。』

這不祇是一個考驗：這是在權衡他們整個的前途，他和她兩個人的前途。倘若她對他不信任的話，從班達這一家的舊生活裏就沒有一點東西值得拯救出來的了。

她的手指摸着椅子扶手上面的小花巾。後來眼睛找上他的眼睛，她說，『我等好了。』

在外表上，羅得涅克的星期一早晨看上去就像平常任何一個星期的開始一樣。那些玻璃工人，

在沙沙作響的雪地上跋涉一段黑路之後，就在五點正開始他們熔爐旁邊或者磨輪旁邊的日常工作，就跟平素一樣。也許比往日稍微緊張一點，清晨的那種簡慢的情形不是那樣顯著，有幾個人昨天被推選在行動委員會裏的，今天沒有來，有人問了幾句關於他們的話。可是半小時後，紛亂就停止了，大家全都一心一意爲工作揮着汗水，賺起麵包來了。

天一亮，林貝克州的報紙就送來了。那邊一定發生了什麽變化，因爲有一份報紙在上星期六還大聲疾呼支持杜萊沙爾的立場的，今天對辭職事件卻一字不提，非常之觸目。卡雷爾在班達廠的警衞室裏，讀着新聞。各工廠的廠委會星期天在布拉格開了一個會，通過一次決議，要求把所有五十個工人以上的企業都收歸國有。決議裏說，私營企業已經成爲經濟和政治陰謀的養育所，並且在這種農作物歉收和普遍貧困的時候，吞噬着優厚的利潤。報上報導總工會號召在星期二中午舉行一小時的總罷工。他們在加勁了，卡雷爾心裏說；倘若罷工示威做得聲勢浩大的話，也許會說服總統接受十二位部長的辭職，結束這種法律上的僵局。報紙另外還有許多零星的消息，報導在林貝克州和在州裏的各種社團都陸續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可是很少提到這些委員會做了什麽事，大家對它們的反應如何，以及有些什麽成就。

他嘆口氣，把報紙摺起，塞在自己口袋裏，走到門口，預備把下面一個病人叫進來。可是約瑟夫從前的女秘書，那個胸部平坦的臃腫的女子卻從門外把門打開了。

「克拉伐特先生問，」她急促地說，並不望着卡雷爾，「你能不能上他的辦公室裏去一趟。」卡

雷爾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她已經一溜烟跑了。

『對不起，』他向走道裏兩個等待着的病人說。『這好像是急事。你們得等我回來再看病了。』他脫下白外衣，扔在椅背上。穿上外掛，伸手去取大衣和帽子——又停下來。他不得不坐下來。一面搖頭，一面向後靠着，閉着眼睛。在他眼皮的內面，金紅色的圈圈迅速旋轉着；呼吸變得短促；兩手冰凉。昨晚把凱蒂送回家之後，他有整整一晚和一個早晨把這事情想過；他決定不想到這件事上去；可是現在要他去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時，他這原來已經復元並且可以聽候使喚的心臟，卻找上他的麻煩了。

等到呼吸稍微舒暢，那些顏色鮮明的旋轉的圈圈變成複雜既亂的暗淡圖案時，他才睜開眼睛，吃力地站起來。他給自己倒了一杯水，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然後離開診療室，一步一步踏實地走到克拉伐特的辦公室。

辦公室還是和約瑟夫在的時候一樣，祇是牆上的彼得·斑達的大肖像換了一塊釘滿方格子的木板，上面塗了些綠色和橘黃色的直柱子，表明班達廠生產和銷貨的情況。克拉伐特穿着長筒靴，和一件穿得很舊的皮上褂，頭上一頂藍便帽，帽沿都折斷了，身子正倚在從前是約瑟夫的辦公桌上；圍繞着他的多數是委員會的委員。『早呀，卡雷爾！』他說，『進來！』

那種興冲冲的聲調顯得不大真實。當克拉伐特從人羣中走出來，到了他面前，抓着他的胳臂時，卡雷爾看出他皺着眉頭。『你用不着來，』克拉伐特低聲說。『這對誰都沒有好處，而且不必要，

沒有你我們也一樣對付得了——」

卡雷爾大聲回答，「我記得我告訴過你——我要末從頭到尾參加這件事，要末就一點不管。隨你的便。」

克拉伐特聳聳肩膀，兩隻有力而多毛的手用大拇指鈎着腰帶。「好的！那麼我們都去罷。」

委員會的人結隊走出辦公室。大家穿過工廠的院子，在印着車轍的地上跌跌撞撞走着，在冰上滑着。太陽在聖彼得山和聖安娜山之間的空地上慢慢昇起，把微弱的光線射上一堆廢棄的雙層玻璃瓶上。裏層的粉紅色和淡青色透過外層的白玻璃映出來；瓶堆上面的薄雪在這人類的創造物上添上它本身的燦爛光彩。在那安靜而寒冷的空氣中，那些人一個個黑色的明顯的身形就像刻劃出來的一樣，零零落落走成一串，上了蘇士佳河上面的橋，也不向右望望沿河那一排升起輕煙的小房子，也不向左望望在許多冰塊之間的迂迴曲折的黑暗的細流，他們只是向城中走去。祇在有些人脚跟立不穩，從上坡的路上滑下來時，會聽見一聲短短的「天啊」或者「他媽的」的呼聲，算是打破這一片沉寂。

路變直了，就在這兒聳立着一座老式的三層樓的房屋，黑色的板鋪的屋頂，在二層樓當中窗子下面掛了一塊金字招牌：維吉利琢花玻璃廠。從鋪上拉下一根繩子，上頭繫了一個銅柄。克拉伐特走到門廊裏，拉一拉銅柄。鐘聲輕微地叮噹響了幾聲。

並沒有人立刻來開門。克拉伐特按一按門鈕，門很容易就開了，一條又冷又暗的過道在他們面

嗣張着嘴，磚地上是亂七八糟的腳印。克拉伐特把脚在門檻裏面溼漉漉的脚毯上徹底擦乾淨；其餘的人也照樣做了，卡雷爾是走在最後面的一個，大夥兒終於摸到走道的盡頭，這裏又是一扇門，可以聽見裏面打字的聲音。

他們進了龐達辦公室的外間。打字的女子把手從字鍵上拿下來。那些人走過她的面前，到了那扇寫着非請莫入的門口。克拉伐特敲敲門。

『進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叫着。

卡雷爾並沒有聽出這是約瑟夫的聲音。約瑟夫背對着那座凸肚子的火爐立着，一張闊臉皺成和藹的笑容，手插在褲袋裏。龐達坐在自己的寫字檯後面，可是檯子上面空無一物，顯見得兩個人今天早上都沒有做什麼事，他們一直在等着

『克拉伐特先生！』約瑟夫說，『卡雷爾！還有你們，諸位先生！早呀！』

委員會的人都已除下帽子，擠進門來。

『對不起，這樣一大羣人闖進來 我們可沒有那麼多的椅子請你們坐，』約瑟夫說。他的聲音很厭倦，可是顯然決意要把這件事漂漂亮亮對付過去。

『你們早，班達先生，班達太太，』克拉伐特說。『我們可以站着。我們不會花你們多大時間。』

『我可以叫人拿些板凳來，』龐達建議。

『謝謝你，太太，不需要。』

她一張灰色臉朝着卡雷爾，眼睛盯着他望。臉上的骨架都顯了出來；眼睛、太陽穴、兩頰就像一座老礦穴頂邊的土一樣陷了下去。卡雷爾深深感覺到這張臉的悲劇。他對她從來就沒有過多大好感；她太喜歡抓錢，太自私，太愛擺架子。可是她眼前要遭遇到的事在她是不是罪有應得呢？

『你們要什麼？』約瑟夫惡狠狠說。『痛快了當地說罷。』

『可以，』克拉伐特說。他已經解開皮外套，向前邁進幾步，到了屋子中間。『我的朋友們和我被羅得涅克的人民推選出來成立一個行動委員會，來保護人民的財產，並且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護我們的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的兄弟卡雷爾也是嗎？』約瑟夫問。

『卡雷爾·班達醫生是行動委員會的委員，』克拉伐特證實他的話。

『原來如此！』約瑟夫說。『我還以爲你們把醫生帶來是以防萬一的呢。』

克拉伐特搔搔頭。『坦白的說，班達先生，我不希望我們會需要醫藥的協助。』

約瑟夫仍舊靠近火爐站着。他一定熱得很不舒服呢——卡雷爾心裏想——又弄不懂人在這樣時候怎麼會想起這類可笑的事情來。接着他看見約瑟夫腳下煤箱裏的大火棒。約瑟夫不會打算行兇吧……？

『我們把這事趕快辦掉罷！』克拉伐特身後一個人咕嚕着。『我們並不是整天都——』

『對了，』約瑟夫說，『把事情趕快辦掉。維普利並不是人民的財產，我和我的老婆也不是你

們所謂對人民民主共和國的一個威脅。」

克拉伐特望着他，緩緩地搖頭。「你錯啦，」他說，轉身向着妮達，「太太，請你把你的保險箱和卷宗的鑰匙交出來……從現在起，直到我們再接到指示爲止，維吉利琢北玻璃廠將是人民的財產。」約瑟夫的手從褲袋裏抽出來。兩隻手不由自主地捏成拳頭。「根據什麼權力，克拉伐特先生？」

「根據人民的權力，根據行動委員會的權力。」

「我倘若不承認這個權力呢？」

「不要傻，約瑟夫！」卡雷爾說。

「你別管我的事！」約瑟夫眼睛裏射出怒燄。他像牛一樣聳着雙肩，從火爐邊邁前幾步，和克拉伐特頂面立着。「我們有總統！我們有法庭！我們有國民議會，我而且是國民議會的議員！滾你媽的權力！」

有這麼幾秒鐘的功夫，沒有一個人開口。爐子裏的火噼剝作響，一塊燒完了的煤從爐格子裏掉下來，悶沉沉的拍搭一聲把卡雷爾嚇了一跳。

然後克拉伐特靜靜地說道：「班達先生，你對大局的變化一向認識得很慢。你的日子已經完了——你儘管向它大喊大叫吧。這不是關係個人的事。維吉利琢北玻璃廠並不是你的岳父創立的，是他僱用的那些玻璃磨工——像布拉娜那樣的人，你記得——用勞力和血汗創立的。我們不過是把原來屬於我們的東西拿了回來。你倘若要抗拒，我們還是一樣要拿，我們不想用武力，但是我

們能夠用。」

約瑟夫面如死灰。「你們已經把我的工廠拿走了。你們已經把我一切生活資源都拿走了……為什麼你們還要拿我剩下來的唯一的這個小加工廠呢？你難道要把我和我的一家人餓死嗎？否則是什麼意思？」

卡雷爾就像在給他哥哥檢查身體時一樣，重又看見他哥哥那赤裸的、戰慄的、恐懼得起疙瘩的皮膚。人民是這樣的衆多，這樣偉大，這樣有力量——他們爲什麼不大方一點，爲什麼一定要管到維普利廠這種小事呢？

「你們若把鑰匙交給我們，」克拉伐特說，「我們大家就都可以看看你的賬册，查查你的利潤，看看你怎樣把附近那些在家幹活的工人和小加工廠的人變做你們的轉包工者，搾取他們的血汗，這就看出你怎樣壟斷着這個地區的珠花企業——」

「強盜！」麗達喊。「壞蛋！豬玀！」她像一頭貓一樣敏捷，一蹦就到了離她最近的人面前——那是捷爾尼，班達廠的小組長——用拳頭捶他。

卡雷爾把麗達拉開，使勁抓着她的兩臂，可是她仍舊掙扎。牙關緊咬，滿嘴的唾沫，喘着氣，這時候她已經什麼體統都不顧了，所以力氣添了若干倍。她掙脫了一隻手。卡雷爾聽見她的指甲在他臉上抓的聲音，他感到一陣火辣的刺痛，溫熱的血從臉上流下來。

「猶大㊀！」她喊。「猶大！猶大！猶大！」

卡雷爾打她一個嘴巴。

她的身體倒了下來，剛好被卡雷爾一把接着，沒有讓她跌下去。

「鑰匙在這裏，」約瑟夫說。

㊀猶大是出賣耶穌的使徒，羅達以此罵卡雷爾。

第十四章

我們時代的悲劇是，我們這樣根深蒂固地生長在時代裏。我們排隊伍，可是並不是我們裏面的人自己排的，我們遵守法律，法律可也不是我們選出的人制定的，我們陷於矛盾，而矛盾卻不是我們引起的，我們是我們父親的兒子。我們誰也不比誰好些，誰也不比誰壞些，——這個跟那個一樣，都是有善心的人，然而都要依照他的家世、教養、遺傳、工作習慣以及環境所安排的一切行事。那麼剩給一個人的自由決定權是多麼的有限啊！

然而人人都會碰上一個非替自己決定的時候不可，就是當環境和客觀情況和法律相互抵消，天秤爲人類意志左右的時候。這也就是我們受審判的時候。捷克詩人奧託加爾・布里辛那曾經寫道，「我們將得審判的日子並不在將來，而是在宇宙底的持續的現在，每一個時辰都是一切時辰的法官，我們每一個人在人民的生活裏都是不得已的公理裁判者。」

等到那個時辰到來，我們就會突然變得赤裸裸一絲不掛。我們一切慣例、一切師友的聲音、一切我們同隊人前進的足聲都被消掉了。

這就是生命的頂點，死神也就躲在我們肩後……

火車在曠野裏停下來，就在布拉格郊外。在灰色的遠處，一個工廠的汽笛放起來，單調的聲音在火車輪子的聲音突然靜止的時候，聽去就像是一首輓歌。火車司機，把毛氈氈的皮領子拉了起來，漫不經意地沿着列車踱着。前面火車頭放出嘶嘶的水蒸氣，在黨黑的雪地上騰起白浪，雪地上還可以看得見去年壞收成留下來的稻根。

那個穿黑大衣，圍方格子圍巾的男子從進車廂時起就板着一副臉坐着，一句話不說，這時把窗子拉下來，伸出頭去，『喂，現在是什麼事情？又是你們罷工嗎，跟昨天一樣？』

『不是，先生！』外面的聲音回答。『不過是等路軌清出來。』

凱蒂打了一個寒噤。

『昨天，我們在這兒整整坐了五分鐘之久，』那個圍方格子圍巾的人解釋，拉拉圍巾。『同樣的地點。他們不應當侵犯到鐵路。人家要來往的，是不是？』

卡雷爾把窗子關上。

『對不起，』那人說，『你簡直不知道底下會碰到什麼，就是這樣。辭職、危機、罷工。在布拉格，街上到處是工人。公共房屋的外面，全是挽着臂膀的工人。什麼人都沒有，就只有工人。這個國

家要變成什麼樣子？」

火車發動了一下，隆隆開起來。

「也許這是個工人國家能？」卡雷爾問。

那人怒目看了他一眼，可是沒有回答。然後就打開報紙，埋頭看報。

兩人一同去查訪過去凱蒂聽見湯姆士提到過的幾家旅館。維諾赫拉第那家破落的晨光旅館是他們查訪的第三家。是的，湯姆士·班達先生的名字是登記了的，職員告訴他們，可是人出去了，並沒有留話說幾時回來。有沒有信要交給他呢？

「沒有，」凱蒂說。

職員漫步走回去，做起原先在做着的總賬來。凱蒂帶着又像沒奈何又像抱歉的笑轉向卡雷爾。他抓着她的胳臂，用力握着。「我們的事情已經做好一半了。我們已經知道他在哪兒。今天晚上他遲早要回來的。」

「可是今天晚上以前怎麼辦呢？」

「我們到城裏去看看，」卡雷爾說。從他跟凱蒂離開威爾遜車站的時候起，他一直就興致勃勃，一會兒談着他跟她共有的問題，一會兒談着布拉格動盪的局勢。「來吧，凱蒂！」他催促她。

一走出旅館，兩人就重又捲入街上的狂熱氣氛中。城中動亂不安。有些人聚集在報亭四周，有

些人聚集在要道口臨時裝起的擴音機下面。另外一些人好像隨着大衆，向凡类拉夫廣場漂去。多數的人，在白天這個時候和城中這個清靜的地段，平時都是看不見他們的：他們衣服都很樸素，襤褸的背上都現出貧困和勞苦工作的標記。這些人一定是從更遠的城郊工人區來的，然而走路的神氣卻是那樣從容自在，就好像這些大街是屬於他們的。

一個穿方格短大衣的人擦過卡雷爾和凱蒂身邊，向另外兩個同伴說，「還要有一次真正的總罷工呢。你們等着瞧罷。決不會是這種一小時之類的玩意兒。」

「不會，」他的同伴說，「決不會弄到這樣子。哥特瓦爾德現在正跟貝奈斯商談。他們能談些什麼呢？當然是一個新的政府啊——」

第三個人接口，「總統會批准辭職的。我敢說跟教堂裏喊『亞門』一樣有把握。我告訴你，事情已經完結，就差大聲喊出來罷了……」他們在人羣中消失了。

「還沒有完結呢，」卡雷爾說。他覺得心神不定，好像四周圍這些人的焦灼的情緒也感染了他似的。「羅得提克那邊事情進行得又快又順利，可不容易叫人領會到發生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凱蒂輕蔑地說。「你們帶一羣人衝進維普利琢花坡瑞廠，把工廠奪了過來，我可不知道你們這樣做對不對……」

他看看她：一頂皮帽歪戴着，帽沿下面一團團厚厚的栗紅色的頭髮，倔強地露在外面，形狀很美的肩頭，雖然穿着厚冬季大衣，還是遮掩不了那肩頸的線條；一雙手，又能幹又溫暖；這些他全都看

在眼裏。

「非如此不可！」他嚴峻地說。「而且這不單單是接收維吉利斂的事。這是革命。」

「假如現在湯姆士瞧見我們呢？」她問。

他弄不清她是同意他的看法，還祇是腦子忽然轉到自己的事情上去。他又握緊她的胳臂，好像這點壓力能使她在這兩個問題上都可以放心似的，又說，「湯姆士總要瞧見我們的。」

一部卡車，車座後面載滿了警察，開了過去。人行道上有人喊起來，「人民警察萬歲！」警察笑了，都招手回答。

「這麼多的人，」她說。「簡直怕人。真正的革命難道就是這個樣子麼？」

「一部分是！」他對她的懷疑仍有氣惱。後來才覺出她是要他指點。「那就像座冰山，」他告訴她，語氣溫和了一點。「它大部分都看不見的，可是仍舊在那兒，而且移動着。你一定得設法了解——我的種種理由，所有這些人的理由。一點用不着害怕。」

「跟你在一起時我一點不害怕，卡雷爾。可是當我是一個人時……」眼前的街道她幾得看不見了。「我要幸福，但是恐怕我沒有資格要求這麼多。」

從斯特拉司尼斯和席斯考夫開來的一部部電車，黑壓壓裝滿了人，從山上斜坡駛下來，尖嘶一聲停住。這些電車顯然要改道開往另一條路線去，許多乘客都擠了出來，繼續步行。

「你應該幸福，」卡雷爾說。

「那麽湯姆士呢？」

「湯姆士也應該。」

一羣工人從一條小街上扛着旗子列隊走出來。大家都放足嗓音唱着歌，與其說是挑戰性的，還不如說是揚揚得意的勝利之歌。有這麽半分鐘，凱蒂和他們並排走着，她的興頭引起來；她想看看旗幟上面寫些什麽。後來那些戴闊帽的婦女人和戴便帽的男人趕往前面去了。

「從考爾朋—但尼克工廠來的，」卡雷爾說，「可能是一隊自衞隊。他們連步槍都不屑拿了。」

「會不會有人開槍呢？」凱蒂問。

「我想不會。」

她好像對個人的危險並不怎樣在意，繼續向前走，「倘若湯姆士也應該幸福，我們兩個人怎麽辦？」

「我們一定要幫助他。」

「他還來得及嗎？」

「我想還來得及，凱蒂。我希望還來得及。」

「可是沒有把握，是嗎？」

「沒有，沒有把握。」

她把胳臂從他的胳臂裏抽出來。人羣正在從後面擁上，擠過他們，兩人被衝開了。

「卡雷爾！」她叫喚。

他趕上來緊貼在她身邊，抓着她。

「恐怕，」她的話不大像對他說的，倒像在自言自語，「有一天我要責備自己……」

下面傳來火車機車的鏗鏘聲和軋軋聲。煙從一條隧道裏升上來遮着卡雷爾的視線。他們正走過斯大林大街的橋，橋下面火車在開進威爾遜車站。積雪已化爲雪水，他本來覺得能夠對付得了湯姆士，現在覺得自己的信心也像雪水一樣在滴滴答答了。

有活人，有死人，他心裏想；一個人不用責備自己對死人如何如何；事情已經做了，而且已經過去了。還有一種人雖則活着，已經和死人一樣；他們已經不是未來生活的一部分。如他的哥哥約瑟夫。又如他的兄弟湯姆士。

他很開心有這麼多的人在他四周。這可以使那種從凱蒂身上傳到他身上的恐懼變得遲鈍。是的，他跟凱蒂一樣感到害怕。他害怕自己的理智脫離自己良心的約束；他正在殺害自己的親弟兄，因爲他們已經不再適合他的那種生活了。

他向凱蒂勉強一笑，兩人又緊緊靠起來。

人潮愈來愈密了，等到抵達國家博物館的街角上時，連卡雷爾和凱蒂也都捲進它入海的河流；這裏已經是凡茨拉夫廣場水洩不通的一部分了。在這片波瀾起伏的潮水上孤島似地聳立着那座賢

王像㊀，手中長矛舉過馬頭，睜眼望着下面廣場上那片無邊無際的海洋。

高懸在街燈柱子上的擴音機傳出演講者的聲音。人羣裏吼出的回答沿着廣場朝山上散去，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迴響着，就像波浪在悄悄退去之前一再奮力攻打海岸一樣。

「貝奈斯萬歲！」

「哥特瓦爾德萬歲！」

卡雷爾現在覺得自己已經跟羣衆打成一片，他那種心神不寧，那種對最後結果的提懼，和私人的一些顧慮全消失了。這麼多的人，成千成萬的人，他覺得如果羣衆想起要伸一下胳膊，挺一挺胸脯的話，圍繞廣場四周的那些堅固的建築就非得讓開不可。人民止在整隊，就像從前人民曾在密斯加㊁率領下，在達保爾山反抗羅馬皇帝和教皇的軍隊一樣，就像一百年前守着防線反抗奧國人一樣㊂，也就像一九四五年五月反抗納粹黨衛軍一樣。可是這一次人民的力量並沒有遇到抵抗，就算有抵抗的話，那些機關槍至多不過擦破這片擁擠人羣的一點邊緣，就像把一件舊襯衫的袖口弄毛了一樣。羣衆顯出一種氣魄，卡雷爾覺得自己被這種氣魄感動了。他看出凱蒂也受到感動。她的眼睛

㊀ 波希米亞王凡英拉夫一世，一二〇五—一二五三，文學藝術的提倡者。

㊁ 即約翰·席斯加，見一二九頁註。

㊂ 一八四八，布拉格舉行斯拉夫會議。學生和負國者防軍發生衝突。布拉格市民於城壕築防線以抗奧軍，但終為奧軍攻陷。

閃着光，臉上原來永遠刻劃着的那種困惑的表情，現在也寧靜下來。

這是一種自動表現出來的精神力量，並不表現在人工組成的隊伍和行列上，也不表現在考慮好的戰鬥的呼喊上，而是表現在那種自發性，那種間隔的沉默，那種傾聽，那種耐心的等待上。廣場上的人已經佇立了好幾個鐘點，然而還看不出一絲的怨恨。緊張的情緒是有的，這種情緒彌漫在霧騰騰的空氣裏，就像深垂的厚帷幕。

「布拉格的工人們！」一個人對大家喊，「你們的紀律和你們的組織可以使和平解決這次危機成爲可能。」

他們聽着。他們忍耐着。他們等着。他們覺得自己就是力量，因爲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力量的一部分，因爲沒有他們的同意，什麼事情都不可能做出來。卡雷爾也覺得他是這力量的一部分。他回到在羅得澄克的家裏時也有過一點同樣的情緒，可是這裏範圍要廣得多，勁頭要大得多，使他忘掉自己是一個姓班達的人，忘掉和班達這個名字有關的一切：對人民的犯罪，對人民贖罪的需要。

「那些要想篡奪國家權力的小人物，現在已經是死路一條了。」

人民知道這一點。在這樣一天，站在那裏，他們知道沒有人能翻得過海洋、沙土、和天空。

「不過，直到現在爲止，」那個演講者說，「他們的辭職還沒有正式接受。」

廣場四面八方掀起一陣騷動，好像這兒的千萬個人全都把身體的重量從這一隻腳換到那一隻腳似的，人羣裏傳出一陣低沉的呼聲，並不大像是怒吼，接着又平靜下來。

『可是我們一定要一個新政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要一個新政府！』喊聲又升起來，房屋把聲音反射過來。『一個新政府——今天就要！』

卡雷爾被緊緊裹在喊聲裏面。這在他是好不容易見到的——從在布亨瓦爾特屍體解剖起，經過寂寞，和毫無間歇的工作，直到今天，總算看見人民在要求自己的政府了。

『現在你了解這是什麼意義了，凱蒂，』他說。

她點點頭，可是沒有說話。他知道她也被提高到這種完全不同的生活裏來，而且在她的眼中他是這新生活裏的主角。

『這跟自由有點關係，』他說。『不是約瑟夫的那種自由。甚至也不是湯姆士的那種自由。』

她的手指在挖他的手心。

演講者繼續說下去，『如果人民的意志受到蔑視，我們就要來個總罷工。』

『罷工！』回答從最遠的角落湧出來，最後把整個廣場都淹沒了，而且汎濫到各條旁街上，再從那邊反覆迴響着。

他們可以阻止城中的每一部車輛。和全國其他的人在一起，他們更可以阻止一切，從這邊國境直到那邊國境。他們不需要槍砲。他們就像是一個人一樣，而且他們很清楚他們是怎樣的人，能有什麼作爲。

這時，厚密幕拉開了。首先是一隻喧喇叭的嘶叫聲和一個遠遠望去就像黑甲殼蟲似的東西用

力鑽進這片又鬆又細的泥土。那是一部大汽車，車子前面走着幾個警察，正在勸人讓出一條路來。車子開得愈近，歡呼聲就愈高。它從威爾遜車站那邊慢慢開到廣場中，最後停住。一個人走出來。他走上博物館階梯附近的演講台。

人聲立刻靜下來。那人的肥短身材，從容不迫地走到發言台的中間，站在麥克風後面。他的聲音從擴音機裏傳出來，平穩、冷靜、鎮定。「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報告。我直接從總統那裏來告訴你們，他已經接受上星期五十二位部長遞交的辭呈。總統並且同意我的改組政府的建議了。」

他讀出新政府人員的名單。讀完之後，他繼續說，「總統作出這樣決定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可是他接受了人民的要求，雖則這個要求和他自己的願望並不完全符合。」

人聲又喊起來，「貝奈斯萬歲，」「哥特瓦爾德萬歲！」

那人等大家重又靜下來，繼續說道，「反動勢力打算襲擊我們捷克新民主政權的計劃已經被粉碎了。這個勝利，是由於我們人民的警惕，團結，力量，和決心才獲得的。現在事情既已解決，讓我們都回到工作崗位上去，重建我們的國家，完成我們的兩年計劃罷。讓我們來把我們這個國家建設為一個勞動人民的國家，一個幸福的國家。」

他的話說完了。沒有雄辯的辭令，沒有誇張的姿態，沒有搖旗吶喊。卡雷爾覺得詫異。可是當歡呼像雷聲一樣升起，表露出鬆弛的心情，表露出從遏制的激動裏解脫出來時，他才慢慢領悟到過

去還些日子在他心上是多麼沉重的負擔。他的心裏充溢着人民勝利的感覺。那些以色列人當初渡過紅海，看見海水合流之後⊖，一定也是這種感覺。卡當爾發出這個人簡單的號召要大家回去工作，不但迫切需要，而且也十分恰當。

他直起身子，跟凱蒂說，「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湯姆士從醫學院大樓的註册處走出來。他總算在醫學生名册裏找到維拉赫達的名字；不過上面的地址仍舊是黛克辛格女孩。

方才鑽在卷宗堆裏，耳朵裏只聽見悉悉窣窣的聲音，靜得教人受不了，現在到了過道裏，突然碰上一片喧嘩的人聲，樓梯上又是許多匆忙的亂哄哄的脚步聲，使他疲乏的神經又受到一下刺激。到現在我應該對騷動和叫喊搞習慣了，他搖着頭想。他在羣衆心理方面已經成爲一個專家。沒有一個集會他沒有參加過，沒有一批民衆他沒有研究過，沒有一次示威他沒有觀察過。可是全都沒有用。他在各種報紙上都登了小廣告，從星期一起就一直登着，可是這幾天大家都在看大標題，不讀分類廣告。他以前和維拉赫達在布拉格那僅有的幾天中，一同去坐過的咖啡館，和一同去吃過的飯館他一家家都找過來。他們一同穿過公園，走過的小徑，他也一步步重新走過。他一直在跑，也許是繞圈子，可是祇要兩條腿走動着，他就能夠使自己的腦子安定下來。

⊖ 舊約出埃及記十四章，法老追趕以色列人至紅海濱，耶和華分海水見陸使其得渡，埃及人追去，海水復合，盡溺其衆。

也許我是失敗了，他想，可是我怎麼能夠肯定呢？戰場上的大將能知道他已經失利，生意人能知道關店，工人能知道他的手已經不聽使喚。我可不知道。

他走出哲學院的大樓，倚在一根圓柱上，點起一枝煙，懶洋洋地聽着兩起學生在那裏爭論。有學生要組織示威遊行，一起學生堅決反對，另一起學生堅決要做，都在大喊大叫。在這兩起人中間一些好奇的，沒有打定主意的學生，跑來跑去想要阻止雙方衝突起來。

他對這類事情漸漸感到興趣，有幾次，他甚至忘記他主要的目標是尋找維拉赫達。維爾勒罵他出賣，愛琳娜也罵他出賣，他在這次敗潮的衝突和激盪中，已經不再夢想自己做什麼仲裁者甚至於發言人了；他祗是尾隨在那些行動起來的羣衆後面，從他們中間找點間接的刺激，就好像歷史正在給他那本永遠印不出的書提供許多粗率的然而豐富的插圖似的。

一面捷克國旗不知從哪裏出現了，紅白藍三色的圖案在河上吹來的和風中招展着。一個黃頭髮長得長長的瘦長男孩子一把抓着旗桿，喊道，『記着十一月十七號㊀！』

『十一月十七號——聽聽他說！』一個黑皮膚，塌鼻子的女孩子說，她腋下挾了一大堆書，剛巧站到湯姆士身邊來。她發覺湯姆士聽見她講話，就轉過頭來對他說，話中帶着譏刺『有時候我眞不懂得他們這樣胡說八道，自己還相信不相信……』

『十一月十七號？』湯姆士囁嚅地問。

㊀ 十一月十七號爲世界學生節。

『一九三九！』女孩子愼重其事地把眉毛抬起來。

『哦，對了，』他說。他想起這個日子來——那是布拉格學生另一次的示威遊行，納粹匪徒向學生開槍，殺死許多人，把學生驅散，把大學都封起來。『那時候我不在國內，』他給自己開脫。也許維拉絲達也參加了這第一次的示威遊行呢。不，她那時年紀太輕，還够不上參加。可是青年人爲了自己的理想前進，這裏面的確有一種偉大的地方。

『這跟那一次可不是一樣，』女孩子說。『你想是誰替他們付的學費？工人啊！然而這些乳臭未乾的傢伙竟膽敢大聲反對他們。』

『那麼他們不成爲的什麼呢？』湯姆士問。

『爲他們老頭兒開的那些當舖子，我想，』女孩子回答他。

『自由！』那個黃頭髮的瘦長男孩子喊。『爲了貝奈斯！爲了民主！』

他們走了，先是零零落落地走着，後來排成四個人一行，在轉彎向右過米尼斯橋時，又帶上其他的學生。

『我想我要走了，』湯姆士說，身子離開圍柱時，他瞥見那個黑皮膚的女孩子的諷刺的眼光，就咕嚕一聲，『我得尋一個人去！』

他有一半把握，這一次運氣應當好些。維拉絲達是個學生，而且是個叛徒；這件事也是一種反抗的行爲。也許，會有人開槍，就像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那一次一樣——他過去曾經躲避過一次開

槍，溜到美國去，這一來就把他的一生完全毀了。

他在橋的那一頭追上那起學生，他們正向布拉格較冷落的一面，伏爾塔瓦河的左岸進發。人數還是不太多，可是裏面人說，另外還有幾起，技術學校的，法律學院的，醫學院的，正要來和他們會合。會合之後，他們就向赫拉德沙尼山出發，到總統府去，向總統表示他們的擁護，請他堅持到底，不要讓步。

湯姆士跟他們一路走着，和他們踏着同樣的步伐。有時候，他們唱起歌來，不過一會兒之後，歌聲就消沉下去。接着那個黃頭髮的男孩子就喊出口號：『自由！貝奈斯！民主！』街上杳無人跡，好像多數的民衆都跑到別處去了；後來，連黃頭髮的男孩子都不響了。可是大家仍舊執拗地向前走。等到街道漸漸窄起來成爲一條小甬道似的巷子時，湯姆士祇好留在後面，讓隊伍先過去。他覺得有一點頹喪。不知道怎麼，他在舊城廣場上，裹在那起灰色人羣裏的時候，心裏油然而起的興奮，現在簡直鼓不起來了。難道說那時候感動他的並不是羣衆的情緒，而祇是數量嗎？還是有各種不同的羣衆的情緒呢？

穿過小巷，就到了一處相當大的廣場上。他望見自己跟隨的那一小撮人立在聖尼古拉教堂前面。被教堂雄偉的牆垣、高窗戶、高大而富麗堂皇的大門和圓穹頂一襯，這班學生顯得非常渺小了。他們在等着。後來遠遠傳來一陣人聲，有些又尖又響，有些清晰而年輕。兩個警察站在孤魯達街的街角上，肩上掛着步槍。

湯姆士向前走去。向奢理橋的方向望去，看見一長列的遊行隊伍的前哨出現了。原來的那一隊開始出動，去迎接另一隊，和他們會合在一處，有人在招呼，有人縱聲大笑，有人喊。人聲低下去時，有人沿着隊伍跑過來，向大家傳話，叫把隊形改窄，好穿過那條狹窄的赫爾傳達街，爬上陡斜的赫拉德沙尼山。有人在旗子上面繫上一條小旁的黑紗，黃頭髮的男孩子正領着大夥兒喊：「自由！民主！」警察裏面的一個警察用手搔搔後腦，把便帽朝前推推，使它歪歪地頂在頭上；另一個冷冷地瞪視着前面。

隊伍的前哨已經抵達了赫爾傳達街，經過那些古老的朝臣們的第宅，這些第宅當年就不把瘋王魯道爾夫①和佛里德蘭的公爵華倫斯丁②的那些頭盔上插着羽毛的軍隊放在眼睛裏。

湯姆士站着，留神看着那些臉，留神找尋那一張臉。由於缺少睡眠，和用力過度，他的眼睛都發痛了。他想把遊行的隊伍一直看到最後一排；這裏約摸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個青年男女。他竭力辨別人臉的輪廓和五官，可是隊伍快要走完時，他仍舊沒有找到她。然而他不肯相信，一定要再找過一遍才信。他追上走在赫爾傳達街上的隊伍，緊挨着房屋的牆壁，直又趕上前面一排排的人。山坡陡峭，他又聚精會神地趕，累得他氣喘噓噓，在雜沓的足聲中，他聽得見自己的心臟突突地跳。示威遊行的隊伍嘰嘰呱呱的前列遠遠聽不見；在他近旁的學生都是苦着一副臉，相互間低聲問着一

① 魯道爾夫二世，一五七五僞波希米亞王。

② 華倫斯丁，波希米亞人，一六一八波希米亞人起義反對羅馬皇帝，華倫斯丁引軍反對同人。

些焦灼的話。

他就像被人趕着似的繼續往前走。有些學生瞪目望他，有些喊他加進隊伍裏走；另外一些當做他有什麼事，讓路給他走過去。他跟自己說，這樣沒命地趕路簡直荒唐，心裏用力壓着一個「我會不會把她忽略過去呢？」的聲音，然而在他內心的深處，另外有一種半明不昧的、模糊的力量在鞭撻他前進。這力量來自遊行者的臉上，來自他們用以遮蓋內心恐懼的那種虛張聲勢的神態上，這使他想抽身逃走，逃下山，逃到聖尼古拉教堂那兒，逃到河邊，逃到任何地方；然而他不肯逃走：逃走無異於放棄維拉絲達，放棄一切，承認失敗。

後來他望見旗子，和旗子四周擁擠的人羣。

隊伍的前列已經停下來。它已經走到福契達河的盡頭。再前面是一條窄巷子，沿着山邊繞過去。迎面對着那起學生的是一段石級，一直通往赫拉德沙尼廣場上那塊高地；廣場兩旁是大主教的府邸和有嵌花磚牆的西瓦生堡王宮，從這裏總統府廣大的全景都可以望得見。

石級最上層有警察把守着。

可是在石級下端，和石級形成銳角的另一條小徑向右伸出去，沿着西瓦生堡王宮的基石陡峭地向上伸展，就進入赫拉德沙尼廣場，這也正是最接近總統府的地方。學生的先鋒隊現在都湧進這條兩邊有着圍牆的小徑，可是到了盡頭，又碰見另一隊崗哨。警察都執着步槍嚴陣以待，一位年長的警官，一把手槍裝在皮套裏，扣在腰帶上，他的有着皺紋的臉露出焦灼的神情，打算跟他們講理。他

的話很不容易聽得見；每隔幾秒鐘，就要被周圍提出要求的學生的叫嚷聲壓下去，或者被下面石級盡頭的人聲淹沒；示威者陸陸續續到達這盡頭，擠在這裏，人愈來愈多了。

「現在回家去罷，孩子們！」他說。

聶魯達街好像山洞似的牆垣反覆迴響着學生們的叫喊聲：『自由！貝奈斯！民主！』

「回學校去……」

那個黃頭髮的瘦長男孩子被人推到警官面前。他扛着旗子，高聲挑戰：「我們要見總統！」

「總統！」大家跟着喊。湯姆士也跟着他們喊。他們做什麽要見總統呢？那個黑皮膚的女孩子說過，他們是爲了自己父親的當舖示威的；不過總統也是這些開當舖老闆的總統啊。

湯姆士已經被人擠進那條兩邊有圍牆的小徑。他現在可以淸楚看見警察了，嚴厲的臉色，身體使大衣都鼓了出來。他竭力想站穩腳步，一切事情進行得非常之快，使他簡直來不及害怕。

他聽見警官說，「現在，你們沒有示威的許可證——」

有人喊，「我們也沒向納粹領到過許可證！」

石級下面的人羣仍舊在增加，現在情緒已經轉爲憤怒。他們組織了一個啦啦隊，「公安警察萬歲！」他們嘲弄地這樣喊了又喊。

湯姆士被人擠來擠去。許多學生從後面擁上來，又從他身邊擠上前去。「自由！貝奈斯！民主！」他不願意被人推到警官身上去，就把全身力量抵着後面推擠的人羣。

「來一個代表團！」警官在說。「你們如果把這件事商量好了，我們就放代表團通過……」

有些年紀大的學生也隨着湯姆士竭力把湧上這條窄狹小徑的羣衆往後推。「來一個代表團！」他們叫。「就來一個代表團！」

可是事情已經來不及。很多學生已經溜過警官和他的部下，跑到小徑的上端，並且在高地上扇形散開。另外許多不願意待在聶魯達街盡頭的學生，也已衝進那段石級，或者沿着環山的小徑趕到前面，再通過人家的房屋和後樓梯，跑到羅里多街，再折回來。當湯姆士從葫蘆頸裏被人擠得跌跌撞撞，來到廣場上時，上述的那些人也已全部到達赫拉德沙尼廣場上面。那些仍舊平舉着步槍的警察這才發現中計，祇好退到第二道防線，排在總統府的籬笆外面。湯姆士望見警官一面後退，一面仍舊做着手勢，跟他認爲是示威遊行的領袖的人講道理。這時候，那個黃頭髮的男孩子揮舞着國旗，已經老早跑到前面，後頭緊隨着一批學生。執旗手和那些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望去愈來愈小了，愈加單薄，他們好像針對着警察的防線展開陣勢。那些還沒有從聶魯達街跑上來的學生仍在高呼着自由，仍舊嘲弄着那些警察，可是警察這時已經瞧不見他們，不過高地上面並沒有人叫喊，祇有警察緩緩後退，和一羣亂嘈嘈的學生想法子鑽過去，有些離開最前面的步槍不過是二三尺光景。

這時槍聲響了。

有人尖聲叫起來。國旗不見了。可是過了一會兒，湯姆士又望見了。黃頭髮的男孩子仍舊拿着它，他另一隻手臂扶着一個人，那個人狼狽不堪地拖着腳走。警察仍舊平舉着槍，在離籬笆幾碼

遠的地方停止後退了。有這麼一會兒，那面國旗、黃頭髮的男孩子、和那個受傷的人孤立在那裏，寂靜無聲。在他們後面，廣場上一眼望去盡是向小徑和石級奔回去的學生，亂七八糟，你推我擠——後來國旗也退卻了，一下子不見了蹤影。

一部救護車開來，把那個受傷的孩子抬了上去，這時他已經倒在人行道上面了。廣場的另一頭，在總統府的大門口，警官正領着五個學生代表走進總統府的院子。那隊警察已經不再嚴陣以待了。有不少穿大衣的警察正走過廣場來，找那些嚇呆的學生，跟他們談話。

一個警察走到湯姆士跟前。「你怎麼不回學校去？」他說。「事情已經完了。」

「是的，我想是完了，」湯姆士說。他一步步走開，走下石級，順着斯魯達街走去，隨在那些憔悴的學生後面。他簡直哭得出來，並不是為這些學生的英勇受到挫折而哭——這本來就說不上英勇，也不是為這些男孩子女孩子遊行的目的而哭，也不是為這些目的現在已經不可救藥地失敗而哭——他弄不清楚，同時也並不怎樣關心那到底是什麼目的，他要哭的是因為這整個的示威遊行，跟他一生中其他的一切事情都非常像：先是一股熱情，而後來就碰上現實。

那個黃頭髮的瘦長男孩子就走在他的前面，跟別的人挽着胳膊走。他們都在大聲說話，誇說如果警察沒有向他們開槍的話，他們就會怎樣怎樣，他們把自己比作十一月事件中的英雄，他們彼此說明天要再來一次示威遊行，人數還要多，又說一定要把大學裏面的共產黨一掃而光。

他們在聖尼古拉教堂那邊被擋住了。不少鎩羽而歸的學生已經在路旁站成一排。在街道的那

一頭開來一隊工人的隊伍，約摸六十個男女工人，肩上都掛着卡賓槍。

那個黃頭髮的男孩子嘆了一口氣，打算喊口號，可是旁邊一個人抓着他的胳臂，對他嘰咕了幾句。有這麼一兩分鐘光景，敵對的兩方都悶聲不響，相互打量着。

後來工人隊伍的那個領隊的發令，「向前開步——走！」那一小隊工人就轉入一條旁街，不見了。那些學生一直等到工人的脚聲完全聽不見時方才開動。

「天呀！」黃頭髮男孩子旁邊的那個學生說。「我並不怕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那些納粹匪徒。我剛才在山上也不怎樣怕。可是剛才這一次可把我嚇壞了。」

「賤婊養的，那些人，」黃頭髮的孩子說。

湯姆士覺得一陣無淚的抽噎朝喉嚨管裏湧上來。他不想知道這究竟是由於心寬了下來，還是由於悲傷。

凱蒂和卡雷爾回到晨光旅館時，天已經黑了。湯姆士還沒有回來。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人等着他呢，」職員說。「那邊的那位小姐！」

「維拉絲達……」卡雷爾說。

維拉絲薇坐在一張大椅子裏，大衣隨便搭在椅子扶手上，眼睛湊近一本書看，因為廳堂裏的燈光很暗淡。她翻過一頁，聚精會神地看着；她一隻手揉揉眼睛，好像要抹去眼前的一幅圖畫似的，然

後繼續看着。

『我們要不要跟她談談？』卡雷爾說。

凱蒂心裏慌到極點。可是卻想爽爽快快弄明白這女子究竟有什麼地方能夠使湯姆士的行動這樣越出常軌。她一面對自己說，維拉絲達只不過是促使她和湯姆士之間的生活起變化的催化劑，一面心裏仍舊不免充滿仇恨。接着，她又被妒嫉和好奇心困擾着。不管卡雷爾解釋維拉絲達的為人如何如何，龍達和愛琳娜的話仍然可能是對的。不過一想到她們萬一看錯時，她又感到良心上的責備，甚至於起了同情。她心裏還有一個女子對穿她的舊衣服的人的那種寬厚體諒的態度；她知道那個人穿的那雙鞋子走起來是什麼滋味。她知道哪個地方會擠出水泡來。也許她就沒有資格儘朝這上面想，維拉絲達是不是穿她舊衣服的人很難肯定，甚至於很難說是近乎此。什麼都肯定不了——而這種肯定不了的感覺，再加上她對於湯姆士的關切，把一切顧慮都打消了。

『好的，』她回答，『我想跟她談談。』

『那也許會傷你的心呢，』卡雷爾警告她。『或者還是我一個人去談罷——』

『我以前也傷過心，』凱蒂打斷他。『我得知道知道。』

她走在前面。到了維拉絲達面前時，瞟一下她看的那本書。

『一本不壞的小說，是不是，萊昂小姐？……我的丈夫很能夠寫文章呢。』

維拉絲達嚇了一跳，把大衣碰到地上去了。她弄得手足無措。她對凱蒂望望，再對卡雷爾望

望，臉上又是詫異，又是氣憤，又是害怕。

卡雷爾把大衣拾起來。一面把大衣遞給她，一面和顏悅色地說，『湯姆士這本小說剛出來時很轟動了一時。批評家把它比作莫泊桑、卡夫加和加貝克，不過批評家一定要想出些人來做比較，才覺得舒服。你從前沒有看過嗎？』

『我剛從圖書館裏借來的，』維拉絲達回答。她的神色漸漸恢復了。有卡雷爾在側，凱蒂總不至於再重演一下麗達的那一幕戲。她從卡雷爾手裏接過大衣，說道，『謝謝你，班達賽生。』

『難道說湯姆士從來沒有送你一本嗎？』凱蒂問她。

『沒有，』維拉絲達說。『他沒有送給我。我也從沒有跟他說我要一本。』

卡雷爾推過一張椅子來讓凱蒂坐下。『這本書是獻給我的，』她淡淡地說。

『對不起。』維拉絲達一直望着那本書的翻舊了的封面。『我種種都覺得抱歉。我應該壓根兒沒有上羅得涅克去，或者，就是去了，應該跟着第二班火車就離開那兒……』

『你在等湯姆士，那個小職員告訴我們的，』卡雷爾說，覺得她這些懺悔的話還可以等一等再說。

『他到布拉格來之後，你見過他沒有？』凱蒂插口問。『他怎麼樣了？他現在在哪兒，你知道嗎？我們想——帶他跟我們一同回去——』

她不再說下去。她不是維拉絲達的對手。維拉絲達又聰明又有主意，維拉絲達不是好惹的。

『我很高興你來，』維拉絲達說。她眼睛上面顯出一層陰影，臉沉了下來。她從那本書裏抽出一條剪報。『我到這兒來就是這個緣故。』

維拉絲達・萊，凱蒂讀着，急切聯繫，曼光旅館，湯姆士・班。她把剪報遞給卡雷爾。

『我就決定不了要不要到這兒來，』維拉絲達說，心神不定地扭着手指頭。『可是他從前一直對我很好。後來，我坐在這裏看他的小說時，我又覺得還是不欺騙他的好，……班達姆生，他不會相信佩德的母親說我的那些話吧？』

『當然不會！』他身子向前傾着，眼睛帶着緊張、迷惑、和同情的神氣，『不過我得問你一個別的問題，維拉絲達。你愛他嗎？這對於我和班達太太都非常要緊。我要你對我們，對你自己，都絕對誠實。』

維拉絲達的手指摸到那枚銀雞心上。她睜眼望着卡雷爾，心裏想，他應當能夠了解。

『有時候我覺得我心裏有個甚麼東西被燒毀了，就像地上去過炸彈一樣，』她說。『我從前愛過一個人。他們把他殺死了。他們逼我在一旁看着他們怎樣殺害他。他們說，如果我把他們要知道的事情說出來，我就可以救下他，我知道這是騙人的話，我講了之後，他們照樣要殺死他的。至少我自己一直這樣想……』

有這麼一會兒，沒有一個人講話。後來凱蒂開口了，『我真是有地洞都鑽得進去。我覺得非常慚愧——替我自己，——替我的家裏人——』她想問維拉絲達可需要什麼幫助，他們家裏的人能夠幫

她什麼忙，可是覺得這樣可好像是打算償還一種不能用任何金錢抵償的債務似的。

維拉絲達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我有了一個工作，』她說。『開機器，我在學習。把某些原料放在機器裏，再看見一件人民需要的東西從機器裏做出來，使人覺得自己有用處。還有，我和我的新同事已經一起遊行過。這也是好的。我的背脊腳儘管發痛，可是我覺得這比頭腦子裏或者心裏感到痛苦好受多了。』

她說話的態度始終都很安靜自若，聲音一點不提高。說到這裏，口氣才帶有感情，而且興奮起來，『佩德對這件事情怎樣感覺？你見到過她嗎，班達醫生？』

『最近這些日子，』他侷促不安地供認，『事情非常多，即使在羅得濮克也一樣。』

她的眼睛裏顯出不悅，趕忙說，『當然。我不過是喜歡佩德。她有一種非常優秀的品質，我不願意它泯沒掉。』

『我們一定好好照應她，』卡雷爾說，『一同到羅得濮克就辦。我們也會照料湯姆士。』

『那麼你想我可以走了嗎？』

『是的，維拉絲達，』他溫和地說。『湯姆士找不到你要好得多。』

他幫她穿上大衣。她把背袋放在大衣口袋裏，又一次轉過身來，對凱蒂說，『我不知道你對你丈夫怎樣看法，我也沒有資格向你進一言，就算有資格的話，也拿不準跟你說些什麼。不過請你相信——如果我對他還有什麼情感的話，那不過是一個病人對另一個病人的情感——』

她把圍帽子戴在自己平貼的烏髮上，走了出去。

『我們是什麼人家啊！』卡雷爾說。『我們碰到什麼，什麼就變得有苦味。』

他在維拉絲達空出來的椅子裏隨意躺下來。整個一天的經過都湧到腦子裏來——坐火車找湯姆士、凡尖拉夫廣場上的偉大示威——沒有，革命已經過去，他得收拾起他自己和凱蒂和湯姆士生活中的碎片，重新安排過，看能不能黏合起來——然而這一天還沒有完結呢。

『你不餓嗎，凱蒂？』他問，手一半遮着臉。

『不餓。』

『不過，你應當吃點東西。』

『我吃不下，卡雷爾。』

『好罷，』他嘆口氣，『我也吃不下 ．一想起這種事真說不上來。』他望望掛在職員櫃檯上頭雕了許多花紋的時鐘，『回去的最後一班火車剛剛出去了。你可要 —可要睡在湯姆士的房間裏？』

『我要嗎？』她想在他的臉上找出一點線索，究竟他要她說什麼，或者做什麼，可是祇看出他非常疲倦。『應該有個人跟他在一起——也許．．．．』

他沒有回答。站起身來，走到職員辦公桌跟前，向他要兩個房間，可是職員說，目前出席廠委會

代表大會的代表還留在首都，只有一間房間空着——不過，湯姆士．班達先生房裏有張臥榻，既然是一家人……他會意地向凱蒂眨了眨眼睛。

『我要這間房間，』卡雷爾說。他把身份證拿給職員看，又把凱蒂的拿給他看，就登了記。職員給他一把鑰匙，上面繫了一個拳頭大的木球，房間的號數就刻在上面。

『他們祇有這間了，』卡雷爾一面解釋，一面把這個勞什子遞給凱蒂。『你爲什麼不養養神呢，上去躺一下！』

『再等一會。』她勉強笑笑。『我現在一個人就在那兒還受不了。卡雷爾——』

『怎麼？』

『我們跟湯姆士說什麼呢？』

『什麼都說。』

『維拉絲達的事情嗎？我們的事情嗎？』

他抓着她的手，使勁握着，『你聽我說，凱蒂。一個孩子要生出來時，我們有法子減輕母親的痛苦，可是沒有法子減輕孩子的痛苦。那個小傢伙可能苦痛得非凡，可是後來忘掉了。這件事情也是一樣的……』他聳聳肩膀。『我們一定要把他從他藏身的子宮裏接出來——他母親的，你的，愛琳娜的，維拉絲達的，天曉得是哪一個的。』

『可是一定要在今天嗎？我們儘有時間，卡雷爾，我跟你兩個——有幾個一生的時間。我們一

定要顧到他會是怎樣的心情。維拉絲逵兒他是個病人。我不像你懂得醫道，不過我知道一個膿瘡沒有熟就開掉，它還是要長出來的。能不能等我們把他帶回維得涅克，等他心緒好一點，等他能夠增加一點抵抗力的時候再說呢？……』

『這種特殊的膿瘡老早就應當開掉了，』他酸溜溜地說。他看見她心裏難受，就讓步一點。『不過維拉絲逵的事情一定得告訴他。』

『一定得告訴他嗎？為什麼一定要現在告訴呢？』

『因為——』他停住不說。

『他一向祇是靠希望過活，』她說。『你倘若把他一切懷疑的拿走，你把他所有的希望也拿走了。』

倘若你把他的老婆也拿走呢……他順着她的話想下去。不幸的是，在她心目中，他把湯姆士扔在垃圾桶裏的東西拿走這個事實，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在她看來，愛上另一個男人就是罪惡，不管這愛情是多麼純潔，不管她的感情是多麼合理，不管對方的誘惑有多大。而且，如果那另一個男人是她丈夫的哥哥，而她又從來不愛她的丈夫，這罪惡就變得更加大了。她關切的並不是湯姆士聽了會怎樣動火，而是她要考慮到她本身的處境。

至於卡雷爾自己——他的責任感，他的忠心究竟對哪一個呢？對她嗎？她有她自己的良心要對付！對湯姆士嗎？湯姆士這個人要末就正視人生，要末就退避到純粹感情境界的童年的夢裏去！

或者，對他本身嗎？他自己也是局中人，很難說有什麼資格能對別人下斷語！

『隨你的便，凱蒂，』他惆悵地說。『可是這一點你得弄清楚，你不對他說並不是爲了他，而是爲了你自己。』

『我知道，』她說。『我很高興你也看出來。』

湯姆士走進飯堂。

凱蒂跳起來。

他看見他的妻子和他的哥哥。『卡雷爾！』他說。『凱蒂……！你們真好！』

隨即臉上神色變了，紅紅的眼睛狡猾地睒着，『救護隊，是吧？不過，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救護的了。我一直在訪求自由之花。現在到處都開了出來——開得五光十色，我不知道摘那一朵是好。在赫拉德沙尼山上，我看見我一生中最使人失望的一幕：一羣學生，高呼着自由，可是才放了第一槍，而且是唯一的一槍，就拔起腳溜掉。』

『你沒有去凡茨拉夫廣場嗎？』卡雷爾說。

『沒有。』

『你去了也許會覺得樂觀一點。』

『也許是的，』湯姆士說，倒進一張椅子。『我不知道。我這次上布拉格來非常好玩。我弄明

白了原來我不屬於任何方面，雖則有時候我深深覺得自己屬於某一方面，而且有生以來從沒有這樣感覺過。這有點慘，是不是？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或者唯唯或者否否的時代，可是我對這種單音字一點不感覺興趣。我今年三十四歲，我已經老早過時了。你們聽到維拉絲達有什麼消息嗎？』

卡雷爾和凱蒂都沒有開口。

『你們怎麼會聽到呢！』湯姆士說下去。『他們把她從維得涅克趕走，他們旣了她許多醜話。我把這些話的根都追到了。愛琳娜開的頭，麗達執行的。我告訴你們，這是一種毒計，要把我的生命的汁液榨光——』

他若有所思地把凱蒂打量了好半天，沒精打采的聲音提高了一點。『可憐的凱蒂——這樣有耐性，這樣忠心。你爲什麼不放手呢？你難道不會膩味我，厭倦我麼？我的書也不會印出來了，維爾勒親口跟我說的。所以那一點湯姆士．班達夫人迴光返照似的光榮也完結了。』

她咬着嘴唇。

『對不起，』他說，『對不起。』

『湯姆士，我們回家罷，』她央求他。

『回家？』他問。『我的家在哪裏？跟你在一起嗎？在維得涅克嗎？』

『當然是啊，』卡雷爾說，『除非等你有了別的打算。』

『還有維拉絲達呢？』湯姆士說。

卡雷爾看看凱蒂。她沒有開口。卡雷爾說，『你得等她來找你，湯姆士。她如果愛你的話，她就會來。假如不愛你——』

『她如果愛我？』湯姆士會意地笑笑。『她不愛我。就是這點可恨。她從來不愛我。我替自己又造了一座空中樓閣。麗達那樣對待她之後，她應當首先上我這兒來，不應當就跑掉，是不是？好罷，卡雷爾，你是個醫生，你會說那是一時的刺激。她可是那種容易受刺激的人嗎？可是就算她一時失去理智的控制——也不會一直那樣的，她知道到哪兒去找我。迷失了的不是她！——是我。迷失了，埋我了。』

他把大衣裹緊一點，好像感到自己暴露在外面似的。凱蒂一雙淚眼望着卡雷爾。卡雷爾伸手到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紙袋，撕開，把兩粒小藥片倒在湯姆士手裏，說道，『這可以使你安睡。凱蒂會帶你上你的房間去。』

湯姆士一聲不響地照做，隨了凱蒂上電梯那兒去。

卡雷爾望着電梯門在他們後面關上，看見電梯的微光升上去，範總熄下來。後來他坐下來，兩肘撑在膝蓋上，手蒙着臉。

第十五章

約瑟夫做着噩夢。他窒息，喘氣，掙扎着醒來。

麗達站在他身邊望着他。在天花板上的燈光照耀下，他看見她花白的頭髮像霧一樣披在肩上。

他弄不準這是不是方才那個可怕的夢的一部分；這時他聽見門鈴響。

「他們打門了！」麗達搖他。「起來！」

門鈴聲重又響起來，又長又急。有人拼命按鈴是真的，麗達又醜又害怕也是真的。夢中那種窒息的感覺重又回來了。他用力嚥口吐沫，打了個寒噤。

「你把袍子披上，」他說，自己兩隻脚機械地找着拖鞋，「把我的袍子也給我。」

他站起來時把腿扭了一下，手趕快扶着床頭木板。這使他想起那些患小兒麻痺症的人用的綁帶。他向門口走去。如果是警察的話，最好不要害怕，至少不要顯出害怕。而且他們拿不到他的把柄，一點把柄沒有，絕對沒有。

他走下樓梯，到樓下去，一步步慢慢地走，邊走邊繫上袍帶。他的呼吸這時還是急促，心也跳得厲害。他罵自己不中用。後來纔想到那些又在按門鈴的人。不像話——半夜裏打門，簡直像納

粹！他們把自己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人？他要教訓他們一頓，非如此不可，在這種事情上面，你一定要先發制人，而且強硬到底。他仍然是個人民代表。他們把他的一切都搶走了，可是有一樣東西他決不讓他們拿走，永遠不讓：他的尊嚴，做人的尊嚴，公民的尊嚴。

他把大門拉開，向黑地裏喊，「什麼鬼事情——！」

外面祇有一個人，說道，「晚安，班達。你怎麼睡得這樣酣，呃？弄得我站在這兒，按鈴……」

「杜萊沙爾部長！我還當作是——」

杜萊沙爾走進門，脫下黑漢堡帽⊖和大衣，仔細地掛在衣架上。他轉過身來，兩隻手搓搓。「把門關上，老兄！」接着他看見麗達從樓梯上走下來。「非常對不起這麼晏來打攪你們，太太。可是事情不能夠等，說老實話。」他走到她跟前，吻了她的手，和顏悅色地又說，「我不會耽擱你多久。我得跟你丈夫談幾句話。」

「原來是你，我這才放心了，」麗達說。她忽然深深感覺到自己的尊容見不得人，想要溜開。

「來杯酒嗎？」她問。「要咖啡嗎？」

「什麼都行，太太——隨便什麼都行！」

杜萊沙爾仍舊是老樣子，一切應付裕如。鬍子翹在嘴唇上面，一張粗眉大眼然而端正的臉帶着溫和而矜持的神氣。布拉格的決議一發表之後，雖則對他不利，他的興致和精力立刻就恢復了。

⊖ 普魯士漢堡城始創的一種凹頂窄邊的軟呢帽。

「約瑟夫，老朋友！」他說。「有哪個地方我們能夠坐下來談談我們的事情呢？」

約瑟夫領他進了起坐間，扭亮幾盞燈。麗達這時已經梳了頭髮，臉上撲了粉，淡淡地塗了一下嘴唇，拿了一瓶酒，幾隻杯子和滿滿一盤烘餅進來。約瑟夫擺手叫她走開，可是杜萊沙爾瞧見他做手勢，自己的小白手向麗達這邊一擺，「太太，請就下來。這件事對你跟對你丈夫一樣要緊。」她做出她所僅剩的一點女性美的微笑。

可是杜萊沙爾已經在跟約瑟夫談起來了。「我發現你這些日子不在布拉格。」

約瑟夫眉頭一皺。「我人不大舒服。遇着了醫生——我們家裏人有一個稟賦……」他笑了一聲。「心臟不好。」

「不嚴重吧，我希望？」

「不太！」

「這使我很開心，」杜萊沙爾說，高興的樣子。「因爲你要做的事情，心臟不好可不大成。」

他顯然不相信我，約瑟夫心裏想。沒有關係。杜萊沙爾已經辭職了，他們已經接受了他的辭呈，使他自食其果。現在已不是什麼部長大人了。你要做的事情……我就不做，什麼都不做，除非我身體很好，有功夫，而且自己願意做才做。

「說實話，」杜萊沙爾往下說，「那時並不需要你就在布拉格。等到事情發展成爲不幸的局面時，你也無能爲力了。」

約瑟夫點點頭。以他，約瑟夫・班達代表，這位公認為忠誠的黨員，這點道理早就會說得出的，杜萊沙爾現在替他說掉，祇有他的緣故。

『我們輸得真痛快！』杜萊沙爾說，兩隻手交握着，那樣子就像一個睡得很足的快樂的人，在一張乾乾淨淨的辦公桌面前，就要開始早晨的工作時一樣。『我們過分倚仗許多沒有把握的力量，我們低估了敵人的實力，等到我們動起手來，提出辭職時，我們等於門戶大開，聽憑人家反攻，而這種反攻是我們早就該預料到的。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這是個假托，他問這句話，約瑟夫懂得，是要使他對他們一同採取新的行動的事情感到驚喜。

『你問我嗎？』他說。『你丟了什麼——不過是辦公室裏一張椅子吧？我丟了我的工廠，杜萊沙爾先生，和我太太的工廠——什麼都丟了！』

『我們是窮人了，』麗達說，她對這場橫禍給他們的打擊突然又傷心起來。『我們比廠裏頂下賤的工人都窮了。至少他們還領得到裝工資的封袋，我們卻連房子都要賣掉，而且……』她的聲音陷在自己說話的情緒裏，一時接不上來。『我從前也窮過。在納粹統治下，我餓着肚子，在布拉格一個後房裏把孩子領大。窮，我不在乎——不過那時候我還有指望……』

『指望！』杜萊沙爾一隻手猛然戳出來。『對了！我借了一部汽車，深夜裏趕到這兒來，就是這個緣故啊！指望，對的！你倆若朝地下一躺，隨隨便便放棄指望，那你還不如上本區的教堂去安排你的殯葬呢。我久仰你是個有見識的女子，班達太太——有見識，有決斷，你跟你丈夫說，不要儘

抱怨我！我們努力過，我們作了很大的努力，而且用盡種種方法。所以我們還要從頭再來起。你肯這樣辦吧？」

『是的，』麗達說，目光變得銳利起來。『一定要。沒有別的辦法。你知道，他們跑來，帶着他們的行動委員會，他們走進我的辦公室，走進我父親造的房子，把我趕了出來。』

『他們會這樣子的！』杜萊沙爾說。

『約瑟夫卻讓他們趕掉我。』

『不要……』杜萊沙爾笑了。『這當兒我們可沒有功夫互相責備。在那種情形下，你丈夫採取的大概還是最聰明的辦法。不過這不等於說我們就永遠被人趕出去。我們現在走了，我們還要回來，而且下一次回來，我們永遠要待下去。』

『走？』約瑟夫說。

『你難道就從來沒有想到過？』

約瑟夫一口吞掉杯裏的酒，招呼麗達把杯子斟上。愛琳娜，美國入境證……當然，他是想到過的。

『我們怎麼辦呢？』杜萊沙爾又重複那句視托的話。『我們已經放棄了政治地位，我們沒有放棄，我們是去了。我們可以從哪兒發動起來呢？龐克拉朵監獄嗎？對於任何一個不屈服的人，這兒已經沒有一點自由了。』

「人民——」約瑟夫茫然說——「總還有人民……」

「人民愚蠢而且怕事，」杜萊沙爾說。「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的二月事件在歷史上將是這個事實的最好的例證。」

人民愚蠢，人民怕事，約瑟夫同意這一點。可是沒有人民你怎樣能實行管制呢。

「那麼你走吧！」他說。「有誰留你？」

「約瑟夫！」麗達叫出來。「我們怎麼辦呢？納粹在這裏時，你不在國內。我在。我決計不待了！我告訴你，決計不待！」

「看基督的面上，不要吵！」約瑟夫雙手舉起來。

杜萊沙爾啜了一小口酒，哲學家似的閉上眼睛。「你說的真對，班達太太。一種瘟疫正在侵入這個國家，把我們全感染上了。你的丈夫一到外面心情就會好得多。」

「我到外面心情就會好得多嗎？」約瑟夫說。「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再回來呢，而且怎樣回來呢？」

「我沒法給你開一張時間表！」杜萊沙爾的聲調雖則仍舊平靜，已經顯出焦惱。「這裏牽涉到的問題決不祇是一個小國家，和那個國家裏那些卑不足道的政黨，和那些政黨的縱橫捭闔，決不如此。現在已經肯定成為全歐洲的問題，全世界的問題了。等這幾個問題解決的時候，我們就會回來。」

「你是說戰爭嗎？」

「你認為那些搶我們位置的人會像我們那樣容容易易讓出來麼？你非得把他轟走才行哪！」

麗達搖搖約瑟夫的肩膀。「我一直跟你說的：不要讓步，不要讓他們拿去什麼。他們會抓着不放。他們永遠不會放手的——」

「戰爭……」約瑟夫就望着自己光腳上的肉。他看見那上面的細脈管和裏面循行的血液，他把自己的腳藏到椅子下面去。「你知道什麼是戰爭嗎？你過去坐在倫敦的辦公室裏，炸彈下來時，你就躲進頂深的地下室去，連最大的炸彈都炸不到它。可是我看見過送回我們基地來的死者，也看見過那些送不回來的死者。我看見過——」

「你要收回你的工廠，對不對？你要活，對不對？」

「我看見過我的飛機隊出發。我也是個怕事的，你知道嗎？我甚至有這種厚臉向我的上帝祈禱，感謝他使我能夠仍然待在地上。」

「可是你能夠駕飛機，是嗎？」

約瑟夫朝上望望，不明白他的意思。「對的，當然嘍。」

杜萊沙爾的手在空氣裏劃一下。「邊界已經封鎖了。星期五中午，從布拉格到布拉迪斯拉伐的定期客機要由我的一個朋友的兒子擔任副飛行員，他也要出去。那個副飛行員是個好孩子，不過我知道他是個生手，起飛和降落都不大成。那個機長肯不肯跟我們合作，合作到什麼程度，我沒有把握，剛才說過，我希望我們三個人在回來的那一天全都活着。」

我們三個人，約瑟夫心裏想。對麗達和我如此關切，可眞令人感動！

『你們能够就走嗎？』杜萊沙爾說。

麗達輕聲笑出來。『我的行李已經打好了有好幾個星期了。我們在這世界上僅剩的一點東西，還值點錢的東西。』

杜萊沙爾向她微笑。『太太，跟你越熟，我對你的器重就越高。你知道怎樣辦——坐這部飛機就可以不必申請護照，免得引起我的那位老同事內務部長的注意。我很曉得他，一來就要疑心。可是我們僅僅是上布拉迪斯拉伐作一次通常的旅行，並且說我們從那邊還要上泰屈拉山去。我們全都緊張了一陣，都可以休養一下了……』他的臉上悠然自得，鬍子翹起，接着又說，『你會跟杜萊沙爾太太合得來的，太太。我敢說瑪高特也會跟你合得來。』

約瑟夫又斟上一杯酒，一飲而盡。他站起來，走到他的客人跟前，這位退職部長還沒有來得及再做出他那富於表情的戳手的姿勢時，約瑟夫的兩隻大手已經抓着他的手腕。

『現在你聽我說，杜萊沙爾。你的處境也許使你非得趕快逃出去不可。可是我還有個老婆和一個孩子——』

『可是我們都走的！』麗達抗辯。

『我有個老婆，有個孩子，有個家，我可不願意為了你，為了任何人，為了那種跟你所有大計劃一樣無望的瘋狂冒險，把這些作孤注一擲。你懂得嗎，懂不懂？麗達，杜萊沙爾先生的帽子和大衣

在哪裏……』

杜萊沙爾平靜的臉上一根肉都沒有動。他等約瑟夫放鬆他的手腕，稍稍搓一下，就說，『我懂。我對你從沒有存在過多少幻想。不過你卻沒有懂得。也許這是我的過錯。我開了三個半鐘點的汽車，人已經非常疲倦，因此沒有向你提起那個或許跟你有關的事情。我從最可靠的方面獲悉，他們命杜欽斯基將軍明天向國防部長陳述——不是明天，是今天，現在已經是星期四了——下午四點鐘。你比我知道杜欽斯基的爲人。你還想再挨二十四小時，等他供認出來，像個老太婆那樣滔滔不絕地亂說嗎？』

『杜欽斯基，這是講的什麼？』凱蒂連忙問。『你一點沒有告訴過我，約瑟夫！你臉色怎麼這樣白呢？杜萊沙爾先生，他現在壞了什麼事呢？……』

約瑟夫坐下來。兩隻手有氣無力地垂在兩膝間。『你爲什麼要毀了我呢？』他一籌莫展地說。『我得罪你什麼地方呢？爲什麼你當時要把我拖在裏面呢？』

『我也要把你救出去，是不是？』杜萊沙爾說。

即使是幾天沒有人住，房屋也會顯得淒涼，緊閉的窗子使得空氣變濁了，椅子變成多餘的，床榻上的枕頭落了灰塵。

湯姆士把自己的和凱蒂的提箱放在廳堂裏，就走進書房。凱蒂確是進來過了——書桌上的稿

件理好而且疊齊，鉛筆削尖，零碎事都順好。死沉沉的整潔，冷落了的愛情……他走到鏡子面前，打量自己的面容。一個臉色發黃的人在睜眼望着他，倦慵的眼睛，噘起的嘴唇，鼻子大得和兩頰簡直不相稱。一個破了產的、倚靠賙濟的人。金錢的賙濟，理智的賙濟，精神上的賙濟。

卡普爾的那些藥片真是恩物。到羅得涅克的幾個旅程中，他差不多自始至終躺着，頭枕在凱蒂膝上。並不是他自己要那樣枕着；他們顯然認爲他病了，因此就這樣對待他。

不過，病了很不壞。有人照應你，而且照應你是理所當然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他不論生病與否，一直都是有人照應的，所不同的是他在褥子裏愈陷愈深了。一個人在床上躺久了，就再不能夠起來。腿上的肌肉變得疲弱無力，沒有用了，褥瘡也有了，人給你按摩，替你擦酒精和橄欖油，你花在睡眠上的時間愈來愈多，直到後來，幾個是睡眠了。

凱蒂到了門口。她已經換上一件家常衣服，托了一盤茶具和烤麵包。

他說，「進來，進來……」

「你怎麼不躺躺呢？」她問。

他去躺下。

臥榻已經多年了，很軟，沒有彈性。凱蒂把兩個枕頭拍拍，托起他的頭，給他墊在下面。然後自己坐在臥榻邊，盤子平放在膝上，把茶杯和碟子遞給他。

他喝了一點茶，咬兩口烤麵包，閉上眼睛。聽見她把茶盤放在桌上時杯盤的叮噹聲。他覺出她

又坐到臥榻邊來。她一定在彎腰望他，他能覺出她身體的溫暖；她的指尖輕輕撫摩着他的額頭，使他腦子鬆下來。有這麼半天，她都是這樣系統地科學地做着；大概她多年前做着護士，就學會這種手法了。等到她當作他睡熟時，她慢慢移開他身邊，回來拿一條毯子給他蓋上。然後去打開窗子。

他掀開毯子坐起來，看見她驚訝地轉過身子，他大笑。「我不過想看看你這樣能夠做多久，凱蒂。是不是要我等上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使你有一個機會，耗盡你的責任感呢？」

「責任感！」她叫出來。她老早知道往後的事情多麼棘手，現在來了。「我們能不能改一天，湯姆士，等你好了？」

「要末你是那種以虐待自己爲樂的人。這其實是野蠻的，中世紀的行爲。你看看你自己，凱蒂——一個健壯的捷克鄉下姑娘，還在芳齡，還能夠養五六個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我可不敢給世界上再添一個姓班達的，我們是腐爛的，衰敗的——我們的牌已經打完了，我們一直都在偷雞，可是到了攤牌時，我們連一副都拿不了。因此，何必可憐我呢。你應當趁現在還走得了的時候走掉……」

凱蒂不由得後退幾步。他並不是做戲。但是一個人把心肝肺腑都袒出來，就像超現實主義的繪畫一樣。她要給他蓋上那現出自我毀滅迹象的創口，就像她剛才拿毯子給他蓋上一樣。

「這很難解釋，」她說，「可是你難道不覺得我們還是在一起嗎？」

「在一起？」他問，眼睛筆直地望着她。「從我碰見你那天起，從我溜到你身邊來那天起，我們

可曾在一起過？我一直在利用你，凱蒂，就像我利用這所房子的牆來抵禦風寒、威脅和拂意的事情一樣。你知道這情形，這把你一生毀了。多少年來，我覺得這種事情是公平的，合理的。我覺得我享受這種待遇是我的權利，就像我享受斑達版付給我的紅利是我的權利一樣。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個發言人，一個男子——我有權利這樣。現在全部都垮了。我的藝術已經不再有價值了，我這個發言人已經變得可笑了，我這個男子已經完蛋了。」

她開口想說點什麼，可是他揮手叫她不要說。

「你覺得我會喜歡你服侍我麼？你難道知道我喜歡受人照應，受人看護麼？可是我是個窮光蛋，徹底的窮光蛋，我沒法酬謝你，而在昨天出場的這個新社會裏，你得按勞取酬。因此，請你做做好事讓我自己站起來，讓我一個人走罷，不管走到什麼地方去。」

他這話多少是對的。可是她不能承認。他在給她自由，然而她不能接受。

「我並不拿愛情做買賣，」她悽然說，「我們一向的生活就不是這樣的。我並不向你要什麼……」

「只要我那一點僅剩的做人的尊嚴。你要在我跌倒時接着我——每次你這樣做，我都得向你道謝。我癢的時候，你要替我搔癢——每次你這樣做，我欠你的債就愈多。」

為什麼不呢？他忽然想。他又沒有要她貢獻出自己，她是自己願意做，完全出於自願。再過幾天，她就可以又替自己重新織好一個幻覺的網，過得很幸福——像她渴望的那樣幸福。他也就可以繼續過他已往一直過的那種生活，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裹在她的柔情和體貼裏。

「胡說，凱蒂——你並不愛我！我跟愛琳娜睡過覺，我發誓睡過。而且祇要維拉絲達願意的話，我也會跟她睡覺！而且我還會拣上身邊任何一個妓女，不爲別的，就爲了讓自己知道我還是我，還是湯姆士·班達，還能够有點作爲。你怎麼能够愛我呢？不要假惺惺了。看上帝的面上，現在不要假惺惺了——你愛我嗎？」

他惡狠狠地望着她，兩隻胳臂伸出來，襯衫袖口露出兩隻細瘦的手，好像把一隻破碗端給她，碗裏滿盛了他失敗的苦水。

她不作聲。

「哈！」他說，「我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你愛上哪一個？卡雷爾嗎？他也姓班達，不過是我們裏面最強的一個。他還可以有點出息——」

「我是愛你。」

「你說的不像。我的耳朵會能辨別口氣輕重。你去找卡雷爾龍。告訴他是我派你來的。告訴他你已經自由了。」

「你不過是耽心我會跟別人一樣離開你，」她好意說。「不過我不走。現在，你躺下來，我們談待實在太多了，而且毫無意思。」她走到臥榻前又替他蓋上。

他站起來。覺得人有點搖晃，可是頭腦和心裏卻覺得異常輕鬆。

「好的，」他說，「隨你的便。你待下來罷。我把這座房子讓給你。房子裏的一切都給你。」

他走向門口。

她恍悟到這是最後一幕了。她在書裏讀到過，在電影和話劇裏也看見過，人就是這樣訣別的。過去她時常弄不懂那是怎樣的滋味。現在才知道是一種木然的感覺，就像在X光透視的時候放在你身上的鉛皮一樣。

『你上哪兒去？』她喊。

『我的手提箱還沒有打開，』他在書房外面回答她。『我還有一點東西要放進去。』

她急急忙忙趕上他。『你沒有地方可以去，湯姆士，我走好了。』

他用胳臂攙着她，讓自己的嘴唇輕輕吻一下她的前額和眼睛。後來就走去拿起電話來，對接線生報了卡雷爾的電話號碼。

『卡雷爾嗎？——我剛叫凱蒂離開我這屋子。你可以待在家裏等她來嗎？……怎麼？……謝謝你。』

他掛上電話，聽見她在他身後低聲啜泣。

『不要眼淚鼻涕的！』他着惱地說。『你一生就已經過得夠羅曼蒂克了。長大起來吧！』

約瑟夫把汽車開到汽油站，把油票全數都交了出去。他算是幸運。由於是人民代表，他有相當多的汽油配給量，所以一直都能省下一點來以備不虞。他把油箱裝滿。

「你還能夠有點多呢，」服務員說，把輸油唧筒上面的數字和手中的票數核對一下。

「我想還有，」約瑟夫說。「這個國家眞可喜還有幾個老實人。」他從車子裏爬出來，把行李廂打開，拖出兩隻空油罐來。「還够把這兩隻也裝滿嗎？」

服務員兩隻手在工人衫上揩揩。「當然！」他把油管嘴引到第一隻空罐子的罐口，按着機鈕，望着飛濺的油沫說道，「你上哪兒去，班達先生？」

「蘇瓜它山！靠近斯拉巴思，我知道有個小村子，祇有幾戶人家，非常清靜。我也許在那邊住一些時候。我的精神簡直吃不消了。我甚至還爲了這個丟掉了我的弟弟——那個醫生。」

那人把兩隻罐子裝滿，把蓋子蓋上。「這眞糟糕。不過這一向的事情也……」他把蓋子轉緊。

約瑟夫開玩笑說，「我一直都想好好度一個長假期，可是始終撈不着。現在可以了。現在有時間了。」

服務員笑了。「這樣看來那還是你的運氣呢，我想。他們說我們也要有休假了，一年兩個星期，每個勞動人民都有。可是我要親眼看見才相信。」

「也許你們會得到，」約瑟夫剛剛開嘴說。「現在是工人的政府了，也許最後可以人人每年有十二個月的休假。哪個曉得準！」他幫助那人把油罐搭進行李廂，小心鎖上。

「家裏人都去嗎？」服務員問。

「當然嘍！我是個離不開家的人——你難道不曉得嗎？」約瑟夫數了幾張鈔票塞在服務員手

裏，把他的指頭摑上。

「唷！」服務員說，手中感覺鈔票可不少。「那麼祝你一路平安，早日康復。什麼都敵不上一個好身體！」

「什麼都敵不上一個好身體！」約瑟夫說，就把車子倒出汽油站。他開車時臉上坦然，可是嘴唇卻緊閉着。嘮叨的傢伙。每個人都在偵察另一個人。不過這段談話倒合他的意。在這方面他還有幾件事要做，打一個長途電話給布拉格的康脫克旅行社，預定明天中午飛往布拉迪斯拉伐的飛機座位，並且打聽那邊的火車班次，問問旅行社桑但拉山有哪些上等旅館，好在這些旅館裏挑一家，聽上去最好的一家，還要打電報給這家旅館定房間，並且把旅館的地址留給羅得涅克的郵政局，叫他們把信件轉去。或者，索性到廠裏去跑一趟，也給克拉伐特留一個地址，以防還有信件寄到那邊廠來——不，還是不去爲妙，克拉伐特曉得的愈少，就愈不會動腦筋；克拉伐特動起腦筋來，很可能對他有所不便。

車子已經差不多開到家，約瑟夫忽然停下來。有這麼一分鐘，他坐在駕駛盤後面，手摸着變速桿的把頭，帽子推向腦後。還有一件事要考慮一下。這事在夜深人靜時常縈繞在他的腦子裏。他沒有跟覺達談起，因爲還有點想入非非；可是過去那些想法愈來愈變得明朗起來，他知道現在是下手的時候了——不但要下手，而且如果做不到的話，就算他安安穩穩越過了邊界，他這趟被杜萊沙爾逼上梁山的冒險，結果仍然是一場空。

他把車子掉過頭，向河邊駛去，開過橫跨蘇士佳河的橋。左邊豎着班達廠的煙囪。可是他折向右面，開上聖尼波莫克山。盤旋的山路在車輪下面迅疾地流過，這部烏斯提縣長的老車子機器仍然很不錯，眞可惜，就要永遠丢在布拉格的飛機場上了。怎麼說呢——丢一部汽車總比丢掉自由來得好些。

他在湯姆士的門口等了好久，用戴了手套的指頭揿電鈴。正預備失望而回的時候，他聽見腳步聲，有人給他開了門。

『你，湯姆士？』他說。『你一個人？凱蒂出去了嗎？』

『進來！天氣冷得很！』湯姆士一面打着寒噤，一面扣上絨羊毛外掛。他拉約瑟夫進了屋子，帶他到起坐間的爐子跟前。爐子裏升了火。爐子前面滿地是火柴頭、紙條子和鉋花，可以看出他很費事才把爐子升起來。兩隻手弄髒了，頰上一抹黑灰，一張小茶几上放了一隻瓶子和半杯酒。

『好好多玩上半天！』湯姆士留他。『我曉得你連魔遂的產業也給丢了。所以你沒有什麼正經事要做了，我呢，也可以利用一下我的客人。凱蒂走了。不要瞪眼望着我！她再也不回來了。她說我沒有地方去，我是沒有地方去，這是事實，所以把房子留給我。喝酒嗎？』

他到處找尋酒杯，被他找到了，用拇指揩一下，斟滿淡黄的斯立伏維采酒。

約瑟夫好久才眞切感覺到這件新的事實。接着就看出這件早該發生的離異眞是天賜之便。現在，事情要便當得多了。湯姆士在羅得浮克，在國內，再沒有什麼牽掛了。就像人家拾起一顆無

主的小貓一樣，他祇要把湯姆士拾起來，順手帶走就行。他甚至可以把這件事情撇他擱開來談；他們又回到當初開始的地方了——哥哥的思想和打算由弟弟來表現，兩個人聯合製造那些解放者的呼籲。甚至於還可以好些，有湯姆士同路，逃往國外之舉已經不是逃避控訴——那件事情若是得了手時，本來不是犯罪；逃走變得有意義了；它將是一個新的開始，是勝利歸來的第一步。

『你難道沒有話要說嗎？』湯姆士問他。

約瑟夫振作精神。『有，話很多呢。我是個有條理的、商業頭腦的人，先要把先後次序排好了才能開口。』

湯姆士舉起杯子。『從同情講起！』

『你跟那個淡啟女人來了那一套之後，還要人同情嗎？而且她還有一點不大正常！』

『璐達的心眼卑鄙齷齪到極點，』湯姆士說。『你可以告訴她我說的。』

約瑟夫和藹地說。『璐達有璐達的毛病。不過她也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樣壞。她多年前就對我說過，你跟凱蒂不會長久。怎麼會完結的呢？』

湯姆士從側面打量一下他的哥哥。約瑟夫自從逼得放棄班達廠之後，人變得親切得多了，差不多又近乎人情了。

『完結嗎？很快，一點痛苦沒有。我覺得我處置得很好。我叫她走的。』

『那麼她到哪兒去了呢？』

『到卡雷爾那兒。他總喜歡拾荒貨。她呢，是個受過訓練的護士，也天生是個護士。兩個人應當是頂好的一對。』

他的話裏顯然含着怒意，可是約瑟夫看在眼裏，不揭破他。『那麽你呢？』他問。『你有什麽打算嗎？』

湯姆士聳聳肩膀。

『一個男人叫自己的老婆滾蛋的時候，肚子裏往往另有打算。』

湯姆士發作起來，『我告訴她沒有這種事！我們分手時很客氣，我喜歡她，而且敬重她，請你記着這一點！』

『我不過是想幫助你。』

湯姆士帶着疑心的樣子望望哥哥。有人幫助過他，約瑟夫也是其中一個——往往為了他們自己的某種理由——結果弄得他只像一個果肉被人吃光了的空果殼。

『你既然沒有打算，』約瑟夫說，『你既然自由了——跟我一樣自由，甚至更加自由……我明天到秦尼拉山去。你願意不願意一起去呢？費用由我出——我不要你在這上面煩神。我要把剩下的錢全都花掉。這個新政府再弄下去幾個星期，我的錢連個屁都不值了……現在能夠花還是花掉。』

秦尼拉山，湯姆士想着。犬牙似的山嶺，一點不像這兒一帶平淡的山，清新、稀薄的空氣，沒有人，三餐有人侍他做，房間有人替他收拾，尤其好的是，一片新的景色。

「麗達去嗎？」

「麗達和佩德都去。」

「我不去，」湯姆士說。「你請我是好意，我很感激。可是有麗達我不去。」

約瑟夫大笑。「你不用跟她見面，卽使吃飯的時候也不用見面。你可以叫人把飯送到房間裏去吃。還有——這可不能說出去——自從行動委員會把維昔利放逐之後，她在班達系裏面已經是個無足重輕的人物了。」他對於自己把這種想法這樣冷酷地說出來，不禁吃吃笑了。

「我們要住多久呢？」

「哦——我不知道。十天，兩個星期，三個——只要我的錢維持得下去。你倘若不高興的話，隨時都可以回來。所以，這對你有什麼不好呢？」

湯姆士心動了。這倒是一點淸涼劑——在他答應接受之前一點責任都不用負；過去別人和他自己使自己受到的那些刺激正好藉此忘掉。他又聳聳肩膀，可是這等於說：我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約瑟夫完全了解他。

兩個人靜默下來，舒舒服服伸着腿，爐火烤暖他們的脚。後來約瑟夫說，「明天早上八點鐘光景，我來接你。我們要從布拉格飛往布拉迪斯拉伐——我就恨路上時間太長。所以你的行李要少。不過你有什麼沒有寫完的稿子，或者任何丢掉就買不到的東西，我勸你還是帶着。」

「就爲了上塔脫拉山？」湯姆士懶洋洋地問。約瑟夫剛才慷慨的邀請，並且把帶了麗達那樣可

恨的傢伙同去說得那樣稀淡平常，他已經起了疑心，現在這點疑心生根發芽了。

『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約瑟夫說。『你家裏沒有人看管，這些新傢伙當權之後，任何上流人士和他的財產都是他們隨意處置的東西了。』

『你假如從秦屍拉山——再到別處去呢？』

約瑟夫抓起火棒，搗進煤裏去，引得火星亂冒，爐火呼呼旺起來。『他們把我們的工作全搶去了——我的熔爐，你的窖——對不對！下面就輪到我們的家了。我們的錢不久也要完的。他們唯一拿不走的東西是我和你之間的情誼。湯姆士，我們爲了些小事情鬧過。這些都不關緊要。現在已經等於零了。假如，如你所說，我們從秦屍拉山再到別處去的話，我們也一起去。』

他放下火棒，伸手取大衣。『明天早上八點鐘好嗎？不能再耽擱了。』他看見湯姆士不響，認爲他已經默認，就拉起脚走了。

湯姆士移近火爐一點。讓爐門開着。形態不絕變幻的火燄吸住他的視線。一個戴尖頂帽的女巫閃閃鑠鑠飛進了一座有兩個尖塔的教堂，尖塔變成了一條蛟龍，隨後又變成一窠幼鷹，伸嘴啄着什麼食物。愛琳娜曾經叫他跟她走。跟約瑟夫走和跟愛琳娜走有甚麼不同？不同的只是他那時還有個老婆，有個家。老婆他是送走了，家眼看就要垮了。也許約瑟夫比愛琳娜好些，比凱蒂好些。男人總不像女人那樣欺你。弟兄到底是弟兄。血比水濃，水可以滅火。當然，還有龐達可厭，不過龐達已經是班達系裏一個無足重輕的人物了，而且，現在維拉絲送走了，佩德也要有人照管才行。可

憐的維拉絲達，無處安身，無家可歸……他眞是個傻子，爲了維拉絲達沒有地方去，無家可歸，自己坐在這兒傷感。他自己在這世界上的安身處在哪兒呢，他自己的家在哪兒呢？

他砰的把爐門關上。

第十六章

杜萊沙爾深夜來訪時，佩德始終睡着。

可是到了早上，她很快就看出一夜過來所引起的微妙變化。自從她父親從布拉格回來，而且嘗不再返之後，家裏就被一種頹喪的空氣籠罩着，這種頹喪的空氣雖則沒有消散，卻好像凝聚在一起，有了一種固定的、可觸摸的形狀。並且使家裏的人忙亂起來，就好像人在大風雨之前急急忙忙趕着關上門窗一樣。

佩德繃着臉，冷眼旁觀，看見她母親把箱子間的門用力關上，一面壓低聲氣緊張地說話；她父親從屋子後面把一堆堆文件、卷宗、賬册拖出來，堆在靠近屋後的籬笆的一堆鐵絲筐子裏，再從汽油罐裏倒些汽油在上面，點火燒起來。

沒有人喊她幫忙，也許賦達和約瑟夫太太忙了，沒有心思體貼到孩子的心理，也許他們覺得不值得爲了得到佩德這一點協助來改變她的倔強態度。這種倔強是佩德的防御和退卻，悶聲不響、突然發作，沒精打采的動作，一個人躲在房間裏面，全都是她的一種做作，她不敢公然反對她的父母，就用這種態度來表示對他們的反抗。這種態度對於她自己是既有好處又有痛苦。這使她能夠遮蓋起

自己的內疚，可是同時又使得過去和現在她身受的一切不平更難忍受。

連維拉絲達也被算在那些使她傷心的人之列了，佩德對她的感情從憐惜逐漸轉爲怨恨。維拉絲達不應當離開她，她應當待着，向他們反攻。日子一久，佩德就認爲維拉絲達跟她母親一樣不對。她對於卡雷爾的迷戀從來沒有全然忘懷，現在又被她從內心深處拖了出來，像將銀器一樣擦得油光刷亮，雖則邊緣上有點破壞了，仍舊把它放在自己空無一物的感情的壁爐架上。

她對待所有這些情感和動機都極端嚴肅，她跟自己說，這些懲罰是她必須經過的。不過也有一兩次覺得這是做戲，覺得她要的東西和她正在受到的折磨在這世界上並不是什麼大事，這種想法使她痛苦。

在這種時候，她的心神就會逃到她父親的房子外面去。一般說來，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是知道的，同時維拉絲達的影響——甚至於湯姆士的抽象而深奧的講學——使她的智力變得敏銳了。如果她父親跟杜萊沙爾部長和部長撫弄她的小白手一起被打倒了，如果麗達被卡雷爾和一小撮強暴的工人趕出維吉利廠，這對於她倒很好；至少可以開心一下。可是開心得趣味時，腦子裏仍舊不斷在想着這些事情，並且問自己：事情將會是什麼結果呢？……

這些佩德全不跟人說起。她已經成爲一個賭氣的專家了。吃午飯時——因爲約瑟夫從聖尼波莫克山回來得晚了，午飯開得很遲——她悻悻地撥弄盤子裏的菜。飯菜是把一些剩菜隨便拼湊起來的，麗達因爲明天就要動身，就懶得去買菜。約瑟夫的菜是一隻冷鷄翅膀，原來是鷄毛的地方現

在變成一粒粒的疙瘩，雞皮赤裸裸的，很難看，而且肉簡直沒有；約瑟夫卻裝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

麗達望望佩德，好像這時才看見她在那兒似的，然後又望望約瑟夫，兩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再回過來向佩德鄭重地、着力地點一下頭。

約瑟夫把雞翅膀的瘦骨節扳開，好像在研究軟骨的那種珍珠母似的白顏色。『我有個頂好的消息告訴你，佩德，』他說。

佩德眼睛始終盯着面前桌布上一個油漬兒。

『你要不要知道呢？』他興沖沖地問。

『是的，』她說，『當然。』

她這種懊悔的口氣使他氣得指尖發麻。他這時正打算告訴她一件別的女孩子會樂得發狂的事情，然而她那種冷淡的神情就好像把全世界每個角落都跑過了回來，一路上什麼名勝古跡都見識過似的。

『你難道不能稍微起勁一點，』他說，把雞骨頭扔在盤子裏。

『可是你還沒有告訴我呢，』她若無其事地回答。

『哼，佩德！』麗達警告她。

佩德用吃甜食的叉子的一根齒描着那塊油漬。油漬望上去就像一隻兔子的後影，兩隻耳朵清

淸楚楚躺在那兒。

「你的手不要動，你父親在跟你說話！」

佩德放下叉子，臉上的神情好像說：「說吧，說好了！」

約瑟夫提醒自己：這孩子這些日子來也不很好受。眼角裏他勉強顯出一絲鼓勵的笑意，一面說，「我們要去旅行一趟，佩德。自從我戰後回來，我們還沒有一起度過假期呢。啊，那一定非常有意思——該死的，你瞪着眼睛看什麼？桌上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

「那麼不許那樣看！」

「是，爸爸。」

「那麼，你是不是覺得高興呢？我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

「我們明天早上動身，」麗達說。「我沒有功夫幫你收拾東西。你現在不算小了，自己可以收拾。地窖裏有一隻手提箱，你爸爸會給你拿上來。你把出遠門所需要的東西全收拾起來，你所有的好衣服，冬天和夏天的衣服。今天晚上，我要看看你的手提箱，看你漏掉什麼沒有。」

「我們到哪兒去？」

「泰爾拉山。」

「那麼爲什麼要帶夏衣呢？」

「因為我叫你帶，」麗達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死心眼的孩子。就是那個維拉絲遺教壞的。自從——」

「你母親說的對，」約瑟夫小心斡旋着。他不再歎話頭轉到這上面去。事實上，這次談話他應根兒就不喜歡。「你不應當反問你父母對你說的話。不過碰巧是，我們要登上很高的山，你知道祗要超過一定高度，那兒就可能熱得很厲害，即使在冬天也熱。」

「是的，」佩德說。「想來是的。」她把一塊麵包塗上牛油，再把一隻小茶匙伸到放鹽的玻璃盅裏，挑起一點鹽，一粒一粒地洒在麵包上，慢得令人着惱。

「我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約瑟夫又說。他甚不滿意。他對這孩子說了一篇謊話，必要的謊話，善意的謊話，美妙的謊話，她應當有所表示，快樂的表示。「……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他咽一口吐沫，「我的父親倘若要帶我去作這樣一次旅行，我就會一跳三丈高。」

佩德把小茶匙放回鹽盅裏，抬起眼睛望望她父親。雖則臉上毫無表情，顯然看得出她在嘲笑他。

「可是你，」他說，「卻好像——」

「媽收拾起來的那些東西是不是都要帶去——帶到秦尼拉山去呢？」

這個問題聽上去很熟悉。不像瑪姆士問的，而是像——像那個汽油站服務員問的那些問題。

約瑟夫臉紅了。他們難道在偵察他嗎？難道在他家裏也有人偵察他嗎？他自己的孩子？

他握着拳頭砰的搥了一下桌子，把盆子都震得錚錚響。「你這是什麼意思，佩德？」

立刻他又約束住自己。佩德沒有問題。是維拉絲達這件事使她失常了。他不能這樣疑神見鬼的。「我們也許要離開很久，」他說。「我們要把出遠門用的東西全都帶去。你怎麼想到問這個的呢？」

她怎麼想到問這個的呢？佩德茫然皺着眉頭。這跟維拉絲達的事情，跟打發掉維拉絲達的事情，有點關聯。維拉絲達在這裏時，那些銀器，值錢的東西和首飾都在包裝起來。維拉絲達知道得太多了，所以要趕走她。現在全明白了。他們要離開一個很長的時期，躲在山裏什麼地方，可能換上假名字，就像納粹在國內時那些人做的一樣。她要跟牧羊人和山羊過日子，她要爬山越嶺——像一頭美麗的野獸一樣快，腿曬得黑黑的，結結實實，眼光變得尖銳，一直都在提防着敵人……

可是她轉眼看見她面前的父母，她沒法想像他們會做山裏人——或者說，她能夠想像出來的，他們兩個人，還有她　都關在什麼小木屋裏，他母親數着那些銀器，她父親竭力裝得和藹，一天天過下去，成年累月地過下去，她忽然恨起他們來，恨他們兩個人。

「我一定要去嗎？」

寥寥幾個字就像鉛錠滴到水裏一樣，噼的一聲。

「我從來……」麗達脫口而出。

「當然你要跟我們去！」約瑟夫的慈祥口吻幾乎掩飾不住自己的焦急。「我們是一家人。我

們不論到哪兒去，都要一起去！你的叔叔湯姆士也去呢。』

湯姆士明明不是那種做山中隱士的人。所以大概是爲什麼討厭的礦泉之類而去的，那些銀器不過是因爲家裏沒有人，所以包裝起來。

『卡雷爾叔叔也去嗎？』

『不，』麗達惡狠狠地說，『你卡雷爾叔叔近來很不像話，我們犯不着請他去度假期。』

『可是我喜歡他！』佩德嘟着嘴說。

約瑟夫摺好食巾，顯然在那裏出神。後來那張大臉上，又堆出那種機智而和氣的農民樣子的笑容來，他說，『佩德乖乖，你差不多是大人了。我想把實情告訴你也不要緊。我的兄弟卡雷爾不幸結識了些壞人，他們毀了我的事業，和你母親的事業，而且還要把我們整個國家都要毀掉，假如有人闖進你屋子裏來，把你所有的東西拿拿走，你覺得是什麼滋味——你還會喜歡他嗎？』

『媽到我屋子裏來，把維拉絲送拿走的！』

約瑟夫拿起雞骨頭，一折兩段。那聲音很難聽。

『我想待在羅得渾克，』佩德說。

『一個人？』

『反正我現在大部份時間也只是一個人。』

『去收拾東西，』約瑟夫說。

「去收拾東西！」麗達說。

佩德沒有作聲。她離開餐桌走了出去。

「你最好不要放她到外面去，」約瑟夫說。

「不放，」麗達說，「頂好不放。我不懂得她是什麼糊塗心思。真是糟糕。他們連你的孩子都教壞了。」

約瑟夫扳扳兩隻手指的關節。他應當扎這孩子，好好打一頓。毛病在於別的孩子從小就被父母打得服服貼貼的，而她小時候，他剛好不跟她在一起。

最後一個病人已經看完，並且打發回去了。卡雷爾把白外衣扔在洗衣箱裏，外衣已經不怎樣白了。他哼着一個調子，調子鮮明印在自己腦子裏，可是怎樣也哼不好。凱蒂，他心裏想，凱蒂，凱蒂。她烘了一大塊肉餅，把一半放在罐子裏，帶了上聖尼波莫克去。她就是這樣。另外一半放在廚房的鍋子裏，熱騰騰地。這將是他跟凱蒂第一次在自己家裏用飯。他應當來點酒，真正的好酒。

歇了好久的門鈴與奮地響起來。凱蒂沒有這麼早就會回家。天哪，他咕嚕着，不要又是急診啊，讓我今天晚上安靜過一下，行不行呢？

樓下房東太太來了」一大套寒暄。後來是疾疾的脚步聲，不像一個晏到的病人那種迂緩、拖沓的

腳步聲。他這厨屋子經常開着的門咿啞響了。

「佩德！」

她倒進一張椅子，上氣不接下氣的，頭髮蓬亂。她沒有穿大衣，也沒有穿套鞋，街上的泥漿濺汚了她的襪子。

「我一路跑來的——」她說話時還是接不上氣。「一路跑來。讓我待在這兒，求求你，一定要讓我待在這兒，卡雷爾。你是我唯一的親人了。沒有別的地方，沒有別的處所。」她眼淚汪汪，一隻汗淫的手抓着他的手，「你說你肯讓我待在這兒——」

他坐下來，臉向着她。今天這個晚上，他決計不讓自己再做佩德那些空想的犧牲品了。她有心事，不過她一直都有心事，該死的佩德。

「我沒法子說或者做什麼，除非你先跟我講——」

「沒有什麼可講的，」她強硬地說。

「那麼你爲什麼跑到我這裏來呢？」

她皺成一副苦臉。她應當能够像成年人一樣說話，祇說些必要的話。可是能够告訴他什麼呢？而且告訴多少呢？卡雷爾，她父親說過，跟那些壞人結識。那些人，在卡雷爾看來，或者在她看來，都不是壞人，只有他父親覺得他們是壞人，而且她拿不準讓他們知道他父親的事情有什麼不好。

「我跳窗子出來的，」她說。「一路上都跑着。」

「開門出來是不是太便當了呢？」

「我沒有心思聽笑話，」她冷冷地說。「我有過一次跑到你這兒來，那次事情做得眞傻。現在我大點了。」

她是大點了。她現在能够跟他提起那件事情而又輕輕擱開，就證明她是大點了。她的臉上也看得出來，就算她現在心煩意亂，人消瘦了些，那張臉也的確不再是個孩子的臉了。她一進門時他就應當全看出來；反正，他很了解她，他知道她什麼時候脾氣不好，什麼時候神經激動。可是如果她溜到他這裏來並不是一種孩氣的出走，如果眞的出了什麼事情，或者就要出什麼事情……

她說，「我不從大門走出來是因爲怕他們看見我，把我攔着。」

「攔着你——爲什麼？」

「他們不放我到屋子外面去，」她閃爍其辭地回答。

「爲什麼？」

又沒有反應了。

「是不是因爲什麼事情責罰了你？」

「不是。」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使你害怕？」

她沉吟了一下。

『你怕的什麼呢?』

她咬着指甲,一面咬,一面說,『我要待在這兒。這有什麼不好嗎?你爲什麼問這些呢?』

『你相信我,佩德,我並不是喜歡問你這些問題。可是你倘若要我能够對你有所幫助,你得讓我知道究竟才是!』

她聞到肉餅的香味。『你要打發我走嗎 .』

『不,我並不要這樣!』他抗議着,聲音提得很高,自己覺得很不喜歡。『你聽我說——你要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才到得了這兒。這時候你的父親和母親該已發現你走了,他們把事情盤算一下,就會打電話來,或者親身來領你。那時我跟他們講什麼呢?』

她不咬指甲了,嚇得身子直起來。『你一定要告訴他們我不在這兒。』

『我可以,』他說,心裏巴不得能有個地方容納得了她,把她藏起來,免得這樣逼她的口供。可是她應當跟她的父母在一起,除非　　『我可以跟他們說謊。我可以把你留在我這兒,倘若你能够告訴我一個留你的正當理由。人離開家往往因爲家裏再也待不下去了,或者因爲受到虐待,或者因爲怕人家害他。這些跟你都說不上,是不是?』

她在位子上坐得很不安。她脚上的襪子跑得起皺,她也知道自己這時候不像個人樣。他爲什麼這樣跟她過不去呢?他爲什麼要趕她走呢?

『是不是繼拉絲遊逛走了,你覺得寂寞呢?』

『維拉絲達！』她的怨恨發洩出來。『我已經忘掉她了。』

『哦，你已經忘掉了！』

她勉強一笑，那神氣好像她知道他找錯了對象似的。隨即她打算改正一下，把話說得好聽些，她說，『我們一直都很親近，卡蕾爾，比叔叔和姪女的關係親近得多。我們雙方都很信任——』

『你今天晚上可不大信任我，』他說，話才出口，又覺得不大公平。剛才有這麼一會兒，他以為她獨有的那種任性的態又發作了，可是完全不是那回事。不管她有什麼苦衷，她既然說不出口，強迫她說出來事情只有變得更糟。他必須平心靜氣的。他得讓她就躲在這個屋子，自己到別處去找張床鋪。他祇希望那塊肉餅足够三個人吃。

『就是一晚，』她求他，『就是今天一晚。以後我也不麻煩你了。』

『那麼為什麼就是一晚呢？倘若你明天就願意回去的話，事情決不會鬧得這樣不可收拾！』

『明天他們就走了。』

她的話才說出口，心裏立刻覺得一陣冰涼。她並不是故意說出，是他逼她說出來的；現在他是怎麼想法呢，下面他要問些什麼呢？

『走了？』

可是一定還有別的人，她想，一些不相識的人，也知道這件事情。你去泰屈拉山一處礦泉，或者國內任何一個村鎮，你總得買火車票，賣票員就知道；你定旅館房間，旅館裏的職員就知道，你得在

新地方報戶口，警察就知道。

「他們要上泰姆拉山去，」她輕描淡寫地說，而且為了把這件事說成沒有什麼了不起，又說，「湯姆士叔叔也跟他們同去。爸爸說這是他戰後回來第一次去度假期。可是我不要去。我要待在這兒。」忽然間，她叫了出來，「我——不——要——去！」

「好的，好的，佩德，沒有人逼你去。」他微微嘆一口氣。事情總算弄明白了，這不是剛才佩德使他設想的那樣複雜。他能夠描繪得出他哥哥的屋子，陰暗的房間，麗達罵約瑟夫，約瑟夫罵自己，完全是絕望和沮喪，這次革命一定使他們落到這種地步。這是事情的另一面，當你跟隨一羣工人組成委員會跑去接收，或者站在凡朶拉夫廣場上歡呼時，這一面你可沒有那麼容易見到。在這種局面下一個人逼得非跟麗達和約瑟夫住在一起的確沒有樂趣可言，卽使跑到山中的一處休養地去，在這種清冷季節，和他們一起禁閉在旅館的兩間房間裏，也快活不了多少。湯姆士如果認為跟他們去跑一趟，會對他有幫助的話，那就是錯了念頭。佩德當然想逃出這種地獄。

「你可要我跟你父親談談這件事情呢？」卡密爾建議。

「不要！」佩德顯出驚慌失色的樣子。

「可是你難道不懂得……我們非得告訴他們不可！他們認得對你有責任。除非知道有人會好好地照應你，他們是不會走的。」

佩德向椅背一靠。他們沒有她就不肯走。當然，他們不會走……可是她接着又聽見那些聲音。

今天晚上收拾好！我們明天動身！去收拾東西！去——收拾東西！

『他們會走的！』她堅決地說，好像看穿了他們的心事似的。

卡雷爾等了一下。這句話並不是這孩子憑空想出來的！爲什麼這樣急呢？而且爲什麼要把她關在屋子裏，弄得她非跳窗子出來不可呢？

有人輕輕開門。

凱蒂走進來。她在門口招呼一聲『哈囉』，把籃子送進廚房，把帽子和大衣掛在走道裏，然後走進房間，那種嫻熟的樣子就像人已經搬到這裏來住下似的。

『眞難爲你來看望我們，佩德！』她說。

佩德望望她，又望望卡雷爾，回過來再望望她。佩德緊閉着嘴唇。她只好笑了，然而又不肯向自己認輸。她坐在那裏，垂頭喪氣，揉揉自己凍紅的指節，心裏明白卡雷爾爲什麼問了那許多問題，爲什麼他剛才不敢直截了當拒絕她，然而事實上就好像對她說了一聲『不行』一樣簡單、老實、毫不留情。

她勉強站起來。勉強說了幾句話。『我要走了，我想。你們不會再見到我了。再見，卡雷爾。再見，凱蒂。』

她孤零零地站着。

『可是，佩德！』凱蒂說。

卡雷爾皺起眉頭。她是什麼意思——你們不會再見到我了……

「佩德，乖乖！」凱蒂說。「我來給你泡杯熱茶。你看上去需要喝一點——」

卡雷爾向凱蒂搖搖頭。「你打算上哪兒去呢，佩德？」

「回家，」她帶着一種欲哭無淚的聲音說。

「我陪你走。」

「你跟她待着！」佩德說。「不用管我。我就要和你永訣了，用不着跳河去自殺。我們全都收拾好了，銀器、首飾、一切。文件全燒了——」

她再也熬不住了。兩隻冰冷的瘦手蒙着臉哭起來。

卡雷爾嘴裏嘗到一陣鹹味。他把嘴唇咬得血都出來。他把佩德樓着，撫摩着她散亂的頭髮，讓她盡情哭泣。後來領她到臥室裏，扶她睡下，替她蓋好，吻了她的額頭和淚水沾浮的兩頰。出來的時候，他向凱蒂說，「現在，我非得出去不可了。不要上下她一個人在屋子裏，過一會給她一點東西吃。不要放任何人進來。不要接電話。把門鎖上。」

克拉伐特是在蘇七佳河附近那許多小房子中一個玻璃工人家裏寄宿。以他那種樸實單純的見解，和對問題以及對人的直覺，他一定知道怎樣對付這件事。所以卡雷爾腦子裏第一個念頭就是去找克拉伐特商議。

人家窗戶裏的燈光已經一個挨一個地熄掉；這兒的人起得早，工作勤，睡得也早，羅得温克，要談住家，的確是個貧苦的、枯燥無味的地方，卡雷爾微微不解是什麼緣故使他跟這個地方這樣分割不開。他快步走去，已經到了市心廣場，屈林卡牧師那座有着大蒜頭似的塔頂的教堂就在這裏，郵局就在街角上。緊靠郵局的牆，那座半灰不白的木亭裏亮着一盞孤獨的黃燈泡——羅得温克唯一的公用電話。

黑地裏，出現了一個高個子穿制服的人，走着整齊的步伐，從側面向卡雷爾走過來。

『晚上好，班達醫生！』巡官盧告斯卡說。

卡雷爾被他這麼一打攪，站住了，簡短的說了一聲，『晚上好！』

『出來看夜診嗎？』巡官問他。

卡雷爾忽然想到自己沒有帶藥箱，『不——只是出來走走的。』

『這樣好，』巡官說。『今天晚上的空氣很好。一般人的毛病都是在屋內待得太久了。拿我說——我就喜歡値夜班。我望望星，天是一個天花板，比我們任何一所屋子的天花板都要高。那邊是仙后星座，還有那邊，你順着我指頭望，是雙子星座⊖。那些古希臘人，他們眞想得出來。』盧告斯卡吃吃笑了。『你懂得星嗎？』

⊖ 雙子星座原名『加士德與波魯克司』，係希臘神話中雙生子，情誼極篤。波魯克司列仙籍，間日必至陰界與加士德相聚。故巡官說星時都想到希臘人的想像力。

「恐怕懂得不多，」卡雷爾說。

「唔，」盧普斯卡說，「那麼祝你晚安了。」

「祝你晚安，」卡雷爾說。

警官碰一碰帽沿，就走開，沒有一會就望不見，最後連靴聲也消失了。卡雷爾緩緩走去。腳步愈來愈慢，走到教堂前面時，索性站住了。他在想着多久以前，在別的夜晚，跟別的警察會見的情形，那時候他蹤則同樣用着隨隨便便的口氣跟他們談話，心卻幾乎要跳到嘴裏來了，他故作鎮定，來遮掩他拜訪的人家和目的。現在可沒有什麼要掩飾的了。他可以跟警察談天，談任何事情，就像一個公民和另一個公民談話一樣。這是新時代。

對於他是如此。

他噓口氣。他把教堂門口板凳上的一些殘雪拭去，坐下來。一個人逼得要跟人家生活在一起，跟他們見面，找話談，一起工作，然而始終提防着，真不是人受的事。過了相當時期之後，你的心情就開始受到影響，不管你的主張多麼正大。有時候心裏頭忽然一陣淒熱，一直湧到四肢的手指足尖，那種提心吊膽的感覺，使你頸後的毛髮都豎起來，門上一聲敲門的聲音，使你覺得心窩抽緊起來。連睡覺的時候，如果睡得着的話，也好不了多少，做的那些夢比醒時還要糟。有好幾年他就是這樣活着，他懂得……

他讓自己的腦子隨意涉想，暫時不讓它轉到目前要考慮的事情上去。

就拿佩德來說，他從一個新的角度開始想下去。她年紀太輕了，不會把事理分析清楚，在這問題上面羅列出各種不同的觀點，並且用自己的尺——碰上這種情形，人總會用一根什麼尺的——去衡量誰是誰非。儘管約瑟夫和凝達想盡方法阻撓這個孩子，弄得她恨他們，她卻能堅持到底，最後仍然不肯承認，連對自己都不承認，那已經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他不自在地笑起來——卡雷爾·班達醫生，布亨瓦爾特的倖存者，勞動者，幫人忙的人，治病的人，在正義的窄徑上跋涉的人，卻從一個孩子那裏得到啓發！

對的，站在擁擠的人羣中間，跟他們一起爲自己的力量強大而歡呼，歡迎新時代的到來，歡迎百年前那兩個大鬍子的德國人㊀的預言的實現，這都不難。可是事情並不就此完結。麻煩的事情只不過才開始。跟大家一起去沒收你親哥哥的產業，比較上也還容易——反正你不是拿來當做自己的，雖則你明明知道把他的財產沒收，等於抽他的骨髓。

克拉伐特就不會有這些顧慮。人生的打擊給予各人的教訓並不相同。克拉伐特就會採取行動。克拉伐特一定要做到使每一個可能成爲國家敵人的人安份守己，不許他在國內亂跑，或者溜到國外去。幸福的克拉伐特啊，他首先祇看見那些首要的事情，而且祇看見那些對於他，對於他所屬的人民是首要的事情！

可是給約瑟夫扣上國家的敵人這樣大的帽子未免可笑。他擁有班達廠，控制着羅得涅克一帶

㊀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

玻璃製造業的時候，是應該提防的，現在他祇是過去的一張剪影，既沒有金錢，也沒有權力。因此他要越過國境，到英國或者美國或者任何專門餵養過時人物的地方去。他能做出什麼危害的事情來呢？把那些關於消滅政權的空洞口號一再拿來跟人講，弄得人人都不要聽他，這樣又能做多久呢？他的錢會少下去，那些救濟費會日漸減少，到了拙後，他跟隨達就會着手經營一個小小的玻璃生意之類。說實話，這類人還是到國外去的好。

然而，約瑟夫也有他的本領。就如他曾經利用他做廠長的地位，就如他曾經用手段當選，就如他曾經別有意圖而辭職一樣，他也會繼續想種種方法，不管自己在什麼地方，拿回班達廠——就像籠子裏的松鼠一樣。約瑟夫有這種本領，可是他有什麼指望呢？一點指望沒有，有的祇是由這工廠所引起的刺激。班達廠就是約瑟夫的生命，就是他的國家，他的家庭，他生存的理由。這就使他成爲敵人——我的哥哥，敵人。

我的哥哥！他一切心情我都知道，他的裸露的皮膚我曾經親眼看見它顫抖過，他心臟的跳動我曾經聽過。我的哥哥！在納粹敲我們大門的時候，曾經和我站在一起過——對了，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錯誤的看法的。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們接受了這種錯誤的教養。就在那個時候我們體會到沒有比一個密告自己同胞的人更卑鄙的了。

上帝啊，一個人怎麼能墮落到這種地步呢？可是並沒有個上帝，感謝上帝。果眞有個上帝的話，他老人家就要對他高高地抬起溫和的眉毛了，他，卡雷爾·班達醫生，奸夫和告密者，當然，全出在

家裏。

他沒有繼續向河邊走去，反而穿過廣場走進電話亭，當他這樣做時，他知道他把這件錯事糾正過來了。他投一個銅子在電話機裏，要了約瑟夫的電話號碼。

「卡雷爾！」他聽見電話線那一頭一個微小的聲音說，「總算好了！我們找你總有一個多鐘點了。佩德在你那兒嗎？」

「在。」

「這個混蛋孩子！這樣從家裏逃走，已經不止一次了。我跟麗達說不要着急，我知道她在你那裏。你可以帶她回來嗎，馬上——不，不要費事了。我自己過來。」

「不必來了，約瑟夫。」

「可是你是個忙人，而且工作繁忙。你何必費事呢？」

「她不回到你這裏來。」

電話裏稍爲停了一下，後來說，「你聽我說，卡雷爾。佩德有時候有她的脾氣，好罷——也許我們管束她緊了一點。可是你不能夠幫她反對自己的父母——」

卡雷爾沒有開口。

「你在嗎，卡雷爾？」

「在。」

「我十分鐘之內就過來。」

「我要是你的話，我就不管這種事。我已經把她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她要留在羅得裡克。」

又停了一下。後來約瑟夫的聲音又來了，雖則年深月久的耳機裏聽得不大清晰，還是聽得出聲音非常震駭。「你這是什麼打算？你現在又要把我的孩子——收歸國有嗎？我要喊警察 」

「你們明天動身，是不是？」

「我們——我們上泰屈拉山。」

「我聽說。」

震駭的聲音變為委婉的講情說理的口氣了。「就是這個緣故所以我這樣堅持要她回來。若在平時的話，我也不在乎她住在你那裏……天知道，近來出了這麼多的事情，我們算沒辦法使她得到她應有的快樂……」

「噢，那麼——既然你肯讓她在我這裏住一晚，那麼在你打算逛泰屈拉山的期間，讓她跟我住兩三個星期，你有什麼不贊成的理由呢？」

「因為我是她的父親！因為你不能把她從我手裏搶走！因為——」

「你不回來了嗎？」

一聲沉重的急促的呼吸。下面接着的一句「我們總要回來的！」聽上去簡直沒有異樣。

「你回來的時候，佩德就由你領去。」

「卡雷爾？」

「怎麽？」

「有一天我要報復你這個，報復你們所有的人……」

他好像在一陣猝發的憤怒或者痛苦中嗚咽着。

汗水刺痛着卡雷爾的眼角。他的一隻空手緊緊抓着電話亭的門鈕，在一個動盪的世界中，這門鈕是唯一的牢固的東西了。

「卡雷爾！」

「呃——」

「你連我跟她訣別都不讓嗎？」

「你頂好不要。她睡了。」

「她蓋得多嗎？你替她把被窩好嗎？」

「是的。」

「她睡覺時會打被。你要留神她。」

「我記得。」

「卡雷爾？」

「呃，約瑟夫？」

「讓我看她一下……」

「我沒有功夫。我得上湯姆士那兒去。再見，約瑟夫。保重！」

「卡雷爾……」

他掛上電話……

有這麼一分鐘，他倚在電話亭的木板牆上，瞪眼望着牆上鉛筆寫的那些號碼、下流話和無意識的塗抹。後來，他扣上大衣，走到外面寒氣中。在他上聖尼波麥克時，一路上大半是跑了去。

「你為什麼要到國外去，湯姆士？」

湯姆士的睡衣已經嫌大了；頂上面的一隻鈕扣落掉，瘦骨嶙峋的胸口可憐相地露出那稀少的幾根汗毛。他拉起一個枕頭，半坐半倚。

卡雷爾望望湯姆士旁邊的空床。這原是最動人的解釋，湯姆士實在用不着說什麼。

「你來做什麼？」湯姆士反問他，「你難道不能讓人家安安靜靜的過嗎？我反對這個新政府就是在這種地方：隨便哪一個現在認為自己見解對的都自命是傳教士、或者官吏、或者什麼東西，並且隨便干涉別人的事情。」

「你幾時打定主意的？」

「今天。」

「你敢說你把事情從頭到尾想過嗎？」

「我倦了，」湯姆士倆洋洋地說。「很倦。我明天還要起得很早。約瑟夫八點鐘要來接我，所以請你做做好事讓我睡一夜好覺。」

「你可曾考慮到這對你是怎麼一回事—再過一次流亡生活？而且，你頭一次也並不怎樣成功——」

「一個人也可能待在自己國家裏面，然而就跟流亡在外一樣，就跟死了一樣。」

卡雷爾坐上凱蒂的床，小心翼翼地，好像不願意破壞那上面沒人染指的整潔似的。「你應當給國家一個機會，」他慢慢地說，「也給你自己一個機會。你應當在這裏，你可以幫助我們，作出一點貢獻！」

「我？」湯姆士兩手在腦後叉起來，咧嘴笑着。他的容顏又憔悴又稚氣，一種難看的混合。「我是個背叛者，你聽說嗎？愛琳娜這樣說我，維爾勃也這樣說我，我都親耳聽到的。」

「維爾勃是個傻瓜，太教條。他的話不能作準。我們去找斯丹尼克，我跟你兩個，跟他談——」

「並且把我的作品再當足球來踢？這在以前也做過了，你是知道的！一本書用左腳踢和用右腳踢並沒有兩樣。在這個國家裏，一本書被人接受還是被人否定全看它在當前政治形勢上起什麼作用，我不要待在這裏。」

『你在別的國家也待過。你可知道有什麼地方兩樣呢？』

湯姆士回答不出來。

『所以，你又何必要從熱鍋裏跳到火裏去呢？』

『我不要跳火。我要耳目清淨。在你和約瑟夫之間，在這一類人和那一類人之間，在這種哲學和那種哲學之間，我不想有所偏袒，有所選擇。讓我走，卡雷爾——讓我試試……』

『可是你走就是選擇了一方面，你難道看不出嗎？』

『也許你看是如此，我看就不然。我不過想換換空氣，在這兒，你接觸到的每一件東西都跟另外一件東西擰上——』

他兩隻手心掩着耳朵，好像要掠着那種受不了的操聲響似的。

『不久就會安定下來的，』卡雷爾說。

『是怎麼一種安定？……而且我已經賦味這種孤獨的生活了。孤獨地待在自己的國家裏比孤獨地待在其他任何地方更難受。在美國，至少，他們會把我當作一件古董看。這兒他們簡直看都不看我！』

『可是你並不孤獨啊！這兒有千百萬人，都盼望你發表議論，盼望你教他們，寫文章給他們讀，使他們生活得更豐富——』

『你跟你的千百萬人！你知道你們在做些什麼事嗎？你們在創辦世界上最大的幼兒園，到處

都是快樂和光明，你們的快樂，你們的光明……唉，放我走罷！」

這樣値得嗎？卡雷爾心裏想。不論什麼時候，祇要他挖到問題的根，湯姆士就擦脫掉。可是他又親切地看見湯姆士住在國外，向約瑟夫手裏討生活，被人誤解，被人支配，被人玩弄；人消沉下去，先是很慢，後來逐漸快起來，最後墮落爲一個完全沒有自己靈魂的傀儡文人。更糟糕的是，——約瑟夫到了國外祇不過添了一個破產的無聊政客，湯姆士卻可以被人利用，而且會被人利用。卡雷爾想，以我對他的情誼，決不忍看他這樣，他忽然被自己的責任感壓得忿怒起來。如果說凱蒂過去是湯姆士頸間緊的一塊磨石，她也是他的鐵錨。現在湯姆士就像一個大皮球在水上漂着，退落的潮正在把他吸到海裏去，而卡雷爾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精疲力盡喘不過氣來的游泳者，懷着那種古怪的絕望，竭力想捉到那個在波浪上面搖搖晃晃的捉不到手的東西。

他從凱蒂的床上站起來，把床單抹抹平。

湯姆士示意地打個呵欠。

卡雷爾彎着身子望着他，就像醫生望着病人一樣，說道，「很對不起，我要把這件事情告訴你。是這樣的，凱蒂和我在布拉格碰見你時，我們說了謊。我們的確見到維拉絲達。」

湯姆士一把抓着卡雷爾的衣領，把他拉得挨近自己。「你這下流的僞君子——你爲什麼要干涉我的生活！她來看我，你卻把她打發走了！她來看我，你卻叫我回到這兒，到這種——這種……」

他放開卡雷爾，指指那張空床，指指空屋子，指指屋內空蕩蕩的情形。

「因爲她證實了你自己知道的事情：她不能够愛你。」

「你又說謊！」

「她假如愛你，會沒有看見你就走掉麼？」

湯姆士的脊背已經從枕頭上滑下來。現在側着身子躺在床上，像胎兒的姿勢，雙臂抱着乾瘦的膝蓋，做着苦臉。

那些在布亨瓦爾特集中營裏餓死的人都是這樣躺着。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餓死，卡雷爾想——還是自作自受，但是同樣殘忍。

「湯姆士，你放棄自己的妻子，把你的愛傾注在另一個不能符報你的女子身上，這樣並不足以說明你不能再愛別人，和被別人愛上。這个是同樣的一張圖盤，全是一個病狀，一經復原，什麼都泛了。如果你需要一根拐杖撑撑的話，我想我要比約瑟夫對於你有用得多……」

他把燈熄掉，祇留下兩床之間床頭櫃上那盞有厚燈罩的小檯燈。

湯姆士身子伸直，翻身平躺着。「把你那種藥片給我一顆，」他說，「給我開一張藥方讓我配一瓶去。」

「好……」卡雷爾到浴室去取了一杯水，把藥片給他弟弟，看着他吞下，又把水喝了幾大口。然後自己脫掉上褂，拉開領帶，踢去脚上的鞋子，就在凱蒂的床上躺下。他到底還是要在凱蒂的床上過夜，他想着，心裏酸溜溜的。

「你在監視我嗎？」湯姆士說，聲音裏帶着惱意。

卡雷爾把夜燈扭熄。窗子外面，一棵樹的光禿的枝幹在夜色裏輕輕顫動着。「監視你？我沒有地方睡——佩德跟凱蒂都住在我家裏。」

「你是——監視我？」接着咕噥了幾句話，沒法聽得清。

「你要走可以走，湯姆士。我放約瑟夫走。所以你自己可以決定。」

卡雷爾傾聽着他兄弟那邊傳來的均勻的張口的呼吸聲。他不知道湯姆士究竟聽見他的話沒有。

第十七章

從候機室大玻璃磚的窗子裏，約瑟夫望見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的 DC3 式飛機，機身漆着銀色，從飛機庫那邊沿跑道開過來停下，飛機頭向着天。機長拉下前艙的窗子，探頭出來，跟地上的一個技工講話。行李艙的門也開了，一輛行李車推到場子裏來，兩個人開始裝上行李，那種漫不經心的樣子使約瑟夫有點生氣。

『你的朋友呢？』他聽見麗達說。

『他就到。』

約瑟夫幾乎希望朴萊沙爾不會來，這樣就使他有個藉口，把事情整個取消。可是取消了又怎樣呢？等他們跑來，把他關進龐克拉采監獄嗎？說實話，杜萊沙爾等到最後一分鐘才到達，是相當乖覺的，飛機場上擁有許多偵探經常監視着，這樣就可以減少那些人向他盤問的機會。

陳設簡單的候車室裏空空的，只有一個臉色發青的年青女子坐在另一張板凳上，抱了一個出世不久的嬰兒擱在腿上，那女子對飛行顯然很害怕。進口處櫃台後面的那個女子也因爲顧客寥寥，跑到別處去了。

嬰兒的頭好像一隻紅紅的糖蘿蔔，他開始啼哭起來，無力的啼聲，就像貓叫。

「我希望不至於在整個旅途中一直哭下去，」約瑟夫說。天知道他們在空中有多久，要離開邊界相當安全的距離，而且要找到一處適當的地點才能降落。

麗蓮眼泡腫腫的，鄙視地望他一眼。「可憐的小東西，大概是肚子痛。」

她走到那手足無措的母親跟前，把那個在輕輕掙扎的孩子抱過來，貼在自己懷裏暖暖。嬰孩的頭高過她的肩膀，看來非常像一個北印度產的恆河猴的頭，祇有顏色不像。

從通往過道的一扇玻璃格子門裏，約瑟夫看見有些稅關人員和邊境警察在那裏徘徊。他們好像並不注意到他，可是爲什麼他們不去辦自己的公事，上飛機站大樓的管國際航務的部份去呢？那種若無其事的樣子可能是做作；也許等杜萊沙爾一露面就會一躍而上呢。

麗蓮回到他這邊坐下，一張灰色的平板的臉掉過去。她又在輕聲啜泣了，那個嬰兒雖則長得醜，一定在她腦子裏引起一大堆回憶來。

約瑟夫把手放在她的胳臂上，想使她靜下來。

哭泣變得斷斷續續的，終於停止了。她醒一下鼻子，心神不寧地把手絹團着，說：「你跟你的家裏人！啊，我真恨他們！我也恨杜萊沙爾，也恨你……」

他用臂肘碰碰她，又向女子那邊點一下頭，女子手中的嬰兒這時又啼哭起來。

麗蓮放低聲音，可是低下來的聲音卻充溢着仇恨。「你那個通人情的好兄弟卡雷爾。他花了不

少時間，可是現在他到底是羅得羅克的要人了。你而且縱容他！你縱容他搶掉你的工廠，搶走我父親留給我的遺產、房子，還有我們的孩子。你跟你的妙計——』

雖則人已經傷心透頂了，她仍然不哭出聲音來。即使嘆着氣也要把這話說掉。『還有那位大發言人，你那些高明的見解的留聲機器！那個說兩面話，心思不定的，自己從來拿不出一個主意的沒腦子的人——』

『麗達，親愛的！這時候還懊惱那些有什麼意思？這是生死關頭——我的生命，你的生命——』

『生命……』她低聲說。『沒有佩德，你還說什麼生命？』

『別講了，好老天面上！』他對她嚷着。『你難道不知道，就這樣已經不是人受的了？』

那位年輕的母親正替孩子換尿布，抬起頭來看，眼睛睜得大大的，帶着好奇的神情。麗達走過去。『我來幫你，』她說。她把三角尿布很在行地給孩子包起來，鬆鬆地用別針別上。

『我眞不知道怎樣謝謝你，』女子說。『你眞好。我從沒有坐過飛機——而且帶着一個孩子！我丈夫在布拉迪斯拉伐擔任了新職，是他的事務所接洽的飛機票子。』

『他一定是個頂要人物！』麗達帶着獎勵的口氣說。

『他是啊！』女子得意地回答。『他一直都不過是個簿記員；現在被提升做一個大工廠的經理了。』

嬰兒兩隻長得完美可愛的小脚舒服地踢着。這個下流的共產黨小雜種，麗達心裏罵着。她自

已親生的孩子也好不了多少——佩德不是反對她，出賣她嗎！

『可不是！』她說，連自己的憤怒也懶得掩飾了，『有些人上來了，有些人下去了！』

『你這人真好，多謝多謝！』女子在說，可是麗達並沒有聽她說，她已經向約瑟夫這邊走去。

『那麼你爲什麼不帶上你那出名的發言人兄弟呢？』她走近他時開始說。『你如果帶上他，你們就可以兩個人對付我一個！那樣你不是會覺得好受些嗎？』

一個黑皮膚、肥短身材的人走進候機室來，尖鼻子好像把臉都拉着向前鼓出來。他手裏提了一隻破爛的手提包。

『有人來了——』約瑟夫警告她。

『有人，有人！』她壓低聲音說。『永遠有人！人跑來把我們的財產全拿走了』可是這是你的不是。我帶佩德過活時，她是我的，後來你來了，還有你那兩個兄弟，你一定要把她跟我拆開，把她送到布拉格，你又帶回來那個維拉絲這女人，你又總是站在佩德一邊反對我。』

『我不想再聽到佩德的事情。』

麗達惡狠狠地望着他。

『我怎麼能夠把湯姆士帶了來？』他啞巴黯然地說。『卡雷爾就在湯姆士家裏，得罪了他，天曉得他會做出什麼事情來。他有勢力了，現在……』

他沉默下來。他這次逃走，除掉身體越過邊境以外，原來的那一點意義已經喪失了。他的生命裏

已經沒有什麼東西會活下去，孩子已經不再是自己的了，他那些打算在生下來以前就已經死掉。

麗達傴着身子提着自己的手提包，裏面很有一筆財產。「你有什麼理由認為，」她忍心地說，「卡雷爾會放我們走呢？現在離起飛還有十五分鐘。他是個有虐待狂的人，我告訴你，跟他們所有的人一樣。他把我們懸在這裏，到了最後一分鐘——」

約瑟夫私下忖度。這是他昨天晚上起始終懷的鬼胎。

「可是也許不，」麗達揣測，「也許他要我們出去，因為祇要你留在這兒，他就不能好好享受他獲得的那些東西——機伶鬼啊！」

「我說，麗達——你為什麼要瞞他呢？」

「我看你還再想為他的所作所為開脫吧？」

他閉上眼睛，巴不得老天爺能給他的耳朵也安上什麼眼皮之類。將來成天都會是這種情形，好多星期，好多月，好多年下去，除死方休……然而她隨便說什麼都會是對的！他不知在什麼地方走錯了一着，接着就產生一連串無法避免的錯誤。可是是幾時犯下這個基本的錯誤呢？是因為他是長子嗎？是在他聽從了父親的逼迫而從商的時候嗎？是當他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嗎？究竟幾時呢？

他身後傳來了聲音。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掙得站起來，轉過身子——

「哈囉，約瑟夫．班達，朋友！你等久了吧？我被事情耽擱了——最後的事情——你是知道怎樣一種情形……」

杜萊沙爾頭上戴了一頂簇新的運動帽，就像菜花上面擱了一塊薄餅似的，推推他那身材矮小的妻子，一直推到麗達跟前來。

「瑪高特親愛的！你來見見我跟你常提到的麗達·班達——而且那樣推崇備至的！」他接上一句，堅定的眼光望着麗達浮腫的眼圈。「我的小佩蒂呢？」

「我們沒法子祇好留下她了，」約瑟夫說。

「你們沒法子？」沉下來的臉上閃過一陣迷惘的神情。「你得把這回事告訴我，約瑟夫——不過不是現在。我們得——」

航空公司的那個女子已經回到了櫃台邊。擴音機裏宣佈上布拉迪斯拉伐的航行就要啓程了。那個年輕的母親，胳臂托着睡熟的孩子，走到櫃台邊去登記，那個尖鼻子、提手提包的男子也上去報到。就在這個時候，門口出現了兩個雄赳赳的、雖則穿平常服裝的男人。他們把室內打量一下，就向杜萊沙爾走來。

約瑟夫兩隻腳就像生了根似的挪不動。現在離起飛的時候還有六分鐘了。

杜萊沙爾哈哈大笑，用手戳一下約瑟夫，「怎麼回事，老弟？心神不寧麼？啊，飛行是會使有些人心神不寧，是不是，瑪高特，親愛的？保柯尼先生——克拉馬西先生——」兩人僵直地鞠躬，「這位是班達先生，這位是班達太太——你們當然認識杜萊沙爾太太的……保柯尼先生和克拉馬西先生跟我們同路——到布拉迪斯拉伐。他們也工作得太辛苦了。」

接着他就帶領大家上機台那兒，向櫃台後面的女子欣然望了一眼。她的確很美，那件制服也襯得她頭髮式樣更秀美。

孩子又哭了，可是推進器低沉的嗡嗡聲把哭聲蓋下去。機身起落得厲害。麗達緊閉着嘴，就像臉上的一條細疤；她坐着，臉色慘白，全神貫注在自己心臟的痛苦和胃裏的翻騰上。布拉格已經在他們後面，最後的郊區已經消失在隱約的天際，他們正在一片起伏的山野的上空飛行着，一片灰白的顏色，在融雪的地方是一塊塊黑斑，縱橫交錯着一些黑條子——那是道路和沿路栽種的樹木，以及一些細而直的鐵路線，和迂迴曲折的溪河。

約瑟夫留心看着眼前的風景。他們正向東南飛行，每小時約一百七十哩，相當強的逆風。他現在還沒有掌管這架飛機，並沒有什麼理由要在這上面煩心。他不過是避免望着他前面的兩個空座位，佩德的和湯姆士的。由於硬扭過頭去望着舷洞，頸子的肌肉扭得痠起來，他在座位上向後靠起，正視着前面，掠過那兩個引起痛苦回憶的座位，望着前艙房的門。

在『機長』的字樣下面釘着一塊姓名牌：布・普羅却斯卡。在『副駕駛員』下面沒有姓名牌——顯然這人是新接事的，所以沒有替他做。約瑟夫悃洋洋盤算着這位布・普羅却斯卡——他是怎樣一種人，在幾分鐘內他將會怎樣行動。普羅却斯卡大概是個舊空軍飛行員，甚至它可能在約瑟夫的大隊裏服過役。那時候有好幾個人都叫普羅却斯卡，這個姓氏並不少見。由於這種關係，這位普羅却

斯卡可能會聽話，他如果知趣的話，他就會如此。不論保衍尼先生，或者克拉馬西先生，都不像是你說了『不行』就讓你過去的人。雖說如此，不管布．普羅却斯卡是怎樣一個人，很可能引起不少麻煩。他可能拒絕離開自己的座位，可能來一場搏鬥，這架飛機可能會失去控制……約瑟夫覺得手心溼濡濡的。在戰爭期中，他一直都在琢磨人坐在失事的飛機裏是什麼一種滋味。那不會有多久，可是那最後的幾秒鐘——你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清醒着呢？當地球向你湧上來時，你打算怎麼辦呢，腦子裏想些什麼呢？還是你的腦子慈悲地失去知覺，變成漆黑一團呢？

還有我，心臟又不好，他忽然想起來。不，卡當爾說過他的心臟沒有毛病，而且，能熬過昨天那樣的一天，也準是沒有毛病才行。不過他的神經已經拖垮了，而這底下的幾分鐘也並不會好起來呢。

麗達猝然一下，俯着身子吐起來。她忍得太久了，所以來不及撈着座位下面的紙袋子。約瑟夫束手無策地望着她。地板上升起一陣酸臭氣味。

『你原可以就我一下！』她說，一面咽着氣。

『我給你拿點水來。』

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時，駕駛房的門開了，副駕駛員低頭走了出來。他是一個年紀相當輕的人，滿臉雀斑，眼珠的顏色是一種形容不出的藍，使約瑟夫不禁想起他過去賣給紐約一家擺設店的一批訂貨就是這種顏色。他們把那個稱做『維基伍德藍』，可是並不是『維基伍德藍』。

副駕駛員走過座位中間的過道，抵着麗達的座位說，『啊，現在，太太！我們立刻就要飛出這種惡劣的氣候了，立刻！』隨即再向前走去，走進盥洗室。保柯尼先生和克拉馬西先生站起來，手扶着放枕頭和毛毯的架子，穩着身體等待。

杜萊沙爾走到約瑟夫跟前來。他望望麗達，『對不起，班達太太，你覺得不舒服。頭一次飛行吧，我想是？』

麗達機械地點點頭。

『哎，』他說，『是碰上這個季節。我們並不是特地撿上它，你知道！』他笑一下，可是立刻變得正經起來。一張大臉顯得緊張，額頭和兩頰上現出無數皺紋，就像羊皮紙。

『好了嗎，約瑟夫？』

約瑟夫始終在想着布．普羅却斯卡。這件事情現在看來完全不可能，瘋狂，一定要失敗的。他自從一九四四年之後，就沒有駕駛過飛機，他早就該告訴杜萊沙爾。這架 DC3 式原不過是舊的『大考達』式運輸機，可是誰說得準航空公司在裏面安裝了什麼零件？而且誰說得準這部機子有什麼特別的毛病？祇有布．普羅却斯卡熟悉這架飛機，然而普羅却斯卡有保護這架飛機的責任，要起來抵抗。

『我們來吧！』杜萊沙爾說。這是號令。

副駕駛員從盥洗室裏出來，向前走去。他向杜萊沙爾淡淡地，害怕地一笑。約瑟夫撐起身子，

沉重地坐在椅子靠手上。

「很好，」杜萊沙爾說。「很好！」

前艙的門隨着機身的震動輕輕搖晃着。約瑟夫望見副駕駛員坐上自己的座位，望見布．普羅却斯卡皺着眉頭的側面，這位機長正仰過頭去對副駕駛員簡短地說了幾句話，顯然是他沒有把門關上。保柯尼先生和克拉馬西先生兩人的右手都插在上裝的口袋裏，推門進去。

那個尖鼻子的人抬起頭來，弄得莫名其妙。「他們難道准你們進去的嗎？」他隨便問着。「我真想看看——」

「來！」杜萊沙爾對約瑟夫說。

約瑟夫跌跌撞撞向前走去。他用手支着門裏狹窄過道兩邊的壁，看見克拉馬西先生用一枝手槍抵着機長普羅却斯卡的背後。保柯尼先生正在跟機長說話，可是這兒引擎的隆隆聲非常的響，約瑟夫簡直聽不出他在說些什麼。

可是普羅却斯卡的聲音卻高過引擎聲。「不要胡鬧！」他說。「你不看見我沒有閒功夫嗎？」

約瑟夫走進前艙。

「起來，老兄，」保柯尼命令他。「這傢伙是有子彈的。我一槍就打死你。」

普羅却斯卡眼睛望着副駕駛員，向他求救。那孩子的一雙形容不出的藍眼睛乖覺地望着前面。

普羅却斯卡仍舊駕着飛機。現在頭偏了過來，打量着地面。

「最後一次，」保柯尼叫着，「起來！」

機身陡直地傾斜過來。就好像滑了出去，左翼梢筆直地指着下面。客艙裏有人尖呼起來。克拉馬西先生幾乎立足不穩。副駕駛員臉色慘白，正打算轉過自己駕駛桿上的駕駛盤。

保柯尼先生一把抓着機長的領子。就在同時，克拉馬西先生用手槍柄在普羅埋斯卡頭上猛擊一下。機長向前栽倒。

副駕駛員已經放開了駕駛桿，兩手蒙着眼睛。機身四周的空氣響着一種尖銳的、繼續不斷的、可怕的吼聲。飛機仍舊側着身子，繼續向下墜落。

「基督，瑪利亞，約瑟夫！」保柯尼先生喊。「想點辦法呀！」

約瑟夫差不多平躺下來。他覺得頭非常暈。就像透過乳白色的帘幕一樣，他看見保柯尼先生和克拉馬西先生四條腿攪在一起，看見副駕駛員擺動的頭，他的身體被皮帶束在座位上，只能坐在原地方。還有多少時間呢？十五秒鐘！十秒鐘！

後來他覺得自己爬了起來，把克拉馬西先生和保柯尼先生礙事的身體推推開，手伸過普羅埋斯卡的後背。手指抓着機長的駕駛桿。一隻脚抵着克拉馬西的胸口，他設法把輪子轉到右邊，並且把駕駛桿連同機長失去知覺的身體一齊拉回來。

遲緩地，令人急得發瘋地遲緩，飛機擺正過來，平飛了。

約瑟夫用左手解開機長身上的皮帶。「把他送到後面去！」他命令保柯尼和克拉馬西兩人拉起

人事不知的普羅却斯卡的頭和肩膀，從前艙拖出去，約瑟夫就爬上機長的椅子。這時他們離地面祇有一百五十英尺了。

兩架美國驅逐機點着翅膀，打信號。

約瑟夫舉起手，向它們招招。在他下面展開一座大城市，城中心的建築望上去就像被一個勤勉而工作徹底的牙醫生鑽了洞的許多牙齒。在朦朧的西方湧現出那片大而模糊的三角形機場。

兩架美國飛機又點一下翅膀。一架飛機飛到約瑟夫前面去。約瑟夫減低速度。他放下襟翼和輪子，聽得見氣流打上去的聲音。

『行，現在，捷哥㊀，』一個聲音從耳機裏傳過來。『用二十二號跑道。你聽得見我的話嗎？用二十二號跑道。行的。』

約瑟夫忍着氣。這將是人家最後一次稱他『捷哥』了。

他拿起麥克風。『捷哥向指揮塔講話。我聽見了。就上二十二號跑道。』

前面的驅逐機向上升起，飛回高空。約瑟夫看見在稍偏右一邊的那條標誌跑道開始的白虛線。他把機身的一邊微微傾過一點。跑道隨即和機子就完美地形成一道直線。他降落下去。輪子着地時祇有極輕微的震動。

㊀ 這樣稱捷克人，是從英文 Czechoslovakia 而來，不大有禮貌。

約瑟夫向後一倒，一點氣力沒有了。血液在耳朵裏嚮着。他沒有得救的感覺，沒有勝利的感覺，雖則他照理應當感覺到這些。他無動於衷地望着副駕駛員把飛機開出跑道，關掉馬達。

於是沉寂就像一隻大白枕頭落下來。他解開皮帶，可是並不起身。飛達進了前艙，吻了他，嘴唇濕濕的，仍然有一點酸味。然後他聽見杜萊沙爾高興的聲音，看見那隻小手在他眼前戳着，「做得好，老弟！你救了我們全體的性命。我將永遠感激不盡，你記着好了！」

「普羅却斯卡怎樣？」約瑟夫問。

「醒過來了！」杜萊沙爾大笑。「醒過來了，而且發脾氣呢。我們不得不把他稍微捆上一點。」

後來大家都走進客艙裏來。那個尖鼻子的男人緊抓着手提包在問，「我們到了哪兒？哪一位告訴我，我們到了哪兒？」

「慕尼黑！」保柯尼先生說。

「可是我得到布拉迪斯拉伐去呀！」

「那是你的事情，」克拉馬西先生說。

那個年輕的母親摟着自己的孩子，睜着一雙又大又害怕的眼睛對大家看着。飛達在她身邊走過，連望都不望她一眼；她走過機長普羅却斯卡面前，機長蜷着身子坐在最後面的座位上，臉像面具一樣，帶着輕蔑的表情，額上一個包腫得有半個蕃茄那樣大。

保柯尼先生用鑰匙開了門鎖，打開門。外面一部吉普車正開過來，幾個穿藍工作服的德國人推

一座梯子過來。

一位高個子的年輕副官，長着一張過份小的嘴，和他其餘部分完全不相稱，他從吉普車的前座上爬下來。「飛機的機長在那兒？」他嚴厲地問。

杜萊沙爾已經走上梯子。

「機長恐怕有一點不中用了，」他說。「這個機場的負責長官在哪兒？」

「你是哪一個？」副官發火問。

「我是波赫密爾．杜萊沙爾，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政府的前任部長。」

「那麼，」副官說，沒有完全弄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那麼——那麼！」

杜萊沙爾已經到了地上。「我們搶過這架飛機，飛到這裏來找庇護——和自由！」他說。

「那麼，」副官說，「我不知道……」後來才恍悟他也許面對着一件驚人的事件，報館的訪問，提升，和一枚勳章都有可能。他命令坐在吉普車後面的那個兵士下來，去守衛着飛機，乘客和飛行人員。「上來，先生！」他跟杜萊沙爾說。

約瑟夫望見吉普車頗猛地開過飛機場，一路上揚起灰塵和一陣油味、汽油味。

「還是去坐坐罷，」他說，轉身回到客艙裏。露達一張失望的臉在他旁邊陰森森地逼近來。她打算開口說話，他知道她會使他難堪，他真巴不得自己能有勇氣和精力使她閉上嘴。

第十八章

這在傢具的設計變成為設計而設計，禮拜的儀式變為戲劇，工作時唱的歌和音樂脫離了田間的勞作，號召行動的語言從日常生活中解放出來，變為娛樂，這在那種時代，生活的道德和藝術的道路就分了家。從那時候起，藝術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一種有閑階級，同時一直到今天為止，閑空的獲得是祇有依賴勞動的人，是他們使其他的人獲得閑空的。說句刻薄話，當一個階級達到它所要求的寄生蟲生活而且能夠有閑空時，它也就閑得不在乎被人趕下台了。

上帝給予人許多可厭的品質，其中之一就是良心。一般的「寄生蟲人類」都還能夠擺脫掉它，可是藝術家沒有良心就不成其為藝術家。藝術家一定要是個批評家，要是個培養他的階級的招惹者，他在這個階級裏，毫無疑問是個二流人物，他們買他的書，買他的畫，聽他的音樂，看他的戲，並且拿宮中弄臣戴的鈴子給他帶上。

到後來，當他幫助別人把他的主子打倒之後，又怎麼樣呢？

我希望讀者原諒我以一個捷克人在這裏引證一個德國權威的話。這是多年以前舊闢到世界公民地位的一個德國人，哈因里西・海涅。在大約一百年前，他就深深感覺這種矛盾，所以

他寫道：

我以極度的關切和憂慮來供認，未來的世界是屬於共產主義者的——而且我這樣說並不是做作！真的，一想到這些陰森的偶像破壞者當權的時候，我祇能有恐怖和厭惡；他們會用無情的手冷酷地栗碎我非常心愛的大理石像，他們會破壞詩人所喜愛的一切藝術上的幻想玩意兒和脆弱的作品；他們會砍去我的月桂林，在那兒種起馬鈴薯來，可哦啊！我的歌集將要落到伙食店裏作為紙袋的原料，伙食店老闆將要給將來的老太婆在紙袋裏面裝進咖啡或者鼻煙。對呀，這一切我都能看見它到來，而且當我一想到那些勝利的無產階級威脅到我的詩和整個浪漫世界，一想到這種毀滅狀態時，我就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憂傷所攫搶。

然而，我也要很坦白的供認，就是這同一的共產主義，雖則跟我所有的興趣和愛好不相容，卻激起我一種嚮往之心，使我欲罷而不能；我的內心裏升起一種讚許的聲音，一種我不能遏止的聲音。這是邏輯的聲音。我被困在一種可怕的三段論法的紐網裏，如果我不能否定所有的人都有吃飯的權利的前提，那我就祇有強迫自己接受其全部結論。一想到這裏，我簡直要發狂了，我看見所有真理的魔鬼勝利地環繞我跳舞，到了最後，一種令我心地豁然的絕望佔據了我的心，我只得大聲宣佈：這個舊社會，它老早就受到審判並且定罪了！讓報應來臨吧！讓這個舊世界毀滅掉吧，讓這個泯滅真誠，鼓勵詭詐，人剝削人的舊世界毀滅掉罷！

祝福那個伙食舖老闆，那個有一天會用我的詩集的紙張做成紙袋，並且給那位窮苦而善良的老太婆把咖啡和鼻煙裝進去——那些老太婆在我們目前不平的世界裏一般是得不到這些享受的。

可憐的海涅啊！他在細節上搞錯了——無產階級並沒有燒掉他的書——可是他預言知識份子和知識份子的思想，在一個馬鈴薯先於月桂樹的社會裏，應當爲絕大多數人的絕大福利而服務，這一點卻是絕對正確的。

在這以後，我希望，會產生一個重又混泯藝術和生活之間的分野的時代——可是那恐怕是我身後的事情了……

摘自湯姆士·班達：自由論

「很好，你來得這樣快，」諾法克說，一面領卡雷爾到自己辦公室裏。

卡雷爾看見在諾法克後面，有一個圓臉、戴眼鏡的人，以一種半企盼半立正的姿勢站在那裏，身子微傾，肚子前面蕩着一根粗大的金鍊錶。

「如果不是緊急的事情，你也不會打長途電話給我，」卡雷爾說，「你會寫信來。我儘快趕來的。在我又跑開一次可不容易。我還有許多病人要看呢——」

他住口不說，開始發覺諾法克和另一個人都在打量他。這使他着惱。

「我想你知道我爲什麼把你找來吧？」諾法克說。

「我看到下午的報紙。」

諾法克給他介紹那個人。「這位是警察局的考納基探長。他們因爲我了解羅得涅克的情況，所以來問問我。我就提議把你找來，這樣，我覺得，大家都省時省事。我們坐下好不好？」

他請大家抽煙，伸手取書桌上的火柴盒。他費了比平時長的時間擦着一根火柴。

卡雷爾望着煙沿着書桌裊裊升起，飄到窗子那邊去。自己激惱得更厲害了。他預料諾法克會找他問話的——可是應當以一種友善的、隨便的態度問。爲什麼要有公安人員在座呢？

「那麼你看到飛機的事情了吧？」諾法克說。

「看到了，」卡雷爾喃喃地說。「我眞沒有想到。」

「我們昨天就知道了，——先是飛機失蹤，後來接到慕尼黑那邊來的消息。」

「不過，你們能把飛機拿回來吧？」

「哦，能的。不過問題不在這兒。」

「不，不在這兒，」卡雷爾說。那麼問題是什麼呢？是不是盜竊飛機的事情非常可恥，而且給予外國報紙大做其文章的機會呢？

探長這時正把一本記事簿放在自己粗短的膝蓋上。「你說可以嗎？」他問諾法克。

諾法克聳聳肩膀。「問吧！」

「你跟你哥哥是不是很接近，班迪醫生？」

卡雷爾眼睛望着探長的鉛筆。湯姆士說得對——沒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簡單的回答，反正，就是再簡單些，在正式報告裏也不會有意義可尋。

『我哥哥把我當作敵人，探長。』他皺皺眉頭。『當作他最大的敵人。』

『可是你並不把他當作敵人，是嗎？』

卡雷爾勉強抑制着自己。『我十分了解他……』

『也許我可以解釋一下——』諾法克說。

『我已經知道一些，』考納基打斷他。『你知道，班遜醫生，我昨天一晚讀了許多報告，今天上午我又跟許多認識他的人談了話——其他的代表，和他有商業來往的人，他過去的同事——』

『你覺得他怎樣呢？』

考納基把鉛筆繞在手指上。『我的事情不是去揣測，我祇是收集些事實，把事實理出一個頭緒。不過我要說，他這種事件是非常普通的，幾千個像他這種出身的人都跟他一樣，所不同的是他採取的手段卻不尋常……』

『劫取飛機的確是一樁不尋常的事——可是你把他打在犯罪之列嗎？』

『你呢？』諾法克銳利地問。

『如果一個人是環境的產物的話——』卡雷爾開始說。

『在布亨瓦爾特的那些警衞也是環境的產物！』諾法克按熄烟頭。『這樣說有什麼用處？』

『這個比喻不公平，』卡雷爾不自然地說。

考納基在椅子裏轉側一下。『你假如不見氣的話……』

『對不起，探長！』諾法克站起來，走到窗子口。

探長傾身向前，壓着便便大腹，『斑達醫生，你的哥哥打算逃走的事，你事先可有所聞呢？』不但探長等他回答這句話。好像這個回答對諾法克也非常重要似的。卡雷爾巴不得能夠使諾法克滿意，巴不得這種好像驗屍的事情能夠趕快結束。這樣除掉把他從證人變爲被告之外，一點好處沒有。

『你知道不知道呢？』考納基追問。

『知道。』

『哦——』諾法克臉上的表情變得嚴厲起來，『我懂了。』

考納基問他，『你怎麼知道的，幾時知道的？』

『我哥哥逃走的前一天，我的年輕姪女，佩蒂，跑到我這兒來，差不多把話都說出來了。她不肯跟他走，所以我設法讓她留在羅得涅克。她現在跟我同到布拉格來了。』

『這孩子比你有見識！』諾法克狠狠說了他一句。

『你爲什麼不報告警察局，或者報告行動委員會的主腦呢——你也是行動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是不是？』考納基探長雖則戴了一付眼鏡而且大腹便便，可是一點不徇情。

『我還從佩德嘴裏打聽到，』卡雷爾執拗地說下去，『我哥哥約瑟夫原打算把我另外一個兄弟，湯姆士，就是那位作家，帶了一同走。我總算把湯姆士勸了留下來。』

諾法克走到他跟前，惡狠狠的眼光望着他。『你扣下佩德，你扣下湯姆士；可是你放約瑟夫逃走。』

『對的。』

『為什麽？』

卡雷爾抬起雙手，又讓雙手落在膝蓋上。『我可以用一句問話回答你：這有什麽關係呢？約瑟夫自絕於國家，他是一去不復返了，這樣就完事大吉。我們丟掉他，以及杜萊沙爾，豈不很好？』

探長盤弄着錶鍊。

卡雷爾望着諾法克的側影。『我算什麽——從犯嗎？』他問。

『不是從犯是什麽？』諾法克問得極爲憤怒，連房間裏的空氣都好像改變了。『根據你自己的口供，你已經是有罪的了。可是你不承認你罪的嚴重性。目前正進行着一場戰爭！我可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哥哥，或者任何你們那遊腦筋能想得出的理由——』

『可是，他的確是我的哥哥，這的確有點不同啊！』卡雷爾斷然說。

諾法克反駁道：『我們淌着血汗，我們人民淌着血汗，建立了這個像樣的國家——你卻放走一個人明天就會另外駕一架飛機來，把我們建設炸爲齏粉，把從事建設的人民炸死！你可想到過這個

沒有？」

卡雷爾睜大眼睛望着他，面如死灰。「沒有，我沒有想到。我沒有想得那麼遠。卽使想到的話，當時也不會相信。」

「讓我插句話好嗎？」探長考納基說。

諾法克轉身走開。「你只管問他好了。」

「你可知道，班達醫生，你哥哥打算刼取一架捷克航空公司的飛機嗎？」

「不，當然不知道。」

「你可知道他和前任部長杜萊沙爾計劃一同逃走的事情嗎？」

「不，我不知道。我祇看了今天下午的報紙才知道的。」

「你可聽見你哥哥提到過一位杜欽斯基將軍沒有？」

「沒有。」

「你可知道你哥哥會參預組織一個反對政府的軍事暴動麼？」

我的哥哥，卡雷爾想，我的哥哥，敵人……

「你可知道？」考納基又問。

「天哪，不知道！」

「探長，你讓我問他一個問題，」諾法克說。

「當然可以。」

「現在你知道了，卡雷爾——你站在哪一方面呢？」

好像頭痛了起來，卡雷爾摩摩自己的太陽穴。「你們要我怎麼說呢？」他說，帶着難受的神氣。「要我告訴你們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我真巴不得當時有勇氣去找克拉伐特或者警察局？現在這樣說有什麼意思？」

「一點沒有意思，單拿已往來說。可是對於將來，卻有些價值……」諾法克向考納基點一下頭。「還有什麼話嗎，探長？」

考納基把記事簿塞進口袋裏，站起來。「現在沒有了，諾法克先生。我想，對於前任部長杜萊沙爾和前任人民代表班達，將會提起訴訟，缺席訴訟。你要準備隨時作證，班達醫生，行嗎？」

「當然。」

諾法克等探長走出去才開口。「再來一枝煙？」他遞給他一枝，這一次他讓卡雷爾替他點了火。兩人不聲不響地抽着煙，把時間拖下去。卡雷爾心裏想，諾法克留他下來稍微定定神，甚屬可感。是不是還有別的事情，當着探長不便說呢？拿他自己來說，他並不想替自己辯護，說什麼亡羊補牢，或者一個人的教養決定他的心理反射，或者人從經驗中取得教訓之類的話。這些都是濫調。他知道諾法克不要聽。

「你覺得你現在該怎麼辦呢？」諾法克靜靜地說。

『不知道。工作，我想是。此外還能怎樣？』

『你在布亨瓦爾特也工作過——這給你什麼教訓呢？』諾法克把這話題突然撇開。『我見過斯丹尼克。他跟人民出版社的維爾勒談了話。他們重新考慮過，預備將你弟弟湯姆士的論文少量印行一版，如果他肯的話。』

『布亨瓦爾特！』卡雷爾說。『也許有些人接受教訓在時間上要比別人遲些！』隨即這個新消息就使入他腦子，把他的思路引到另一方面去。湯姆士，準備逃走的湯姆士，現在得到報酬了，而他自己，本來不過打算把事情做得合乎人情的，現在卻變成一個陰謀的從犯。『你是說，斯丹尼克終於拿出主張來了？』他尖刻地說。『那麼為什麼叫湯姆士受那種罪呢？維爾勒拒絕出版這本書，和他那種說法逼得湯姆士簡直要發——』

諾法克打斷他的話。『斯丹尼克並沒有提出任何主張。你假如能夠忘掉你的班達觀點的話，你就會早一點懂得。在討論這本書時，維爾勒看出自己錯了。』

『也許他也用的班達觀點吧？』卡雷爾說。

諾法克微笑，『對的——反過來的！』後來，又嚴肅起來，他說：『那是我們的問題！我們有一個理想和一個計劃，可是急不來，在我們能造出自己的工具之前，祇好用承繼過來的工具去建設，和承繼來的人——像法克拉夫·維爾勒和卡雷爾·班達之流……』

他歎口氣，把自己滑到外面來的袖管再塞到口袋裏。

「……沒有約翰・諾法克，」他憤怒地加上一句。

這麼一大堆紙張！

筆記、草稿、簡錄、未完的稿本——我不知道從哪兒着手才好，可是我又幾時才能知道從哪兒着手呢？並且到哪兒結束呢？

凱蒂的確把這些東西順得整整齊齊，我眞不該把什麼都弄亂了，把什麼都從書架上拉了下來。這眞是奇蹟，她怎麼會在這座大山裏找到頭緒，弄明白什麼是什麼——而且始終是背着我做的，因爲我每次看見她忙忙碌碌地做這些和她毫不相干的事時，總要把她趕出去。現在，眞是被我弄得一團糟了——眞蠢，沒有腦子！在這兒坐到半夜，把眼睛讀得都快看不見了，瘋子一樣……

我想我原來以爲我會找到一些值得保存的東西，一些可供參考的東西，一些可以使人家說：嗄，他不僅努力過，他還有點貢獻呢……我親愛的湯姆士・班達先生，我們很惋惜地告訴你，你那些材料，雖則很有意思，可是過於陳舊，簡直是背謬。這說明你是有才氣的，可是卻被你糟蹋了。你也知道，國內正缺乏物資，所以我們誠懇建議你把這一大堆東西送進我們每隔一個時期就要收集一次的廢紙堆裏去。

你們以爲我認爲這話可笑麼？我一點不這樣想。我覺得你們絕對而且百分之百地正確。我已經到了可以跟你們完全坦白，並且跟自己完全坦白的時候了。我曾經訓練自己坐在各種堅實的椅

子中間，坐在一個虛無縹緲的凳子上。現在告訴你們，你們都會笑我：我一直認爲這是最合適的地方，而且以能够爬上這種不自然的地位爲得意。

在我的論文裏，我預測到我將有什麼遭遇，正因爲這話是說實了，正因爲我說的對，所以我的文章和我這個人變得滑稽可笑。我就像一隻追逐自己尾巴的狗，或者像一個人站在兩面鏡子中間照着自己，前前後後，前前後後，討厭得無完無盡。我既可笑又無聊，祇要有點血性的話，就應當鑽到自己的墓碑下面去，免得墓誌銘横書在一個空穴上。

我那個單純的寶貝哥哥卡雷爾，是他把我一生中唯一値得保留的東西，我妻凱蒂，保留下來的，他說我不應該絕望，說千百萬人民都要我來豐富他們的生活，還說了許多好心安慰的話。我想從他的角度看，他這話是對的。可是我從小就只會抗議，輕蔑，破壞，就只會在廢棄沼地裏那些無用的奇花毒蕊中間找尋美麗，就只會作荒唐的夢，並且把這些夢撕成片片，把一切撕成片片，包括我自己在內。

來了一陣可怕的雷霆和閃電，從雷霆中走出我的父親，搖着一隻手指，命令我：把這些再拼起來！要積極，要有建設性！你好好的話，我會獎勵你，你不好的話，我就要懲罰你！

我可以好好的，輕手輕脚地跑路，找些小鵝卵石，拿來混在他們圬牆用的灰泥裏面，給父親造他要造的房子。

可是我恨父親——自從他逼了我母親之後，我就一直恨他。她那樣長久，那樣忍耐地受着苦，

她的手變得愈來愈瘦，後來連舉起來放在我頭上的氣力都沒有了。如果我說『不來』，我這話是對父親說的，如果我喜歡破壞，我的用意是毀壞父親，而且我一直怕他，怕得發抖。現在父親變得法力無邊，我逃不出他的手掌了。

我勉力過——唉，我曾經勉力適應過。我爬在約瑟夫的肩頭，或者卡雷爾的肩頭；我用我的女人們來支撐我——可是沒有人肯白白地揹你，甚至凱蒂也不肯。他們全要他們的酬勞：順從他們。我勉強順從過。我又努力要自立更生過。我寫了這本論文，而這本論文就是我對他們全體和對父親的獨立宣言。可是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一個人站得住腳，讓一個人自立呢？

而且我並不是那種只顧自立的人。我要有所貢獻，可是沒有人肯照我的條件接受我的東西。照約瑟夫的條件——可以；照卡雷爾的條件，凱蒂的條件，維拉絲達的條件，愛琳娜的條件，巴辛尼的條件，維爾勒的條件——都可以；決不照我的條件。尤其是父親的條件，包括他們所有的條件在內——人民，政府，國家，上帝。我沒法拯救自己，他們說『行』我也是『亞門』，他們說『不行』我也是『亞門』！因此他們就把我從他們的生活中排擠出來，連凱蒂也如此。

而我卻那樣地愛他們——愛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我不恨人民，我愛人民！我愛土地，和土地上耕種的農民，我愛走在他的身旁，跟他談話。我愛我們那些手藝高超的玻璃工人，和他們講的那些故事！我曾經跟人民一道站在舊城廣場上！

無所歸屬實不是好受的，沒有一點東西使你有資格屬於哪一方面，真不是好受的，把自己關在

父親的屋子外面眞不是好受的。

卡蕾爾會說他們會接我回去，可是我回去只會是空手回去，在他們中間成爲陌生人，做他們的累贅，做一個懷疑的傳佈者。

我再也受不了待在這間房間裏了，這些稿件、這些傢俱、這種寂靜。這是我的桌子、我的椅子、我的鏡子、我的臥榻、一切都和原來陳設得一樣，然而，就不能使我感覺像我的書房。我要找一個藉口跑出去。我要說我肚子餓了。我的確有點餓了。當然這是極端的愚蠢——我的胃竟然照舊工作，照舊要東西吃，就像一點事情沒有似的，就好像我和它並不是立刻就要進入一個新的寂靜的境界，在那兒，連這個胃也要停止咕嚕呢。

這兒是起坐間的電燈的開關。光線太強。光線太強的地方，影子也就太淡。人如果懂得多接近昏暗，就會快活得多，因爲在昏暗裏面，東西並不那樣清楚，問題也可以沒有答覆。

我在這個廚房裏怎麼能夠找到吃食呢！這兒——麵包都霉了。凱蒂昨天整天沒有來，也沒有派任何人來。她指望我怎樣過活呢？你看洗碗槽裏這些盆子吧！食櫥也打開了，杯子裏是昨天留下的咖啡渣。看見這種模樣的廚房，連口味也沒有了。

我忘記關掉廚房裏的電燈。就讓蟑螂看看牠們做的事情罷。

啊，這些書架上的精裝的書！我一直就喜歡起坐間裏這些書架。我平生買書不太多。書把人捆死了，就像人的其他財產一樣。試看約瑟夫——他能帶得了什麼走呢？

母親的書　她遺留給我的。這兒是吉拉昔克的一些小說，這兒是聶魯達、泰西、維西立基。一部舊本的拜倫的詩集；當然，還有沙士比亞，海涅；她的確讀了不少的莫泊桑和托瑪斯·曼的早期作品。每一本都有她的獄書籤：班的一隻砂漏，砂已經漏掉一半——未免太頹唐了。寫在邊上的細批，她的書法很不錯，有點弱，就像她本人一樣……不，我現在不能又看起書來！我這一夜已經看得太多了，可憐的女人，我看的這個作家她總算用不着要讀了。

這本是我的書！綠摩洛哥皮面的裝訂，我的名字是燙金的——很神氣。凱蒂定製的，不管我們旅行到哪裏，她總把這些東西裝着走。扉頁上寫着『給我的愛，我的湯姆士』。她確是愛我。我向上帝發誓，是我毀掉她的愛。這兒是她收集的我在美國寫的文章。不全；我剪下的文章從來不大當心。這本是愛琳娜的書——她堅持要選印一本她寫的那些報章專欄文字——大概也給錢給出版社的，或者放棄了版稅。『給我的共同奮鬥者』！我們奮鬥的什麼呢——自由嗎？現在自由來了，那種對我毫無用處的自由。這兒是三本自由論的稿本，凱蒂打的，硬紙殼的裝訂也是她親手做的。這個女人的手跡到處都是，好像她本人雖然走了，卻把她的手留了下來。她爲什麼不把這些全帶走呢？還有這裏——這是我親自做的，替維拉赫達做的。我親手用墨水抄的：湯姆士·班達詩存。可是我始終沒有送給她，始終說不出口。年青時向一個女子求愛終究是太富於浪漫氣息了。

書、文稿、人的影子。可是多多少少，這就是我一直過着的生活！只不過我自己曾經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別人僅僅是來了又去了的影子。也許我應該給卡雷爾寫封信。親愛的卡雷爾，我決定在

我的句子末尾加上句點了。還是這樣好：既然你是唯一得救的班達……不，這樣寫：我可以告訴你許多理由，每一個理由本身都不夠充分，可是整個說來……

何必多事呢？他會馬上曉得的。他們一定會找他，他是城裏唯一的醫生啊。或者，我應當寫封信給他，叫他務必告訴凱蒂不要傷心，也不要責備自己。話又說回來，她爲什麼不應該傷心和責備自己呢？我不是傷心了一生，責備了自己一生嗎？

這樓梯上的地毯眞害人。應當釘好，人走不好就要滑交，把脚踝扭了——讓別人去煩神罷。我不知道誰會來租這所房子。卡雷爾是不會住的——不，決不會跟凱蒂來住。那太忍心了。

我倒想躺一會兒。可是我的床沒有鋪，凱蒂的床也沒有鋪。卡雷爾睡了之後，應當顧念一下別人，把被窩和褥單拉拉平。還有，我現在如果躺一躺，很可能就睡熟，明天一覺醒來，就又是一天，又是一晚，又把這一套重新來過。我倦了。我有的是休息的時間，很多的時間，永恆。永恆有多久呢？還應該不難知道——我就是從那裏來的啊！

哦，黑暗，甜蜜的、絲絨似的無盡的黑暗啊！這是最後的自由！如果現在有人問我，我要爲什麼事情痛哭，我就會說：爲我母親的死，她的死使我像沒有殼的蟹一樣。如果問我要爲誰而痛哭的話，我就會說，爲凱蒂——因爲我覺得我愛她。

這是她的房間，跟她臨走時一樣沒有動過，我的照片放在她的五屜櫃上，她的工作桌，她替我打文章的輕便打字機，她的針線盒，她生活中零零碎碎的一切。我覺得我的婚姻糟糕透了。她要照她

的辦法保護我。大家都要保護我。他們應當讓我自己去生活——那樣我現在就還會活着。他們不應當作僞因爲我爲人軟弱、身體多病而且是個才子，就想要照顧我。幾分鐘之內，而且從此以後，他們可真得照顧我了。

通到她房間外面去的門仍將會吱唔吱唔地響。不久以前，她還答應給上油的。事情出的真多。我跑了，去找維拉絲達。如果維拉絲達活着的話，我也可以活着。

浴缸裏有一道污垢。臉盆裏有頭髮絲。祇剩一塊肥皂，而且連這一塊也快用完了。讓我來洗洗手罷。按說，我也是要進行一種肾臟手術，這雙手翻了那麼多的稿稿之後，應當乾淨一下。

我應該僱一個打雜的女傭的，不然就是凱蒂應當給我僱一個。由一個女傭發見你是最好不過的事，她不是家裏人。現在，可來不及了！這會是轟動一時的事件。在你活着時他們也許丟掉你；可是死了之後，你就會轟動。愛琳娜至少可以爲我寫一段輓。她會斷然證明我是直接或者間接被新政權殺害的。我既然不能適應新政權，她也就不會錯到哪裏去。這兒的報紙將會提到約瑟夫的逃亡，說我留下不走證明我對國家的忠誠，並且暗示到我對付不了那些反動派如愛琳娜·辛帕生和我哥哥約瑟夫加給我的種種壓力。而他們也錯不到哪裏去。顯然，我是個多方面的人物，方面太多了。

凱蒂將會責備她自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她會一直後悔沒有跟我多住一些時候，並且屈自己聽從了我生平所作的唯一決定。對不起，我也沒有法子。而她將會振作起來，她有那一種頂搭

人的正常，健旺的上升的品質，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倒有用處。卡雷爾會刺激很大；他本來是一番好心腸。約瑟夫也是一番好心腸。好心腸的人有點供過於求了；他們在你的生活經驗中織滿新的紗線，如果花式看上去太雜亂，他們就裝得很驚異。從現在起一個星期光景，約瑟夫將會獲悉這件漏出邊緣的消息。我可以看得見他，瞪眼望着自己一雙笨拙的大手，可是臘達會告訴他，說這全是我自作自受——爲什麼不跟他們一同飛走呢？這在他是個很不錯的藉口；他會慢慢相信這種看法，因爲他總是堅持別人的看法錯；到後來，他會深信不疑，甚至於有點鄙夷我抄這條近路解決，而他卻要在慕尼黑、或者倫敦、或者華盛頓住下去，雖然前途非常渺茫。佩德會爲我流淚。她有維拉絲達和我做她的導師，不知道會長成怎樣一個人。大概跟我一樣的一個問題兒童。現在她會悲傷，然後忘掉，而去佩服卡雷爾，模仿他，成爲這個新世界的一個公民；他們帶領她算是早的，她還沒有嬌養壞了。

她會變得堅決、完整。他們可不是這樣形容的嗎？一個完整的小細胞在一個大的有機體裏面，溫暖、舒適、安全，可是，唉，多麼乏味啊。

爲了佩德的緣故，或者……

不，我一個人決計做不了。該死的維拉絲達。

維拉絲達真美。美得不可侵犯。而且她也不會笑。沒有心肝。

瓶子就在窗檻上，還是藥房原來的包裝。卡雷爾那套有名的屍體解剖全用不着；他祇要把他擱給我的安眠藥瓶看一眼就夠了。繩子倒容易解，包裝紙由它掉在地上。現在瓶塞拔出來了。這些藥片

多小，而且這麼許多——

我還是弄一杯水把這些藥片送下去吧。

遠處的火車頭顫聲地尖叫了一聲。在羅得涅克火車站上，一小羣面色陰沉的人從棚下走出來，到了露天的月台上。

斯丹尼克教授稀疏的白髮在風中輕輕飄動着，他揩揩自己的紅眼眶，把夾鼻眼鏡戴上。「一個先生，唉，」他說，「照說應當死在學生的前頭的。」

政府參事諾法克把自己的獨臂搭在卡雷爾肩上，說道，「你在殯葬時作的演說……可是我願意你了解，卡雷爾，我句句都是實話。我說湯姆士的死是我們國家的損失，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損失——不是指他的過去，而是指他就很可能有所發展，如果他沒有老早心如死灰的話。我們將接受他作品中那些沒有死掉的部分。他有一種地方符合我們人民的精神——我是指，那種追求，自我的追求。還會毀掉某些人，對另外一些人卻有幫助。」

火車頭的聲音很快地大起來，後面的列車在鐵軌轉折處出現了。

「很感謝你們來送葬，」卡雷爾說，把自己的黑領帶拉拉直。「我有一種古怪的感覺——覺得用不着再替他勞心了。這樣你就能把精神用到別的一些事情上去，盤算是否已經替他把一切應盡的責任都盡了，是否有什麼事情做錯了，後來你才明白這是他的悲劇　要人家給他做事情。我非

常傷心。謝謝你們來送葬，和你們的花圈，和種種。」

「你假如不介意一個老年人說句話……」斯丹尼克說……「不過我也時常跟湯姆士講，他也不在意……不要回頭看，卡雷爾，你下面還有任務呢！」

「對的，我知道，」卡雷爾說，有點疲倦，望了克拉伐特一眼，克拉伐特又高又瘦，站在諾法克和斯丹尼克後面。「一件大任務——那麼多的工作。」

火車軋軋駛上月台，先是咻咻放氣，輪子在鐵軌上吱的一聲，接着一擋，就停了下來。

「你願意離開這兒嗎？」諾法克說。「我可以替你在布拉格打聽有什麼位置。」

「我考慮考慮，」卡雷爾說。

克拉伐特已經打開一個車廂的門。

「寫信告訴我，好嗎？」諾法克喊。

兩人隨卽站到車廂的窗口來。車門砰的關上，戴紅帽子的信號員舉起棍子，火車疾馳起來，變得愈來愈小，終於連鐵軌的震動都停止了。

「我跟你走一段路，」克拉伐特說，領着卡雷爾離開月台。「或者你願意一個人走吧？」

「不！不，不……一起走吧。」

可是卡雷爾不久就忘掉有人跟他在一起了。他機械地跟克拉伐特並排走着，眼睛空無所矚，讓嗒然若失的心情佔據自己，那心情在他胸臆裏張開大嘴，就像一座空墳。可能，他心裏想，他到湯姆

士家裏去告訴他有人接受他的論文時，湯姆士還活着呢。可是事情難道會眞正有所改變麼？那一天，如果他不帶凱蒂和佩德到布拉格去，或者，如果他過着凱蒂回去，住在聖尼波莫克，做湯姆士的看護和獄吏，事情難道就會改變一點麼？湯姆士的自殺難道是他那篇論文必然的後記嗎？是最後證明像他那樣生活在黑白之間的黃昏地帶，生活在雙方衝突和雜鼓聲之上，既不跟約瑟夫站在一起，也不跟他站在一起，是不可能麼？

那本論文……三四個月後就要出版了。大概他們會印刷得很精美，莊嚴的封面——也許是深藍色的，上面印着白字：『自由論，湯姆士・班達著。』他要走進一家書店，買兩本初版本，一本留給自己和凱蒂；另一本包好付郵。請問什麼地址啊？郵局人員會問。地址，對了……他沒有約瑟夫的地址，而且永遠不會有。

『諾法克向你作的建議，你接受不接受呢？』克拉伐特說。

卡雷爾一驚。『什麼？什麼建議？』

『建議你到布拉格去，在那邊生活，在那邊工作。』

『不，我想不會接受，』卡雷爾迷迷糊糊說。

『當然，你如果願意的話，你可以去。』克拉伐特有點窘。『不過，你知道……我們喜歡你待在這兒，而且你的工作做得很不錯，而且——你是現在剩下的唯一姓班達的了……我一想到你兩個弟兄對人民，對羅得涅克，對國家，都可能做許多事情……這種話現在講有什麼意思呢？』

「毫無意思，」卡雷爾說。

「至於凱蒂・班達，」克拉伐特又說。「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打算，而且跟我毫不相干……」

卡雷爾沒有說話。

「我聽說有個訓練班。她如果願意參加的話，畢業之後就可以參加州衛生局工作，長期留在羅得逞克並且幫助你。不過是六個月的期限——倘若她沒有決定別的工作的話……」

卡雷爾向克拉伐特一笑，他自從打布拉格回來，被警察局叫去看他弟弟的遺體那時候起，還是第一次有笑臉。

「我把這話告訴凱蒂，」他說。

兩人已走到市心廣場。幾個參加送殯、還沒有回家的玻璃工人抬一抬帽子，說「你好，醫生！」

或者，「不要傷心，醫生！」或者，「我們跟你一樣難過，醫生！」

盧昔斯卡巡官大步走過來，行個禮，說過，「我倒願意談談星辰，醫生，像我們那天晚上一樣……」

「謝謝你。」

盧昔斯卡清一下嗓子，行個禮，走開了。

兩人穿過廣場，走到卡雷爾住家和診所的那條街。

「打算跟我們在一起嗎？」克拉伐特問。

「可以。」

「哦——到你的家了！」

「明天見，」卡雷爾說，「在廠裏見。時間應得。謝謝你各事費心了。」

「你要謝我做什麼？」克拉伐特聳聳肩膀。「我生平見過的出殯太多了，工人的，別人的。之後，我祇有更深刻地感到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感到我們並不是單獨活着。我們不是單獨活着，」他重複一下，又深思地接上說：「不像湯姆士，可憐的傢伙。」

破鈴子響起來。他給卡雷爾把門推開，然後走掉。

有人趿着拖鞋輕手輕腳下樓來。

「卡雷爾嗎？」

是佩德。她一隻手指放在嘴上。

「我服侍凱蒂上了床，現在想來睡了。她已經精疲力竭。給你做了一點晚飯，叫我弄給你吃——不多，不過你可想吃呢？」

「我們當然要吃飯，」他說。「我明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完——